出兵朝鲜纪实



黑雪
汉江血
黑雨

叶雨蒙著



出兵朝鲜纪实

叶雨蒙著

bbs.5460.net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bbs.5460.net

出兵朝鲜纪实三部曲

叶雨蒙

简介

本书包括《黑雪》、《汉江血》、《黑雨》三部曲。详细记述了一九五〇年朝鲜战争爆发全过程，着重描写了中、美、苏三国最高领导人在这场战争中的战略决策，指挥部署，每一人物性格，以及各级战争机构的内部动态，各重大战役。

《黑雪》描述了朝鲜战争爆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进行的第一、第二次战役。如麦克阿瑟仁川投兵得手，斯大林允诺军援前后反复，周恩来，林彪莫斯科谈判，彭德怀临危受命，志愿军初与外国军队作战的心理状况等，作者首次披露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

《汉江血》写的是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进行的第三、第四次战役。

《黑雨》记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的第五次战役及板门店谈判之前的战争内幕。

人类对过去战争行为的反思，应当建立在防止新的战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基点上。四十年前，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军朝鲜就是“为了和平”，这也同样是这部小说的宗旨。

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时候，为了与苏联划分对朝鲜半岛联合实施军事占领和对日军受降的区域，美国五角大楼的一位不知名的陆军上校仓促地选中了北纬三十八度线作为分界线。由是，这条将朝鲜一分为二的三八线后来便闻名世界，而且几乎成为诱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第一章

一

一九五零年夏末的一天，下午四点多钟，丰泽园内的菊香书屋里飘浮着一缕缕淡蓝色的烟雾，毛泽东在一个多小时里已经连续抽了好几支香烟。他坐在一张圈椅上，抽着烟陷入沉思。他面前的写字台上放着一份电报，那是十三兵团领导同志邓华、洪学智、解方等人率部集结东北后，将他们所了解的朝鲜战况及他们对战局发展的预测向毛泽东同志写的报告。

自从六月二十五日朝鲜内战爆发以后，毛泽东便更加密切关注着朝鲜局势。这种关注，几乎到了寝食不安的程度。新中国刚刚成立不到一年，毛泽东正准备解放台湾和进军西藏，正在这个当口，朝鲜内战爆发，美国当局悍然介入朝鲜内战，并操纵联合国通过美国提出的缓助李承晚政府的提案，纠集十几个仆从国的军队，以所谓“联合国军”的名义，武装干涉朝鲜。同时，美国第七舰队根据美国总统的命令开进台湾海峡，公然阻止我军武装解放台湾。并且，“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率领他的高级官员和将领，于七月底对台湾进行访问活动，麦克阿瑟威风凛凛飞抵台湾，吻了宋美龄的手，其意就在于向世界宣布：美国决意与蒋介石共同防卫台湾。而蒋介石也洋洋得意地宣称：由于能再次与老战友合作，胜利就有了保证。蒋介石对麦克阿瑟离台一事大肆张扬——他的与麦克阿瑟挽手合影的照片登在台湾报纸显著的位置——这件事使毛泽东敏感地意识到：朝鲜战争事态的扩大似乎使蒋介石看到某种希望，而这处希望就是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果然如此的话，蒋介石便可以像助美国人的力量反攻大陆，报仇雪耻。据密报，蒋介石已向麦克阿瑟提出，要派一支部队赴朝鲜参战，这更加证实了他们的意图——这几乎已使毛泽东看到一种前景，那就是很可能有会出现以南北对应的态势：一旦朝鲜战局恶化，北部，蒋的部队和美军便从鸭绿江逼入东北；南部，在第七舰队的海空力量支援下，蒋可以反攻大陆。所有这些，使毛泽东唤起一种度度的警觉：反动势力试图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对此不能不防。

毛泽东决定从中南军区调十三兵团开赴东北，组建东北边防军，以应付朝鲜战局可能会出现的危机。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早早地在东北投下的十三兵团这一枚棋子，对以后扭转朝鲜战局起了关键的作用，

应了中国一句至理名言：有备无患。

关于东北边防军指挥机关的人选，毛泽东也有考虑，他原想让能征惯战的粟裕担任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让肖劲光和肖华任副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遗憾的是这些想法没能实现：粟裕重病缠身，在青岛疗养，一时不会康复，而肖劲光在主持海军工作，肖华任总政副主任，因罗荣桓身体多病，肖华在主持总政工作，二人也难以脱身。无奈，只好先令十三兵团开赴东北。这些情况，在周恩来主持的国防会议上都进行了研究，鉴于东北边防军领导人员一时难以到职，而十三兵团司令员黄永胜又似乎难以胜任，国防会议上，林彪、罗荣桓提出，将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替换黄永胜担任十三兵团司令员。会后，周恩来、聂荣臻将此情况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当即予以批准。这原因，一是因为邓华确是一员骁勇的战将，而且有勇有谋；二是当时整个东北只有一个四十二军在搞生产，十三兵团必须尽快开赴东北，抓紧进行战前训练，再不能拖延。

毛泽东又燃起一支香烟，再次拿起邓华、范例学智等人的报告翻阅。之后，他在桌上铺开地图，透过缭绕不绝的淡蓝色烟雾，久久注视着朝鲜半岛的三千里江山……

是呀，朝鲜人民军经受着严重的考验，这支年轻的队伍在美国参战的巨大压力下，敢打敢拼，攻陷汉城，强渡汉江，一路南下，直抵洛东江，将美国第八集团军和南朝鲜的残兵败将压缩在釜山四周。然而，形势并不十分乐观，正如邓华、洪学智等人在他们的联名报告中对战局做出的估计：美军在大批轰炸机的掩护下，实施迟滞攻势，以时间换取空间的战术，继而拼死扼守洛东江，沿大邱、马山、釜山、庆州的铁路四边形地区建立了环形防御圈，扼制了朝鲜人民军的攻势，因之，“北朝鲜人民军各个击破和歼灭敌人的机会已成过去”，加之朝鲜人民军一路南下，补给线延长，暴露出战略弱点，“估计敌人将来反攻的意图，可能一为以一部兵力在北朝鲜沿海侧后几处登陆，作扰乱牵制，其主力则于现地由南面北沿主要铁道公路逐步推进；一为以一小部兵力于现地与对方周旋，抓住人民军，其主力则在侧后（平壤或汉城工区）大举登陆，前后夹击，如此，人民军的处境会很困难……”

毛泽东不停地吸着烟，目光在地图上朝鲜东西海岸线上往来巡睃……邓华、洪学智的分析很有道理，恐怕不得不提防敌人从侧后登陆这一手。那么，美军会选定朝鲜哪个港口登陆呢？是平壤以东的元山港？还是西海岸靠近汉城的仁川港？或者是南部的群山港？从位置上看，元山

港与平壤在同一条纬度线上，离南端釜山太远，口若悬河张太大了他会吞不下的；而群山港又似乎距釜山较近，而且群山在西海岸，釜山在东海岸，南北相距不大，从群山登陆似乎容易形成东西平推，难以造成南北对进实施合围的态势……最后，毛泽东将他的一双锐利而智慧的目光盯在仁川港上……

“铃铃铃……”电话铃声短促地响了一阵，打断了毛泽东的思路。一般说来，毛泽东书房兼办公室里的电话是很少响铃的，因为中央和政府的各种事务大都采用报告送呈方式，由秘书送交他，待他阅后签发或批示；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有少数中央领导同志直接把电话打到毛泽东的办公室。

毛泽东抓起电话听筒，便传出周恩来那一口带有些淮安味道的清晰的普通话：“主席嘛？我是周恩来……”

“哪里还用自报家名嘛，什么事哟？”

“十三兵团邓华的报告你看过了吗？”

“我正在考虑这个事情……”毛泽东稍微停顿了一下，又说，“我看他们想得还是蛮有道理的，你看呢？”

“我这里有个参谋，很喜欢动脑子的，最近他提醒我，麦克阿瑟有可能在仁川登陆，实施两栖登陆作战……”

“噢……”毛泽东沉吟了一下，“那个参谋和邓华他们想到一起去了。”

“我也反复考虑过，觉得还是向主席报告一下好，应该有所准备……”

“你那个参谋叫什么名字？”毛泽东问。

“他叫雷英夫，过去在……”

“你叫这个雷英夫，”毛泽东打断周恩来的话，“噢，还有作战部的李涛，你带他们到我这里来一下，要快哟！”

二

二十分钟后，周恩来、李涛和雷英夫来到菊香书屋毛泽东的办公室。

周恩来把雷英夫向毛泽东做了介绍，毛泽东笑着和雷英夫握了握手：“噢，英夫，英俊丈夫，好嘛，坐吧。”

“主席想听听你对朝鲜战局的分析，”周恩来对雷英夫说，“你慢慢讲，不要慌。”

雷英夫刚要起立汇报，毛泽东打了个手势说：“你坐嘛，听恩来说，你认为美军有可能在朝鲜人民军的后方登陆。”

雷英夫点了点头，表情有些局促。他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过去由于工作关系虽然经常接触中央领导同志，但象这样面对面向毛泽东同志汇报自己对某一个问题的看法还是第一次，并且他深知此事关系重大，因此神情不免紧张，甚至开口讲话时嗓音微微颤抖着。

“你说说看，你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毛泽东又点起一支烟，注视着雷英夫。

“是这样，我看过一些有关麦克阿瑟的资料，麦克阿瑟惯于岛屿作战，而朝鲜又是半岛形状，有利于发挥他的所长……”雷英夫急促地说着，不由自主地抬手抹了一下额头上沁出的汗。

“他有什么所长呵……”毛泽东随口问了一句。

雷英夫暗自一惊，心想大意不得。他不知毛泽东这句问话是不是对他的阐述有所反感，他必须解释清楚。

“是……是这样，应该知已知彼，美军有他的长处，也有他的短处。美军海空军力量强大，便于实施海空联合作战，在岛屿作战中，便会用海军陆战队实施机动登陆作战，前后夹击……在二次大战中，美军对日军在太平洋作战时，麦克阿瑟常常使用这种方法……比如，噢，比如美军在攻打马努斯的洛斯内格罗斯岛的战役中，麦克阿瑟便在日本人鼻子底下，冒险从洛斯内格罗斯岛实施两栖登陆攻击，取得胜利；还有美军进攻吕宋岛的战役，麦克阿瑟以主攻部队第一军和第十四军在林加延湾海岸登陆，向马尼拉进军，同时以一部分兵力在苏比克海湾西背后海岸和马尼拉湾南面的纳苏格布海岸登陆，封锁巴丹半岛和科雷吉多尔岛，切断日军的退路，并从马尼拉的后方向马尼拉攻……现在，麦克阿瑟的第八集团军困守南端的釜山港，新从美国调运来的几个师在日本集结，没有投入使用，如果他把这些部他用舰艇运到朝鲜中部的港口登陆，那就切断了人民军的退路，同时也切断的运输补给线，这样，人民军就可能腹

背受敌……”

毛泽东一边听着雷英夫的汇报，一边认真看着地图，后来又陷入思索，甚至当雷英夫讲完了他都没有立即察觉。

“你们看，美军有可能在什么地点登陆？”毛泽东问道，眼睛并没有离开地图。

“按照邓华、洪学智和解方他们的估计，敌人在平壤和汉城两大城市附近的港口登陆的可能性最大，”李涛考虑了一下说，“这样便于敌人迅速夺取中心城市，从而影响整个战局。”

“我看，相比较而言，在元川、仁川、群山等港口之中……”周恩来思考良久，开口说：“仁川登陆的可能性最大。”

“对对，仁川，仁川……”雷英夫跟着说道。

“那么，仁川港是否适宜登陆呢？这个港是不是大港？海水多深？大军舰是不是开得进去？你看过有关方面的水文资料吗？”毛泽东看了雷英夫一眼。

“这个……”雷英夫语塞，真后悔呀，他为什么不事先想到这一点呢？一时间，他的脸颊微微发红了。

“这样吧主席，我立即通知情报部门准备这方面的资料，”周恩来说：“今天就谈到这里吧主席，时间不早了，你休息一下嘛。”

“不忙，你留一下。”毛泽东说，等李涛和雷英夫离去后，他起身在室内踱着步，思考良久，对周恩来说：“我看这件事马虎不得，应该立即向金日成通报一下，提请他们注意，对此就有防范才对……”

“你看是否给我们驻朝大使倪志亮发报，让他把我们的意思转告金日成？”

“嗯，”毛泽东停下踱步，对周恩来说，“还要电告十三兵团，要邓华加紧准备，一定要在八月底，最迟不得超过九月底做好一切准备工作，不可事到临头来不及哟！”

“最近金日成发布命令，要使八月份成为完全解放朝鲜领土的月份……”周恩来说，“而且，据报，人民军在几个点上已经胜利地突破了洛

东江防线……不知他们有没有对敌人在后方登陆问题有所准备？但愿……”

“我看形势不容乐观，”毛泽东挥了一下手，又问：“莫斯科方面不知对此怎么看？”

“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在安理会上提出一个和平提案，要求停止朝鲜境内的敌对行为，同时自朝鲜撤退外国军队……”

“我们要表态支持这个方案……不过，美国杜鲁门是不会接受的，人民军打到了洛东江，如果一停火，外国军队一撤出，那不是把朝鲜交给了金日成嘛，杜鲁门怎么会同意呢？可是，僵持下去，对朝鲜人民军不利，我看他们速战速决的时机已经失去了……”毛泽东将烟蒂在烟灰缸上揿灭，说道：“这个美帝手伸得太长了，别个国家的内战，他非要远隔重洋来干涉，硬是想充当世界宪兵的角色。全世界那么多国家、人民要革命，民族要解放，这是一个潮流，它美国怎么管得过来？

到头来一定会陷到泥塘里而淹个半死！”

“美国的杜鲁门恐怕不这么看，他要维持美国在西方世界的威信，保全面子，一定会在朝鲜孤注一掷……”周恩来皱着眉头道，“一旦战局恶化，苏联也不能不管，我们也不能袖手旁观，会不会……”

“你是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嗯……当然有这种可能，尽管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不过，战火是在朝鲜半岛烧起来……有可能……但不可怕，美帝国主义有什么了不起？原子弹又不是美国一家有，斯大林那里也有那件东西了嘛！对待挑衅者，一是不怕，二是敢打……你看，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出来一个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又打出中国和东欧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假如三次大战非打不可，那结局很能说，决不会是美帝国主义好战分子的一厢情愿……”

毛泽东送周恩来走出菊香书屋时，夕阳正冉冉落着，草坪上一片金黄。没有风，空气显得燥热。毛泽东用手掀着白衬衫抖了抖，有意无意地说道：“今年是咱们开国后的第一年，这个夏天好热哟……”

周恩来停下脚步，转身用他炯炯的目光看着毛泽东。他知道毛泽东这句话含意，也理解毛泽东肩上的重负，但他还是说：　　“要热大家都热嘛……”

“是嘛，杜鲁门那里也不会太惊快的，大家一齐热吧。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

三

晚饭后，毛泽东独自在院内散步。

其时，夕阳已垂落，暮色悄悄袭来。菊香书屋院内的草坪已变为一片暗绿，那些高大蓊郁的松树散放着一阵阵松脂的幽香。毛泽东的脚步在庭院青砖上静而无声。

一个人的一生经历可以从他居住过的地方反映出来。毛泽东一生居住过的各式各样房屋庭院何其多，而差别又何其之大。他当然记得湖南韶山冲那故乡的旧房，房前小小的池塘……还有长沙师范学校简陋的学生宿舍……还有井冈山茅坪的八角楼以及长征路上的营地……还有延安的窑洞，城南庄和西柏坡的家舍……及到香山的双清别墅，还有才搬到这里不久的中南海丰泽园。所有这些住房，不但说明他一生的经历，而且反映了他为这奋斗的事业的成功程度。中南海，这座清王朝的宫苑，如今成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所在地——极权的象征移到了执政的共产党身上。那么，他的那些外部和内部的敌人对此会甘于接受吗？不，他们当然不会接受的。蒋介石不会接受，杜鲁门也不会接受……毛泽东对此是非常清醒的，他太熟悉李自成功成遂败的历史了；那个农民起义领袖，一生南征北战，叱咤风云，率众杀进北京，当了几天皇帝，便被清兵入关所破，仓皇而去。那么，如今共产党造反也成了功，从延安窑洞搬到了中南海，首先应该警惕什么呢？一年多前，他在新政协筹备会上就对大家说：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对于他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失败，是不会甘心的……谁要是放松这一项警惕性，谁就将在政治上解除武装，而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全国人民必须团结起来，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粉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的任何一项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这些话他虽然是对筹备新政协的各民主党派人士讲的，其实主要是对他自己说的。党中央是全国人民的首脑，而领袖又是党中央的首脑。首脑倘若麻痹了，失去了警惕，危险性可想而知。

今天晚餐时，江青给他提了意见：又是红烧肉，还有辣子，你就不能换换胃口吗？毛泽东笑着说：红烧肉可是好东西，延安时候，吃上一碗红烧肉就算过年喽，更不要说长征。江青说：老提过去，现在不同啦，你也上了年纪！毛泽东说：你知道老百姓的民间传说吗？说李自成

进北京当了皇帝，天天吃饺子。李自成是饺子的命，我就是红烧肉和辣子的命，你不要我吃，那不是要我的命嘛！江青说：那你吃去，我可不跟你受这个罪！毛泽东说：长征的时候我对博古说过，不吃辣子就不能革命；在延安时候，我也对你说过这样的话，你怎么忘了呢？你当时不是赞同的吗？……

毛泽东走出内院，漫步到颐年堂院中。海棠树翠叶在晚风中浙沥而语，而花圃里的秋菊已孕出最早的一批花蕾。要警惕呵，他再次对自己说，西藏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西北、西南的剿匪战斗正在进行；潜伏的国民党特务四处活动；各大城市的反奸商屯积居奇，煽起粮荒，蒋介石还在台湾卧薪尝胆，窥伺时机……这种时候，千万不能头脑发昏。毛泽东想起有人送来报告，说准备为他在故乡韶山修房子，还要建一条专线铁路；政务院也有建议要为他在在天安门前塑一座铜像……不行，不律不得批准！应该警惕啊……

毛泽东停下脚步，遥望东方天际——在苍茫的暮色里，他看见了朝鲜半岛缭绕不散的硝烟……

第二章

一

当麦克了瑟乘坐着他那辆凯迪拉克牌黑色轿车，从他设在美国使馆内的私人官邸开到东京第一大厦的时候，人心中那层懊恼的阴影依然挥不掉。

战后，美军占领日本，麦克阿瑟选中东京第一大厦做为他的司令部驻地。这座以前曾是日本一家保险公司的大楼，外观雄伟。楼的对面是天皇皇宫的护城河，河水永远湛蓝清碧，水波不兴。

凯迪拉克牌轿车稳稳停在东京第一大厦楼门前，麦克阿瑟戎装走下轿车，迈动着他的一双长腿走向楼门，一边漫不经心地抬走右手向值勤卫兵致礼。那时候，八月下旬的暑热在东京上空依然笼罩，街市上车辆往来穿梭，皇宫护城河水在阳光下反射着耀眼的波光。然而麦克阿瑟却丝毫没有注意到这些，他健步走向供他这位总司令专用的电梯；向楼层上方缓缓上升。这中间，他脑海里始终萦绕不散的两个字是：仁川。

电梯在六楼停下。麦克阿瑟一下电梯，他的高级作战参谋惠特尼少将便恭恭敬敬地迎上来，告诉他，参加战略辩论会的各位将军都已经来到会议室。

“是吗？惠特尼？”麦克了瑟嘴角狡狯地闪出一丝笑纹，转瞬即逝。“你知道吗？咱们脚踏的这座东京第一大厦，以前是日本的……”

“是日本的一家大保险公司的办公楼…..”惠特尼接口道。

“保险公司…..能给咱们在仁川的行动投保吗？”麦克阿瑟说着，向直廊一端的会议室走去。

自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接受日本投降后，麦克阿瑟这位参加过一次和二次世界大战的颇具传奇式经历的美军司令官，便掌管起了战后日本的事务，当了事实上的日本总督，过着一种宁静而优裕的日子。然而朝鲜内战的爆发，对他来说有如猎犬闻到猎物的气息，他那好战的本性又开始鲜明地显露出来，尤其是杜鲁门任命他当联合国军的总司令，更使他踌躇满志，渴望在与共产党的较量中大展身手。在朝鲜战事爆发后几天内，他便登了“巴丹”号座机，冒着阴雨飞往朝鲜。那时，他又戴

起了太平洋战争时他用过的软檐军便帽，叼起了那只他用了多年的玉米棒子芯做的旧烟斗。一位随从人员对他说：“将军，多年不见你抽这只旧烟斗了！”麦克阿瑟自嘲地说：“在东京我不便再抽这只烟斗不然，他们会以为我不过是一个农民而已，那样的话，贵族俱乐部一定会排斥我的。”

麦克阿瑟乘坐着“巴丹”号座机，在汉城以南二十多里外的水原着陆。之后，他坐一辆吉普车，从南朝鲜军队向南溃逃的士兵中穿过，向北直驶汉江。他看到，塔状浓烟在汉城上空升腾，迫击炮声隆隆不断，南朝鲜军队正处在全面溃败之中，汉城不日将落入北朝鲜军队手中。这次前线视察使他确信南朝鲜的防卫潜力已经耗尽，靠阿承晚的军队已无法阻挡金日成的部队沿着汉城到南端釜山的几条公路长驱直入了，即使给李承晚以空军的海军的支援，也难以阻止北韩的攻势，看来，必须将美军地面部队投入战斗。于是，麦克阿瑟立即给华盛顿发去电报：……守住目前战线并能在日后收复失地的唯一保证就在于把美国地面部队引入朝鲜占区。要继续利用我们的空军和海军而无有效的地面部队配合，就不能起决定性作用。除非在这被破坏的地区为充分利用陆海空军联合部队作出准备，我们的使命将只是白白牺牲生命，耗费金钱和丧失威信。在最坏的情况下，可能遭到彻底的毁灭。

不到二十四小时，杜鲁门授权麦克阿瑟使用地面部队。于是，麦克阿瑟便迅速将美军地面部队一批一批运往朝鲜，以迟滞朝鲜人民军的攻势，从而以空间换取时间，最终在釜山建立一个基地。他首先将美二十四师空运到朝鲜，继而又将骑一师和第二十五师调去，直至将沃克率领的第八集团军投入。为了达到此目的，他征用了在日本的每一条船，每一架飞机，每一列火车。然而，面对朝鲜人民军的猛烈攻势，他的部队依然节节败退，一直退到釜山。面对这种困境，他一面向华盛顿请求增援，要求派给他不少于五个满员的师和三个坦克营以及必不可少的炮兵和后勤增援部队，以实现他开始拟定的仁川登陆作战计划。在这个作战计划中，麦克阿瑟所选定的目标是汉城以西的仁川港，由于大潮汐的关系，预定实施日期必须放在九月中旬。这意味着他必须在短短一个多月内完成这次大规模的两栖登陆作战的准备工作，时间非常紧迫，但让他不理解的是，华盛顿方面对他的设想似乎很不放心，先是派哈里曼和李奇微等人来东京当面叫他陈述此次作战计划，他不得不费尽口舌说服哈里曼和李奇微，使他们飞回华盛顿以后，带回去的是一处仁川作战必胜的信心，不过此后情况并不如他所预想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一再来电催问仁川登陆作战计划的详细内容。这几乎让麦克阿瑟的自尊心难以忍

受。他迁怒于布莱德雷，他知道，现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布莱德雷不把他的计划放在眼里，认为这样的两栖登陆作战已经过时。而麦克阿瑟这位陆军五星上将更瞧不起那位资历比他浅得多的布莱德雷，他认为这个以前给乔治.巴顿做过副手后来又成了巴顿上司的陆军将领不过是一个谨小慎微惯于按上司指令办事的庸才，缺乏优秀军人所必须具备的胆略。于是，在这种情绪的左右下，麦克阿瑟并不理睬布蕾德雷要求他详细说明仁川计划细节的电报，只管抓紧进行实施这项作战计划的各项准备工作，一直到前些天，他接到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来电通知，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将军和海军作战部部长谢尔曼海军上将飞往东京与他商谈这次战略问题。当那天下午，惠特尼将五角大楼拍来的这封电报交给正在办公桌前批阅公文的麦克阿瑟时，他拿起电报，眯起眼睛溜了一遍，之后用不屑的口吻对惠特尼也是自己说："他们这次来是针对仁川作战计划的，哼，商谈？与其说是商谈，不如说是来劝阻我。"说罢，他便将那一张电文抛到桌边。

现在，在这个东京八月二十三日的上午，在他的东京第一大厦联国总司令部会议室里面，正坐等着五角大楼派来的将军们，麦克阿瑟将会遇到什么样的对手呢？

他迈着坚定而自信的步子走向联军部部会议室，内心在对自己说：胜利——对于军人来说，这个目标是不可代替的，只有胜利！

二

一束阳光从高大的玻璃窗的纱帷缝隙里射出，将联军司令部会议室切为两半。

麦克阿瑟端坐在墙壁地图之下，隔着长方形的会议桌，眯着眼睛端详着众多的高级将领。会议室里的空气极为紧张，不论是五角大楼派来的柯林斯将军和谢尔曼海军上将，还是麦克阿瑟麾下的空军司令斯特拉特迈耶、参谋长阿尔蒙德、海军司令乔伊、舰队司令斯特鲁布尔以及两栖做战专家詹姆斯海军上将，还有众多的参谋人员和副官们，任何人都不苟言笑。都知道，这次会议的结果如何，对于朝鲜战局的关系极为重要。将军们的笔挺的军服，他们胸前的各色勋章和闪亮的军衔徽星，更加重了室内紧张气氛的严肃程度。

麦克阿瑟戴着他的软檐旧军帽，叼着他的玉米棒子烟斗，傲视着面前的将军们。

他在下意识里面觉得战争一次将地将他推上世人注目的舞台，而眼前这些威风凛凛的将军们，不过是一批有些吹毛求疵的观众。所不同的是，眼前还轮不到他出场。

他抽着烟斗，眯缝着眼睛，以充满自信的主角姿态倾听着别人的发言。

一位身体矮壮的海军参谋人员振振有词地提出他代表海军方面表述的观点，大概是因为稍有紧张，他的下巴紧绷，神经质的抽搐着。他不容置疑地说：“我们认为有两个因素使仁川登陆作战成为一次冒险，这两个因素是潮汐和地形。我们查阅了海军水文研究材料，发现仁川港潮水涨落的平均差高达二十点七英尺，毫无疑问，这样的潮水落差几乎可以成为世界最高纪录......由于月球位置关系，在我们预定进攻仁川的那天，潮水涨落差度将超过三十英尺。当仁川的潮水处于低潮时，多少世纪以来由黄海海水冲积而成的堤岸在某些地方从海滨向海港伸出远达两英里。随着潮汐的起伏，潮水冲过进入海港的水道飞鱼海峡时，速度可达每小时六十英里。而飞鱼海颊是狭窄和弯曲的，它不但成为敌方布雷的一个理想地点，而且在一个特别容易受到攻击的地点上任何一艘沉船都可以封锁这个海峡，使登陆的舰只不能通行......”

当这位矮壮的海军参谋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坐下后，大概是由于激动，胸脯大幅度起落着，两颊泛起红潮。也许他是让仁川的冒险行动吓的吧？麦克阿瑟斜睨着那位参谋，暗自想到，海军历来谨小慎微。冒险？笑话，战争本身就是要冒险，不会有什么保险公司为战争来保险的。他本想立刻插上两句话，但还没出口，另一位海军研究专家又开始接着发言——海军方面看来是准备的很周到的。

“......到了预定作战的那天，海水的第一次涨潮高峰将出现于早晨六时五十九分，下午的高潮则在晚上十九点十九分出现，那就是说，在日落半小时、高潮之后两小时内，多数担任进攻的舰艇将在仁川泥岸的浅水域中搁浅在软泥滩上而成为岸上共产党炮兵容易击中的目标，直到下次潮水到来，他们才重新浮起来——如果到那时他们还有可能浮起来的话......”

那位海军专家说到这里，麦克阿瑟发现与会的海军上将谢尔曼嘴角掠过一丝嘲讽的笑纹。于是，麦克阿瑟也同样报之一笑。他不知道他是笑海军方面言之有据的论述呢？还是笑谢尔曼的得意。无论如何，不有让他们否决仁川作战计划，而怎样做到这一点呢？他狠狠抽了一口烟

斗，让淡淡的烟雾笼罩着自己思索的脸。

果然谢尔曼海军上将开口了，似乎是在归纳海军方面的结论："实际上，两栖部队在早晨仅有大约两个小时的时间来完成有效地压制仁川港口月尾岛的火力的复杂任何，只有两小时……但是不要忘记，月尾岛高三百五十英尺，而且有重兵把守，控制着仁川全港，并有一条长堤联结着大陆——敌方增援部队和特资可以迅速集结……除此之外，登陆攻击战将不得不在城市中区展开，那里的每一座建筑物都可能对敌军提供一个坚固的抵抗据点……"

谢尔曼海军上将讲到这里，停顿了片刻，然后双手按着桌面，下结论说："如果把一切地理上的和海军方面的不得条件都列举出来的话——那么仁川样样具备！"

海军这帮狗崽子们……望着谢尔曼海军上将自负的神态，麦克阿瑟暗暗想到，他们总是从他们自以为权威的海军专业方面提出似乎让你无法反驳的理由，来阻挠与陆军的配合作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从尼米兹海军上将那里早已领教了这一套。记得中途岛大捷后，他曾向华盛顿提出一个大胆计划，要求借用尼米兹的一个陆战队两栖作战师和一艘航空母舰直接对日军占领的拉包尔实施两栖攻击，他相信他能以一顿快餐似的短暂时间攻占拉包尔。但这个出色的作战计划竟遭到海军方面的蔑视，他们想自己露一手——尼米兹也提交了一份作战计划，建议由海军和陆战队来攻占拉包尔……妈的，他们总是要强调海军的重要，一有机会就想指挥陆军，甚至不惜要挟你，妈的……现在这个谢尔曼还是这副盛气凌人的样子，不过，如今我是联合国军总司令，再不象太平洋战争中那样，将太平洋战区分为两个独立战区，由他和尼米兹分别指挥了，那真是可笑。

谢尔曼是这样，那陆军总参谋长柯林斯呢？柯林斯将军对他这个同僚是不是会客气些呢？麦克阿瑟将锐利的目光转向柯林斯将军，不用说，现在轮到柯林斯阐述自己的论点了。

"从陆军方面来说，我认为你所选定的登陆地点仁川——"柯林斯咳嗽了一下，以示强调下一句话的重要性，"距离沃克的第八集团军的防御战区太远，对围攻沃克的敌军团不能产生迅即有力的直接影响……而且，由于你所能得到的登陆部队数量有限，正如你的计划中所准备做的那样——要想完成这次大规模的战略行动，你就必须从沃克那里将海军陆战队第一旅撤下来，投入仁川，而沃克那里本来已经十分吃紧的形势，会

因为这种调动变得更加危急，也许会被敌人乘虚攻破釜山防线……

退一步说，假如你顺利地攻占了汉城，如此遥远的距离，能否与沃克联系上，造成南北合围态势，是很令人怀疑的，很可能你的为数不多的登陆部队，会陷入汉城地区处于压倒优势的敌军手中遭到毁灭……”

麦克阿瑟听完柯林斯的发言，完全感觉到了柯森斯为他描绘的仁川登陆后的灾难前景是多么可怕……此该，他油然想起四十多年前他刚从西点军校毕业后开始在陆军服役的生涯时，他的父亲阿瑟.麦克阿瑟将军对他讲的话，父亲拍着他那不到三十岁的年轻有力肩膀，对他说：道格拉斯，大胆地指挥你的部队，危机时刻要果断，甚至需要专横，记住：不要迷信军事会议——军事会议往往产生胆怯心理和失败主义……

“那么，柯林斯将军，”麦克阿瑟挥了挥手中的烟斗，微笑着问，“既然仁川登陆如此危险，还有什么更好的可以取代的方案呢？”

“我认为——请原谅我的直言——应该放弃仁川登陆计划，而把我们的目光从仁川港向南移动……我是说，群山港……”柯林斯说到这里，把头转向了海军上将谢尔曼。

“毫无疑问，群山港比仁川港更具备登陆的条件，那个港口天然障碍物不多，与沃克的防区较近……应该重新拟定一个计划……”谢尔曼响亮的声音回荡在大厅上空。

会议室里霎时一片静寂，联军部参谋长阿尔蒙德不安地扭动身子，众人的目光注视着麦克阿瑟。他不慌不忙地又一次点燃玉米棒子烟斗，心想，是时候了，一个将军到必要的时候，也应该具备一个天才演员的表演能力。于是他正襟危坐，滔滔不绝——“诸位将军，我确认，北朝鲜的军队已大部队集结在沃克负责的釜山环形防线周围，他们对仁川的防务未曾做到应有的准备——我们空军的侦察已初步证实了我的预料。你们提出的有关仁川登陆不能实施的种种理由，在我看来恰恰是保证此战出奇制胜的因素。敌军司令官将会这样推理：没有人会如此鲁莽地做那样的尝试。

那么，这种尝试就会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这使我想起一七五九年，德蒙特卡尔姆侯爵认为没有一支军队能攀登上筑有围城的魁北克以南的险峻河岸，因此他把紧强的防御力量集中在该城以此比较容易受攻击的河岸上。但是詹姆斯.沃尔夫将军带领小股人马果真开进圣芝伦斯

河，而且攀上了那些高岸，打了一声十分漂亮的胜仗。

由于他顺利攻占了魁北克，实际上结束了法印战争。现在我愿意做这样一个类比：北朝鲜好比是德蒙特卡尔姆。他们认为仁川登陆是不可能的；而我，好比是沃尔夫，可以出其不意地打他们个措手不及……”

“沃尔夫能攀上魁北克以南的险峻河岸，那么，你是否肯定能登上仁川呢”海军上将谢尔曼说，“要知道，军舰在退潮的泥滩上是不会有什么做为的，对于仁川港不利的自然条件，将军可不能视而不见。”

“是否可以考虑群山呢？我再一次提醒你，麦克阿瑟将军。”柯林斯紧接着说。

“唔，是这样，”麦克阿瑟继续雄辩地述说着，“海军方面提出的关于潮汐、地形等方面的不利条件确实是实质性的和中肯的。但这些不是不能克服的。在太平洋战争中，海军在我的指挥下，经常在差不多相同的困难条件下多次发动两栖登陆战……至于在群山登陆的建议，它的确可以排除仁川方面的危险性，但它将收不到实效，这不过是一次侧翼运动，其结果只能做到在沃克防区的基边与他的部队挂钩，与其如此，不如直接捎军队到沃克防区去，帮助沃克坚守釜山，而坚守或是正面推进，都意味着一场代价高昂的血战，充其量不过使敌人后退而已。但是，夺取仁川和汉城将会切断敌人的补给线并封锁半岛的整个南部。敌人的弱点就在于他的给养情况，每向南进展一步，他们的运输线就拉得更长。敌方几条主要的补给线是从北方向汉城汇聚，再从汉城伸展到前线几个战区。夺取汉城后我们就可以使敌人往返的补给系统完全瘫痪，这也将使目前同沃克战区对峙的敌军的战斗力也瘫痪下来……”

麦克阿瑟讲到这里，停歇了一会儿，看到与会诸位将军都不再说什么，他明白了自己的发言取得了预想的效果。最后，他说：“假如我的估计是不正确的，同时，万一我陷于无力应付的防守地位，那我本人将亲临现场并在我们的部队惨遭挫折以前立即把他们撤下来。那时唯一的损失只不过是我个人职业上的名誉而已。但仁川之战不会失败。”

麦克阿瑟结束了发言，全场寂静无声。麦克阿瑟甚至也为自己最后的话感动得双目湿润。这最后的话确实收到了表演效果——将军以他人的职业名誉在担保，还有什么不可以放心的？但是，果真如他所说的，万一陷于无力应付的防守地位，他会在惨遭挫折前将部队撤下来吗？如果军舰搁浅在退潮后的泥滩上呢？不过，海军上将谢尔曼和陆军参谋长

柯林斯打消了自己的疑问，他们被麦克阿瑟的雄辩征服了。

于是，谢尔曼站起来对麦克阿瑟说：“你赢了，伙计！”

“我们将把你的计划报告参谋长联席会议，看起来，它是可行的。”柯林斯也表了态。

麦克阿瑟朝谢尔曼和柯林斯投去谢谢的目光，他的瘦俏的脸庞上眯出胜利者的微笑。但是，他心里的一块石头始终在悬着——他非常清楚，他把巨大的赌注押在仁川上，那么成功的把握会有多大呢？上帝——他在心里默默地念道。

三

当麦克阿瑟在日本佐世保登上“麦金利”号旗舰的时候，海面上面是台风肆虐的世界。战舰在波涛上剧烈颠伏着。麦克阿瑟从他的舱室里透过舷窗望着海面上耸如山峰的巨浪。狂风和海浪扑打着战舰，一片天昏地暗。这情景给他不安的心情又笼罩上一层不祥的黑色。

这是一九五零年九月十二日。

一切按他的原定计划实施。他动用了留驻日本的美军第七师和海军陆战队第一师执行仁川登陆陆战的任务。他将这两支部队编为第十军团，由他的参谋长阿尔蒙德将军指挥。为了弥补从沃克的釜山防线撤下来的海军陆战队第一旅所造成的防线空虚，他将第七师的一个团派往釜山，留做预备队。为了使第七师达到以满编，他又将从南朝鲜召募的八千名南朝鲜士兵编入美军第七师，就这样东拼西凑，总算拉起了一支两栖登陆的队伍。

然而，就在总计划的一切细节准备就绪，海军陆战队和美军第七师即将登船向仁川进发之际，他接到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从华盛顿发往东京的电报——我们以十分忧虑的心情注意到最近朝鲜事态的发展趋势。我们同意尽早在朝鲜发动反攻，但我们全面考虑各种因素，包括我们显然几乎已将所有能搞到的预备队都派给了第八集团军一这点，我们希望，一旦计划中的行动按预定时间开始，请你估计一下这一行动可实施的程度和成功的可能性……

当天晚间，麦克阿瑟读到五角大楼的这封来电抄件时，他气得暴跳如雷。妈的，在大军即将出动之际，又提出能否成功的问题，这是为的

什么？华盛顿当权者都发慌了吗？是杜鲁门总统吗？还是那个刚接替约翰逊任国防部长的马歇尔？或者是布莱德雷？也许仅仅是一种借口，以便万一这次行动失利他们好推卸责任？麦克阿瑟又让参谋人员查阅早些时候参谋长联席会议发来的电文，参谋人员为他找来了八月二十八日的电报，也就是麦克阿瑟在战略辩论会上说服谢尔曼、柯林斯之后，在谢尔曼，柯林斯二位飞回华盛顿向五角大楼做了详细汇报后，五角大楼拍来的电报。

麦克阿瑟再次注意到，这封电报批准进行两栖登陆，但字里行间显出他们对仁川登陆有很大保留：我们同意进行准备工作，由两栖部队在朝鲜西海岸实施具有转折意义的作战行动。如果查明仁川附近敌防御薄弱，这一作战行动可在仁川实施，如能在仁川以南找到一个有利的海滩，也可以那里实施。我们还同意进行准备工作..

....由群山附近的两栖部队实施一次合围作战......

群山！又是群山！他们从来就没对仁川抱有信心。这个谢尔曼和柯林斯，他还以为早已将他们说服了呢！但他们还是把群山当宝贝送给了布莱德雷。妈的，骗子！

还有布莱德雷，一个军人政客，滑头！要是乔治.巴顿在五角大楼就不会有这些麻烦了。看看布莱德雷考虑得多周到：如果我麦克阿瑟在仁川胜了，他会说，是我们批准你的作战计划；如果仁川败了呢？他会说，早就告诉你应该考虑在群山登陆嘛！

看看，就这么一个胆小怕事的娇小姐，杜鲁门居然给他的军衔上添了一颗星——也成了五星上将！唉，六星上将也要和日元一样贬值啦！

“麦金利”号在海面上颠簸着。猛烈的台风使麦克阿瑟无法登上甲板。他凭着舷窗眺望着海面，暗自担心：莫非厄运真要降临吗？也许他一开始就不该想入非非，搞出这么一个连他自己司令部上上下下都无一人赞同的登陆计划？但是，鱼雷已经射出，看它在什么目标爆炸吧！

所幸的是，第二天——九月十三日，台风消逝了，海面上风平浪静。“麦金利”

号飞速驶向登陆舰队的会合海域。到傍晚，在中国大陆地平线上太阳西沉的方向，黄海的波涛奔腾而来，拍打着战舰的船舷，仿佛在告诉：仁川已经不远了。

夜半时分，麦克阿瑟走出舱室，来到甲板上。全舰实行灯火管制，从船头到船尾不见一星火光。守在军靓岗位上的士兵们沉静而紧张。舰船全速向仁川前进。麦克阿瑟在甲板上巡视了一圈，然后站在船头步望着茫茫海面。二次大战中，他曾经多次指挥过两栖登陆作战，第一次他都跟随舰队亲临战场……而这一次比以往任何一次登陆作战都更为错综复杂。第二天凌晨，舰队将不得不冒着月尾岛上的炮火，在漂移不定的沙洲上穿过飞鱼海峡，沿着横跨海港伸展两英里长的泥岸边缘前进。

明天的一切将完全由他负责，而结果将会如何呢？

麦克阿一半无法安睡。他吩咐人将他的作战参谋惠特尼叫到自己的舱室来。惠特尼是他的左右手，麦克阿瑟对他格外信赖。在他心情最紧张的时刻，他无法安静下来，他需要有人陪伴他。

惠特尼从沉睡中被人唤醒，来到麦克阿瑟的舱室。麦克阿瑟瘦长的身子在舱室里来回踱着，一边滔滔不绝地向惠特尼演讲着：“你看，此战的关键在于它的突然性，在于敌人的没有准备……两个小时的时间，从潮水上来到东潮，两个小时，的确很紧张，但是我的陆战队会迅速登陆的……

我们可以先出动航舰上的飞机，轰平月尾岛上所有的工事，让敌人没有还手的能力，就象日军偷袭我们珍珠港所干的那样……但是，为什么所有的人——参谋长联席会议、面莱德雷、柯林斯、谢尔曼，乃至我的参谋长阿尔蒙德和我司令部里几乎所有的——每个人都反对我的计划？冒险，当然是一次冒险！成功的可能性也许只有千发之一，但一当我得到了这千分之一的机会，那剩余的九百九十九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它们会成为我胜利的陪衬。现说一遍，胜利寄托于敌人的没有防备，因此这无异于一次赌博，一次巨大的赌博！我们担心的是这次作战计划的保密程度如何？

保密是否严密，决定此战是否成功。假如我们在仁川遇到预先准备的坚强的防御，登陆就会一败涂地，从而酿成一场军事大灾难。会不会泄密呢？你看呢惠特尼？要知道那帮新闻记者们——华盛顿的、东京的，总是角一帮苍蝇似的嗡嗡地追逐我的新闻发布人……一旦作战计划稍有泄漏，后果不堪设想……”

惠特尼坐一旁，倾听听着他的司令官的演讲，感到麦克阿瑟精神的极度紧张。

一直到夜里两点半钟，麦克阿瑟终于精被力尽了，才结束了神经质的演讲，在惠特尼的劝说下，上床睡觉了。

两小时后，舰队向仁川发起进攻。

当麦克阿瑟从沉睡中被隆隆的爆炸声惊醒后，他披衣走出舱室，来到驾驶台上。

那时，整个仁川港在海军的炮击和空军的轰炸下剧烈地痉挛着。他看见，蓝色的“海盗”轰炸机一批一批从云层中俯冲而下，对炸毁的月尾岛和海滩目标重复扫射；在滚滚浓烟中，军舰向仁川海滩发射出成千上万的火箭，一道道火红的弧形光迹映亮了天宇。数不清的小型登陆艇一圈圈地围绕着突击母舰的周围翻腾前进，逼近着仁川海滩......麦克阿瑟忽然想起在东京第一大厦的战略辩论会，当他的雄辩发言结束后，海军上将谢尔曼站起来对他说：“你赢了，伙计！”是的，我赢了！麦克阿瑟缓缓从兜里摸出他那只玉米棒子旧烟斗。他以潇洒的动作为自己的烟斗点上火，在混合着硝烟气味的晨风中，他非常舒适地吸了一口，然后将淡蓝色的烟雾徐徐吐出，于是他仿佛看见他的第十军将顺利向汉城挺进，不日将收复汉城，重建大韩民国首都，而敌军在他的第十军团和沃克的第八集团军的夹击下将不战自乱，他将命令阿尔蒙德指挥第十军，沃克指挥第八集团军，连同李承晚的几个军团，兵分两路，攻下平壤，占领元山，之后，全速向鸭绿江挺进。

第三章

一

一九五零年十月四日午后不久，一架银灰色的伊尔一十八型飞机从西安机场呼啸着起飞了。当时，古都西安还沉浸在建国一周年纪念日的节日气氛中，没有什么人注意到这架特殊的飞机。然而，细心的机场塔台工作人员还是会觉得奇怪：几十分钟前，这架由北京突然飞来的客机刚刚降落，机械机匆匆对飞机进行了一番例行检查，紧跟着，飞机又驶向跑道，疾速起飞——是来接什么大人物吧？塔台工作人员用惊奇而又不安的目光，注视着这架匆匆而来又久匆而去的飞机。若干年后，这位塔台工作人员偶尔打开刚刚出版发行的《彭德怀自述》，他会明白：四十年前他在西安机场见到的那架匆匆来去的伊尔一十八，机舱里坐的是当时的西北军政委会主席彭德怀。

伊尔一十八从西安机场呼啸而起，穿去破雾，飞往东方。

偌大的机舱里，端坐着彭德怀，还有他的一位随行秘书，机舱里显得空荡荡的，这使彭德怀多少感到有点落寞。

十月一日，彭德怀出席了西安市人民庆祝国庆一周年和遣责美帝国主义入侵朝鲜和我国领土台湾、声援朝鲜人民抗美救国斗争的示威游行大会。一个大会两项内容，又要欢度国庆，又要示威游行——既要和平，又要备战，这本身就使国庆的节日气氛添加了一种火药味儿。接下来几天，他都和西北军政首脑一起，紧张研究开发建设大西北的规划，满脑子塞满了玉门的油田、河西走廊的交通、八百里秦川的农业发展……就在这时候，中央从北京派来专机，命他火速赴京。一切都是和打仗时那样紧张匆忙，他甚至没来得及回家向夫人浦安修道个别，没来得及带上洗漱用具，便和随行秘书一起，收拴了一摞有关西北经济建设方面的资料，匆匆登机出发了。

……彭德怀靠在飞机座椅上，脑子里一时无法安静下来。中央命他紧急赴京——是什么任务呢？他猜不透，无论如何，也得有所准备。看来，他让秘书带上有关西北经济建设的资料是对的，万一毛泽东要听听他这个西北方面大员的施政汇报，他要是没有准备可就不好喽。

“小刘，那个关于开发西北的规划纲要你带了没有？”彭德怀问秘

书，发现这个年青的秘书正在机舱里东张西望——显然他是第一次坐飞机，对飞机里的一切都感到新鲜。

“带了，彭主席，你要吗？”秘书打开公文包，找出那份规划草稿交给彭德怀。

彭德怀接过来，就是舷窗口的光亮，细心地看起来。看过后，他把草稿放在一旁，发现秘书已经到机舱过道的另一边座位上，从舷窗口向外边天空眺望。

是哐，连彭德怀自己也没坐过几次飞机，怎么会感到不新鲜呢？几十年带兵打仗，一双脚走遍四方，今天居然坐下了飞机——革命成功了嘛！不过，还是毛主席说的对，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更长更艰难……

要让人民过上丰衣足食的好日子，把我们国家建设得日益强大，不容易哟！

彭德怀俯向飞机舷窗，向外眺望。飞机在平稳地飞行，似乎使人感觉不到它的速度。他看见白云在日光照耀下，象金黄的锦缎，缓慢地舒卷着。白云下，隐约可见山峦、大地和银带状的河流……他侧头向西望去，只见苍茫一片……大西北呀，多少年来，数百次战斗：百力大战、东流黄河、保卫延安、攻克太原、进军新疆……解放了这片土地，如今，建设西北的重担在肩上，更让他寝食不安。他确信，此次中央召他京，定是有关西北建设的问题。

“彭主席，这苏联老大哥的飞机真不错，飞机上还有厕所呢！”秘书一句话，使彭德怀转过脸来。彭德怀宽厚地一笑，没说什么。他知道，秘书是用这种方式来提醒他：这伊尔——十八飞机上有厕所　，要解手没问题，可别憋着。

彭德怀继续凭窗眺望。阳光在机翼上一闪一闪，直晃他的眼睛。他眯了一会儿眼，想起他建国后第一次坐飞机的事。那是四九年十一月底，他和张冶中一起从兰州飞往乌鲁木齐，那次坐的是一架老式运输机，遇上气流，飞机颠簸得比较厉害。

不过，他的身体很强壮，没什么感觉，倒是张冶中稍感不适，不过，张冶中和他一见如故，变兴很浓，所以也把不适感冲得差不多了。记得当时他俩围绕西北话题，谈得范围很广：山川形势、物产天候、人

文风尚、民族关系、历代统治者轶闻等等，他对张治中的的渊博知识钦佩不已。记得飞机飞临大西北的茫茫戈壁滩上时，张治中对他说：“你是个湖南人，你可知道历史上还有个你的湖南老乡治理过新疆？”

“你是说那个左宗棠？”彭德怀点头道。“是的，左宗棠是湖南人，当归他带去的的三湘子弟不少，以后子孙繁衍，越来越多……恐怕现在新疆的汉族人里，能找到左宗棠的后裔呢。”

“左宗棠入疆是一八八零年，距今近七十年了。”张治中沉思地说，“但是他的遗迹尚耷，由陇东经河西到新疆，一路上还残存合抱的老柳树，当地人称‘左公柳’。他驻防哈密的房舍虽已倾圮，但柳树还在。左宗棠进驻新疆时已年近古稀，他‘舆榇出关’，决心很大。他曾表示以必死的决心收复伊犁，平定南疆。当时清廷代表崇厚无知无能，擅自签订丧地条约。少俄占据伊犁地区，拒不交还。南疆又有阿古柏之乱，形势是很危急的。但由于左宗棠决策正确，平定南疆后分兵北进，准备收复伊犁，同时配合以外交谈判，终于使沙俄知难而退，重订条约，退出伊犁。

看起来，这位左宗棠还是爱国英雄呀！”

“左宗棠是有功于国家，可是他也曾镇压过农民起义。”彭德怀说。

“是呀，左宗棠平回，是进行了民族镇压，不过——”张治中说，“一般人以至近代史学家都习惯于把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并称，这是不公道的。

曾、彭、胡都只有反动的一面，而无爱国的一面，但左宗棠为保全新疆这块一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立过功，这是不应该抹杀的……”

“你说得有道理，”事前德怀点头道，“看起来，我这个湖南同乡还是有光荣的一面……”

是有道理呀……彭德怀面对飞机舷窗外浩瀚云海想到，历史是对任何一个政治家、军事家不偏不倚的，功与过的标准，看你是否于国于民有利，只要你为国为民办了好事，历史是不会忘记你的……不是还有关于“左公柳”的的传说吗？封建王朝的大臣尚能做到这些，那么今天，共产党人更该加倍为人民谋利益，人民为天——永远不能忘呀……

彭德怀出身农民，他八岁丧母，父亲卧病不起，家贫如洗。记得他

刚满十岁那年，正月初一，有钱人家贺年的鞭炮连天响，他家无粒米下锅，祖母便带着他和四岁的弟弟去讨饭。老祖母那年七十六了，白发苍苍，扭着一双小脚，领着两个小孙孙去挨家乞讨……这情景使他每忆及此就黯然神伤。他从小吃过不知多少苦，打柴、扛工、种地、挑堤，饥一顿饱一顿……他最知农民的苦楚。而且他还清楚：西北的农民更苦。记得有一年他流黄河时，遇到几位黄河边的挑夫，因雇佣这些挑夫为部队做些事，除了付工钱外，还给他们每人饱吃了一顿白馍和牛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汉告诉他，他已经有三十年没吃过肉了——上一次吃肉还是三十多年前，为县太爷抬轿子，抬了几十里，县太爷开恩，赏了一顿饭菜，菜里有些肉，从那以后，再没吃过肉。这些年来，彭德怀率部队转战，所到之处，无率是陕北，还是晋绥，或是甘肃宁夏，到处遇一衣不蔽体、食不裹腹的贫苦农民。有的人家全家只有一席破棉絮，炕上连一领席子也没有，不过是烧一炕沙子，躺在上面当褥垫……

唉，现在他彭德怀从过去的一个要过饭的小叫花子，成了掌管西北军政事务的一把手；踩过牛粪的赤脚，如今穿着皮鞋踏在伊尔一十八飞机的地毯上……但是，人民的疾苦他一刻也不能忘怀。

飞机的机身抖动了一下，使彭德怀感到一种悬空感。飞机开始降低飞行高度了。

他看了看手表，已是午后三点四十分，这么说，再这一会儿就要到北京了。他把那份开发西北的规划纲要交秘书放好。一侧身，他看见前排座椅上的手袋里有份报纸，他探过身去将报纸抽出——是隔日的《人民日报》，他漫不经心地翻开，一行触目的黑体大字跳入他的眼帘：《强烈抗议美国及其仆从国军队悍然越过“三八线”侵略朝鲜》……奇怪，这张报纸他是看过的，怎么现在感到有些异样？于是，他又开始猜想中央召他赴京的目的。会不会……他忽然想起本年度八月下旬毛泽东曾给他发过一次电报，那封电报的内容是：德怀同志：为了应付时局，现须集中十二个军以便机动（已经集中了四个军），但此呈可于九月底再作决定，那时请你来京面商。毛泽东。此次进京，会不会与八月底那封电报有联系？当时他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曾和十九兵团司令员扬得志和二十兵团司令员杨成武打过招呼——不过电报又讲此事可于九月底再作决定……现在是不是为了这件事？这么说，是和朝鲜战局有关？不过，彭德怀又想，中央不是已将十三兵团派往东北两个月了吗？而且，当时他曾看到过军委很对粟裕、肖劲光、肖华等东北边防军领导人的任命，后来又听说东北边防军的机构没有建立起来，现在会不会是要增兵东北？如果真是这么打算，看来时间会很紧的，而十九兵团还在搞生产，还有大

批老兵复转……这个工作还很艰巨哩，千军万马出动——谈何容易哟！彭德怀思前想后，难以猜度中央的意图。他不知到北京后，毛泽东会不会即刻见他——根据中央命他紧急进京的紧迫程度，他觉得毛泽东会立刻召见他的。只是当时彭德怀没有想到会命他率兵赴朝，此事中央当初极为保密，连中央领导同志的家人都不能泄漏；而且，彭德怀按常理推断，如果需要帮助朝鲜同志，率先出动的必是十三兵团，而十三兵团大都是原来隶属第四野战军的主力部队，如果要派一位大将率部出征，那首先应该是点到林彪嘛……

就在彭德怀这样沉思之际，一位模样俊俏的机组女乘务员同志向他走来："首长，北京到了。飞机就要降落地面，请您系好安全带。"

四点多钟，伊尔一十八平稳地降落在北京西郊机场的跑道上。彭德怀清楚地感觉到飞机降落架的轮子接触地面的震动声和随之而来的轮胎与跑道的剧烈磨擦。发动机的响声渐渐减弱，飞机停在候机楼前一处宽阔的停机坪，彭德怀和秘书起身走下飞机。临下飞机前，彭德怀微笑着向那位漂亮的女乘务员握手道别，并对她开玩笑说："等我回西安去的时候，我还想坐你管的飞机到时你可不要不认识我哟！"

女乘务员笑答："欢迎首长再来！"不过，她的确不认识这位默默乘机的宽厚的长者。

中央办公厅的一位负责同志已经等候在停机坪，彭德怀一下飞机，就听到前头迎接他的人说："彭总我们来接您去中南海……"

"是去见毛主席吆？"彭德怀边问，边走向停在附近的一辆黑色小轿车。

"中央正在开会，让您一下飞机就去……"

二

当彭德怀怀迈着稳健的步子走进颐年堂会议室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在进行。

毛泽东看到彭德怀走进来，笑着向他招呼道："老彭呀，你是准时到达……我们催你赶快来，是很急哟，可是也没得办法，是美帝国主义不让我们休息嘛！"

彭德怀向毛泽东点头笑笑，说："让我一分钟也不耽误，立即进京——你的命令一下，我家里就是着了火，也得赶来哟！"

"你家着不关火我管不了喽，现在是我们的朝鲜邻居家着火了……邻家着火了，我们还能安之若素吗？现在开会就是讨论这个事——出兵朝鲜，你老彭也要准备发言哟！"

彭德怀找椅子坐下，将那装有西北经济建设规划草稿的文件包放在桌上，心想：这包东西看来用不着了。他环顾四周，发现除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外，被扩大来参加会议的几乎都是解放军高级将领——与其说是政治局扩大会议，倒不如说是一次最高军事会议。不管怎么样，还是先听听别人的发言吧。忽然觉得肩膀被谁捅了一下，一扭头，看见是坐在他右边的高岗。高岗向他凑过脸来，悄声说了一句："老彭，你要有所准备呀……"

"怎么？"彭德怀不解其意。

高岗向他点点头，颇有深意地一笑，再不说什么了。

彭德怀憋不住，还想再问高岗。他知道，高岗是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也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据说他还深得斯大林的赏识，也许他早已得到什么消息？

"你是哪天来京的？老兄？"彭德怀问。

"好几天喽。"高岗答。

"中央已经决定出兵朝鲜？"彭德怀又悄声问道。

高岗点了点头，端起茶杯呷了一口茶水。片刻，他告诉彭德怀："十月二日中央已做决定，而且给斯大林发了报。"

"那为什么还讨论？"彭又问。

"有不同意见嘛……再说，这可是个大事，搞不好要出乱子，应该慎重呀……"

"你说有不同意见？是哪些人？"

"绝大多数人都担心……毛泽东也不例外。"

“你呢？”彭德怀直视高岗。

“我是反对派。”

“谁坚决主张出兵？”

“毛泽东。”高岗说罢，将目光向毛泽东那边一瞟，发现毛泽东正注视着他。

“我说高岗哟，你们不要开小会……我很想多听听你的意见——高高的山岗上，站得高就看得远嘛！”毛泽东笑着对高岗说。

顿时，与会人员的目光都转向高岗。高岗被毛泽东将了一军，只好开口道：“我还是那个意见：要慎重。我们国家已经打了二十多年仗，现在刚刚统一，元气还没有恢复，再打，怕是经济上负担不起。现在是政权到手，百废待兴。打仗又不是用拳头，要花钱……还有林彪那个意见我认为也应该认真考虑，我军装备落后，大都是缴获日本人的三八大盖。美军一个军有各种火炮一千五百门，我们一个军才不到二百门，坦克更少。如果没有三倍、四倍于美军的炮兵和装甲兵，是顶不住的，一旦顶不住，美军打过鸭绿江，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我看是不是加强东北边防为好，名得引火烧身……”

“防？怎么个防法？”周恩来插话道，“积极进攻是更好的防……我们鸭绿江一千多里防线，需要多少部队？而且年复一年都得准备打，不知它哪一天打进来……

既然早晚都要打，我看还是早打为好……跟美国这一仗，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了，最近根据法新社透露，美军结束朝鲜战争后，将去保护亚洲的各个极为重要的地区，这些地区扬台湾和印度支那。果然如此的话，就会逼使我们在台湾和越南同他们较量。既然美国决定从三个主要方向来实行对中国的进攻：朝鲜、台湾和越南，那我看，我们还是选择朝鲜为好，理由是朝鲜多北方山地，对美军机械化行动不利，便于我军打运动战，而且，朝鲜与苏联接壤，也便我们获得苏联的援助……老大哥的援助还是不可缺少的嘛。”

“要我看，既然早晚都要打，那不如晚点打好。”高岗振振有词道。“美国战争潜力很大，从他们的南北战争结束到现在，将近一百年了美国本土没有遭受到战争破坏，成为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别忘了，美国的钢产量每年达到八千多万吨，超过我们一百四十多倍。不要

说还有原子弹。我们呢，大家都知道，百孔千疮，百废待兴，刚刚解放，绝大多数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还没搞完，许多边远地区的土匪、特务和国民党国队的残余武装还没肃清。不如等我们经济发展了，部队的武器装备改善了，特别是我们的海、空军建立起来，那时候再打，恐怕更有把握一些……”

高岗讲到这里，引起了大家的争论。有的说，我们准备不够，美国准备也不够——美国军队分布全球，战略重点在欧洲，在朝鲜的兵力明显不足；有的说，与其坐等美国打进来，不如打出去；有的说，不如请苏联出兵，苏联军队武器好……

各种意见相持不下。

“你们说得都有道理，但不管怎么说，别人要亡国了，我们站在旁边看，心里难过哟！”毛泽东站起来。“美帝国主义要打，饭也要吃，散会散会，明天再接着讨论。”

众人起身离去。毛泽东说：

“彭德怀同志慢走一步，我还要跟你这个湖南同乡谈一谈哩！”

彭德怀已走到门口，又止住脚步。这时高岗从他身边擦肩过，扔下一句话：“要点你的将喽。”

三

毛泽东和彭德怀最后走出颐年堂会议室，二个穿过颐年堂院门，走到菊香书屋。

彭德怀在毛泽东书房兼办公室坐定后，毛泽东从办公桌上的卷宗里翻出一份电报，递给彭德怀，忧虑之态溢于言表。

“我给你看个东西——这是金日成和他们的外相朴宪永十月一日那天给我打来的电报……你看看嘛，形势很危急喽，美军果然是仁川登陆，并已越过三八线。

我们多次通过印度大使潘尼迦那个渠道向人家提出警告：不要过三八线；过了三八线，我们就要管。可是人家不理睬，人家要用军事解决问题……昨天凌晨一点，恩来同志还再次召见潘尼迦，美国的好战分子也

料定我们不敢参战，料定我们怕他们，所以才对我们的多次警告当耳旁风……他美国依仗什么？还不是仗着飞机大炮，还有那个不得了的原子弹！”

彭德怀接过电报，看后大吃一惊—— 毛泽东同志：……我们朝鲜人民解放战争的今日状况……在美国侵略军登陆仁川以前，形势不能说不利于我们，敌人在连战争连败的情况下，被我们挤于朝鲜南端狭小的地区内，我们有可能争取最后决定的胜利，美帝军事威信极度地降低了。于是，美帝国主义为挽回其威信，为实现其将朝鲜殖民化与军事基地化之目的，急速调动驻太平洋方面陆海空军的差不多全部兵力，于九月中旬以优势 兵力在仁川登陆……

目前战况是极端严重的。我们人民军虽对上际的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对于前线的人民军，已经造成了很不利的情况。战争以来敌人利用约千架的各种飞机，每天不分昼夜地任意轰炸我们的前方与后方，在对敌空军毫无抵抗的我们面前，敌人则充分发挥了其威力了。各战线上敌人在其空军掩护下，活动大量机械化部队，我们受到的兵力和物资方面的损失是非常严重的。后方的交通、运输、通信与其它设施大量被破坏。同时，我们的机动力则更加减弱了。敌人登陆部队与南部战线已经连接在一起，切断了我们的南北部队。结果，使我们在南部战线上的人民军处于被敌切断分割的不利情况里，得不到武器弹药，失掉联系，甚至于有一部分部队则已被敌人分散包围着。……我们估计，敌人可能继续向三领先线以北地区进攻。如果不能继续改善我们的各种不利条件，则敌人企图很可以会实现的，要保障我们的运输、供给以及部队之机动力，则必须具备必要的空军，但我们没有准备好的飞机师。

……我们一定要决心克服一切困难，不让敌人把朝鲜殖民地化与军事基地化，我们一定要决心不惜流血，流尽最后一滴血，为争取朝鲜人民的独立和民主而斗争到底！我们正在集中全力，编训新的师团，集结在南部的十余万部队，于作战上有利的地区，动员全体人民，准备长期作战。

在目前，敌人趁着我们严重的危机，不予我们时间，如果继续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则只靠我们自己的力理是难以克服此危机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告别的援助，及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进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

我们谨向您提出以上意见，请予以指教。

金日成 朴宪永

彭德怀看罢这份电报，沉思良久：朝鲜已面临亡国之难，向我们发出紧急求援的的呼吁，怎么能见死不救呢？何况，都是共产党国家，都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应该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更不要说两国唇齿相依……唇亡便要齿寒哪！

“主席，你下决心了？”彭德怀问。

毛泽东在室内来回踱步，叹了一声，没有马上回答。片刻，说道：“德怀同志，我这个决心可不容易下哟！一声令下，三军出动，那就关系到数十万人的性命，常说：性命关天嘛……打得好那没么子可说的，打不好，危及国内政局，甚至丢了江山，那我毛泽东对历史、对人民都没法子交待喽！政治局扩大会上，大家的担忧都是有道理的。不过，打还是要打；金日成危急了，我们要不是管，那我们将来危急了，斯大林也不管，都这样的话，社会主义阵营还是不一句空话？我告诉你彭德怀，斯大林对我们党是有些瞧不起哩，他以为我们不是什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来搞农民运动的土地改革者……农民嘛，当然是只顾自家田里的收成，但是我们就是不能只顾自己，我们现在困难很多，这是实情，但我们毕竟是人大国，人口众多，我们应该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无私地援助朝鲜……话又说回来，帮助朝鲜也有利我们——我们的重工业都集中在东北：鞍山的钢铁，沈阳的机械工业，抚顺和本溪的煤，还有鸭绿江上的大型水力发电站，我们不能让敌人推以鸭绿江威胁我们东北的安全！”

彭德怀极其注意倾听着毛泽东的每一句话。根据他对毛泽东多年的了解，他知道，毛泽东决心下定了。并且，他经过下午的会议和现在毛泽东的谈话，也感觉到毛泽东的决定无疑是正确的。不过，他仍然为毛泽东的大无畏的胆略的气魄所惊异。

“主席，看来现在不是打不打的问题，而是如何战而胜之的问题？”

“对，你说的对，打是早晚要打的，”毛泽东站在窗前，望着西下的夕阳，“去年我们渡长江，解放全中国，用了百万大军，就是防备美军出兵帮助蒋介石。

斯大林同电派了米高扬来西柏坡，建议我们不要打过长江，害怕打过长江引起美军参战，我们没有听他的，结果打走了蒋介石，美国也没

有参战。不过，美帝国主义这口气是咽不下去的，我看迟早要同我们交一下手，现在怎么样？打到咱们家门口喽，我们还能退避三舍吗？当然要打，而且要打胜，打出中国人民的威风！”

“苏联方面怎么在军事上配合？”彭德怀已经开始从军角度考虑问题，“从金日成电报看，他们很吃美国空军的亏，需要有飞行部队，但我们的空军还没搞起来……”

“这个问题我们跟苏联方面谈过，斯大林答应出空军，空中由他们负责，地面由我们负责——我们的陆军是没问题，你看呵德怀，我考虑过，美国方面有几个不利因素，这引起不利因素当然就是我们是有利因素——”毛泽东站在彭德怀面前，扳着指头数道。“第一，美国战线太长，从北冰洋、黑海、波罗的海、地中海、印度洋、太平洋一直搞到东方来，战线从西欧扯到东亚，比希特勒和日本的战线都长。

美国在全世界搞军事基地，好比十个指头按跳蚤，动弹不得。第二，后方太远——必须横渡太平洋。第三，不义之战，侵略别国，士气必须不高。而且美国在朝鲜的部队大都是驻日本的占领军，过惯了舒服日子，据称是什么‘榻榻米’部队。第四，美国的同盟国都不强，可派的兵也廖廖无几。第五，美国依仗的原子弹也并非一国独有，苏联也掌握了原子核，这就打破了它的核讹诈；而且，国土愈广，人口愈不集中，原子核的作用也愈小……我预言，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是人，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毛泽东说到这里，将手臂扬起一挥。

这时，彭德怀深为毛泽东的判断周密而打动，连说：“有道理，有道理。”彭德怀又想起高岗对他说过的：“要点你的将喽。”心想毛泽东单独叫他来，莫非真要考虑……

“主席，如果出兵，第一批入朝的十三兵团兵力是否够？”彭德怀问。

“现在十三兵团有四个军，我想再给他们编入两个军，把五十军和六十六军调去，你看怎么样？”毛泽东征询地问彭德怀，不等他回答，又说，“我们考虑以志愿军的名义参战，尽可能不给美国参我国公开宣战的口实，争取把朝鲜问题地方化，我们是要和平的，不希望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蒋介石希望打起世界大战来嘛！”

毛泽东把话扯来扯去，暂不点正题。当然，这些话他也是必须对彭德怀谈的。

他将彭行怀从西安急召进京的目的，是想让他带兵入朝，但这是件大事，不宜采取直接任命的方式。何况，他深知彭德怀的脾气，刚直不阿，又倔又犟。在井冈山反围剿时，谁都惧怕三分的共产国际代表李德，彭德怀因不满他的瞎指挥，曾跟他大闹一顿，甚至不怕撤职杀头。还有三六年初的时候，毛泽东决定彭德怀率领红军东渡黄河开辟根据地，彭德怀则担心东渡黄河后，在敌军优势均力敌兵力的冲击下，既站不住脚部队又无法再撤回陕北，便给毛泽东拍来电报，要求绝对保证，部队必要时能返回陕北。毛泽东当时很生气：要我绝对保证，我怎么能绝对保证？后来彭德怀为此事回到军委，跟毛泽东当面争执起来，说军委的命令他服从，但意见还是要提，还说要是信不过我，你可以换人嘛！几十年征战过来，毛泽东对彭德怀的脾气摸索透了，知道此人只要觉得有理天王老子也不怕。也深知他无私无畏，作战勇猛，敢于昨危受命。毛泽东当然记得，在吴起镇之役中，彭德怀受命率数千红军，一仗击溃马步芳、马鸿逵的四个凶悍的骑兵团，而且歼灭了一个半团。还有解放战争时，毛泽东为解除后顾之忧，命彭德怀去拔掉太原和归绥这两颗硬钉子，彭德怀二话没说，只要五十门火炮（毛泽东很大方地答应给他一个炮兵师），便掉头奔前线，和徐向前一起，把这件事漂漂亮亮地解决了。毛泽东想起当年吴起镇之役大胜后，他曾乘兴挥毫赋诗一首赠彭德怀：同高路远险沟深，骑兵任尔纵横，谁敢横枪勒马，惟我彭大将军。是的，彭德怀的勇猛善战的确使毛泽东很看重。现在，朝鲜的山不可谓不高，路不可谓不远，沟不可谓不深，而美国的坦克车正纵横驰骋——那么谁敢横刀立马呢？毛泽东把目光看定彭德怀。但是，他什么也没说。

彭德怀预感到毛泽东将要点到正题了，不过他还有点摸不大准：十三兵团大都是四野的部队——那林彪？于是，他断然问毛泽东：“主席，林彪现在怎么样？”

毛泽东大手一挥：“不谈他不谈他——这个人打起仗来谨慎有余，胆力不足……

不谈他。好吧，你先回去吃饭、休息。”

毛泽东把彭德怀送出菊香书屋，说了一句：“你要好好想一想哟……”

“给我多少时间？”彭德怀停下脚步问。

“我不吝啬，给你——”毛泽东伸出两个指头。

“两天？”

“两个小时。”

四

晚饭后，彭德怀走到北京饭店寓所的阳台上。金秋之夜，北京长安街上，华灯初上，灯火阑珊，行为熙攘，四水马龙，一片和平景象。

来来往往的行人中，谁都不知道，就在那个宁静的时刻，中国领导层的少数几个人，已经做出了一项后来震动世界的重大决策。

彭德怀站在阳台上，透过夜幕向东方天际眺望。紫色的夜幕延伸到很远很远……

他清楚地意识到，开完会后，他已经不可能再乘那架伊尔一十八飞回西北，他恐怕将奔向相反的方向——东北。

“彭主席。”彭行怀的秘书小刘走上阳台，“中南海的电话。”

彭德怀返回室内，抓起电话听筒。

“怎么样老彭？两个小时——时间到了。”毛泽东浓重的湖南口音在他耳畔嗡嗡响着。

“我想好了，主席。”

“那好，君子一言……明天会上见。”

毛泽东挂了电话。

这天夜里，彭德怀躺在沙发床上，翻来复去睡不着。后来干脆把被褥、枕头搬到地毯上，还是辗转不宁……

第二天，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颐年堂继续进行，彭德怀的发言使大家为之一振：“……美国占领朝鲜，威胁我东北，又控制了台湾，威胁我上海、华东。它要发动侵略，随时都能找到借口。老虎总是要吃人的。什

么时候吃，决定于它的肠胃。我看，不同美帝见个高低，要想建设社会主义是困难的……”

“……我们常说，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要比酱主义阵营强大得多，我们不出兵救援朝鲜，那么怎么显示得出强大呢？为了鼓励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地侵略的民族民主革命，也要出兵；为了扩大社会主义阵营威力也要出兵……”

“……美国同我在朝鲜作战，它得速决，我利长期；它利正规战战，我利于对付日本那一套。我有全国政权，有苏联援助，比抗日战争时期要有利得多……

既便打烂了坛坛罐罐，无非等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没有什么了不起……出兵援朝是必要的！”

“好嘛，德怀同志的意见我看很好，”毛泽东说着从桌上拿起一封信扬起来道：“你们看，连傅作义先生都给我写信，认为应该出兵朝鲜，不然后患无穷——民产人士尚且如此，我们共产党人还怕什么？”

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对大家说：“我给大家通报个情况，我和恩来、少奇、朱德等同志都商量了一下，我们想让彭德怀同志率兵出征——老将出马喽！我也与德怀同志谈了，他慨然允诺！好吧，德怀同志，我谢谢你，中国人民谢谢你！你是临危受命哪……有你去我们就放心喽……”

散会时，高岗走到彭德怀身边，拍着他的肩膀笑道： “看来你还不服老哟！”

彭德怀仰天长笑：

“我是到死不服老……”

第四章

一

当麦克阿瑟的“巴丹”号座机于停晚时分在东京机场降落时，众多的新闻记者早已等候多时。飞机停稳后，从敞开的舱门进而走出身材颀长的麦克阿瑟，记者们涌向飞机舷梯，顿时，镁光灯闪烁，人群之上可见麦克阿瑟头戴的那顶软檐军便帽和那颇具传奇色彩的玉米棒子烟斗。

在从汉城飞回东京的路途中，麦克阿瑟一直沉浸在一种突如其来的巨大的喜悦中，尽管他不时默默抽着烟斗，面部淡然，不露声色。

仁川登陆奇迹般地成功了，进攻得手的那天上午他踏上了月尾岛，看见共产党军队已在月尾岛加修防御工事，不由得庆幸万分。他真是上帝的宠儿——幸运降临给他。倘若敌方这些防御工事能早些准备好，倘若他的登陆日期往后推延，那一切也许是另一种样子。不管怎么，他赢了。

麦克阿瑟命阿尔蒙德的第十军团急速向内陆推进，兵分两路：一路切断通往南方的交通线并夺取金波机场，此举有如切断敌军的颈静脉；另一路纵队向水原继续挺进。同时，他命沃克的第八集团军北流洛东江，展开猛烈进攻。战事进展顺利：金波机场攻陷，钳形包围形成，敌军仓促退却，一路上丢弃了大批的武器装备。当然，也有意外的情况：他的部队在汉城遇到了极其顽强的抵抗，使他过早地向新闻界得意洋洋地宣布的消息：汉城已被联合国军攻占——整整推迟兑现了一个星期。

不过，在他看来，这算不上什么丢面子的事，比起他已经取得的辉煌胜利来，这点小事不过是在他奔跑当中多迈过一条泥沟。一切顺利，世界各地的贺电纷至沓来。

最使他激动的，莫过于在汉城首都大厦，他亲手为沃克和阿尔蒙德佩上了十字勋章，传令嘉奖他们在仁川开展的钳形包围作战中所建树的功绩。还有那交回南朝鲜京城的仪式，更使他难忘：大厅里，坐满了联合国和南朝鲜军队的全副武装的士兵。从玻璃碎裂的敞开的窗户飘进硝烟和死尸的气味儿。他在军乐声结束后，向李承晚发表如下的话：“总统先生，我的军决们和我现在就要恢复我们的军事本职，而行政方面则归您和您的政府来履行职权了。”“我们敬佩您……您做为我们民族的救星是

当之无愧的……”李承晚握着他的手，哽咽地说，眼泪簌簌地往下淌。

直到麦克阿瑟的座机在东京机场降落前，他的脑海中还闪现着那一幕令他激动的场面。尤其是李承晚那张飘着长胡须的老者的脸，涕泪横流。而他——麦克阿瑟将军，以天使般的姿态，将他征服的南朝鲜土地和政权，交还给这个不久前还躲在大邱的总统手中。他的心中充满了自豪感。他体会到了上帝的幸福——上帝把幸运赐给如饥似渴的人们，上帝是救星。而李承晚称他是救星，而且当之无愧。他甚至体会到了做上帝的滋味儿。是的。他要做一个无所不能的上帝，他要交给李承晚的，不只是南朝鲜；下一个目标，他将进攻北朝鲜，肃清赤色共产党的残部，将三千里江山统一到李承晚的大韩民国旗帜下。到那时也许还会举行一个隆重无比的仪式，而那个仪式的主角仍然会是他麦克阿瑟……

现在，麦克阿瑟回想着这激动人心的一幕，走下“巴丹”事情座机，开始威风凛凛地回答新闻记者们的提问——“麦克阿瑟将军，据说仁川登陆的辉煌胜利，是由于您力排众议？是否白宫和五角大楼曾经不同意您的作战计划？”

“这次作战计划的实施确实遇到过阻力，但是我是战地最高司令官。”

“麦克阿瑟将军，据说您提前一个星期宣布占领了汉城？可当时汉城的战斗还在激烈进行？”

“战争中会遇到种种意外的情况，不过我要告诉您的是，几天以前，我在汉城首都大厦主持了仪式，将汉城正式交还给了大韩民国政府。现在汉城做为韩国首都已经开始恢复了它应有的生机。”

“您的下一个军事目标是什么？”

“我已向北朝鲜金日成发布投降令，如果达不到预期效果，那么我的部队将越过三八线，进抵鸭绿江，直到肃清北部的任何抵抗。”

“您认为苏联或是共产党中国不会介入战争吗？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曾经发表声明：一日美军越过三八线，他们将参战……”

“我认为周恩来的声明更多的意义在于衽一种政治恫吓。中共没有发动战争的能力，他们不具备相应的工业实力。而三八线没有什么军事意义，它不过是一条纬度线。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联合国军跨越它。”

“可是，据路透社报道，您的第八集团军的司令官沃克对记者说，他的部队将在三八线停下来，以等待联合国的命令——您是否也在等同样的命令？”

“不存在这种等待。我不知道沃克说过这样的话。我猜想，那一定是隶属第八集团军的英二十七旅的态度，因为英国首相艾德礼是不主张过三八线的。但是，我已接到五角大楼的明确指令。而且，最近我将召开军事会议，布置进军三八线以北的作战计划……”

“请问您构想的下一步作战工计划，是否还会有您擅长的两栖登陆作战？”

“这是军事秘密，无可奉告，不过我可以告诉诸位：这个作战计划已经成熟，它的核心主旨是：进攻。”

二

两天后，第八集团军司令官沃克、第十军司令官阿尔蒙德等战场指挥官从朝鲜飞到东京。麦克阿瑟在联军总部主持召开作战会议。说实话，麦克阿瑟对沃克宣布第八军的部队将在三八线停下来集结待命这一点感到十分气愤。这个过去曾在巴顿手下服役过的家伙总是妄自尊大，竟敢擅自决定第八集团军的行动。事实上，他已经早些天收到过国防部长马歇尔为此事给他拍来的电报。电报内容与他的既定方针是那么不谋而合：致陆军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电报（本人亲阅）：目前有报告说，第八集团军曾宣布韩国各师将在三八线停下来进行重新集结，关于这一点，我们希望你认识到，你在向三八线以北推进时无论在战术上还是战略上都不受限制。上面所提到的声明有可能会使联合国处境尴尬，因为在联合国里，人们显然不愿意出现必须对越过三八线进行投票的局面。相反，人们希望看到你在军 事上已证明有必要这样做。

马歇尔当然是对的。对于英国等一些盟国关于不必越过三八线的劝阻，只有采取这种办法。英国有英国的考虑——他们与中国有个香港问题，他们害怕一旦中共因联军越过三八线而介入朝鲜战争，会危及英国在香港的利益。面对这种形势，如果在联合国为是否越过三八线而争执起来，显然是多余而可笑的。“军事上已证明有必要这样做”——这就足够了。不需要任何声明或公开辩论，也不需要等待什么联合国的命令，待大军涌过三八线，迅速达到既定军事目的，一切已成事实，也就没什么话可说了。难道还要我们在一条检查员划定好的线上停下来，以便给

北朝鲜军队以重新集结的机会吗？这个沃克简直是乱添事端。应该召集一次军事会议，尽快将进攻北朝鲜的军事计划付诸实施。

现在，各路将军都接令赶到了东京。麦克阿瑟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宣布了他的作战计划。他说：“诸位将军，我认为我们每个人以后都不应该再涉及什么三八线的问题——没有任何限制，就象踢足球时可以任意越过球场中线一样，有本事的你就带球猛攻对方大门。现在我宣布如下简要计划：第一，沃克将军率第八集团军以现在兵力打过三八线，主攻主向是开城——沙里院——平壤轴线，目标是顾取平壤。第二，阿尔蒙德的第十军由我直接指挥，以现有兵力在元山实施两栖登陆，同第八军在朝鲜北部会合，对敌军形成包围……”

麦克阿瑟的计划令沃克感到大惑不解，他估计，仁川登陆后的钳形包围作战并没有将北朝鲜南部的军队全部歼灭掉，由于敌军在各个防守环节——尤其是汉城防御战中的拼死抵抗，使得很多部队和大多数不的高级指挥官逃离了联合国军的包围圈，加上北朝鲜正在动员和集结的预备役部队，如果有时间合编在一起，那将是一支令人生畏的抵抗力量。按照军事理论，处于目前的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就是紧追不舍。也就是说，在北朝鲜人能够气壕防守前，使用现有的全部联合国部队全速向前推进。现在第八集团军经过釜山数星期的围困和最近的反攻后，已精疲力尽，而且从釜山长途突袭至中部，补给也消耗殆尽，整个集团军散布在釜山至仁川的一路上。

但是阿尔蒙德的第十军却刚刚投入仁川登陆不久，同时迅速使第八集团军重新集结，获得补给，投入战斗。沃克和他司令部的参谋人员几乎认为麦克阿瑟肯定会这么干的，但是，又是一次与众不同——麦克阿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在这关键当口，却要把第十军调走，从海路运用往元山，而让疲惫的第八集团军担任主攻方向的任务，这肯定会使是进攻时间因种种准备不足而后推迟，从而让北朝鲜军队获得喘息时间。想到这里，沃克开口道：“总司令官，据我所知，韩国第一军正沿着朝鲜东海岸向北快速推时，所向无敌。可以肯定，在第十军从海上远程航行到达前，他们一定早就将元山攻克，从而使第十军在元山的两栖登陆变得毫无意义……，而且，元山登陆作战将继续分散我们的兵力，不如将第十军和第八集团军合为一股力量，合速向前推进。因为，您大概知道，我指挥的第八集团军现在迫切需要休整……而第十军锐气正盛，似乎不应该让他们从前线撤下来，再由仁川重新登船，然后航行到元山……”

“沃克将军，”麦克阿瑟对沃克的意见不屑一顾，“我要告诉你，目前

汉城的补给情况不足以同时维持第八集团军和第十军团，因此必须在东海岸——也就是我选定的元山建立一个新的补给进口港。因为仁川由于潮汐的原因　，每天仅能卸货五千吨，而釜山至汉场城的铁路已经毁于战火……所以，我选中了元山。还有，从战术上讲，元山可以在攻取平壤时从侧翼施加压力，同时也可保持半岛东边走廊的安全。我想等第八集军团在朝鲜北方会合时，再将统一指挥权交给你，而现在，就按我的计划办吧！”

麦克阿瑟说完，众人无言。谁还能说什么呢？他的决心已定，要知道，他是刚刚夺得仁川胜利的传奇式的英雄，而这个胜利几乎就是由于他力排众议、我行我素得来的，那么现在，谁又能说动他呢？

但是，外号“猛狗”的沃克不甘心，一方面是他有在欧洲战场曾在巴顿麾下建功的资历；一方面他始终认为麦克阿瑟对他不信任，因而他耿耿于怀，当然，最主要的量由是他认为这次他是正确的。于是，他开口说：“如果您做为战区最高指挥官已做了决定，我只好服从命令，但是，我提醒您，总司令官，您的作战计划，五角大楼批准了吗？”

“你是说参谋长联席会议？”麦克阿瑟一笑，叼起了玉米棒子烟斗，徐徐吐出一圈烟雾，“我倒希望布莱德雷再次对我的计划吹毛求疵，遗憾的是，这次同仁川不一样，布莱德雷，还有马歇尔和杜鲁门，他们对我的计划大开绿灯，因此，你就不用担心了吧，沃克？”

听到这些话，沃克等将军目瞪口呆，既然一切都安排好了，并且已获批准，还把我们从朝鲜叫到东京来干什么呢？难道仅是摆一摆总司令官兵威风吗？沃克确信，麦克阿瑟头脑发昏了，仁川的胜利使他丧失了正确的思维能力。他肯定在内心打着如下的算盘：与其从陆地进行单调而费力地跋涉，不如从元山两栖登陆，后者的前景要辉煌得多。报纸将再次以大字标题在敌后实施的迅猛、果断而致命的打击，并发表题为“当今军事天才”的社论。好的，这个异想天开的自大狂！沃克心里骂道。

后来的事实证明沃克的猜想是对的——麦克阿瑟的一厢情愿的作战计划没有收到他预想的辉煌前景，而且糟糕极了。首先，第十军从前线撤下，势必由仁川登船外运，而供给第八集团军的补给迟迟运不上岸。而且，仁川港造成了拥挤不堪的状况。麦克阿瑟被迫下令第七师向南行军二百英里，改由釜山登船外运。第七师在堵塞严重的公路上向南行时。而向北运送给第八集团军的物资都要为该让路。当第七师到釜山后，登船出航又要优先于给第八集团军运送补给品的工作，结果麦克阿

瑟在仁川和南部公路以及在釜山都造成了后勤补给的极大混乱。第八集团军迟迟得不到补给，无法迅即向北推进；而第十军才好不容易上船运行到元山，却又因排除水雷耽误了半个月才从元山登陆，而这时，南朝鲜军队第一军早在二十多天以前就攻下了元山，并且向北挺进。麦克阿瑟的又一次辉煌的两栖登陆作战的计划便这么不光彩地泡了汤。

多少年以后，布莱德雷还在为麦克阿瑟的那次指挥失误懊悔不已。他甚至说，假如提出那个作战计划的是指挥学院的某一名少校的话，那名少校一定会在哄笑中被赶出课堂的。他还说，假如不批准麦克阿瑟的作战计划而给他发现这样的电报就好了：取消元山作战，派第十军实施“穷追”，将第十军和它的战术支援空军加强给第八集团军……假如……——这位事后聪明的布莱德雷同样犯了一厢情愿的错误，他在提出这些假如的时候，还不包括如下的因素，那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参战。事实上，即使当初麦克阿瑟没有昏头昏脑地拟定那个元山作战计划，而代之以布莱德雷事后提出的种种“假如”，其结果也一定不会强多少。因为那时候，毛泽东派到江北去的十三兵团，已在鸭绿江边集结两个多月了。

三

已是傍晚时分，麦克阿瑟还在东京第一大厦六楼他的办公室进而来回踱步。日落后的窗子渗进一些灰白的光线，映在他的额镂深纹的脸上，这张脸上好象罩了一层阴影。

麦克阿瑟年已七十岁，但身体依然强健。这也许是他每天早晨坚持做健身操的缘故。踱起步来，虽然步履缓慢，但结实有力，居然看不出七十岁人的老态。

他的办公室房间不大，装有空调设备，胡桃木镶壁显出几分东方的典雅。屋里摆有一套舒适而并非豪华的皮面沙发。一张普通的长桌上蒙着绿呢台布。靠墙的玻璃书橱里摆了许多军事理论和军队条例的书籍。还有一张小烟桌设于墙角，上面陈设了五十个各式各样的烟斗和一只木质烟丝碗。墙壁上悬挂着华盛顿和林肯的画像。

在林肯的画像下面挂着一张字幅：假如要我去解释——不要说去回答——所有对我的攻击，这个铺子还不如关了去干别的生意。我尽全力去干我知道怎样干和我能干的事情。我打算这样一直干到底。如果结局对我是美满的，别人攻击我的话就一文不值。如果结局对我是悲惨的，

即使十个天使担保我是正确的也无济于事。

有一点与众不同的是，他的办公室里没有装电话。目的是为了防止不必要的干扰——必须来请示他的事情要通过他的心腹惠特尼允许才会来敲他办公室的门。他就经常独自一人幽闭在这间与外界隔绝的办公室里，阅读一些公文和信件，抑或是在陆军发的灰色地毯上来回踱步，思考着一些重大问题。——他就是这样在东京遥控指挥着朝鲜战场上的部队。

在这个秋日黄昏时刻，他没有急于回他的位于大使馆的私人官邸和妻子共进晚餐，而是抽着玉米棒子烟斗，踱着步，等待着他的司令部情报处处长威洛比的到来。

他恍惚觉得有一丝不安的阴影掠过他的心头，但这丝阴影又那么飘飘忽忽，令他捉摸不定。

就在刚刚十几分钟前，他看到了威洛比的情报处向他呈送的一份情报，这份情报确认：中共部队正在满州集结，估计有四十五万人。在满州计有中共部队三十八个师，其中九到十八个师正集结在鸭绿江沿江的各个渡口。中共部队的调动应被看做是进入朝鲜战场前的必要步骤……

——这是怎么回事尼？一个多月来，类似的情报纷至沓来，难道中共的部队果真要采取什么愚蠢的举动吗？麦克阿瑟感到非常不理解。他觉得如果在仁川登陆以前，中共部队若是参战，那倒是个绝对时机，但是现在，北朝鲜部队已是残兵败将了，联合国军已在举向三八线以北进攻，中共只靠那些没有海空军配合的步兵参战，又能有什么作为呢？

“当当当”——威洛比来敲门了。

“请进。”麦克阿瑟对窗口说。

威洛比——一位身材稍显臃肿的人走进，看见了窗口灰白的光线里，麦克阿瑟瘦长的背影。

麦克阿瑟有意背对威洛比站了几秒钟，之后猛然转过身来，用手指点着桌上的那份情报打印件，对威洛比说：“你的情报处象接力赛跑似的不断给我办公室送来这种情报……”

“您是说中共部队可能参战的情报吗？”威洛比问，“这些情报是可靠

的，将军。”

“我找你来，是想问一下这些情报的来源，”麦克阿瑟挥着烟斗，“搞清了来源，然后再谈它是不是可靠……”

“来源……当然，一部分靠我们的各种侦察手段……”

“另一部分呢？我想知道的是另一部分！”

“看看，这就是我要问的，”麦克阿瑟又开始在地毯上踱来踱去，“台湾情报部门？那个福摩萨小岛上的当权者当然希望看到那种情况，他们希望中共部队介入朝鲜战争，以便借用我们强大的联合国军的武装力量，摧毁中共部队……”

“但是，这些情报是中国国民党安插在大陆的众多的特工人员的努力结果……

这也许是他们的亲眼所见？”

“好啦威洛比，我们不要争论了。假如我确认这些情报的可信程度，那么，我问你，中共部队有没有空军？”

“他们的空军正在组建，将军。”

“他们有没有海军？”

“也正在组建。”

“他们的陆军有没有坦克部队？”

“微不足道。”

“陆军的火炮装备如何？”

“微不足道。”

“那么好啦威洛比，”麦克阿瑟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这样的部队，只靠着步枪作战，在联合国军的现代化武装力量面前，他们的能战的前景会是什么呢？只能是招致一场大规模的屠杀——战场将变成屠宰场，尸横遍野，鲜血将河流染红……”

“是的，将军。”威洛比赞同道。

“你认为中共会这么干吗？”麦克阿瑟问，之后自答道，“不，他们不会的。

我预测，中共不会参战，倒是俄国人有可能会介入，不过，目前还没有更多的迹象说明这一点，我们应该不给俄国人介入的口实，前些时候，我们的空军轰炸了距苏联和朝鲜边界十七英里的罗津，引起国务院的强烈抗议——他们害怕此举会惹怒俄国人……他们的担心是对的，只有俄国才会给我们造成真正的威胁，但如果俄国介入朝鲜战争，那将是美苏全面战争的开始。而中国人呢，他们真实的意图据我猜想是：想在朝鲜拖住我们，然后从南方进攻福摩萨——那个岛屿才是他们的真正企图。但是，威洛比，美国是不会放弃福摩萨的，它的位置好比是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在对共产主义势力的斗争中，这座岛屿对于我们的胜利会起到举足轻重的的作用……”

麦克阿瑟踱来踱去，又开始滔滔不绝地演讲，而情报处长威洛比只好不情愿地再次充当一名忠实听众的角色。

“告诉你威洛比，我预料朝鲜战争不久将结束。而一旦中共部队发动对福摩萨的进攻，我将立刻赶去该岛，亲自指挥对中共的反击，我会让中共的部队遭到惨败，也许会导致辞中共军事的总崩溃……”麦克阿瑟停下脚步，微笑着对威洛比说，“我时常在昨睡前祈祷，希望中共会这么干……要真是那样，上帝可就再一次成全我啦……”

“您说得对，将军，”威洛比恭敬地说，“请允许我说一句恭维的话：我太钦佩您了，将军！”

“好吧，让我们去吃晚餐吧。”麦克阿瑟挥了挥手，结束了演讲。“也许今晚会有什么精彩的足球赛让我们一饱眼福？”

这天晚上，麦克阿瑟没有看到他喜爱的足球比赛，但即接到华盛顿决策当局发来的一封他喜欢看的电报——今后，一旦中国在朝鲜任何地方公开或秘密投入大部队，你无须事先声明，应根据自己的判断继续进行作战行动，前提是你指挥的部队在作战或成功的机会较大。在任何情况下，你在对中国领土的目标采取军事行动前，应获得华 盛顿的批准。

第五章

一

凌晨三点多钟沈阳火车站的月台上亮起了灯光，一辆专列停在靠月台最近的轨道上。此时，月台上正匆匆来往着许多身着黄军装的解放军官兵，这些人中大多数是在即将组成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指挥机关中担负某项工作的机关干部，他们面部表情严肃，甚至紧张，正在专列附近清点人员和各种物资，上上下下地向列车里搬运电台、行李、武器装备以及其它物资。晚秋的寒风从辽远的荒原上呶啸而至，将月台附近的杨树上的最后一批枯叶袭落，吹卷到月台上，拍打着这些即将出征的军人们的腿；沙粒击打着军人们的衣着单薄的身子，告诉他们：寒冬将至。

然而这些在最近几天内被仓促召集起来的军人们，似乎并没有感到东北深秋凌晨的寒冷，紧张和匆忙使他们又象投身于不久前才悄然告别的战争生活。于是月台上只听见匆促的脚步和杂乱而急促的吆喝与询问声。比起未来战争的严酷，寒冷的早晨又算得了什么？

这是一九五零年十月十一日的凌晨。

当月台上的紧张忙乱差不多就绪的时候，军人们也都按规定的位置登了了列车。

这时，月台上昏黄的灯光显得有些发白发淡了——东边天际已泛起最初的晨曦，干冷的寒风依然呶哨着，在变得空旷的月台上打着旋儿。这时候，几辆吉普车鱼贯开上月台，在专列附近停下。从第一辆车上走一个身材魁梧的人，他就是刚刚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彭德怀。

几个机关负责同电上前向彭德怀报告：所有的人员、装备、器材和车辆均已上了火车。

“电台呢？”彭德怀问。

“七部电台都上了火车。”有人答道。

“能立即开展工作吗？”彭德怀又是问。

“没问题，挑的都是有经验的老同志！”

“那我可得感谢你哟，高岗同志！”彭德怀转身向从别一辆吉普上走下来的高岗笑着说。

“一切为了前线。”高岗点头说，“有人出人，有物出物。”

“那好，上车，立即出发！”彭德怀下令之后，他和前来送行的高岗、李富春、贺晋年等东北军区和东北局的领导同志一一握别，登了了列车。

列车开动了，彭德怀在车窗口向送行的同志挥手告别，大声对高岗说：“大军未动，粮草先行——我志愿军的后勤供应可就靠你啦，高老板！”

高岗笑着向他招手，也不知听清他说的话没有，随即，列车轰鸣声开始急促，车站建筑物一一从窗前退后。这时候，沈阳市区的人们还在凌晨香甜的睡梦中，居民住宅区灯光很少，屋影幢幢，几盏街灯泛着淡淡的晕光。军列开出沈阳，穿行在东北平原上，奔向鸭绿江边的重镇安东。

列车行进中，彭德怀稍稍回顾了一下几天来的工作情况，感到是一种从未有过的仓促上阵，种种必须办的事纷至沓来，让他应接不暇。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他迅即给西北局的领导同志拍去电报，告知中央对他的工作“另有安排”，随后又命他的随行秘书立即回西安，他将西北的军政工作的交待事项写成一信交秘书带回，当然也没忘记给清安修同志捎去一信，告诉她，他将去完成中央交给的一项重要任务，恐怕暂时回不了西安，站她安心等候他的消息。

十月八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正式下达命令，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命彭德怀率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出动，协同朝鲜军民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毛泽东任命下达的当天，彭德怀便飞到沈阳，住到了东北局三经路招待所。连日来，他与高岗研究工作准备情况，筹建志愿军司、政、后指挥机关，与有关人员谈话，并会见金日成派来的联络员朴一禹，商谈志愿军入朝的有关事项。召开志愿军军以上的干部会议，进行战前动员。……直到十一日凌晨他上了开往安东的火车，才算稍稍喘了口气。

“八到十一号，真正工作才两三天，马不停蹄呀！”彭德怀暗自叹道。

这次率兵出征，不同以往。美军陆海空三军，现代化装备，而志愿军基本上还是“小米加步枪”，加上异国作战，地理民情不熟，言语不通，而且朝鲜已受到战争的严重破坏，部队作战所需的物资绝大部分不能靠就地补给，要依靠国内供应，这就愈加加重了后勤方面的困难。而且不管有什么困难，也必须打胜这一仗。彭德怀深感责任重大，连续几天他都没睡够三个小时，眼睛布满了血丝。现在上了火车，脑子还发晕发沉，但奇怪的是，连个盹儿也不打不着。

他将头靠着椅背，眯着眼，想休息一会儿。片刻，又睁开眼，让把作战处长丁甘如叫来，问他抽调来的机关人员组织好没有。

“我们正在一个一个登记……”丁甘如报告说，一边晃着手中的笔记本。

“哎呀，你这个同志，这要搞到什么时候？要快，让他们个人写好，交上来，然后把这一百八十多人分到各个部门，你们研究一个各科负责人名单，报我批准！

非常时期嘛，怎么能按部就班呢！”

丁甘如答应着离去。半个小时后，他拟好了名单，将每人的原工作单位和职务以及姓名年龄等写清，分编到作战、机要、通信、后勤、政工、管理等部门，并提出了各部门负责人名单，交给了彭德怀，彭德怀看过后，说：“好吧，暂时先这样吧。”

彭德怀忽然想到：十三拴团指挥机关不是样样齐全吗？目前的志愿军部队，只有十三兵团在第一线，九兵团还未开到。干脆不如将志愿军指挥机关和十三兵团指挥机关合为一处，岂不更精干吗？这样可以使工作更顺利开展。而且，十三兵团司令员邓华将被任命为志愿军副司令员，兵团其他领导人也都将在志愿军指挥部担负相应的领导工作，那么，十三兵团机关应顺理成章并为“志司”的领导机关。此事应尽快报告毛泽东同志。想到又解决了一个问题，彭德怀感到稍有欣慰。三天以前，他还是个光杆司令。独自一人从北京飞到沈阳，而现在，那种火烧火燎的焦灼感已开始缓解了。

彭德怀想起他刚从北京飞到沈阳时，高岗来迎，笑着对他说：“彭司

令员，走马上任啦？”

“我这个刚下命令员，现在还是一个光杆司令，我还得跟你高主席要人哩！”

“哈哈哈……”高岗听后大笑起来，“你先别忙，大将军临危不乱，举重若轻，走吧，到我家，我给你摆酒宴，给你接风……”

“我看免了吧，我现百火烧屁股，坐都坐不住，哪有心思喝酒？”彭德怀摇头道。

“你这就不对了，饭还是要吃的嘛。”高岗说着，把彭德怀邀进了轿车内。

轿车开向市区。彭德怀问高岗：“总后说调给一批运输汽车，还有十辆炮兵牵引车，现在运到没有？噢，还有西南局邓小平支援的两千名司机和十辆卡车……”

“到了到了，”高岗答道，“中央指示我们东北军区负责志愿军的后勤供应，我已找到李聚奎开了会，该布置的都布置啦……中组部为东后机关调派了两千名干部，其中大都是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同志，光是处、科级以上的干部就有二百多名，现在都已被分到各个部门，也有的被派往后勤分部和新增设的五个兵站……”

“老兄呵，毛主席让我有什么困难找你解决，你可不要嫌我彭德怀老向你伸手哟？”

彭德怀笑道。

“你放心，中央的决定我一定照办，”高岗笑道，“我哪里敢怠慢你老彭，你是有上方宝剑的嘛！”

“你莫开玩笑，军情如火，我真是坐不住呀！我看，这顿酒还是免了吧？”

“那可不得，我要不管你彭德怀的饭，有一天毛泽东会怪罪到我头上的……

你放心，你电报里说的几个事我都安排了，‘志司’筹备人选已经陆续报到，这两天你就可以跟他们分别谈话，交待任务……”

“先头部队需要至少两个月的粮食和十个基数的弹药……”彭德怀依然不放心，“还有部队需要的冬装也该立即发齐……”

“你老彭真是个急脾气，”高岗不悦道。“总不能让我高岗去扛弹药箱子吧？

让你放心你就放心，粮食、弹药和被服都已前运，我还让后勤的张明远副部长成立了后勤前指，到时随你的部队一起行动，昨天李聚奎告我，他正在扩建一百个后方医院，抓紧配备药物和医疗器材……”

“好，不过，我还是得说，要保证铁路运输的畅通，指派专人负责……”

“这个更没问题李聚奎都想到了，昨天他还说已经动员组织了一支数万人的运输队和担架队，李聚奎是你的老部下，你还不放心吗？”

车子开到高岗家的小楼前停下。彭德怀说：“你的酒席我彭德怀吃不起哟，还记得延安那一盆海参吗？”

“哈哈哈……”高岗笑道，“你老彭可是好记性，不提它了，不提它了，今天是家宴。”

“那你答应我一条：我是只吃肉，不喝酒，你莫要劝我，我喝了酒要误事……

今天晚上还要见朝鲜来的同志……”彭德怀正色道。

菜的数量种类不多，但很精致、名贵，有熊掌和山鸡等野味。彭德怀看着桌上的菜说：“你给我吃这些好东西，我怕是要先甜后苦喽。”彭德怀摇头道，“到了朝鲜，你能保证我不饿肚子，我就给你烧高香了……”

“你这个人总是爱在饭桌上发言论，”高岗揶揄地说，“又是一百斤小米？”

彭德怀知道高岗说的一百斤小米指的是什么，但他摇摇头，没说什么。

四三年冬，彭德怀咽延安开会。有一天，任弼时约他参加西北局财经会议，会后有丰盛的午餐。彭德怀才从敌后来，日子苦惯了，看到西北局的午餐如此丰盛，感到铺张。当时高岗也在坐。高岗对彭德怀

说："尝尝海参，这可是好东西，大补呀！"

"这东西很贵吧？"彭德怀问高岗。

"嗯，这盆海参恐怕值一百斤小米呀……"高岗说，"来，吃，这海参营养价值高。"

"嗯，"彭德怀叹道，"这桌酒席够一个农民一年的费用啦……你说营养价值高，我看太浪费，要是把买这海参的钱用来养鸡，生出鸡蛋要多少？那营养价值比这盆海参的价值不知高多少倍。现在是开财经会，我看从财经的观点看，吃这盆海参不合算的……"

听到彭德怀这番话，任弼时笑道："没想到你老彭还很会居家过日子哩，你讲得有道理……我看你不只会打仗，将来还会理财……"

"彭德怀讲的虽然有道理，不过——"高岗吃了一口海参，咽下后，说，"你老彭这是农民的财经思想，我看是狭隘……"

"我就是个农民，当然是农民思想……"彭德怀不悦道。

"革命应该用工人阶级的思想……"

"吃海参就算工人阶级思想？那革命搞不成！"彭德怀大声说，"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忘了穷苦农民！"

"好了好了，吃饭吃饭，"任弼时说，"海参没有思想，关键看我们怎么对待……"

彭德怀闷头大吃起来，而且满满盛了一大勺海参倒进自己碗里。

"你还是很喜欢吃吗？"高岗笑道，"我以为舍不得哩。"

"你不是说有营养吗？"彭德怀边吃边说，"共产主义嘛，大家都营养一下……"

哈哈哈——众人一阵大笑。

从延安那盆海参，到高岗现在请他吃的熊掌，一晃过去了七年……七年呵，中国土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夺取了全国政权，但是，广大的贫苦农民并没有富裕起来——土地改革刚刚在全国展

开，而且，马上又要抗美援朝，出兵朝鲜，这必须会加重人民的负担……有什么办法呢？我们是想抓紧建设社会主义，但是人家不让你安心生产，打到了你家门口，你怎么能对人家说：你先别打，等我都准备齐了，咱们再打？没办法，只有靠小米加步枪，勒紧裤带上战场啦……

想到这里，彭德怀对高岗说："那一百斤小米的事就莫提啦……我想起有人建议，志愿军出国作战的干粮，应该多搞些炒面，这东西便于携带，不怕冻干……也不会坏……要防备到了朝鲜没办法生火做饭——飞机到处轰炸呀……"

"嗯，你说得对……"高岗点头道，"我看明天的军以上干部会议上，把这件事也做个安排……"

"明天的会是你的主讲呵！"彭德怀说，"你可要好好给大家鼓鼓劲。"

"你多讲讲嘛，你是志愿军令员兼政委，你该唱主角嘛……"

"你不要推哟，这是毛主席交待的，以高岗为主，以我为辅，对志愿军的军以上干部进行作战动员，你不要让我唱独角戏……主席还说，你对'四野'的干部很熟，有威信……"

"那好嘛，"听彭德怀如此说，高岗一笑，脸上露出自负的神情，"明天的会我先讲，你再讲。"

第二天的干部动员会是在东北军区第三招待所会议室召开的，十三兵团的领导邓华、洪学智、韩先楚、解方、杜平以及各军的军长、政委都到齐了。高岗宣布开会。首先由邓华宣读中央关于志愿军入朝参战的决定和军委对志愿军领导的任命，接着由高岗和彭德怀先后讲话。说实话，彭德怀对高岗的讲话，感到有点吃惊：这个高岗，怎么把他对出兵朝鲜的不同意见也端了出来？要知道，这是作战动员会，又不是出兵朝鲜利害得失的讨论会，既然中央做出了决定，你高岗还谈个人的意见干什么？

"……当然，我也可以告诉大家，中央对出兵朝鲜的问题，是有不同意见的……

比如我吧，就有些不同的考虑，在政治局扩大会上，我都谈过了，就不多说了，现在既然中央做了决定，那我们就要坚决执行，中央决定

东北局负责志愿军的物资供应，那我这个东北主席也表个态：当好志愿军的总后勤……”高岗讲到这里，指着彭德怀说，“老彭敢挑这副担子可不容易，他的本事你们大家也知道——彭大将军嘛！实话告诉你们，他是十大四号被中央调到北京，几天后就到了沈阳，也是仓促上阵。原来，毛泽东想让林彪去朝鲜，他对‘四野’熟嘛，可是林彪有病，去苏联治病去了，现在，德怀同志来也是一样，人们大家要坚决服从他的指挥、令行禁止……德怀同志有些担心，他昨天私下告诉我：要是林彪好了，还是由他带兵去朝鲜更合适……我对德怀说：既然中央信任你，点将点到你头上，你就干嘛，‘四野’的同志欢迎你来，你们说对不对？”

与会的同志都笑了，当然是一种善意的和理解的笑。不过彭德怀还是觉得高岗不该把这些话端到会上。他昨天和高岗讲那些话，无非是想让高岗把“四野”的情况多介绍一些。因为入朝初战，主要是靠“四野”的部队打，不了解部队的情况怎么打？并不是因为十三兵团不是他“一野”的老部队，他就不敢来，而且，他当年平江起义的本团底子，不就在三十八军嘛？怕个鸟！我就不信指挥不了“四野”……

高岗讲完后，彭德怀也发了言，他说：“高岗同志刚才将了这一军。‘四野’是能打仗的，能打大胜仗；林彪同志曾经指挥你们打了很多胜仗嘛，攻锦州、克天津、辽沈、平津两大战役，功劳不小，梁兴初，你那个‘黑山阻击战’就打得不错嘛！”

梁兴初站起来，摆了摆手：

“不敢不敢，在彭老总面前，我是个小卒子……”

“你现在当三十八军的军长，这是个老部队，有我‘平江起义’的老底子，又是‘四野’的王牌军，怎么样，现在部队的状况？”

“很好，”梁兴初答，“一声令下，立即出动！”

“好嘛，你坐你坐，”彭德与说，“我这些年搞‘一野’，在西北打仗，对‘四野’的情况不熟，要靠你们大家嘛……以后不光是‘四野’——现在就有华北的六十六军嘛，宋时轮的九兵团正往上开，以后还有十九兵团、二十兵团，还有陈赓的三兵团，五湖四海，我彭德怀光杆司令一个，能行吗？要靠大家。刚才高岗同志讲了出兵朝鲜的意义和必要性，当然中央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事关重大嘛，你们知道也好，这就是说，党中央、毛主席下这个决心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大家的责任更重大，一

定要打好！我们也不要把美国部队看得太了不起，八百万蒋介石的军队，也都是美国装备的嘛，不也是我们手下的败军吗？我看，能打败徒弟，师傅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也不能轻敌，美帝国主义不是宋襄公，它不会愚蠢到这一步——等我们摆好了阵势他才进攻，美军机械化，前进速度很快，我们必须抢时间。今天是十一号，十三号以后，各军和炮兵、工兵、后勤部队，都必须做好准备，要保证一声令下，立即跨过鸭绿江！”

……那天的动员会议之一，彭德怀又如集了一些部队干部座谈，了解部队的训练和思想情况。有个干部提了个问题让他感到有些不安——那个干部冒冒失失地问他：“彭总司令，我有个问题不可理解，说出来你可别怪罪我……”

“你说嘛，还怕我割了你的舌头？”

“彭总，你是西北主席，高岗是东北主席。东北离朝鲜最近，可是东北主席不愿出兵，你西北主席怎么主张打呢？”

“不管是东北，不是西北，都得服从中央决定！”彭德怀厉声说，“有不同意见是正常。高主席不是会上也说了吗？既然中央做了决定，那就要坚决服从！没有二话！”

军列在通往安东的铁路线上奔驰着。阳光从车边窗口照射进来，车厢里有了些暖意。彭德怀回想着几天来在沈阳的前前后后，终于长舒了一口气，心想：离京赴沈阳前，毛泽东曾叮嘱他要注意同高岗搞好关系，因为在朝鲜作战需要靠东北的物资……毛泽东讲得很对。看来，这个要求他办到了。于是他又想起今天凌晨离开沈阳车站进，高岗面对他的车窗，高高扬起的手臂……

忽然，彭德怀觉得高岗扬起的手臂好象是在空中划了一个问号：我的后勤供应没问题，但是，你呢，有把握吗？

“彭总，吃点东西吧，”一个参谋拿来一包饼干，警卫员给他端来一缸茶水。

彭德怀吃着饼干，喝了几口茶水，从车窗眺望着东北的田野：到处是灰褐色的田野和当地人称为“柳毛趟子”的柳树林，低矮的农舍远看象堆在地上的几块土坯……

朝鲜的地形怎么？尽是秃山呢还是树木茂密？虽然金日成派来的朴一禹同志已经将部分情况给他做了介绍，但他心里还是不踏实。是呀，高岗不止一次问过他：有把握吗？每次，他都没有向高岗做出肯定的答复。摸着石头过河呗，总不能仗还没打，敌人还没照面，就大言不惭地说胜利在握？谁敢说有把握？按说林彪去朝鲜比我彭德与更合适，他怎么不来呢？记得离开北京前，他曾问过毛泽东，为什么不叫林彪去？第一次毛泽东没有正面回答；第二次问他，毛泽东说：原来是考虑过林彪，但他对出兵朝鲜有不同看法，跟他谈，他后来递了个傅连嶂写的病情诊断书，要求去苏联治病。总不能让他不生病吧？不过，我看他的病是在这里——毛泽东指着自己的脑袋说，他是害怕打不赢麦克阿瑟，失去了他”林总“的威信，他是脑袋里有病……

是呀，林彪怕打不赢，高岗担心没把握，那么他彭德怀敢打保票？他又不是三头六臂，无非是一凭信仰，二靠部队，豁出去啦，打！

彭行与决定按毛泽东的部署，到安东后，立即召开师以上干部动员会，之后大军开拔，他要将指挥所移过鸭绿江，设在朝鲜的德川，以便指挥部队在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德川、宁远公路线以南地区构筑防御工事，准备迎击敌人，争取初战的胜利。

但是，彭德怀没有想到，他刚到安东的第三天晚上，正在准备次日过鸭绿江的事宜，机要参谋便给他送来一份毛泽东刚刚拍来的电报： 彭高、邓洪韩解：（一）十月九日命令暂不实行，十三兵团中部仍就原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二）请高岗德怀二同志明日或后日来京一谈。

毛泽东

彭德怀抽着烟，把这封电报看了好几遍，思索良久。看来情况有变，而且一定是紧急情况，不然不会改变十月九日向朝鲜境内出动的命令，并且还让他和高岗返回北京……

箭已上弦而又不发，是什么原因呢？

彭德怀猜不透。

第六章

一

十月中旬的莫斯科，城市建筑和街道已披着一层银白色的雪衣。市区中央的克里姆林宫的浅灰色塔楼在号叫的寒风中，俯瞰着寂静无人的宽阔的红场。已是深夜时分了，高高的克里姆林宫的宫墙内，一座小楼的二层楼的一个房间还亮着灯光，那是苏共中总书记约.维.斯大林的办公室。

此刻，在宽敞而明亮的办公室里，气温适度，斯大林和外交部长维辛斯基正在等待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部与兼外交部长周恩来。

“这么说，周恩来这次来莫斯科，是要和我们谈空军支援的问题？那么在中国志愿军入朝的问题上不会有什么变化吗？维辛斯基同志？”

“我想不会的，斯大林同志……”维辛斯基坐在一张长桌边的椅子上，思虑地说，“毛泽东已下决心参战，这从他十月初发给您的电报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在他下这个决心的时候，并没有一定要我们出动空军支援做为先决条件，所以……”

“是这样，维辛斯基同志——”斯大林在办公室的地毯上踱着步，“我们可不可以假说，在中国领导层内部，对出兵援朝的的问题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比如说——周恩来？”

“我想这种可能是会存在的，但是，”维辛斯基在椅子上扭动着身子，换了一种更舒服的姿式，“但是从前我们和毛泽东的接触看，他是个很有决断力的领导人，不易被别人的意见所左右，而且，由于他亲自指挥的对蒋介石军队的解放战争取得了迅速而巨大的胜利，使他的威信在中国共产党内部达到无人可比肩的程度……

周恩来引次到莫斯科，肯定是毛泽东派他来寻求我们的实际支援……”

斯大林从办公桌上拿起他的烟斗，慢慢地装着烟丝，点着烟斗后，他又开始在地上来回踱着步，旁若无人。

斯大林——这位曾经亲自指挥苏联人民及其军队粉碎了德国法西斯

对苏联领土的野蛮武装入侵，胜利地保卫了祖国的领土，保卫了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胜利果实的伟大人物，如今已显出衰老，他的向后梳的头发已变得灰白，而且稀疏，前额与头顶相连的部分已经秃谢，并且他的脸色似乎也因嗜酒的缘故而透出一种铅灰色。

只是他那一双永远沉思与洞察的眼睛，依然炯炯有神，显出犀利与智慧的锋芒。

斯大林踱到墙角一只小桌旁，将桌上的一只大地球仪用手轻轻动了一下，地球仪缓缓旋转着，斯大林嘴里喷出的烟雾悄悄地弥漫在地球仪周围的空间……当地球仪不再转动的时候，斯大林的目光停在东亚地区的朝鲜半岛上。

怎么回事呢？斯大林沉思道：是斯大林同志自己搞错了呢，还是杜鲁门的神经过于脆弱？谁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的时候，在欧洲和亚洲的许多地区，就面临着从德、意、日法西斯的魔爪中解放了的国家恢复什么样的政权的问题，诸如波兰、意大利和东欧诸国；在亚洲，则有越南、朝鲜等国。无论在美、英、苏三国首脑的谈判桌上怎么明争暗斗，最后的结局还是一个，那就是到底是苏联还是美国控制着那个刚刚解放的国家，在苏联军队解放的土地上，毫无疑问，坚信共产主义的斯大林当然要扶持民族解放和独立的进步运动，摆脱新老殖民主义的统治，建立人民的政权；否则就相反。比如，美军单独占领日本，则导致了日本的美军基地化。而朝鲜呢？斯大林看着那条将朝鲜半岛一分为二的纬度线，觉得这根细细的而又清晰的线紧紧牵着他的神经。不错，在北朝鲜的后方，那片广阔的中国领土上，已经建立起共产党的政权，这是让人感到意外的，以前斯大林曾经以为美国会干涉中国的解放战争，派军队与中国共产党作战，但是那种事情没有发生。可是朝鲜的事情就没有那么顺利了。

斯大林当然不会轻易地相信美国力务卿艾奇逊在十个月前讲过的话，这位国务卿把美国的战略防线从阿留中群岛划到日本，之后延伸到硫球群岛，一直划到菲律宾……照艾奇逊的说法，美国的防线已把朝鲜半岛和台湾排除在外。这当然是不可信的。实际上，美国一直在加强南朝鲜李承晚政府的武装力量。问题是，采取间接的方式援助和直接派兵参战显然不同。难道杜鲁门发疯了吗？公然入侵一个主权国家，干涉该国内战，不惜冒打一场世界大战的风险吗？是杜鲁门估计苏联不敢那么做还是他决心与苏联见个高低？

雅尔塔会议期间，美国前总统罗斯福曾非正式地与斯大林谈过战后的朝鲜问题。

从历史上看，朝鲜是个曾国一度依附于中国的王国，而在十九世纪末的中日战争后，朝鲜便受到了日本的统治，继而到二十世纪初，日本吞并了朝鲜，把它当成日本一个省份。斯大林对罗斯福提到了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的开罗会议，那个会议发表的宣言中，罗斯福、蒋介石和邱吉尔都同意在适当的时候，使朝鲜独立。斯大林说，开罗宣言中提到朝鲜应当获得独立，那是正确的；当然，在朝鲜能获得完全独立以前，应该有一段准备时间。寻个时候，罗斯福对斯大林谈到战后朝鲜的托管问题，建议由苏联、中国、美国来负责对朝鲜的托管。斯大林认为应当请英国一同参予托管事宜，并说托管的时间愈短愈好。于是就形成后来的四国托管朝鲜的政策。

问题是，托管之后朝鲜向何处去？事实上，从一开始就意味着在这个问题上将无法一致。而美、苏在以三八线为界实施对朝鲜的军事占领后，这个问题变得更复杂。在三八线以南，美国继续利用日本遗留下来的政府机构进行统治，扶植李承晚，一手操纵成立起大韩民国，这必将导致朝鲜的长斯分裂局面。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劳动党曾经为解放自己的祖国进行了长斯的浴血奋战，而当胜利之际，美国却将一个大韩民国强加给朝鲜，企图以大韩民国的政权来统一朝鲜，这当然不是金日成也不是斯大林所能接受的。毫无疑问，斯大林支持金日成领导的祖国解放战争。但是朝鲜的事应由朝鲜人自己解决，决不能给帝国主义以苏联背后支持的借口而挑起对苏的全面战争，从而引起一场世界大战，因此，朝鲜内战爆发时，斯大林下令从朝鲜人民军中撤回了苏联方面的军事顾问。然而，美国却赤膊上阵，悍然出动陆海空军介入朝鲜内战，却以联合国的名义谴责金日成侵略大韩民国……真是滑稽，难道还有一个国家自己侵略自己的说法吗？斯大林非常清醒，在对德、日法西斯的战争中，美英和苏联暂时携手合作了，但那是暂时，一旦消灭了德、意、日法西斯，世界上便会形成美、苏对抗的格局，于是战后他刻不容缓地恢复发展苏联的经济和国防建设，并且成功地爆炸了自己的原子弹，打存了美国的核垄断……现在，美国已经从朝鲜半岛发动了对共产主义阵营的进攻，而且，仁川登陆后，更是凶焰万丈……怎么办呢？需要制止侵略，维护和平，可是，苏联军队如果一出动，恐怕将导致世界大战，特别是，美苏双方都掌握着核武器，所幸的是，毛泽东给他解决了这个难题，中国决定派志愿军参战，这就将扼制侵略军的嚣张气焰，同时又给避免美苏直接对抗增加了可能性。

“维辛斯基同志，”斯大林从地球仪旁踱开，对维辛斯基说，“我们是不是再看一看毛泽东十月二号拍来的那份电报？噢，就在我的办公桌上，请您把它读一遍吧。”

维辛斯基从斯大林办公桌上的卷宗里找出那份电报，用一种没有必要的十分响亮的声音阅读给斯大林听：菲里波夫（菲里波夫是斯大林的代号）同志：（一）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变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半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

（二）我们认为既然决定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第一，就要能解决问题，既要准备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第二，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和美国军队打起来（虽然我们用的是志愿军名义），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

（三）这两个问题中，首先的问题是中国的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有效地解决朝鲜问题……

“您看，斯大林同志，”维辛斯基读罢电报说，“毛泽东决心下定，毫不含糊……”

斯大林踱到房间的尽头，又缓缓转过身来，把衔在嘴上的烟斗取下握在手中，两眼望着天花板，对维辛斯基说：“是的，毛泽东估计得很正确，虽然用的是志愿军名义，但一打起来，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是的，如果美国的空军轰炸中国的大城市，海军攻击中国斩漫长海岸线，苏联怎么办？中苏签有友好互助条约，条约中明确规定：一方遇到别国侵略，另一方应尽其可能给予援助……所以说，我们应当力争把冲突限制在朝鲜境内，也就是中国同志说的，使朝鲜问题地方化，如果不是这样，那么美国轰炸中国大陆，苏联空军为了援助中国而出动，去轰炸日本的美军基地……

那么战争就没有边缘了，完全可能扩及到欧洲和世界各地，所以说，对于空军问题，要慎重……”

“但是没有相应的空军，中国军队和美军作战，结果恐怕很难

说……”维辛斯基担心道，“如果中国军队顶不住，被美军打进东北……”

“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不过，维辛斯基同志，我们也不要过高估计美军的实力，他虽然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但是兵力有限，要知道，战争中最后解决问题的，还是要靠陆军，美国哪有那么大的胃口，敢去吞中国？他消化不了，而且还要撑破肚子的！当然，你的担心有道理，美国作战能力较强，这一点，人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可以看出来，不过那是反法西斯侵略战争，而打朝鲜是为的什么？美国士兵会这么想：我迢迢万里离乡背井，来为你阿承晚卖命？况且，中国的陆军实力究竟如何，对我们来说还是个未知数，而他们和美国军队一交手，双方的情况就可以看个明白，即便最后我们迫不得已参战，那也是心中有数了……”

“斯大林同志您考虑得真周到，”维辛斯基说。

“不要说这个，”斯大林打断了维辛斯基的恭维——斯大林就这样，对于公开场合的任何颂扬赞美他的言辞，什么“慈父般的领袖”“英明的导师”等等，他可以十分坦然地接受，然而对于当面的奉承，他却会突然觉得不合胃口，甚至讨厌。

“你是不是回答我一个问题？”斯大林用锐利的目光盯着维辛斯基，“我们的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是不是回到了他的岗位上？”

维辛斯基忽然意识到自己失口了，斯大林是讨厌别人对他的当面恭维的，这一点维辛斯基很清楚。不过，他刚才说的那几句话确是出自内心，不料却触动了斯大林敏感的神经，使他有些不悦，若不如此，怎么双忽然提起马立克这个话题？是的，马立克离开联合国安理会，应当说是外交工作的一个重大失误，这不应该否认。为了抗议联合国拒不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会员国，驱逐蒋介石集团窃踞的位置，苏联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代表马立克愤而退出联合国安理会，然而就在这时，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操纵联合国，利用苏联代表马立克缺席而无法行使否决权的机会，通过了一项谴责北朝鲜侵略，而联合国为制止侵略决定在军事方面援助南朝鲜的决议案，这样，就使美国对朝鲜的武装干涉，披上了一层似乎合法的外衣，而且还打出了联合国军的旗号。不过，马立克退出联合国安理会，也是报斯大林批准的呀，尽管外交部负有直接的责任，但并非擅自做主，可斯大林为此事发了脾气，批评外交部目光短浅，一些事情常常好象不动脑子就决定，似乎斯大林自己一点也不知道马立克离开安理会的经他同意过的，莫非他将此事忘了，不管怎么说，应该承认外交工作的失误，态度要诚恳。

“是的斯大林同志，我们早已按照您的指示，通知马立克尽快返回了安理会……”

维辛斯基说，“这是我们工作中的一次失误，我们认为您批评得对……”

就在维辛斯基态度诚恳地要说上两句检讨的话时，斯大林将握着烟斗的手一晃，说：“不说这些了，您看周恩来是不是要到了，维辛斯基同志？”

维辛斯基看了看手表，从长桌边的椅子上站起，稍微整了一下衣服的下摆：“是的斯大林同志，时间到了，我想他们已经在走廊里了……”

二

此刻，在克里姆林宫通向斯大林办公室的走廊上，装饰壁灯把长廊映得金壁辉煌，猩红色的地毯上，正行走着几个中国来访者，他们是周恩来、林彪以及翻译人员。

周恩来走在最前面，他身穿一身灰色毛料中山装，脚着一双苏制棕色皮鞋，步履轻捷，不过他的心情却并不轻松，甚至可以说有些紧张。虽然他不是第一次来莫斯科见斯大林，不过上一次是七八个月前，他是为谈判和苏联签订中苏友好互助条约而来的，而且那一次，毛泽东先他而到苏联，大的问题毛泽东都已和斯大林谈过了，他是做为外交部长亚与苏方协商具体条款细则的，况且毛泽东也在莫斯科，许多问题可以当时商量，迅速决定。这一次他匆匆飞到莫斯科来，是办一件棘手的事情，怎么把这件事处理好，而又不影响中苏之间的友好关系，这是他一直在紧张考虑的事。

十月八日中央任命彭德怀同志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命志愿军向朝鲜境内迅即出动，同时通过驻朝使馆，通知了金日成，请朝鲜方面派专人去沈阳与彭德怀同志商谈志愿军入朝的具体事宜，而且将这些情况都向莫斯科作了通报。但不到两天，苏联方面就通过驻中国大使馆的渠道告知周恩来：原商定的苏联方面出动空军部队配合中国军队入朝作战之事，由于苏联方面没有做好准备，所以空军暂不能出动。

周恩来对这个突出其来的变化感到很震惊：一切不是商定了吗？怎么在中国军队已下令出动的情况下，苏联却单方面决定改变主意？也许是时间太仓促，苏联空军确实不准备好，暂缓出动？还是……

周恩来立即赶到丰泽园，将这一情况告知毛泽东，毛泽东当时脸色就变了，抽着烟在室里来回走动，考虑了足有十多分钟。

“恩来，你看这一来真让我们为难，”毛泽东摇头道，“苏联不出空军，这样我们丧失了制空权，敌机狂轰滥炸，大部队白天无法作战……困难太大了……”

“是不是他们没准备好， 暂缓出动？”周恩来问。

“我看不象。没准备好？那我们也没准备好，许多部队连冬装都没发下去，武器装备也有待更换……暂缓出动不过是个托词，看起来斯大林是想让我们单独对美军作战，以避风险。”

“那我们可要慎重哟……”

“你看苏联方面迟不说早不说，单等我们将令一下，他才说，让我们话说出去了，无法收回……”

“苏联是想让我们打，他们不想出头，可是如果没有空军，我们是不是有把握……”

“恩来，我看这件事要重新考虑……”毛泽东狠狠吸了一大口烟，“恐怕要劳动你去莫斯科一趟了……”

两天后，毛泽东经过与政治局诸同志研究，决定暂缓出兵，并派周恩来飞往莫斯科，向斯大林当面阐述中国方面的困难。

周恩来乘坐的的专机在莫斯科机场降落后，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前来迎接，并将周恩来一行送至莫斯科大旅馆下榻。周恩来请维辛斯基转告斯大林同志，说他想尽快见到斯大林同志，有重要事情告诉他。维辛斯基答应尽快安排这件事。果然，第二天夜里，维辛斯基通知周恩来，斯大林要立刻见他。而在这天白天，周恩来已让驻苏大使王稼祥通知在南俄疗养的林彪立刻飞赴莫斯科。到底是因为林彪对军事方面比较内行，所以要他来一起去见斯大林呢？或者是由于周恩来担心说服不了斯大林，将来怕引起毛泽东的猜忌，所以要有个人在旁佐证呢？总而言之，当习惯于在深夜接见客人的斯大林约他去克里姆林宫的时候，周恩来便和林彪一起上了轿车。

现在，周恩来走在我里姆林宫的走廊里，脑子里还在划着问号：斯

大林一听说中国要暂缓出兵，会说什么呢？他会发脾气吗？

由于苏联空军暂缓出动，而中国志愿军也暂缓出动——斯大林将会怎样解释？

而结局究竟会怎样？斯大林会改变主意吗？会立即派空军出动吗？哪怕只派一两个空军师也行呵……

无论如何，周恩来凭自己以前对斯大林的接触确信，这位曾在雅尔塔和波茨坦三国乎脑会谈中，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和机智能与灵活向西方首脑实施了高超外交手段的伟大人物，是不会在同兄弟党的相处中搞得很僵的。周恩来觉得，斯大林虽然在党内搞过大清洗，从而在内部和外界落下一个独裁、残酷、冷漠无情的暴君印象，但那更多的是敌人的一种夸大宣传。事实上，斯大林在和兄弟党的接触中，还是极有分寸的，注意礼貌待人，并非是一种专横的样子。记得毛泽东说，斯大林虽然过去给中国革命出过不正确的意见，但当中国革命胜利后，毛泽东到莫斯科，斯大林很快就去毛泽东下榻处看望，而且是率领苏共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一同来的。斯大林一见毛泽东，不等别人介绍，就上前握住毛泽东的手说：“想不到你这么年轻，健壮！”还笑着说，“你们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而胜利者是不受责备的……”

毛泽东后来对周恩来说，斯大林这样讲实际上先天承认了他的错误，这对于斯大林这个国际共运的领袖人物来说是很不容易的。

周恩来还记得二月十四日中苏友好互助条约签订后，王稼祥大使举行盛大酒会，庆祝中苏条约的签订和毛泽东、周恩来访苏成功。斯大林和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米高扬、莫洛托夫、布尔加宁、赫鲁晓夫等苏联党政军最高领导人和各国使节都出席了酒会。会上，斯大林谈笑风生，称赞中国酿的葡萄酒味道好。毛泽东说，要用飞机给他运两箱来。斯大林笑道，一个多月前，我七十大寿，你送的大白菜大萝卜大葱大梨子一共两万斤，也是飞机运来的，现在又加上两箱好葡萄酒，再加上我们中苏同志的友谊，这份礼够重的……一番话说得毛泽东和周恩来呵呵大笑起来，宴会上充满了融洽谈的气氛。记得当时胡志明正在莫斯科，也参加了宴会，胡志明对斯大林说，过两天他准备和毛泽东一起离开莫斯科，取道中国回越南，问斯大林对他有什么指示。斯大林笑着说：我怎么敢指示你，你是“总统”，官比我大！胡志明又半开玩笑地说：你们同中国同志订了个条约，趁我在这里，咱们也订个条约吧？斯大林说：那人家要问你是从哪儿突然冒出来的呢？你不是秘密来莫斯科的吗？

胡志明说：那好办，你派架飞机把我送到天上转一圈，然后再打些人到机场欢迎我，在报上发个消息不就得了？斯大林笑说：这倒是你们东方人物有的想象力。

从那次见天斯大林到现在，其间虽然只有短短八个月左右，但东方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变化，形势变得如此严峻，恐怕斯大林再也不会纵声谈笑了吧？

就在周恩来这样想着的时候，斯大林办公室的年产值人员出现在他面前，微笑着向他问好，并且为他们一行打开了斯大林办公室的雕花烫金大门。

周恩来又一次见到了斯大林，当他笑着同斯大林握手，相互问好的时候，他发现斯大林似乎比半年以前初次见面的时候更加衰顽老了，面部肌肉显得很松驰，握手的时候感觉十分无力。

“毛泽东同志让我代他问候您！”周恩来微笑着对斯大林说，接着又同维辛斯基握了手。

两方在长桌两侧分别坐下，斯大林习惯地在他面前的桌上放了一支削好的红蓝两色铅笔和一张白纸，手中依然握着他的烟斗。

“林彪同志怎么也来了？”斯大林仿佛才注意到林彪的到来，笑着问，“如果我没弄错的话，维辛斯基同志，林彪同志是在南俄养病吧？你看，让我说对了……”

林彪恭敬地欠了身子，点头道：“我是在南俄养病，不过，我很想和恩来同志一道来看望您，这正好是一次机会。”

斯大林仿佛没注意到林彪在说什么，没等翻译把他的话翻完，就转向周恩来，用一种很平淡的口气说：“我们已经知道中国已下令向朝鲜出兵，任命了彭德怀同志做统帅——听说这个彭德怀作风勇猛，仗打得不错？”

“是的，无论在红军时期领导三军团，还是在解放战争的西北战争，彭德怀打得都不错。”周恩来点着道。

“不过和美军作战，情况会有不同，”林彪插话道。林彪素来知道彭德怀作战勇猛，但是他同时认为彭德怀勇气有余而谋略不足。林彪自己

打仗一向比较谨慎，而且喜欢动脑子，研究战略战术，权衡利害得失。美军仁川登陆后，毛泽东和周恩来想让他率兵赴专用作战，他开始没有表态，但后来考虑良久，觉得以志愿军现有装备和美军作战，风险太大，搞不好要把他在辽沈、平津等战役中打出来的威信要全丢光。况且，到朝鲜作战条件肯定会十分艰苦，部队又没有制空权，飞机狂轰滥炸，指挥部也要钻洞子，而他的身体善难以适应艰苦的战争环境，他神经衰弱，怕水、怕风、甚至听到水声也使他会皮肤过敏。干脆，上苏联治病去。于是他给中央打了个请求赴苏联治病的报告，同时附上了卫生部长傅连章的病情诊断书。可现在连养病也不能安心，周恩来硬要他从南俄赶到莫斯科，他赶来后才知道周恩来是要他一起去见斯大林，谈关于中国暂缓出兵的问题，他心里暗自叫苦：这可不是什么好差事，搞不好会给斯大林留下坏印象的。不过他已经到了莫斯科，无法推辞，只好硬着头皮和周恩来一起来到克里姆林宫，反正是有周恩来挡着的，问题恐怕不至于太严重。况且，和以前在苏军部参谋部工作时不同，那时他是斯大林的下属，现在他和周恩来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前来与斯大林商谈国事，斯大林不会太不客气的。

“美军有什么了不起呢，林彪同志？要知道，他们是在别国领土上进行的不义之战，士气必然低落，你说是吗林彪同志？”

林彪愣了一下，才知道斯大林的话是对自己说的，于是赶紧回答：“当然，美军师出无名，是不义之战……不过，我们部队目前的装备太差啦，一个野战军仅有几十门炎炮，还不抵美军一个才的火力，而且，装甲部队又极少……

按目前我军的装备情况和美军作战，我估计……至少要集中五倍甚至六倍于敌的兵力，才能取胜……”

在林彪说着这秋话的时候，斯大林靠在椅子上，随手从桌上抄起铅笔，在那张白纸上勾勾画画，一会儿，一只张条简单的狼跃然纸上。这个习惯是他多年形成的，不论是在出席重大会议，还是在外交场合，他时常这样做，或者是一只狼，或者是画一座教堂……这些熟练的动作并不影响他的思考，常常在画着什么的时候，对某一问题的决断就在脑中形成了。

“是的，你说的也许有道理，”斯大林对林彪说，眼睛依然在欣赏纸上的那只狼，“中国军队的装备有待改进……你们提出要苏联帮助你们装备四十个师，我们同意，但要分步骤来，目前，我们可以立即着手先为

你们装备二十个师……不过，依人们的经验看，不必等装备好了再作战，应该边作战边改装，这样士兵会更快地熟练运用这些装备，在实战中提高部队的战斗能力……”

“我们党中央感谢斯大林同志对我们的援助。”周恩来觉得时机到了，立刻设法转入正题，“毛泽东同志一再嘱咐我向斯大林同志表示我们衷心的谢意！但是，我们还想向您反映一下我们的困难情况，好就是我们的空军目前还刚刚组建，飞行员正在训练，还不能立刻投入战斗……因此，毛泽东同志和中央政治局决定，暂缓出兵……希望斯大林同志……”

“怎么？你们不是已经出动了吗？”维辛斯基说，“为什么要暂缓呢？要知道，朝鲜的情况非常紧急……”

斯大林不动声色，他把熄灭的烟斗轻轻地放在桌上，两眼默默地盯着那张画了一张草图的纸。明白了，由于苏联方面空军的暂缓出动，中国方面也暂缓出动了。

“关于空军的问题，”斯大林用低沉的声音，不紧不慢地说，“我想我们还可以再设法解决。维辛斯基同志，我们应该告诉总参谋部，空军方面应该加紧对中国空军进行战前训练。”

“是，斯大林同志，这件事我们马上办。”

“请原谅，”斯大林对周恩来说，“目前苏联空军尚不能出动。飞机到了空中，很难划定个界限，如果和美国全面冲突起来，仗打大了，也会影响中国的和平建设，特别是你们还处在战后恢复阶段……”

“我看苏联空军可以穿中国志愿军的服装，以志愿军的名义作战，”林彪灵机一动说，“这样，既可以解决我军的制空权问题，又避免了美功直接冲突……”

“可是，如果有的飞行员被对方捉了俘虏，那只穿一身中国志愿军的衣服又有什么用呢？”斯大林微微和笑，令人不易觉察。片刻，他问周恩来，“那么您此次来莫斯科，就是来通知我们这件事的？”

“是的，斯大林同志，不有苏联空军的配合作战，我们暂不出兵。”周恩来的声音虽然很低，但不容置疑。

维辛斯基的嘴微微张开了。

沉默了一会儿，斯大林拿起了那只熄了炎的烟斗，开口道：“那么好吧。我们是不是应该通知金日成，让他在东北通化建立流亡政府？”

周恩来没有立刻回答。是呀，这个结果将是令人痛心的。不过，斯大林恰恰用这个将了周恩来一军：谁会忍心看到北朝鲜的领土全被美国军队占领呢？

“不过，金日成可以带游击队上山打游击嘛，”林彪接口道，“北朝鲜山多林密，背靠东北，适合开展游击战……革命一定会成功的，斯大林同志……”

斯大林将握着烟斗的手一摇，然后从桌边起身，在室内踱步，过走边说：“我理解中国方面的困难，应该能够充分理解，只是暂缓要缓到什么时候？你们看，朝鲜的事情对于我们最好的结局是：既不引起世界大战，同时又能有效地制止侵略……”

“也许朝鲜问题在短时期内得不到解决，但是我们带是要做好战争准备，”周恩来说，“希望苏联方面答应提供我们的二十个师的装备能尽快动到，而且，我们还需要大量的运输汽车……”

斯大林注意地听着周恩来的话，忽然，他停下了步子， 转对周恩来说：“这个问题我刚才讲过，装备还是实战中改换更好，部队可以在实战中训练，在实战中迅速掌握使用技术，发挥先进装备的效力。”

周恩来不露声色地笑了，脸上依然十分严肃。到底是谈判的老手，不愧为智斗罗斯福和邱吉尔的斯大林，他居然轻而易举地把问题又此到中国应该参战的问题上来。不过，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将中共中央的决定向斯大林做解释，事情既然办完，就没必要再谈下去，免得陷入被动。

“好吧，斯大林同志，我们会将您的建议向中央政治局报告的。”

三

就在斯大林和维辛斯基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周恩来的那个深夜，毛泽东同样没有休息，在丰泽园北房他的卧室里，他穿着宽大的睡衣，正在地毯上踱来踱去，一支接一支地吸着香烟，以至烟雾在卧室的床榻和周围的书架上弥漫成一层浮云，在暗淡的灯光下飘飘忽忽。

他已经连续三天天准备没有睡着觉了，服了超出常用量两倍的安眠药也没用，脑子里总是在翻江倒海。

周恩来已经到莫斯科两天了，究竟与斯大林谈的如何，现在还不知道。

苏联的空军没指望了——斯大林既然主意已定，恐怕是很难改变的。

靠我们的步兵和美国的海陆空联合兵种作战，结果将难以预料，至少将会付出巨大的牺牲……一旦战争扩大，美军轰炸大陆，进攻沿海，国内敌人和台湾遥相呼应，民族资产阶级又很害怕战争，一部分人民也早已厌战，势必将引起政局的动荡……到那种时候，如果苏联还是不愿引起美苏直接对抗，不出动海空军帮助中国作战呢？

慎重呵，慎重呵，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得失成攻，在此一举。

彭德怀和高岗明天一到北京会说什么？彭德怀一见面会问：我昨晚要准备去见金日成了，人家那边派到新义州鸭绿江桥口等着我，谁知道我又飞到了北京……

到底出了什么事？

老大哥开始满口答应，我们负责地面，他们负责空中，可是，我们的地面要出动了，人家的空军说没准备好，不出动了。

这么说，要我洗手不干了？彭德怀也一样感到震惊。

你先莫慌嘛，我们还要研究一下，我已告饶漱石和陈毅，宋时轮九兵团暂不出动，仍在原地整训。此事在干部及民主人士中不要进行新的解释。我还要再好好想一想。

白天开了一天会，一直开到深夜。大主意还是要他毛泽东来下。这个主意不好下呀！

要打，就必须保证战而胜之；可是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只得在丧失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

不打，朝鲜很快会沦陷，一旦人家宣布了大韩民国的统一，再打就更被动。

斯大林呀斯大林，社会主义国家都看着你，等着你的支援，你的空军却要暂缓……

杜鲁门帮助李承晚打金日成，一点也没有暂缓，一暂缓，李承晚就完蛋了。

那么你斯大林帮中国和金日成，却为什么要暂缓呢？

面对侵略，只有拿看书武器；不要战争，必须学会战争；一旦让美帝国主义得逞，霸占了北朝鲜，还能谈到什么和平，这不是你斯大林的英明远见吗？

我就不信苏联出几个空军师到北朝鲜，杜鲁门就敢向苏联宣战……他杜鲁门的原子弹已非一家独用，他还倚仗什么呢？

说来说去，如果只由中国志愿军参战，而无苏联空军配合，那只会使志愿军增加作战的困难，也就是说，要多死人……多死多少？十万？二十万？五十万？呀，中国人民不要战争，战争却偏偏强加在你的头上。

夜里，毛泽东翻来覆去，难以成寐，索性穿着睡衣起来，拧亮床头的灯，又点起一支香烟。

毛泽东抽着烟，穿着拖鞋在卧室内的大红地毯上走来走去，脚步无声而心潮激越。

中国暂缓出兵——斯大林会怎么说？国际主义精神哪里去了？

那你为什么不出兵呢？

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我们的武装力量要在欧洲抵御帝国主义的扩张。

可我只要几个空军师。

在亚洲应该限制战争，用你们的话说：让朝鲜问题地方化。

是呀是呀，可是中国打了几十年仗，国家一穷二白，老百姓吃不饱肚子，困难呵……

中国暂缓出兵——金日成会怎么说？唇齿相依，怎么能见死不救

呢？

毛泽东思绪如麻，心如刀绞。

毛泽东同志呵，中朝两国唇齿相依，世世代代友好，你难道不知道，在明朝的时候，一五九二所，日本丰廷秀吉派小西行长率二十万能胶大兵入侵朝鲜，在釜山登陆，连克汉城、平壤，明朝神宗皇帝派大将军李如松率兵援朝，和朝鲜军队一起，大败平壤日军，夺回汉城，乘胜南下吗？战争胜利后，明朝虽丧师数十万，耗费军饷数百万，但撤兵回国时，却对朝鲜毫无任何利益的要求……这么说，中朝两国早已是血肉相连，亲如一家了。

今天，新中国是共产党的天下，难道明王明可以做到的事，中国共产党却做不到吗？

还有，不要忘记”假途灭虢“的教训哪！

毛泽东一惊，疾步走到床头，从床头摊着的一些书籍中抽出一卷《东周列国志》，哗哗翻掀着纸页，突然，行大字跳入眼帘：……虽然，假吾道以伐虢，虢无虞救必灭，虢亡，虞不独存……

这一行黑字象一串惊叹号调皮在毛泽东的脑际。当年日本军国主义，不就是先吞并了朝鲜，继而以朝鲜为跳板，侵入中国东北的吗？难道现在美帝又沿着日本军国主义当年的老路走来了吗？他扔下那卷书，又开始踱步长考。

还在美军仁川登陆不久，五角大楼就放出风来，说美军无意越过三八线北进——结果怎么样？无非是为了稳住中国和苏联，他不但要过三八线，而且过得很快，如大风疾卷！

现在，美国当局又一再放出风来，说美国无意敌视中国，美军将到鸭绿江以南五十公里为止，难道保证这不是“假途灭虞”呢？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看来还是得下决心打，而且要打就必须抓紧战机，再不能迟疑！

毛泽东掐灭最后一支香烟，踱到窗前，将窗户推开，顿时，深秋的寒气一涌而入，使他感到一阵凉意，头脑稍趋松驰。那时候，东边天际，晨曦初露了。

周恩来是不是已经见过斯大林了？

必须立即给莫斯科发报，告诉周恩来……

四

从克里姆比宫乘轿车离开的时候，天色已将微明，周恩来丝毫没有困意。与斯大林的会见使他的神经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睡意早已被驱逐得无影无踪。

离开斯大林的办公室，周恩来并没有感到多少轻松，因为，他只完成了此行使命的一项，另一项使命是有关苏联方面提供军事援助的项目，交付日期和地点以及将来如何偿还的事宜，还需要一项一项和维辛斯基谈。任务还不轻呀，既不能过于讨价还价，又要机智灵活地达到目标，种种事情都要掌握好分寸，谈何容易？

“你看斯大林今天态度怎么样？”林彪在一边问周恩来。

车子拐了一个弯，周恩来身体微微倾斜了一下，他抓住前座扶手，说：“不露声色呀……”

周恩来回到他下榻的高级公寓，没有休息，立刻草拟给毛泽东的电报，将会见斯大林的情况向毛泽东汇报。

早饭前，周恩来将拟好的电文请林彪过了目，又斟酌修改了几处文字，正要让人送大使馆发往北京，在大使馆却派人来了，送来一份电报。送电报的同志一副急匆匆的神色，从他喘息的样子可以看出他是怎样跑进莫斯科大旅馆的高高的阶梯的。

“周总理，王大使让我来……”

“是王稼祥同志吗？”周恩来问。

“对，王大使让我给您送一份急电，是毛主席发的，请您立刻阅看……”

周恩来接过电报，迅速阅过，眉头一挑，对一旁的工作人员说：“给苏联外长维辛斯基要电话！立刻要！”

说罢，周恩来双仔细看了一遍电文：　恩来同志：……与政治局同志

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带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在第一时期可以专打伪军，我军对付伪军是有把握的，可以在元山、平壤线以北大块山区打开朝鲜的根据地，可以振奋朝鲜人民。在第一时期，只要能歼灭几个伪军的师团，朝鲜局势即可起一个对我们有利的变化。

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站敌人压至于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不更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

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毛泽东

一九五零年十月十三日

周恩来久久凝视着密密麻麻的电文，除了惊异之外，感到一种振奋之情油然而生。说真的，毛泽东的胆魄令他钦佩不已，看来，不管苏联出不出空军，中国也要打了……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入侵，只有今天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才有这种大无畏的气概和能力！才不会在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面前却步不前！

“总理，电话要通了——”

周恩来健步走到电话机旁，拿过听筒——“维辛斯基同志吗？我是周恩来，请翻译同志给我讲话——”

周恩来将话筒交给俄文翻译，一句一句地口授：“毛泽东和政治局发来重要电报，有关朝鲜问题我们又有重大决策，请安排我尽快和斯大林同志会见……”

——当这天下午，周恩来再将健步走进斯大林办公室的时候，斯大林的表情稍觉诧异：怎么，难道不是今天凌晨我们才在这间办公定里谈过话后分手的吗？现在又……

“斯大林同志，”周恩来朗朗地说，“毛泽东同志和政治局刚刚拍来电报，我们中央已经再次做出决定：立即出兵朝鲜！”

当苏方翻译把周恩来的话翻译给斯大林后，斯大林半响沉默无语：是的，他怎么能不理解做出这个决定的背后，意味着中国人民将克服怎么的困难和付出什么样的牺牲！

“还是中国同志好......还是中国同志好......”斯大林象是对周恩来说，又好象是自言自语。

周恩来忽然一怔：一种液体物质涌上了斯大林灰黄的眼睛，并且熠熠闪光。

他流泪了——周恩来想。

第七章

一

杜鲁门总统要去会见麦克阿瑟将军了——消息在白宫、五角大楼和美国国会迅速传开，人们普遍没有感到什么诧异，美国总统去见一位刚刚取得辉煌战绩，并因此恢复了美国在远东的威信的战区司令官会晤，当然是一件极为正常的事情。

但是还是有人觉得这种做法欠妥——当国务聊艾奇逊被杜鲁门召至总统设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时，后者就这一计划询问艾奇逊的意见，被艾奇逊当即婉言谢绝了。

“谢谢您的邀请，总统先生，”艾奇逊皱着眉头说，“恐怕我的繁忙的事务很难允许我与您同行……特别是，麦克阿瑟一贯摆出一副东方君主的样子，如果美国总统亲自飞去见他，岂不等于承认他的特殊地位？说实话，我本人看不出此举的迫切的必要性。”

“但是迪安，要知道麦克阿瑟离开美国本土已经十四年了，目前远东和世界形势愈益复杂，你不认为总统应该和我的司令官见见面，使我们对许多问题可以彼此交换意见吗？”杜鲁门那深度近视的眼睛，透过眼镜片向迪安.艾奇逊射出询问的目光。

“那……美国总统可以让麦克阿瑟回美国嘛……”艾奇逊说罢，又摆了一下手做了一个否决的姿式，“当然，那个妄自尊大的家伙是不会回来的，除非给他强制性的命令，但那是不礼貌的……”

“这么说，您同意和我一同前往啦？”杜鲁门又问。

“不……无论怎么说，我也认为，承认麦克阿瑟的特殊地位是不明智的，请原谅总统先生，我想没有我的陪同前往，您也一定会圆满地达到目的。”

“那么太遗憾啦，迪安，”杜鲁门微微点着头说，“但是我不能勉强你。”

——艾奇逊离开办公室后，杜鲁门吩咐人去叫哈里曼来，哈里曼是杜鲁门的总统助理，杜鲁门要向他交待一些会见麦克阿瑟计划的步骤和

需要做的一些工作。在等待哈里曼到来的这一段时间，杜鲁门心神不宁。艾奇逊的态度并不使杜鲁门感到什么惊异，不只是迪安.艾奇逊，他开始还建议参谋长联席会议全体人员同他一同前往会见麦克阿瑟，但是似乎每个人都忙得不可开交，都要以找出一大堆理由推诿此行，最后便让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莱德雷代表大家前往。看起来，这位陆军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在华盛顿上层并不那么招人喜欢，也许有人怕他，也许有人讨厌他，总之，麦克阿瑟的惯于妄自尊大，使他失掉了不少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得到的人缘。

但是杜鲁门对这些并不奇怪，也不陌生。有什么可奇怪的呢？麦克阿瑟就是对他这位美国总统又何曾表示过尊重和礼貌呢？

杜鲁门当然不会忘记，日本投降后，马歇尔将军建议他，应该邀请麦克阿瑟回美国一趟，对于这位在太平洋战争中为美军击败日军而建立殊勋的司令官，全国可以用抛彩带式的盛大游行或类似的活动表达对他的感激之情。杜鲁门接受了马歇尔的建议，于九月中旬给麦克阿瑟发去邀请信，不料麦克阿瑟对于他这位刚刚接替猝然辞世的罗斯福担任美国总统的人并不看在眼里，麦克阿瑟以日本的“形势复杂而困难”为理由拒绝了邀请。这当然刺伤了杜鲁门的自尊心。杜鲁门忍耐了。一个月后，杜鲁门再次向麦克阿瑟发出回国的邀请，麦克阿瑟以日本的“非常危险和内部一触即发的局势”为理由，再次拒绝。众所周知，总统的建议实际上等于是命令。

尽管麦克阿瑟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并没有违抗命令，但他的答复是侮辱性的。这使杜鲁门大为恼火。当时，杜鲁门接任总统职位不久，对于战功显赫的麦克阿瑟还不敢轻举妄动，只是在他的日记里发泄了对麦克阿瑟的不满，认为这个虚荣自大、高官厚禄的五星麦克阿瑟甚至比卡伯茨和格奇还坏，遗憾的是，还不得不把这样自命不凡的讨厌鬼放在关键的岗位上。“我真他妈的不明白，罗斯福为什么不把温赖特调回国，让麦克阿瑟去当烈士呢？如果我们得到的是温赖特，那将是一名真正的将军和战士，而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么一名话剧演员式的骗子。令以难以思议的是，一个造就出象罗伯特.E.李，约翰.潘兴、艾森谊威尔和布莱德雷这样伟大人物的国家，竟也造出了象卡斯特、巴顿和麦克阿瑟一类人物……”

杜鲁门对这件往事记忆犹新，并且，他还记得，麦克阿瑟在一九四八年总统大选时，曾在共和党内鼓动了不少政治支持都与杜鲁门抗衡。杜鲁门怀疑，在即将到来的一九五二年总统大选时，麦克阿瑟还有可能

再次插手政治。

实际上，杜鲁门一直把麦克阿瑟看做是他在国会中的政敌的积极同盟者。

也许恰恰是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才触发了杜鲁门要去会见麦克阿瑟的念头。

……杜鲁门走到桌上的一架大地球仪旁边，轻而易举地找到了东京——华盛顿之间的航线。在东京与美国本土之间相隔了辽阔的太平洋上，杜鲁门找到了夏威夷和威克岛。

怎么可以设想麦克阿瑟会接受杜独门的邀请从东京飞往华盛顿呢？麦克阿瑟指挥的联合国军正越过三八线向北进攻，继续扩展仁川胜利的战果。在这种时候，让战区司令官离开他的岗位回到美国与总统会见，那不是会为他的再次对美国总统的侮辱性拒绝提供一次绝好的机会吗？当然，总统也不可能飞往东京去看望他的下属。

杜鲁门曾想以过飞往朝鲜会见麦克阿瑟，但那样一来，声势过大，会给世界一种美国将在朝鲜导致新的重大步骤的错觉，而且，朝鲜正在打仗，从安全角度考虑似乎去那里也不妥。

杜鲁门想起了夏威夷岛。这个岛处于美国距东京的路途中部，在夏威夷会见后，总统和战区司令官都可以很快赶回各自的岗位。但是，国防部长马歇尔说，麦克阿瑟正在指挥第十军实施元山登陆计划，不应让他长时间离开岗位，建议杜鲁门是否考虑在距日本较近的太平洋上的威克岛与麦克阿瑟会晤。本鲁门不置可否，让马歇尔就此事给麦克阿瑟发去电报，想看看麦克阿瑟的选择。果然，如杜鲁门预料的那样，麦克阿瑟回电说：“我很高兴于十五晶上午在威克岛与总统会见。”妈的，杜鲁门暗自不快，麦克阿瑟的选择意味着总统将从美国飞四分之三的路程，迟迟赶到威克岛，而才克阿瑟从东京飞往威克岛，只有整个航程的四分之一路途。但是，杜鲁门毫不犹豫地否决了麦克阿瑟将从东京率去一个记者代表团的申请。怎么？难道是两个国家的首脑会见吗？只有总统的记者代表团还不够吗，真是太不识趣了！

那么，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政治目的，使杜鲁门如此屈尊要亲自飞越几千里路程，去和麦克阿瑟会晤的呢？

这还要从七月底麦克阿瑟对台湾的访问说起——朝鲜内战爆发后，

杜鲁门悍然宣布介入朝鲜争端，同时命令美国第一舰队进驻台湾海峡。然而，这个行动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方面的强烈抗议，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也在安理会上谴责美国第七舰队入侵台湾，企图将台湾合并到美国的势力范围。杜鲁门独出心裁地想出了一个应对的策略：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是使台湾中立化的必要措施，目的是为缓和紧张局势，既不许大陆对台湾的武装攻击，也不允许台湾对大陆武装进攻。然而，麦克阿瑟自行决定了对台湾蒋介石的访问，这次访问引起了世界新闻界的各种猜测。蒋介石方面放出消息说，麦克阿瑟和蒋委员长对于将要采取的行动的步骤意见完全一致。这无异于给杜鲁门的使台湾实行所谓"中立化"的政策抹了一块污迹。而且，此后不久，白宫新闻处将一份麦克阿瑟将军致国外战争退伍协会主席的声明送交杜鲁门，杜鲁门看后气得直发抖，麦克阿瑟居然在这份声明中说："再没有比那样一种人所主张的，如果我们保卫福摩萨就会自绝于亚洲大陆，因而主张在太平洋方面采取姑息政策和失败主义的陈腐论调更为荒谬的事了......杜鲁门觉得麦克阿瑟太放肆了，在联合国正在对台湾问题进行争论的当口，他以一个战区司令官的身份，擅自发表个人的意见，给公众舆论造成美国将以台湾为据点实行军事进攻的印象，这对杜鲁门的"中立化"辩解简直是一种嘲弃。世界舆论会说什么呢？美国总统天天在睡觉吗？他难道管不住自己的司令官吗？

一怒之下，杜鲁门命令麦克阿瑟收回他的信件，让前国防部长约翰逊给麦克阿瑟拍去电报："美国总统指示你收回你致国外战争退伍军人全国野营会的信，因为关于福摩萨的各项论点是和美国的政策以及美国在联合国的立场相冲突的。"

麦克阿瑟虽然勉强发表声明，收回那封信，不过滑稽的是，那封被正式收回的信，却早已在美国各大报上公开发表了。

当时，杜鲁门曾试图解除麦克阿瑟的远东战区指挥官的职务而代之以布莱德雷，不过他考虑再三没敢那么做。在朝鲜战局十分危急的情况下，贸然撤换司令官，也许将给战事带来难以估量的不利影响，何况，麦克阿瑟的支持者们，一定会利用此事在美国掀起一场轩然大波的。

之后，仁川登陆的胜利，使杜鲁门相信他的忍耐和克制是对的。不是吗？麦克阿瑟这个家伙，居然创造了这样一个军事奇迹，真是上帝的宠儿。不过，由此带来的一个问题与以前的事情紧密相关，那就是在联合国军大举向三八线以北进攻的情形下，中国多次通过各种渠道和官方新闻广播的途径，警告美国，中国要参战，而麦克阿瑟也力图让华盛顿

不必相信这种宣传，那么，麦克阿瑟的这种预言在多大程度上是可靠的呢？苏联和中国真会对他们的北朝鲜盟友的灭亡无动于衷吗？或者说是声援只限于口头上？杜鲁门似乎遥遥望见了莫斯科克里姆林宫里，斯大林那一双智慧多谋的灰黄眼睛在向他眨动着：不要高兴得太早了吧，哈里！“杜鲁门隐隐感到一种担忧，尽管这种担忧在仁川胜利的光辉下显得不那么突出，但他觉得还是有必要和麦克阿瑟亲自谈一谈，听听他对远东战事的估计，并且再一次将美国的政策向麦克阿瑟做些解释，以免他一再造次，搞出些什么令人目瞪口呆的声明之类。

除此之外，杜鲁门还准备与麦克阿瑟谈对日和约的问题和日本的防务；还准备详细讨论一旦朝鲜统一后，如何尽快在朝鲜南北实行统一选举的问题。

还有一个原因杜鲁门不愿说：国会选举临近了，不久他要在旧金山发表演说，在这个关键时刻，他如果和麦克阿瑟会晤，人们自然而然地会将仁川的巨大胜利和杜鲁门的名字，和民主党的主张联系起来……那时候，杜鲁门又会成为一个果断干练善于把美国从困境中引向胜利和成功的总统形象而为人们所感戴，尽管他自己说无意再竞选第三届总统，不过如果国家面临的局势和民众的意愿都不容自己推辞的话，那么他这美国第三十三任总统难道就不可以连任三届吗？要知道罗斯福足足连任了四届美国总统呀！

必须尽快会见麦克阿瑟，华盛顿会见办不到，那么就去夏威夷，夏威夷嫌远吗？

那么就去威克岛好了，这个令人讨厌的五星将军！

就在杜鲁门用手在地球仪上丈量着华盛顿距威克岛的距离以及东京距威克岛的距离时，艾夫里尔.哈里曼——他的总统助理来到了椭圆形办公室。

“您好哇，”杜鲁门向笑容满面的哈里曼招呼道，“你看我正在端详地球仪上那个处于中太平洋的小岛——它的荒凉一定会因为我们的到来而变得热热闹闹的！”

“当然如此总统先生，我想麦克阿瑟会乘坐总统批给他的新式星座式飞机飞临威克岛迎接您的，而且，总统不只批给他飞机，还批准了他的仁川登陆计划——那个计划当初几乎遭到所有的人的反对。”哈里曼掩饰

不住内心的兴奋——仁川登陆的巨大胜利，不能说与他哈里曼的东京之行没有关系，甚至可以说，他做为总统的助理的那次东京之行是仁川登陆胜利的前奏。

八月中旬，杜鲁门曾命他前往东京会晤麦克阿瑟，同行的有陆军副参谋长马修.

李奇微和空军方面的查尔斯.卡贝尔将军等，就在那次他与麦克阿瑟的会晤中，后者向他介绍了仁川登陆计划，并且说服他答应向杜鲁门总统请求，调拨给麦克阿瑟必需的的增援部队，以便确保实施这次作战计划所需的兵力。在谈话之余，麦克阿瑟抱怨说，他现在外出到各地，还是乘那架“巴丹”号座机，那架C-五四飞机老掉牙了，不知什么时候会从天上掉下来，从第二次大战初期开始，他就乘那架飞机，现在希望哈里曼先生能替他向总统请求，拨给了一架比较新式的飞机譬如星座式或DC-六。

当时，哈里曼答应了麦克阿瑟的请求，说，回到华盛顿以后，他很快和总统谈这件事的。第二天早晨，哈里曼一行到东京羽田机场，准备乘麦克阿瑟的“巴丹”

号飞机去朝鲜第八集团军司令部，可是这架飞机却发动不起来，让哈里曼足足在机场等了三十多分钟，最后临时又换乘一架供远东空军司令斯特拉特迈耶将军使用的C-五四飞机。当时，哈里曼曾怀疑麦克阿瑟是有意安排这一场戏给他看的，以便使他确信，应该给麦克阿瑟换一架新式飞机。

不论那出戏是真是假，哈里曼都履行了自己的承诺，仁川登陆之后，杜鲁门批准调拨给麦克阿瑟一架新式飞机——“斯卡普”号。

现在，一想到此次与总统去会见麦克阿瑟和八月中旬那次奉命去东京会晤他，情形将大不一样，哈里曼便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

“哈里曼，在我们讨论威克岛之行的日程安排之前，我想问问你，我们应该给麦克阿瑟带些什么礼物？”杜鲁门问道。

“这个问题前天您电话里说过了，我已了解好了。”哈里曼不慌不忙地说，“我让人设法在白宫找到一个以前给麦克阿瑟当过私人助手的人，他介绍说，麦克阿瑟宠爱的夫人琼.玛丽.费尔克洛思喜欢吃布隆糖果，不过东京那边没有卖的……”

“那好吧，我们就给麦克阿瑟的夫人带去几磅面隆糖果吧，要知道，我们是从美国去的，而他们离开美国好多年了……”

“您考虑得很周到，总统先生。”

二

十月十五日早晨，天刚蒙蒙这亮的时候，哈里曼、佩斯、布莱德雷和太平洋舰队司令雷德福等乘坐的“露珠”式飞机降落在威克岛。

一行人从飞机舷梯鱼贯走下时，机场上空空荡荡的，清冷的海风不停地吹佛着，使人们感到凉意。

哈里曼在黎明的微光中左顾右盼，大声问：“麦克阿瑟将军呢？他还没有到吗？”

附近值勤的军官走上前，指着不远处停着的一辆吉普车说：“麦克阿瑟将军在吉普车里。”

哈里曼、佩斯、布莱德雷等人只得走向那辆吉普车。果然，麦克阿瑟懒洋洋地坐在车里。见到众人过来了，才不太情愿地下了车，和大家一一握手致意。他穿着一身刚熨过的卡叽布军装，依然带着那顶陈旧而褪色的二次大战用过的军便帽。

“总统的座机很快就要到了。”哈里曼告诉麦克阿瑟。

“说真的哈里曼，”麦克阿瑟用困惑不解的口吻说，“到现在我还是无法知道，杜鲁门总统要和我谈些什么？我想你会给我先露点口风的哈里曼。”

“噢，据我知道，恐怕要涉及许多问题，诸如朝鲜战争胜利后的政治计划，日本和平条约的签订，以及有关远东的一切问题……”

“好吧，”麦克阿瑟仿佛松了一口气，“那么总统想听听我的意见吗？”

“是的。”哈里曼答。

这时候，杜鲁门乘坐的“独立”号专机已经飞临威克岛上空了，奇怪的是飞机没有马上降落，却在空中盘旋了一圈。

原来，杜鲁门总统在飞临威克岛之际，为了搞清楚麦克阿瑟将军是否已先他到达该岛，便命机组人员与威克岛地面机场用无线电通话，当他确知麦克阿瑟已到达该岛，才让飞机开始降落。他担心麦克阿瑟这个妄自尊大的家伙会故意推迟到威克岛的时间，如果自己糊里糊涂地降落后而麦克阿瑟并没有在机场迎接，那么，摄影记者们将会拍下多么难堪的场面，因为按照常理，麦克阿瑟应该先总统到达该岛，迎候总统的到来。

“独立”号着陆后，天已破晓。飞机缓缓滑行到停机坪。舷梯推过来后，舱门打开，两名航空警察走下舷梯，分立于舷梯底端两侧。接着，经过数小时睡眠并刚刚在飞机上用过早餐的杜鲁门走到了舱门口，挥动着帽子向人们致意。

杜鲁门慢慢地走下舷梯，他看见，那位传奇式的五星上将从人丛中走上前头，头上戴着一顶油渍斑斑的旧军帽，衬衣的领口也敞着，脸上流露出一种漫不经心的微笑。

不知是由于疏忽还是有意如此——麦克阿瑟伸出右手，但没有给杜鲁门敬礼，而是上前握住杜鲁门的手，说“你好，总统先生。”

“你好，将军！”杜鲁门微笑地说：“我很高兴见到你，我久已期待着见到你……”

“我希望下一次见面不会等这么久了，总统先生。”麦克阿瑟说。

按照美国宪法规定，总统兼任美国武装部队部司令，所以，麦克阿瑟见到总统应当敬礼，然而在场院的许多人十分惊讶地注意到，麦克李瑟没有这样做。

许多年以后，杜鲁门卸任很久了，一位当年曾做为哈里曼的助理并一同飞赴威克岛的名叫沃克特斯的人去独立城拜访杜鲁门，他问杜鲁门：“总统先生，我可否向您提出一个很轻率的问题？”杜鲁门答道：“沃尔斯，从来不存在什么轻率的问题，只有轻率的回答，我倒是惯于作轻率的回答。所以，请你提出你的问题吧。”

于是沃尔斯特说：“总统先生，那次您到达威克岛，走下飞机舷梯时，您是否注意到——”没等他把话说完，杜鲁门就打断的他的话，说：“我是否注意到了麦克阿瑟不向美国总统敬礼。你说得对，我注意到了……我当时感到遗憾，我意识到我们两人将闹纠纷，后来果然如此。我

解除了麦克阿瑟的职务，我早就应该这样做。

不论正确与否，他终究不了解美国的治国之道。”

——杜鲁门和麦克阿瑟亲切地握手致意，摄影记者们乱哄哄地包围着他们，抢拍一通照片，之后，两人共乘一辆民航局提供的“雪佛莱”牌圭式双门轿车，驶向海边一个半圆屋顶的活动房屋进行私下交谈。

杜鲁门和麦克阿瑟单独谈了近一个小时，讨论了日本和朝鲜的局势。麦克阿瑟向杜鲁门保证：朝鲜战局是赢定了，而且中国共产党不会进攻。麦克阿瑟临来威克岛之前，有人对他说，杜鲁门脾气暴躁并有成见，但是当他见到杜鲁门后，发现这位总统向他表示了极好的礼貌和热情，而且口才机敏，谈吐幽默，这使麦克阿瑟感到很放心。甚至，麦克阿瑟为了回报杜鲁门的礼貌，还提出了他向海外作战老兵大会发表的那篇后来被总统指导令收回的讲话，他说，那篇讲话中有关台湾问题的声明，给政府造成了诸多不便，他表示歉意。杜鲁门则表示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不必重提。麦克阿瑟则一再强调说：“我希望总统先生能理解，我绝对无意插手政治……一九四八年我让政客们给愚弄了，让我去竞选，妈的，这件事再不会发生了……”

“我充分理解您，将军，并且相信我们会很好地合作的。”杜鲁门回答。

谈话将结束的时候，麦克阿瑟忽然有点冒失地问杜鲁门：“请允许我问一个问题总统先生，一九五二年您是否打算再度参加竞选？”

杜鲁门一愣，即该反问道：

“那么将军您在这方面有什么抱负吗？”

“一点也没有，”麦克阿瑟回答道，“如果有一名将军同您竞选的话，那他的名字一定是艾森豪威尔，而不会是麦克阿瑟。”

“艾森豪威尔吗？我认为他对政治一无所知……”杜鲁门随口道，“那么好吧将军，让我们同大家一起谈谈吧，如果我们单独谈得太久了，也许会有人神经过敏地猜疑，不是吗，将军？”

麦克阿瑟开心地笑了。

七点半以后，正式会变在另一座海边小建筑物里开始。当杜鲁门和麦克阿瑟来到这座建筑物的一间会议室时，众位政府和军方要员已经等候在那里了。会议室是临时布置的，一第长条桌四周摆了些椅子，桌上蒙了新台布。

杜鲁站指着他右手的一把椅子对麦克阿瑟说：“您就坐在这里吧，将军。”

接着，哈里曼、佩斯、布莱德雷、雷德福、腊斯克等相继入座。一些随行官员和助手们坐在靠墙置放的一些椅子上。摄影师和新闻记者们拍了些电影镜头和照片，之后，会谈开始。

会议从一开始就让麦克阿瑟理所当然地充当了主角，因为，随着他对朝鲜局势的汇报，不断有人插进提问，结果，一个多小时的会谈基本上是麦克阿瑟在不停地回答众人的提问。

首先是杜鲁门提问，他说：

“将军，我们的情报界人士都指出，中共将参加朝鲜战争。我想了解您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当然，还有苏联进行干涉的可能……”

“总统先生，我认为中共无意参加这场战争。当今是我们强大而中共孱弱的时代，倘若中共部队渡过鸭绿江，我就要使他们遭受到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屠杀。”

麦克阿瑟不紧不慢而又铿锵有力地说，“至于苏联，我相信他们不会直接出面干涉，而是企图利用他们的盟国插手。因为苏联在远东几乎调不出什么地面部队，他们的空军也不是我们的对手。荒无人烟的西伯利亚只有一条铁路线通向朝鲜边境，我们的空中力量可以随进摧毁它。在目前唯一的可能是苏联的空军和中国的地面部队联合干涉朝鲜，便是据我的判断，苏联的空军和中国的陆军根本无法配合，可以预料，苏联的飞机扔在中国陆军队伍里的炸弹会比扔在我们头上的还要多……因此我预言，在任何情况下，朝鲜战争也会在感恩节前结束。”

“那么将军，在朝鲜战争结束后，您能否抽调一些兵力用于欧洲方向？”布莱德雷问。

“当然，”麦克阿瑟毫不置疑，“到一月份我可以抽出一个师，最好是把训练有素的第二师调往欧洲，这样是否会给参谋长联席会议一个好印

象？”

“请相信将军，”布莱德雷补充道，“我无意说亚洲战场不如欧洲方面重要……

我是想说，既然远东战事结束了，那么当然要将兵力集中在欧洲方向。”

“一旦朝鲜的抵抗力量全部被消灭，我们的部队将如何进行下一步行动？”哈里曼问。

麦克阿瑟再次重申道：

“我坚信，在整个南北朝鲜，正式的抵抗将在感恩节前结束……那么，我将于圣诞节前把第八集团军撤回日本，留下第十军；新年前，我们可以在朝鲜举行总统选举，之后我们应该撤出所有的占领军，因为对一个国家的军事占领是不会成功的，我们应代之以保持一支出供应充足，装备齐全的大韩民国的军队，用以保卫朝鲜。”

说到这里，麦克阿瑟从衣兜里摸出一支新制的欧石楠根烟斗，若无其事地装上烟丝，叼住烟斗，掏出一盒火柴，正要划火柴时，停了下来。他转过头去看看杜鲁门，似乎有些犹豫地问：“我可以吸烟吗？总统先生？”

妈的，这个装腔作势的家伙！杜鲁门愣怔了片刻：在总统面前吸烟当然是不礼貌的，可是他已做好吸烟的准备，甚至火柴都取出了一根，准备划着了，却又问可不可以烟？这难道能算了请求吗？如果不高兴他吸烟，那么就显得总统有些专横和缺乏必要的风度……咳，这个总是要表演的五星上将！

杜鲁门用锐利的目光盯着麦克阿瑟说：“请吧，将军。别人吸烟时喷到我脸上的烟雾，比喷面任何一个美国人脸上的烟雾都多。”

会谈在上午十点以前结束了。按照杜鲁站的想法，准备在威克岛与麦克阿瑟共进午餐，之后下午继续会谈。但是麦克阿瑟却说，他要急于赶回东京，指挥朝鲜的战事，于是再一次使杜鲁门窝火难堪，不过杜鲁门再一次忍耐了——一切都是由于仁川的胜利，对于这位上帝的宠儿，美国总统也只是迁就一些。麦克阿瑟当然不会料想到，杜鲁站对他的这种迁就不久以后便因他军事上的失利而变为苛责，于是后来杜鲁门所有

对麦克阿瑟的新仇旧怒一齐爆发，果断地挑选麦克阿瑟再一次擅自发表什么与杜鲁门口径不一致的对朝鲜战局的声明时，将这联合国军的总司令痛痛快快地撤了职，尽管此举给杜鲁门的政治声誉带来了巨大的不良影响。而麦克阿瑟呢，充当了杜鲁门武装干涉朝鲜政策的牺牲品或是替罪羊。

然而在威克岛会谈结束的时候，这一切都还没有发生，在机场灿烂的阳光下，杜鲁门亲自为麦克阿瑟授勋，将一枚橡叶勋章佩在麦克阿瑟的胸前。记者们为这个热闹的场面尽情地拍了照片。之后，杜鲁门笑容满面地蹬上了“独立”号座机，飞赴夏威夷。而他在起飞不久，麦克阿瑟便踌躇满志地踏上了他的“斯卡普”号座机，在晴和的日光下飞往东京。

这是一九五四年十月十五日发生的事。

四天以后，麦克阿瑟便乘着“斯卡普”号飞临平壤上空，从空中观看美军攻占平壤的激烈战斗。战斗结束后，麦克阿瑟的座机在宽阔的平壤机场降落，那时候，他得意洋洋地走下“斯卡普”号，面对硝烟滚滚、废墟死垣的平壤，摆出一种姿式大叫道：“有什么大人物来欢迎我吗？金日成在哪里？哈哈哈……”

第八章

一

就在美军攻占平壤的同一天——十月十九日的傍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分三路跨过鸭绿江，秘密开赴朝鲜前线。

第四十军和第三十九军及炮兵第一师从安东渡过鸭绿江。

第三十九军一一七师、炮兵第二师和高炮团从长甸河口渡过鸭绿江。

第三十八军、四十二军和炮兵第八师从集安渡过鸭绿江。

所有渡江部队均按毛泽东的电令，为严格保守秘密，从每日黄昏开始至翌日晨四时停止，天亮以前隐蔽完毕。

连日来，夜幕垂落后，鸭绿江各个渡口桥梁上快速行进着渡江部队，汽车、火炮牵引车、坦克和高炮轰隆隆驶过。天亮前，渡江部队都已隐蔽在山林中，不露痕迹；入夜，部队开拔，奔赴即将厮杀的战场。

麦克阿瑟占领了平壤，命令部队快速向中朝边境推进。西线由美军第八集团军和南朝鲜第二军及一个空降兵团，由平壤、沙里院地区沿京义铁路直逼鸭绿江；东线由美第十军和南朝鲜第一军由元山、咸兴地区分别向江界、惠山及图门江进攻，企图在严冬大雪降临前，前出到中朝边境，抢占要点，堵住朝鲜人民军的退路，一举消灭人民军，摧毁朝鲜的人民政权，占领全朝鲜。然而，就在美军东西两线部队各自争先恐后地涌向中朝边境的时候，我志愿军大部队已经埋伏在鸭绿江南岸的崇山峻岭中了。

残秋的寒风挟裹着枯枝败叶在鸭绿江的波涛上疾骚。夜幕必临在安东。一幢幢建筑物在民房的玻璃窗上都贴了防震的十字纸条，灯光从这些窗口映出，眨动着昏黄的眼睛，似乎在流露着临战前的不安。

一辆吉普车从辽东军区院里开出，趁夜幕南行，驶上鸭绿江大桥。彭德怀坐在吉普车上，注视着桥上正疾速向南前进部队。

这些士兵们肩着枪、背着干粮袋和子弹袋，一个跟一个，大步向

南，奔上朝鲜战场。没有喧哗，没有怪话，动作迅速而步调一致，每一张或纯朴或机智的脸上，都透出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彭德怀熟悉这些战士，他们绝大多数是农民出身，为了打倒地主老财才参加革命扛起了枪。他在井冈山，在延安，在西北，都认识这些战士，为了打白狗子、打日本鬼子，为了推翻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他们英勇作战，不畏牺牲……今天，当新生的祖国面临战争威胁的时候，他们毫不犹豫地跨过了鸭绿江 。

彭德怀太熟悉这些战士了，他知道，这些战士是人民的子弟，是人的民精华，他们体现着人民的意志……面对危险和牺牲，他们是不知道畏惧和后退的。然而正因为如此，做为志愿军的司令员——最高军事指挥官，他深感自己有责任爱护他们，率领他们战胜敌人而减少无谓的伤亡。

但是，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敌人，而对美军的飞机、大炮和坦克，他能做到这一点吗？说真的，彭德怀心里并没把握，不过他反反复复地叮咛自己：一定……一定……

在井冈山五次反“围剿”的时候，共产国际的代表李德控制了军事指挥权，排斥了毛泽东对军队的指挥，操纵了博古对红军实行脱离实际的瞎指挥，让红军与为数众多的日军拼主力，打阵地战，使红军战士大批死伤。当时任红三边团部指挥的彭德怀在李德到现场催促三边团强攻敌阵时，彭德怀和李德大吵起来，甚至骂他“崽卖爷田，不知心痛！”是呀，红军的队伍是一点点发展壮大起来的，任何不知保护革命力量的做法都是犯罪！三六年毛泽东让彭德怀率军东流黄河，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时，彭德怀让毛泽东绝对保证部队过黄河后，万一站不住脚能够顺利撤回陕北，毛泽东不下这个保证。彭德怀还是担心部队遭遇全军覆灭的后果。当然，此次他率军过鸭绿江情况已大不相同了，有新中国政权的保证，他绝对可以无后顾之忧，他甚至已和毛泽东考虑到不利的结果，做好了一旦顶不住便撤回鸭绿江以北的准备。但是，既然出兵，就要千方百计地争取胜利，而首要的就是初战必胜，稳定朝鲜战局，鼓舞人心。

自从彭德怀由沈阳乘火车到安东后，他已两次接毛泽东急电回京。第一次回京，中央再次开会，研究在没有苏联空军配合的情况下，出不出兵以及出兵后的作战问题。中央很快又做出决定，必须抢在美军占领全朝鲜以前出动，以便使志愿军在朝鲜占领一块地盘。毛泽东和彭德怀商量的结果是令志愿军十月十九日开始渡江，在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

和德川、宁远公路线以南构筑两道至三道防御阵地。如敌来攻则在阵地前面分割歼灭之，如平壤美军和元山伪军两路来攻，则先打伪军较薄弱一路。在门个月内如敌固守平壤、元山不出，则我军行不去打平壤、元山，等我军装备、训练完毕，空中和地面对敌均具有压倒的优势条件之后，再去攻击平壤、元山等处。当时，毛泽东将这个计划发电报告知莫斯科的周恩来，并请转告斯大林。

然而当彭德怀由北京回到安东后，朝鲜战局已发生很大变化，敌人前进很快，丝毫没有要停止在平壤和元山的迹象，为此，毛泽东十八日又电令彭德怀回京，商谈可适机改变原以防御为主的作战计划，如果敌人分兵冒进，使我不可能先敌到达原定的防御地域，那么，则可以适时打运动战，利用我军出现的突然性，分割包围敌人，争取初战的胜利。

就是最后这次离京前，毛泽东设便宴招待彭德怀，为他出国送行。江青因事外出，作陪的只有一个人——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

席间，毛泽东指着毛岸英对彭德怀说："我这个儿子不想在工厂干了，他想跟你去打仗，他要我批准，我没得这个权利，你是司令员，你看要不要收他这个兵？"

彭德怀当时一愣，说：

"去朝鲜有危险哟，美国飞机到处轰炸，你还是在后方嘛，搞好建设也是抗美援朝嘛！"

毛岸英一见彭德怀这样说，有些着急："彭叔叔，你让我去吧！我在苏联时候，当过兵，参加过跟德国鬼子作战，大反攻，一直攻到柏林！"

彭德怀转向毛泽东，用询问的目光看着他，似乎在问：这个事还得你亲自作决定呀！你是同意呢还是不同意？

毛泽东明白了彭德怀的意思，笑着说："我替岸英向你求个情……"

"那好嘛！"彭德怀爽朗地说，"我收下你……不过，你要听从我的安排。"

"行，干什么都行，只要能上前线！"毛岸英高兴地答。

"你不是会俄语吗？你就留在我的司令部当翻译吧，将来少不了和苏

联方面打交道。”彭德怀说。

头一次和美国人作战，国内崇美、恐美症的人不少，而毛泽东决定把儿子送上前线，这本身就是一种大无畏的姿态，但是，彭德怀深知毛泽东对毛岸英的喜爱，这是毛泽东和杨开慧结发夫妻的长子呀……应该把岸英留在指挥机关，留在自己身边。

“那么，我这酒——”毛泽东举起酒杯说，“是为你们两个人饯行喽！还是用一句老话吧，祝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彭德怀喝下了那杯酒……

吉普车缓缓地驶过了鸭绿江桥。之后，顺大路折向东南。当车子将拐入岔路，离开鸭绿江边时，彭德怀吩咐司机停车。

车子停在路边，彭德怀走下车，来到路边，隔着鸭绿江，向灯火闪烁的安东眺望，而一江之隔的朝鲜新义州，则黑影幢幢，一团漆黑。

有生以来，彭德怀从未离开过祖国的土地，尽管他的脚步随着部队的转战几乎踏遍了大江南北，然而出国对于他还是第一回，尤其是他带兵出国打仗，而不是率代表团访问……

寒风在附近坡上的林子里呶哨，江水在暗淡的星光下打着旋子奔流。鸭绿江对岸的千里沃野已沉入宁静的夜色，祖国的人民将要度过一个宁静的夜晚——志愿军出国作战的消息还没有公开发布，一切都在秘密而积极的进行，只做不说……那么，当有一天终于要说的时候，但愿人民知道的是志愿军战胜了美这国主义军队的消息，而不是损兵折将，败退回国……

几个负责电台操作的机要人员劝彭总上车尽快赶路，以免遇到敌机轰炸，彭德怀向鸭绿江对岸望了最后一眼，转过了身。

“喂，那边是什么人？干什么的！”一声严厉的喝问从山坡上传来。

没等彭德怀上了吉普车，就见两个持抢的战士飞奔过来。一个机要参谋上前，告诉他们，是谁在这里。两个战士看到吉普车，知道是我方的首长，便不再多问了。

彭德怀在吉普车前向那两个战士招手道：“过来过来，你们是哪个部

队的？”

“报告首长！”两个战士走过来，敬礼，“我们是高炮团的，在站岗，遇到美国飞机来，说发警报，鸣枪！”

彭德怀拍着一个战士的肩膀说：“好，你们要保护好鸭绿江大桥，不让美国飞机炸了，我们的大部队还要从这里过江呢！”

“是！首长，坚决完成任务！”

“怎么样，你们是哪年的兵？”

“我是新兵，打锦州时候参的军，”一个年轻战士说，“他是老兵了，是抗日的三八式！”

“噢，打过日本鬼子？”彭德怀问那个稍老些的兵，“这回跟美国鬼子打，害怕吗？”

“不怕，”那个老兵操着一口山东腔说，“不管是小日本还是老美，打它个驴操的！”

“哈哈哈……”彭德怀仰天大笑，拍着那个战士的肩膀说，“好，就打它个驴操的！”

彭德怀上了吉普车。两个战士说：“首长，要注意防空，小心美国飞机！”

“不怕！”彭德怀说罢，关上了车门。

吉普车箭一般地驶入了朝鲜的暗夜之中。

二

在一个矮小潮湿的矿洞顿，彭德怀一眼看见金日成从洞里走出，笑着迎上前来，他一时感到一种钦佩之情：这位朝鲜人民的领袖的神情表明了一种革命者的坚毅和乐观，环境虽然极为恶劣，形势危及着政权的存亡，然而从这位俯视的脸上可以看出：朝鲜人民及其军队没有被压垮，更谈不上屈服。

“你好，金日成同志，毛泽东主席让我代他向你问好！”彭德怀热情

地说。

“你就是彭德怀呀，好，好，”金日成操着一口东北话说，“我可是久仰你的大名了！”

金日成把彭德与让进那间潮湿的矿洞。

不知为什么，金日成的中国话使彭德怀顿时产生一种亲切感。他知道，抗日战争时期，金日成曾在我国东北吉林、通化一带率领抗日联军一部与日寇展开过长期的游击战争，那时候，他自己是八路军的副总司令，对东北抗日联军艰苦卓绝的斗争也时常耳闻，虽然杨靖宇率领的抗联屡次未能打通与华北抗日部队的联络，长期陷于孤军奋战，然而杨靖宇、李兆麟和金日成的名字他早已熟知。现在，当他见到金日成，并且可以不用翻译立即开始了热烈的交谈，亲切感油然而生——是呀，中朝两国军队是名符其实的战友，老战友重逢当然令人高兴！

昨天深夜，彭德怀一行赶到大榆洞。志愿军司令部打前站的同志已经安排好了房屋，等候彭德怀和志司机关的到来。

今早起来后，彭德怀匆匆吃了点东西，便还着几个人由朝鲜方面的联络员引路，来到大榆洞南边不远的一个名叫大洞的小村。

他们先打到村旁山脚下的一栋草房——中国驻朝鲜大使馆的同志住在这里。驻朝鲜大使馆参赞柴军武正在迎候彭德怀，一见彭德怀来了，这位年青的参赞慌了神，连连说：“彭总来了，彭总来了……我正要去接你，怎么这么早就到了？哎呀，彭总，早就盼你到了，这下朝鲜有救了，真危险哪！”

“金日成同志中哪儿？”彭德怀问。

“就在离这儿不远的一个矿洞里，一会儿朝鲜外务相朴宪永来接你过去。”柴军武回答，一边请彭德怀在屋里仅有的一把木凳上坐。

“噢，那就等一会儿。”彭德怀坐下，抬走手臂，看了看袖口磨破而抽线的地方，笑着问柴军武，“你看我这付样子去见金日成不太好吧？你有剪刀没有？”

柴军武没有剪刀，只有一把剪指甲的小剪。

“这个也行。”彭德怀接过那把小指甲剪，一点一点将自己袖口破烂的地方剪齐，边剪边问柴军武，“你是什么时候到朝鲜来的？”

“我是八月中旬随驻朝大使倪志亮一道来平壤的。仁川登陆后，十月初，敌人越过三八线，我们只好撤离了平壤，到了德川。倪志亮大使因病回国了，由我负责使馆工作，算是临时代办吧……昨天，敌人逼近德川，我们不得不从德川转移到这里，朝鲜外务相朴宪永也一道来了……”

说话间，彭德怀已将两只袖口磨开线的地方都剪平了，他把指甲剪还给柴军武，抬起胳膊欣赏着自己的劳动成果，得意地说：“嗨，这个办法好，又象亲衣服一样喽！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嘛！”

……彭德怀隔着一张桌子，坐在金日成的对面，在坐的还有朴宪永和柴军武。

“感谢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我们的支援，”金日成开口道，“请转达我对毛泽东同志的问候和我们对他的敬意，他派了你这位大将来援助我们，使我们的民族解放事业有了可靠的保证，现在我们真是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呵！”

“接到你的告急电报，毛主席坐不住啦，”彭德怀直视金日成的眼睛，看到这位首相宽大的额头下那一双微带笑意的眼睛因缺少睡眠而略显红肿，眼神中透出一种焦虑。

“是呀，我们都是社会主义阵营，我们不向中国和苏联求援还能向谁求援？”

金日成诚恳地说，“也只有无产阶级的政党才有这种国际主义精神，能在困难时刻无条件地全力支援我们，真是太感谢啦！”

“我们刚建国，百废待兴，国力还很弱，国家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整顿国民经济、剿匪、土地改革，还有西藏问题……但是，既然美帝国主义打上门来，我们就不能置之不理；毛泽东主席说，朝鲜的危急就是中国的危急，中朝两国是邻邦，唇齿相依，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毛泽东日夜不得安宁，思前想后，下定了出兵的决心。他让我来带兵，我是临危受命，不过究竟能不能胜任，打得好打不好，还难说，这还要靠金日成首相和朝鲜同志多多帮助，一道克服困难……”

彭德怀讲了以上这番发自肺腑的话，看得出来，金日成很感动，连

连点头。

彭德怀接着把志愿军入朝的情况向金日成作了介绍，告诉他，第一批入朝部队已从昨晚开始渡江，计划十天内全部进入朝鲜作战地域。首批过江部队共有十二个步兵师、三个炮兵师，约计二十六万人。另有二十四个师正在集结，准备做第二批、第三批入朝参战的部队。在作战部署上，计划先在平壤、元山一线以北、德川、宁远一线以南地区构筑防御阵线，敌不来打我暂不去攻击，待站住脚后再出击。在志愿军构筑工事期间，希望人民军继续组织抵抗，尽量迟滞敌人。

“既然我们决定出兵，第一就要力争对朝鲜有所帮助，要歼灭美国侵略军……

第二呢，我们也要准备美国宣布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准备它轰炸东北工业基地，攻击我国沿海地带……”彭德怀最后用低沉的声音说，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志愿军能否在敌人的进攻面前稳住阵脚，我看无非有三种可能，第一是我们站住了脚，而且歼灭了敌人，从而一科解决朝鲜问题；第二是虽然站住了脚，但双方僵持不下，使战争长期化；第三是我们顶不住，被打了回去……当然，我们要力争第一种可能！”

金日成认真地听完彭德怀的介绍，沉思了一下，说：“我看站住脚的问题是能束及时抢占有利地形构筑阵地。目前据我们掌握的情况看，敌人前出很快，西线美第二十四师已逼近朔州、昌城，伪一师已由云山、北镇向碧潼进犯；伪二军三个师由破邑、阳德地区已前出到成川、价川、德川地区。

东线有美军两个师和伪军两个师已由元山、咸兴地区分别指向江界、惠山、目标是图门江。敌人进攻速度很快，恐怕你们不一定能先期赶到预定防御地区……”

“那么，人民军能否对敌实施迟滞战术，配合志愿军占领预定防御阵地呢？”

彭德怀问。

“我们可以尽全力继续阻击敌人，”金日成道，“不过，能不能达到目的不好说，敌人兵力占优势，火力又猛，空军和地面部队配合，恐怕很难扼制它的势头……”

“人民军现在状况怎样？有多少兵力？”彭德怀愈感到了形势的严重。

“现在情况不好，”金日成摇头道，“实话说吧，现在我只有三个多师在手上，其中一个工人团和一个坦克团在长津附近；一个师在德川、宁边川北；一个师在肃川，还有一个坦克师在博川。其他隔在南方的部队正化整为零，分散后撤，准备集结在满浦整编，要将这些部队整编好重新投入战斗，需要一定的时间，恐怕至少需两个多月才行呵……”

“唔。”彭德怀沉吟道，“那我们再考虑一下作战计划，该变就得变……”

“是呀，敌人是机械化，前进速度很快，”金日成担忧道，“如果志愿军去占领阵地，而阵地已先被敌占领，地形不利而敌我遭遇，搞不好要吃亏的。”

“嗯，你说的有道理。”彭德怀赞同道，“我们刚刚到朝鲜，情况不熟，以后有什么敌情变化，希望能及时通报我们。”

“这个当然要做到，”金日成说，“我还想，你们到朝鲜，语言不通，会遇到不少困难，我们准备抽一部分人分到你们的师司令部，充当联络员、向导和翻译。”

“那好嘛，我看很必要。”彭德怀点头赞同道。

时近晌午，金日成留彭德怀午餐。几个朝鲜女同志端来大米饭和一盆清炖鸡，还有几碟泡菜和几个罐头。金日成搓着两手，似乎有些抱歉地说：“彭司令，战争时期，条件太差，没什么好招待，大家将就用一点吧！”

彭德怀也不客气，用筷子挟起些泡菜放到嘴里嚼着，连说：“哎，这个东西好吃，清口，下饭——有辣子没有？”

“辣椒有的是，”金日成吩咐一旁的人说，“快去搞点辣椒来！”

三

第二天上午，志愿军司令部机关全体人员赶到了大榆洞。下午，十三兵力指挥机关也按毛泽东的电令赶到大榆洞与彭德怀会合。

大榆洞位于朝鲜北部平安北道，是一处金矿，座落在两座大山的一条深沟里。

沟中有一条小路，两侧是一些简易工棚。残秋季节，沟两侧的杂木林树叶脱尽，阵阵寒风在山岗上游荡。在南山一道小沟里，有一个大矿洞，原是金矿开采地。由于矿洞里积水潮湿，不能利用，志愿军总部机关便在洞口附近搭了些木板房，开始了作战指挥工作。

十三兵团指挥机关开到磊榆洞后，当即与志愿军司令部合并，志为志司总指挥部。晚上，在一间很大的木板房里，彭德怀召集邓华、洪学智等人开会，研究作战方案。

大家围着一张长方形的桌子坐下，彭德怀就着桌上的烛光，一一端详着与会的人。

可以说是人材济济——

邓华是爱动脑筋，能文能武的帅才，你看他坐在那里，一支接一支地抽着香烟，喷云吐雾，不知什么时候便会冒出一个好主意来。

洪学智这个大麻子是个乐天派，再大的困难也不知愁，搞后勤很在一套。

韩先楚是一员勇将，让他独挡一面可以完全放心。

解方是个儒将，还会几国外语，对敌军情况了如指掌，算是个“智多星”参谋长。

“同志们，我看咱们闲话少说，言归正传”，彭德怀待大家庭坐定后开口着，“开会以前，我先把党中央和军委的任命宣布一下，我先补充一句，建议十三兵团指挥部和志司合并，是我向毛主席提议的，这可不是端了你们十三兵团的老窝，夺了你们的兵权，无非是有利于作战指挥，总不能志司就我一个光杆司令吧？现在军委任命邓华为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委、洪学智、韩先楚为副司令，解方同志为参谋长，杜平为政治部主任，我们这个班子就算齐了。另外，中央决定由我担任党委书记，邓华同志为副书记。对中央和军委的决定我是满意的，在座诸位都各有各的本事，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我还要靠你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哩……

我老彭的脾气你们也听说过，不过没么子要紧，为了工作你们该争就争，该吵就吵，不过军人还是那句话，决议一下，坚决执行命令，不然我也不会客气，我老彭嘴上不把门，该骂娘我就要骂娘咧……”

接着，彭德怀宣读了军和中央的有关命令，便站作战处开丁甘如铺开一张地图。

彭德怀就着闪烁的烛光，在地图上寻打着目标，一边说：“按朝鲜方面的敌情通报，伪六师一部已到熙川和桧木镇，拟向楚山进攻；伪八师已到宁边、德川以北，拟向江界推进，伪一师已到宁边、龙山，拟攻昌城；英二十七旅已过安州，准备攻向新义州；美骑一师、步兵第二、第二十四、第二十五师在平壤地区附近集结；美陆战一师正在元山港登陆……很紧迫呀，看来我们原定的防御计划怕来不及了，毛主席来电也问：我四十军欲先敌赶至德川，时间上是否来得及？他说，如不可能，则似以熙川附近地区伏击为宜。工考虑的结果是：敌人东西两线分兵冒近，对我军并无防备，这样，有利于我们分割歼敌，我看应该将我们以防御为主的作战计划改为以运动战歼敌的方式。俗话说，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敌人前进速度很快，给我们预定的防御计划造成了麻烦，但同时又给我们提供了运动作战，分割歼敌的机会，特别是，敌人的第一线部队都是南朝鲜伪军，相比美军，他们的武器装备和指挥能力较弱，我们可以先拿伪军开刀！”

彭德怀说到这里，挥手向桌上的拍，咚的一声震得一只蜡烛到了，烛泪倾倒在地图上，片刻凝成一团油脂。

邓华连忙扶起那根蜡烛，就到另一去蜡上点燃，再次放好，之后，他猛吸了两口香烟，用手指戳点着地图，象是自言自语地说：“敌人东西两线之间隔着高山峻岭，相互无法联络，中间这道缺口……呀，有八十多公里呀！这有利于我们部队穿插分割包围敌人，我同意彭总的意见，作战不能死守既定计划，要视战场情况，敌变我变，方能争取主动。”

“敌人虽然是机械化，但他们已进入德川以北的地区，机械化的作用很受限制，而我们的部队惯于山地作虞，恰恰是长处……”洪学智也赞同道，“只是东西两线，我们应有一个侧重……”

“鉴于敌人的空中优势和炮火优势，我们应该以近战、夜战、速战为主，辅以阵地战和人民军在敌后的游击战……”解方不慌不忙地谈出自己的见解。

“东线敌人以美军为主，美陆一师由仁川绕道在元山登陆，将向咸兴以北出击，美步兵七师从釜山港海运利原港，这一路行动较慢，我们可以从集安先渡江的四十二军阻击东线敌人，使其不能增援西线，而调十三八军由江界、前川南进熙川，连同三十七军、四十军一起，对付打头阵的伪六师、七师和八师……”韩先楚低头俯向地图说，“我同意彭总的意见，防防御为主而代之以运动战为主，集中我们的势兵力，先歼灭一些伪军……”

“大家讲得都有道理，”彭德怀从椅子上站起，俯向地图，“我看这样吧，东线交给四十二边，他们距东线较近，让一二四师和一二六师抢占黄草岭和赴战岭有利地形组织防御，钳制美陆战一师和伪一军。东线和西线之间相隔狼林山脉和赴战岭山脉，高山险峻，八十多公里，他来不及增援西线。那么，西线我们集中优势兵力——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分割包围伪军的三个师，将四十二军的一二五师配属三十八军。一定要先敌抢占熙川、长津两个战役要点，造成在云山、熙川地区围歼伪第六、第七、第八师的态势。同时，增调我第五十军和六十六军开赴安东、集安作为战役预备队。另外，宋时轮的九兵团也正向集安开进，四十二军两个师阻击东线敌人后，可将七线阵地交九兵团。看大家有什么补充没有？”

“我同意彭总的部署，”邓华抽着烟——从会议开始他的烟就不离嘴，“有两点补充：一是伪六师七团已经桧木洞逼进古场洞，近日可到鸭绿江边，对我集安、长甸河口的交通线有很大威胁，我看应该尽早有所准备，是否从五十军调一个师从集安过江，隐蔽开进楚山地区，给他来个突然袭击？还有，新义州一带空虚，英二十七旅和美二十四师的前方应早有防御准备，是否站五十军和六十六军尽早从安东过江，阻击该敌，以保证我正面三十九、四十军的右翼安全。”

“目前，三十军在四十二军之后从集安过江，部队还在鸭绿江边的满浦，应催促其尽快经江界、前川向熙川方向运动，以防四十军和三十九军在正面打响后，熙川的伪八军向军隅里、价川方向南逃。”韩先楚补充道。

“好，就这样吧，”彭德怀下了决心。“让作战处草拟给各军的作战命令，解方同志把我们研究的计划给毛主席和军委起草一个电文。会议到此，有些问题我们还要考虑一下，敌情有变，我们随时还要改变计划的……”

夜深了，满天星斗闪闪烁烁，大榆洞山沟的木板房里，彭德怀就着一盏小小的瓦斯灯还在阅读着作战电文。在这同一时刻，敌方总指挥麦克阿瑟正在东京他的舒适豪华的官邸里，观看着夫人为他挑选的好莱坞影片，十分闲适地等待着朝鲜战场上将传来的捷报，而彭德怀却将大榆洞的荒凉山沟做为他的总指挥部驻地，并且他十分清楚，这里距最前沿的部队四十军一一八师只有不足二十华里！

第九章

一

入夜后，由满浦通往江界的盘山公路上行驶着一辆接一辆的汽车和吉普车，这些车辆夹杂在步兵队列里，不敢开车灯，所以行进速度很慢。

军长梁兴初坐在一辆吉普车里，身子随着吉普车的颠簸而摇晃着，耳畔不时传来一阵阵汽车的喇叭声和嘈杂的人声。

“操他娘的，这种行军真憋得慌，一夜走不了二十里，跟他娘王八爬一样！”

“汽车是瞎子，乱开乱撞，也不敢开灯！”

“开灯？你想打死呀？那美国飞机一瞧见灯亮就放机关炮！”

“闪开点闪开点，别挡汽车路！”

“你叫唤什么！小心天上飞机听见了给你下蛋！”

“咱们的飞机咋不来呀？要是咱们的飞机把美国飞机在天上截住，那咱们还用黑灯瞎火的摸，甩开大步跑啦！”

“快别想好事啦，咱们的飞机？炸弹片是咱们的！”

“谁讲怪话呢？刘贵不是？没飞机照样打胜仗，国民党军队有飞机，到了还不是让咱们给撵到台湾去啦？美国佬也得滚回三八线南边去！不信走着瞧！”

自从十九日晚开到满浦，梁兴初就感受到了浓烈的战争气氛，而且同过去的战争经历有所不同，似乎严酷的战争气氛更使人压抑。隆隆的炮声铺天盖地，成群的敌机贴着山头和公路低飞，一点小小的异常动静，都会招来敌机一番俯冲轰炸。因此，部队只好夜间行军。白天，公路上杳无人迹，仿佛一切都在沉睡。黄昏降临后，公路上才恢复了生机，人流汹涌，车辆拥挤，吵吵嚷嚷，一直到黎明。

梁兴初在几天的行军里，不时遇到从南方撤退下来的朝鲜人民军的

零散队伍，问他们向什么地方去，回答一律是："满浦集合！"接着几乎都向志愿军发问："东木（同志），边机以梭（有飞机吗）？"

怎么回答呢？我们的战士又何尝不在盼望自己的飞机出现在空中呢？但是，不知是一种自尊的驱使还是别的什么，面对这种询问，梁兴初总是报之一笑。是的，我们的空军正在筹建中，暂时还不能参战。但是又不愿没有，让朝鲜同志失去希望。

重要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开上来了，来了就是要打，打就要胜——没有什么军队是为了失败来打仗的。

那么，我们能打胜吗？回答当然是肯定的。问题是：怎样才能打胜？怎样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

部队的斗志是没说的。老部队啦，从山东打到东北，从东北打到广西，解放了全中国，南征北战十几年，突然不打仗了，和平了，部队拉到河南信阳整训，开始按照中央的部署，动员部他同志离队复转到地方工作，那工作才叫难做。让谁走谁不愿意，对老部队、老战友有感情呀，谁舍得就这么脱下军装扔下枪，一拍屁股走了呢？做了多少思想工作？说新中国成立了，经济建设更重要，地方需要部队输送干部和革命骨干，动员来动员去，突然一道命令：停止复转工作，已决定复转的同志要做思想工作继续留队。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于是又反复讲留队的重要，部队要打仗，老骨干不能走。这个思想工作好做，不用说就通：本来就不想走嘛？怎么样，还要打仗不是？部队就是我的家，部队打到哪咱也跟到哪！

不只因复转暂停，原定夏员的同志又留下了，就是已经转业到地方的同志，一听说部队要开赴东北，准备入朝参战，又纷纷赶回部队，千方百计说服老首长又同意他们重亲归队。战士们的请战书、决心书雪片似的往各级领导的桌上飞来。誓师会、挑战应战会一个接一个开，部队的劲都憋足了，要到朝鲜和"老美"较量较量。

但是，皇天可鉴，我们部队的装备是太差了。不只是没有飞机的问题，连火炮、坦克也为数极少，步兵武器也较落后。

三十八国是继四十二军之后从集安渡过鸭绿江的。按志司原指示，将做为战役预备队，在江界集训三个月，等候改换装备再投入作战。但是一入朝，情况就变了。

志司命令三十八军迅速集结到熙川地区。然而当时只有军先遣队和先头部队三三七团以及派去熙川文明洞帮助朝鲜人民军抢救武器装备的三三八团到了前川以南，靠近了熙川，其余主力部队都在以每夜二古十里的速度在路上爬，白天又无法行军，唉，真是争死了哪！

梁兴初想起离开满浦南进的第一天夜里，部队在崎岖的山路上几乎动弹不得，来来往往的车辆拥挤在一条狭窄的三级公路上，熙熙攘攘的步兵夹杂其中，从平壤北撤下来的朝鲜政府机关的车、苏联顾问团的车以及牛拉的炮车和各种装运物资的车辆把南上的通路挤个水泄不通。双方谁也不让道，都要抢着先行。骂起和汽车喇叭声响成一团。汽车蜗牛似的爬，后来干脆停下不动了。一片夜暗里，谁也看不清谁，急得梁兴初大叫：“哪个车不给让路？把它搞到沟里去。”

双方吵嚷起来，互不相让。后来月亮爬出动雾，把银当洒向山野，双方才模模糊糊看清了。当对方终于搞清南下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入朝参战部队，一齐热烈鼓掌，并且主动让道，甚至把自己的车掀到沟里为志愿军让路。然而车速还是很慢。

沿途的南朝鲜特务很多，一听到美国飞机来了，就在公路两边的山头上打信号弹，给飞机指示轰炸目标，于是飞机便来轰炸一番，公路两边便着了火，或是封锁的房屋被打着了，或是我方汽车被打着了。队伍便走走停停，停停走走。行军中，部队又联络不上，也不知道担任前卫的一一三理由是否接近了熙川，而一一二师过江更晚，恐怕师部才刚刚离开满浦。

咦，怎么车又停下了？梁兴初从车窗玻璃上模模糊糊看到公路右侧一团人群蠕动着，传来呼喝声，被阻住的车辆似一列长龙。

“怎么搞的？”梁兴初打开车门，跳下吉普，向迎面赶来的一个参谋问。

“报告军长，司令部翻了一辆车，江副军长让我向您报告。”

“怎么搞的！”梁兴初火从心起，“伤了人没有？”

“作战科王科长当时就没气了，还有几个科长也负了伤。”那个参谋向梁兴初报告着。

梁兴初大步奔到前边人群处。

“梁军长来了。”人们闪开。

梁兴初从人群中走到路边一块大青石边，看见一些战士正在从沟里往上抬伤员。

汽车滚落在沟底象一块碧石，一动不动。

大青石边，牺牲的作战科长躺在地上，几个警卫排的战士正把他的遗体抬上担架。

梁法初默默走到担架边，看着死者的脸，朦胧的星光里，他的两眼微睁，茫然地望着夜空，似乎在说：这是怎么回事？我还没干什么事呢？第一枪还没打响，就这么草草地收场了？我不甘心哪……。

梁兴初感到一阵冷风拂过死者的身体，吹到他的脸上。这是个抗战时期入伍的老科长，从滨海地区打到东北，四战四平，三下江南，参加了多少次恶仗都没有牺牲，现在刚一入朝就……出师不捷呀……

梁兴初吩咐人将死者遗体后运，并让司令部尽快任命新的作战科长，所有负伤的科长，不能继续工作的，迅速指派人接替。结果一清点，司令部所有科长程度不同都受了伤。妈的，梁兴初恨恨地骂道，仗还没打，军司令部就损兵折将！传令部队继续前进，小心不要翻车！

队伍继续前进了。

午夜时分，军指挥部到达江界以北的十字路口稍事休息，梁兴初命电台报务员与各师联络。但也许是因为各师在行军途中，电台无法构通联络。恰在这时，志司的命令来了——一位译电员将一纸电报交给梁兴初。梁兴初拧亮手电筒匆匆读罢电报，又交给政委刘西元和副军长江拥辉等阅看。

志司电报告知：西线伪六师一部已占领熙川；伪八师已占领宁远；伪一师及伪七师一部已占宁边龙山洞地区。而我各军除四十军进至于北镇以东，云山以北接近预定占领地区外，其余各军距预定占领区尚远。命令三十八军配司四十军一二五师迅速集结熙川以北地区，准备歼灭伪八师（该师即将由宁远地区进至熙川）于熙川及其以北地区。

——作战命令下来了，这是三十八军入朝第一仗，一定要打好！

梁兴初当即和几个军的领导同志商议，决定以一一三师担任主攻；一一二师迂回到熙川以东包抄敌人，断其退路；一一四师为预备队。

恰巧，这时电台要通了一一二师师部，梁兴初便让参谋人员草拟命令，给该师发报，让该师迅速集结熙川以东，听候命令向熙川之敌发起攻击。但一一三师还是联络不上，情况又十分紧急，梁兴初当即决定命一个参谋坐他的吉普车去一一三师传达命令。

那位年轻的参谋受命后，带着一个联络员上了路。夜暗中，吉普车全速前进。

中间几次遭到敌机轰炸，吉普车左躲右闪，被山岩撞得遍体鳞伤不成样子，但是，命令传达到了。第二天，当这位参谋乘着这辆“千锤百炼”过的吉普车，回到军部向梁兴初复命时，他高兴地拍着那个年轻参谋的肩膀说：“好样的！”

一切顺利，命令下达了，部队会奉命争进到预定地区，只等志司令下，便向熙川发起攻击，猝不及防的伪军能经得住“四野”王牌军的猛攻吗？梁兴初心里还是乐观的。三十八军一向是四野的主力，现在到了朝鲜，一定得露一手，要旗开得胜！

不料，就在这时，司令部送来一一二师发来的一封电报——这个偶然出现的事情，竟至使攻击熙川的作战计划受到了影响。

一一二师司令部渡过鸭绿江，进至满浦后，遇到了从前撤下来的人民军的一个师，友军相见，分外亲热，又遇到了原在一一二师打过仗后又回到朝鲜的老战友，便设宴招待了朝鲜人民军的同志。开饭前，先请人民军一位同志介绍敌军情况，那位同志以前在一一二师当过兵，参加过天津战役，讲起话来也随便——到了老部队嘛，便着实把美军飞机的厉害渲染了一番，何况他讲话又不用翻译，大家都听到明明白白：“……哎呀，美军的飞机太厉害啦，你们可得提防着敌人飞机一来，黑压压一片跟老鸦一样，飞得那个低，贴着地皮儿，带起的风能刮你一个跟斗！飞机上的机关炮跟长了眼似的，跟着人跑，你藏到哪儿炮弹追到哪儿！你们来了飞机没有？

哎呀，没飞机可够呛——不敢白天露面呀……”

司政后机关的同志听到这些情况，一个个傻了眼——美帝不是纸老虎吗？这飞机可不是纸叠的呀？听着和美军打过仗的战友的介绍，他们

一个个张大了嘴直发愣。

师长杨大易一看不妙，再这么讲下去，要影响部队的士气了。于是开口道："好啦，今天讲到这儿吧，你歇歇吧……"

"没事，我不累……"那位同志还要继续讲。

"饭菜都好了，先吃饭，等一凉就不好上口啦！"师长客气地找了个理由。

吃饭的时候，师长向人民军的同志介绍说，他们师受命向熙川地区集结。

"熙川让敌人给占啦！"——又是那位介绍敌军情况的好心的战友。

"敌人？什么人？"师长问。

"黑人。"对方答道。

"黑人？有多少人？"

"千把人吧……"对方漫不经心地答道。

也不知是这位战友搞错了遇见黑人的地点，还是夜间遇到敌人没辩清肤色，抑或有意无意地吓唬一下新来参战的志愿军，总之，他说的情况引起了一一二师的重视：不是讲熙川守军是南朝鲜伪军吗？怎么跑出来个美国黑人团？

于是，一一二师一封急电发到军司令部："据朝鲜人民军的情报：熙川有个黑人团。"

梁兴初接到一一二师的电报后大为惊讶：黑人团？还是朝鲜人民军的情报？莫非志司的情报不准？打美国黑人力可得慎重，他们的装备好，火力强，恐怕我们不宜轻举妄动。干脆，将此情况上报志司。于是，一封同样内容的电报又从三十八军军部飞到了志愿军司令部。

二

十月二十五日上午十点多钟，大榆洞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室里气氛十分紧张。阳光从敞开的门扉里射进，在门口地面上形成一个斜方形的光

区，一缕缕的烟雾在阳光中飘浮，木板房里飘着一股辛辣的烟草气味儿。木板房里光线较暗，彭德怀面对着壁上悬起的一副作战地图，紧蹙眉头。邓华等人或抽烟，或看电文，神情也很焦虑。

巨幅作战地图上，从温井伸出的一支蓝色箭头指向两水洞，这是伪六师二团的两个营。从北镇伸出的两只红色箭头象一把钳子将两水洞吞向虎口。这是我四十军一一八师的作战部署。据一一八师师长邓岳早上来电，说敌一部兵力和火炮正从温井顺公路大摇大摆地开进两水洞我方埋伏区域。那么志愿军入朝后的第一仗就要打响了，恐怕现在早已混战开了，结果会怎么？彭德与和邓华等在等待消息。

另外，伪六师第七团已将进至楚山，深入到我军主力后方，彭德怀考虑，一旦一一八师歼灭了两水洞之敌，便应乘势攻占温井，截断伪六师第七团的退路，会同五十军一四八师对伪六师七团形成南北夹击，将其歼灭。还有伪一师正向云山以北进犯，当令三十九军向云山西北地区迅速前时，阻击伪军一师北进及向熙川的增援；还有美第二十四师、英二十七旅已窜向泰州，定州方向，应令六十六军迅速渡江，进至铁山、车辇馆、楷岘地区，准备阻击该敌。问题是，伪八师主力将进至熙川，估计一天以内即可占领熙川，而三十八军距熙川尚有六七十公里，能否尽快赶到熙川围住伪八师不令其逃脱，恐怕是很关键的一环。

“三十八军现在到了什么地方？”彭德怀看着地图，头也不回地问。

“先头部队一一三师已到前川，军指在江界，主力一一二师刚由满浦南下。”

解方参谋长答道。

“怎么三十八军象个小脚女人走不动路？”彭德怀气恼地说，“给我支烟抽抽，邓华。”

彭德怀平时很少抽烟，一见他要烟抽，邓华知道彭德怀已经很焦虑了。他从烟盒里抽出一根香烟递给彭德怀，一边为他点上烟，一边说：“三十八军在四十二军之后一渡江，时间当然后推了，很有可能后勤方面的汽车保障了四十二军，所以四十二军到了东线莞草岭、赴战岭地区阻击进展甚快，而三十八军遇到困难较多，去江界、前川的铁路线被炸，公路又被从平壤北撤的政府各类车辆塞满，他们进展速度自然不会太快……”

“我看他们是让美国飞机吓住了，白天不敢行军，夜晚又走走停停。”彭德怀大口吸着烟，忧虑地说，“一旦他们不能按时赶到熙川，而四十军和三十九军对温井、云山之敌已打响，熙川之敌便会被掠走，再追就怕追不上了……”

“能不能让熙川之敌向北再调动一下？”洪学智说：”让敌人也帮咱们走走路，两相方便嘛。”

“那只有围攻打援的办法，”韩先楚说，“看看围哪一部队敌人好呢？”

“只有伪六师七团在我主力后方楚山一带，”邓结对彭德怀说：“可让一一八师歼灭雨水洞后调头北上，阻住该敌，令五十军一四八师南下对该敌合围……”

“嗯，我看可以试一试，”彭德与望着地图考虑了一下说：“围住伪六师七团，而不立即歼灭，让其大呼大叫求援，以诱使伪八师由熙川增援，之全会同三十九、四十和三十八军将其歼灭在云山东北、温井以东地区。”

“铃铃铃……”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在志司指挥部的木板房里激荡着。

“彭总，是一一八师邓师长的电话。”一位参谋接过电话后，告诉彭德怀。

“怎么样邓岳？”彭德怀接过电话问，“吃了肉包子没有？”

“吃上啦，全肉馅的！”话筒里传来的声音很大，直震彭德怀的耳鼓。彭德怀有意将话筒从耳畔拿开些，好让凑上来的邓华、洪学智等人也听清。

“露了馅没有？”彭德怀又问。

“一点没露，包得严严实实，”邓师长的声音因为兴奋而有些发颤，“敌人一个加强营和一个炮兵中队，毫无搜索，顺大路来了，钻进了我们的伏击圈，我们三个团采用拦头、截尾、斩腰的办法，向敌突然猛攻，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敌人大炮还没有卸架就位便被缴获啦，还抓了一个美军顾问，我已派人把这个家伙押到总部去啦……彭总，这一仗真痛快，一个小时解决战斗，全部歼灭！”

“好！打得好！”彭德怀激动地说，“总部要通令嘉奖你们！”

“彭总，给我们交待新任务吧？”

“你们今夜就会同一二零师攻占温井，之后调头北上，截住伪六师七团……”

放下电话后，彭德怀长舒一口气，大叫：“参谋，快给毛主席发电，报告首战胜利，让他放心！”

正在这时，作战处的毛岸英跑来了，兴冲冲地告诉彭德怀：“彭总，好吃的来啦……”

“什么好吃的？”彭德怀问。

“金日成同志派人给您送了两筐苹果！”

话说间，就见几个朝鲜同志抬着两筐苹果进了指挥部。一位同志把金日成写的便条交给了彭德怀。

“高参谋，”彭德怀对另一参谋说，“带这几位朝鲜同志去休息，告诉伙房，中午给他们搞点好菜，有酒的话也拿出来！”

彭德怀看过金日成表示问候的便条，向朝鲜同志表示感谢，请他们转告金日成，志愿军刚刚在雨水洞打了个胜仗，详情过后再通报送去。

朝鲜同志走后，彭德怀走到打开盖的一筐苹果前，看着又大又红的苹果，说：“给机关的同志都分点，大家都尝尝！”

彭德怀从筐里拿了一个苹果，在手掌上蹭了两下，咔嚓就咬了一大口，“嗬，还真甜！怎么样，谁跟我下一盘棋？老洪，你个麻子服不服输？”

“和你下棋我赢不了，”洪学智揶揄地说，“你尽悔棋……”

“你也悔棋嘛……”彭德怀笑道。

“彭司令，我跟你下一盘！”毛岸英在一旁开口道。

“你嘛，一个小臭棋篓子，晓得憋马腿不？”彭德怀摇头道。

“你先别吹，彭总，下起来看！”毛岸英一般不服气劲头。

棋盘铺好，象棋摆上，彭德怀和毛岸英杀将起来，洪学智、邓华等人在一旁观战。

当头炮——彭德怀下棋从不谦让，总是先走，第一步总是当头炮；接下去跳马、飞象、攻卒、出车……不一会儿，就让毛岸英抓住一个机会，用马踩了他的一只炮。

“不行，这步不这么走——”彭德怀伸手要毛岸英已经吃掉的那只炮。

“不许悔棋，落子无悔嘛！”毛岸英紧握着那个炮不放手。

“你开始又没讲不准悔棋，”彭德怀很认真地说，“你也可以悔嘛……”

“怎么样彭总？又悔棋了吧？”洪学智笑着说，“你要是不悔棋，只怕一盘也赢不得！”

“你个洪麻子吹牛！”彭德怀瞪了洪学智一眼，又对毛岸英说，“悔一步悔一步……”

毛岸英无奈，只得把那只到手的炮又交出，一边委屈地说：“你这个总司令，下棋好比打仗，兵马一动，还能悔吗？”

一听此话，彭德怀一愣，片刻笑道：“下棋就是下棋嘛，一不赢房，二不赢地，悔一步棋有莫子要紧的。”

二人继续杀将起来。

将近残局的时候，彭德怀看看胜利在握了，笑着对皱着眉头的毛岸英说：“你好好看看，可以悔棋……”

“不悔！”毛岸英赌气道：“输了再重下，就是不悔棋。”

“那我们下一盘讲好，不准悔棋！”彭德怀认真地说，又走了一步，“将！”

“彭总呵，你要是不悔棋，哼，”洪学智摇头道，“我这个麻子就变成小白脸喽！”

“你这个洪麻子，脸没得白喽！”彭德怀看着棋盘，啪地一落子，“将！”

“彭总，三十八军电报——”作战处开丁甘如匆匆赶来，交给彭德与一份电报，补充说：“三十八军说，熙川有个美国黑人团！”

“什么？！”彭德怀一惊，停住拿棋子的手，接过电报，匆匆看过，“你们看你们看，这个三十八军又出了情况，熙川又冒出一个美国黑人团！乱弹琴！”

邓华接过电报看后，说：

“下面部队刚入朝，情况摸不准，也许以讹传讹……”

“给梁兴初发电，让他们火速围攻熙川之敌！不准再拖延！”彭熏怀气得一手搅乱了棋局，在地上踱来踱去。“不是说梁兴初是员虎将吗？我看是个鼠将！什么黑人团！”

“这个梁大牙是怎么搞的！”洪学智也摇头道，“过去他一直是敢打敢冲，现在怎么踌躇不前了？”

“岸英，”彭德怀对毛岸英说，“你去告诉丁处长，给三十八军发电，要他们最迟在二十八日向熙川之敌进攻！”

“是！”毛岸英离去。

三天以后，我三十九军对云山之敌构成了三面包围。四十军已将温井以东敌四个营歼灭。我围困伪六师七团准备打熙川来援之敌的计划未能实现。志司遂令一一八师将回窜至左场以南地区的伪六师七团击溃，歼其大部。东线我四十二军阻击部队也在莞草岭、赴战岭与伪首都师、伪第三师和美陆战第一师展开激战，扼制了敌人迂回江界、增援西线的企图。然而，一个令人遗憾的消息传到了志司指挥部：三古八军二十八日由于一一二师未赶到预定位置，迟至二十九日黄昏才向熙川发起进攻，但熙川伪八师已于该日凌晨弃城南逃。

“追！让三十八军给老子追！”彭德与大叫道，“命他们向球场、军隅里方向攻击前进，拿下军隅里，切断云山、温井地区敌人的退路，不使敌人撤至清川以南！”

三

梁兴初心里真是太窝火了。

二十八日晚，三三八团已进至熙川外围，与敌遭遇，打死敌军一名，俘虏了名；三三七团也于熙川西北的馆岱洞与敌遭遇，毙伤俘敌十七名。

两个团均向师请示，可否向熙川发起攻击？一一三师又请示到军部，只因一一二师没有赶到熙川以东的预定位置，梁兴初没有贸然命一一三师攻击熙川。等到二十九日一一二师赶到后，于黄昏向熙川发起攻击——进展顺利，部队很快冲进了熙川，结果只抓了些零散俘虏，缴获了一些物资。伪八师已于二十九日凌晨撤离了熙川！

经过对熙川抓到的俘虏的审讯，确认：熙川并没有所谓的美军团黑人团，消息纯属讹传。

梁兴初有苦难言，一个劲儿地在指挥部里走来走去，没有人敢打扰他，因为谁也不愿意在这种时候自讨苦吃，让军长劈头盖脸臭骂一顿。

偏巧，夜里十点多钟，一一二师派人给军部送来一些缴获的美国罐头、香烟和饼干。送东西来的是一一二师的一位管理科长，他笑嘻嘻地给梁兴初敬了个礼，说：“梁军长，我们师缴获了不少美国佬的东西，战利品大大的，杨师让给您送些来，啥，这老美的罐头饼干吃起来真不孬……”

“你少给老子放屁！”梁兴初骂道，“东西老子不要，你拉来多少还原样拉回去，告诉你们师长杨大易，老子让他打熙川，不是要他去收美国的破烂！”

那位管理科长见势不妙，吓得赶紧溜走了。

就在这时，志司的命令到了。作战参谋把报务员刚抄好的命令交给梁兴初，梁兴初就着木棚里的小瓦斯灯看了电文。

志司命令三十八军迅速追击南逃之敌，拿下球场，向军隅里攻击前进，切断敌人南撤清川江的通路，配合正面三十九、四十军歼敌作战。

梁兴初命参谋铺开作战地图，他和刘西元政委、江拥辉副军长研究

作战方案。

形势明摆着：三十九军在云山已将美骑一师一部和伪一师一部包围，攻击已开始。四十军也围住了伪军几个营。如果三十八军不迅速拿下球场、军隅里，大批溃退下来的敌军便会从军隅里、价川的要道撤至清川江以南，那样，三十八军就什么也捞不到了。

“咱们军形势很危急，搞不好不但吃不肉，连骨头也啃不上了！”梁兴初愤愤地向地图上一击，“兵分两路南下，一一三师先打新兴洞，之后攻击球场，逼进院里、军隅里；一一二师拿下苏尼洞，攻占飞虎山——飞虎山正在军隅里公路以东，拿下飞虎山就直接威胁了军隅里！”

电话铃响了，参谋报告说，是一一二师师长杨大易的电话。

梁兴初一听，默不作声抓起电话。话筒里传出杨大易的声音：“军长呵，我让人给作送去的战胜品收到了吧？我们正在打扫战场，抓捕零散俘虏……”

“你杨大易好大的胆子！”梁兴初一声怒喝，“你他娘的谎报军情？你给我从熙川找个黑人团出来！老子要这个黑人团！”

话筒里半天无声——杨大易心里发毛了。

“军长，这……”杨大易解释道，“我们得到这么个消息，当时也不知真假，不敢不报呀……也不是有意谎报……”

梁兴初刚想再骂，被刘西元在一边捅了捅胳膊，示间他别再发火，于是从鼻子中哼出一股气，强压下火气。是呀，杨大易说的对，消息不知真假，不敢不报；而军里也有责任，谁让军先遣侦察营没抓到俘虏审问一下呢？只是把这消息又上报志司，矛盾上交，不能说他当军长的就没责任……可这责任——咳，梁兴初轻轻骂了一句：“娘的，这事先不提了，你一一二师为什么二十九号才赶到熙川？就是为了等你们迂回熙川以东，才耽误了一天多时间！你杨大易拿军令当儿戏！”

“军长，你别发火，我杨大易是有责任，不过问题也不全在我们，”杨大易诉苦道，“你想想军长，接到迂回熙川以东的命令时，三三四团还在江界，火四站被炸，部队要步行赶到熙川；三三五团那天刚过鸭绿江，在满浦东边的大河套里休息，后来范天恩总算找了一列火车，部队装不下，车头的铲子上都站满了人，一节车厢一个营，怕被敌机发

现，火车夜里走还不怀开大灯，只好用手电筒给火车头照路，你想那速度能快吗？而且，一到前川，火车站就被炸了，部队只好步行，连夜往熙川赶……”

“算啦算啦！”梁兴初不耐烦地打断的杨大易的话，“你不要找客观了，我告诉你：三十八军打仗还没这么窝囊过！再不能丢人啦！让你的部队立刻向苏尼洞打，两天给我拿下来；然后向飞虎山攻击前进，告诉范天恩，让他的团主攻飞虎山！拿不下飞虎山小心他范天恩的脑袋！他三三五团最后赶到熙川的，打扫战利品也不过捞个尾巴，你告诉他，我要他将功补过！听见没有？”

“是！”杨大易答道，声音沉闷，“立刻攻占苏尼洞，挺进飞虎山！”

四

美第八集团军司令官沃克越来越感到形势不妙了。

十月十一日，南朝鲜第一军第三师攻克元山后，南朝鲜第二军已经在开城东北方的铁原附近沿着通往元山的道路占领了阵地。沃克亲自飞往元山，拟定了计划，让南朝鲜第二军向元山挺进，同第一军会合，以便一旦夺取平壤就能象最初计划的那样——横贯半岛，将东西海岸连成一气。但是，麦克阿瑟毫不客气地否决了他的计划，并通知他，海军陆战队从元山一上岸，南朝鲜第一军将从沃克那里抽走，转归美第十军指挥。麦克阿瑟放弃了原定的横贯半岛蜂腰部会合的计划，在沃克的第八集团军拿下平壤后，他在第八集团军和第十军之间划定了分界线，命令沃克和阿尔蒙德指挥所属部队全速向鸭绿江，图门江一线挺进。

十月二十六日，第一陆战师在元山登陆。同一天，南朝鲜第二军催促第六师先分队直奔鸭绿江；在此前一天，即二十五日，第六师二团一个营在北镇两水洞附近已遭全歼，由于无一人漏网，消息还没传到沃克的司令部。沃克命左翼的美二十四师先头部队越过清川江，向鸭绿江推进。

在其他地区，联合国军沿多条不同的路线朝鸭绿江运动。他们无法相互支援，甚至无法保持地面巡逻联络。

灾难降临了，就在这时，一条令人心寒的消息由冰天雪地的山脊传到沃克的司令部：南朝鲜第六师第七团在遭到一支占绝对优势的中国部队打击后已掉头向南退却。这支中国部队当时就象从地下钻出来的一

样，以很凶猛的近战几乎全歼该团。

可是整个这段时间，官方报道却十分乐观。十月二十八日，远东司令部还报告：中国第三十九军和第四十军的任何据称已到朝鲜的部队实际上并未越边界。少数几个中国“志愿军”的出现，不过是中国外交棋盘上的一个小步骤，不会马上对联合国军产生什么影响。

然而，迅猛而突然的打击接踵而至，以至于很多部队还未弄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被打垮了。

中国人首先击溃了南朝鲜第六师，紧接着，扼守云山的美第八骑兵团受到三面包围的进攻，沃克紧急调去美骑兵第五团增援云山，亦被击退。因此，前进到新义州方向的英二十七旅和美二十四师受到威胁。沃克唯恐新义州、军隅里、价川被控制，切断其退路，急令南朝鲜第一师在宁边东北地区阻滞进攻，令美第二师及南朝鲜第七师残部在军隅里、价川地区掩护，迟滞我军进攻，实行全线撤退。

于是，前去迟滞我军进攻的美二师及伪七师残部便与担负攻占军隅里、价川，从而力图切断敌人南撤退路的我三十八军，在球场、院里、军隅里一线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其中尤以军隅里以东的飞虎山战斗最为惨烈。

当三三五团团长范天恩冒着漫天的冻雨，站在刚刚被攻克制飞虎山主峰的时候，他还没有很快意识到，美军已在军隅里急调了大批增援部队。范天恩派一营去攻占军隅里，被数倍于我的敌人打了回来，他接着又派三营去配合一营攻占军隅里，然而，已经迟了。志司的命令传达下来，要他将进攻转为防守。随即，为了保证我军大部队完成一次战役后的撤出，范天恩率领他的部队在飞虎山坚守了五天五夜，没有粮食，没有水，在敌人飞机、坦克和火炮的轮番攻击下，勇士们挺了过来。阵地上丢下了成千上具敌人的死尸，然而阵地寸土未失。突然间，范天恩接天师部的命令：撤出飞虎山，边打边撤三十里。范天恩想不通：占了飞虎山，随时可威胁军隅里，五天五夜牺牲了多少战士，为什么要撤？他不知道，两个小时前，师长杨大易听到这个消息也很吃惊；三个小时前，副师长李忠信和一一三师副师长刘海清到军部找梁兴初，要求防御部队从阵地主动出击，那时，梁兴初不耐烦地说：“不打了！”

怎么又不打了呢？梁兴初大手一挥：“不打了就是不打了，撤！”连梁兴初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答案在彭德怀胸中——一个扭转朝鲜战局的战役方案在他胸中形成了。

范天恩和他的勇士们在告别飞虎山那块被炮弹犁松了的焦土的时候，他们默默地流了泪：五天五夜呵，谁也计不清一共打退了敌人多少次进攻，阵地上一共挨了多少敌人的炮弹，无数战友的生命和鲜血保住了这块阵地没有丢失，现在要撤了……

“我们还要打回来的！”范天恩这样告诉他的战士。

是的，不久，他们又打了回来。

第十章

一

威克岛会议之后，麦克阿瑟继续沉浸在仁川胜利的喜悦中，日子过得轻松愉快。

美国总统亲自飞到威克岛和他会晤，这件事本身说明麦克阿瑟在美国政治中举足轻重的作用。世界的目光关注着朝鲜战局，而他麦克阿瑟将军当然是舆论注意的焦点。

杜鲁门和他在威克岛握手的照片刊登在美国和世界各地的报纸头版上，这使他的自尊心得到不少满足，尽管他从心眼里对民主党这位靠运气和钻营接替了死去的罗斯福继任总统职位的家伙并不那么瞧得起，不过他毕竟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呵。总统能屈尊来会晤他，这并不说明总统的礼贤下士，并不说明，谁不知道杜鲁门的粗暴无礼和缺乏教养？为了一篇攻击他女儿玛格丽特.杜鲁门的演唱会“非常糟糕”的文章，这位总统可以化名撰文，用所有找得出的漫骂语言还击那位“下流无耻”的文章作者。杜鲁门来会晤麦克阿瑟决不是杜鲁门把荣誉给麦克阿瑟，而是麦克阿瑟把仁川胜利的巨大花环套在了杜鲁门的脖子上。要说感谢，那应当是杜鲁门和美国感谢麦克阿瑟五星上将，而不是相反。随着第八集团军和第十军向朝鲜北部边境的迅速推进，胜利将演出最后热烈的一幕，到那时候，朝鲜半岛将统一在大韩民国的旗帜下，他麦克阿瑟将再一次出席盛大的交接方式——他将把整个朝鲜半岛交给李承晚，而不仅仅是南半部。阿承晚还会老泪横流吗？还会称他是“大韩民国的救星”

吗？在隆重的方式上，他将仍然穿上那套旧卡叽布军装，戴上那顶二次大战时的旧军帽，仍然用那只玉米棒芯做的烟斗——这个形象将留在李承晚、留在大韩民国、留在世界人的印象中，这个传奇的人物不是上帝，是他，陆军五星上将麦克阿瑟。

到那个时刻，杜鲁门和艾奇逊、布莱德雷之流才会知道，对于统一全朝鲜将这个半岛置于美国势力范围之内的胜利来说，仁川登陆的胜利只不过是一个序幕。

——麦克阿瑟就是生活在这种踌躇满志的心态中，日子过得真是惬意。

然而好景不长。

十月十九日第八集团军攻克平壤之后，有关中国军队越过鸭绿江的消息就一再地传到东京他的联军司令部。

之后，南朝鲜军队抓了几个中国俘虏，审讯的结果是，中国军队已大规模跨过鸭绿江。然而，面对这个情报，麦克阿瑟不相信：抓获的只是一些中国普通士兵，一个普通士兵能知道中国介入朝鲜战争这样的高级机密吗？

十月二十五日以后，抓获零星中国士兵的消息不断传来。麦克阿瑟相信，中国是象他们公开宣传的那样，派出“志愿军”人员参战了，不过，他和威洛比根据各种情况判断，这些中共“志愿”参战的人员，大约不过一至两万人左右。对联军构不成威胁。

直至十一月初第八集团军的沃克和第十军的阿尔蒙德都向他报告，部队在向朝鲜北部边境挺进时，遇到了有组织的中共正规军队的抵抗，联军由于给养不继，一线只有少量部队，因而开始遭受伤亡，到这时，麦克阿瑟依然不相信中国敢于冒和美国全面战争的危险，以衰弱的国力而介入朝鲜战争。中国人到底过来了多少军队呢？麦克阿瑟宁愿相信，中国唆使一些志愿人员越过鸭绿江，无非是想帮助北朝鲜的残余部队在朝鲜设法保留一个名义上的立足点，至于那些夜间从鸭绿江桥上开过来的汽车，肯定是在给北朝鲜的军队输送增援物资。

既然如此，麦克阿瑟就应该针锋相对：迅速向鸭绿江一线攻击前进，不使北朝鲜人在中国人的帮助下建立防御堡垒，不给他们以重整旗鼓的时间。而且，华盛顿当局的指示又是那么具体而明确：万一中国共产党未经事先宣布在朝鲜境内任何地点公开或隐蔽地使用大量部队，那么，只要根据你的判断认为现归你指挥的部队所采取的行动有可能获得胜利的话，你应继续采取行动。

毫无疑问，答案是一个：进攻，进攻，还是要进攻。

但是华盛顿到底沉不住气了。面对中央情报局提供的有关中国军队参加朝鲜战争的多次情报，杜鲁门开始怀疑麦克阿瑟在威克岛向他做过的关于中国人不会介入朝鲜战争的保证了，他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告知麦克阿瑟，让麦克阿瑟对局势做出最新的估计。

麦克阿瑟不是已将他对朝鲜局势的估计告诉杜鲁门了吗？中国人不

会参战；朝鲜既将统一；圣诞节前后将把第八集团军调回日本；将两个陆战师调往欧洲——这个估计难道不准确吗？难道不算最新的估计吗？威克岛会议刚刚开过几天？又要什么“最新的估计”？

十一月四日，麦克阿瑟向华盛顿当局答复道：“……目前还不可能对中国共产党在北朝鲜进行干涉的真实性做出有力的估计。……我建议在条件可能还不够成熟的时候，不轻率地作出结论。我相信最后的估计还有待于更全面地积累军事情报。”

不料第二天，麦克阿瑟就相继收到了前线的告急电报。

沃克报告说，他所统率的第八集团军在清川江以北遭遇到中共军队的突然袭击，南朝鲜第二边第六师在温井以东和楚山以南被中共军队包围，几乎被全歼；美骑一师第八团和南朝鲜第一师十二团在云山被围，大部被歼；向云山增援之骑一师第五团亦被中共击溃；同时，南朝鲜第八师和第七师在熙川、球场、军隅里一线遭到中共军队的猛烈攻击，而在鱼城和新义州方向，美二十四师和英二十七旅的部队都遇到了中共军队的阻击。鉴于此种危急情况，为保护部队避免伤亡，他已下令将所部撤至清川江以南。

阿尔蒙报告说，美陆战第一师和南朝鲜第一军在长津湖和赴战湖以南的险峻山地遭到中共军队的强烈抵抗，激战数日无进展，部队伤亡严重，难以按预定计划迂回江界，与第八集团军会合。

怎么？难道他麦克阿瑟的进攻计划就这么完蛋了吗？难道中国军队真的可以阻挡联合国军的进攻吗？难道只靠短兵武器而没有空军和装甲部队配合的中共军队不惜遭到大规模的屠杀？

麦克阿瑟当即决定，应该轰炸鸭绿江大桥，阻止更多的中共军队入朝，切断已入朝的中共军队的补给线。他于五日晚给远东空军司令斯特拉特迈耶下令，出动九十架B一二十九轰炸机于次日上午轰炸鸭绿江大桥。

接到上述命令后，斯特拉特迈耶打电话给麦克阿瑟问：“这么说，是要动真的啦？”

“当然。”

“您知道将军，飞机到了鸭绿江，可不能保证不偶尔飞到对岸去，炸

弹纷纷落下，也难免会落到中国境内……这会引起什么政治上的后果呢？”

“你他妈难道不明白，中国人已经过了鸭绿江，和第八集团军干上了吗？”

“请原谅，我将执行您的命令，但是，涉及到轰炸朝鲜和满州边境线的问题，我应该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如果他们不反对的话，明天我的轰炸机群就起飞。”

“随你的便吧。不过我告诉你，我是联合国军的总司令，我没有别的要求，对于我的任何一个下属，我所有的要求都归结为一句话：执行命令！”

“但是……”

“怎么？你会想布莱德雷或是马歇尔会不让我这么干吗？笑话！战区最高司令官的有关作战问题的具体处置办法——不受干涉！”

麦克阿瑟气愤地挂上了电话。

——从仁川胜利到威克岛会议以来，他的良好的精神状态开始受到了破坏。

胜利的欢乐被蒙上了一层阴影——一切都来得太快了……怎么会呢？麦克阿瑟摇了摇头，拿起了他的烟斗。

二

十一月六日早晨七点钟左右，麦克阿瑟象以往任何一天那样按时起了床，穿着他那件胸前印有一个黑色A字的灰色西点军校浴衣，到卫生间洗漱完毕，之后便来到二楼的餐厅，在餐桌旁的座位上坐下来。

这时候，他豢养的四条狗便一齐汪汪叫着，欢蹦乱跳地跑进餐厅——每天一清早，麦克阿瑟总要一一接见这四只宠物：那条名叫布莱基的长耳狗最通人意；那条名叫布朗尼的日本西巴猎狗是日本皇室一位贵族送他的礼物；还有一条名叫尤琪的阿基塔白狗，混身雪白，无一要杂毛；当然；名叫科科的那条小长耳狗一样让他喜爱。

四条狗排成一路纵队跑到他的跟前，舔他的脚和他瘦长多毛的手，

向它们的主人致敬。紧接着，麦克阿瑟的夫人琼和他的小儿子阿瑟连同孩子的家庭教师吉本斯夫人便相继来到餐厅，大家见面问好，之后一一坐在餐桌旁。

饭前照例要进行祈祷。在四处乱跑的狗们的包围中，吉本斯夫人用她那柔美的女中音朗读一段英国国教祈祷书。麦克阿瑟则念一段圣经——尽管他时常念得有些马虎，声音似乎含混不清。

早餐是丰盛的，有咖啡、烤面包、鸡蛋和麦片，也有足够用的新鲜水果。一家人津津有味用着早餐，偶尔麦克阿瑟会同他年轻的夫人说一两句玩笑话。比如他常取笑她，在盟军进驻东京而日本投降后，日本天皇头一次到麦克阿瑟的官邸来拜访他，琼夫人则躲在里间门后从门缝中偷偷观看日本的天皇——”琼，我猜想你当时一定以为会见到一位英姿潇洒的男人，为此你的心跳一定加速。遗憾的是你见到了一位精神萎顿的老头儿，并且个头比我矮一头……”于是，琼夫人那颇具诱惑力的女性的笑声便同几只狗的叫声一同在餐厅里震荡着，而麦克阿瑟便会非常开心地吞下一只白煮蛋或是喝下半杯香浓可口的咖啡。

现在，十一月六日的早餐桌上，麦克阿瑟向夫人提起的闲话是关于杜鲁门在威克岛交麦克阿瑟带给琼夫人的礼物：布隆糖果。

“只有上帝才知道杜鲁门是用什么方法打听出麦克阿瑟的夫人喜欢布隆糖果，而这种糖果在东京的商场里都不出售……”麦克阿瑟说着，呷了一口咖啡。

“喏，他一送就送了十磅，”琼夫人伸开双臂比划了一下，“一大堆，够我吃到新总统上台了！”

“哈里曼告诉我，在美国，杜鲁门吩咐人买了五磅装一盒……后来到了夏威夷，又碰到商店卖一磅装一盒的，哈里曼告诉杜鲁门，似乎还是一磅装一盒的好，于是又买了五盒一磅装的，这样，你就得到了十磅布隆糖果……”

琼夫人的笑声又在餐厅里飘荡了，然而今天麦克阿瑟的心情似乎不太好，他早早地结束了早餐，回到他的卧室——四条狗紧紧地跟随着他，开始做他每天必做的健身操。

麦克阿瑟的健身操是他自编的一套固定而简单的弯腰抬腿的动作，每一条狗都知道他的这一套动作程序，都围在他四周摇头摆尾地配合着

主人的节奏。

当麦克阿瑟做完健身操，开始看报纸和处理信件的时候，这些狗便一个个知趣地溜走了。

十点半左右，麦克阿瑟告别琼夫人，由两名警卫人员陪同，乘坐他的凯迪拉克牌黑色轿车驶抵东京第一大厦，来到六楼他的办公室开始处理公务。

——就在这天午后不久，他的助手惠特尼给他送来参谋长联席会议发自五角大楼的一封电报：根据总统指示，在接到进一步命令前，推迟对满洲边界五英里以内目标的轰炸。迫切需要你对形势做出估价，并说明下令轰炸鸭绿江桥梁的理由。

——布莱德雷难道神经失常了吗？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在指挥朝鲜战争还是我麦克阿瑟？推迟轰炸？说明轰炸的理由？究竟我是白痴还是布莱德雷患了神经官能症？

中国人已经不宣而战，阻挠了我的进攻作战，难道还要让中国人继续毫无顾忌地从鸭绿江桥上源源不断地开进朝鲜吗？

麦克阿瑟的嘴角紧绷，由于气愤而神经质地颤动着。他把那份电报扔在桌上，迈动着长腿，从灰色的军用地毯上踱到窗前，伸手推开窗子，初冬的凉风和着正午的阳光一齐涌进室内，挟裹着东京都市的喧嚣声浪。

征服日本的军队一样要征服朝鲜，决不能被中共的军队所阻挡……你是战区最高指挥官，对战争负直接责任的是你麦克阿瑟，而不是参谋长联席会议那帮吹毛求疵的家伙！谁要干涉他的战场指挥，那么就让谁来对战争的胜负而承担责任吧，看看布莱德雷或是马歇尔谁有这个胆量！

“惠特尼，”麦克阿瑟转过身叫道，“立即以我的名义给五角大楼发报——”

惠特尼从公文夹里取出纸笔，麦克阿瑟不慌不忙地掏出烟斗点上火，吸着烟，字斟句酌地口授道：华盛顿　　参谋长联席会议布莱德雷将军：大队的人马和物资正从满洲涌过鸭绿江上所有的桥梁。这种移动不仅使在我指挥下的部队陷下困境，而且有使我军全部被歼的危险。过江的实际移动可可以夜幕的掩蔽下进行，而鸭绿江和我们的防线之间的距

离是那么的近，敌军可以不必十分顾忌空袭的威胁，展开对我军的攻击。唯一阻止敌军增援的办法就是发挥我们空军的最大威力，摧毁所有的桥梁和在北部地区所有支持敌人前时的设施，每小时的迟延都将付出大量的美国人民的其他联合国人民的鲜血。

新义州的主要渡口要在最近几小时内轰炸，而且这个任务实际上已准备就绪，我是在我所能提出的最严重的抗议之下暂缓进行这次袭击，并执行您的指示。

我所命令的行动是完全符合战争原则和我自联合国所到的决议和指示的……

我不愿过分夸大您所加于我的限制将在物质上和心理上造成严重损害的后果。

我希望这件事立即引想总统的注意，因为我相信您的命令很可能要导致严重的灾难，如果不是总统亲自和直接了解这种情况，我是不能担当这个责任的....

..时间是如此的紧迫，我要法语立刻重新考虑您的决定，在等待您的决定时，自然完全遵照您的命令行事。

陆军五星上将麦克阿瑟

“不要忘了签上日期：一九五零年十一月六日。”麦克阿瑟吩咐惠特尼。

看看谁敢负这个责任！麦克阿瑟心想。

三

麦克阿瑟的估计无疑是对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莱德雷一接到他这份由东京发来的怒气冲冲的电报，一分钟也没耽搁，立即要通了白宫总统办公室的电话，他的显得紧张的声音使杜鲁站感到有些吃惊。

“是这样，总统先生，我不得不未经允许，就直接将电话打到您的办公室，因为这里有一件紧急的事情……”

“好吧奥马尔，我向来随时准备接到你的电话，我很高兴时常和你谈

谈……

什么事情让您这么着急呢？”杜鲁门显得比较沉着，讲话用的是一种轻松的调子。

“您知道，昨天，远东空军司令斯特拉特迈耶将军向空军参谋长范登堡例行报告一件事：麦克阿瑟命令他出动九十架B一二十九轰炸机去轰炸鸭绿江大桥，而我们将此事立刻向您报告……”

“您是怎么了，我的将军？我难道会把昨天发生的这件重要的事情忘掉吗？当时距斯特拉特迈耶的飞机起飞时间只有三个多小时了，我不是命令暂缓执行这次轰炸吗？”

“是的，我们按您的批示给麦克阿瑟发去了电报，但是，今天，我们收到了麦克阿瑟的回电，他对此提出了严重抗议，看来好象形势非常危急，他要求我们重新考虑暂缓轰炸的决定……”

“噢，是这样，那么让我们听听麦克阿瑟将军是怎么说的吧——你把他的电报读给我听好吗？”

布莱德雷在电话中一字一句地把麦克阿瑟的电报读给杜鲁门听。随着布莱德雷那浑厚的男中音，杜鲁站的脸上罩上了一层阴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刚刚在十一月四日，麦克阿瑟还就中国军队是否大规模介入朝鲜战争一事打电报回复说：“我建议在条件可能还不够成熟的时候，不轻率地作出结论。我相信最后的估计还有待于更全面地积累军事情报。”现在过去不到两天，难道条件就成熟了吗？军事情报就积累得全面了吗？以至于他坚持要轰炸鸭绿江大桥，否则就会被“大队的人马和物资”，“从满洲涌过鸭绿江上所有的桥梁”，“使在我指挥下的部队陷于困境，而且有使我军全部被歼的危险”？难道短短的两天时间，局势就发生这样大的变化吗？杜鲁门感到非常吃惊。

他当然不会忘记，不久前在威克岛，那位五星上将抽着欧古楠根烟斗，悠悠地喷吐着烟雾，毫不怀疑地向他保证：一旦中国人参加朝鲜战争，他将让对方遭受到有史以来的最大规模的屠杀。因此，他断言中国人不会介入韩战。为了麦克阿瑟的这种保证，杜鲁门甚至安下心来，在从威克岛飞往美国旧金山的途中，安安稳稳地睡了几次好觉。在旧金山歌剧院，他向美国各界人士发表了信心十足充满乐观的演说，博得了听众一阵又一阵的掌声——他说：“我才从威克岛回来，在那里我和道格拉

斯.麦克阿瑟将军进行了一次令人非常满意的会谈……麦克阿瑟做为战区司令官亲临其境，最了解当地情况。他掌握大量的情报，这对我们所有的人，在这个危急关头，正确地决定政策都会有帮助。”

他说：“麦克阿瑟将军告诉过我朝鲜的战斗情况。他描述了在他指挥下的联合国部队的光辉的成就。和大韩民国的部队一起，他们打退了侵略的浪潮……在朝鲜的联合国部队正获得惊人的进展。然而在那边的战斗尚未结束。北朝鲜人继续进行着顽强的、但是徒然的抵抗。”

他说：“五年以前，在旧金山这个城市里我们曾希望苏联会跟我们合作，为建立持久的和平努力……但是共产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苏联不但不和其他国家的政府在互相尊重和合作之下工作，反而企图扩张势力，控制其他国家的人民，走上了苏维埃型的新殖民主义的道路。这种新的殖民主义已经使一些过去曾经是自由的国家完全遭受它的控制和剥削……”

他说，他说……——在旧金山歌剧院那个令他难忘的晚上，他说了很多很多，美国人把一阵阵激动人心的掌声和欢呼毫不吝惜地赠予总统，而总统杜鲁站则把从麦克阿瑟那里借来的胜利有保证的光环，套在每一个听众的脖子上，呵，那是多么令他激动不已的良宵之夜呀！

眨眼间，一切都烟消云散。中国人不但极其大胆地跨过了鸭绿江，阻挡了联合国军的北进，而且已使麦克阿瑟的部队面临“全部被歼的危险”……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喂，喂，总统先生……”

话筒里传来布莱德雷的声音，杜鲁癯才意识到，布莱德雷早已把麦克阿瑟的电报读完，而他则陷入一阵心神慌乱，以至不知不觉地拿着话筒深思了好久。

“您说吧奥马尔，我在听着呢。”杜鲁门定了定神， 对着话筒说。

“轰炸鸭绿江桥就可以阻挡中国人进入北朝鲜，我看这种想法未免太乐观了……

而且，要不了多久，鸭绿江就会封冻了，到那时候，十轮卡车可以任意从鸭绿江任何方向开过来……”布莱德雷不敢承担反对轰炸鸭绿江的后果，但是，那位骄傲的五星上将把他的任何一项命令都描述得那么必

要和迫切，确实使他心中不快。

有什么办法呢？战场指挥官是他麦克阿瑟，他为了战争的胜利，提出要轰炸鸭绿江桥，你若反对他轰炸，那失败的责任就是你的。而胜利真是让人求之不得呀……

“我看，奥马尔，”杜鲁门终于有气无力地对布莱德雷说，“既然如此，那么就让他干吧。”

——麦克阿瑟的目的达到了。

几个小时后，斯特拉特迈耶便命令九十架B-29轰炸机起飞。不久，海军的飞机也加入了轰炸机群。于是，在漫长的鸭绿江上的各个渡口，连同附近的城市、村庄，以及从鸭绿江通往朝鲜的各条运输线都反反复复地遭到美国轰炸机群的大规划轰炸。

飞行部队按照麦克阿瑟的命令，“作战机组人员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不断地飞行……，摧毁敌人的全部交通运输和一切设施、工厂、城市和村庄。”朝鲜北部淹没在一片硝烟火海中。其中尤以新义州遭到的破坏最为严重，成百架飞机列队向新义州实施地毯式轰炸，由南到北，由西向东，一遍又一遍，城市化为一片瓦砾。轰炸结束后，大火还在新义州熊熊燃烧了三天三夜。

当麦克阿瑟得知中国军队在西线和东线都开始溃退的消息时，他毫不怀疑这是他的空军辛勤工作的结果。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啦，大批的中国军队已被阻在鸭绿江北岸，而在鸭绿江以南的朝鲜境内的中国军队为数不多，且遭到他的空军的大量杀伤，不是开始溃败了吗？

——麦克阿瑟踌躇满志，又在计划下一次进攻了。

第十一章

一

不知道为什么，梁兴初一走进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室，心里就有点惴惴不安。当他一眼看到彭德怀，正要上前敬礼的时候，发现彭德怀射向他的目光里闪有一种漠视，似乎没有看见他梁兴初。彭总伸出手来，不是和他，而是和三十九军军长吴信泉握手，和四十军军长温玉成握手。梁兴初落落寡欢地坐到长桌一侧，默默地叼起一支烟。

现在，志愿军各路将领齐集在志司作战室，彭德怀亲自将各军的军长政委们召来，总结第一次战役的经验教训，布置第二次战役。

昨天下午，三十八军前指从球场后撤中，接到发志司的通知，梁兴初和政委刘西元立即奉命赶向大榆洞开会。路上几次遇到敌机轰炸，走走停停，有一次一颗炸弹落在梁兴初的吉普车左方几米外的山坡上，震得吉普车跳起了几尺高，但司机还是左冲右撞地将车开走了。当他们赶到大榆洞的时候，已是夜晚八九点钟。志司机关的同志为他们安排了住处，将他们的座车隐蔽好，之后，给他们搞了点饭，居然还吃到一碗猪肉烩土豆块，这使梁兴初感到很满意。第一次战役打了一个多星期，粮食供应不上，连他都吃了几天炒黄豆和煮玉米粒，更何况部队？听说范天恩的部队在飞虎山上，五天五夜激战中，只有当地朝鲜群众冒着炮火送过一次饭，基本上是饿着肚子守了几天阵地。战士们真是好样的！

饭后，志司作战处长丁甘如来看望他。见面握了握手，丁甘如就坐在床铺上不吭声了。

梁兴初了解丁甘如——解放战争的时候，丁甘如在三十八军干过一阵，后来才调离的。这个家伙平时还是很乐观的嘛，怎么现在变了？

“喂，老丁，有什么好消息给咱们先透透气？”梁兴初和丁甘如并排坐在床铺上，拍着他的肩膀问。

“好消息？把美国佬打到了清川江以南，还不是好消息？”丁甘如笑道，片刻他担心地说，“梁军长，我可真得给你打个招呼，你得小心着点……”

“怎么……”梁兴初一惊。

“你们军动作太慢，放跑了熙川的伪八师，彭总很生气……”丁甘如忧虑地说，“彭部的脾气大得很，你得有点准备……”

“他娘的，一一二师搞了他娘的一个假情况，”梁兴初骂道，“说熙川有个黑人团！他娘的，黑人团……从石头缝里日出来的！环了老子的一！他娘的一一二师……”

“是呀，部队刚入朝，很多情况摸不准，头绪也乱，”丁甘如递给梁兴初一支烟，“不过，你这熙川一步没跟上接着球场，军隅里这两步是步步跟不上，结果让敌人撤到了清川江以南……”

“老丁，你可得说点公道话，”梁兴初有些急了，“既然要让三十八军迂回军隅里，切敌后路，那为什么让我们在四十二军之后入朝？汽车和火车皮都先尽了四十二军轮到我们只好坐十一号车？原定我们军是战役预备队，在江界集结整训，后来情况突变，我又不是孙猴子，能一个跟斗翻到熙川？得两条腿走，公路又堵塞……”

“唉，说是这么说，但军令一下，你没按时赶到……”丁甘如摇头道，“彭总那个人火气很大，你可千万别顶撞，你的脾气我也知道，可别搞僵了……”

“这你放心吧，老丁，”梁兴初说：“多谢你的提醒。”

梁兴初嘴上这么说，心里却不大以为然。熙川固然是延误了时间，但客观原因总部不会不知道，况且，后来打新兴洞、苏民洞和球场院，告别是飞虎山五天五夜，全军共歼敌四千六百多人，比别的军并不逊色……三十八军一直是四野的主力，彭总又不是不知道，不敢说受表扬吧，也不至于挨多大的批评……

但是在第二天上午他一脚踏进志司作战室，一眼看见彭总的脸色时，他心里真没底了。

现在，他抽着烟，一声不吭地坐在长桌旁边，听着彭总和别的军的领导大声地说笑，心里多少有点不是滋味。

后来，丁甘如也来了，坐在梁兴初旁边。梁兴初看了他一眼，轻轻问道：“老丁，你昨晚上讲的是真？”

“什么？”丁甘如一时没搞明白他问的是哪一件事。

“彭总要发火？”

“噢，”丁甘如笑道，“那是我的分析，给你打个预防针，但愿他……”

就在这时候，彭德怀开口了：“都到齐了吧？嗯，各路大将都来了，咱们开会吧，想抽烟想喝水都随便，留下两个耳朵听会就行，先让邓副司令员讲一次战役的情况。”

邓华起身，将第一次战役的情况简略讲述一遍，他说，这次战役，是在朝鲜战局极端严重的情况下，我军伧促入朝进入战斗的。由于我方战略指导正确，达成了战略战役上的突然性，加上战役指挥比较灵活，能根据战场实际情况不断改变作战决心与计划，同时，全体指战员发扬了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与近战、夜战的特长，经连续十二昼夜的奋战，给伪六师以歼灭性的打击，重创了伪第一、第八师和美骑兵第一师，取得是入朝作战的初胜。此役共计歼敌一万五千八百多人，收复了清川江以北的全部地区和清川江以南德川、宁远地区。重要的是，我们取得了对美军作战的经验，对于以后仗怎么打，我们心里也有数了。

邓华讲罢，彭德怀站起来开口道：“邓副司令员讲过的，我就不重复了。总之，我们志愿军入朝第一个战役，胜利了！毛主席很高兴。起初，我们担心，在没的制空权的情况下，和美伪军作战，我们要吃亏。现大看来，这个困难是可以克服的，我们有近战、夜战的法宝，没有飞机，缺少大炮坦克，一样可以打仗，打胜仗！当然喽，我们的困难不只是没有飞机，还有后勤供应方面也很成问题，敌机狂轰滥炸，运输线不通，四分之三的运送物资的汽车都被炸毁在路上，因此，真正送到前线部队的粮食弹药是很少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打了胜仗，看起来，美国军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不只打了伪军也打了美军骑一师嘛！三十九军围了云山的美军骑一师第八团，使其大部被歼，并击溃了增援云山的美军骑一师第五团，打得好嘛！”

彭德怀讲到这里，解方参谋长插话道：“美军骑兵第一师，是美国的王牌军，是华盛顿开国时组建的部队。过去是骑兵，后来改成陆军了，但番号一直没变，部队虽然没有马了，但是士兵的臂章上还留着一个马头符号，骑一师在美军是很有名的，一直没吃过败仗。”

“现在它吃了败仗嘛，败在我们三十九军的刀下了嘛！”彭德怀接着

说，“四十军也打得不错，一一八师首战两水洞，吃了敌人一个加强营，打响了志愿军入朝作战的第一枪……毛主席在考虑，要把十月二十五日一一八师在雨水洞打第一仗的日子定为志愿军出国纪念日——这是一一八师和四十军的光荣！噢，四十二军的两个师，一二四、一二六在东线打得很苦，立了功！他们激战十二昼夜，以两个师阻击了伪一军和美陆战第一师的戟，敌人在大量的航空兵、炮兵、坦克的支援下轮番进攻，被四十二军迎头顶住了，他们虽然伤亡较大，但完成了总部交给的牵制东线之敌的任务，粉碎了敌人迂回江界的企图，并且，歼敌之数也不少——达到三千六百多人……噢，三十八军飞虎山打得也不错，五天五领先坚守阵地，撤退时步骤安排得当，节节后退增兵减灶，把敌人引进来了，完成了总部诱敌深入的意图……”

说到这里，彭德怀话锋一转——“但是，这一次战役虽然胜利了，可问题还是不少，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第二次战役我看是打不好的。比如，许多部队的粮食、弹药接济不上，大军未到，粮草先行嘛！特别是在敌人飞机轰炸的情况下，后勤补给更为重要！大家注意，打仗，我看一半是打后勤。在朝鲜和在国内不一样，国内我们和蒋军打仗，可以缴获敌人，可以取之于民。在朝鲜就不同了，人地生疏，语言不通，而且，朝鲜老百姓已被美伪军抢惊一空，所以，后勤补给要立足于从国内解决。第二次战役各部队一定要带足十天的干粮和弹药。前些天，毛主席来电说，苏联支援的汽车很快可以到一批……

后勤部队也要抢修公路，修好加宽。我已给高岗去电，尽快运送部队的冬装和粮弹，这些工作我们要加紧进行……在这些问题解决之后，第二次战役能不能打好，还要靠我们的努力，要从第一次战役中接受教训。首先，我本人要接受教训，在一些问题上我们也有责任的，比如六十六军在龟域方向上没有抓住美二十四师，放跑了敌人，当然，六十六军有责任，戒备疏忽，敌人都到了你的当面嘛！你肖新槐带六十六军入朝是来打仗嘛，又不是逛风景，不知道要盯住敌人？不过这个失误不能全部由肖新槐承当，我们志司领导——主要是我彭德怀也有责任，我们部署不够妥当——如果我们不将六十六军放在龟城西北，而让他们在大馆洞布防，让敌人更放胆深入，退缩时它就不会那么快了；或者将六十六军放在龟城东北，摆在内线，当敌人逃跑时便于截击，我们没有考虑周到，应该检讨。还有一些问题，是属于这一级领导在作战中处置不当造成的，比如东线四十二军两个师负责钳制美十军，任务虽然完成了，便伤亡过大，主要是他们没有采取运动防御，与敌人激战十几个时，阵地反复争夺，造成较大伤亡……”

“我看以后的防御部队，应根据防御的目的、敌情、地形等具体情况，灵活地制定防御的方式。”邓华副司令员插话道：“这个问题我和彭总谈过，根据四十二军东线阻敌的经验教训，我们以后要重视这个问题。如果为了争取时间钳制敌人，同时防御地区有较大的纵深，可以采取运动防御，滞敌缓进。当然，如果为了控制特定地域，纵深地区又薄，则该坚守要就坚守，不惜任何伤亡。不过，对美这一般以运动防御为宜……”

“是嘛，”彭德怀赞同地说：“部队刚到防御阵地，一两天内敌人对我火力配置没有搞清楚，这样，它的炮、空、坦克对我方的危害就有限，如果坚守一地持久防御，就便于敌人发挥其联合兵种作战的威力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向邓华同志学习，善于开动脑筋，总结经验，打一仗进一步嘛。可是，有的部队出现的问题不是由于没有作战经难造成的，而是拖拖拉拉，执行命令不坚决——三十八军梁兴初来了没有？”

“到！”梁兴初一听彭德怀点到自己的名字，心想不好，彭总明明看见我来了——不来能行吗？还要问来了没有……

众人的目光一齐注意梁兴初。

啪！——彭德怀半宽厚的大手向桌上猛地一击，满座为这一惊！

“你梁兴初胆大包天！你有什么了不起？”彭德怀暴怒地瞪着梁兴初骂道，“娘的，老子让你们打熙川，你们说熙川有个黑人团，什么鸟黑人团，吓了你们自己！”

嗡的一下，梁兴初觉得脑袋炸开了，热血涌上脖颈，涨得通红。

梁兴初当过红这第一任骑兵侦察连连长，历来以打恶仗而闻名，从红军时期到解放战争，他九次负伤，战功赫赫。尤其是在解放战争期间，他指挥所部打了秀水河子歼灭战，之后四战四平，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打出了威名。后来“东总”将他从一纵调到新组建的十纵任司令员，在他的指挥下，十纵打法库、攻开原，后在著名的黑山阻击战中，十纵孤军作战，抗击五倍于我的敌精锐部队，为四野全歼廖耀湘兵团立下一功。后来，梁兴初又被调回三十八军任军长，指挥所部千里挺进广西，完成了长距离的战役迂回任务。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梁兴初向一员虎将著称；解放战争期间，他成了四野的“常胜将军”，经常受到总部首长的表扬，却不料抗美援进第一仗，他却被彭总点名批评，自尊心受到极

大挫伤。

彭德怀的责骂仍在继续：

“……都说你梁大牙是铁匠出身，是一员虎将，我彭德怀还领教过，什么虎将，我看是个鼠将！一个黑人团就把你给吓住了！”

“下面情况摸得不准，我们也……”梁兴初试图辩解两句。

“你他娘的临阵怯阵！”彭德怀不容分说，打断梁兴初的话。

“三十八军还是主力嘛。”邓华接口道，“来日方长，这一仗没打好，下一仗……”

彭德怀打断邓华的话，大手一挥，不屑地说：　“什么主力？主力个鸟！”

梁兴初受不住了，两腿微微发抖，嘴角不停地抽搐，不由自主地迸出一句：“不要骂嘛……”

这句话声音虽不高，而且有些含混，但会场鸦雀无声，还是让大家听得很清楚，在梁兴初身旁坐着的丁甘如早为他捏了一把汗，一见他受不住了，连忙悄悄抻了抻他的衣襟，提醒他不要再吭声。

果然，彭德怀一见梁兴初不服，如火添油，顿发雷霆大怒：“不要骂？老子就是要骂！我彭德怀就是骂你梁兴初的娘！你打得不好，我就骂你的娘！我彭德要打不好，你骂我的娘！你延误战机，按律当斩！骂你算是客气喽……我彭德怀别的本事没有，斩马谡的体事还是有的！”

梁兴初低下头，再不敢吭气了。

骂过一阵，彭德怀的火气渐渐退了：“……命令就是命令，军令如山倒！都拖拖拉拉，不坚决执行命令，还打什么鸟仗！下一次战役马上要开始，我们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方法，把敌人引到清川东以北的山地，引入我军的包围圈，然后穿插分割，运动歼敌。这个方案，毛主席已经批准。”

说到这里，彭德怀离开会议桌，走到墙上悬挂的大幅作战地图前，指着地图上的标记说：“告诉大家个好消息——麦克阿瑟已经中了我们的圈套——第一次我们歼敌不多，故而实力没有全部暴露给敌人，而且我

们在飞虎山一线且战且退，给敌人造成错觉，让他认为我军兵力不多，抵挡不住他们的进攻，这样他们就会放着胆子来进攻，给我们担供运动歼敌的机会。现在，麦克阿瑟果然再次向我进攻……”

“麦克阿瑟向记者宣布，他要在圣诞节前结束战斗。”解方笑着插话道。

“圣诞节？是哪一天？”彭德怀问。

“十二月二十五号。”解方回答。

“吹牛！十二月二十五号他想攻到鸭绿江？呀，我看他麦克阿瑟太乐观了……”

彭德怀说，“让我们看看麦克陈瑟的兵力部署：第一线敌人作战部队一共五个军十三个师，三个旅和一个空降兵团，约二十一万人。在西线，美第八集团军指挥美第一、第九军和伪第二军共八个师、三个旅和一个空降兵团。进攻方向是一路在新义州方向，一路在熙川、江界方向。在东线，美第十军和伪一军半由长津湖工区向江界实施突击，另一路沿东海岸向图们江推进。从整个态势均力敌看，麦克阿瑟还没有接受教训，依然是沿交通线多路分兵冒进，而且东西线分离，指挥不统一，加之预备队兵力薄弱，后方空虚，便于我军实施战役迂回，断敌退路，给予各个击破，鉴于此，我们决定，东线交给宋时轮的第九兵团负责，将四十二军两个师调往西线，在西线集中六个军向敌主要进攻集团实施反击。首先以三十八军和四十二军迅速歼灭德川、宁远地区之伪二军主力，尔后向价川、顺川、肃川方向实施战役迂回，切断敌人退路，配合正面四个军队从运动中歼灭美军两三个师。此次战役朝鲜人民军第三军团将配合宋时轮的九兵团作战。另外，在敌后的人民军部队准备在铁原南北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配合正面部队作战……具体作战部署，待我们详细研究制订后再下达各军。我再重申一遍：军令如山倒！命令一下，立即执行，哪个军打不好，那你的军长就别当喽！”

二

散会后，梁兴初和刘西元回到住所，闷闷不乐，二人收拾东西，准备立即赶回军里。

丁甘如匆匆赶来了，一进门，见梁兴初正在收拾东西，便问：　“怎么，就要走？”

“走！”梁兴初应了一声。

“哎，吃了饭再走也不迟嘛！”丁甘如笑着劝道，“志司还要管你们一顿饭嘛。”

“不吃了，”梁兴初悻悻地说，“肚子早饱啦，吃什么饭！”

“你坐嘛，丁处长。”刘西元招呼丁甘如。

“告诉你梁军长，”丁甘如望着梁兴初皱着眉头的脸，笑着说，“刚才我碰到彭总啦。”

“彭总说什么没有？”刘西元问。

“彭总问我去哪儿？我说去送送梁兴初，彭总对我说，你告诉他，会上我可能批他们批得重了些，我彭德怀就是这个脾气，不要因为挨了批就泄了气，下一仗要打好。”

“气都涨满肚子啦，泄不了！”梁兴初说，“骂我梁兴初可以，小瞧三十八军，说实话老丁，我不服！”

“算啦算啦，”刘西元劝道，“彭总不是表扬咱们飞虎山打得不错嘛！下一仗咱们接受教训。”

“行呵，骑着小驴看唱本，咱们走着瞧，”梁兴初坐在床上，一拍大腿，“我要不打出三十八军的威风来，我梁兴初就辞职！”

“好！”丁甘如说，“有这股子劲就得！”

“怎么样老丁，回三十八军吧，咱们一块儿干？”梁兴初笑道，“我那儿还缺个副参谋长……”

“副的我可不干，”丁甘如笑道，“当正职嘛我还可以考虑。”

“呀，你先来嘛，”梁兴初说，“只要打了胜仗，官有你做的！”

“算啦，莫开玩笑喽，”丁甘如说，“志司机关缺人，彭总不会放我走的。”

说话间，一阵风似地跑进一个年轻的参谋，还没进门就听见他的喊

声："丁处长，丁处长！"

"噢，是岸英呵，有事吗？"丁甘如问。

"参谋长叫你去有事！"毛岸英站在门口对丁甘如说。

"来，岸英，我给你介绍一下，"丁甘如指着梁兴初和刘西元对毛岸英说，"这是三十八军的军长梁兴初，这位是刘西元政委。"

"这是……"梁兴初觉得面前的年轻人有点面熟，又想不起在哪儿见过面。

"呀，这是毛主席的大公子毛岸英，你不晓得？"丁甘如说，"你们谈谈，我先走一步。"

"噢，是毛岸英呵！"梁兴初笑着和毛岸英握手，"怪不得我觉得你有点面熟，人长得很象你父亲嘛1"

"你在机关做什么工作？"刘西元问。

"我是搞俄语的，彭总让我当翻译，可是又见不到苏联人来，"毛岸英摇着道，"也没什么事，帮着作战处搞搞文件，其实我是想来打仗的，梁军长，我到你们军去行不行？"

"那我求之不得哟，"梁兴初笑道，"只怕彭总不让你走，下面危险大哟！"

"你去和彭总讲一讲嘛，"毛岸英大大咧咧地说，"我在苏联打过仗，参加过卫国战争！"

"那我可不敢，"梁兴初一摆手，"彭总会朝我瞪眼珠子，说，你怎么把手伸到我的司令部来，挖我的墙角？我可吃罪不起。"

"呀，你们怎么都怕彭老头儿？"毛岸英一捋袖子，"好的，我去找他说，不过咱们可说说好，彭总要是答应了，你可得要我！"

"那没问题，你想干什么？把你分到作战科去？"梁兴初随口说。

"要在机关还还到你哪儿干什么？在志司作战处不是一样嘛。"毛岸英不满意。

“那你要……”梁兴初不解地问。

“我想带兵！”毛岸英手一挥，“你给我一个团怎么样？”

好家伙，梁兴初一惊，他被毛岸英这股气势给镇住了。到底是毛泽东的儿子，帅门出帅子，染房里不出白布！

但是，这毕竟是毛泽东的儿子，梁兴初岂敢轻易开口许诺？谁知道彭总是怎么打算的？

“那好，那好……”梁兴初支吾道。

“你答应啦？君子一言为定！”毛岸英认真地说。

“你先跟彭总说说吧，这事得他点头。”梁兴初又把皮球踢到彭德怀那里。

“行，跟他说就跟他说，反正我磨他呗！”毛岸英信心十足地说。

十分钟以后，梁兴初已经坐吉普车上路了。在颠簸的公路上，他忽然一阵担忧：彭总在会上发了那么大的火，只怕气还没消，如果毛岸英再去找他，要求下三十八军，他会不会以为是我梁兴初在底下鼓捣毛岸英这么干的？

“轰隆”一声，一颗炸弹在公路附近爆炸了，炸弹的哨烟把梁兴初的担心指惊而去：要求下部队带兵打仗是好事嘛……。

梁兴初万万没有想到，在大榆洞他和毛岸英匆匆见的那一面，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毛岸英。仅仅一个星期以后，毛岸英便遇难身亡！

毛岸英牺牲的消息，是在事过一个多月以后，梁兴初在二次战役结束后，再次到志司开会得到的。当他见到丁甘如的时候，随口问了一句：“喂，老丁，毛岸英——就是毛主席那个儿子怎么样了？”

“不在啦……”丁甘如叹道。

“怎么？下部队啦？”梁兴初一愣，不由得想起毛岸英曾经对他说过的话。

“怎么他没到我们三十八军来？”

“呀，下什么部队，他牺牲啦？”

“怎么搞的？”梁兴初大惊，“连总部还保不住一个毛岸英！”

在梁兴初的追问下，丁甘如只得将毛岸英牺牲的经过告诉他——“一天晚忽饭后，我们正在院子里散步，看见一群敌机飞过来了，是F-八0战斗轰炸机，一共十二架。后来我们知道，这群敌机是去轰炸鸭绿江小丰满发电厂返航时，从志司驻地上空经过的。敌机发现了志司驻地，掉转头来飞回一架，盘旋侦察一小时之久，直到黄昏才飞走。”

“……敌机的行动，引起了邓华和范学智副司令员的警觉，他们向彭总建议召开会议，布置一下防空问题，搞不好，明天敌机会来轰炸的。彭总不在意地说，哪一天断了敌人的飞机轰炸？制空权是敌人的，他要来轰炸，你也不能不让他来……

要开会你们开，谁怕死谁去开会。尽管彭总反对，在洪学智的唠叨下，还是被拉去参加了会。会上主要由洪学智讲话，决定第二天凌晨三时吃饭完毕，四时疏散，并划分了疏散区域：首长和作战处、机要处进入山下干河沟的一条一百多米长的矿洞里。在后山沟里，连夜为彭总挖了一只能蹲三四个人的小洞。邓华知道彭总的脾气，怕到时候他不进防空洞，便分工由洪学智负责彭总的防空问题。临散会时，邓华还特别提醒彭总道，彭总，我们都要进洞里哟！毛主席专门来过电报，让注意总部和你的安全问题，不然，总司令让炸弹给炸了，这盘棋可就没法子下喽！彭总什么也没说，只是点了点头……”

“第二天凌晨，彭总却躺在床上不起来，洪副司令带着我们几个去叫他，彭总不理，再催，彭总不耐烦地说：‘你这个洪麻了，这样怕死！’洪学智说：‘我是怕死，我更怕你老总死哩！’看看劝不动，江学智向我们几个一使眼色，就先上去把彭总从床上拖起，两个警卫员和秘书不由分说把床上的褥子卷起，枕头抽走——彭总眼看着无法再躺了，只得勉强下了床，被大家连拉带拖，送进了防空洞……”

“果然，上午十点多钟，那十二架F-八0战斗轰炸机嗡嗡地飞来了，大批投下凝固汽油弹，志司驻地顿时呈现一片火海、浓烟……彭总的办公室和作战室首先起火燃烧……”

“突然有人喊：‘不好啦！作战室还有人值班呢！’彭总问：‘都是谁？

怎么不疏散？’我说，值班的有副处长成普，还有参谋高瑞欣和毛岸英。彭总一听就急了，二话不说就朝外跑，一边大喊：‘快去救人！’”

“就在这时，从燃烧的作战室里，成普跑了出来，浑身带着火，他一边脱衣服，一边喊：‘快来救火！救毛岸英和高瑞欣！’彭总急了眼，要亲自跑出，被警卫员死命抱住，彭总气得大骂：你放开老子！放开！再不放开老子毙了你！警卫员抱着彭总不放物，哭着说：‘你毙了我吧！毙了我也不松手！’彭总急得向作战室方向大喊：‘岸英！你快跑出来！听见没有，快跑出来——’”

“我带着机关一些人去扑火，但火势太大了，老远就感到空气烫人……等火势渐渐熄灭的时候，我们找到的已是毛岸英和高瑞欣的遗体……岸英浑身都被烧焦了……”

丁甘如讲到这里，遗憾地连连摇头道：“太可惜啦，岸英那么年轻，又是毛主席的大儿子……”

“他怎么不跑出来哩？”梁兴初问。

“他没经验，”丁甘如说，“后为我问成普，成普说，敌机来时，岸英正在炉子上热饭吃，炸弹一爆炸，我就喊，‘快跑’，下就蹿了出去。可是毛岸英和高瑞欣都钻在了桌子底下躲炸弹……唉，要是跑出来也就没事了。”

“彭总可做难啦？”梁兴初叹道。

“是呀，彭总急得在洞里团团转，老是说：‘毛主席把岸英交给我，我太大意啦……’老是重复这句话。彭总为难呀——他怎么好向毛主席交待？”

“打仗嘛，各种意外的事常有，”梁兴初说，“彭总没出事就是万幸呀！”

“是呀，洪副司令当时在机关的大洞里，他见到彭总时，还不知道岸英牺牲的消息，他高兴地对彭总说：今天是马克思在天有灵，彭总没炸着，我们要打胜仗啦！

彭总皱着眉头说：我得感谢你老洪，要不是你这个麻子，我就报销喽……唉，可是岸英死太惨喽……洪学智一听岸英死了，当时就愣住了，

半天没说话。”

“彭总向主席报告了吗？”梁兴初问。

“岂敢不报？”丁甘如说，“彭总当天就给毛主席发去了电报，短短几行电文，他写了一个多小时咧……这个消息难报呀！”

听到这此，梁兴初后悔当初没有痛痛快快地答应毛岸英的请求，让他到三十八军。是呀，当时他刚刚挨了彭总一顿臭骂，满脑子想的是回去部署下一仗的准备工作，和毛岸英匆匆一面后，他就乘车上路了，并且，他很快就把毛岸英的事忘了——面对艰巨的临战准备工作，面对美国陆海空联合部队的集团进攻，三十八军能不能打好下一仗，这该够他操多少心！因此，当他坐着吉普车离开志司返回军部去的路上，他很快就把毛岸英忘了，尽管他是毛泽东的儿子。

——正由于此，当他后来再次来到志司开会，听到丁甘如讲述的毛岸英牺牲的情形时，心中便隐隐升起一种愧疚之情。

“要是不牺牲，他会带兵打仗的，会当一个好团长，好师长的……”梁兴初好象是对自己说的，又象是在告慰黄泉之下的毛岸英。

第十二章

一

麦克阿瑟过于相信他的空中攻势的威力了，从十月七日开始，他命令斯特拉特迈耶空军司令每天出动一千架飞机，轰炸北朝鲜所有的交通要道和军事目标，整整半个月时间里，北朝鲜的空中每日黑压压地满布飞机，爆炸声隆隆不绝，大火硝烟笼罩在焦黑的土地上，城市和村庄被夷为平地，数十万的朝鲜居民死于飞机的轰炸之下。

与此同时，他命令第八集团军的沃克率部队从左翼向清川江以北发起试探性进攻，命令第十军的阿尔蒙德从右翼攻向江界。

麦克阿瑟确信，他的持续半个月的空中攻势，已让北朝鲜化为一片焦土，并且成功地阻止了中国军队从鸭绿江上越过朝鲜境内，摧毁了中国军队的交通补给线。

残留在北朝鲜境内的中国志愿军无论在数量和战斗力上都已微不足道。他还下令第八集团军和第十军加速向鸭江边挺进。然而沃克似乎还没有从不久前遭遇到的打击中恢复过信心来，他小心翼翼地指挥部队越过清川江，一路上控制交通要道和桥梁，以备情况发生变化时部队后撤之用。沃克似乎觉得，两个多星期前，那些从天而降的中国军队，吹着尖厉的喇叭向他的部队发起前仆后继的冲锋，把他赶到清川江以前，之后便突然消扬匿迹了，只有少数部队在边打边撤，这使他预感到中国军队不知在什么地方埋伏好了等待他。这种担心使他的进攻变得小心翼翼，战战兢兢，于是便召来东京麦克阿瑟的严厉申斥，一封又一封相当于严厉的电报催他加快北进速度，但是由于后勤补给跟不上，他还是迟至二十一日才到达预定发起总攻的出击地域，比预定的时间推迟了一个星期。这几乎使他相信，一旦这次军事行动结束后，麦克阿瑟便会因为他一再放慢向清川江以北前进的速度而撤了他的职务。不过，比起将来可能遭到撤职的担心来，他更加忧心忡忡的是北朝鲜险峻的山谷，天知道那些中国军队会在什么地方，有多少兵力都不知道，还谈什么进攻？

但是，彭德怀帮助他打消了这些疑虑：很快，在志司的命令下，担负诱敌深入的部队不再向敌反突击了，一下子后撤几十公里，沿途有意抛弃枪支和物资，并且运用“添兵减灶”之计，使沃克确信，中国军队已溃不成军了。彭德与还下令释放战俘，释放前，将如下情况泄露给战

俘：志愿军没粮食弹药了，运输线被切断，补给上不来，志愿军准备撤回国内了。当这些被释放回来的战俘非常忠实地把听到消息告诉他们的长官沃克之后，沃克的脸上浮起了笑意，那时，他的信心恢复了，与麦克阿瑟一样， 他心中也充满了乐观，相信不久他的部队便会饮马鸭绿江。

不过这些足以令人乐观的情报还没有达到华盛顿。十月二十一日，在国防部长马歇尔的私人餐厅中举行的一次研究朝鲜形势的会议上，气氛依然显得压抑而沉闷。

稍为明智一些的李奇微在会上放了一炮，他毫不客气地攻击了麦克阿瑟的进攻部署，尽管李奇微在西点军校当体育教官时麦克阿瑟还担任西点军校的校长，李奇微说麦克阿瑟让第八集团军和第十军之间露出空隙的进攻部署简直象是没有军事常识的见习参谋所为，这会给敌人提供穿插迂回的机会。布莱德雷和柯林斯也此深表忧虑。

然而他们却没有也不敢试图就此向麦克阿瑟发出什么建议。谁知道天才而又幸运的麦克阿瑟又会演出什么军事奇迹？当初仁川登陆计划不是也被几乎所有的人感到不可理解的吗？战术性的问题还是由战场指挥官处理好了，这是五角大楼的传统作法。

于是，会议便转而研究了麦克阿瑟的部队究竟应该向北推进多远？鉴于英国方面一再表示和中国人公开对抗的担忧：他们担心中国会藉此进攻香港，从而损害大英帝国的利益，因此不愿和中国方面激化矛盾。

“那么好吧，我们让麦克阿瑟在靠近满洲边界几英里的地方停止攻击，形成一块缓冲区，在东部与苏联接壤的边境，向北推进不应越过俄国边界以南六十里的沿海城市清津……”马歇尔提出了如上的建议。

——没有人反对。会议责成柯林斯给麦克阿瑟就这一建议发去电报。那时候，他们当中所有的人：马歇尔、洛维特、佩斯、芬勒特、马修斯以及三军参谋长还有艾奇逊和杜鲁门的代表哈里曼都没有想到，他们对麦克阿瑟的这个建议是不是显得有些一厢情愿？因为这个建议的一个大前提是：麦克阿瑟的进攻必须得手。那么如果他的进攻被阻呢？他的进攻可以成功吗？他们虽然有隐隐的担心，但是他们在等待，等待麦克阿瑟再创造出一个仁川登陆的奇迹。而这种一厢情愿的等待胜利的心情，又是基于一个基本的想法——在这一点上他们每个人与麦克阿瑟都是相同的，那就他们都没把中国军队的军事能力真正放在眼里。

尽管如此，麦克阿瑟还是毫不客气地一口回绝了他们的建议。麦克阿瑟坚持要将部队推进到鸭绿江边，从而争取战争的最后胜利，如果在某一地域停止进攻，那将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将被自由世界视为背叛，而被亚洲人看做是在共产党武装力量面前的软弱。到于英国人的担心可以不必理睬，他们为了自己的一点蝇头小利甚至不惜向共产党人姑息，慕尼黑阴谋是英国人的传统。麦克阿瑟坚信中共不可能大规模干涉朝鲜战争，他所指挥的部队很快就将取得最后胜利。

面对麦克阿瑟的这种回答，华盛顿当局再没吭气。胜利何尝不是他们每个人的想法？既然麦克阿瑟毫不怀疑他将获胜，那么为什么不让他大胆地去进攻呢？

只是在不久麦克阿瑟的圣诞节攻势以惨败告终之后，他们这些人才遗憾地重又想起那次会议，都觉得如果在那个时候能够出面阻止麦克阿瑟的那次莽撞的攻势，结果便会大不一样。于是，在若干年后这些人的回忆录中，他们便一个个地充当了事后诸葛亮，似乎他们每个人都非常聪明地看出了当时麦克阿瑟面临的危险，只是由于麦克阿瑟的巨大军事声望才使他们放弃了规劝他再次进攻的念头，麦克阿瑟要干的事情，别人怎么阻止的了呢？那只会造成他的反感。这样，失败的责任便统统归结于麦克阿瑟的一意孤行。而他们那些人只不过是没有及时劝阻他。其实，他们忘记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他们也迫切希望麦克阿瑟实现他的预言，轻而易举地推进到鸭绿江边，同时又不惹出任何麻烦。因为，他们对中国军队和朝鲜人民军的抵抗力量实在是没做过高的估计。而这恰恰是侵略者的本性所决定的。在没有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之前，侵略者照例是不达目地不会罢休的。麦克阿瑟进攻的失败，恰恰帮助他们及早地失去幻想，这一点他们应该感谢麦克阿瑟。说到这次进攻的失败，那是美国对朝鲜的武装侵略本身所招致的必然结局，既便战场指挥官不是那位他们誉之为“军事天才”的麦克阿瑟，而代之以别的什么人，结局也一定不会强多少。麦克阿瑟失败得如此迅速，从而起到一种作用：促使华盛顿当局及早打消武力侵占整个朝鲜的企图。而这种作用是麦克阿瑟当时和事后都不曾想到的。无率是在这次进攻失败前还是失败后，麦克阿瑟都相信，只要充分运用美国的军事力量，占领北朝鲜的目的是可以达到的，为此甚至不惜动用核武器，不惜引起美苏核大战的危险而干到底。

——这一点是麦克阿瑟和华盛顿当局的不同之外。然而在十一月二十四日麦克阿瑟发起地面总攻势之前，由于中国军队的实力尚未充分显露因而美军尚未遭到歼灭性的打击，华盛顿当局和麦克阿瑟的那点不同

这处也还没有区别出来。那时候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的念头，迅速用武力占领北朝鲜。

十一月二十三日是感恩节，麦克阿瑟和他的家人在东京大使馆他们的官邸，舒舒服服地享用了一顿丰盛的节日晚餐。而在朝鲜冰天雪地的前线，他的部队官兵们的节日晚餐也同样丰盛，美国人的后勤供给直没说的，感恩节的晚上，士兵们在他们的营帐里吃到了热乎乎的火鸡宴，还有奶油汁、华尔道夫沙拉、酸果酱、碎肉馅饼以及饭后的薄荷点心。

“明天就要发总攻啦！今天要吃好喝好，要不然，抓到北韩的小娘们你可就没劲儿啦！那他妈的可就急死啦！”

——一位校级军官在向他的部下祝酒时这样说。

在那个充满节日气氛的进攻开始前的夜晚，美国军队中上至陆军五星上将，下至普通士兵，有谁怀疑过即将到来的胜利呢？没有。尽管许多士兵很不情愿来到朝鲜这个鬼地方给李承晚打仗，“凭什么为他卖命呢？”但是，牢骚归牢骚，胜利是显而易见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军队还没吃过败仗呢——他们喝着香槟酒，打着酸臭的饱嗝这样想着。

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们嚼着火鸡肉，大吃大喝的时候，中国人民志愿军那些朴实而惯于吃苦的士兵们，已经炒好了黄豆粒、玉米粒、烤熟了土豆，也有的用铁锨和破脸盆当锅烙出了一张张白面饼子，他们每个人带足了这些简单的口粮和弹药，正静静地埋伏在出击地域，磨拳擦掌地准备和敌人比个高低了。

二

十一月二十四日早晨，一阵飞机的马达声隆隆地震响在清川东南岸第八集团军司令部驻地上空。

麦克阿瑟又按照惯例，在大的进攻开始前，亲自来到前线巡视。

当他的座机在附近的简易机场上降落后，第八集团军的司令官沃克和其他首脑以及一些战地记者们围上前去，欢迎这位声威赫赫的总司令官。

冬季的寒风在清川江沿岸疾吹，但麦克阿瑟丝毫不觉得冷。他挺着胸膛，迈着威风凛凛的步履从飞机舷梯上走下——照例，他没有忘记戴

那顶二次大战时的旧军，帽和拿上那个玉米棒做的旧烟斗。

与其说是来前线视察，不如说是来表演一番——而表演能少得了道具吗？

“哈罗！”麦克阿瑟向沃克打了个招呼，显得十分轻松，“你怎么显得象没睡醒的样子？沃尔顿——我猜你是为了攻击计划而连夜加班了吧？怎么样，一切准备就绪了吧？”

沃尔顿.沃克向麦克阿瑟敬了礼，握了上司伸出来的骄傲的大手。

“一切按你的命令办，各部队今天发起进攻，先头部队已进入出发阵地……”

沃克回答，“只是一些必须的物资还没补足……”

“不能再等啦……”麦克阿瑟望了望寒风凛冽的清川江岸，“我们要在冬季大雪降临之前，完成这次军事行动，不然的话，封冻的鸭绿江会给中国人进入朝鲜提供莫大的方便。”

“是的，我也结此很担心。”沃克赞同道。

“士兵们的情绪好吗，沃尔顿？”麦克阿瑟问道，同时掏出了他的玉米棒芯烟斗，用潇洒的动作装上烟丝，打着了火，喷出的烟雾立刻被风吹到沃克的脸上，之后便消失在寒冷的空气中。

“情绪嘛没说的，”沃克笑道：“昨天吃了一顿丰盛的感恩节晚餐，用去了几万斤火鸡肉，还有大量的酒……”

“哈哈哈……”麦克阿瑟大笑，“告诉部队，加紧进攻，圣诞节以前结束战斗，到时候，他们可以回家吃圣诞晚餐，那一定会更丰盛的！”

“请问麦克阿瑟将军，”一位记者上前问道，“您刚才是否在说，圣诞节以前能结束朝鲜战争？”

“是的，”麦克阿瑟毫不迟疑地回答，“我的左翼部队——第八集团军的强大攻击将不可阻挡，任何抵抗都将是软弱而无希望的；我的右翼部队——阿尔蒙德的第十军，有强大的海空部队配合，将会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左右两翼在鸭绿江边的会合，从各种实际意义上来说，那就意味着战争的结束。”

“您是否确切地知道目前中国有多少军队在朝鲜？”另一位记者问道。

“大约三万正规军和三万志愿军。”麦克阿瑟的话冲口而出，“而且这些军队也已遭到这人中攻势的巨大打击，战斗力是微不足道的。”

“胜利后您打算怎么办？将军？”一位满头金发的女孩子记者问道。

“我将把第八集团军撤回日本，将两个陆军师运往欧洲……总之，圣诞节前要把孩子们送回家。”麦克阿瑟再次重复了圣诞节前结束战斗的话。

战斗还未开始，麦克阿瑟就已经在宣布胜利了。第二天，美国各大报刊便在显著位置刊出消息——麦克阿瑟将军保证：圣诞节前将结束战争 圣诞节前士兵可以回家胜利在望——圣诞节还远吗？

麦克阿瑟在做出以上这些保证或是预言的时候的确是非常富于气魄的，但是他怎么也没有料想到，正是他这些非常豪爽而不费什么气力的话，日后造成了一个世人皆知的笑柄。

然而在十一月二十四日那天上午，他丝毫也没有料想到这一点，他确信自己的预言。

在沃克等高级指挥官的陪同下，麦克阿瑟巡视了一些部队，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欢迎，好似把他当做一位凯旋的英雄，而他也以自己出色的口才，向各级指挥官们描述着胜利的前景。

——总攻开始前的例行视察顺顺当当地结束了，一切很圆满，先头部队的坦克车和炮车已经轰隆隆地发动，记者们已将他视察前线的消息发回美国，发向世界各地，麦克阿瑟再没有什么事可干了，于是便登上他的座机，飞离清川江南岸。

当“斯卡普”号飞机呼啸着钻入云空的时候，麦克阿瑟抽着烟斗，面带微笑地对他的随行参谋惠特尼说：“让我们等着瞧吧，有好看的，惠特尼！”

“这将是将军对远东和平的重大贡献，”惠特尼讨好地说，“统一朝鲜半岛，归于自由世界的旗帜下——历史将会给您写上重要的一笔！”

“是吗，惠特尼？”麦克阿瑟笑着问道。

还用问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麦克阿瑟不等惠特尼回答，便把目光投向舷窗以外。

白云从机身下缓缓掠过，灰褐色的朝鲜大地上，公路象一条条绦带，蜿蜿蜒蜒刊向北方，可以看到，蠕动的坦克和车辆在公路上行进，公路两旁是起伏的山峦和毁于战火的村庄……。

麦克阿瑟看着地面部队在向北运动，心中忽发奇想：中共或是苏联方面在干什么呢？

“惠特尼，告诉驾驶员斯托里少校——”麦克阿瑟回转头来吩咐惠特尼。

“怎么？要他加速……”

“不，”麦克阿瑟慢悠悠地说，“告诉他，我的命令，飞机立刻转向北。”

“什么！？”惠特尼吃惊道。

“是的，惠特尼，我要斯托里飞到鸭绿江上空，我们去看看中国和苏联方面打算干什么？看看他们有什么动静？”

“太危险了，将军！”惠特尼大惊失色，“座机没有武器装备如果被对方的战斗机或是高射炮拦截……”

“传我的命令，让斯托里向北飞，直抵鸭绿江。”麦克阿瑟不动声色地再次下令。

“这么说，您一定要……”

“怎么啦，惠特尼？刚刚看完我们的部队，你难道不想再开开眼，去看看对方的动静？放心吧，这种大胆行动的本身就将是一种保护，我保证你安全回到东京……”

“斯卡普”号调转头来，飞铅鸭绿江。

当飞机接近鸭绿江口时，麦克阿瑟吩咐驾驶员向东沿江岸飞行。

在五千米以上的高空，麦克阿瑟透过飞机舷窗，尽情地向地面了望——茫茫风雪掩盖着鸭绿江以北的山地和平原，鸭绿江黑色的流水在冰天雪地中即将凝结。贫瘠的乡村、崎岖的道路和浩瀚空旷的伸向西亚利来的无人之境都被风雪掩盖了……

麦克阿瑟什么也没有看到。

——仅仅为了这次无谓的飞行，麦克陈瑟便被美国空军授予功勋飞行十字勋章和一枚战斗飞行员荣誉徽章。

美国的勋章太不值钱啦。

第十三章

一

在韩先楚副司令员到来之前，梁兴初一直围着桌上的一张地图转来转去。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看一阵地图便围着桌子走几圈，那样子好象在推一盘磨。

军指挥所从球场转移到降仙洞。几条电话线扯进一个矿洞里，梁兴初在这里遥控着他的师团。

梁兴初在地图前停下，俯身抄起一支红铅笔，在德川与宁远之间的伪七师和伪八师的结合部，划过一个箭头。应该派一支先遣队从伪八师和伪七师的结合部之间穿插到敌后去，插到德川以南，以便在主力向德川之敌发起攻击时，切断敌人南逃的退路。

“你们看，这么办！”梁兴初对一旁的政委刘西元和副军长江拥辉说。“在德川南边的武陵里西傍大同江，有一条支流横跨由南通往德川的公路……这座桥——就算它叫武陵桥吧，要炸掉！”

“嗯，”副军长江拥辉说，“德川之敌受到攻击可参南撤，北边的敌人也可能从这里增援，炸掉武陵桥，伪七师就没处跑啦。”

“插过去很必要，但很困难，”刘西元说，“要突破敌人的前沿阵地……”

“派一个团佯攻，让先遣队从山腰小路插过去！”梁兴初下了决心。“娘的，这回要打个狠的，一个也不让它跑掉。”

从志司开会回到军里后，梁兴初和刘西元立即召开了军党委扩大会，传达了彭总一次战役对三十八军的批评，梁兴初承担了责任，他说：“彭总骂了我梁兴初，骂得对，责任主要在我，我对不起大家，没指挥好……不过，三十八军到底是不是主力，下一仗看！第一仗没打好，不等于第二仗也熊蛋！下一仗，我看咱们各司其责，在谁那里出了问题，别怪我梁兴初不客气！再打不好，咱们可真是无颜见江东父老罗！”

梁兴初望着地图，半响没说话，一想起志司会上彭总对他的批评，心里就刀割似的难受。虽说在军党委扩大会上他做了自我批评，承担了

责任，可他心里还是有些不服：就算一次战役三十八军打得不太好吧，可是也不算差，歼敌数也不比别军少，怎么彭总骂三十八军是什么“主力个鸟！”

想到这些，梁兴初不由得愣怔了片刻。以至韩先楚副司令员走进指挥部在洞口让了一会儿了他都没发觉。直到刘西元和江拥辉向洞口投去微笑致意的目光，他一转身，才看见韩先楚已经到了他的对面。

梁兴初感到了韩先楚逼视的目光，那意思他明白：老伙计，你经得住彭总那一阵雷霆大怒吗？那一阵劈头盖脸如风暴怒吼般的臭骂，是鞭策你奋进雪耻呢？还是把你骂得象草鸡卧蛋？

是的，是的，我挺得住！骄兵必败，逆境催人奋起，咬紧牙关哪！结论还在后边！

梁兴初迎着韩先楚的目光，一瞬间，他看到眼前这位手持一根硬木手杖的上司的眼光里流出一种信赖的神色，这信赖虽是无声，但暖人。

远处隐隐传来爆炸声——敌机还在投弹，美国的炸弹真是多得用不完哪！这使梁兴初回到战争的现实里，战场无闲言——“韩副司令，交待任务吧！”梁兴初开口道。

韩先楚微微点了点头，踱到桌边，拄着手杖看了看地图，慢吞吞地开口：“我受彭总之命，下来指挥西线左翼三十八军和四十二边。目前，各军都已到达作战位置，四十军在妙香山以南，面对美二师；三十九边在云山，面对美二十五师和美二十四师；六十六军在泰川面对伪一师；五十军在定州到院丰洞一线，面对英二十七旅。彭总决定从左翼开刀，由三十八军和四十二军首先歼灭德川和宁远的伪七师、伪八师，之后插向价川、三所里，世断正面三十九军、四十军之敌的退路。

在东线，第九兵团三个军已秘密集结至预定地域，整个战幕很快就要拉开。”

韩先楚简洁干练地介绍了整个西线、档线战局后形势，之后稍停片刻，对梁兴初说：“你们军先打德川，整个战役从你们这里开刀，拿下德川至为重要，这样可以割裂敌人东线和西线的联系，之后再迅速迂回敌后，在正面三十九、四十军向敌进攻后，可以堵住敌人南逃之路……我看，让四十二军配合你们先打德川，拿下德川后，四十二军再打宁远……”

“德川我们包了！”梁兴初用低沉的声音说：“打德川，一个三十八军足够啦！”

“你有把握？”韩先楚紧盯不放。

“军中无戏言。”梁兴初不动声色。

“那好！”韩先楚将手杖向地上一顿，来了精神，“你们包了德川，就让四十二军集中兵力对会议宁远的伪八师，两边同时动手！”

“铃铃铃……”一阵清脆的电话铃声迴响在洞内潮湿而充满烟味儿的空气里。

一位作战参谋前去接了电话，之后对韩先楚说：　“韩副司令，您的电话。”

韩先楚的手杖在地上点动着——他踱到电话机前，一拿起话筒，里面就响起彭德怀粗重的嗓音。

“喂，老韩嘛？那边情况怎么样？”

“都准备好啦！两个军都已到达预定出击位置，部队补充了七天熟粮，三天生粮和一个基数的弹药……”

“你可要坐好镇哪！打德川这一仗至关重要，这是整个战役的第一刀，要下得干脆，不能拖泥带水！”

“梁兴初说，打德川他们军全包啦！我准备让四十二军单独攻击宁远……”

“梁兴初口气不小嘛，他要多长时间拿下德川？”

“请等等……”韩先楚从耳边拿离话筒，问梁兴初，“彭总问你，几天拿下德川？”

“进攻时间是？”梁兴初问。

“二十五号。”韩先楚答。

梁兴初略一思索，告诉韩先楚：　“二十六号结束战斗！”

“二十六号……”韩先楚沉吟地自语，一边在脑中飞速地考虑着此举的可靠程度。

“告诉彭总，我一天就拿下德川！”梁兴初成竹在胸。

“彭总，他们保证一天拿下德川！”

“可不能赶得敌人放了羊……”彭德怀说，“我要的是聚歼！”

“是，要包饺子，不要放羊！”韩先楚说着，用眼角瞟了一直梁兴初。

放下电话，韩先楚又拎着手杖走到桌边，看着桌上的地图，对梁兴初说：“谈谈你的具体战斗部署吧！”

梁兴初从桌边拿起一支红铅笔，在地图上比划着，毫不迟疑地讲出自己的决心。

“我准备实施穿插迂回战术，从敌伪七师和伪八师的结合部插入敌后包围德川之敌。具体部署是：站一一三师经德以东插至德川南面的遮日岭，切断敌人后路，而后由南向北进攻德川；令一一二师经德川以西插至云松里，而后由西向德川攻击；令一一四师从正面向德川发起攻击！”

梁兴初讲到这里，用铅笔在地图上德川一点画了一个圈，将伪七师牢牢圈在里边。

“嗯……这样可以，”韩先楚点头道：“一一三师插到德川以南，一一二师插到德川以西，一一四师在北面，东面是四十二军的阵地，伪七师无路可逃！”

“攻击时间应该让一一二师和一一三师先开始，因为他们迂回穿插要费时间。”

梁兴初补充道，“为了确保此举成功，我还打算派一支侦察队深入敌后，破坏道路，扼制敌人的突围。”

“好啦，看来我在这里没什么事啦。”韩先楚抬走手杖，“我要去四十二军。”

梁兴初、刘西元等把韩先楚送出指挥部，看着韩先楚坐着吉普车沿

公路驰向大雪纷飞的东方山际，那时，刘西元乘兴诵了几句古诗：“……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迴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你这诗是谁写的？”梁兴初问刘西元。

“是个古代诗人，大概是岑参，我也记不全，只记这么几句。”刘西元笑笑说。

“呀，古代诗人算个鸟类”梁兴初一挥手，对着满坡大雪豪爽地说，“咱也做它一首诗，怎么样？等我想一想——”

梁兴初一皱眉头，便张嘴大叫：　　大雪助神威，　　猛师下山岗。

小米加步枪，

打败美国狼！

“哈哈哈……”梁兴初念罢自编的一首诗大笑起来，随即一拍大腿，“他娘的，这一仗得来个痛快，鸡蛋壳擦屁股——嘁里咔嚓！”

当天夜里，梁兴初吩咐人把军侦察科副科长张魁印叫到指挥部，劈头就问：“敢不敢给我插到敌后去？”

“有啥不敢去？”张魁印一歪头说。

“准备好了吗？”梁兴初问。

“就等接令出发啦……先遣队是军侦察连和一一三师侦察连组成的，个顶个都是硬汉子，军长放心吧！”

“你们要携带电台，沿途向指挥部报告敌情、地形；要插到德川以南的武陵里，炸毁大同江上的公路桥——时间不得迟于二十六号早八点！”

“是！炸毁武陵桥！”

“具体穿插要求和注意的问题让江副军长跟你交待，一定要千方百计完成任务！”

二十四日夜晚，这去精悍的队伍在张魁印带领下出发了，他们化装成伪军，巧妙地插到敌军的层层关卡，一路上创造了数十个惊心动魄的故事，终于在二十六日早晨七点五十分，让一声巨响冲天而起，使伪七师南逃的必经之路武陵桥断为两截！

若干年后，新中国的电影工作者们以此战例为素材，拍摄了一部故事影片，那就是后来家喻户晓的《奇袭》。

梁兴初没说空话——从二十五日晚四时多一一二师率先向德川发起攻击开始，紧接着，一一三师在半后小时后从德川以南向敌发起攻击，当晚八时一一四师也从正面向德川发起攻击，在三路大军猛攻下，至二十六日上午十一时已完成了对德川之敌的合围，将伪七师全部压缩在德川。敌人在飞机支援下分三路突围均未得逞，战至二十六日下午七时，德川守敌除少数逃窜外基本被歼灭，战斗时间正好一天一夜。

攻占德川的第二天一早，韩先楚就给梁兴初打来电话，告诉梁兴初，四十军拿下了宁远，孟山。德川、宁远的胜利将敌军的进攻阵线打开了一个缺口，毛主席指示下一步要以打美军为主，因此，为配合正面战场向敌人的进攻，三十八军必须迅速向军隅里攻击前进，同时派一个师取捷径插向三所里，阴敌撤退和增援。

“我要再说一遍，”韩先楚在电话里提高了嗓门，“三十八军下一步的任务是艰巨的。你们在今夜和明晨，一是一插向三所里，二是要攻占戛日岭！坚决堵住南撤的敌人！”

放下电话后，梁兴初皱紧了眉头，他明白，德川之战只是小小的序幕，大的厮杀还在后面。在我军正面四个军的攻击下，美军三个师估计会从三所里逃窜，我方派一个师插到三所里是一着关键的棋，也是一着险棋。能不能按时插到三所里，关系到能不能歼灭美军几个师；而插到了如果守不住，形成孤军深入，就会遭受到严重损失。梁兴初知道，美军三个师共合三百多辆坦克，四百多门多炮，而我们的一个师却只有十几门迫击炮和一些反坦克手雷……任务艰苦呀！而且据志司通报，敌人为了堵住被我军在德川方向打开的缺口，已派美骑一师两个营和土耳其旅从价川出发，企图抢占德川西面的戛日岭，阻止我主力向西挺进。戛日岭非常险峻，如果被敌占领卡住我军主力前进之路，即使插到三所里的部队能迂回成功，得不到主力的配合已难以支撑住。因此，必须首先抢占戛日岭！

梁兴初下了决心：一一三师立即出发，由德川西南插到价川以南的三所里；一一二师沿德川至价川的公路走乡间小道，从北面向价川攻击前进。一一四现则沿德川至价川的公路攻击前进，迅速攻占戛日岭。

二

入夜，从德川通向价川的公路上下班，两辆吉普车在夜幕中急驰。

梁兴初在吉普车上颠簸着，还不时催促司机加速。一一四师正火速奔袭戛日岭，但戛日岭距价川只有三十公里，敌人机械化部队行动快，而一一四师只能步行，恐怕难以在敌人之前占领戛日岭，看来，只有迅速强攻了。梁兴初有些放心不下，便得刘西元政委一起乘车赶到一一四师。

在距离戛日岭主峰的两公里处，梁兴初找到了一一四师指挥部。

“那是怎么回事？敌人上去了？”梁兴初指着山上垭口处的一堆一堆的篝火问江拥辉。江拥辉已先些时候从军里下到一一四师亲自指挥战斗。

“据尖刀排报告，是土耳其旅的一个加强连已经占领了戛日岭主峰，”江拥辉告诉梁兴初，“敌人穿着单薄，已生火取暖。”

“来，咱们研究研究怎么打好！”梁兴初对一一四师师长翟促禹和前卫团的团长政委说道，“是不是用偷袭方法？”

“对，偷袭好些，”三四二团政委王丕礼说，“敌人生火取暖是个好机会，敌人在明处，我们在暗处，便于我们隐蔽接近……”

“嗯，敌人只是一个加强连，主力还未到，我看咱们用一个连从正面上去，一个连从侧面悬崖爬上去迂回，一鼓作气拿下这个戛日岭！”梁兴初说着，忽然停下来，“谁在拉琴，娘的乱搞！”

果然从后边传来隐隐约约的手风琴声。大伙儿不由愕然。

师长翟禹火了，寻声找去——路边休息的队伍中，一个营长挎着手风琴。

“你……混蛋！”师长骂道。

那个营长惊愕地停下手，没搞清是怎么回事。原来，他是负责在德川战斗中警卫师指挥所的，战斗结束后，奉命归队，路上从缴获品中捡到了一只手风琴　，觉得怪好玩的，不料却闯了祸。一见师长瞪了眼，他才知道前面有敌情，连忙把手风琴往沟里一扔。

手风琴滚落山沟里，发出一阵呜响。

“你是怎么搞的？”翟仲禹更火了，“惊动了敌人我毙了你！”

这时候，在梁兴初的亲自指挥下，三四二团团长孙洪道和政委王丕礼已分别带领七连和八连向戛日岭主峰偷偷摸了上去。

战士们都轻了装，身上只剩步枪和手榴弹，但是大头鞋踩在雪上上仍发出吱咯吱咯的响声。王丕礼带头脱了大头鞋，光脚在雪地上前进。战士们也都脱了鞋，沿公路两侧静悄悄地接敌人。

山头上燃着熊熊大火，木柴燃烧爆着火星，敌人分成几处围着火堆抽烟烤火。

突然手手榴弹炸开了火堆，一阵“缴枪不杀”的吼声似从天而降……敌人顿时乱做一团，死的死，跑的跑，不到二十分钟就结束了战斗。

当梁兴初登上戛日岭主峰的时候，残余的敌人已被消灭干净，十几辆汽车被堵在路上，成了我军的战利品。那时候，梁兴初望着东南方黑黝黝的山峰，似乎想穿透夜幕，看见一一三师向三所里穿插的队伍。

“速与一一三师联络，让他们争分夺秒抢占三所里，一路上不要恋战，只管向前插，我率领主力向他们靠拢，接应他们！”梁兴安向参谋人员吩咐。

“嘀哒……嘀哒哒…….”天线电讯号从戛日岭发出……收不到回音。

“部队正在急行军中，联络不上。”报务员焦急地向军长报告。

“一一三师呀……”梁兴初着着东南方的夜幕，暗自说道，“能不能关上三所里那道闸门，可就看你们的啦！”

梁兴初似乎看到大批溃退的美军正涌向三所里，公路上塞满了坦克，汽车和火炮……

——就在梁兴初让在戛日岭向东南方遥望的时候，一一三师前卫团披着白被单，一个个象雪人似地在月光照耀下，迈开大步在雪野上疾行。部队已经连续作战两天两夜了，战士们都已极度疲劳，边走边打瞌睡，晃晃悠悠，到天亮时，已走出一百多里，距三所里只剩三十多里了。

天刚亮，敌机一批又一批飞临上空。一一三师副师长刘海清大胆建议部队干脆除去伪装，在公路上大摇大摆行军，借以迷惑敌机。因为他们已穿插到敌人后方，如果躲躲藏藏，既不利于迅速抢占三所里，又易为敌机发现。

敌机果然受骗了，把一一三师当成是从德川逃出来的伪军，一次也没轰炸。部队情绪大为高涨，战士们甩掉一夜行军的疲劳，疾速插向三所里……

三

三十八日早晨，大榆洞志司作战室里气氛十分紧张，彭德怀、邓华、洪学智等焦急地在地上踱来踱去。角落里，报务人员戴耳机，正在和各部队沟通联络。

继二十六日三十八军和四十二军拿下德川、宁远之后，四十军已向球场、价川方向进攻；同时五十军、六十六军和三十九军也分别向博川、安州、宁边、价川方向实施突击，敌人已全面溃退，现在，三十八军一一三师能不能尽早赶到三所里，关上“闸门”堵住流水般溃逃的敌人，是彭德怀最为关心的事了。但是，一夜过去了，直到现在也没收到三十八军的通报，一一三师现在已穿插到什么位置了？彭德怀焦急万分。一旦三所里没堵住，此次战役又将成为击溃，达不到歼灭敌人的目的。

“娘的急死人！”彭德怀骂道，“一一三师到底在什么位置？”

“要不要立即与三十八军再次联络？”解方参谋长问。

“不！”彭德怀断然说，“三十八军指挥部也不知道一一三师的位置，我看直接呼叫一一三师！”

“嘀哒哒、嘀哒哒……”一串接一串无线电讯号从志司指挥部发向一一三师。

报务员的额头汗流如雨，顾不上揩擦，全神贯注地搜寻一一三师电台的讯号。

八点多钟，报务员突然一声大叫："有了有了！一一三师的讯号！"

彭德怀、邓华等人忽拉一下围到电台前。

报务员激动地接收着讯号，一边断断续续地报出讯号内容。

"我部于上午七时到达三所里，先敌五分钟……大批敌人企图经三所里向南撤退……请示我部任务"

"想不到，真想不到，"邓华情不自禁大叫起来，"这么快就到了三所里！一夜行军一百四十五里，奇迹！神速！"

彭德怀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他吩咐报务员："立即给一一三师回电：坚决堵住经三所里南逃之敌！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

同时，彭德怀又下令，命三十八军主力迅速向一一三师靠拢，从东向西侧击三所里！

彭德怀兴奋地踱到墙上悬挂的地图前，看着地图自言自语道： "堵住啦！堵住啦！"

忽然，彭德怀愣住了，脸上笑容顿时全无，他看到三所里以南还有一条公路由北向南贯通，一个小镇龙源里卡在那路上——敌人在三所里受阻肯定会必道龙源南逃！他用大手一拍脑门，急忙对邓华说："还得再给一一三师发报，让他们派一个团赶到龙源里堵住敌人！"

——事实上，一一三师在彭德怀的命令到来之前，已经发现龙源里的漏洞，派去堵击龙源里的一个团已经疾速向龙源里进发了！经过一夜急行军，在二十九日凌晨四点，部队刚刚赶到龙源里，大批南撤的敌人开着坦克汽车便轰隆轰隆来到了。

于是，在三所里激战的同时，龙源里又是展开了一声生死鏖战！敌人南撤的部队和北援的部队同时攻击龙源里，相距不到一公里，尽管出动大批坦克、飞机轰炸，成群的敌兵蜂涌而至，然而龙源里的我三三七团却象一根钢钉钉在山上，岿然不动！

敌人眼看三所里、龙源里突围再无希望，在丢下满山遍野的尸体和

武器装备后，不得不改道逃安州，这样，敌人西路和中路溃逃的部队只好挤在一条南退的公路上，陷入了极大的混乱。

十二月一日午后，彭德怀在志司作战室接到韩先楚打来的电话，一开口就说：“彭总，三十八军打得好呵！”

彭德怀激动地听到了韩先楚的汇报。

从二十九日晚，占领三所里、龙源里的三十八军各部已先后将敌分割，并与南逃之美二师、二十五师及伪一师进行激战。尤以三三七团龙源里战斗和三三五团松骨峰、双龙里地区的激战最为壮烈！到三十日下午五点，我向各被分割包围之敌发起猛烈冲击，战至十二月一日上午美二师主力、美二十五师、伪一师及土耳其旅已大部被我歼灭。

“三三七师三龙源里堵击战和三三五团三连松骨峰堵击战打得最苦，两个连基本都打光了，但是完成了任务……”韩先楚在电话里报告彭德怀，“敌人向这两个连的阵地轮番用飞机大炮轰炸，用坦克掩护成团的兵力进攻，真是炮犁火耕呀……

六个多小时，敌人未能前进一步！战士们在人弹将尽的时候，用枪托砸，用刺刀挑，甚至用石头、用牙齿和敌人搏斗，有的身上被汽油弹打着了，就把枪一摔，带着火扑向敌人，抱住敌人不放，和敌人一同被火烧死……战斗结束后，打扫战场时，阵地上的枪支都摔碎了，机枪零件扔得满山都是，烈士们的尸体保留着各种各样的姿式：有抱着敌人腰的，有掐住敌人脖子的，也有的被敌人的火焰喷射器烧焦了手里还端着上了刺刀的枪保持着向敌冲锋的姿式……”

按完韩先楚的电话后，彭总沉默了许久，然后叫过作战处长丁甘如，让他找人去写通报，传令嘉奖三十八军。

很快，电报稿拟好了，丁票面如拿着电报来到指挥部，先将电报稿交邓华和洪学智审阅，之后交给彭德怀审签。彭德怀接过电报看后，马上提笔签了字。丁甘如正要将电报适机要处译发，又被彭德怀叫住：“慢走，我还要添一句话。”

丁甘如又将电报交给彭总，彭总提笔在电报末尾添写了六个大字：“三十八军万岁！”

搁下笔，彭德怀向邓华和洪学智说：“我加了‘三十八军万岁’，怎么

样？”

“彭总，这……不好吧？”邓华心迟疑地说。

“改一改写法，起到嘉奖的作用就行了吧，”洪学智说：“用万岁这个词不太合适……”

“打得好，就是万岁嘛！”彭德怀坚持道，转对丁甘如挥了挥手，“发了吧，发了！”

于是，一封彭德怀亲自签发的嘉奖三十八军的电报，便飞向了朝鲜各个部队，“万岁军”的美名迅速传遍了冰天雪天的前线阵地。

这封电报到达三十八军指挥部之前，梁兴初正在兴致勃勃地给一一二师师长杨大易打电话：“杨大易吧？熙川你扑了空，捡了点破洋落还给老子送来，现在你打了大胜仗，怎么不给我们送点战利品来？”

“你放心军长，有你的，我已派人收拾哪！你要什么？要什么有什么，数量管够！”

“你以为我想发财呀？娘的，我得给彭总他们送去，你快捡那漂亮的小手枪、高级望远镜、还有什么刮胡子刀之类的稀罕玩决儿多送点来！我让人连夜送到志司去，让他们看看，咱三十八军到底是不是主力！”

“是呀，主力就是主力嘛！”杨大易在电话里得意地说。

“矣，你可别给老子翘尾巴！”梁兴初对杨大易说。

“我这说的可是事实呀……”

“军长，志司来了嘉奖电报！”一位参谋跑进指挥部，手里扬着一份电报，脸上显出非常激动的神色。

梁兴初一手接过电报，迅速看过，当他的目光触到“三十八军万岁”那六个大字时，他愣住了，半响说不出话来。

“军长……还有什么事吗？你怎么不说话？”杨大易在电话里喊着。

梁兴初慢慢抬起话筒，对杨大易说：“没事了……”

这时，那位送电报的参谋人员发现，两粒硕大的泪珠从梁兴初的眼里溢出……

第十四章

一

十一月二十八日上午，东京的天空布满阳光，星条旗在第一大厦上空迎风飘荡，然而在麦克阿瑟总司令部会议室里，无论是麦克阿瑟本人，还是沃尔顿.沃克和阿尔蒙德，以及其他与会的高级将领和参谋人员，脸上都满布阴云，会议的气氛令人沮丧。

面对中国军队从东西两翼同时展开的猛烈进攻，面对前线指挥官一再警告再不撤退就要全军覆灭的残酷事实，麦克阿瑟不得不将沃克和阿尔蒙德人朝鲜紧急召来东京，研究对策。

然而沃克和阿尔蒙德似乎都没有从中国军队迅猛而至的打击下清醒过来，似乎还在回味着朝鲜战场的恶梦。沃克一个劲儿地强调着，中国军队数量众多，战斗力很强，他们从东边迂回包围，已把韩国第二兵团消灭干净，如不迅速撤退，第八集团军就完蛋了！

“他们至少有二十万人！是正规军而不是志愿人员……他们不是对我们实施反攻，而是预谋好的一次大规模进攻！我们军队已在清川江以北受到很大损失，我要求总司令同意让第八集团军迅速撤退，不只撤到清川江以南，那不够，还要撤离平壤，撤到三八线以南……”沃克理直气壮地申诉着，似乎遭到失败的军队并不是他在担任指挥官，他是在替别人受过。

阿尔蒙德不断地摇头叹气，似乎除了尽快撤退之外也提不出更多的建议，他不停地渲染中国军队的英勇善战，似乎想让麦克阿瑟相信，面对这样强大军队的攻击，就是麦克阿瑟本人到前线指挥也是无能为力。

“中国军队都是飞毛腿……他们没完没了地吹着号角，还有哨子，好象还敲着铙钹，象浪潮似地冲向我们的阵地……他们不怕死，拿生命不当一回事……”

阿尔蒙德向麦克阿瑟灌输着他从前线得来的深刻印象。

“他们吹得号角刺耳难听，声音尖锐响亮……”沃克补充道，“他们还喜欢穿插到我们后方，在夜里发起突袭，中国士兵的眼睛特别好，夜里也不影响作战……”

“好啦好啦，”麦克陈瑟打断了沃克的话，他伸手摸出他的玉米芯烟斗，不知为什么却没有兴趣抽它，便将它随手搁在桌上，“我同意你们的撤退计划。”

说完这句淡而无味的话，麦克阿瑟瞅了瞅桌上那只旧烟斗——它太老了，放在桌上显得那么寒伧。他又看了看沃克的脸，那张脸由于上了年纪和纵酒而显得皮肉松驰——这只老狗，它也快不行了，麦克阿瑟想。

麦克阿瑟的预感是对的，沃克从东京回到朝鲜后，便率着他的残部开始了千里溃逃的大竞赛——从清川江至平壤，从平壤到汉城，一条条公路上塞满了车辆和人流，一路上丢弃了在量的装备物资，官兵中有一个念头：逃呀，离开中国军队越远越好。就是在这次大撤退的仓皇行军中，沃克的座车遭到朝鲜人民军游击队的袭击，他在逃窜中翻车丧了命。

麦克阿瑟自己的命运也不比沃克强多少，两个月以后，他便被杜鲁门突然下令撤职，结束了他半个世纪的军事生涯，成为杜鲁站侵朝政策的替罪羊。

但是在二十八日的会议结束那天，麦克阿瑟却一点也没预感到自己不久后的结局。他在送走沃克和阿尔蒙德后，独自在他的办公室里呆了很久，他在那间密闭的小室的灰色军用地毯上反反复复地踱步，思考着他此刻应该想到的一切——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一切出乎自己的预料。无情的现实粉碎了他的计划，圣诞节结束战斗已成了空头支票。怪谁呢？

是自己判断失误造成的吗？两个星期的空中攻势，已经让北韩化为一片焦土，中国军队却在这种大规模轰炸下不断地向北韩集结，简直令人不可思议……

是美军的战斗力不行吗？妈的，第八集团军在日本过惯了占领军的舒适生活，再不愿吃苦啦，难怪有的报纸称他们是“榻榻米”军队。但是，中国军队数量太多啦，他们的源源不绝的人力资源简直令人无可奈何……

中国人太不道德，他们不宣而战，偷偷摸摸……他们不是声称派进朝鲜的只是一些志愿人员吗？怎么突然出来几十万正规军？而且大都是第

四野战军的身经百战的师团？

我们指挥的与北韩武装力量的战斗已经胜利结束，现在面对的是一支新出现的的军队，是另一场战争……原定的计划自然无法实现……

但是你不是在威克岛向总统保证过，在任何情况下，圣诞节以前也会结束朝鲜战争吗？

是的，我是那么讲过。如果一切按我的命令行事结局定会如此。但是华盛顿捆住了我的手臂，他们甚至连鸭绿江大桥都不愿让我轰炸，更不要说轰炸满洲中共军队的补给基地了……他们给敌人造成了特殊的庇护所，还要我打胜仗，简直是岂有此理！

麦克阿瑟江腹怨气在室内踱来踱去，忽然记起昨天情报处长威洛比少将送来的一份情报，这份情报刚好在他现在失败的原因提供佐证。他一个箭步蹿到桌前，从厚厚的卷宗中翻出那份情报。

那是一张铅印的文件，据威洛比说，是在朝鲜前线捡到的中共军队的内部文件，内容是林彪将军对他的部下的谈话——如果说事先不曾确实知道华盛顿方面会制止麦克阿瑟将军对我们的补给和交通线采取适当的报复性措施的话，我决不会发动这闪进攻，拿我的部下和军 事名誉冒险。

——是的，正是华盛顿的决策人中国当局壮了胆，使他们知道尽可大批地涌过鸭绿江而不必担心他们在满洲的补给基地遭到轰炸。这就是我麦克阿瑟失败的原因！

不信请看中共入朝军队的司令官林彪是怎么讲的吧！

虽然直到那时为止麦克阿瑟一直相信中共入朝部队的司令官是林彪，但在他刚一接到这份情报时还是对它的可靠性产生了一点怀疑：这样的文件中共军队会让它轻易落入美军之手？难道他们希望美军对满洲进行轰炸？会不会是国民党方面干的？

蒋介石当然希望美国轰炸满洲，希望美国进攻中国本土……这是蒋介石的计谋，蒋的大量特工人员可以毫不费力地将他们伪造好的这种文件扔在朝鲜战场，让美军士兵捡到……麦克阿瑟当时对这份情报没有引起更多的重视。

但是现在麦克阿瑟宁愿相信这份情报的真实性——不管是蒋介石讲的还是林彪讲的，反正上面的内容是准确的。华盛顿不许我轰炸中国东北和沿海城市，到底是在帮谁的忙？难道蒋介石不是美国的老朋友吗？

麦克阿瑟又一次读了那份情报，之后将它放入抽屉收藏好——将来也许会用得到它的。麦克阿瑟毫不怀疑自己将成为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如果历史需要他讲明这次失败的原因，那么就请看中共司令官林彪是怎么说的吧……

放好那份文件，麦克阿瑟由衷地想到了蒋介石——蒋介石不是曾经主动要求派三万名士兵到朝鲜和中共军队作战吗？他要求得到那样诚恳与迫切，一而再，再而三，华盛顿却借口英国方面的原因拒绝了蒋的好意……现在应该是起用国民党军队的时候了。

一个狂想式的计划在麦克阿瑟腹中形成：请美国政府宣布对中共进入全面战争状态，跟着就把三十五到五十个原子弹投到满洲的空军基地和其他敏感的地点。之后将国民党五十万军队调来，在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支援下，沿鸭绿江设置一条放射性钴地带，以防止中共产党再度侵入朝鲜……

麦克阿瑟想到：华盛顿可能不会采纳他的计划，那样一来，是华盛顿不让麦克阿瑟取得胜利，而不是麦克阿瑟无能。

二

杜鲁门刚刚从他白宫的卧室时醒来，正准备按照他的每日惯例走上宾夕法尼亚大街进行早起散步的时候，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止住了他的脚步。

又是什么紧急的事情？使得什么人在早晨六点一刻钟就反电话打到他的家中？

杜鲁门拿起了电话听筒。

——是布莱德雷打来的。

“中国人把两只脚都踏进了朝鲜！”布莱德雷顾不上向总统问好，张开口便宣布了这个消息。

一霎时，杜鲁门目瞪口呆。

“第八集团军在清川江以北撞上了大量的中国军队，右翼第十军也遭遇到中共三个军的进攻……”布莱德雷的声音显出惊慌。

“先不要太激动，奥马尔，”杜鲁门试图让布莱德雷同时也让自己镇静下来。

“让我们听听麦克阿瑟是怎么说的。”

布莱德雷开始给杜鲁门在电话里念麦克阿瑟的电报，由于激动而断断续续：“他说：我们的攻击行动所导致的事态发展现在有了清楚的含义。我们使朝鲜战争区域化的一切希望，只限于同由北朝鲜军队和象征性外国军队构成的敌人作战的一切希望，现在可以彻底放弃了……中国在北朝鲜投入了大批军队，其数量仍在不断增加……打着志愿者的幌子或其他种种借口进行小规模的支持，现在再也不有自圆其说了。我们面对的是一场崭新的战争……中国人的最终目标，无疑是要毕其功于一役，彻底摧毁在朝鲜的所有联合国部队。显而易见，我军目前的实力不足以抗衡中国人发动的这场未加宣布的战争，他们在客观上拥有许多有利的条件，形势因此出现了崭新的变化。这一变化要求我们开阔视野，从世界角度考虑各种可能性，而这已超出了战区指挥官的职权范围。本司令部尽其所能，采取了所有部队能够实施的措施，但是它目前面临的局面是它难以驾驭和力所不及的……”

听到布莱德雷读麦克阿瑟的电报，杜鲁门吃惊麦克阿瑟似乎变了一个人，曾几何时，他还一直以一切不成问题的口气谈论朝鲜战争，似乎胜利早已握在他的手中，在任何情况下圣诞节前都可以结束战斗，怎么现在居然虚心地谈起什么“难以驾驭和力所不及的”呢？

麦克阿瑟要推卸失败的责任——杜鲁门敏感地想到这一点。但是，形势居然到了能使这位一惯目空一切的五星将军需要找台阶下的状况，可见朝鲜面临的是非常严重的局面。

“那么，你还有什么其他情况要向我报告吗？”杜鲁门问布莱德雷。

“今天早上出版的所有报纸都在大叫大嚷，说我们已经大难临头了！”布莱德雷说，“我们的报纸试图在让美国人相信这一点……”

“那么你看呢？”杜鲁门问。

“我们需要进一步了解事态的发展，现在，至少有一件事应该引起我们的严重关切，在苏联人的帮助下，中共已经在与朝鲜接壤的满洲机场集结了至少三百架飞机，其中有二百架双引擎轰炸机。如果中国人要对我们进行一场空袭，那可就糟糕透啦！”布莱德雷忧虑之情溢于言表，“我们的地面部队正在南撤，壅塞在每一条公路上，而朝鲜的每个美国军队的机场都挤满了各种型号的飞机，如果中国人来轰炸，那可就完蛋啦！”

这天上午，杜鲁门的心情糟糕透了。例行的早起散步被取消——他没有兴致了。

早餐味同嚼蜡。所有的报纸都刊登着令人沮丧的消息，报道着联合国军队在朝鲜的失败。而从东京发来的关于朝鲜战事的官方报告一份比一份令人焦虑不安。杜鲁门决定于当日下午召集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扩大会议。

下午的会议是在总统椭圆形办公室召开的，华盛顿各方决策人物齐聚一堂。会议开始后，杜鲁门先请布莱德雷给大家概要介绍了朝鲜的军事形势，之后大家面面相觑，好一阵没人说话。

突然，副总统巴克莱开口道：“就在不久前，我们的报纸还报道，麦克阿瑟将军保证‘圣诞节以前结束战斗’，从现在的情况看，这样的声明难以让人相信！我想知道的是，麦克阿瑟究竟是否说过‘士兵们圣诞节前可以回家’的话？”

“麦克阿瑟将军前天告诉记者，他‘正式地’否认说过这样的话，”佩斯部长耸了耸肩，“但是毫无疑问他是说过的，在威克岛我就听他这样讲过。”

“他是讲过这样的话，”布莱德雷接口道，“不过他也许是把这话讲给中国共产党听的，为了向中国方面表示我们在朝鲜并没有长远打算，也不对满洲抱有企图。”

“这简直是滑天之大稽！”副总统巴克莱等愤愤不平，“做为一个战区指挥官，他是不是了解战场的情况？怎么能够犯这样冒失的错误？简直是儿戏！”

“好吧，就算麦克阿瑟讲过这样的话吧，”杜鲁门做出一副大度的姿态，宽容地说，“不管这话讲得怎样不明智，我们也应该慎重，不要嘲笑

他的失误，免得打击了他作为一个总司令官官的威信，那样他会认为我们是有意拆他的台。”

尽管杜鲁门嘴里这么说，内心其实是对麦克阿瑟火透了——麦克阿瑟已经在对报界发表声明，把战败的责任归结于华盛顿限制了他的战场指挥权。不久以后，正是杜鲁门首先对麦克阿瑟表示了不能容忍，断然决定将他撤职，不惜为此冒风险，使美国掀起一场政治波澜。但是在二十八日下午的会议上，杜鲁门显然觉得还不到时机，因此便演出了一种原谅部下过失的领袖风度。

会议在沉闷而悒郁的气氛中开了一下午，但却没做出任何产质性的决定。布莱德雷说，既然麦克阿瑟已经在部署他的部队撤退，那么就没有必要再给他下什么新的指示。而且目前国内能调到朝鲜的部队只剩第八十二空运师，如果按照麦克阿瑟的意图使美国卷入一场对中国的大战，那么势必会影响美国在欧洲的武装力量，而欧洲是美国的战略重点，这一点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

难道就听任美军在朝鲜的溃败吗？不，与会者一致认为应加速重整军备，必须认识到中国的背后有苏联，为了应付可能与苏联爆发的世界大战，即使美国人民要被迫放弃电冰箱和电视机这类东西，也应该增加军费，大规模扩军。

会议结束的时候已是傍晚，杜鲁门感到十分疲惫，他手臂着沉重的双腿走到白宫南廊的餐厅——贝斯.杜鲁门和他的女儿玛丽特已经等候在那里。

晚餐异常精美——脆嫩的牛排，煎芦笋，油焖酿番茄，还有一大块厚厚的淡黄色密汁蛋糕。

杜鲁门胃口不佳，他蘸着熟番茄汁吃了一片面包，就呆呆地看着一只家养的黑皮毛松鼠跳到餐桌上嗅着他的汤盘。他的夫人贝斯杜鲁门饶有兴趣地把一块饼干递到小松鼠嘴边，小松鼠衔起饼干跳到餐桌椅子底下去了。

“爸爸，”女儿玛丽格丽特用歌唱家的悦耳的声音说，“下个星期我要到新泽西举办个人音乐演唱会……”

“噢，祝贺你成功玛吉，”杜鲁门点头道，“不过你得准备那些无赖再次谩骂你——因为你是总统的女儿。”

“我决定对任何记者的任何提问，一概不予回答！”玛格丽特说，“那些记者真是讨厌极了，总是想探听你的私生活，了解你有几个情人！”

“对，不理睬他们，”杜鲁门淡然一笑，“爸爸等着在电视看你的音乐会，但是现在，恐怕不得不去看看联合国安理会的辩论——那恐怕是倒胃口的，好在我刚刚用罢晚餐。”

晚七点多钟，杜鲁门和夫人、女儿一起坐在客厅的电视机旁——电视画面正播出当日联合国安理会的实况，此刻发言的是是华人民共国和斩特约代表伍修权。

“……美国的实在企图是如麦克阿瑟所说的为使台湾成为美国太平洋前线的总枢纽，用以控制自海参威到新加城的每一个亚洲海港，把台湾当成美国的不沉的航空母舰……可是美国代表奥斯洒说什么，美国未曾侵略中国的领土——好得好，那么，美国的第七舰队和第十三航空队跑到哪里去了呢？莫非是跑到火星上去了？

不是的，它们在台湾。任何诡辩、撒谎的捏造都不能改变这样一个铁一般的事实：美国武装力量侵略了我国领土台湾……”

伍修权慷慨激昂的演说被电视台播音员译成英语送进杜鲁门的耳朵里。播音员在伍修权的演讲中，还不时插进解说，一会儿讲伍修权的演讲是尖刻而强硬的谩骂，一会儿说修修权的衣服料子如何低廉，甚至把伍修权脸侧的枪伤说成是斗殴毁掉了面容。后业，电视机还对准了中国代表团成员乔冠华随意晃动的腿说，中国代表虽然讲起来气势汹汹，其实内心很紧张，请看他们有的人的腿正在神经质地发抖。

“爸爸，”玛格丽特又是禁不住开口了，“我看见报纸上说，中国人正在朝鲜和美国士兵厮杀，而一个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团却来到纽约成功湖为他们申辩！联合国为什么要让他们来？”

“那应该去问联合国。”杜鲁门没有谈话的兴致。

杜鲁门的夫人贝斯也向丈夫通报消息：“你知道吗哈里？报上有消息说，伍修权将军和他的十三名助手在参加会议之余，到商店去为他们的太太买搅拌器和尼龙袜，还买有关原子弹的书——这大概是为他们自己买的。”

“这么说，他们害怕原子弹？”玛格丽特问杜鲁门。

“我想他们应该害怕，玛吉，”杜鲁门的声音低沉而阴郁，“原子弹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说罢，杜鲁门的目光从电视机屏幕上移开，转向窗子上那大幅垂地的金光闪烁的丝绒窗幔。

白宫——美国最高权力的所在地。杜鲁门此刻忽然想起一九四五年四月的那一天，他接替猝然辞世的罗斯福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他和妻子贝斯一起登上白宫宽敞的大理石楼梯直上到二楼的接见厅，那时乐声四起，身着红色海军军服的乐队演奏着《光荣属于领袖》的传统乐曲，向新任总统和全国第一夫人致敬。两名身材魁梧的卫士高举着旗子——一面是总统旗，一面是美利坚合众国斩国旗……一想起五年前他出席总编宣誓就职仪式那庄严而又隆重的一幕，杜鲁门的双腿就不由自主地哆嗦不止。

现在，杜鲁门已做为白宫的主人而在这里发号施令了五年多。他没有忘记，就在白宫二楼那间豪华的大宴会厅里，在那张硕大的可以坐下几十名贵宾的餐桌正面，在大厅顶部美丽的淡雕图案辉映下的壁炉上方，镌刻着白宫第一位主人约翰.亚当斯总统的金色铭文：我祈求上苍赐福于此屋并在此屋居住的后人。但愿唯有正直与智慧的人方 能成为此屋的主人。

——这段铭文是当年亚当斯跨进这座新落成的美国总统府时所作的祈祷。杜鲁门幸运地成为入主白宫的大人物当中的一个，要知道，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富有的国家，美国总统——还有什么职位能比这个职位更令人羡慕更令人感觉到权力的巨大呢？

杜鲁门知道，就在宴会厅不远处那间四壁饰有红色丝绸的大厅里，依次悬挂着美国历届总统的肖像，从华盛顿直到罗斯福……有朝一日，哈里.杜鲁门做为美国第三十三任总统，他的肖像也会在这里占据一个位置——到那个时候，后来的总统和政治家们望着他的肖像，是会流露出钦佩的目光呢？还是会不屑一顾？甚至会说：就是画框里这个戴眼镜的家伙让美利坚合众国在朝鲜吃了败仗——这是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耻辱。

……那么，他在白宫的日子快要结束了吗？很显然，一九五二年的总统大选就要临近了，到那个时候，反对党会充分利用朝鲜战争的失利来向他，向执政的民主党发射出一支又一支冷箭……

电视屏幕上，伍修权将军对美国当局长达两个小时的声讨还在继续，杜鲁门却无心再看了，他起身走到墙角的一架钢琴旁，打开了琴盖，伸手按下一个和弦。钢琴的共鸣声在大厅空间回荡着。是弹海顿还是弹莫扎特？还是弹贝多芬？唉，不管是莫扎特还是贝多芬，谁也帮不了他的忙。他随意按着琴键，脑中却绕着一个疑团：一个不起眼的中国，不久前还陷于全面的内战，贫穷、落后，甚至愚昧——就是这样一个过去常被称做“东亚病夫”的国家，却敢于向美利坚合众国诉诸武力，而且成功地在朝鲜击退了联合国军，使美国在亚洲的威信和在自由世界的领导者形象受到莫大的影响，把做为美国总统的哈里.杜鲁门推到一个难堪的境地——唉，令人无法容忍！

就在这时，一个消然而至的念头随着一个低沉的和弦爬进了他的脑际……

三

两天后——十一月三十日，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杜鲁门不由自主地将他那个秘不示人的念头脱口说出—— 一位记者问杜鲁门：“麦克阿瑟将军向报界透露，他曾强烈要求华盛顿授权他进攻满洲——这种行动是取决于您的意志呢，还是将取决于联合国的行动？”

“是的，取决于联合国，”杜鲁门答道，“谁都知道，麦克阿瑟将军指挥的是一支联合国的军队。”

“换句话说，”那位记者又问，“要是联合国通过决议授权麦克阿瑟将军继续推进，他就会——”

“我们就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来应付日前的军事局势，就象我们往常所做的那样。”杜鲁门做出一种富有决断力的神态。

“请问总统，”一位《纽约每日新闻》的记者敏感地问“一切必要的步骤——是否包括使用原子弹？”

a“包括我们拥有的各种武器。”杜鲁门的念头脱口而出。

记者们抓住了重大新闻——他们是不会轻易放过放鲁门的，《芝加哥每日新闻》的一位记者立即追问道：“总统先生，您说‘我们所拥有的各种武器’，是不是说正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

“是的，我们一直在积极考虑使用它。”杜鲁门点头认可。

“这一点明确吗？”合众社的一位记者再次追问。

“一直在积极考虑，”杜鲁门毫不含糊地说，“原子弹是我们的一种武器。”

“总统先生，使用这种手段是针对军事目标，还是针对民间目标的？”国际新闻社的记者给社鲁门出了一道难题。当然，记者们谁都知道，一九四五年夷平日本广岛、长崎的两颗原子弹，正是杜鲁门下令投掷的。

“这个问题……”杜鲁门踌躇了一下，随口说，“这是由军人们做出决定的一个问题，我不属决断这类事的军事当局。”

众所周知，使用原子弹的决定权操在美国总统之手，杜鲁门这样说，等于告诉记者们，他已将原子弹的使用权授予战区司令官，换句话说，麦克阿瑟可以在他认为必要的时候做出使用原子弹的决定。

记者招待会结束了，记者们纷纷离去。

几分钟之后，合众社就登出下列新闻：“杜鲁门总统今天说，美国已在考虑同朝鲜战争相联系的使用原子弹问题。”

美联社播发的新闻是。“杜鲁门总统今天说，正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对付中国共产党人．如果有必要采取这一步骤的话。

第二天，美联社在纽约向它的华盛顿分社发出指令，要将这条消息列为头条新闻。电讯稿如下—— 头条新闻杜鲁门谈朝鲜战争美联社华盛顿十一月三十日电。杜鲁门总统在当天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一直在考虑在朝鲜使用原子禅——是否使用原子弹由战地的美国军事领导人决定 ……这条爆炸性的新闻当然会传到北京，传到莫斯科，传到全世界，但是引起恐慌的却是西欧诸国。报纸刊登的大幅标题似乎让人们相信，杜鲁门正通过海运把原子弹交给麦克阿瑟。意大利一家报纸宣称。载有原子弹的轰炸机已准备从日本的机场起飞。《印度时报》以“坚决不答应！”为题发表一篇社论。伦敦极度恐慌，关于原子弹的消息传到下院时，工党的左翼立即散发了一份百人签名的情愿书，声称如果艾德礼对杜鲁门使用原子弹的意图给予支持的话，他们就要退党并使政府倒台。

惊慌失措的艾德礼不得不立即飞赴华盛顿，试图让杜鲁门保证，如果美国使用原子武器应率先得到英国的同意。

就在艾德礼首相访问华盛顿期间，发生了一起非常可笑，而又非常说明问题的事情——十二月六日艾德礼来访的第三天早晨，五角大楼向白宫报告说，美国设在加拿大的预警雷达系统发现一列未经辨明物体的队形，据推测是飞机，航向东南，可能在两三个小一时之内飞到华盛顿上空，已下令所有截击和防御机队进入攻击状态。

这个消息在白宫引起了恐慌，人们相信那可能是苏联轰炸机，也许携带着核武器。高级官员们打电话告诉自己的妻子尽快离开华盛顿，并把重要档案转移到地下室里。然而十几分钟后，五角大楼又报告说，那一队不明物体已从雷达上消失，看来那更可能是一群大雁。

这支小小的插曲虽然短暂，却在告诉华盛顿当局一个道理，在苏联同样掌握核武器的情况下，美国的核讹诈政策只能恐吓他们自己，在原子时代，世界大战的爆发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世界的毁灭——交战双方同归于尽。

于是在朝鲜提出了关于战争的新概念；毛泽东提出使朝鲜战争“地方化”，而杜鲁门则提出了“有限战争”的概念。

杜鲁门的核讹诈政策刚一使用就宣告不灵，“有限战争”也遭到了失败命运。

又要侵略，又达不到目的——美国陷入了朝鲜的泥坑。

于是，引发了中美之间长达若干年的敌视。在美国，仇恨共产主义红色浪潮的浪潮经久不衰，社会学教师如果不臭骂“共产主义奴役”的邪恶，就有被解雇的危险。反共的狂热分子得到最高的演讲费。辛辛那提棒球红队因为沾了“红”字而一度改换了名称。甚至连美国小姐的候选人都必须首先陈述她们对卡尔·马克思的看法。反共虐待狂的小说成为上千万册的畅销书，而连环漫画则画得是赤色分子被用绳子吊死，用手枪砸死，活埋，喂鲨鱼，或是吊在美国人的汽车保险杆上……在中国呢？举国上下卷入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人们纷纷自愿捐款，为志愿军购买飞机、坦克。从东北到中南的广大区域，机关、学校、厂矿以至家家户户都升起炉火，架起铁锅为志愿军赶制炒面。周恩来总理亲自带头挥起了炒面的锅铲。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从农村和城市自愿报名参加志

愿军，他们被人们戴上大红花，敲锣打鼓地欢送上开往朝鲜的军列。而全国的孩子们都学会了同一首儿歌。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人，专吃杜鲁门。”

第十五章

一

天色蒙蒙亮的时候，几辆沾满尘埃的吉普车经过一夜的长途奔驰，停在德川通往平壤之间的一个火车小站上。车停后，从车上陆续下来一些志愿军首长，他们是彭德怀、邓华和洪学智等人。

寒冬的北风嗖嗖地袭卷着他们的裤脚，他们看见这个名叫玉泉的小站已被敌机炸得稀烂，铁轨象拧麻花儿一样扭曲着，站台票房化为一片瓦砾，青烟在未燃尽的废墟和断树上缕缕飘升——一派劫后凄凉。

随着第二次战役我军的胜利，战线已推至三八线附近。平壤已为我军收复。敌人仓皇溃遇到三八线以南构筑访御阵地。战线向南延伸，志愿军司令部的位置也必须向前移动。因此，彭德怀命作战处长丁甘如率人去勘察地形，选择志愿军司令部驻地。

但是，丁甘如等人勘察了彭总提出的几个地点，都觉得不太安全。彭德怀等得不耐烦了，指示他们跳在玉泉安营扎寨。不等打前战的人将准备工作做好，彭德怀就坐上吉普车从大愉洞向南出发了。

彭总等首长突然而至，让丁甘如等人惊了手脚，他们围住彭总等人，向首长介绍玉泉站的情况，说这里地势较为平旷，易为敌机骚扰，只有离车站二百多米远，只有离车站二百多米有一条铁路隧道，可以当做总部首长办公以及作战、机要部门办公用地，但其他部门和直属单位则必须分散到附近的山村里，离隧道较远，不太方便……关键是隧道不太安全，总部人从隧道出出进进，易为敌机发现遭到轰炸，一旦出了意外损失太大。

“无论如何要保证首长的安全呀……”丁甘如焦虑地说。

“你怎么这样犹豫，这里不行，那里不行，我彭德怀死了，不要你负责！”彭德怀火了。

“彭总，你的安全不是你个人问题！”丁甘如直言道，“毛主席曾来电指示，要注意你的安全！”

这时，邓华和洪学智在彭德怀身后向丁甘如示意，要他不要再说，

免得惹怒彭德怀。

＊二回回

丁甘如住了口，一脸委屈状。

“机关和电台都安置好了吗？”彭德怀脸色缓和了。 “我们正在安排……”

回．．＊回回回回

“要抓紧！先把地图给我挂起来！”彭德怀看了看手表，“七点钟以前要搞好！”

回说罢，彭德怀迈动双腿，向附近一座山岗走去。邓华、洪学智跟在后边。

小山不高，不一会儿，彭德怀等人就登了上去。那时天色渐渐发白，山坡一侧的公路是现山灰白的轮廓。后来天色大亮，彭德怀等人看见那公路上一路迤逦着敌人溃逃时丢弃的枪支和各种物资。

“大胜仗呵！”洪学智在山坡上踩了踩冻得发麻的脚说，“一仗歼敌三万六，其中美军二万四千！收复了除囊阳以外八线以北的全部地区！真他妈的痛快！”

“说实话，敌人一下子后撤二百多公里，这可是我意料之外的……”邓华掉头向南方眺望，似乎想追踪敌军溃逃的脚步。

“一将功成万骨枯……”彭德怀沉吟道，“还得说我们的战士英勇哟！功劳是他们的！”

“是呀，小米加步枪，打败了美国狼！”洪学智笑道，“靠的是勇敢不怕死的精神！”

“上个月高岗从沈阳来，说毛主席讲，志愿军打败了美军，靠的是一股气，美军不行，钢多气少……”彭德怀叹道，“我们是气多钢少，若是气多钢也多，那可不得了！要是有飞机、坦克和足够的汽车，我看可以乘势追到南朝鲜去，扩展胜利成果。现在是靠两条腿，追不过美军的汽车轮子，他们跑得好快哟！”

“苏联驻朝大使史蒂科夫和金日成同志建议我们一鼓作气打到南朝鲜去，”邓华说，“他们不同意我军停止追击，停在三八线……唉，他们不了解我们的困难呀……”

“杀敌一万，自损三千，再打，总行要休整一下嘛！”洪学智说，“现在我们的运输线被敌人空军轰炸破坏得很厉害，入朝最初二十天就损失汽车六百多辆，到现在，整个志愿军只剩下二百六十辆汽车啦，可美军两个步兵团就有二百多辆汽车……铁路他妈又不通车！”

洪学智讲得是实情。鸭绿江以北至前川的铁路不断遭敌轰炸，运来物资的车皮只能停在隧道里，北去的运送伤员的车皮出不去，南下的运送弹药物资的车皮上不来，在隧道里顶了牛。铁路线两侧卸下的物资堆积如山。可志愿军汽车太少又运不走，结果前线有的部队每天只吃一顿煮苞米或是稀粥，有的部队连续几天饿肚子，有的部队赤足，战士们只得剪毯子裹脚。尤其是东线九兵团情况更严重，由于入朝仓促，部队没换上冬装，战士们在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下穿着单衣饿着肚子作战，由于冻饿而减员的士兵每个军都高达万人以上。常常在向敌阵发起冲锋时，整连上百人冲着冲着就无声地仆倒在雪地上，冻饿而死……面对种种困难情况，部队打到三八线以后，彭德怀断然下令停止对敌人的追击。

“给高岗发电，”彭德怀说，“让他速派得力的人去疏通铁路的堵塞！火车顶了牛，乱弹琴！粮食弹药上不来，伤员运不下去，还打个鸟仗！”

“九兵团目前减员严重，应该立即让他们回国休整！”邓华对彭德怀说。

“宋时轮他们打得不错，那么困难的条件，把敌人击溃，还打出了杨根思那样的英雄！”

赵德怀说，“毛主席发电，对九兵团表示极为关切，对死难的战士表示深为怀念……但是要调他们回国整训，他们却不愿意。我看是宋时轮面子上过不去啦，抗美援朝还没结束，怎么能回国呢？可以理解呀，我看同意他们在朝鲜休整吧。”

说到这里，彭德怀迈步向山坡一侧走去。边走边自言自语地说：“那个史蒂科夫根本就不懂打仗，还大言不惭，说我们下令停止追击是什么愚蠢的，说咱们这种打法是世界上从来没见过的……他是按军事教科书

的条条来看问题的……我们虽然两次大胜，但切不可盲目乐观，速胜的思想也是有害的……美军由进攻转入防御，战线缩短，兵力集中，正面狭小，自然加强了纵深，这对联合兵种作战有利……我们应该做长期艰苦作战的打算，现在听说有的营团长们不刮胡子，说要等朝鲜战争结束了再刮，这种情绪可要不得哟！别人不敢说，反正我彭德怀的胡子是要刮的……”

忽然，彭德怀停了脚步——左边背阳的山坡上，一大片 积雪都被硝烟和爆炸的尘埃染成了黑色！

Q“你们看。黑雪。黑的雪……”彭德怀喃喃道，“这就是现代化战争……”

二

松软的白雪铺盖着中南海颐年堂花园里的草坪，空气格外清新。午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园内散步。

园内的海棠树挂满了白雪，玉树琼枝，分外秀丽，毛泽东观赏着雪树，赞叹地：“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恩来，你看彭德怀他们在朝鲜打了胜仗，好似给我们送来春风，把国内崇美，恐美的思想扫了个落花流水！”

“是呀，按应该感谢杜鲁门，”周恩来风趣地说，“要不是朝鲜这一仗，肃清恐美崇美的思想恐怕要几年几十年才能做到。现在，工人在搞爱国主义生产竞赛，农民加紧耕作，用最好的粮食缴纳公粮，大中学生踊跃报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而工商业者订立爱国公约保证积极经营……抗美援朝大旗一挥，工农商学兵就拧成了一股劲。”

“现在金日成来电，要求我们不给敌人喘息机会，打过三八线去，”毛泽东转向周恩来问，“你的意见？”

“彭德怀来了几次电报给军委，陈述了他们的意见，金日成和苏驻朝大使史蒂科夫主张乘胜追击，他们的心情可以理解……不过，彭德怀反映的情况是实，我和荣臻的看法是该让部队休整一阶段，第三次战役暂不过三八线。”

叽叽喳喳——几只麻雀飞来，落到海棠枝上，毛泽东向它们一扬手，那些麻雀又扑噜噜飞走了，惊落枝上的雪挂，纷纷扬扬洒落地面。

“美英等国起劲地叫嚷，说三八线是国际线，不能逾越，怎么不能逾越？既然你可以打过来，那我也可以打过去！你不当君子，我也来而不往非礼……”毛泽东背着手在南道上踱着，“我休作整时间要尽可能缩短，打过三八线去！这样在政治上有利……”

“可是部队的困难……”

“我们军队有的是，可以采取轮番作战的办法，关键是先要打过三八线去！”

毛泽东大手挥动了一下，“他杜鲁门不是用原子弹吓唬我们吗？我倒要看看究竟是谁怕谁？”

“英国首相艾德礼到美国后，杜鲁门已向他保证不在朝鲜使用原子弹。”周恩来说。

“美国那点原子弹，消灭不了中国人——中国有六亿人口，土地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原子弹威力再大，投到中国来也解决不了问题！就算你把地球打穿了，把地球炸毁了，对于太阳系来说，还算是件大事情，但对整个宇宙来说，也算不了什么！”毛泽东抬头，将目光眺向茫茫宇宙。

毛泽东这番话使周恩来为之一振，望着毛泽东蔑视一切的神态，周恩来仿佛看到，毛泽东已将他在延安时了望全中国的目光放到了整个世界……他不由地为毛泽东的宏伟气魄所激动。

“恩来，前些天柳亚子先生送来一首词。《院溪沙》，表达了民主人士的心情。

他是这么写的——”毛泽东把柳亚子作的词背诵了一遍：　白鸽连翩奋舞前。

工农大众力无边。

推翻原子更金园，

战贩集团仇美帝，

和平堡垒拥苏联。

天安门上万红妍！

“那你和他一首吗？”周恩来笑问。

“我刚好有兴致，便和了他一首，今天给你恩来献个丑。”毛泽东接着又把自己和柳亚子的一一首《浣溪沙＞背诵给周恩来听。

颜□齐正各命前，

多年矛盾廓无边，

、而今一扫纪新元。

最喜讨人高唱至，

正和前线捷音联。

妙告山上战旗妍。

听到“正和前线捷音联”一句，周恩来不由得一愣，便想起半个月前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叶子龙满面优威地找到他，将一份电报给周恩来看。

那份电报是彭德怀拍给毛泽东的——　　主席——今天，志愿军司令部遭敌机轰炸，毛岸英同志不幸牺牲。

“这可是毛泽东最宠爱的长子呀！”周恩来将短短的电文看了半天。

“总理，你看……”叶子龙征询地问周恩来。

“先放一下吧……。周恩来考虑良久。皱着眉头对叶子龙说，“主席现在正集中精力指挥朝鲜二次战役，先不要干扰他……”

周恩来原想着志愿军二次战役打了大胜仗，再慢慢将此事告诉毛泽东，现在听到毛泽东一句“正和前线捷音联”，又不忍心用毛岸英牺牲的噩耗来破坏他的情绪一一其实，他今天来见毛泽东，原本是想将这件事告诉他的。

“怎么样，恩来？”毛泽东笑着问。

“澳……”周恩来一惊，才想起毛泽东等着他评持，忙说，“不错不错，妍字用得好。”

周恩来终于没说出毛岸英的死讯。直到两个月后，彭德怀从朝鲜前线回国向毛泽东汇报战况时，才向毛泽东提起此事，很后悔自己没有照管好毛岸英，使他过早夭拆。

“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嘛……”毛泽东反而安慰彭德怀，让他不要太自责。

彭德怀本以为他的电报已发出七十多天，毛泽东早已知道此事，但当他将此事刚一讲出口的时候。分明发观毛泽东浑身猛地一抖，眼里闪出震惊的目光－－这么说，他还是刚刚听说这件事！彭德怀懊悔自己冒失地将此事谈出，心想：这个叶子龙，为什么不跟我打个招呼？

毛泽东不失革命家的气度，当志司政治部请示总政干部部是否将毛岸英的遗体运回国内安葬时，毛泽东看到报告后，批示将毛岸英的遗体安葬在朝鲜。“那么多志愿军战全牺牲在朝鲜，就地埋葬，为什么我毛泽东的儿子就特殊？”

于是在朝鲜平安南道拉仓郡的烈士陵园里，便矗起了一座普普遍遍的坟墓——年轻的毛岸英和千千万万的志愿军烈士一起，长眠在朝鲜的土地上。停战以后，每到清明节，朝鲜的儿童们便将鲜花献在墓碑旁；至十多年来，每年冬季，皑皑白雪便铺满了烈士的墓地，只是那雪再也没有变成黑色。

一九八七年十月——一九八八年四月北京六里桥

一

一九五零年十二月三日晚上，在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里，当毛泽东伸向金日成的大手被对方紧紧握住的时候，一种强烈而神圣的历史使命感便萦绕了毛泽东的心灵。他满面笑容地回答着金日成的问题，象会见老朋友一样随意地抽着香烟。

金日成是先由朝鲜到达沈阳，又偕同高岗一起来京与毛泽东会见的。今天在等待金日成到来的时候，毛泽东已与周恩来就朝鲜战局的发展问题进行了商谈。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劳动党和金日成同志的请求下，由彭德怀率军赴朝参战，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已经打了两个战役，把逼近鸭绿江边的侵略者打回了清川江以南，并正在乘胜前进，收复三八线以北。捷报频传之际，毛泽东舒展了眉头。原来的担心不必要了，志愿军不但可以与美军作战，而且已经战而胜之。入朝之初，朝鲜一些同志看见中国志愿军武器装备落后，没有空军。很担心打不了美军。也许正由于这许多的担心，才使得后来的胜利在朝鲜、在亚洲、在全世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现在，金日成同志亲自到北京来了。金日成同志会代表朝鲜劳动党和朝鲜人民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无私援助表示感谢的，也会向毛泽东主席本人表示感谢的——一个阶级、一个党的意志有时候正是通过一个领袖的个人意志体现的。毛泽东应该代表中国党和人民接受这种同志式的感谢，一般说来，接受感谢是容易的。谁都知道，给予比索取更让人愉快，尽管出兵朝鲜这种“给予”将付出莫大的人力、财力上的牺牲，而胜利也的确来之不易。

看起来，历史真要把毛泽东推到一个举足轻重的位置了，这种举足轻重，将不只限于中国事务，而且已经大大影响了世界事务。君不见，在朝鲜战场被中国志愿军击败的军队，是号称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军及其十力个仆从国的军队，即所谓联合国军。目前，战争虽未结束，但胜利已不是空中楼阁。下一步将如何办？这是毛泽东考虑再三也是金日成考虑再三的事。恐怕金日成来京的目的正在于此。前几天，十一月三十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在朝鲜战场不排除使用原子弹的可能，这一消息在全世界各方面引起了恐慌和严重抗议。然而，毛泽东却断定这是一种恫吓，是赤裸裸的核讹诈。不要说苏联已经掌握了核武器，杜鲁门不敢冒险打一场原子战争，就是象对付日本一样，也在朝鲜投原子弹，那杜鲁门也决没有义务事先通知对方，让对方先做做准备。说来说去，杜鲁门这种做法的实质就是威胁和恐吓。那么，中国共

产党人会不会被杜鲁门吓住呢？不会的！今天的中国人民，已经是在先进阶级的领导下站起来的人民，她不会再屈服任何外来的压力。具体到朝鲜战场嘛，既然美国敢于诉诸武力，那么中国志愿军就奉陪到底。打了一次战役、二次战役，胜利了，但还不够，还要接着打。你敢越过三八线北进，那我为什么不能跨过三八线南进？

不知为什么，在等待金日成到来前的那一阵，毛泽东忽然想起了故乡，想起了湖南湘潭的韶山冲，那个他吃糙米红苕长大的地方。最近，家乡陆续有乡亲捎信来，希望他回去看看。他是想回去看看呵，从一九二七年搞秋收起义离开故乡，到现在已经二十三年了。但是，他现在早已不是一个普通人了，万种国事压在他的肩头，哪有一刻的轻松闲暇？何况，现在正是抗美援朝的关键时刻，朝鲜问题解决好了，将直接有利于中国的和平建设。而如何迅速解决，倒确是需要下个大的决心。最好一劳永逸，但事物的发展往往出乎人的主观臆料……故乡的人们来信说，韶山地灵人杰，出了毛泽东这个大人物，真是沾帝王的龙脉了，毛泽东对此不以为然，一笑置之。他知道，韶山所以称为韶山，是相传远古时候，虞舜帝南下，奔苍梧之野巡视，出京城蒲坂，过黄河、跨长江、涉洞庭，来到湘中山野，见处处苍松翠竹，山清水秀，便在一处山坡驻足，奏起“箫韶九成”，引来凤凰起舞。因为虞舜帝奏的音乐为“韶乐”，因此他到过的山便得名“韶山”，从此代代相传。直到韶山出了毛泽东，于是这个湘中的偏僻所在后来便扬名世界。不过，毛泽东当时对故乡人拿他与帝王相比并不高兴，无产阶级的领袖怎么能与封建帝王同日而语呢？他更喜欢陕北民歌《东方红》。在那首民歌里，他被歌颂为人民的大救星。是的，毛泽东从小出身农家，知道中国农民的苦楚与艰辛，历史将这个机遇降临到他的肩头，让他领导几亿穷苦的人民从苦难中翻身当了主人……大事业呀！谁能想到湘中山野里被称为“石三伢子”的农民的儿子，日后竟会成为新中国的开创者。母亲文七妹在毛泽东之前已生了两个男儿，但都未养活，到生下他来，疼爱他的外婆怕他也象前两个哥哥一样夭折，便将他领到唐氏坊一块拔地而耸的丈高的青石下，面对石下长流不断的清泉，磕头烧香朝拜。传说此地从前出过妖孽，兴风作浪，有义士为民除害，将妖魔镇到此块顽石之下。外婆为使他长命，在他向石头磕头之际，便为他取乳名：“石三伢子”。

……几十年风风雨雨过来了，乾坤扭转，物换星移，其间经历了几多生死。历史在每一个转折时刻，都慷慨地赋予了毛泽东一副决断而无畏的魂魄。成大事业者必有大气魄。既便失败也要失败得惊天动地。从秋收起义上井岗山开始的武装斗争，直到挥师百万横渡长江天堑推翻蒋

家王朝，其间有多少次危难，多少次转折，历史似乎本来应该是另一个样子，但是由于毛泽东的决断，才改变了历史，因而历史也造就了他毛泽东。试想，当初若不统雄师百万渡江战作，中国的历史将会是什么样子？若不下令中国志愿军紧急出动，朝鲜战局又会是什么样子？革命永远不与懦夫作伴，革命是勇敢者的事业……现在，当毛泽东抽着香烟，望着金日成一双睿智和眼睛，内心显得非常沉稳。

会谈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

“中国志愿军很英勇哟，”金日成兴奋地称赞道，“打得好，美伪军丢盔弃甲……”

周恩来插话道：

“斯大林看到二次战役的情况通报，得知我军三所里、龙源里、松骨峰阻击战的悲壮惨烈，他流泪了，称赞这是一支伟大的军队……”

“这就是中国先进阶级的军队，当她明确自己肩负的使命后，必然是一往无前的！”毛泽东说，“战士们是为祖国为人民而战，靠得是一股气，一股革命的正气……我看，志愿军打败美军。靠得就是这股气，美军就不行，他们钢多气少，你看呢，金日成同志？”

“对，志愿军武器装备差，还是打败了美军，靠得是革命精神和无畏的气慨，还有毛泽东主席和彭德怀同志的正确指挥……”金日成点头道。

“还有朝鲜人民军嘛，”毛泽东笑道，“我们是并肩作战嘛。”

“关于中朝两国军队如何协调统一指挥的问题，德怀同志几次来电询问，我看这个问题应该尽快解决好。”周恩来对金日成说。

“是啊，一个战场应统一将令，这样有利于作战，”高岗也赞同道，“上次我到朝鲜，听彭德怀说，由于中朝军队指挥不统一，时常发生误会，甚至自己和自己打起来。有一次三十九军奉命在博川东南围歼美二十四师一部，而人民军坦克师奉命向顺川开进，两家打起来，人民军坦克向三十九军轰击，结果却让被围的美军逃脱了……”

“这个问题要立即解决，自相残杀——虽然是误会，也等于是犯罪。”毛泽东说，“应该建立中朝军队的统一指挥部……”

“是的，”金日成点头道，“关于统一指挥问题，斯大林同志有电报，指出中朝军队应该统一指挥。我的意见是，中国志愿军作战经验丰富，若组成中朝联合军队司令部，应该由中国同志为正，朝鲜同志为副。这个意见劳动党政治局会议讨论过，已经同意。”

“哦……好嘛，”毛泽东沉吟片刻，“即我们就当仁不让喽。我们这方面准备推出彭德同志任联合军队司令部的司令员兼政委……你们看……”

“我们这方面，劳动党政治局原想让我代理指挥……不过，我们军队在仁川之战后的撤退命令未执行好，这有我的责任，所以我们决定，让金雄同志担任副司令员，朴一禹同志为副政委……”金日成征询地对毛泽东说。

“唔。可以嘛。”毛泽东连连点头。

周恩来接着说：

“以后，联合司令部的命令由彭、金、朴三个签署，统一战场指挥。不过，后方的动员、训练、军政、警备等事宜仍须由朝鲜政府直接管辖，联合司令部可以向后方提出要求和建议。”

“铁路运输和抢修与战争关系密切，应该归联合司令部指挥。”高岗建议。

“联合军队司令部，我看应该是有内有外，有合有分——”毛泽东笑道，“联合司令部对外不公开为宜，仅对内行文用之；另外，联合司令部仍分两个机构：一个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一个是朝鲜人民军参谋部，合驻一处办公，这便是有内有外，有合有分。”

听到毛泽东这么讲，金日成呵呵笑了，不过，很快他又蹙紧眉头——“毛泽东主席，前些天，外电报道，杜鲁门宣布要在朝鲜战场使用核武器……几乎各大新闻社都有报道，不知您对此如何看？”

“这个嘛，”毛泽东掸了掸烟灰，“狗急了还要跳墙，美国在朝鲜打输了，脸上无光，挥舞一下手里的原子弹，心里也许好受些？原子弹在他杜鲁门手里，他什么时候要扔，由他决定；不过，原子弹已非美国一家独有，他可以扔，别人也可以扔，这就又由不得他杜鲁门喽……”

“此事在英国引起恐慌最大，”周恩来说，“英国工党左翼百人签名请

愿，要求艾德礼首相反对美国使用原子弹……”

“英国有个香港利益问题，”毛泽东说，“而决不是对我们共产党有什么好感。我看，美国是不会轻易放弃朝鲜的，不过，现在战场的主动权已经掌握在我们的手里。”

“就朝鲜战争的发展前途问题，我想听听毛泽东主席的见解……”金日成微笑地说。

“嗯……据我看，战争有可能迅速解决，但也有可能出现意外情况，拖长时间。”毛泽东起身踱步。室内的灯光映着他高大的身躯。

“您估计会多少时间解决？”金日成问，中国最高领导到底如何打算，这是金日成迫切关心的问题，也是他此次来京的主要目的。

“我们准备至少打一年……”毛泽东停下脚步，灯光映亮了他宽阔的前额，他将深沉的目光盯视金日成，“朝鲜方面也应作长期的打算，并且仍应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

“是的，您说的对，我们是应该做长期打算，立足长期，争取短期解决……”金日成说，又转对周恩来，用诚恳的口吻说，“过去我们的确没有长期打算，只想尽快解决，缺乏克服困难的准备。对于美军仁川登陆，我们也缺少必要的准备……我们应该记取过去的教训……”

“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周恩来说，“我看朝鲜战场再不会有第二次仁川失败了。”

“对，应该加强东西海岸的防御，”高岗补充道，“特别是将来战线拉长以后，应该有备无患，随时反击敌人的登陆作战。”

“假如敌人要求谈判停战，我们将如何办？”金日成问，“敌人打败了，已经放出了要求停火的空气……”

“敌人有可能要求停火，”周恩来说，“目前印度等亚非十三个国家，正酝酿提一个议案，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恐怕核心是要先停战，而且停在三八线。”

“你们的分析是对的，敌人有可能要求停战，”毛泽东踱到墙壁地图前，望着地图说，“美军仁川登陆以后，大军越过三八线北进，为什么不

提出停战？现在战败了却要停。要停也可以，但有条件：必须承认应该撤出朝鲜，而首先撤到三八线以南……最好我们不仅拿下平壤，而且拿下汉城，主要的是要消灭敌人，首先是全歼伪军，对促进美军撤兵会更有力量。美帝如承认撤兵，联合国有可能在同意中苏参加的条件下，主张全朝鲜人民在联合国监督下选举自己的政府，但美帝和蒋介石一样，诺言、协定都是不可靠的，故应从最坏方面着想……”

“我很赞同您的见解，我们不应给敌人以喘息之机，要乘胜前进，拿下平壤，拿下汉城，迫使敌人从朝鲜撤兵……”金日成由衷地赞同毛泽东刚才的话，补充道，“据我们的情报，目前占领平壤的敌军正在撤退，但我西线部队并未乘胜追击……”

“我准备立即给彭德怀同志发电，让其派一支部队向平壤前进，相机占领平壤……平壤是你们的首都，收复了这座城市政治意义大。”毛泽东说到这里，解释道，“西线部队经过连续作战，已经很疲劳，需要休整一下，补充粮草弹药……噢，几小时前，我曾给德怀发电，问他就在筹粮草是否确有把握，当然，有借有还，停战后，此项筹借粮食全部由中国政府偿还……”

“我们已就此向各地党组织发出号召，要最大限度地支援中国志愿军，尽可能快地帮助志愿军解决粮草问题，这一点请你们放心……”金日成很有信心地说。

“另外，大同江现在是否结冰？能否在冰上通过人马车辆？”毛泽东问金日成，“这关系到部队能否迫近三八线的问题。”

“嗯……十二月初，大同江已经结冰，过几天我想走车马是没问题的……”金日成答道。

“那好！”毛泽东又转对向高岗询问，“由新安洲满浦两点通到平壤的两条铁路，是否已在抢修？”

“正在抓紧抢修……”高岗答，“前一段火车发生顶牛的情况，南下的弹药物资和北运的伤员堵在遂道里，谁也过不去，我已命东后派得力干部去疏通……”

“要限期尽快解决，保证铁路运输。”毛泽东说。

“我与高岗同志商量，准备在东北召开一次铁路运输会议，”周恩来

说，“总结一下经验教训，一定要保障好铁路畅通，建一条炸不毁的钢铁运输线。”

“只要运输问题解决好了，我们要人有人，要粮有粮，他杜鲁门愿意打多久，我们就奉陪多久！”毛泽东断然道。

“毛泽东主席，”金日成激动地说，“中国方面对我们的帮助是巨大的，我们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我们是战友嘛，”毛泽东一摆手，“一家人莫说两家话……倒是应该谢谢杜鲁门哩，他让我们摸了美军的底，无非是纸老虎……讲打仗，我们共产党可不是外行，我们是要兵有兵，要将有将……前两天，陈赓从越南回到北京，向我汇报援越抗法的事情，他提出要求，想上朝鲜。我说，你陈赓就是好斗，刚跟法国人在越南打了还不够，还要上朝鲜和美国打。他说，一听说跟美帝打仗，他就有精神，病也好了一半。我说，那你要感谢杜鲁门喽！”

毛泽东这番风趣的话，让在座的人都大笑不止。

二

志愿军司令部从大榆洞向南迁到玉泉站的第二天，一早，用作司令部的铁路遂道里还黑乎乎的，彭德怀就从行军床上翻身而起，就着瓦斯灯看开了地图。

玉泉站是平壤通往德川铁路线上的一个小车站。车站的两栋小建筑早被炸毁了，铁轨象麻花一样拧着。遂道就在离小站二百米远的一座山坡下。旁边还有一条不太宽的小河。十二月中旬的凛冽寒风唿哨而至，小河已结了薄薄的一层冰。志司机关的炊事员正挑着水桶在这里破冰取水。

河水清冽，从砸开的冰面处，可见下边有一种黑脊的小鱼儿在游来游去。满面胡髦的老炊事员心想，要是夏天暖和该多好，下河去摸几条鱼给彭总们熬碗鱼汤喝喝……正这样想着，就听见天空传来嗡嗡的声音：敌机！老炊事员一抬头，发现从南边山后的空中钻出几架敌轰炸机，嗡嗡地飞过来。

炊事员急忙藏到河边一处枯叶茂密的灌丛里。可别让敌机发现，自己牺牲不算啥，叫它发现了咱志司指挥部可不行……还好，大概是被炸

毁的玉泉小站没被敌机看在眼里，敌机嗡嗡地飞掠而过。

他奶奶的！老炊事员一边挑起水桶疾走，一边恨恨地骂道：这些可恶的飞机，没一天消停过，哪一天它不下几回蛋都不舒服……唉，从毛岸英被炸后，白天再没人敢在房子里呆，敌机专找房子打……可是，这寒天冻地的，让彭总他们在野地里怎么休息？人又不是铁做的，艰苦啊……这会儿不想别的，要是有一盘热炕，让彭总他们美美地睡一觉，醒来再喝上碗热鱼汤，那就足够啦……——这位老炊事员的要求并不高，做起来似乎也不难，然而遗憾的是，在这冰天雪地的朝鲜前线，对于一个司令员来说，即使是这样的要求也近于奢侈了！

就在这天开早饭的时候，那位老炊事员一脸歉意地为彭德怀、洪学智等首长端上大米饭和一点从朝鲜老乡处买来的辣白菜，剩下的就只有冒着热气的白开水了。

彭德怀刚吃了一口饭，就觉得不对劲，朝炊事员嚷起来：“老石哎，这饭又夹生啦……”

“彭总，没办法，”炊事员老石惴惴不安地解释着，“敌人飞机一趟一趟的过，做饭点火冒烟，怕敌机发现。唉，火候不到……”

彭德怀皱着眉头向嘴里扒着夹生饭：“打了大胜仗，还要吃夹生饭，这就是朝鲜战场哟！”

是的，彭德怀心里非常清楚，虽然志愿军连续打了两个胜仗，但那都是由于敌人分兵冒进，敌人骄横，对我军的出现没有防备，被我军以近战夜战，分割穿插包围所击败。敌人虽然两次失利，但主力并未受损。而且，空中主动权始终被敌掌握。现在敌人向三八线以南撤退，而我军经过连续作战，粮弹不继，部队疲劳。尤其是我作战部队的粮食弹药都需战士自身携带，一次最多能带七天的干粮和弹药，这就限制了我军攻击作战的时间，即打胜了也无法继续追击歼敌。总不能饿着肚子追敌人吧？追上了敌人抢膛里没有子弹也不行。二次战役中，西线许多部队饿着肚子打仗，最多是煮点苞米粒和黑豆粒吃；东线部队则穿着单衣在零下二十多度的严寒下作战，非作战减员比例甚大。部队的确需要休整。因此，彭德怀命西线部队在安州、博川、价川、顺川等地休整。十二月三日，敌人向三八线以南实行总退却，我军趁势收复平壤。其实彭德怀并不希望敌人退溃太快、太远。如我追击敌人，势必延长我方补给线，增加我方作战困难。最好是吸引敌人来攻，在三八线以北地区消灭

敌人。然而，毛泽东的意思，是要部队连续作战，再打一仗，最好拿下汉城，从而尽快解决朝鲜问题。从十二月四日收到的中央电报看，毛泽东与金日成会谈的要点似乎正在于此。紧接着，十二月七日早晨，金日成由北京回到朝鲜后赶到大榆洞志愿军司令部驻地，与彭德怀会谈。双方就中朝联军司令部的组成事宜以及部队就地筹粮办法及地点、数量进行了协商。在与金的会谈中，彭德怀感到金日成迫切希望向南追击，尽快打过三八线去，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是呀，金日成的想法是对的，何况毛泽东也是这个意思，但是部队的困难太大了，后勤补给跟不上，光是筹粮一项最要若干时间，部队的减员也急需补充……如果不解决好这些问题，硬打，搞不好会损伤我军元气。彭德怀清楚地知道，哀兵心胜而骄兵心败，越是胜利时越应头脑清醒。可是，毛泽东却明明白白指出，应尽快拿下汉城……怎么办？思虑良久，彭德怀觉得还是应该提出自己的看法，供主席参考。于是，在与金日成会谈后的第二天，彭德怀给毛泽东发出如下电报：　　毛主席并高岗同志：下一战役十六、七号开进完毕，十八、九号可开始攻击，估计月底可结束。如能歼灭伪一、六两个师、美二十四师、骑一歼或给以歼灭性打击，我即将越过三八线，相机取得汉城。如上述敌人不能消灭，或给以歼灭性打击时，即能越过三八线或取得汉城亦不宜做过远南进。因过远南进驱退敌人到大邱、大田一带，增加以后作战困难。故拟在三八线以北数十里停止，让敌占三八线，以便明年再战歼灭敌主力。……　　彭德怀　　一九五零年十二月八日彭德怀打算，这一仗打过后，好好休整一下，各部队补充新兵和粮弹。估计原十三兵团三个军需各补充新兵一万人；四十二军、五十军和六十六军各补五千人；九兵团伤亡很大，恐怕要每个军补充一万五千到两万共计六万多人。这些新兵补充到前方部队后，训练一个月大约三月上旬即可开始决战攻势，而那时，第十九兵团和陈赓指挥的三兵团差不多也该装备好了，到时候，兵强马壮，数量占绝对优势，再与敌人进行一番决战……然而，毛泽东没有很快给他答复。过了两天，毛泽东就汉城敌人准备撤退一事给彭德怀等人发了一份情况通报：彭高宋：（注：即指彭德怀、高岗、宋时轮）（一）密悉，美国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奉命到日本和朝鲜前线，和麦克阿瑟、沃克及其他美军高级将领会商之后，认为联合国及美国和军队在朝鲜的态势已无希望，柯林斯认为，在目前朝鲜人民军及中国志愿军进攻的速度和范围的条件之下，由于美军在人力及装备上遭受了极大的损失以及士气的极端低落，美军不能组织长期的防御。柯林斯已将上述情况及其意见向美国联合参谋部作了报告。从柯林斯上述报告中证明，他已给予麦克阿瑟以适当的指示，命他准备船只，并集结军队于一定的港口，以便进行撤退等情，从外国通讯社的报导来看，汉城正在准备撤退。上述情况是否正确，大概不要

很久就可证明，至迟我十三兵团到达开城等处迫近汉城时，可以证明。为了不使部队松气，上述情况不要下达。

（二）麦克阿瑟已集中大批船只及舰队于咸兴以南的兴南港，并公开宣布第十兵团（阿尔蒙德少将所部）就要从该港撤退。元山之敌昨十日业已从海上撤退。据合众社十日电称，陆战师等部被围军队，昨十日有二百余辆卡军由陆一师长史密兹少将率领，冲出包围，进抵兴南港。似此，黄草岭地区被围之敌各部现已没有战场上统一指挥的官长了。许多通讯报导，中国军队打得极为英勇，美军处境很惨，损失很大。

毛泽东

十二月十一日十时

看了毛泽东这封电报，彭德怀立即意识到自己原订的部队冬季整训计划无法实施。原想在三八线以北打一仗，不论结果如何，部队都要休整一段时间，以备明年春季作战。但是现在情况已不允许了，一是敌人退缩很快，自放弃平壤后，短短几天之内便退向了三八线附近。看来在三八线以北已不可能抓住敌人。二是从毛泽东这封电报看，意思也很明显：敌人已成溃败之势，在计划撤出朝鲜，因此我军应当乘胜前进。尽管毛泽东对他八日的电报还未做复，彭德怀还是下了决心，令部队放弃冬季休整，克服连续作战和异常疲劳以及兵员、供应不足等许多困难，于十二日夜开始，主力由安州、博川、价川、顺川等地向三八线开进。而志愿军司令部也随即向南移动，设在了这个偏僻的玉泉小站的遂道里。但是，八日他给毛泽东的电报对方明明早已收到，为什么还没回电？彭德怀思忖道：十一日毛泽东给我发来敌人要从汉城撤退的敌情通报时，我八日的电报他已经收到，为什么对我提出的越不越三八线问题不作答复？是他还在考虑？还是……不，他是在用敌人撤退的事实来答复我——既然敌人都要从汉城撤了，从朝鲜撤了，我们还有什么必要在三八线以北数十里停止？答案已很明确……彭德怀清楚地意识到：更艰苦的作战就要来到了……早饭后，天已大亮，遂道里依然黑黝黝的。彭德怀正就着瓦斯灯查看我军各部队向三八线开进的位置标记，作战处长丁甘如走来，交给彭德怀一份电报：　　“彭总，毛主席的电报！”

彭德怀接过电报一看，果断正是毛泽东对他十二月八日电报的回电——　　彭，并告高：十二月八日十八时电悉。（一）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很大的不利。（二）此次南

进，希望在开城南北地区，即离汉城不远的一带地区，寻歼几部份敌人。然后看情形，如果敌人以很大力量固守汉城，则我军主力可退至开城一线及其以北地区休整，准备攻击汉城条件，而以几个师迫近汉中流北岸活动，支援人民军越过汉江歼击伪军。如果敌人放弃汉城，则我西线六个军在平壤汉城间休整一时期……。

毛泽东

十二月十三日

彭德怀正看电报，忽听遂道外传来闷雷似的响声，紧跟着脚下的地面颤动不停。只见遂道两边出口的火亮里，志司机关的同志都纷纷奔进遂道，外边不断响起爆炸声。

“怎么搞的？”彭德怀问。

“敌机发现了遂道……”一参谋答。

“让洞口的人都进里边来！”彭德怀吩咐。

四架敌B-51野兵式战斗轰炸机穿梭似地由南北两个方向对遂道实施俯冲轰炸，向遂道口发射火箭弹。一霎时，遂道口硝烟弥漫。洞内的人呛得不住咳嗽流泪。

好一阵轰炸。敌机飞走后，洞口弹坑累累。多亏没伤着人。彭德怀想着，走出洞口察看。

“彭总，有人炸着啦！”不知谁在喊。

遂道外不远处的小河边，围着一堆人。

彭德怀走过去。人们正在为那位不幸的遇难者擦试脸上的血迹。

——老石！是他！彭德怀看见，炊事员老石枯草丛生的河岸上，不远处有一枚炸弹坑。一块弹片击倒死者的后脑上……“怎么搞的！乱弹琴！”彭德怀嚷道。

“他在河边钓鱼……”一个炊事员说，“他说想给首长们改善伙食，熬上碗鱼汤喝……”

“不喝鱼汤也死不了人嘛！这个老石哟……”

彭德怀望着躺在枯草丛中的老石，想起刚才开早饭时候，老石那张歉疚的脸：唉，夹生饭，点火冒烟，怕敌机发现，火候不到家……现在，老石默默地躺在十二月冰凉的河岸上，河边破开的薄冰下，蓝色的河水湍湍地流……老石的手摊开着，一条沾了草屑尘土的鱼在他的手边滚落，尾巴还在动弹着。而老石已经停止了呼吸，脸上依然是歉疚的表情：彭总，对不住啦，早上饭夹生，想弄条鱼给您尝尝腥，又没弄成，原谅我吧……彭德怀默默地摘下军帽，向着死者垂下了他那一颗狮子般的头颅……三天后，彭德怀率志司指挥部向成川转移。

一

一九五零年圣诞节前夜，浩瀚的太平洋笼罩在一片不详的夜暗里。在大洋汹涌的巨浪和疾驰的寒流之上，一架夜航机似一只黑色的大鸟，静静地飞越太平洋海面。

这架飞机是专程运送新任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官李奇微中将前去上任的。

机舱里，灯光明亮。李奇微靠着柔软的座椅，翻阅着有关朝鲜战局的作战笔记，表面镇静的神态里透出几个紧张。

一位体态袅娜的空军服务小姐走来，告诉他：飞机预计在今夜到达东京羽田机场。

“是圣诞节午夜吗？”李奇微问。

“是的，将军。”小姐微笑着说，“由于我们飞越了国际日期变更线，所以圣诞节提前来到了……”

“这么说，在东京圣诞节那天，华盛顿却是圣诞前夜……”李奇微自言自语道，“毫无疑问，我们要提前过圣诞节了……”

对于李奇微来说，圣诞节的到来丝毫引不起他有关欢乐方面的联想，他满脑子都被糟糕的朝鲜战局缠绕着，一丝也不得解脱。

事情来得非常突然，突然得几乎让李奇微难以相信，似乎是一切都早已被人们安排好，而仅仅只瞒着他一个人。那天晚上，他正在朋友珍妮斯家的客厅里呷着威士忌，聊着一件不值一提的小事，电话铃便响了起来--铃声并不急促响亮，一切都很平常。珍妮斯懒洋洋地接过电话后，又懒洋洋地告诉他，柯林斯将军要找他接电话。直到他拿起电话听筒，从柯林斯将军向他问好的平静语调里也没发现什么异常。然而，作为陆军参谋长的柯林斯是决不会为什么不值一提的小事而用电话追踪他的。不过，当柯林斯用平静得过分的语调说出第八集团军司令官沃克的死讯时，简直让李奇微目瞪口呆，甚至好半天不知该说什么。

柯林斯将军告诉他，沃克是在一次吉普车车祸中遇难身亡的。根据麦克阿瑟将军早就拟定好的名单顺序，应该由他来接替沃克担任第八集

团军司令。

“我怎么事先一点不知道此事？”李奇微惊愕之余，问柯林斯。麦克阿瑟将他定为接替沃克的人选，他真的事先一无所知。

“我想您现在知道也不晚，”柯林斯答道，“沃克将军刚刚遇难……”

“那么，您是否通知我即刻上任？”

“是的，必须立即启程。”

放下电话，李奇微苦笑着摊开双手，悄声告诉珍妮斯：“没有办法，今年的圣诞节，恐怕我要在黑暗的太平洋之夜度过了……”

飞机在太平洋的无边夜暗中穿云破雾。李奇微翻阅着一些笔记，心中不时掠过一阵阵懊恼的阴云。

明天，他就将去向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报到了。他会对自己说些什么？眼下，朝鲜战局已成溃败之势，这自然是由于麦克阿瑟指挥失误而引起的。在向鸭绿江进攻时，麦克阿瑟居然不顾兵家常识，把本来不足的兵力分散开，让第八集团军和第十军团从东西两翼分兵冒进，中间相隔八十多公里的巨大空隙，结果让共军采用渗透包围的战术所击败。遗憾的是麦克阿瑟并不承认自己的失误，他把这次军事行动的失利说成是由于华盛顿给他的军事行动施加了种种限制。他要求华盛顿方面增兵朝鲜，否则将无力挽回朝鲜的败局。而华盛顿方面则考虑欧洲防务，不肯再增援朝鲜。在总司令官和他的军职与文职上司意见相左的当口，沃克突然身亡，由自己去接任第八集团军司令的职位。面对已经溃败的战局，他明白自己接受了一份什么样的苦差事。

凭心而论，李奇微对麦克阿瑟是一直怀有敬佩之情的。他认为麦克阿瑟的能力、勇气和卓越的军事素养以及他的很深的资历在美国陆军中很少有人能比肩。李奇微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就认识了麦克阿瑟。那时候，后者是美国西点军校的校长，而李奇微则是该校一名年轻的体育教官。不料想，几十年战争风云变幻，现在李奇微又与麦克阿瑟共事，又成了后者的麾下。也许正由于他过去与麦克阿瑟相识的关系，在仁川登陆作战之前，白宫曾派身为陆军副参谋长的他随同杜鲁门总统的特别代表哈里曼前往东京，与麦克阿瑟将军商谈。那是七月初的事情。在那次东京之行时，李奇微与哈里曼一样，亲身感受了麦克阿瑟那很强的说服力、自信心、雄辩的口才以及提出一个大胆的军事计划时那种高超的技

巧。正是由于这些，哈里曼和李奇微打消了种种顾虑，全力支持了麦克阿瑟制订的仁川登陆计划。记得那次哈里曼还单独对他谈过一些看法。哈里曼说：“应当把政治问题和个人考虑撇在一边，我们的政府应当把麦克阿瑟将军作为一大国宝加以器重，他确实是个国宝。”

自然，仁川登陆是辉煌的。然而接下来由他指挥的向鸭绿江发动的攻势却遭到了惨重的失败。而这种失败和损失本来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减轻的。但是，由于麦克阿瑟将军刚刚取得了一场一比五千赌博的胜利，几乎所有的人都不愿意对麦克阿瑟做出的判断乃至拿军队冒险的做法提出疑问。甚至直到十二月初，参谋长联席会议对麦克阿瑟仍然让第八集团军和第十军团各自防御而不在横贯半岛的蜂腰部进行防御连接的方案提出疑虑时，仍然不敢直接向麦克阿瑟下令，结果遭到麦克阿瑟的近乎无礼的拒绝。而对此，参谋长联席会议只能在五角大楼里又一次举行没完没了的讨论。记得在十二月三日那个阴郁的星期天，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作战室里，包括国防部长乔治？马歇尔和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参加的几十个人又一次进行长达数小时的冗长的讨论，研究在北朝鲜出现的不详情况，但却无人对麦克阿瑟的种种做法提出反对意见，谁也不愿意向这位远东司令官下达断然的命令，扭转一下正在迅速向灾难发展的糟糕事态。当时，李奇微曾大胆而直率地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我认为，我们已经把过多的时间消磨在争论上。我们现在不需要争论，而需要立即采取行动。我们应该对战场上的士兵们负疚。看在上帝的份上，我们应该对士兵的生命负责，停止空谈，付诸行动。李奇微鼓起胆子讲了上面一番话后，从二十个坐在宽大桌子四周以及后面绕墙而坐的另外二十个人那里，他们得到的唯一回答却是沉默。后来，会议散了，没做出任何实质性的决定。那时，李奇微凑到空军参谋长范登堡跟前，直率地问他：“为什么参谋长联席会议不向麦克阿瑟下命令，告诉他应该做什么呢？”

“那有什么用？他不会服从命令的。我们又能怎样？”范登堡摇着头说。

“谁不服从命令你们可以解除他们职务嘛，怎么不行？”李奇微大声质问。

范登堡却愣住了，大张着嘴，困惑而惊愕地望着李奇微。接着二话不说扭头走开了。

直到现在李奇微坐在飞往东京的夜航机上，他也忘不掉当时范登堡

那付惊愕的表情。从范登堡当对吃惊地大张着嘴的那副神态，李奇微看到了麦克阿瑟究竟对参谋长联席会议有多大的影响。

李奇微合拢了笔记本，将头仰在软背靠座上歇了一会儿。

唉，不管麦克阿瑟将军那不肯认错的个性怎么顽固，他内心里其时也不得不懊悔：仁川登陆胜利后，他不应该将阿尔蒙德的第十军团从仁川撤下，而应让第十军团和第八军团一起乘胜追击……李奇微心里思量着。看起来，麦克阿瑟对第八集团军司令官沃克一直不信任，甚至怀有成见，而对阿尔蒙德又特别偏爱，这种做法导致朝鲜战场上联合国军队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战场指挥官。麦克阿瑟一直没有把调遣第十军团的权利交给沃克。原先以为麦克阿瑟会提议撤销沃克的职位的，连布莱德雷都有那种感觉了，而现在问题倒自然解决了：沃克死了，自然用不着为是否撤销他的职务而犹豫，问题是，自己可不能成为第二个沃克……李奇微仰靠着座椅，眯合着双眼，暗暗祈祷着：圣诞节到了……情愿仁慈的上帝保佑我，只要能得到战场的自主指挥权，将第十军团与第八集团军合归一处……那么，我将借上帝的力量在朝鲜一显身手啦。要知道，有时候看来是危难的关头，其时也正是难逢的好机会……李奇微忽然感到飞机抖动了一下，紧接着有一种悬空坠落的感觉：飞机开始下降了，他拉开飞机舷窗向外眺望，只见黑黝黝的夜空下，已闪现出星群般的城市灯火。

空军服务小姐走来，告诉李奇微：“将军，东京到了……现在是一九五零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午夜……”

二

第二天上午九时三十分，在东京“第一大厦”，总司令办公室，麦克阿瑟会见了李奇微。

会见纯粹是工作性质的，整个谈话过程非常平淡。不过，李奇微还是从一开始就感到惊异：麦克阿瑟将军依然是那副坚定而充满信心的样子，似乎一切依然不在话下。其实，有看半个世纪军事生涯的麦克阿瑟，不过是在又一次发挥着他天才的演员素质一一对于这位前来接替刚刚死去的沃克的昔日老部下，麦克阿瑟又能寄予多大希望？

不用说，五零年的十二月，对于麦克阿瑟来说，实在是一段阴暗的日子。他的“圣诞节攻势’莫名其妙地惨败了。当然，他可以寻找各种理由

开脱自己的责任：可以说中共军队是不宣而战，动用了大量正规军队对联合国军队突然袭击；可以说是白宫和五角大楼的种种禁令捆住了他的手脚，使他无法获胜。然而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他命令发起了向鸭绿江边境的进攻，而这次进攻失败了。找寻一些理由来挽回他的面子似乎容易，然而要在世界舆论面前重塑他不可战胜的军事天才形象却并不简单。麦克阿瑟明白，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彻底击败中国军队。为此，美国当局必须大量增兵朝鲜，否则，靠他现有的兵力是难以支持的。十二月三日，麦克阿瑟在给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出的一份电报中指出，“第八集团军的形势变得愈来愈严重”，沃克将被迫一直撤到汉城，第十军也将撤到咸兴地区。除非立即向他提供“最大限度的地面增援部队”，否则“精神上疲惫不堪、肉体上痛遭打击”的联合国军将被迫节节后撤，或被迫退守滩头据点，除了防御外，没有进行任何其他行动的希望。除非我方采取某种积极的紧急行动，否则能预见到的结果只能是：“不断的消耗直至最终覆灭”……难道这就是威名赫赫的昔日的麦克阿瑟吗？五角大楼的官员们从麦克阿瑟的电报中，似乎看到这样一句话，要么听我麦克阿瑟的，跟中共大干一场，甚至不惜动用原子弹；要么就完蛋。为此，白宫和五角大楼的官员们忧心忡忡，他们当然不愿被陷在朝鲜半岛，而置欧洲于不顾。他们始终坚持认为，美国的战略重点应当在欧洲，设若全力以赴投入朝鲜战争，从而对共产党中国打一场全面战争，那就正如布莱德雷所指出的，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和错误的敌人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然而要命的是，如果不按麦克阿瑟的计划采取对中国扩大战争的办法，那么麦克阿瑟已经指出了前景：“不断的消耗直至最终覆灭”……朝鲜半岛战局果真象麦克阿瑟所说的那样糟糕吗？从别的情报途径，五角大楼已得知中国军队与沃克的部队已脱离了接触，并未表现出立即追击的兴趣雳是中共军队没有兴趣追击呢？还是他们没有继续追击的能力和准备？对于这个问题五角大楼的官员们倒来不及深究，他们只看到了事实：中共军队没有立即紧紧追击第八集团军。虽然有些奇怪，但这毕竟是事实。那么，麦克阿瑟将军为什么又将局势说得那么严重，甚至第八集团军似乎随时都有覆灭的危险呢？麦克阿瑟的判断究竟有多少可靠性？如果麦克阿瑟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看起来应该尽快将第八集团军撤到日本，以免遭到毁灭；但是如果第八集团军可以在朝鲜半岛坚持下去而又不致遭到太大的损失呢？

为了进一步了解和估价朝鲜形势，社鲁门总统和国防部长马歇尔派陆军参谋长柯林斯飞往东京。柯林斯于十二月四日飞抵东京，会见了麦克阿瑟。那次会见同样是在“第一大厦”麦克阿瑟的办公室。麦克阿瑟当然明白柯林斯此行的目的，他极尽能事，按自己的意愿渲染了战场局势

的危急。之后在柯林斯将军怔询他的高见的时候，他指出了三个方案供总统选择：第一个方案是仍然将战争限制在朝鲜境内，这意味着美军仍将受许多限制，即不空袭满州境内的中共工业基地，对中国大陆不动用海军实行封锁，不利用台湾国民党的中国军队，不大量增援联合国在朝鲜的军队。麦克阿瑟认为，采取这一方案实质上等于是投降。他确信，如果这样下去，联合国军迟早会被迫撤出朝鲜，这个方案充其量不过是拖延时间而已。

麦克阿瑟赞成实行第二个方案。这就是封锁中国海岸，轰炸中国大陆，并最大限度地在朝鲜使用中国国民党的军队，同时还要把蒋介石的军队“引导”到中国南方去，和中共在大陆作战。

还有第三个方案可采取，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会自愿留在三八线以北，在此基础上双方停战。但这一方案取决于中国方面，目前看起来，中共军队似乎并不只想打到三八线以北为止。

随后，柯林斯飞往朝鲜，会见了沃克和阿尔蒙德。然而，在他回到华盛顿后，向白宫和五角大楼提出的结论却与麦克阿瑟不同。他认为，目前军事形势虽然很严重，但已不十分危急了，第八集团军已撤至汉城仁川一线，脱离了直接危险。柯林斯的报告虽然给了美国决策当局一些安慰，但恐惧感并未很快打消，参谋长联席会议还是发电给麦克阿瑟，承认中共军队如果全力以赴，有能力将第八集团军赶出朝鲜，要求麦克阿瑟注意考虑日本防务的安全，在第八集团军遭遇严重的威胁之前，将其安全撤到日本。麦克阿瑟警觉地认为，是五角大楼这些居心叵测的家伙要将从朝鲜撤退的责任推到他的身上了。毫无疑问，从朝鲜撤退是不光彩的。这些家伙，他们不愿跟共产党在朝鲜和中国大打，而又不想承担撤退的责任。简直岂有此理，麦克阿瑟得知，在英国首相艾德礼访问华盛顿时，杜鲁门已向艾德礼做出如在朝鲜使用原子弹必先征得英国同意的允诺。而且，种种迹象表明，杜鲁门不想在朝鲜干下去了，他跟那些搞绥靖主义的英国人搞到一起了，英国人认为中国有铁托主义倾向，迟早会摆脱苏联的指挥棒，应该承认中共，促进中共与苏联的分裂。杜鲁门虽然不想象英国人设想的那样（即等于向中共举手投降）走得那么远，但显然已经丧失了取胜的意志。他要求英国帮助其策划什么停火计划。所幸的是中共方面拒绝了停火。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十二月二十二日在无线电广播中宣布：由于联合国对朝鲜的入侵，三八线已经“永远失效了”。想停火吗？那么只有承认中共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将所有联合国军从朝鲜撤走，将美国第七舰队撤离台湾，中共才愿考虑停火。这等于告诉白宫那些人，你们不想打了？那么就举手投降吧！你们不投降

吗？那么就对不起了，我们将把你们赶出朝鲜半岛！好嘛，谁还不同意我麦克阿瑟的计划？你不想大干吗？中共却要干到底了！麦克阿瑟一再敦促华盛顿方面采纳他的扩大朝鲜战争的计划，并要求将九月份筹建的四个国民警卫师派往日本，但却遭到了华盛顿的否决。华盛顿当局告诉他，在做出关于朝鲜问题的进一步决定之前，“在远东不再部署新的师了”，因为如将四个国民警卫师派往远东，将给美国的扩军计划造成混乱，破坏和延误欧洲防务计划。这封否决麦克阿瑟请求增兵的电报和沃克的死讯同一天到来隶十二月二十三日，这真让麦克阿瑟澳丧极了。他妈的，又让第八集团军负责日本安全，又要第八集团军支撑朝鲜局面，而第八集团军面对着的是整个中国！杜鲁门到底想干什么？共产党在亚洲、在远东、在朝鲜半岛踏进了双脚，而他却总是喋喋不休地喊着：欧洲，欧洲，还是欧洲！

——在这种情况下，李奇微来走马上任了。尽管马修.季奇微是他举荐的，但他内心深处却并没有对他抱多大希望。整个朝鲜战局希望都那么渺茫，换一个李奇微到来又能怎样？当然，希望不是没有，只不过不被美国决策当局所重视一一希望是什么？是麦克阿瑟的取胜计划。

麦克阿瑟在十二月二十六日这个天空晴朗的上午，以老上级的自信和优越的姿态，微笑着接受了李奇微的敬礼：“怎么样？马特，看来你是在飞机上过的圣诞节？那倒是别有意味！”

“是的，将军。”李奇微点头道：“战争不得不让我们牺牲很多东西。”

麦克阿瑟点点头，示意让李奇微坐下。

“说得对，是要牺牲很多东西……”麦克阿瑟赞同道，把后一句话咽回了肚里：“包括生命……”这句话虽然不适宜，因为沃克刚刚死去几天，对新来的继任者最好不要提这些。

麦克阿瑟当然有很多话要对李奇微讲。他不慌不忙地点燃了他的烟斗，潇洒地向室内喷吐着烟雾，开始了他的演讲：“我想您一定明白，我们在朝鲜遇到的是什么？是战争！战争中最宝贵的是什么？当然是胜利！不用说，军事上的胜利可以加强我们在外交上的地位……可令人担心的是，我们在战场上无所事事，而听由一些政客在外交途径上寻求出路，那还要我们这些军人干什么？谁都知道，共产党中国南部的大门敞开着，如果让福摩萨的国民党军队向中国大陆发起进攻，会大大减轻我

们在朝鲜的部队的压力……我曾经就此向华盛顿提出过建议，但是他们不予采纳……“我想你最好立刻去第八集团军。你们的任务是，依托你们能够靠自己的力量坚守住的最前方的阵地，尽可能靠前地坚持下去。……要守住汉城，必须尽量长久地坚守汉城一一这主要是出诸心理上和政治上的原因；当然，如果汉城最终变成了避难所，那就再无坚守的必要……我应该告诉你，目前美军的补给工作组织得不好，简直是一团糟！部队对朝鲜的严寒预防不够，冻伤很多。妈的，空军更是一群饭桶！他们不能孤立战场，无法阻止敌人源源不断地输送部队的补给品。难道他们把成千吨的炸弹扔到没有人迹的山坡上了吗？……好了，马特，我不用多说，你去了以后先多看一看，可以得出你自己的结论，你应该自己做出判断，不可能事事依靠东京指示。当然，我一定支持你，我对你是完全放心。诺.阿尔蒙德的第十军团由咸兴撤出，将由釜山登陆，之后编入第八集团军，由你统一指挥。要知道，对于沃克，我可从未授予这种权利。”

“谢谢总司令对我的信任，”李奇微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他非常礼貌地听完麦克阿瑟的谈论，开口道：“我准备今天下午飞到朝鲜去……还有几个问题请允许我现在向您提出……”

“当然，我应该回答你的任何问题一一只要是属于作战方面的……”麦克阿瑟笑道。

“将军，假设发生苏联军队参战这种情况，那么，您会命令第八集团军采取何种行动？”

“嗯……我想这不大可能，”麦克阿瑟沉吟道：“如果那样的话，我将命令第八集团军撤回日本，即使这样做要花费几个月时间。”

“如果中共军队继续南进，南朝鲜人是否有背叛我们的危险？”

“会有这种危险的，马特，不过，现在还谈不上这种危险。”

最后，李奇微问道：

“如果我发觉战局于我有利，您是否给予我向敌人发起进攻决定权？”

麦克阿瑟站起身来：

“第八集团军是属于你的，马特，你认为怎么好就怎么干吧……不过，我得提醒你，千万不要小看了那些黄皮肤的中国人。他们是很危险的敌人，他们常常避开大路，利用山岭，丘陵渗透，他们习惯插入我纵深发起攻击，习惯于夜间运动和作战。而且，他们的步兵手中的武器动用得比我们充分。尤其是中国的整个军事机器都投入了这场战争而我们呢？连四个国民警卫师都拿不到……”

“将军，谢谢您的忠告。”

三

会见麦克阿瑟的当天下午，李奇微就从东京羽田机场乘飞机飞到了南朝鲜的大邱。

麦克阿瑟的确将自主指挥权交给了自己，这是他对我的信任嗦在飞机上，李奇微思量着，这是一种重大的责任，也是一次宝贵的机会。要知道，这种被军人们梦寐以求的东西有些人一生渴望都得不到。李奇微发现，从现在开始，他所担负的责任一生中哪一次也不能与之相比。二次大战中，李奇微指挥的部队始终都在上级部队的编成内行动。在诺曼底登陆那次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绝无仅有的军事行动中，李奇微是乔？柯林斯第七军的一个师长，而第七军又隶属于布莱德雷的第一集团军。在突击部战役中，李奇微指挥一个军，而这个军也仅仅是考特尼霍奇斯将军第一集团军编成内数个军中的一个军。而霍奇斯的第一集团军则先后是蒙哥马利元帅的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和布莱德雷将军的第十二集团军群编成内的一支部队，在那两次战役中，李奇微虽然拥有在局部范围内机动处置问题的充分权利，但是总是有上级指挥官跟在后面，用更多的人力物力来推动和支持他的部队的局部行动，也就是说，如果他陷入困境，总是可以求助于上级，要求给予支援。而现在，在朝鲜战场，李奇微当然也有一位上级一一麦克阿瑟将军。麦克阿瑟作为联合国军总司令，对他的地面部队以及太平洋战区的海、空军部队握有全权。但是李奇微明白，如果自己当真请求增援，麦克阿瑟却再拿不出一兵一卒。美军驻日占领军最后一个团也投入了朝鲜战场；而麦克阿瑟本人则坐镇七百英里之外的东京。这个时候，李奇微才真真切切地明白了上午会谈分手，麦克阿瑟对他说的那句话：“第八集团军是属于你的，马特，你认为怎么好就怎么干吧。”是呀，虽然海军依然控制着朝鲜半岛周围的海域，而空军、海军航空兵和海军陆战队航空兵继续掌握着制空权。但是，不管天气是好、是坏，是白天还是夜晚，是胜利还是失败，这些地面部队（美军、联合军和南朝鲜军）的安全还是要靠李奇微自己负责。在朝

鲜，派不出预备队进行支援，上级也无法从其他战区抽调兵力。现有的第八集团军和即将编人的第十军便是李奇微的全部家当，再不会有更多的部队了。“……你认为怎么好就怎么干吧。”是的，看来只能如此了。

要用这数量有限的部队抵挡住中共军队南进的攻势，唯一的办法就是尽一切努力提高这支部队的战斗能力，以弥补数量上的不足。针对中共军队惯于夜间运动作战和穿插渗透的战术，应设法加强军中军、师与师之间的横向联络，无论进攻与退役都应协调一致，而且要充分运用探照灯实施战场照明，并就反坦克地雷与防步兵地雷的使用问题拿出妥善的办法……在由东京飞往大邱的途中，李奇微从飞机舷窗眺望着对马海峡滚滚的波涛，对自己上任之初应该着手解决的问题反复思考。

中共军队不是天兵天将，他们也是人，靠得是两条腿和步兵武器作战。他们的坦克和大炮数量少得可怜。他们没有制空权，他们的粮食和弹药供给几乎都靠人力和畜力运送……这必然会影响他们连续作战的能力。恐怕他们在向联合国军发起十一月底的攻势后，面对联合国军的急速退却而没有紧紧追击，从而使第八集团军和第十军脱离了险境，这一点便是证明。由此看，第八集团军不能采取一味退却的战术，而是应代之以进攻。一旦实力允许，就应该使第八集团军转入攻势。当然，这种攻势必须协调一致，不能重复分兵冒进的错误……进攻！要记住美国陆军的格言：找到他们！咬住他们！打击他们！消灭他们！当李奇微下午四时踏上冬季阳光照耀着的大邱停机坪，在十二月的寒风中身体微微颤抖着的时候，他的内心下了这样的决心。

遗憾的是，在当天晚上他第一次在第八集团军后方指挥所用餐时，一条不起眼的小事便给他的胜利前景投下了阴影。倒不是因为晚餐的质量仰或是否对他这位新来的司令官的胃口，而是因为餐桌上铺的台布和盛食物的餐具让他大吃一惊：堂堂的第八集团军后方指挥所司令官的餐桌上，居然铺了条肮脏的床单做为台布，而盛饭的餐具则是十美分一个的最便宜的瓦罐，李奇微立刻想到，在这种世界各地的重要人物经常光临参观的地方，出现了这种床单和瓦罐，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第八集团军在这次作战中完全丧失了荣誉感，在这种将就凑合的现象后面，掩藏着官兵低沉的情绪。

李奇微当即发怒了，喝令勤务兵找人来，将那有碍观瞻的床单换成了合用的台布，把那只廉价瓦罐换成了象样的瓷器。

但是，令李奇微不快的是，在随后几天他对前线部队进行巡视当

中，类似的反常现象不断出现。

在他乘坐吉普车去巡视的路上，遇到第一名站岗的美军士兵时，他让司机停了车，随即走下来与那个年轻的士兵谈话。那个士兵望着这位从吉普车上走下来的将军橐他的合身的佩带手榴弹的马甲和头上戴的威风凛凛的毛边帽子，以及在他的翻领上闪烁的三颗星徽，似乎都没能让这位士兵振奋起来。李奇微发觉，这个士兵小伙子的姿态、举止都很正常，无论怎么说都很正常，但是他的精神面貌却有些反常。那种敬礼时特有的麻利劲呢，那种机敏而泼辣的言谈举止呢？那种咧嘴而笑时的自信的表情呢？这一切都哪儿去了？而这些恰恰是他在二次大战时在欧洲战场早已熟悉了的美国士兵们所特的标志。现在，这些曾让巴顿.布莱德雷、艾森豪威尔为之骄做的美国士兵的标志，在朝鲜战场都统统不见了……上帝呀……在对前线的巡视当中，李奇微沿途见了许多士兵。交谈当中，几乎所有的士兵都对自己、对指挥官表现出丧失了信心。他们不清楚自己到朝鲜来干什么，总是盼望着能早日乘船回国，甚至他们在发牢骚时也没有情绪高昂的胜利之师所惯用的那种激愤的腔调，而是用一种不满的、犹豫不定的语调。他们总是很冷淡，闷闷不乐地提供着情况；食品供应经常不足，有时不能按时送到而且常常是冷的；想往国内写家信而没有信纸；服装不适合朝鲜的寒冷气候；没有手套双手冻得拉不开枪栓……等等，等等。

而军官们也比士兵强不了多少。李奇微遇到的所有师长、军长，全部对他提出的向中共军队发起反攻的计划大摇其头，认为无论实施何种进攻都会归于失败。总之，无论从士兵还是从军官身上，他看到的都是一支丧失信心的、瞻前顾后的队伍。这样的队伍又怎么能实施他的雄心勃勃的进攻计划？气得李奇微在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上，声嘶力竭地向他的下属大骂了一通：“你们听着，美国步兵的老祖宗要是知道第八集团军现在这副样子，准会气得在坟墓里打滚儿！看看中共军队，他们总是在夜间行军，他们习惯过清苦生活，甚至吃的是生玉米粒儿和煮黄豆橐对你们来说，却简直是他妈的饲料！他们能用牛车、骡马和驴子来运送武药和补给品，甚至用人力肩扛背驮。可是我们呢？我们的军队离了公路就打不了仗，不重视夺占沿途高地，不去熟悉地形利用地形，不愿扔开使部队伤亡惨重的汽车而代之以步行，不敢深入山地、丛林到敌人的驻地去作战……，一句话，你们之所以变得对公路这样依赖就是怕吃苦，总想坐着汽车舒舒服服打仗。他妈的，到最后连人带汽车一块儿完蛋！我要你们记住，你们是步兵！你们应该进山搜寻敌人并将他们控制在阵地上，不要忘了美国陆军老祖宗留下的口号：找到他们！咬住他们！打

击他们！消灭他们！……”

骂归骂，李奇微自己心里也明白，眼下看来真不是谈论进攻的时候。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共军队要在新年前后发起进攻了。而对这次进攻，第八集团军还要撤退多远，他自己心里真是没有底。

一

在战争中，军事指挥部有如整个军事机器的大脑，它决定着整个战争的进程，是攻，是守，兵力的运用，火器的配备，无一不由它发出指令。就象一个人的大脑牵连着人体所有的神经末梢一样，军事指挥部这个大脑，直接影响到每一条坑道和散兵掩体。而且毫无疑问，随着部队的推进，军事指挥部必须相应地向前移动位置。

现在，志愿军司令部已经前出到成川君子里，距前线部队的出击位置已经不远。

十二月末的寒风在冰冻的大同江上疾驰而过，横扫着君子里的矿山。山坡上草木桔黄，弹坑累累，一派苍茫。

指挥部设在一座很大的主矿洞里。密如蛛网的电话线扯进洞里，与严寒的野外相比，洞内温暖而潮湿。一处处瓦斯灯映照着洞子，洞壁的金矿在光线照射下发出全黄的光芒。

彭德怀微蹙浓眉，凝视着洞壁上悬挂的巨幅作战地图。地图上，作战参谋人员标出的各式红蓝箭头和其它标记，将三八线南北敌我态势分布一目了然地显示出来。据敌情通报，美第八集团军司令官沃克死后，新任司令官马修？李奇微中将已于近日上任。他正在加紧整顿部队，沿三八线修筑防御工事。从最新敌军部署看，敌人第一线防御部队都是伪军。伪一师在汶山一带，以此由西向东，沿三八线敌兵力部署为：伪二师清平里以北，伪五师分布红碛里、梧月里、古吞里一线，伪八师于杨通里、麻田谷、沙田里地区，伪十师春川，伪三师论里、富坪里、日稳里，伪九师于洪川东南一带，伪首都师江陵及襄阳地区。以上伪军九个师布防三八线以南地区纵深五十到一百公里。另据情报：加拿大旅九千余人不久前由仁川登陆，一部开永登浦，一部驻仁川市内。英二十七旅驻水原，英二十九旅经水原南下，于二十六、七两日在水原线，设四个官兵流动招待所以收容部队。美二十四师在议政府地区，骑一师在汉城以东广壮里、金谷里一带，美二十五师驻金浦以东，土耳其旅驻通津、江华岛，美二师南移大田。东线美十军团已撤完，由海运至浦项、登山港白登陆。从地图上标示敌军行动部署的蓝色箭头中，彭德怀似乎亲眼看到敌军正在调兵遣将，修筑工事。他已看到一种前奏，一种敌军充分利用空间地域构成梯次防御的前景。从敌军日前将第一线防御部队全部部署伪军来看，似乎三八线突破受阻将不会很大，问题是我军究竟能突

破敌几道防线，这在彭德怀心中尚无底。战争中敌我势态千变万化，一切要随机应变。

彭德怀又仔细审视我方兵力部署情况。目前，我方沿三八线由西向东兵力部署为：人民军一军团开城一线，五十军茅石洞至高浪浦里一线、三十九军位于新岱、土井，四十军峨嵋里到高滩，三十八军楼岱到板巨里，四十二军观音山到拜仙洞，六十六军龙沼洞至马坪里，人民军五军团在杨口，二军团在麟蹄。各部队均已到达预定出击位置。

按彭德怀原来的计划，第三次战役十二月中旬末开始攻击，十二月底可结束，之后部队在三八线以北休整，准备来年春季攻势。但毛泽东从政治上考虑，要求彭德怀必须越过三八线作战，不使美军借外交谈判的幌子获得喘息机会。由于美军退缩很快，原计划十二月中旬末的攻击已不可能，部队开始战役连接，挺进三八线。因此，第三次战役必将在三八线以南打。

谁都知道，任何一次军事进攻，如果没有各方面的充分准备，必将难以奏效。而摆在彭德怀面前的难题是：我方准备攻击，敌方亦在准备防御。因此我方准备时间的延长就意味着给了敌人更多的防御准备时间。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我方应力争抢时间，既作好攻击的充分准备，又要尽快打响，不给敌人以更多的准备时间。

其实，彭德怀内心里还是认为打这一仗将是比较勉强的。他当然知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道理。乘二次战役大胜的威风，不给敌人的喘息之机，千里南进追击敌人当然是很好的办法。问题是我方条件不具备。在十二月的奇寒中，已经连续作战两个月的部队徒步追击坐着汽车逃跑的敌人，很难说自己不被拖垮，更不用说这种追击作战还须在夜间进行，以躲避白日敌方飞机的狂轰滥炸。彭德怀一直把希望窃托在第二番参战的主力军开上前线，那时候，第一番参战部队已经过充分的休整补充，而我方的空军、高炮等力量也得到更广泛的运用发挥，到那时，再与敌军开始决战。但是，毛泽东有毛泽东的考虑：美方不是放出要谈判停战的空气吗？不是授意十三国搞了个停火的提案吗？看来，美方需要的是停火，停火对它有利，它可以拖延时间，重整残部。如果我方也停止于三八线以北，进入冬季休整，那不恰恰是敌人所希望的？既然美国和它的一些盟国由于朝鲜战场的失败已经产生并加剧了矛盾，而且美国当局已经有了撤出朝鲜的考虑（当然，那个狂妄的麦克阿瑟除外，那是个战争贩子，唯恐天下太平），那为什么不再加一把劲，打过三八线，给敌人施加军事上的压力，以求得朝鲜问题的尽快解决？

问题的症结是：朝鲜战争能不能速胜？问题能不能尽快解决？彭德怀经过反复慎重考虑，于十二月十九日给毛泽东发去如下电报：　　毛主席：……两次大胜后，朝鲜党政军民情绪与中国志愿军的影响大为提高，速胜盲目乐观情绪也在各方面生涨。苏大使说：美军将速逃，要我军速进。这种意见，不仅是苏使意见而是朝党中央多数同志要求。据我看朝鲜战争仍是相当长期的艰苦的，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战线缩短，兵力集中，正面狭小自然加强了纵深，对联合兵种作战有利，美伪军士气虽然较前低落，现还有廿六万左右兵力。政治上敌马上放弃朝鲜，对于帝国主义阵营说来是很不利的，英法也不要求美国这样做，如再吃一两个败仗，再被消灭两三个师，可能退守几个桥头阵地（釜山、仁川、群山），也不会马上全部撤出朝鲜。我军目前仍应采取稳进，对现在十三兵团使用上不要太伤害元气。目前虽未到顶点，但从疲劳上（两个月不能安全休息）物资不能及时补给，气候寒冷，是值得严重注意的。现在开始战役接敌运动，此役除运输困难，气候寒冷，相当疲劳外，特别是由山地运动战转为对阵地攻坚战（三八线原有相当永久工事）没有进行很好的普遍的教育。因为上述种种原因，我八日给你的报告中提到暂不越三八线作战，充分准备来年开春再战，得十三日复电后现已遵示越三八线作战，如无异外变故，打败仗是不会有的，攻击受阻或胜利不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为避免意外过失拟集中四个军（五十军、六十六军在两翼牵制敌人）首先歼灭伪一师后相机打伪六师，如果战役发展顺利时再打春川之伪三军团，如不顺畅即适时收兵，能否控制三八线亦须看当时具体情况再行决定……两天后，彭德怀即收到了毛泽东的回电，赞同他在上述电报中做出的分析。怎么会不赞同呢？以前彭德怀提出第三次战役暂不越三八线作战，为什么暂不越三八线？电报中对此原因一一说明。即便如此，接毛泽东指示后，还是“遵示越三八线作战”，尽管这种态度有些勉强。至于彭德怀电报中提出的“速胜盲目乐观情绪”，那当然是错误的，一定应当作长期的打算，速胜只是一种愿望，问题是谁承认要速胜谁就要给速胜打保票。谁敢打保票？但是只有尽快打过三八线，拿下汉城，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给敌人施加军事上的巨大压力，才能促成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激化，有可能使朝鲜问题较快解决。而停止于三八以北休整，显然是敌人求之不得的。因此，毛泽东在回电中，赞同彭德怀对敌情的估计，同时又一次强调：“美英正在利用三八线在人们中存在的旧印象进行其政治宣传，并企图诱我停战。故我军此时越三八线再打一仗然后休整是必要的。”

好啦，既然政治上需要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那么当然就谈尽快准备，尽快动手。然而，各部队的开进和筹粮却耗去了一天又一天的时

间。这期间，毛泽东又主张改变过去让朝鲜人民军二、五军团深入敌人后方进行牵制扰乱的任务，针对敌人在三八线和三七线之间构筑阵地防御的部署，决定打一仗后，让我军后撤几十公里，以使敌人恢复防线，便于来年春季歼敌。这又让彭德怀大惑不解：难道动用许多力量攻占了三八线，之后再让出？既然如此，就不该让两个多月没有休息的部队去强攻敌阵。既然攻下了，就应该占领之，何况三八线附近山川交错，是良好的防御地带？不行，应该再次向毛主席提出自己的异议。十二月二十八日晚，彭德怀给毛泽东拍电报指出："……此役，在部队中动员，强调越过三八线的政治意义（实际上政治意义不大），占领三八线后又不要三八线，还须作一番解释。我意即已占领了，如无其他特别原因，就占领之，不去威胁汉城，让敌占领。如敌象平壤一样自动放弃，即令人民军一军团前往占领……"

电报拍发了，彭德怀隐隐有些担心，一种突如其来的念头袭上他的脑际：你彭德怀是怎么搞的？你提出暂不越三八线作战，我反复对你说，必须越过三八线作战；你说部队应该在三八线以北休整，反对速进；我还是说必须越过三八线作战；现在我提出此役结束后，退到三八线以北休整，让敌占三八线，以便我们春季歼敌，你却又提出占领三八线……彭德怀一边在地图上观看敌我双方的兵力部署，一边思索着这一阶段与毛泽东的电报来往……现在我军各部队已进入预定出击位置，战役攻击即将打响，而毛泽东对他二十八日晚的电报究竟怎么看？

这天上午，彭德怀收到了毛泽东的回电。

彭德怀同志并告高岗同志：

十二月二十八日二十时电悉。同意你的计划，此次战役如发展顺利，以六十六军或四十二军占春川、洪川，以人民军一部队占襄阳、江陵，分储粮弹，准备春季攻势。……所谓三八线在人们脑子中存在的旧印象，经过这一仗也就不存在了。我军在三八线以南或以北休整，均无关系。但如不打这一仗，从十二月初起整个冬季我军都在休整，没有动作，必引起资本主义各国甚多揣测，民主阵线各国亦必有些人不以为然，发生许多议论。如我军能照你们目前部署，于一月上半月打一个胜仗，争取歼灭伪军几个师及美军一部，然后休整两个月，准备春季攻势，则对民主阵线及资本主义各国人民大众影响甚好，对帝国主义则给以新的一击，加重其悲观失败情绪。（菲里波夫[即指斯大林]同志对志愿军的领导认为是正确的。他批评了许多错误的议论，他了解朝鲜作战中的困难，他自动提议增加汽车二千辆，解决你们的困难问题。）军委

已通令全国军队（除新疆西康外）每连抽老兵二十人，如进行顺利，可于二月间集中第一批四万余人补充志愿军。敌军新指挥官李奇微中将已到汉城，代替已死的沃克中将，他一到就下令美伪军各部死守，不许后退。这时我军寻歼伪军及一部美军，甚为有利。假如他在此次战役后固守汉城不退，则对我更为有利。我们现在不怕缺人固守汉城及三七度线以北区域，只怕他退出该线而扼守大邱釜山狭小地区。但后一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你们要准备对付这一种情况。

毛泽东

一九五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读罢这封电报，彭德怀心里踏实了。毛泽东同意了他的计划，不再坚持攻下三八线一带又放弃的方案。当然，毛泽东的电报中包含着对他的告诫：“……但如不打这一仗。从十二月初起整个冬季我军都在休整，没有动作，则必引起……”这段话显然是针对他以前主张暂不过三八线作战而讲的。彭德怀甚至觉出：在毛泽东这种告诫后面，隐含着对他的责备：“从十二月初起整个冬季我军都在休整，没有动作，”毛泽东这句话虽然是假设，但也难保不是在说，从十二月初我就令你们再打一仗，越过三八线，而现在已是十二月末了，整整一个月没有动作……那么，更不要提整个冬季都在休整的后果了。不行，这一仗再不能拖延。

其实，身为战地最高指挥官的彭德怀非常清楚，整个十二月间志愿军并非没有动作，而是在根据变化的敌情，不断地开进、接敌，不断地加强物资运输，不断地筹借粮食。试想，八十万大军屯积在北朝鲜狭小地区内，人人都有一张嘴，要吃饭，靠国内运输又接济不上，运输线总是被每日持续轰炸的敌机截断，筹粮只能靠朝鲜当地群众，虽说是借粮，将来由中国政府偿还，但粮食毕竟有限，而部队往往筹到的是稻谷，还需要战士们动手，自己碾稻米。光每天的吃饭问题各部队都伤透了脑筋，更不用说还要筹足十天的干粮，以备作战之需。眼下，按毛泽东的指示，朝鲜人民军二、五军团改变了过去向敌后挺进的计划，而是进到杨口及华川以东协同志愿军南进歼敌。毛泽东的这个决定是正踠的，因为敌东线部队已全部撤回朝鲜半岛南端登陆，增加了敌防御纵深，这睁大大缩小了二、五军团挺进敌后的游击区域。接毛泽东二十六日电报后，彭德怀立即与朴一禹商量，重新部署了人民军二、五军团的预定出击位置，并将此情况于二十七日向金日成作了通报。困难的是，二、五军团筹粮困难，计划由安边、元山地区筹送而一时还不能解决。昨天，彭德怀接到中朝联军副司令金雄电报，告知人民军二、五军团已

先后开进到洪川东南山地隐蔽集结，但部队筹粮极为困难，各部队只带了三天粮食，要求战役尽快打响。但事情常常不如人意，西线韩先楚总指挥通报，由于部队准备尚不就绪，攻击时间拟改为三十一日黄昏开始。现在，毛泽东电报已到，同意了彭德怀南进的部署，战役再不能拖延，越快越好。

彭德怀当即令作战处长甘如给韩先楚发电，告知韩先楚："人民军第二、第五军团二十七日先后己到洪川东南山地隐蔽集结配合下面攻击，仅带三天粮食，该地筹粮甚困难。你们将攻击时间改为三十一日黄昏才开始，对于粮食困难甚为焦虑。因此，三十一日十七时攻击计划不能再拖延长请注意。"

电报发出后，彭德怀依然守着作战地图反复研究。彭德怀几十年来戎马生涯，作战地图与他形影不离。他对作战地图的熟悉胜过熟悉自己手掌的纹络。那代表进攻方向的箭头，那表示部队出击地域的圆圈，那锯齿状的防御连接线，在彭德怀的眼里都可以变为实际的战场。此刻，彭德怀面对作战地图，似乎亲眼看见志愿军各部队正在进行紧张的战前准备：我方的火力正在对敌方进行地形工事强度侦察，一支又一支精干的侦察队正在深入敌后破坏电线桥梁设施。抓俘虏了解敌兵力火器配置情况，而各部队营连战士们正在繁忙地赶制干粮和炒面，检查武器弹药及炸药和反坦克地雷；工兵们正在紧张地进行扫雷准备。而在志愿军和人民军的各级指挥所里，指挥员们正在召开各种形式的战前民主讨论会，面对作战地图和简易沙盘研究和选择最佳的进攻方案，各级政工干部们正在对部队再一次进行作战前的政治动员，各班排和各尖刀小组的请战书决心书雪片一般飞向各级指挥所……彭德怀相信自己的部队和那些勇敢的战士们，为新中国而战的崇高荣誉感使他们自觉自愿地去冲锋陷阵、流血牺牲，即便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只要他们还有一口气，都会拼出自己最后的力量去用双手卡住敌兵的脖子……然而彭德怀还是隐隐有些担忧，这种担忧到底出自哪里甚至他心里也并不明确。他只有再一次地查阅各部队送来的情况通报和拍发的有关电报，再一次地细细揣摩被作战参谋将敌我态势标示得清清楚楚的巨幅作战地图，对即将发起的攻击作战有可能出现的种种意外情况，进行着合乎推理的判断……要是有个人在旁边好好商量商量也许更稳妥些，但是，眼下不可能。邓华由于生病，留在志愿军司令部原驻地大榆洞养病，未能随指挥部向前开进；洪学智全部精力都投入了繁重的后勤补给工作上，那同样是一个激烈的战场；韩先楚已去坐镇西线担任西线几个军的总指挥；而联军副司令金雄　　（缺53页）　　四门，车辆四十多台……"

“天亮了怎么不搞好伪装。让敌机轰炸”彭德怀吼道，“车辆和大炮都是人民的血汗！同志哟！”

“彭总，现在是冬天，冰天雪地，树木光秃秃的，伪装条件太差了……”联络参谋摇头叹道，仿佛指挥几个炮师的是他本人，而他应该对这些损失负责似的。

“几个炮师什么时候能赶到预定位置？”彭德怀问。

“除炮一师二十团在云山太远之外，其余各炮团估计明三十日可全部进入阵地。”联络参谋又补充说，“部队真够艰苦的，想了不少雪夜行车防滑的办法，车陷到冰水里，干部带头跳水推车，零下二十多度呀……二十五团有一个老兵一夜里八次下水推车，腿都冻黑了，战士们真没说的……”

“唉，缺少制空权哪！”彭德怀叹道。随即沉默了许久。

第二天中午，彭德怀接到西线总指挥韩先楚的电报，解释为什么将进攻时间推迟到三十一日十六时的原因，证实了那位联络参谋的报告。

彭总：

（一）攻击时间之所以推迟至卅一日黄昏，是由于三个军后尾师直到廿八日才集结完毕（五十军现在还未全部进到攻击位置），炮兵则采取每团组织几个精干连，全部人员坐大车赶来，至今（卅）日晚方可赶到，仓促进入阵地。且敌机及炮火昼夜不停向我前沿袭击。时间虽推迟了几天进行，准备工作严格说来仍是很紧促的，炮兵阵地还是步兵代做的。

（二）歼灭伪六师如汶山地区伪一师未进即按你的指示以三军九军五十军攻歼之。

韩先楚

卅日十时

二

一九五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黄昏十七时，中朝联军在朝鲜西海岸间沿三八线四百余里宽的地面上，向敌军发起了总攻。这是志愿军入朝后

第一次进攻战役，也是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成立后两军首次大规模协同作战。

暮色降临后，总攻开始。随着震耳欲聋的巨响，成千上万发炮弹准确地轰击敌阵，摧毁着敌人的防御工事：暗堡、铁丝网、鹿砦……火光冲天，硝烟升腾天际。潮水般的志愿军战士们从事先埋伏的出击地一跃而起，伴着激励斗志的冲锋号，向敌阵发起勇猛的冲击。一时间，枪声密集，恰如除夕的鞭炮齐鸣，所不同的是，枪声中，成百上千的敌兵还没来得及逃出工事便被冲上来的志愿军战士击毙。敌军死伤无数。而中朝军队在突破敌阵时，奋不顾身，甚至在工兵来不及扫雷的地段，由浪潮般的战士徒涉雷区，伴随着枪弹的扫射和不断爆炸的地雷，我方亦弃尸累累……好一幅除夕之夜惨烈激战的图景！这是二十世纪上半个世纪的最后一天，真可称之为：世末之战。

在君子里志愿军司令部作战指挥室里，作战参谋人员接电话的呼喊声、收发报机滴滴嗒嗒的电键声构成一种忙乱而紧张的气氛。彭德怀面对着作战地图，双目冷峻。参谋人员不断把突击部队前进位置的最新情况标示在地图上。彭德怀双目不离地图，他从这里，透视着夜幕笼罩着的战场。

这天下午一直到总攻开始，彭德怀一步也没有离开作战室。他的心早已飞到前线各突击部队。作战地图上那巨大的红色箭头标示得很清楚：我志愿军第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五十军共四个军并加强炮兵六个团形成右翼攻击纵队，由韩先楚副司令员指挥，将于高浪浦里至永平地段上强行突破，首先集中力量歼击伪六师，再歼伪一师，得手后向议政府方向前进。我志愿军第四十二军、六十六军并加强炮兵第四十四团形成中路攻击纵队，由四十二军军长吴瑞林和政委周彪统一指挥，将于永平以东至马坪里地段突破，首先集中主力于永平至龙沼洞地段歼灭伪二师一至两个团，得手后向加平、清平里方向扩张战果，切断汉城至春川间的交通。另以一九八师从华川渡过北汉江向春川以北之敌佯攻，抓住伪第五师，策应左翼人民军第二、第五军团渡昭阳江南进。

彭德怀心里清楚，这次除夕攻势，我方准备并不很充分。据报告，配属主要突击方向的炮一师昨日损失严重，该师两个团昨（三十日）拂晓前匆忙赶至集结地域，部队缺乏雪季防空伪装手段，加之集结地域靠近河川及公路交岔点，当日该部普遍遭敌机空袭，损失火炮十九门，还伤亡大量人员及马匹。经紧张抢修，到总攻开始时，二十六团仅有十六门炮可以参战，二十五团仅有八门炮参战。而二十七团由于路途远尚未

在到集结地，已无法参战。炮二师与炮八师亦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面对敌人三八线坚固的防御工事，我方炮火显得太少。但是，战役总攻亦不能推迟。惟愿我方炮兵充分发挥现有火力威力，以一当十，猛、准、狠地摧毁敌方工事……现在值除夕之夜，但愿此次战役的突然性能弥补火力的不足……终于，当这天黄昏降临后，指挥部接到报告：在数百里长的战线上，我方炮兵在各突击地段上准备完毕，即将开始向敌阵轰击。这时候，彭德怀站起来，在地上来回急速走动。

紧接着又传来消息：总攻开始，我军炮兵阵地炮火齐射，轰向敌阵，成功地压制了敌人火力点：敌炮火被压制，不少敌炮兵阵地，在我方炮击的几十分钟内未发出一弹。

彭德怀脸上露出了笑容，他似乎看到：数百里长的战线上，我军大炮昂首怒吼，隆隆的声音震撼着大地和山峦，在我军大炮猛烈的急速射击下，敌军防御工事彼摧毁，我军成千上万的战士向敌阵发起冲锋。

“报告彭总，”作战处长丁甘如上前向彭德怀说，“朴一禹次帅又来电话，让您去吃饭，他说，今天是除夕……”

彭德怀大手一挥，打断了丁甘如的话：“让他们再等等，这个时候那里顾得上吃饭哟！”

今年的除夕意义不同：既是志愿军出国后的第一个除夕，又是中朝鲜军指挥部成立后共同作战的第一天，因此，朝鲜j民军总部的领导同志约请彭总和志愿军总部的领导同志共度除夕之夜，特地准备了具有朝鲜风味的晚餐。朴一禹已经第三次打电话催彭总赴宴了。但是，彭德怀一心关注着我军能否突破三八线，在得不到胜利讯息之前，他哪里肯离开作战指挥室？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彭德怀在作战指挥室走来走去，焦急等待前线的消息。一个多小时后，各主要突击方向的报告陆续来到：右翼攻击纵队已突破三八线。三十八军干十七时半至十八时仅半个小时便突破敌阵。目前，一一三师进占上揪洞，一一四师进占揪洞里并分向射亭里、梧梅里攻击前进；三十九军十六时半突破敌阵，正向纵深发展；四十八军十八时半突破敌阵，正沿铁路两侧向东豆川攻击前进；五十军正由高浪浦东渡江，进展顺利；中路攻击纵队突破三八线：四十二军十八时二十分突破敌阵，正向道城岘、上佳溪前进；六十六军尚在华岳山、马坪里激战，估计几十分钟后可突破；左翼人民军攻击纵队进展顺利：二军

团已进至三八线以南的大兴里；五军团已进占洪川西南新岱里截断汉城与洪川敌之交通……“好！全线突破！”彭彭怀一怕大腿，高兴地放下电话机，“走，吃饭去。”

除夕晚餐是在距志司指挥部十几里远的朝鲜人民军参谋部进行的，室外，寒风呼啸，冰天雪地。而在那间用作宴会厅的简陋的草房里，却是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没有铺着台布的餐桌，全部菜肴都摆在地坑上。彭总和朴一禹等众多的领导同志围坐在坑上。地坑烧得很热，主人特地给彭德怀一个坐垫，但彭德怀不习惯盘腿坐坑，干脆蹲在坑上吃。大家连连碰怀祝酒，庆祝中朝军队突破三八线。

席间，朴一禹特地找了几个漂亮的朝鲜姑娘给彭德怀祝酒。彭德怀也向朝鲜同志祝酒。一位朝鲜姑娘不会喝酒，彭德怀说：“今天是中朝联军并肩作战，突破三八线，今天的酒一定要喝！”

“彭总司令，您是中国志愿军的大统帅，您带兵帮助我们打败美国和李承晚，让我代表朝鲜父台兄妹敬您一杯酒！”那位姑娘要彭德怀喝。

“不，我算么子大统帅，我不过是一个农民，”彭德怀摇头道：“这酒，还是先敬给朝鲜人民……在大榆洞的时候，我听说这样一件事：有一天，我们驻地附近一个朝鲜老大爷和他的女儿正在田里劳动，来了几架敌机扔炸弹，老人被炸弹炸了，尸体横飞，女儿被震昏了。后来，那个姑娘醒来了，爬起来找她父亲，找了半天只找到一条大腿。她把父亲这条大腿背回了家，却没有流一颗眼泪……朝鲜人民强悍、勇敢那！那个姑娘了不起！来让我们为了不起的朝鲜人民敬酒！”

彭德怀一番话，说得满座肃然。在彭德怀的提议下，宾主举杯，连同那位不会喝酒的朝鲜姑娘，一齐喝下了这一杯难忘的酒……就在中朝军队突破三八线的除夕之夜，在汉滩川至北汉江、昭阳江的广大区域里，降临了一场奇寒！气温骤降至零下三十度左右。朔风怒号，夹杂着钢刀似的雪片，袭击着衣着单薄的中朝军队。尤其是众多的志愿军战士更其艰苦。入朝两个多月来，连续征战，衣服早已破烂，鞋子开裂后用绳子捆绑，加上入朝后供应不上，营养极差导致体力严重削弱，不少战士患了夜盲症。在这风雪交加之夜，部队强攻敌阵，之后连续攻击前进。众多的部队战士忽受奇寒徒涉江河。阻挡他们的不仅是敌军设置的地雷阵、鹿砦和铁丝网，还有连绵而陡峭的雪山深谷。冻硬的鞋底象钢板一样滑，不断有人失足滑落到积雪的深沟里，冷风裹着雪片迎面扑打着战士们，呛得他们喘不过气来，鞋袜被雪水渍湿了并冻结在一起，汗

水又逐渐把衣服上的雪粒溶化，经寒风一吹，衣服上结了一层冰壳，有如身着冰雪的铠甲。随着夜的延深，气候越来越冷。在四处隆隆的爆炸声中，战士们以顽强的毅力疾速攻击前进，尽管他们的战友一个接一个地被冻僵而仆倒在地，但部队疾进的脚步毫不停顿！这场风雪大进军的艰苦程度不亚于世界军事史上任何一次艰苦战役。呵，这些令人肃然起敬的勇士们！这值得后世人永远记住的五零年的除夕之夜！这残酷的世末大战！

一

在李奇微指挥部的墙上，挂着这样一幅座右铭：一个司令官唯一不可饶恕的错误是被敌人打了个措手不及。

虽然，麦克阿瑟在十一月中旬向鸭绿江发动的“圣诞节结束战斗”的攻势，之所以被中国军队的突然出现打得败退到三八线以南，就是因为事先没有准备，被打了了个措手不及。而这恰恰是一个军事指挥员最不该犯的错误。李奇微决心不再重蹈麦克阿瑟的复辙。在他上任之初，便督促各部队加紧修筑防御工事，以应付中共部队即将发起的攻势。

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午，当前线越来越多的报告表明中共军队的攻势即将来临之际，李奇微从大邱基本指挥所乘飞机来到汉城前进指挥所。在飞机从大邱飞往汉城的途中，李奇微心里并没有什么惊慌：该准备的都尽可能地准备了，他已在三八线南远布署了几道防御线，为此，李承晚给他调来了尽万名朝鲜劳工，这些劳工在汉江以南十五英里的第二线防御阵地昼夜不停地捍舞着镐头和铁铲，挖掘战壕、暗堡以及修起鹿砦和一道道铁丝网。而在最南边，李奇微命令工兵指挥官戴维森准将，率领成千上万的民工，构筑一个纵深很大的防御阵地，以备将来可以倚托这个阵地坚守。在飞机经过该条后来被称之为“戴维森防线”的地段上空时，李奇微从舷窗向下眺望，看见在漫长的规划防线上，蚂蚁般的民工们正在挖掘着堑壕，望去象地面蠕动着的一条巨龙。看到这个情景，李奇微内心暗暗称赞李承晚说：这个反共坚决的老人在尽最大的力量支援着联合国军。他想起自己来到朝鲜的第一天下午，便由美国驻甫朝鲜大使莫西奥陪同，前去拜访李承晚总统。那时，李承晚的脸色非常冷淡，似乎这位新来的第八集团军司令宫与他的前任司令官一样，在战场上的全部作用只能是命令部队后撤再后撤。而当李奇微有力地握着李承晚的手，表白他说：“见到您很高兴，总统先生，到朝鲜这个地方来，我是准备着长期呆下去的。”这句话一出口，就见李承晚那原本冷淡如冰霜的脸上，露出了象东方的太阳一般温暖的笑容，甚至眼睛都湿润了，连忙殷勤地领着李奇微去见他那年轻而可爱的妻子，并且一同亲热地喝着热茶。当李奇微提出要组织民夫修防御工事时，李承晚一口答应：“需要多少人请说吧，将军，三万？五万？甚至十万！”

李承晚没有食言，现在，数万南朝鲜民工已经修筑了一道道防御工事，而南边最浩大的“戴维森防线”已经动工……在各条防御战线上，即将安放上他刚刚电情华盛顿当局从国内火速空运的十营新型重炮。当

然，更重要的是，美第十军已由釜山登陆，正在向南运动，从他到朝鲜的二十六日起，第十军已正式编入第八集团军的序列。装备齐整的第十军各师，将成为防御和未来反攻的生力军……看吧，在这样牢固的梯次防御阵线的火力前，缺少坦克重炮只靠步兵轻型火力的中共军队又能前进多远？尽管在东京时，麦克阿瑟一再告诫他：不要小瞧了中国人，他们惯于夜间运动作战……可是，李奇微心里却总是提醒自己：不轻视中共军队是必要的，但是对于这支被失败情绪笼罩着的军队，更为重要的是不要小瞧了自己……不知为什么，有一会儿工夫，李奇微竟忽然想起不久前他在老朋友珍尼斯家的客厅聚会时，突然接到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将军让他接替刚刚死亡的沃克担任第八集团军司令的电话。“显然，那个突如其来的电话，把他与妻子和朋友谈笑的兴致扫荡得无影无踪。但是为了不使妻子扫兴，他直到第二天早餐时才将这件事告诉妻子，当然，妻子的担忧之情是不言而喻的。而他，则似英勇赴难的壮士一般，写下了一份遗嘱——既然沃克遭到不测，很难说同样的命运绝不会光顾他。并且，他还叫来摄影师，给他和妻儿一起拍了合影，而现在这张合影就带在他的身上……在飞机上想到这件令人不快的事，让李奇微多少有些奇怪：怎么，是要准备赴死吗？当然不，应该是是为胜利而来但是，一切准备都是必要的，防上事到临头措手不及……不过，战争中常常出现意外情况，面对中共军队即将发动的进攻，第八集团军的各项防御计划究竟能得到何种程度的实施，李奇微得不到答案。

果然，就在他到达汉城前进指挥所几个小时后，中共军队的大规模进攻伴着黄昏的夜幕降临给了第八集团军。而且，进攻的凶猛程度真让李奇微感到吃惊。整整一夜到天明，指挥所里告急的电话和电报纷至沓来，由西到东几百里阵地上，到处被中共军突破，而处在第一线以南朝鲜各师均岌岌可危，南朝鲜第一师和第六师遭到的打击尤甚，几乎溃不成军……怎么？难道三八线的永久性防御工事还不够坚固吗？难道中共军队是插着翅膀飞过来的天兵天将吗？难道在他们的进攻道路上，不是布满着地雷阵地和层层的人力网吗？

一九五零年元旦早晨，天刚拂晓，李奇微就乘坐一辆吉普车离开了集团军前进指挥所。

吉普车驰离汉城市区，沿着向北的道路疾驰。那时候，清冷的寒凤在荒漠的雪野上光厉地呼啸着，远处隐隐响着隆隆的爆炸声。吉普车开列距离汉城以北几公里处，李奇微就开始遇到从前线撤退下来的第一批败兵。越往北走，那令他沮丧不已的情景就接连不断，一批又一批溃退下来的士兵们乘坐着汽车川流不息地向南逃去，他们一个个被寒夜冻得

青紫的脸上挂着惊慌失措的神情，大多数士兵部扔掉了手中的武器，部队丢弃了火炮、迫击炮和机枪等重武器，仓惶不已。没有乘坐汽车的十兵们拖着疲惫的双腿向南设贪，也有些士兵不知从哪里抢来了牛车、驴车，挥舞树棍、皮带驱赶着牲畜载着这些败兵逃走，闹哄哄的景象好似要去赶集。成群的士兵似乎都被昨夜中共军队的攻击吓破了胆，在没有领导、没有秩序、没有手中武器的情景下大规模溃逃。

面对这羊群似的败兵，李奇微怒从心起，他命令驾驶员将吉普车横在路中，试图阻上这些败兵的溃逃。但是那些迎面而来的载满逃兵的汽车毫不停顿，绕过他的吉普车，在一片对这个挡路的长官的骂声中远去。李奇微大怒，他跳下吉普车，站在路当中，挥舞着手枪喊叫着，可是一辆接一辆的卡车似乎并不在意这位将军的吆喝，毫不减速地从他身边冲过去。

后来，李奇微总算截住了一辆南朝鲜军队的卡车，卡车上的军官茫然地望着这位毛边帽子上缀着三颗星的美国将军，装出一副根本听不懂英语的样子，不服从李奇微的示意。在这辆车的带动下，长龙般的车队又拼命向南逃去。以至李奇微拔出手枪朝天空鸣放数枪。但连他自己也清楚，对于这些昨夜刚刚经历了雷鸣般的大炮、暴雨般的枪弹的攻击而溃逃的败兵听来，他这几声可怜的枪响实在微不足道的。

当李奇微终于悻悻地将手枪插回枪套里时，他已经意识致，撤离汉城将是不可避免的了。并且，任何试图在此时此刻阻拦这些败兵的举动，都与阻挡雪崩一般徒劳无益。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他们南逃，直至汉江以南十五公里的预设防御线。那时候，他们溃逃的速度也许会因远离了放军而放缓，再用宪兵来阻止他们继续败退，从而收集这些败兵残将，重新整编。

三天以后，中共军已在全线突人防御纵深十五至二十公里。据报告，西线中共部队已突破临津江，逼近汉山：一支强捍的中共军冲破层层阻击，迂回到东豆川南一带，使南朝鲜军队一师和六师的联系被切断，随时都有被包围的危险。右翼方面亦遭到中共军猛烈进攻，修德山和上下红磺里地区已被中共军队攻占。而北韩的两个军团正迅速逼近洪川、横城，威胁着第八集团军的侧翼。要求撤退的告急电报不断从各个防御地段飞向李奇微的前进指挥所。一月三日午前，李奇微乘一架小型飞机到达前线；会见一些高级指挥官，在这些指挥官众口一词的催促下，迫于中共军全线突入纵深的巨大压力，李奇微只得下令撤到汉江以南，尽管此举非常危险。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将汉江以北众多的部队和

火炮、坦克及各种车辆撤过乱冰阻塞的汉江，无疑是一种大规模的复杂军事行动，一旦撤退因中共军的迫近轰击而延误在汉江以北，损失将是毁灭性的。

当日午后不久，李奇微就告知莫西奥大使，要他通知李承晚总统：第八集团军准备立即撤出汉城，要求南朝鲜政府仍留在汉城的部分机构必须下午三时以前撤离汉城；自下午三时起，汉江大桥和来往要道仅供军队通过，民间车辆和行人一律禁止通行。

不久，李奇微接到莫西奥的电话，转达了李承晚总统的质问——“李总统说，李奇微将军讲过，他是准备长期留在朝鲜的，可现在他刚到朝鲜一个星期，就要撤离汉城，难道他指挥的军队只会撤退吗？”

“你最好告诉他，请他到前线听听中共军队进攻时吹起的刺耳的军号，看看成千上万的中共军用不堪入耳的蹩脚英语喊‘缴枪不杀’而蜂拥冲锋的情景，再看看他们南韩的军队是怎么象羊群一般的溃逃吧！这样的军队怎么能实施我的反突击计划？而坚守阵地就等于送死！……你告诉李总统。我现在只是撤离汉城，并没有准备离开朝鲜……”

挂上电话后，李奇微吩咐人把第一骑兵师长助理帕尔默准将叫来，命令他亲自赶赴汉江大桥一带全权负责交通管制。

“……你要以我的名义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保证第八集团军源源不断地通过……从下午三时起，禁止非军方以外的一切车辆和行人通行，以免堵塞交通……我最担心的是，汉城的数十万难民涌上大桥，那他妈的可就给中共军帮了大忙啦！”

“将军，如果成千上万的难民拒绝离开汉江大桥呢？”帕尔默准将想得到上司赋予的最高权利。

“那就让你的宪兵向他们头上鸣枪示警；如果还不能阻止，那么就直接向人群开枪！”

事实证明，李奇微的担心是不必要的。在美国宪兵的拦阻下，数十万南朝鲜老百姓默默地等候在汉江北岸，忍受着寒风的侵袭，并不敢与军方争过那些临时架设的浮桥以及汉江主桥。忍耐不住的性急者，便携儿带女，背负着包裹，赶着牛车、马车；络绎不绝地从结冰的江面上走过。

李奇微亲自在现场督阵。一小时又一小时，成群结队的士兵以及由卡车、坦克、火炮和各种运输工具组成的漫长队伍缓缓通过一座座浮桥。暮色降临前，庞大的八英寸榴弹炮和重型“百人队长”式坦克轰隆隆驰上浮桥，浮桥被超负荷的重量压得深深地陷入冰层下的江水。那时候，李奇微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担心浮桥经受不住这些火炮和坦克的重量。尤其是，从北面和偏东方向不断传来的沉重爆炸声预示着中共军追击部队的迫近。一旦中共军的炮兵部队强行推进到附近，利用远程炮火向汉江桥轰击，那么这次撤退就将酿成大的混乱，损失必将非常惨重……幸运的是，他担心的事情没有发生。天黑以后，最后一辆坦克总算顺利地开到了汉江南岸。李奇微立即坐上他的吉普车，向设在永登浦的临时指挥所进发。而在他背后，耐心等待了几个小时的南朝鲜人，便黑压压地蠕动着，涌向了汉江岸边……　　二“骗子！阴谋！马歇尔和布莱德雷在给我的脖子上挽圈套了，他妈的！”

——一月九日傍晚，在东京第一大厦联合国军总司令办公室，麦克阿瑟愤怒地骂着。那时候，办公室里光线已经灰暗，麦克阿瑟被激怒的脸色显得灰白，他在灰色军用地毯上不安地来回走动着，一边反复对他们高级作战参谋惠特尼少将倾泻着他对华盛顿当局的怒气。

“你看看惠特尼，他们在电报中说，一旦你判明必须撤退才能避免人员和物资的严重损失时，就从朝鲜撤往日本’，他们想把撤军的责任推到我的头上！”

“是的，将军，”惠特尼赞同地，“做出这种决定是令人厌恶的……什么是严重损失？您可不能轻易上当。如果您命令撤离朝鲜，将来他们会说，并没有到不撤离就要遭受严重损失的程度，而如果您坚持不撤离，一旦部队遭到严重损失，他们会说，早就告诉你，有可能遭受严重损失时，应该撤离朝鲜……总之，责任都是您的。”

“他们想让我当懦夫，而他们自己却保留事后做法官来裁决的权利，妈的，我可不会轻易上当！”

事情是这样的：早些时候，即在李奇微赴朝接任第八集团军司令不久，针对麦克阿瑟要求将国内四个国民警卫师调往日本并扩大对中国的战争的计划，参谋长联席会议经与国务卿艾奇逊和国防部长马歇尔等密切磋商后报杜鲁门批准，于十二月二十九日给麦克阿瑟发了一封电报，这封电报承认“中共如打算采取行动，是有能力将联合国军赶出朝鲜的”，只有使中共军队“在行动中付出高昂的代价”，才能“迫使他们放弃

这一行动”，而假如向朝鲜投入大量美军，“将危及我们在其他方面担负的义务”……简而言之，这封电报否决了麦克阿瑟在朝鲜扩大战争的计划，指出：“我们认为朝鲜并不是打大仗的地方”，“在全面战争的威胁不断增长的情况下，我们不应该将现有的剩余部队派往朝鲜同中共作战。”电报还再次强调，“事态的发展也许将迫使我们撤出硼鲜”，并要求麦克阿瑟对撤军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可以想像，一心想在朝鲜彻底打赢的麦克阿瑟，接到这封电报后是多么扫兴。这完全不是他想得到的那种电报。在这以前，麦克阿瑟之所以一再渲染朝鲜战局的悲观态势，目的是想以此引起华盛顿当局的惊恐，从而实现他的增兵朝鲜扩大战争的计划，而现在得到的这封电令，说明他再也不可能得到增援了。麦克阿瑟沮丧极了，他认为，华盛顿已丧失了在朝鲜“取胜的意志”，做出了一个“可耻的决定”。

在一阵悲伤与苦恼之后，十二月三十日深夜，麦克阿瑟针锋相对地给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去一封长长的电报，提出了他的四点计划：
一、对中国沿海进行封锁。

二、通过海军炮击和空军轰炸，摧毁中国发动战争的工业潜力。

三、从国民党台湾守备部队中得到援军，以加强我们在朝鲜的地位。

四、解除对台湾守备部队的现有限令，让他们对中国大陆的薄弱地区进行牵制性进攻。

麦克阿瑟这封电报发出不到二十四小时，中朝军队的除夕大进攻即开始了。麦克阿瑟对李奇微命令第八集团军撤退的跟告并不感到意外，甚至暗暗庆幸，这正是给华盛顿当局施加压力的好机会。你们不愿采纳我的计划吗，那么看吧，全面撤退——这就是你们丧失取胜意志的结果。麦克阿瑟在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他曾对一位私下来访者透露他的战略计划：面对中共军队的猛烈攻势，且战且退，诱使中共军南进，以延长中共罕的补给线，在南部的一定地段，达到双方力量的相对均衡。一旦华盛顿当局采纳了他的建议，那么，他将命令两栖登陆部队从靠近鸭绿江的半岛两端登陆，同时敷设放射性钴废料以断绝中共部队与满州的联络……整个过程有点象仁川登陆作战，但显然规模要比仁川作战大得多。

遗憾的是，中共军队并没有按照麦克阿瑟的预想而过远南进，他们在三八线以南的乌山、原州一线停止了前进的脚步。华盛顿当局也并未采纳他十二月三十日电报中的建议，反而正式给以拒绝。尤其让麦克阿瑟恼火的是电报最中后的一段话：请你按照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有关电令，组织梯次阵地实施防御，在优先考虑的部队的安全和保卫日本以基本任务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杀伤在朝鲜的敌军。一旦你判明必须撤退才能避免人员和物资的严重损失时，就从朝鲜撤往日本。

现在，一月九日傍晚，当麦克阿瑟在他的总司令办公室读到参谋长联席会议这封电报时，气恼之余，自然想到，这是马歇尔和布莱德雷之流的圈套，想把撤离朝鲜的责任推给他。

“我们必须立即回电，要质问他们，”麦克阿瑟对惠特尼少将说，“要用现有的部队组织梯次防御，怎么可能没有损失？而怎么衡量这种损失是不是‘严重的’？他们要想把朝鲜让给共产党，那就做决定好了，妈的，不要让我来下这个可耻的撤军命令！我打了五十年仗没有那一次作战不是为了取胜，如果为了安全撤离朝鲜，那么我们当初就不该向朝鲜出兵！”

三

在麦克阿瑟措辞严厉的电报的质问下，一月十二日上午，艾奇逊、马歇尔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全体人员再次开会商讨。不用说，整个会议过程中，气氛是阴郁的。

麦克阿瑟在电报中怒气冲冲他说——经过一场长期的艰苦战役之后，部队疲劳了。他们对无耻的宣传感到愤怒，这种宣传对他们在一场被曲解了的撤退行动中所表现的勇气和战斗精神进行了错误的指责。除非明确他说明要求士兵们用生命换取时间的政治意义，使他们充分理解其目的，产生紧迫感，否则，他们是不会甘心情愿地冒险上战场的。部队士气将严重影响战场效果。

“据我看，麦克阿瑟这封电报简直是某种意义上的遗书”，国务卿艾奇逊字斟句酌他说，“其用心是，一，在形势一旦恶化时为麦克阿瑟开脱一切责任；二，是向华盛顿方面施加最大的压力，迫使最高当局接受他扩大战争的建议……我们一再给他发去的电报，讲了那么多，都是白说，他简直到了顽固不化的地步！简直是不服从指挥！”

“当一个将军抱怨他的部队士气低落的时候，就到了该好好看看他本人士气的时候了。”马歇尔思虑他说，“据我看，士兵们的士气反映了他们对领导人的信心……”

“他的电报要求澄清我们一月九日给他的电报中这句话：‘一旦你判明必须撤退才能避免人员和物资的严重损失时，就从朝鲜撤往日本。’他要我们解释清楚‘严重损失’的含义，这简直象个小孩子一样吹毛求疵！”布莱德雷反复看着麦克阿瑟的电文副本，愤愤不平。”“请看，麦克阿瑟还说，他‘完全赞成’参谋长联席会议十二月二十九日电报中的立场即除非扩大战争，否则阵地最终是‘难以守住的’。毫无疑问，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只是讲过‘事态的发展可能会迫使我们从朝鲜撤出去’……他是在放肆地嘲弄我们！嘲弄！”

“事实已经证明：一个指挥系统同另一个指挥系统所保持理想的正常关系己遭到了严重损害……”谢尔曼海军上将选择着自己的表达方式。

“麦克阿瑟的强烈个性我们都了解，”马歇尔皱着眉头说，“他的电报，采取了这么一种态度：按我说的办，否则我就不干了！有什么办法？现在我们还得要他干……”

于是，在会议结束的当日上午，参谋长联席会议采用劝说麦克阿瑟执行命令的态度，再次发去电报，对他们以前电令的实质进行了解释。而杜鲁门总统在此后两天里，一月十四日，也用同样的态度给麦克阿瑟发出一封长信，列举了十条理由，阐明美国在朝鲜的政策。

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劝说麦克阿瑟的电报刚刚发出，布莱德雷就发觉这种做法稍微早了些，而且未免大委曲求全了，原因是他们按到了李奇微从朝鲜战场发来的报告。李奇微在报告中声称已巩固了他的防御阵地，并坚信他能守住这些阵地，甚至已经在命令第八集团军的参谋人员拟订有限进攻的计划……如果李奇微所说属实，那么就可以不理睬麦克阿瑟了，道理很简单：听我们的，你要不于，有别人在干！

剩下的问题是：李奇微和麦克阿瑟对部队士气的报告如此大相径庭，到底谁说得对呢？不用说，麦克阿瑟把朝鲜局势说得一团糟，含有向华盛顿施加压力的因素，布莱德雷宁愿相信李奇微的报告。可是，在一连串失败的打击下，华盛顿当局有些怀疑李奇微报告的可信程度。难道不是在中共的军事压力下，美国才通过盟国在联合国通过一项停火提案，以寻求朝鲜问题的政治解决途径吗？毫无疑问，在军事形势对中共

有利的情况下，谈判将对中共方面有利，尽管中共方面可能因为咄咄逼人的军事胜利而愿停火谈判，但是，假若李奇微的报告属实，联合国军能稳住阵脚，甚至开始反攻，那么还有什么必要在不利的军事形势下要求停火呢？

于是，经请示，参谋长联席会议委派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和空军参谋长范登堡前往东京和朝鲜，实地了解军事态势。

柯林斯和范登堡十五日到达东京，会见麦克阿瑟；紧接着飞往朝鲜，会见了李奇微，并且同第八集团军许多下级指挥官进行了交谈。他们甚至还乘飞机视察了战场。

一月十七日，柯林斯发回的临时紧急报告落在了布莱德雷的办公桌上——在李奇微的领导下，第八集团军状况良好，日见起色……部队士气令人振奋。韩国部队信心不足，从内心惧怕中国人，但他们对北朝鲜军队仍能进行抵抗。……中国人迄今未向汉江以南推进。他们一般是遭到反击就逃遁。他们的补给有困难，有许多迹象表明，他们的士气低落……总的说来，第八集团军现已就位，准备严厉抗击任何大规模的进攻。

布莱德雷看到这封电报，喜出望外，立即直奔马歇尔的办公室。马歇尔同样兴奋，一秒钟也没耽搁，马上给杜鲁门总统打电话，把这封电报读给总统听。

“这下该让我们松口气了，乔治……”杜鲁门听完电报内容后，对马歇尔说。

在挂上话筒之前，马歇尔听见社鲁门如释重负般地长叹了一声。

一

自十二月三十一日黄昏战役总攻开始后。中朝联军进展迅猛，三天之内全线突破敌防御纵深达二十公里，迫敌全线撤退。志愿军右翼突击集团及人民军一军团当即向仁川、汉城、水原方向追击，左翼突击集团及人民军第二、第五军团向洪川、横城方向追击。

战至四日，右翼集团第三十八军、第四十军于议政府以南歼灭美二十四师一部；当日晚，第五十军一四九师、第四十九军一一六师及人民军一军团八师、四十七师一部相继进入汉城。

五日，第五十军及人民第一军团渡过汉江，向仁川、金浦、水原方向攻击前进……左翼突击集团第六十六军四日攻占洪川，第四十二军于七日进占砥平里，八日占领杨平、骊州、利川等地；人民军第二、五军团亦进抵横城、原州地区……中朝联军由三八线推进到三七线。

在捷报频传的同时，彭德怀冷静地注意到我军正在发生的诸多困难。

众多的部队拥挤在三八线以南狭小地区，粮食供给很成问题；气候奇寒，我军冻伤人员剧增。一九六师冻伤数千人，其五八六团已因冻伤失去战斗力，这等于敌军不费一枪一弹，而我军折损近一个师！

五日，韩先楚报告：此次战役部队损失尽为骨干，一一六师两个团伤亡千余人，一一九师一个团伤亡三百余人，现已有不少营团失去攻击能力，甚至有的师只有半数人员在前面作战。且部队极端疲劳，三八线以南沿途群众跑光、房屋被敌人烧光，部队无法吃饭睡觉，很难支持。行军中不少战士跌倒，沿途三五成群掉队很多。加之后勤供应不上，部队无鞋穿，弹药接济不上，炮兵因道路破坏不能随步兵前进支援作战……三八线以南敌人埋没地雷很多，时常发生触雷事件，仅四十军触雷死者即达百余人……虽然我军经连续七个昼夜的进攻，前进一百多公里，歼敌近两万，但是，据各部队报告。敌人抵抗并不坚决，汉城亦主动放弃，似乎严寒的气候和后勤补给方面的困难比敌人的抵抗对我军造成的阻力更大。彭德怀敏感地意识到，敌人有可能且战且退，诱使我军过远南进，从而疲惫甚至拖垮我军，之后从我方侧后登陆，重演仁川之战一幕。

八日，志愿军第五十军二个团南进到乌山，志司作战处据侦察情况报告彭德怀。敌军在乌山一带有伏兵，形成一个口袋。彭德怀当机立断，命令将五十军一个团从乌山撤回，随即下令全线停止进攻，并令人民军一军团、志愿军第五十军、三十八军、四十二军、人民军第五、第二军团各伸一部兵力，于水原、全良场里、利川、龙头里、横城、下安兴里及平昌以北地区进行防御，掩护主力在三八线以南附近休整。

就在彭德怀下令全线停止攻击前进的当天晚上，他就接到朝鲜方面的通知，说金日成首相将于近日从平壤附近出发，前往君子里会见彭德怀，商谈尔后作战问题。

战争中常常出现相似的战例，其原因当然是由于作战时的客观条件相似所致。志愿军人朝第一次战役，将敌人击溃后，并未乘胜追击，反而后撤，诱敌深入，造成了第二次战役分割歼敌的有力态势；第二次战役胜利后，志愿军又未乘胜追击，原因是敌人后退太快，以步兵追击机械化之敌难有大的战果，而且容易拖垮我军；现在第三次战役突破了敌人三八线防御，彭德怀又适时收兵，不让部队过远南进，亦是出于同样的考虑。然而，兵家的常识又告诉人们这样的真理：乘胜前进，势如破竹，一鼓作气，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究竟如何处置，需要指挥员依据作战时敌我双方的兵力、装备及地理、运输诸多条件综合考虑而定。面对战争中出现的各种可能性，需要捐挥员当机立断，也可能前进一步正确，也可能后退一步正确，不管怎样，都切忌犹豫不决。而正确的决策依靠指挥员对敌我双方力量消长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对战争的种种可能性做出正确的预见。特别是，在两种意见相左的当口，需要相信自己的直觉和判断，不为一些表象迷惑，保持果断的决心。当然，这样做并不是很容易的，它需要一个军事家本身所具备的优秀素质以及他的远见卓识和必不可少的魄力。

这天晚上，当彭德怀在他的指挥部见到金日成和朴宪永等朝鲜方面最高领导人，双方就尔后作战问题进行磋商之际，他暗暗告诫自己：决心已下，不应动摇。

看得出来，中朝军队连续三个战役的胜利使金日成和朴宪永感到振奋，欣慰之情溢于言表。他们一再对彭德怀司令员统帅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胜利表示祝贺和感谢，同时，也对尔后作战问题征询彭德怀，下一步中朝军队将如何打算？为什么在部队乘胜追击敌人到三七线附近时，彭德怀司令员突然下令收兵？

朝鲜方面提出这些问题是很自然的，彭德怀在木板屋里昏黄的瓦斯灯光下，详细地向金日成同志介绍了情况，讲到前三个战役志愿军的伤亡情况；讲到当前运输的困难，部队给养状况很差；讲到敌军的布防情况和我方应避免把敌人压缩到釜山狭小的防御圈内从而给以后歼敌造成困难等等。

“……我担心的是，部队如南进过远，会给后勤运输工作造成更大的压力，难以保证部队的补给。”彭德怀说，“而且，据我看，敌人并未打算死守三八线，汉城也是自动放弃的。有许多迹象表明，李奇微是在有计划地后撤，企图诱我们南进，待我们部队疲劳、给养缺乏时候。再来一次登陆夹击……我们不上他的当！”

“苏联驻我国大使史蒂科夫同志认为我们不应该停亡南进，而应该乘现在战场有利的形势，继续南进。”朝鲜外相朴宪永告诉彭德怀，“史蒂科夫同志说，应该抓住有利时机，向南挺进，对敌人施加最大的军事压力，才能迫使敌人撤出朝鲜半岛……”

“说起来容易哟”，彭德怀一笑，说，“现在敌伪军还有二十多万人，主力并未受损。我看，不再歼灭它七、八万人，敌人是不会自动退出朝鲜的。从歼敌考虑，南进过远，把敌人压到釜山，反不利于我分割歼敌……”

“彭司令员的下一步打算如何？”金日成询问道。“如果现在停止追击，转入休整，要多长时间？”

“讲实话，第三次战役打得有些勉强，”彭德怀诚恳他说，“作战准备很仓促，有的炮兵部队都没有用上去……突破三八线后，气温下降，有的部队整团的人因冻伤失去战斗力……徒步追击敌人，夜晚作战，白天防空袭，战士们太疲劳，加上后勤供应跟不上，再续继攻进，就成了强弩之末。应该让部队充分休整一下，好好进行下一战役准备，我们的重点是春季攻势……”

“彭德怀同志，你的想法是好的。不过，我看部队休整时间不宜过长，有一个月即足。时间若拖长了，河川与稻田地一化冰，部队的运动就会增加困难……”金日成力图说服彭德怀，“我看敌人不是企图拖延时间，以便得到喘息的机会，重整军备……至于提前作战的运输补给困难，我们正与交通部门研究解决的办法……”

“一个月恐伯不行哟……”彭德怀摇头道，“我们第一番入朝部队已连续作战三个月，减员过大；第二番参战部队最快也要三至四月才能到齐，还要进行必要的战前训练和物资准备……目前，我们第一线作战部队的兵力与敌人相比，数量上已不占优势……”

“史蒂科夫同志说，困难可以克服，不应过多强调困难，”朴宪永再次认为应该抓住战场上的主动权，乘胜追击，解放南朝鲜。

“史蒂科夫？他打过什么仗？”彭德怀不悦他说，“二次战役后，我们停止追击，他就反对。也不想想，靠两条腿追敌人四个轮子的汽车能有多少收获？他会奇怪：没见过我们这样打仗的，胜利了不追击不扩大战果……你可以告诉他，我彭德怀不是为了打败仗才来朝鲜的！我也想乘胜前进，尽快解决，问题是客观条件不允许，……讲实话，我怎么会不懂乘胜追击的道理嘛？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历来主张猛打猛冲，击溃了敌人应该跟踪追击，使敌人不易重新组织抵抗。但是，要看到朝鲜战场有它的特殊性。这一次我们突破三八线敌人纵深防御后，志愿军五十军和四十二军一个师还有你们的二、五军团追击敌人五十至七十公里，也没有追歼更多的敌人……敌人是机械化嘛，它逃得快。我军减员疲劳不用说，朝鲜是个狭长半岛，东西海岸敌人到处可以登陆，我们的战略预备队一时还上不来，如敌从正面箝制消耗我们，尔后从侧后登陆夹击，那就难免重复仁川失败的教训……”

送走金日成和朴宪永等人后，已是深夜，彭德怀毫无倦意。他戴上老花镜，就着一盏瓦斯灯，俯察批阅各种文电。这些文电有作战处关于从国内征调来的四万老战士和八万新战士给各军补充分配的方案，以及这些兵员在安东集结后的整训计划，有关于志愿军三十六个师轻武器总的改装问题的报告。以及总参转来的关于苏联空军两个师入朝负责掩护辑安——江界和安东——安州两条运输线的通报等。彭德怀一边阅看电文，脑子里不时掠过刚才与金日成、朴宪永谈话的情景。他心里有些担忧，问题不只是在领导同志之间出现的一些不可避免的分歧意见，应该引起注意的是，经过连续三个胜仗，部队普遍产主了轻敌与松懈的情绪，有的部队战士中出现说怪话的现象：打过三八线，凉水拌炒面。也有的说：由北向南，一推就完，出现速胜思想。多年的经验告诉彭德怀：胜利的同时，也往往潜在着失败的因素。必须抓紧时间，召开一次中朝联军高级干部会议，总结经验，统一思想，从而踏踏实实地认真做好春季攻势的准备……想到这里，彭德怀又找出八日他以志愿军党委名义给毛泽东和军委写的报告，戴起老花镜，又从头至尾看了一遍：“……第三次战役已结束，为了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准备春季攻势，拟于一

月二十日至二十九日间，召开军级干部会议，并希望有中央、东北局同志出席。为就后方同志，开会地点可在成川西南之君子里。如朝鲜党中央同意，即拟名为人民军与志愿军高级干部联席会议。如不同意，即以志愿军党委名义，召集扩大会，仍请朝中央主要负责人出席……”

看来，这次会议是必不可少的……临睡前，彭德怀自言自语地念叨着，老百姓说，共产党的会多，国民党的税多，不开会，解决不了思想问题嘛……实在不行，我就要进京面见毛主席……第二天开早饭的时候，志联军政治部的同志把国内送上来的几张报纸拿来，告诉彭德怀邓华等，国内抗美援朝气氛高涨、轰轰烈烈、热气腾腾！

邓华接过一张报纸看着，看了一阵，递给了彭德怀。

“你看看彭总，温度的够高的……”

彭德怀放下碗筷，接过报纸，是一月五日的《人民日报》，上面刊登了一篇社论，题为：《祝汉城光复》。文中写道：“……汉城的光复，又一次证明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强大。美国绝对优势的空军，海军、坦克和大炮，在伟大的中朝人民军队面前，无论在进攻和防御中，都已证明无能为力。中朝人民军今天已经向全世界表明了自己是强大的和平力量。他们完全有力量消灭与赶走美国在朝鲜的侵略军，恢复朝鲜的和平……”

看着社论，彭德怀面有不悦：“等把美国侵略军从朝鲜赶走了再这样说也不迟嘛，总是这么性急……”

这张报纸还有一则消息报道：“《首都人民为汉城光复游行》。”

看着这篇报道，彭德怀摇起了头，他把报纸甩到一边。冷冷他说：“大游行，庆祝汉城解放，还喊口号，要把美国侵略者赶下大海去……解放个汉城就这样搞，要是丢了汉城，可怎么向人民交待？”

“这样，我们压力就更大罗！”邓华说，“国内只知道我们打了胜仗，不知道我们取胜的代价和我们的困难……”彭德怀叹道。

“主席不是来电讲。这胜的观点是有害的吗？怎样报纸还这样宣布？”邓华问道。

“讲是那么讲，话总要说到嘛……不过我看，主席还是要压美国尽快

撤出朝鲜，争取速胜……据我看，速胜的可能性有，但不大……希望就在于春季攻势的决战，所以要准备得更充分些，争取一鼓作气，连续作战……，”彭德怀思虑地说。

“如在春季攻势中连续作战，一打到底，必须用大兵团沿东海岸迂回洛东江以东，截断釜山与大邱的联络……”邓华沉吟道，“如此，必须有强大而绝对优势的兵力才行……”

“再电军委，让十九兵团和三兵团尽快集结，改换装备，二月份一定入朝！”彭德怀口气坚决他说。

遗憾的是，短短几天后，敌军便开始向北进行侦察性进攻，战争就是如此，好比两个棋手下棋，你走一步，他也要走一步；并不能让对方少走一步而你可以连走两步……象棋手一样。必须随着对方的变化而变化，力争不失去主动，或变被动为主动，这才是作战思想的活的灵魂。

二

一月中旬的一天，在北京中南海菊香书屋，同往常一样，毛泽东等人正在处理与朝鲜战争有关的事务。这场牵动世界政局引起全球动荡的战争，把毛泽东这间小小的办公室变成了处理战争中发生的各种事情的指挥所，而战争在这里似乎成了每日必须处理的日常事务。

毛泽东坐在圈椅里抽着烟，两眼望着办公桌上的一份报告。周恩来和代总谋长聂荣臻坐在两侧的沙发上。聂荣臻正在就加强广东、福建海防的事情向毛泽东汇报，他的声音有些沙哑，而两眼现出血丝，看得出来，繁重的总参谋部的日常工作使这位将军熬过了许多不眠之夜。

“……一月八日，蒋介石派何应钦去东京见麦克阿瑟，商谈制订反攻大陆的计划——准备用二十至二十五万兵力进攻厦门、汕头，以配合朝鲜方面作战……据称，麦克阿瑟已通知蒋介石，美国有可能在一月宣布结束对台湾进攻大陆的限制……”

毛泽东喷吐着烟雾，掸了掸烟灰，插话道：“我看麦克阿瑟捉襟见肘喽……居然打蒋介石那些残兵败将的主意……不过，也不得不防，你接着讲……”“我们已电告陈毅同志，考虑对厦门增加防御兵力，加强炮兵及高射炮兵，储备粮食弹药，并研究好增援厦门的计划……”

“陈毅怎么考虑？”毛泽东问。

“目前、三十一军全部集中于厦门附近，福建尚有三个军拟分两步计划随时增援厦门。另外，他们提出将二十四军由常州调福建……还有，可否考虑派一部空军……”

“空军准备赴朝鲜参战，不可能顾及华东。”毛泽东说，“让陈毅在厦门及福建沿海布置积极防空。”

“是积极防空，不是消极防空，”周恩来说，“现在虽然斯大林派了两个航空师赴朝参战，但是，我们空军与美国空军相比数量还差得远，而敌人空军在朝鲜对我压力很大，所以我们应当把好钢用在刀刃上……”

“告诉陈毅，福建有四个军已经很够了，”毛泽东说，“江浙两省沿海也要准备对付敌人进袭，让二十四军在常州照常整训，不要去福建。华东各部队除剿匪各部，均需加强整训，准备应付国民党的进攻，厦门要长期确保！”

“广东沿海的防御，我们考虑重点在汕头和海陆丰，”聂荣臻继续汇报，”应该迅速在汕头、海陆丰部署两个军。可从广东三个军中抽一个军集中调派，另外可考虑将湖南的四十六军调出……”

“我看可以……”毛泽东点头道，“要加紧督促广东、福建两省的剿匪，务令早日完成，不得迟误。”

“这件事就这么办了，下面谈谈朝鲜战场的情况吧……”毛泽东对聂荣臻说。

接下来，聂荣臻将日前朝鲜战场上中朝联军各部休整集结位置在地图上一一指给毛泽东和周恩来，随后又将炮兵、空军、装甲兵训练计划以及补充新兵计划、部队改装计划、东西海岸防御计划、后勤补给工作等择要作了汇报。最后，聂荣臻说：“最近收到志愿军党委打来的报告，准备开一个中朝联军高级干部会议，以总结经验、统一思想……他们希望有中央、东北局的同志出席，并请朝中央方面主要负责人出席……”

“可以嘛，让高岗同志去参加，他既可代表东北局，又可以代表中央方面嘛……”毛泽东想了想说，“这是彭德怀的主意，金日成同志担心部队休整时间过长，贻误战机。苏联驻朝鲜大使史蒂科夫对彭德怀下令收兵休整很有意见……我已告彭德怀，如朝鲜方面认为不必补充休整就可前进，那就同意人民军前进击敌，可由朝鲜政府自己直接指挥，志愿军则担任仁川、汉城及三八线以北之守备……”

“已经成立了中朝联军司令部，还是统一指挥好……”周恩来说，“至于史蒂科夫干涉战场指挥的问题，当然不妥……噢，还有一事要请示主席，彭德怀同志有电报，提出要与金日成一起到北京来商量下一步作战问题……我想此举也许并不很急迫……”

“算了，告诉彭，暂时不要来了，”毛泽东挥了一下手，“他们既然要开中朝干部会，时间很紧，不可能来北京，有什么问题在会上可以讨论解决，无非是互相尊重、互相理解嘛……这件事要征求金日成的意见，会议要请他参加，请他主持，请你改写一个给金日成的备忘录，我看后用电报发去征求金的同意。”

“好。”周恩来赞同道。

“还有，对于一月十三号联合国通过的停战委员会拟定的五步方案，我们应尽快做出反映，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并就此给苏联方面发个备忘录……”毛泽东对周恩来说。

“此事我已指定外交部拟文，很快即可报来……”周恩来答，“我们的原则还是，先撤出所有外国驻朝鲜的军队，这是谈判的基础。”

这时，毛泽东从圈椅上站起，抽着烟踱到窗前，望着窗外在寒冬中挺立的柏树，思索着。

“美国要的是先停火，再谈判，为的什么？无非是停战对它有利。只要先停战，美国就有可能保存实力，还可以使李承晚保有若干地区和武装资本，而谈判嘛，可以无限期地拖延……我们当然不按美国的步子走，我们要拒绝先停战的谈判，并针锋相对地提出我们的主张：提议在同意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的基础上举行谈判，以结束朝鲜战争。谈判的内容还要包括美国第七舰队从台湾撤离和我们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美国很可能不会同意我们的提议，那他就太丢脸面了嘛，如此说来，最后还要看战场的军事形势……必须督促中朝军队加紧整训，以强大的力量迎接春季作战……”

想到这里，毛泽东从窗前转过身来，对周思来和聂荣臻询问：“你们看，今后敌人统帅部方面对朝鲜军事行动会采取什么方针？”

不等周、聂二人回答，毛泽东便抽着香烟，自己给自己做了回答——“我看无非有两种可能：其一是，在中朝两大军队压迫下，略作抵抗即退出南朝鲜。其二是，敌人在大邱釜山地区作顽强抵抗，要待我们打

得他们无法再打下去了，方才退出南朝鲜。如果是这样，我们必须作充分准备才能再战，否则就会重复去年六月至九月间朝鲜人民军曾经犯过的错误。有一种可能，即容观形势迫使我们在二月间就要打一仗，打了再休整，再去完成最后一战的准备工作，这一点也要估利到，但是如果不发生这种形势，那我们就以两个月至三个月时间充分地完成各项准备，然后举行最后性质的作战。因此，中朝两国同志都应当定下心来做那些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比如，在东北境内训练的十万朝鲜新兵，应当在两至三个月内补充到人民军各军团，朝鲜人民军师和旅的单位大多，应当合并为十五个师左右的单位，并将苏联的武器装备这些单位；中国志愿军也要加紧补充新兵，加紧战前训练。还有，加强部队的装备，修理铁路，储备粮弹，完善运输系统和后方勤务工作……总之，只有扎扎实实完成各项准备工作，使我们的军事力量更加强大了，才能使敌人知难而退……”

在毛泽东讲这番话的时候，聂荣臻不住手地在纸上记录要点——在如此大规模的作战进行中，最高指挥员的深思熟虑的意见应当无一遗漏地被参谋部吸收与领会，以便据此制定行动方案，指导作战部队。尤其是在做出某种决策的当口，任何一点疏漏和懈怠都是不应该的。当然，作为代总参谋长，不仅要领会贯彻统帅的战略意图，还应当随时将自己对战局的可靠判断以及设想的作战方案，提供给最高统帅参考。

现在，当聂荣臻做着记录的时候，已经明白，此刻到了该向毛泽东提出那项建议的时候了。

“主席，最近，苏联军事顾问沙哈诺夫将军和我谈到，近日，敌军侦察进攻很积极，而且，美三师已增至防御线正面，有攻占我汉江南岸桥头堡的迹象……而我中朝军队，主力过于靠北，只伸出少量部队在前，正面连不成防线，容易被敌人乘虚而入……”

“噢，沙哈诺夫将军？”毛泽东望着聂荣臻，“他怎么讲？”

“他认为目前应加强正面防御防敌攻占为好，不然，汉江南桥头堡被敌攻占，我春季攻势开始须要重新夺回，会增加尔后作战困难……”

“听说沙哈诺夫将军很有战略头脑，”周恩来说，“此人打仗有一套办法……”

“当然，斯大林派给我们一个军事顾问，不会是吃白饭的……”毛泽

东沉吟道，“荣臻，你的意见呢？”

“此事我和沙哈诺夫仔纲讨论过，我认为沙哈诺夫讲的很有道里……”

毛泽东走到桌边，面对作故地图有了好一阵。

“……加强汉江甫正面防御，似可确保我三七线以北已攻占的地区，不过，我军作战历来不看重一城一地的得失，主要的在于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我看还是怎么有利于歼敌怎么办好……目前，我们最担心的是把敌人压缩到釜山大邱狭小防御圈内，不利我歼敌，而敌人此进则不足惧，这反而有利于我们运动歼敌。”

“但是，如果春季攻势准备连续作战，一口气向南推，那么，部队出击位置前出到汉江南较为有利”聂荣臻不慌不忙他说，“倘若被敌人压得过靠北，则担心攻到釜山防御线一带，我攻击力量己大大减弱……”

“我看，此事征求一下德怀同志的意见吧，请他考虑一下，”周恩来建议。

“也好。”毛泽东说，“请荣臻同志就此拟个电报，由我转发彭德怀，究竟怎么办好，由战地司令官综合情况拿出意见。”

晚饭前，毛泽东在庭院的甬道上散步。他的兴致不错，步子较快而有力。冬日的寒风从中南海的湖面上吹来，庭院里的柏树枝叶簌簌作响。毛泽东却并不感到多少冷意。朝鲜战场上中朝军队三战三捷，震动了资本主义各国，促使资本主义内部和美国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加深，大大加强了新中国在世界上的威望，这对于毛泽东这位新中国的创建者，意味着一种莫大的成功……古往今来成大事业者，莫过于统一中华疆土，夺取政权而又巩固政权，而如今空前绝后的是：人民翻身掌政权，新中国在世界上昂起头……世界的格局在变，东风一定要压过西风……毛泽东停住脚步，望着西边冉冉下落的红日，在红日的晕辉中，一株苍翠的巨柏昂着高耸的树冠在冬日的晚风中微微拂摇……“爸爸，天挺冷的，小心着凉！”一声清脆的关照。

毛泽东一回头，见是儿媳刘思齐站在身后。她一定是刚从外边来到，脸庞被寒风吹得通红。

“是思齐呀，你怎么好久不来看我？”

“……您工作很忙……”刘思齐嗫儒着。她说的是实情，因为怕影响父亲的工作，她自从毛岸英赴朝后，很少进中南海，加上她与毛岸英新婚不久，老到这里来，怕老人家认为自己是要来打探毛岸英的消息。但是，岸英已有将近两个月不来一封信了……“忙是忙哟，”毛泽东笑道，“再忙也不能孤家寡人嘛……怎么样？岸英有信来吗？”

——原来父亲也没有得到儿子的讯息！

“爸爸，我正要问您这个事呢，岸英有快两个月没来信啦……”刘思齐急切地诉说着。

一见刘思齐焦急的神态，毛泽东笑了：“没么子要紧的，在前方作战，戎马倥偬，一时疏忽了也是常事……怎么，佳人挂心征郎喽？古人云：打起黄莺儿，莫叫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又道：夫戍边关妾在吴，风吹妾妾忧夫。一行书信千行泪，寒到君边衣到无？思齐呀，搞革命就是要牺牲许多东西……你给岸英写信，要多鼓励他，不要让他为你牵挂才对……”

“您说得对，爸爸。”刘思齐不好意思地笑了。

“好，不谈这个，不谈这个，你给我讲讲外边的情况……”毛泽东一边向餐厅走，一边问刘思齐。

听到毛泽东问她，刘思齐顿时神采焕发，她跟在毛泽东身边，连珠炮似他讲着见闻：“抗美援朝轰轰烈烈，工农兵学商齐动员，写标语、刻蜡板、政治学习、捐钱捐物支援前线……年轻人纷纷报名参加志愿军，落选的人还哭了，写血书，我也捐了薪水。参加庆祝汉城解放大游行、嗓子都喊得几乎哑了……”

“唔，好嘛好嘛，这是人民觉悟后焕发出来的政治热情，空前的政治热情！人民的支持始终是我们胜利的保证……好，我们去吃晚饭，吃红烧肉！”毛泽东高兴他说，“在延安我就有这嗜好，打了胜仗。最好吃一碗红烧肉，只是那时候艰苦，常常搞不到……”

三

苏联顾问沙哈诺夫将军和聂荣臻代总长对朝鲜战场正面防御的作战意见，毛泽东很快批转给志愿军司令部，引起了彭德怀等同志的重视。尽管作为最高统帅的毛泽东对此意见并未用命令的方式下达，而是征询

的方式，但彭德怀对类似较大的战略部署方面的意见，无论从责任心还是职业习惯上都不能等闲视之。彭德怀经过反复的研究思考后，为慎重起见，特意召集中朝联司负责同志开会研究。

这天下午，在君子里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彭德怀、邓华、韩先楚、解方和联司副政委朴一禹及志司作战处的同志齐聚一堂。

韩先楚副司令是从西线指挥部赶来的，他好久没见到邓华副司令了，一见面，就拉着邓华的手笑道：“你邓将军有打仗的瘾，好好的在大榆洞养病，三次战役总攻的大炮一响，你就猴子屁股着火坐不了……”

“我可羡慕你老韩哩，下西线指挥几个军，比我在指挥部看地图过瘾。”邓华笑道。

“韩先楚，”彭德怀直呼其名，“你刚从西线回来，部队情况怎么样？”

“三次战役追击敌人情绪很高涨，零下二十多度，徒涉临津江哟！有的战士冻掉两个脚指头，揉一揉，照样追击敌人……不过现在休整下来，许多连队都在喝稀饭，对后方供应有意见……现在后方已决定不给运粮食，部队要靠就地筹粮，还要打柴，背柴，很是辛苦哟……”

“我也听到反映，下边战士有怪话喽，说，‘打过三八线，雪水拌炒面’……彭德怀叹道，“还有的战士说，毛主席关心志愿军的生活，给高岗打电话，让多给志愿军送点好面，可高岗在电话里没听清，把好面听成了炒面，所以，咱们就天天吃炒面……看来，高岗是替我背了黑锅喽，是我考虑炒面易保存、不冻，也便于携带，才特意在给毛主席的电报中提到，让后方多给运些炒面……你们看，这不是高岗替我彭德怀背了黑锅嘛！”众人都笑了，邓华说：“炒面虽然不好吃，但是立了功哟，起了大作用……一把炒面一把雪，将来，历史会给炒面写上一笔的。”

“那就请你邓华将来去当历史学家，”彭德怀笑道，“当军事历史学家。不过，将来是将来的事，眼下部队还饿肚子，要想办法……”

“前天，几个军打粮食仗，”韩先道说“我们在汉江南缴获了一些粮食仓库，几个军都去抢……三十九军抓到一个小的，有二十多万斤粮，可是三十八军要冻结，不让运，理由是江南防区归三十八军，结果官司打到我这里来……没办法，一休整，部队就打粮食仗！”

“让三十八军发扬风格嘛，”邓华说，“有饭大家吃。”

“我跟他们说了，”韩先楚说，“部队缺粮缺怕了……不过，抓了几个仓库总算解决了大问题，听说三十八军在汉城南九安里开了个粮仓，是李承晚一个叔叔家的，大财主哟！”

“那李承晚也为我们志愿军做了贡献嘛！”彭德怀笑道，又说，“我给大家报告个好消息，今天，东北军区在沈阳召并了志愿军第一届后勤会议，李富军主持，周恩来、聂荣臻，还有总后勤部长杨立三、空军司令刘亚楼、炮兵司令陈锡联都去参加会，高度重视后勤哟！我看，后勤运输问题会拿出解决办法的……我们准备的中朝军队高干会议也要抓紧开，原定二十号开，现在要后推，二十四号开，是后天吧？可不能再推了……”

“会议后天一定开，各项工作都准备好了，”解方说，又看了一眼朴一禹，“只是，金日成首相……”

“金日成首相告我，他这两天喉痛，要晚一两天到会……”朴一禹对彭德怀说，“金首相说，彭司令请他担任大会主席团主席，恐怕因病来不成，仍请彭司令代行主席主持会……”

“这件事可以再商量，”彭德怀说，又问解方，“聂荣臻代总长要的那个情况——关于人民军海防部队分布和海军的情况，你们上报了吗？”

“已经上报。”解方答。

“那好吧，现在我们转入正题——”彭德怀示意作战处长丁甘如，“先读读毛主席转发来的电报……”

丁甘如开始一字一句慢速读电报，声音虽不大，但在矿洞里有回音，显得很响亮。

“……沙哈诺夫将军认为，我军在汉江以南之部队不仅数量少而月不成防线。美三师增至正面，且近日侦察活动较积极，恐为敌乘虚而入，夺占我汉江以南之桥头堡及各机场，如此在春季攻势时再重新抢占桥头堡会增加我之困难，不如目前加强正面防线防敌攻占为好，并提出以下意见——……”

读到这里，了甘如走到洞壁上悬挂的作战地图前，用手在图上指示

着位置——“（一）汉城至仁川一线之人民军一军团防务可由我军派部接替，该军团可南开水原、阳村里一线布防。

（二）将原州地区人民军五军团调至粥州至阳村里一线布防。

（三）以上两个军团及我五十军等部在正面布成一条防线，确保粥州、利川、水原一线及以北地区。”

丁甘如读完电报后，众将领沉默，各自思考着，半晌竟无人开言。

“讲嘛讲嘛，”彭德怀对大家说，“不要老太婆吃蚕豆——闷着。”

“按这个意见，我一军团和五军团将在正面一线担负防务，我担心……”朴一禹首先开口，“彭司令知道，一军团配合韩先楚集团攻伪一帅，部队徒涉临津江，冻伤减员很多；二、五军团也已经长时间攻进、穿插，非常疲劳，恐怕不易负担过重的防务……”

“朴一禹说的是实情，”彭德怀点头道，“不过，我们还是先研究一下聂、沙方案，比较一下……目前，美三师确由大邱调至平泽，好像要加强正面防御，并无进攻我汉江南岸桥头阵地的企图……敌人的小股部队侦察活动倒是在增加，不过我看，不妨让敌人的胆子搞大些，然后我设法歼灭其数股，即可让敌人的骚扰停止下来……大家谈谈吧……”

“敌人连续吃了三个败仗，缓不过原气来，很难立即向我发起大规模进攻，”朴一禹说，“这一阶段敌人的侦察活动，似乎想疲惫我军，破坏我军休整。”

“也可能是一种防御的积极姿态。”解方说。

邓华则全神贯注地凝视作战地图，思索良久，在彭德怀的催促下，他一边点火抽着烟，一边缓慢他讲出自己的看法。

“下一步，我们的春季攻势，战役的主要企图是沿堤川、丹阳、洛东江以东，首先夺取大邱、庆州，截断洛东江以西美军主力退路。如此看，目前汉江以南桥头阵地不宜部署过多兵力，而且筹粮困难，也妨碍整训……倘部队向南伸出太远，压缩敌人，则会增加下一战役的困难。而且，如果敌人真的企图夺占我汉江南桥头阵地的话，那我们要是采取固定持久防御，将消耗大量的人力和物资，是不合算的。不如采取移动防御……”

“嗯，邓华讲得有道理，我这几天也在这么考虑……”彭彭怀又问韩先楚，“你看呢？”

“西线部队在汉江南的，有五十军和三十八军一一二师，一共四个师，控制在京安里、军浦场一线山地，正在构筑纵深；另有一部分兵力分散于水原、金良场里，利川一线及其以南，虽构不成防线，但是可以积极活动，诱使敌人小部队出击，相机消灭它……这样似可将敌主力吸于当面，有利于下一战役从东部长距离迂回攻进，这样似乎比较主动些……”

会议开到最后，经过反复讨论，彭德怀说：“目前兵力配置还是应该着眼春季攻势的准备，争取主动的姿态；若以重兵配置防御第一线，不利干部队休整。好，给毛主席回电，陈述我们的意见……”

——沙哈诺夫、聂荣臻的意见遂被搁置。

战争就是这样，此种作战方案、彼种作战方案，或许各有长处和短处，也许这么办失利了，也许那么办更为有利——若干年后，旁观者可以用自己的眼光去评论当年各种作战方案的长短，那是很容易的事情，然而却很难或是不应该结论说：当初应当这样，不应当那样。任何事情都由它复杂的历史条件和客观原因所促成，后人绝不应苛求于前人。更何况，军事家们面对的是那样一场极其错综复杂的世界性战争的宏观局面呢？但是，我们还是应该承认事实：就在彭德怀这天做出敌人“并无进攻我汉江南岸桥头阵地的企图”的判断后，仅仅过了三天，敌人便于全线向我中朝军队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可以说，在彭德怀漫长而辉煌军事生涯中，这是他为数不多的失算之一。

一

让第八集团军司令官李奇微中将不满的是：从一月十五日开始对中共军队实施的“磁性作战”并来实现查清敌方主力部队集结位置的目的。开始以连排兵力，后来又以团的兵力实行的火力侦察收效甚微，大批的侦察机频繁出动，情报部门亦在千方百计努力工作，然而庞大的敌方部队似乎神秘地失踪了，无法查出它的踪迹。据估计，在第八集团军正面，至少有十七万四千中国志愿军及北朝鲜军队，这些部队究竟配置在什么位置？下一步的企图又是什么？

一月下旬的某一天，李奇微亲自出马了。他不愿重蹈麦克阿瑟“圣诞节攻势”的覆辙，冒冒失失地把第八集团军投入中国军队埋伏的巨大陷井里，他要亲自飞到中国军队阵地上方，亲眼看看那里是什么情景，他命令第五航空队司令帕特里奇准备一架飞机。他在电话中对帕特里奇说：“帕特，我想知道，你是否有兴趣和我一起坐一架侦察机去兜兜风，我们要去中共军队的头上飞几圈，看看他们在干些什么？”

“很乐意奉陪，将军，”帕特里奇说，“您大概不知道，我已经好长时间没有亲自驾驶飞机了，我想这一次可以在您眼皮下显示一下我的飞行技术……”

于是，第五航空队司令帕特里奇亲自驾驶着一架AH-六型老式高级教练机，载着李奇微，开始在敌方占领区纵深几十里的范围内进行搜索。

帕特里奇熟练地驾驶着飞机，越过一座山峦和一道道河流，在任何可能驻有大部队的村庄附近及山谷地带盘旋侦察着。

“将军，这架老式教练机飞行速度很慢，”帕特里奇说，“您不担心撞上苏联的米格或是雅克飞机吗？那样的话，尽管我的飞行技术高超，也是无法逃脱的。”

“你在恐吓我吧？”李奇微笑道“我的神经并不衰弱……据我知道，苏联和中国的飞机数量极为有限，而且忙于掩护他们每日被反复轰炸的补给线，他们是不会飞到这里来的……”

“倘若真的出现意外，我想，我一定会被军事法庭起诉，”帕特里奇

说，“他们会追究说，你身为第五航空队司令，为什么不使用一架速度更快的侦察机？为什么不派战斗机为第八集团军司令护卫？”

“我想你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如果有什么闪失，那么生死你都与我同在……”

“将军，我想你此刻会明白我为什么用这架老式教练机了，”帕特里奇不无得意他说，“它可以象一匹驯顺的马一样听我使唤，可以贴着树梢飞行……”

“诺，不如说，可以充分显示第五航空队司令高超的驾驶技术。”李奇微笑道。

帕特里奇的飞行技术的确无可指责，飞机在大气中飞翔，有如一条鲨鱼在海底的山峰间穿棱游弋。一会儿，飞机贴着树梢掠过，一会儿，飞机又滑过两峰夹峙的山谷……在长达三个多小时的飞行搜索中，只看到一处大部队移动的迹象：白皑皑的雪野上，有一片远如蛛网般的车辙轮迹和脚印，从一个村庄通往一处密布松林的山谷。帕特里奇驾驶着飞机在这片山谷四周掠来掠去，只看见墨绿色的松林随着山势起伏延伸，到处是厚厚的自雪掩盖着，却看不到有什么车辆或人马移动的迹象。除此之外，在这天上午的整个飞行搜索过程中，他们几乎连个人影都没发现，更不用说发现有大量部队集结迹象的营火烟雾、车辙以及人马在雪地上踩踏过的痕迹。

“我看只有唯一的办法可用了，”返航途中，李奇微对帕特里奇说，“我要让第八集团军向北推进，只有如此，才能查清敌军到底在哪里集结……”

下午，在第八集团军前进指挥所，李奇微让勤务兵点燃一只汽油取暖炉，烤了一阵冻得半僵的手脚，之后便伏在一张小桌旁，研究那张早已被他反复看过的作战地域地形图。

第八集团军的前进指挥所设在骊州一座光秃秃的绝壁之上——两顶帐篷头尾相连，形成了两间一套的房子。一顶帐篷是李奇微的卧室，放着一张轻便的帆布床和睡袋，还有一张小桌子、一把折叠椅、一个洗脸盆。另一顶帐篷便是李奇微的办公室，放着一张稍大些的桌子和几把折叠椅，以及桌上那张用胶合板托着的作战地图。

帐篷外面，寒风呼啸着从谷底卷上峭壁，伴着山谷里一阵阵松涛。

远处是自雪覆盖的山峦。附近松黄的灌木丛里，偶尔响起一些鸟类的啼鸣。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也没有朝鲜村庄那种腐烂的卷心菜和人类的浓重怪味。环境的幽静，可以使他不受干扰地坐在帐篷里，全神贯注地研究作战地图。

谁都知道，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战争进行中，一个军事家的某种决断，常常可以影响军事行动的进程，同时也相应地作用于政治形势。这一点对于作战双方的指挥员是同样的真理。而正确的军事决断，则来源于对敌我双方军事力量和各种情况的周密思考与判断。李奇微当然知道，在是否做出朝鲜这个问题已经提到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议事日程上而使决策当局一筹莫展之际，如果能遏止住中共军队的攻势，同时相应地向北推进，使军事形势有所改观，那无疑将是自己军事生涯中的伟大建树。多么关键的时刻呀，充当被誉为传奇式的军事天才麦克阿瑟遭到军事上的惨败的时候，正当美国各界对朝鲜的战败骂声不绝的时候，正当世界各国关注着朝鲜战场的时候……什么是机会？机会全在于你是否能及时地把握它。聪明的指挥员与愚蠢的指挥员的区别就在于此，前看能及时发现与抓住机会，后者却视而不见……“进攻！一定要进攻！李奇微这样告诉自己，他透过那幅小巧而精致的作战地形图，仿佛看到成群的轰炸机正在中共军队的后方运输线上反复进行着遮断轰炸，被炸毁的敌方运输车辆沿着道路随处可见……伴随着眼前这幅令他非常乐观的图案，一个令他如获至宝的发现再一次浮现在脑际：从中国志愿军入朝参战以来，共与联合国军进行三次大的战役，前两次是联合国军为进攻一方，后一次联合国军为防御一方。……李奇微翻开他的作战笔记簿，找到如下几个数字记载，不由自主地读出声来：“第八集团军第一次向鸭绿江的进攻，从一九五零年十月二十五日遭到中共参战部队的埋伏攻击，大规模战斗从二十六日开始，至十一月二日第八集团军主力撤至清川江以南为止，历时八天；第八集团军第二次向鸭绿江的进攻，从十一月二十五日夜开始遭到中共军的攻击，战至十二月二日，中共军即停止了对溃败的联合国军的攻进，历时八天，第三次是中共与北朝鲜军队于十二月三十一口黄昏全线向联合国军发动大规模进攻，战至一月八日，中共军即停止了攻进，历时八天……”

请看，第一次是八天，第二次是八天，第三次还是八天……难道这仅仅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吗？

李奇微合上作战笔记簿，同时也合上了双眼，靠在折叠椅背上陷入思索，样子活象是进入了睡眠。

是的，三个八天，三个相同的数字，三种相同的做法：即在有利的军事形势下而一反常例停止追击——仅仅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吗？不，决不那么简单。再冥顽不灵的头脑指挥战斗，也会懂得乘胜追击的道理……答案只有一个：中共军队不具备长时间攻进的能力。显而易见的是，由于联合国军的空中优势，使得中共军队的运输时断时续，甚至不得不靠人力、畜力，沿着崎岖的山道，肩杠背驮，驱赶着牛、马和毛驴，来一点点运送数量上极为有限的粮食和弹药，而在紧张的攻进战斗中，中共军队的弹药、粮食几乎完全靠作战士兵自身携带——一旦粮食、弹药消耗完毕，而补给又不及时，那么攻进遂行停止。这就是中共军队的攻击战斗锐势只能保持一个星期左右的原因。据此，可以放心地认为：中共军队来势汹汹的大规模进攻，无非是“礼拜攻势”而已。还有，由于中共军队担心白日作战会遭到联合国军空军的轰炸，一般只在夜间作战，天亮后便隐蔽起来，这同样减少了他们攻击作战的时间，而且大大增加了他们作战的难度……中共军喜欢有月光照耀的夜晚，月亮圆了的时候也是他们夜间攻击最活跃的时候，据此，又可以说，中共军队的攻势是一种“月圆攻势”……无论是“礼拜攻势”或是“月圆攻势”，都证明了中共军队作战时存在的种种限制，这种限制一旦被联合国军所利用，那么中共军队将在军事上难以有所作为。可以说，中共军队不是什么天兵天将，更不是不可战胜的。

……从种种迹象看来，中共军队正在筹划与准备下一次大规模的攻势，而且企图用充分的准备来最后驱赶走联合国军在南韩的军队，正如北京的电台反复叫喊的口号：“要把美国侵略者赶下大海去”……经过三次大规模战役的消耗，中共军应该已经疲惫，战斗力大大减弱，他们一定在抢时间抓紧整训与补充。据此，联合国军应立即发起进攻，破坏中共军队的休整，继续疲劳与消耗敌方的有生力量……目前，阿尔蒙德指挥的第十军团已开到前线，南韩各部队也已补充了兵员——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李承晚总统不辞辛劳，坐着一架没有保暖设备的飞机，在冬日的寒凤中飞到南韩的部队，向他的军队发表热情如火的演说，激励着南韩士兵的斗志——这对那些非常畏惧中共军队的南韩士兵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武装……对于那些提不起劲采作战的美国上兵，也应该进行类似的战场鼓动——士兵们不明自为什么千里迢迢跑到这个陌生的国度来与中国人作战，以至冒着酷寒和随时会失掉生命的危险……我们为什么而战？要告诉士兵们：我们为自由而战，我们为民主和正义而战……面对共产主义的红色浪潮，我们美国士兵要象保卫自己的国家一样挺身而出，给共产主义侵略者以毁灭的打击……进攻！一定要进攻！为了不给中共军队以穿插分割我军的机会，要使备攻击部队连接一线，互相策

应，齐头并进，推进速度不应过快，要稳扎稳打，稳步向前推进……然而，这天下午晚些时候，第八集团军参谋部送交李奇微一份报告，给李奇微兜头浇了一盆凉水，使他不由大发其火，甚至连晚餐桌上那热乎乎的碎肉馅饼都失去了其特有的香味。

那份题为《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日至八月三十一日第八集团军的理想配置位置》的报告，据称是经过作训部门核准的文件，并且还获得了情报部门、后勤部门、工农部门、驻远东海军司令的代表以及第五航空队的气象部门等方面的认可。这份研究报告是在极力要求第八集团军彻底打消转入进攻的念头，主张部队分阶段地撤至太白山脉以南的阵地——即在夏日的暴雨到来之前撤至原先的釜山防御圈内。

“混账！一群饭桶！”李奇微愤而骂道，“要按照这样的方案，我们就将失去全部的战场主动权！这个报告不能批准！”

第二天一早，李奇微来到第八集团军参谋部，召集全体人员训话：“……我要你们好好想一想，为什么中共军队在与我们的交战中，进攻的势头只能保持一个星期？为什么他们只能在夜间发起进攻？为什么他们在可以乘胜攻进的形。势下却突然奇怪地与我军脱离了接触7为什么？我要告诫你们，在让你们的士兵们重新确立起战斗意志的时候，必须首先彻底打消你们的怯战儒弱的念头！我要再次重申：第八集团军必须立刻转入进攻！这种考虑我一开始就有……想想看，到了三月份，冬季最恶劣的天气就会过去；而六、七、八三个月通常会出现的暴雨和阴云天气，会使大片大片的地区变成烂泥坑，使许多道路无法通行，使山地的涵洞和桥梁被冲垮，而且，还会影响近距离空中支援的效果……我们必须抓紧有限的时间反攻，以便改善我们现有的阵地……我清楚的知道，如果我们打回汉江以北地区，背靠汉江坚守阵地是困难的；但是，你们都该知道，打仗是他妈的双方的事情，你困难，中共军队也有他妈的更大的困难！他们没有制空权！我要求你们立即拟定进攻计划，由第一军和第九军协调一致地分阶段地向前推进，查明正面的敌情，要这两个军随时做好准备，一接到命令便立即推进至汉江……再重申一遍：必须进攻！进攻！

——一月二十二日，麦克阿瑟由东京飞到第八集团军前线视察，核准了李奇微向北推进的作战计划，并在第八集团军司令部里，用他那惯有的傲慢的语调告诉记者们：“……由补给线拉长所造成的敌人战略上的弱点正在迅渐发展，疾病也开始在敌军士兵中蔓延开来。由于中国人不知道怎么去控制伤寒症及其他广泛传染的流行病，以致他们的战斗力遭

到破坏……现在有许多关于中国人要把我们赶到海里去的流言蜚语，正如早些时候说北朝鲜人要把我们赶到海里去的无稽之谈一样。根本没有人能把我们赶到海里去。本司令部决心要在朝鲜保持一个阵地，只要华盛顿决定要我们这样做……”

一月二十五日晨，李奇微精心筹划的“雷击作战”开始实施。第八集团军重新北进。然而，与五零年十至十一月间的两次向鸭绿江的进攻不大一样，第八集团军一改那种轻狂傲慢、不可一世的冒进做法，开始变得小心翼翼了。

二

一月下旬开头那几天，虽然寒流侵袭着朝鲜北部，敌机的轰炸声震耳欲聋，整日不停，但是在志愿军司令部驻地君子里却呈现出一片人来人往、热热闹闹的气象。经过十多天的紧张筹备，中朝军队高级干部联席会议即将在这里召开了。连日来，参加会议的同志们从四方八方涌向君子里：有白天来的，也有夜间到的，大部分乘吉普车，但也有一些骑马来的。参加会议的人员有朝鲜劳动党中央的代表和人民军师以上主要领导同志，有志愿军备兵团军以上主要负责同志和部分师以上负责同志。参加会议的各方面人员陆续来到，自然使君子里热闹起来，大会接待组忙于安排房子和伙食，规定好具体细致的防空袭措施以及通知其它一些会务事项。从各集结地域来到一起的军长、师长们，各自找着老战友和志司的熟人，兴高采烈地谈论着刚刚结束不久的大胜仗，并且相互津津有味地分食着为战友带来的美国罐头和饼干，或者是喷云吐雾，交换着抽缴获的美国香烟。也有的互相转赠战利品，夸耀着自己部队的战果。南腔北调汇到一处，加上陌生却又亲切的朝鲜语，你骂我一句，我捅你一拳，气氛之活跃，使这些刚从前线下来的指挥员们，片刻间似乎忘却了这里依然是敌机随时会来狂轰滥炸的朝鲜战场，仿佛回到了安全的后方。

然而，这些热闹的气氛似乎并未对彭德怀有多大影响。这天下午，他在看完一大摞电报（这几乎是他每日的常例）后，摘下老花镜，揉了揉眼，又戴上眼镜，再一次浏览那份他即将在中朝联军高于会议上的宣讲的报告。

这份报告他曾派专人专程呈送北京毛泽东主席审阅。现在他看的正是毛泽东审阅修改后的报告稿。看得出来，毛泽东对这份报告很重视，文中多处留下他亲笔修改的痕迹。尤其是，在这份报告的结尾处，毛泽

东还添写了一段话，这段话是强调中朝两国同志的团结，要求中国同志注意群众纪律的……彭德怀觉得，应该把毛泽东添写的这段话作为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传达到会议上……是呵，只有使中朝两国同志在思想上、行动上团结一致，打下坚实的政治基础，才能保证军事上的胜利……彭德怀认真推敲着报告文稿，不时提笔添改一两处文字，时而停下来陷入思索……报告是很全面，开宗明义地阐明了前三个战役中朝军队之所以取胜的原因，接下来着重分析了战术上存在着几个问题，譬如：打胜了，为什么没有实行追击？对敌军的装备优势应该如何估计？如何对付？此外，还强调指出下一战役应该进行的思想准备和后勤准备，以及在三八线以南地区所应实施的政策……毫无疑问，对于上述种种问题，中朝军队都存在着种种不同的认识，大会对此应该进行充分的讨论，以求得认识上的一致。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点正是开这次高干联席会议的目的……有分歧意见是正常的，这并不奇怪，重要的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当然，在大会上，除了他自己要作的报告之外，还有其他人的报告：朴宪永将专门报告朝鲜人民军的政治工作；邓华将就志愿军对美伪军作战的初步经验进行总结，杜平将报告志愿军三个战役的政治工作；解方专门谈练兵计划和司令部工作，韩先楚和洪学智将分别讲战术问题和后勤问题。此外，大会还将安排几个典型报告：朝鲜人民军第五军团军团长方虎山将介绍人民军第六师作战经验；志愿军三十八军一一三师副师长刘海清将介绍第二次战役穿插截断敌人的作战经验，三十九军一一六师副师长张峰将介绍突破临津江的作战经验……所有这些报告都已送呈彭德怀审阅过……现在，大会即将召开，各路人马陆续前来报到，这个时候，彭德怀读着自己的讲稿，担心有什么疏漏或不妥之处……是的，应该再认真检查一遍，尽管这种慎重也许是多余的——这份报告，已经由诸多同志反复研究讨论过，并且已经毛泽东亲自把关修改……还会有什么问题呢？如果说有什么问题，那就是他的报告宣讲后，与会各方面同志会有什么反映……可以肯定的是，对于报告中的一些意见和看法，与会同志会有不同的认识，会有不同意见的争论，也许会有激烈的交锋，对此应该有所准备才对。

彭德怀正翻阅着报告，警卫员走进他的办公室向他报告，说有一位从国内来的首长要见他。彭德怀刚刚摘下老花镜，就见一个人大步走进，喊着：“彭老总，是我呀！”

“陈赓！”彭德怀从椅子上站起，迎向陈赓，微笑着同陈赓握手，端详着他那一张戴着眼镜的清癯的脸。“刚才警卫员报告，说国内来了首长要见我，我还以为是高岗来了，原来是你陈赓……”

“这么说，彭总不大欢迎我，”陈赓笑着，迈开脚步，在室内四处随意转悠着，四处打量。

“你说对喽！我不欢迎你……”彭德怀瞪起了眼，“你刚从越南打了仗回来，还嫌仗打得不过瘾，又跑到朝鲜来……就你陈赓这家伙鬼点子多……”

彭德怀最后这句话是有所指的——在延安时候，彭德怀任八路军副总司令，军务繁忙，四十多了还独身一人。那时不少中央首长都想给他牵个线当红娘，却被彭德怀一一婉言谢辞。后来，还是陈赓想出了个点子：一天，陈赓找到彭德怀，请他去看一场女子排球赛，彭德怀不愿去，陈赓说，你彭副总司令要是不去关心一下群众娱乐活动，人家要说你架子大……彭德怀道，我一个庄稼人出身，有么子架子！于是，彭德怀被陈赓硬拉去看女子排球赛。比赛进行当中，陈赓注意观察彭德怀，发现彭德怀十分注意场上一位戴眼镜的身材修长的女青年，还问陈赓：那个戴眼镜的高个子是哪个单位的，她打球很内行嘛……——几天后，在陈赓一手策划下，那位戴眼镜的女青年便与彭德怀相识了；后来，这位名叫浦安修的女青年便成了彭德怀的妻子……现在，当彭德怀在这炮火连天的朝鲜前线突然见到了陈赓，喜悦之情油然而生……他知道，陈赓是在越南协助越南共产党的游击队指挥了越北边界战役并获得重要胜利后，回北京向毛泽东作汇报时，主动提出要带兵到朝鲜参加抗美援朝的，毛泽东批准他先期到朝鲜战场进行实地考察……对于陈赓这位能文能武的战将即将来朝鲜协助他指挥作战，彭德怀当然非常乐意……他对陈赓这种主动求战的姿态很赏识：这家伙，刚从炎热如焚的越南丛林里打了胜仗，又要带部队到冰天雪地的朝鲜一试身手；南边打了法国占领军，又到东边来与美军较量……不愧是一员战将呵，哪里有残酷的战斗就出现在哪里……“我不管你彭老总欢迎不欢迎我来……”陈赓笑道，“反正我来了你就得给我仗打……不过，你彭老总的指挥部也太寒酸喽：一张木桌两条木凳加上一张行军床……老总，你身体怎么样，吃得消不？”

“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一辈子都吃苦惯了……”彭德怀道：“钻了一辈子山沟，吃了一辈子苦……我就是天生的苦命嘛……怎么样？听说你在越南干得不错呀？越北边界战役打得不错！”

“彭总表扬我我最高兴……不过，比彭老总指挥的抗美援朝几个战役的胜利，我可差远喽……”陈赛说，“彭总，你为世界和平立了大功！”

“你莫要只讲好听的……”彭德怀摆了摆手，“讲讲越南情况……胡志

明主席怎么样？”

“胡老身体很好，”陈赓答，“还是留一把长胡须，穿一身长布衫……环境虽然艰苦，可是精神很好，很乐观……”

“胡志明怎么犒劳你陈赓？”

“胡老倒是非常热情欢迎……搞了一个烤小猪，只可惜那一阵犯牙痛病，不能大嚼。……说起来好笑，我已到越南筹划作战，法国方面却搞了一个假情报发表，说中共陈赓与越南武元甲七月一日在中越边境见面，并订立了军事条约……”陈赓谈笑风生。

“武元甲这个人打仗怎么样？”彭德怀问。

“缺少作战经验……他倒是愿意跟我谈作战问题，摆出一副虚心求教的样子……不过据我观察，这个人很滑头，不正派，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不过，胡志明主席人很不错，完全信任我，我向他汇报作战部署，胡老说，他对作战问题不懂，一切由我安排，很通达……”

“嗯……彭德怀沉吟道，“胡志明对于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很深，是个马列主义者……好嘛，你带二野的部队来朝鲜参战，很好，这一下，四个野战军都有部队上来喽……让我们这些‘土八路’都见识见识现代化战争……你们兵团司令部筹建起来没有？”

“正在抓紧筹建……”陈赓汇报道：“我刚过元旦就从北京赶回昆明，组织兵团部……二野几个兵团部分散了，打算从三兵团抽出十二军，四兵团抽出十五军，从十八兵团抽出六十军，共三个军……以三兵团名义入朝……不过，三兵团机关已变为四川军区机关，而且分为两个分区，所以，我打算从云南抽出人员，以原四兵团机关人员为主建立新的三兵团指挥部……现在各军正在集结……我是想先到前线看看，了解一下美军作战的特点和我方打胜仗的经验……”

“你来得正好！”彭德怀拍了拍桌上的讲稿，“我们正要召开中朝军队高级干部联席会议，你可以参加这次会议，了解各方面情况……”

正说着，木板屋外面传来一阵嘈杂的人声，还有手风琴不规则的鸣响。

彭德怀对陈赓说：

“要开晚饭喽，走，出去看看……”

二人走出木屋。

冷嗖嗖的寒风卷着雪粒儿在山谷里回旋。浑圆的太阳过早地降落在西边山峦上方……从西南方向隐传将来爆炸声——那是敌机在轰炸平壤一带……一辆美式“嘎斯”车停下不远外的坡路上，一些机关干部战士正玩弄着从车上搬下来的手风琴和美军铜盔、大衣……彭德怀叫过一个干部询问事由，那个干部告诉道，这是下边部队给志愿军政治部文工团送来的演出道具和缴获敌人的手风琴，由于走错了路，送到志司总部来了……“赶快派人给他们引路，把这些东西送到志政文工团去……人家等着用哩，你们不要摆弄坏喋！”彭德怀叮嘱道。

那个干部答应过后转身跑步离去。彭德怀对陈赓说：“现在宣传、文化工作都开展起来了……国内派来很多记者、作家，志政杜平主任也主持办起了《志愿军报》，我还给题写了报头……文工团也活跃得很——我告诉他们，在中朝军队高级干部联席会议上，要看他们的演出节目……朴一禹已经安排了，要让人民军协奏团给会议演出——两家有一好比哩，我们也不能节目太差，拿不出手去嘛！”

“那我可要一饱眼福喽！”陈赓笑道。

一月二十五日——经过充分准备的中朝军队高干联席会议在君子里志愿军总部的大矿洞里召开了。在空中敌机不时轰炸骚扰的爆炸声中，大矿洞里坐满了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和列席人员，共一百二十多人——会议紧张而热烈地进行。会场没有布置彩旗和标语，显得简朴，但环境整洁，气氛肃穆。在与会人员的热烈掌声中，大会通过了斯大林元帅和毛泽东主席为大会主席团名誉主席，通过了以金日成、金斗奉、宪永、金雄、朴一禹、彭德怀、高岗、邓华、宋时轮九位同志组成大会主席团，通过了由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担任大会秘书长。金日成因病晚到会两天，由彭德怀代行大会执行主席职责。

当天上午，在金斗奉向大会致开幕词后，即由彭德怀向大会作报告，题为，《三个战役的总结和今后的任务》。在报告进行当中，彭德怀用他那粗犷而浓重的湖南口音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中朝两国同志要亲如兄弟般的团结在一起，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为战胜共同敌人而奋斗到底。中国同志必须将朝鲜的事情看作自己的事情一样，教育指挥员、战斗员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一针一

线，如同我们在国内的看法一样，这就是胜利的政治基础，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最后胜利就一定会得到。”

彭德怀话音刚落，热烈而持久的掌声轰然而起……掌声敲击着他们心扉，告诉他：中朝军队之间息息相通的情感有多么诚挚……在大会紧张进行的五天中，除了彭德怀、朴宪永、邓华、韩先楚、洪学智、杜平等人分别作了报告外，还由金日成首相报告了朝鲜劳动党今后的工作方针，由高岗代表中共中央和东北局报告了国内外形势，由宋时轮同志报告第九兵团的作战经验……对于会议分组讨论如何编组的问题，金日成建议，将中朝军队干部混合编组，便于互相学习。彭德怀点头说：“对对！联席会，联席会，就是要联络感情，增进友谊嘛……”

晚上，在那座可以容纳数百人的大矿洞里，志愿军政治部文工团和朝鲜人民军协奏团为会议同台演出了文艺节目。除了值班人员和站岗的士兵外，志司机关干部和勤杂人员也都挤进来观看。矿洞里搭设了简易的舞台，扯上了幕布，台前悬起几盏雪亮的汽灯，映得偌大的矿洞亮如白昼。金日成、彭德怀、高岗和其他中朝军队指挥员也赶来和大家一起兴致勃勃地观看演出。

幕布徐徐拉开后，台上站立着朝鲜人民军协奏团和志愿军文工团的演员——第一个节目是双方联合演出的大合唱……演员一亮相。就显出了很明显的差别：朝鲜人民军协奏团的男女演员们，身着呢制军服，胸佩武装带，脚蹬铮亮的皮靴，很神气漂亮；而志愿军政治部文工团的男女演员却没有特制的演出服。只穿着平日下部队演出时的普通军装，由于环境艰苦，时常翻山越岭，演员们的军装大都打着一块一块的补钉……不用说，男女演员们由于风餐露宿，脸显得黑乎乎的，手也大都皲裂了……看到这种情景。陈赓转脸对着政治部主任杜平喊了起来：“哎呀呀！我们的杜主任太穷了……干脆，我们发起募捐好不好？给文工团的同志做一套阔气一点的衣裳，体面体面嘛……”

陈赓这一说，连金日成和彭德怀也不由得开怀畅笑起来。

——是的，会议期间，中朝军队各级指挥员之间充溢着一种友好团结的战友报情；但是，这并不等于双方没有分歧意见，事实是，在分组讨论中，双方对于第三次战役胜利后是否应该继续南进追击敌人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端，这种争端不时变为拍案而起的争吵……其实，短短几天内的战场形势变化，就已使这种争论成为多余——就在一月二十五日会议召开的当天，便传来了敌人开始进攻的消息，当时彭德怀等人并

不知道敌人是通常的火力侦察骚扰还是大规模进攻的开始，便传令继续侦察敌军行动意图……到一月二十七日，据前方部队侦察证实：敌军在野牧里至金良场里正面向北发起进攻，其主力沿水原至汉城公路两侧向汉城实施突击……一切不言自明：一月上旬敌军完全是有计划地撤退至预定防御地区，以诱我军长距离南进……那种认为敌军已呈溃败之势，我军只要乘胜速进便能将敌军驱出南朝鲜的设想显然是对形势的错误估计……然而，遗憾的是：尽管在会议的激烈争端后，双方勉强统一了认识；尽管敌军的大规模反攻使中朝军队最高统帅们感到意外和突然，尽管毛泽东和彭德怀多次指出了战争的长期性，批评了速胜的思想，然而，由于高层领导的意见分歧，面对敌军的大规模反攻而未能及时采取化被动为主动的运动防御方针，反而代之以坚守反击的作战方案，结果不但未能阻止敌军的北进，而且大量消耗了我军有生力量，使战局转入被动……其实，在当时，力图在汉江以南和横城一带阻止敌军北进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这反映了我方最高统帅们在三战三捷的形势下，对战局和我方力量的估计过于乐观。

不过，英雄的中朝军队战士们，面对拥有陆海空三军优势的敌人，以一支缺少炮火、没有坦克的疲惫的陆军，靠着小米加步枪和大无畏的气概，顶着敌人漫天倾泻的钢铁，在横城、砥平里和汉江南岸给敌军以重创！那以血肉之躯抗击钢铁的悲壮情景足以让世人为之肃然！

一

一月末的那个寒冷的夜晚，凛冽的北风嘭啦啦扑打着君子里矿洞外的几间木板房，发出象倾卸一车木板似的声响，眶啷啷——令人感到不安。稀疏的星星眨着眼睛，窥伺着这一片驻有庞大军队统帅部的静悄悄的神秘所在。从带状的云层下，不时掠过一架接一架的美军轰炸机，它们满载看炸弹，飞向志愿军赖以生存的各条运输线路，一路发出令人神经烦躁不安的嗡嗡声响。

彭德怀的办公室里亮着微弱的瓦斯灯光——为防止敌机发现目标，所有的门窗缝隙都用被单捂得很严实。夜已深，彭德怀毫无睡意。他借助老花镜和一只手电筒，在桌面上铺着的一幅最新标定的敌情动态地图上用红蓝铅笔勾画着记号，皱着眉头思索。

在宽阔的汉江南岸防御地段上，美第九军、美第一军持续向北发动进攻，担负防御任务的我五十军和三十八军一一二师承受了极大的压力。至三十日，敌以十路兵力，在炮火、坦克和飞机的掩护下，猛攻至光轮山、修理山、上下红川一带，我五十军正与敌激战，阵地反复争夺。而一一二师正面，美二十四师、骑一师、英二十六旅等部在炮兵、坦克和飞机的掩护下，以七路兵力向堂谷里、楸谷里、松温村一线猛攻……现在，彭德怀面对战场上突变的态势，一定感到非常棘手了，他的丰富的军事经验告诉他，任何不为指挥员所预料到的敌情的出现，都可能埋伏着战局发展的危机，而这种危机可能会由于指挥员以处理不当而大大加剧，也可能因指挥员的补救措施得当而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

看起来，第三次战役我军进至三十七度线后停止南进的决定是非常必要的。如果继续南进，待攻击成强弩之末后，被敌人从预设阵地反攻回来，即局面将不可收拾……问题是为什么没有将敌人有可能迅速地转守为攻的情况考虑到呢？而这一点恰恰是拥有制空权和高度机械化的美军机动性极强的特点。何况在一月中旬敌军频繁的侦察进攻时，苏联军事顾问沙哈诺夫将军和聂荣臻代总长曾经提出过敌人有可能发动进攻，夺取汉江南岸桥头堡的预计。当然，彭德怀的想法是尽可能抓紧时机休整部队，准备进行决定性的春季攻势，这不等于是对可能发生的敌情给予轻慢和疏忽的对待……在战争中，任何对敌人的轻视和思考上的疏忽都将造成被动的局面……连日来，彭德怀几乎无暇考虑自己个人在日前造成的军事局面中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作为千军万马的统帅，在军事态

势突变的时刻，占踞他全部注意力的是不断变化的敌情和我军力量的不断削弱……当一个统帅在实施自己的预定计划之中，遇到突然出现的预料之外的悲剧瞬间时，应该怎么办？不应该怎么办？……他必须调动自己全部的经验和知识来拟定恰当的应对方案——还有什么人能比一个军事统帅在战场上所遇到的苦恼和困难的时刻更加令人难以决断呢？

当美伪军从西线发起向汉城实施的主要突击后，二十七日深夜，彭德怀立即电令各部队停止休整准备作战，并给毛泽东发出如下请示电报——（一）美军约三个团（后续部队不详），分三路越金良场里、水原线北数里，有相机攻占汉城、汉江南岸桥头阵地模样，企图以此稳定联合国内部目前严重混乱现象，为增加帝国主义阵营矛盾，可否以中朝两军拥护限期停战，人民军与志愿军从乌山太平里、丹邱里（原州南）线，北撤十五至三十公里，消息如同意，请由北京播出。

（二）敌继续北犯，我不全力出去，消灭一个师以上，保持桥头阵地，甚为困难。出将破坏整训计划，推迟春季攻势，且目前弹、粮全无补充，最快亦须下月初旬，才能勉强出动。我暂时放弃仁川及桥头阵地，在国内外政治情况是否许可。……政治上又不许可放弃汉城、仁川：即须被迫部署反击，但从各方面考虑，甚为勉强，以何者为是，盼示复。

彭德怀

二十六日子夜，当彭德怀草拟好上述文电叫人发出后，内心仍然踌躇不安。应该承认，自己一月中旬关于“……美三师由大邱调至平泽，似系加强正面防御，当无进攻我汉江南岸桥头阵地企图……”的判断下得过早，显得有些主观而武断。现在，敌人攻上来了，怎么办？要想制止敌人的进攻，必须出动相当的兵力歼灭敌人几部才有这种可能。但是，各部队刚刚撤下来休整，粮弹和新兵均无补充……短时间内集结兵力出击肯定很勉强……而采用运动防御，甚至相机放弃汉城，在政治上又不允许……究竟何者为是？彭德怀以一个战场指挥员的责任将面临的困难境况向最高统帅方面汇报——毛泽东将怎么想？不出击势必丢失汉城——不久前，祖国人民还在为志愿军光复汉城举行盛大游行！出击吧，又显得很勉强，并且将考虑实施的决定性的春季攻势的准备工作后推。而且出击一旦受阻，后果很难预料……你彭德怀瞻前顾后、犹犹豫豫，除了提出放弃、后撤，就是出击的勉强……足见你作战指导思想上的消极……不错，你倒是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拥护限期停战……人民军与志愿军……北撤十五至三十公里……”停战是敌人提出来的，无非是为

了获得喘息的机会。当初，敌人全线溃退时提出停战，我们没有同意；现在，敌人反攻上来，企图挽回军事上的优势，我们却要同意停战——你想想，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武装起来的军队，会在敌人气势汹汹的进攻面前提出停战？提出后撤？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哪里去了？

……彭德怀几乎已经预料到，毛泽东一定不会采纳他的建议，但是，作为一个战场最高司令员的责任，又不允许他不将自己的意见和面临的困难向毛泽东和盘托出。

果然，第二天——二十八日夜晚，毛泽东的回电便到了，意见非常明确，毫不含糊：　　德怀同志：（一）一月二十六日廿四时给我的电报及给各军准备作战的命令均已收到。

（二）我军必须立即准备发起第四次战役以歼灭两万至三万美李军占领大田安东之线以北区域为目标。

（三）在战役准备期间必须保持仁川及汉江南岸，为确保汉城并吸引敌人主力于水原利川地区，战役发起时，中朝两军主力应取突破原州直向荣州安东发展的办法。

（四）中朝两军北撤十五至三十公里发表拥护有限期停战的新闻是不适宜的，敌人正希望我军撤退一段地区封锁汉江然后停战。

（五）第四次战役后敌人可能和我们进行解决朝鲜问题的和平谈判，那时谈判将于中朝两国有利，而敌人则想于现时恢复仁川及汉江南岸桥头堡垒封锁汉江，使江域处于敌火威胁之下即和我们禁战议和使中朝两国处于不利地位，而这是我们决不能允许的。

（六）我军没有补充弹药也不是确有很大困难，但集中全力向原州荣州打下去歼灭几部分美军及四、五个南朝鲜师的力量还是有的。请你在此次高干会议上进行说明。此次指导应即作为动员进行第四次战役的会议。

（七）中朝两军在占领大田安东之敌军以北区域以后再进行两个至三个月的准备工作，然后进行带最后性质的第五个战役，从各方面说来都比较有利。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十九时虽说彭德怀已经估计到毛泽东将不会同意他二十七日电报的意见，但是看过毛泽东二十八日的电报后，他还是感到相当的吃惊：毛泽东不但不考虑后撤或放弃汉城，而且要部队南进至大田、安东以北……要知道，第三次战役我军是进至接近三十七度线附近之后，停止追击，撤回主力的，而现在以未加补充、休整的疲惫之师反击敌人，却要压过三七线以南接近三六线的地区——谈何容易哟！

然而军令不能违，反击是必须的。接到毛泽东回电的第二天——一月二十九日，正是中朝联军高干会议结束的那天下午，彭德怀在作大会总结时，向与会干部传达了毛泽东要求立即发起第四次战役的指示，并进行了作战动员。之后，各路指挥员结束会议，分赴各自的指挥岗位，加紧进行补充新员和粮弹等作战准备。

在作战部署上，经与邓华、洪学智等商量，决定在西线以至五十军和三十八军一一二师对敌进攻兵团予以坚决的阻击防御，由韩先楚同志统一指挥，在东线将敌人放至横域、砥平里一带，以邓华统一指挥三十九军、四十军、四十二军和六十六军，形成兵力优势，分割包围敌人，争取歼灭敌人一部，制止敌人西线进攻势头。另外，由金雄指挥人民军二、五军团由平昌一带出击伪七师，得手后向荣川方向南进。

……寒风呶啦啦扑打着君子里彭德怀栖身的木板小屋，冷气从木板缝隙中吹进，屋内气温很低。彭德怀将大衣在身上裹裹紧，离开桌上的地图，在屋内来回踱步，活动着几乎被冻得发麻的双脚。

警卫员悄悄推门走进来，两手托着一个手巾包，对彭德怀说："首长，吃点东西吧……我刚烤熟了两个土豆，还热乎着呢！"

"不吃不吃……"彭德怀不耐烦地挥了一下手。可是，当他看到警卫员的眼里露出委屈的神情时，忙说："你放下吧……你去休息。"

说着，彭德怀依旧皱着眉头在屋里踱步。

警卫员知道，彭德怀此刻遇到了重大难题。倘若彭德怀考虑出了好的作战方案，常常会主动喊警卫员："喂，小鬼，快拿东西来吃！"

但是，现在已是半夜十二点啦……警卫员还想再催促彭德怀吃点东西，但终于没张口，将那两个烤熟的土豆放在屋里的火炉盖上，之后悄悄离开。

彭德怀又走到桌前，借着瓦斯灯光眯着双眼凝望着作战地图……他找到了大田、安东的位置——靠近三六线啦……毛泽东提出第四次战役要进到大田、安东以北区域——如何实现得了？以疲惫之师，即使勉强攻击到预定位置，亦将成强弩之末，再被敌人以强大的陆海空三军优势火力反击回来，后果将不堪设想……当初三次战役追敌到三七线而停止，没有继续南进，就是这个考虑；现在部队当未补充、休整，却要打到三六线去……唉，不切实际哟……你说打到大田、安东以北部队休整两至三个月，敌人以空中和机械化的优势，怎么会让你休整？眼下我们的休整不就是被迫停止了吗？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在两边顶住敌人重兵集团，在东边消灭敌一、两个师，撕开缺口，迫故停止进攻，果然如此，部队也不应冒进至大田、安东以北，甚至连三七线以北的洪川、春川一带也因就粮困难而应忍痛放弃……一切应从战场实际情况出发——什么是政治影响，我曾对金日成讲过那样的话：打胜了影响就好，打败了影响就不好……目前计划补充兵员的设想还未实现——从国内抽调的四万名老兵和八万名新兵正在安东边境一带集中，战役开始前已来不及补入部队，只有考虑将各军、师的担架队抽补到步兵团，不然，部队缺编太多……尤其是，宋时轮的第九兵团亦不能全部参战——二次战役因冻伤使部队丧失战斗力。这样，就更显得参战部队数量不足……应立即建议将杨得志的十九兵团迅速开赴安东，随时准备调赴前线……彭德怀坐在桌前，搓了搓冻得僵直的双手，提笔给毛泽东草拟电报：　　主席：我军情况，鞋子弹药粮食均未补充，每人平均共补五斤，须二月六日才能勉强完成。特别赤脚在雪里行军是不可能的。将各军师直属队担架兵抽补步兵团亦须数日。十三兵团主力由现地出动至洪川、横城集结约二百公里。我们拟于二月七日晚出动至十二日晚开始攻击。

攻击部署，以邓华同志率三九军、四十军，四二军、六六军首先消灭美二师，然后进攻提川美七师或伪八师、二师，得手后看情况。以韩先楚同志往汉城指挥卅八军、五十军及人民军第一军团坚持及江南岸阵地，相机配合主力出击。以金雄同志往平昌指挥人民军第二、第五军团首先消灭伪七师，得手后向荣州前进。

九兵团目前只能出动甘六军共八个团，须二月十八日才能到铁原做预备队，其余因冻伤均走不动（一个师三天只走十五里），四月才能大体恢复健康，影响了我步兵比敌步兵优势，这是严重问题。第四战役敌我步兵相等，情绪比敌高，我还存在许多弱点。消灭敌两三万人后，敌利用技术优势，我亦不能取得两三个月的休整。第三次战役即带着若干勉强性（疲劳），此（四）次战役是带着更大的勉强性。如主力出击受

阻，朝鲜战局有暂时转入被动的可能。为了避免这种可能性，建议十九兵团迅速开安东补充整训，以便随时调赴前线。

彭德怀

彭德怀经过慎重思考，确信毛泽东提出的第四次战役要进占人田、安东以北的设想是不现实的。但是，毛泽东命令已下，四次战役必须出击。那么，究竟能否通过东线的反击而制止敌人的进攻呢？彭德怀没有把握。在我军没有制空权，运输跟不上，部队靠自携粮弹只能维持一个星期左右进攻势头的情况下，不可能对胜利期望过高。彭德怀已经估计到：如果我军出击受阻，敌人可能进至三八线……公平地说，彭德怀的头脑还是相当清醒的。

毛泽东常说：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这属于军事常识范畴，似乎人人都明白。然而，只有身临其境的指挥员才有痛切的感觉，只有他们才明白：在千变万化、错综复杂的军事态势中，要想做到准备的充分，要想获得实际的把握而不是主观臆断的把握，该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现在，面对敌人的突然反攻，我西线汉江南岸防御部队第五十军和三十八军一一二师以及汉城至仁川一线的人民军一军团力量薄弱：而担负东部反击作战的三十九、四十、四十二、六十六和人民军三军团却位于一百多公里远的休整地，这些部队经过短时间的匆忙准备，在指挥员对战役任务的完成并不具备切实把握的心态下，匆匆赶赴预定出击位置……——第四次战役的帷幕就是这样拉开的。

二

吉普车开过平壤，继续向南疾驰。已是后半夜了。白雪覆盖的原野在夜色中显出一片灰蒙蒙的轮廓，道路上不时出现弹坑，被敌人机炸毁的卡车和马车被推翻在道路一侧，在夜暗里象一幢又一幢房屋。吉普车顶着呼啸的寒风，在坎坷不平的道路上颠簸着行进。

志愿军第三十九军军长吴信泉坐在吉普车驾驶员旁边的座位上，身子随着吉普车的颠晃不时被从座位上弹起，又重重地摔下。这是一个年近四十的中年人，面孔清瘦，连年的征战生活使他显得过早苍老，看去比实际年龄大得多。此时，他戴着皮帽子，用帽耳紧紧裹着双颊，但是，寒风迎面扑来，冻得他两眼直流泪。没有办法，美式敞篷吉普车看上去神气，可在这冬夜里赶路，坐上这种车简直象是光屁股坐在风雪里。

他不能停下来休息，不能找附近的人家避寒取暖，军情如火，必须乘夜色疾驶，天亮前赶回军部。谁都知道，天亮以后，在敌机四击寻找轰炸目标的情况下开车，几乎是无法保证安全到达的——在我方没有制空权的情形下，敌机骄横到了极点，它可以肆无忌惮地擦着你的头皮儿飞，将炸弹和一梭又一梭的机关炮毫不吝惜地倾卸到地面。

美式敞蓬吉普车在夜色中疾进，活象一头不知疲倦地奔跑着的狮子。

——这是一九五一年二月五日子夜时分，正是中国人除旧迎新的时刻，阴历除夕将尽，新年的钟声已然敲响……可以想象，在鸭绿江以北的祖国大地上，千家万户正燃放起无数的烟花爆竹，辞旧迎新……而在朝鲜，在吴信泉除夕夜赶路的同时和前后连续几天内，从鸭绿江一线由北向南伸延的各条公路上，都匆匆开进着各式汽车，载着军、师、团的各级指挥员，奔向三八线以南，赶回他们各自的岗位……一月中旬，经毛泽东主席批准，决定由东北军区苏联顾问和志愿军司令部参谋长解方同志主持，召集志愿军部分军长、师长和团长，在沈阳举办一期联合兵种作战训练班，以便适应朝鲜战场现代化作战特点，加强陆空、步炮诸兵种的协同……一月下旬到二月初，各部队参加训练班的指挥员陆续从战场回国，前赴沈阳报到，由于一些事务耽搁，吴信泉迟到二月二日黄昏才从三十九军驻地普光寺启程回国。就在他刚刚驱车离开军部两个小时后，志愿军司令部便发来一个电报，指寺该部立即备战。吴信泉计划前往沈阳报到途经辽阳时，顺便到三十九军留守处看望一下妻子和刚出生几个月的孩子。妻子临产时，三十九军部尚驻河南漯河。那是五零年七月上旬，瀑河正笼罩在一片夏日的炎炎酷热里。一天，吴信泉突然奉命赶到武汉，中南军区领导林彪、谭政、陶铸集体与他谈话，指令三十九军为防备朝鲜战争可能出现的危机，立即结束生产整训，限八月初全部集结于辽南地区，随时待命入朝作战。从武汉赶回漯河后，吴信泉马不停蹄，召开党委扩大会，迅速布置移防行动。当时，该军一一五师尚在广西剿匪，吴信泉指示一一五师从广西北上直运辽南，将剿匪任务移交给广西地方部队；并确定一一六师为前卫，一一七师为二梯队开赴辽南。作战部门星夜编造车运预算上报总参谋部。全军立即停止生产，收拢执勤、休假、公差人员归队……七月二十一日，三十九军即乘火车北上，离开漯河。当时，吴信泉的爱人刚刚生下孩子三天……部队入朝后，三十九军留守处由漯河移至辽阳……半年多时间过去了，在和平时期半年时间有如一瞬，而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一百多个日日夜夜使人有几经生死，几渡苍桑之感——孩子出生三天父亲便离他远去。如今，母

子二人从漯河迁到辽阳后究竟怎么样了？吴信泉在归国途中，为了情牵意挂，恨不能一步奔回家中，将幼儿紧紧抱在他那染满征程的怀中！

吴信泉二月二日黄昏启程归国，天亮前赶至朝鲜北部的云山；三日夜继续赶路，驶过安东，至四日午后后赶到辽阳。然而，一封电报已先他两日发到辽阳三十九军留守处：“……敌人全线开始进攻，速回……”

直到此刻吴信泉连夜乘车赶回军部的路上他也搞不清自己在接到那封催他速回的电报时，为什么愣怔了好几秒钟……对于长年在枪林弹雨中生活的军人来说，儿女之情、父子之情常常被压在心的深处，以至将其淡漠忘怀——三十九军云山战役击败美军骑一师的胜利以及三次战役神速突破临津江的战果足以弥补个人生活的种种缺憾……况且，戎马倥偬里，与妻儿的生离死别早已成了家常便饭……那天夜里，当吴信泉躺在暖和的被窝里，享受着那短暂的舒适，一边望着摇篮里幼儿酣睡的甜甜面容，一边听着妻子俞惠如在为他的毛衣捉虱子时的唠叨，脑子里想的并不是明天的离别——尽管这次离别是在除夕这一天。他的心早已飞到了前线：电报突然而至，军情如火——战局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三十九军将担负什么新的作战任务？

军人的使命就是这样：他把一切交给了战争，他的一切就必须服从战争的安排。仅仅是在昨天夜里，他还躺在辽阳家中那新浆洗过的被子里，闻着那种被阳光晒过的被子发出的清新的气味儿，而现在，他却又坐在敞篷古普里，在四野寒风的扑打中，返回前方……和吴信泉一样，妻子俞惠如对这种突然而至的相聚与离别也处之如常——一种贤惠的本能成倍地加强了她的责任感：在这种时候，尤其不能让丈夫挂牵自己。因此，那晚上，她更多的话是在唠叨他毛衣上的虱子如何如何多。她说，从前线回来一个卫生员告诉说，前线的伤兵虱子多得成了蛋……有一回，那个卫生员从一个伤兵的袜子上抽出一根线，线上一只挨一只爬满了虱子——那根细线变得象一根粗毛线……妻子当时还不相信这个卫生员的话，现在，她一边在吴信泉的毛衣上捉虱子，一边重述着这件轶闻……后来，她双手的拇指盖上沾满了虱子皮和血，掐不动了，干脆端一盆水，把毛衣铺在桌上，捉一个虱子就朝水盆里扔一个……不一会儿，水盆上漂浮着一层虱子，相互在水面上挤来挤去……对于妻子在虱子话题上的种种唠叨，吴信泉一晚上只回答了一句话，而且说得十分淡而无味：“瞎，虱子多了不痒。”

是的，小小的虱子何足挂齿？事实上，从他刚到辽阳留守处看到那封催他速回前线的电报开始。直到现在他连夜乘车在回军部前指的路途

上，一种隐隐约约的不安时时象一只小锤在轻磕他的心脏：一切都显得过于突然，这种突然给我方行动带来的恐怕是种种的仓促。虽然二十多年的征战生活早已使他练就一种对突然而至的军情变化泰然处之、临危而果断的本领，但是，丰富的军事经验又告诉他，任何指挥员预料不到的敌情变化，都可能隐藏着军事形势的危机。他搞不清楚的是：既然敌人向我发动大规模进攻，为什么还要在这紧要关头，从前线调大批师长、团长和军长回国参加沈阳的联合兵种训练？以至现在又不得不匆匆忙忙地赶回前线？难道志司事先对敌情的变化一无所知？联合兵种训练班——听起来很气派，可是有多少实际需要？我们的空军只有少量飞机忙于掩护运输线，较长一段时间内根本谈不上配合步兵作战，我们的坦克部队还等于零；仅有少量的炮兵部队……但是，步炮协同作战对于我军已不是新课题，锦州战役和四平攻坚战以及天津战役早已证明我们的步炮协同是成功的……那么，在军事形势并不稳定的朝鲜战场，办这种联合兵种训练班能算是当务之急吗？

吴信泉的担忧当然不无道理。事实上，两天以前——二月三日，沈阳的联合兵种集训还未开始便宣布结束。从前线风尘仆仆赶到沈阳的大批师团干部和一些军长们，还未来得及痛痛快快地洗个热水澡便又匆匆忙忙地返回前线。而在这些指挥员们奔波在往返路途上的时候，在汉江以南，担任防御任务的我五十军和三十八军一一二师的部队，在各级主官不在位的情况下，正抗击着数倍于自己的敌人的进攻，沿着西起野牧里、东至天德峰、梨浦里一百多公里的阵地上，浴血阻击着敌人。炮火犁耕着每一座高地，敌我双方弃尸累累，而担负横城、砥平里一线反击任务的各部队，正在进行着紧张的开进准备……吉普车在怒号的夜风中向南奔驰，一路颠簸，有如在波峰浪谷中驰奔的小艇。……天色已显灰自了，吴信泉再次看看手表，问驾驶员："怎么样小鬼？眼睛困得快睁不开了吧？"

"没关系军长，我是一开车就有精神。"

驾驶员两眼盯着前方灰蒙蒙的道路，回答着军长的询问，"已经过了朔宁啦，前边就到临津江，一过临津江就到涟川，再加把劲儿就到议政府啦？"

"好！"吴信泉随口道，"这大冷天也帮了忙，再大的困劲儿也给冷风吹跑唆！"

寒风呼啸着，四野听不到枪炮声——这反倒吴信泉有些不习惯。一

定要在天亮前赶回军部，不然，敌机会来找麻烦的，他在车内活动着几近冻僵的腿，将插在大衣袖内的双臂紧抱胸前，试图增加一些温度……突然，他身子一歪，肩膀重重地撞在挡风玻璃的铁框上，幸亏他叫警卫员用背包带将自己捆在座椅上，不然，整个人要摔出在车外。——吉普车跌进一个炸弹坑，歪侧在路边。

“娘的，这炸弹坑里填满了雪，成了陷井啦！”驾驶员跳下车骂着，“护路的人眼瞎啦？也不给搞个标志！”

警卫员给吴信泉解开背包带，他下了车，一边在雪地上跳着活动腿脚，一边察看吉普车。还好，只一个后轱辘陷进弹坑边缘，要是这个后轱辘再陷得深点儿，吉普车肯定要翻过去。

驾驶员跳上汽车，隆隆地发动着，吴信泉和警卫员在后边用肩膀扛着推。后轱辘在弹坑里发疯似地空转，卷起的泥土象铁砂子弹似地扑打着吴信泉的脸……“歇一会儿，攒攒劲儿！”吴信泉说，一边接过警卫员递过的几块饼干嚼着，“都吃点吃点，不用慌，我看问题不大……你们在辽阳那天晚上都吃饺子了吧？”

驾驶员和警卫员都说吃了，很香。吴信泉说，军留守处的同志们知道咱们大年三十要返回前方，要提前给咱们过年，让食堂给包了饺子——“哈，我一口气吃了五十二个，还不知道是什么馅的……”吴信泉诙谐他说，“等吃到第七十三个，才尝出点猪肉萝卜味儿来……你们猜我吃了多少个，整整一百！”

“报告军长，我吃了一百二十个。”驾驶员吞咽着饼干，回味着饺子的香味儿。

“我也吃了一百二。”警卫员不甘示弱。

“那好，咱们拿出那一百二的饺子劲儿，推车！”

隆——隆——吉普车的发动声与四野扑面而至的寒风怒号声裹在一起鸣响着……车边山峦上方，一抹鱼肚白似一弘清泉在蓝色的夜幕上漫漶……不久，嗡嗡作响的敌轰炸机声。

便顺着风雪的吼叫隐隐传来……天刚破晓，在远近开始响起的敌机投弹的沉重爆炸声里，吴信泉的座车安全抵达议府西边的三十九军前指。

这是位于山坳里的一座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庄。吴信泉的座车拖一溜烟尘开到军指挥部附近停下。站岗的哨兵首先发现了从车上走下来的军长，于是发了一声喊：“军长回来喽！”

随着哨兵的叫喊声，值班的参谋和收发报员、译电员等从各自的房间里奔出，看着健步走来的吴信泉，喜悦之情溢于言表，相互小声传告着：“一号首长回来啦……一号回来啦……”

可以想见，大战来临之际，军长及时从国内赶回前指，对大家心理上是一种极大的安慰。

“今天是大年初一，我给你们大家拜年喽！”吴信泉朝机关干部战士们扬了扬手，直奔军指挥部的房间。

军部十分安静。吴信泉推门而入，一股劣质烟草的气味扑面而来。桌上铺开着一幅作战地图，参谋长沈启贤伏在地图上盹儿。墙角电话机旁，副军长谭友林坐在一只空炮弹箱子上，一手扶着电话机，眯着双眼仰靠着墙壁。吴信泉的脚步声惊动了二人，一看军长回来了，谭友林从炮弹箱子上一蹦而起，大喊：“好哇好哇！”沈启贤也站起来，搓着双手，如释重负般地：“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吴信泉从警卫员手里要过挎包，掏出几条“大生产”香烟，扔在桌上，说：“从国内带来的，都是烟鬼，今天敞开抽吧，就算是过年喽……”

吴信泉说着，蹲到一座炉子边烤着冻僵的手脚：“妈的，差点没有冻死！路上还险些翻车……快说说，志司给咱们军什么任务？”

谭友林将一封电报交给吴信泉：“志司的命令昨天下午，第四次战役已经全面打响。从一月二十五日开始，西线五十军和三十八军一一二师开始阻击敌人的大规模进攻，战斗非常激烈……西线的顽强阻击，为我们在横城、砥平里一线放进冒进的敌人予以反击创造了条件，志司决心集结三十九、四十、四十二、六十六军和人民军向个军国，抓住横城之敌，狠狠敲它一下，以求打乱敌人的部署，迫使西线敌人停止进攻……”

“志司命我们三十九军开进到砥平里以北的龙头里一带集结，”沈启贤参谋长说，“限十日前到达预定位置，一百几十公里路，还尽是大山。这几天部队紧张地进行弹药、粮食的补充。为了抢时间，我们已让一一六、一一五师从汉城以北和车豆川一带以驻地出发，沿汉江北岸东进；

一一七师和军直在左翼沿山路插向龙头里……只是军炮团需要骡马牵引火炮，恐伯难以翻越大山，按时到达指定位置……”

“粮弹补充情况怎么样，”吴值泉看过电报问。

“搞到多少算多少呗，”副军长谭友林说，“咱们军后勤总共一百二十多辆运输汽车，三次战役一下来就报销光了，只能靠人畜力运输弹药，粮食只能靠就地筹措，没办法，只好向老乡打白条借，这是三八线以南新解放地区，老百姓不乐意……”

“还有一些师团缺盐吃，”沈启贤参谋长说，“我们从军部搞到的盐先分给他们一些，以后的粮食和盐都要边打仗边筹借……”

“命令军后勤，要尽可能想办法筹粮，随时保证运上去，不能让部队饿肚子。”吴信泉说，“也要让各战斗部队的筹粮队加紧工作，不能完全依赖上边送……到沈阳参加集训的师长团长都回来没有？”

“大部分都已赶回，也有一些近一两天可以赶到。”谭友林回答。

“命令各师积极开进，不能等本部的首长回来才动。各师长、团长从国内回来后，自行追赶部队……军直今天晚上务必出发，让侦察连先走、炮团和后勤、军部随后……”吴信泉起身走到桌边，看着地图，用手丈量着距离。“看起来咱们诸位只能骑马行军喽，行军路上要翻好几座大山，汽车用不上啦，……通知勤务兵喂好马，备好鞍鞯，下午太阳一落山就出发！这美国佬可真能给咱们凑热闹，让咱们大年初一忙着调兵遣将……”

一

在三十九军一一五、一一六两个师由驻地高阳向东，一一七师和军直由议政府以西向东，分两路平行开进的同时，四十军亦从东豆川地区出发东进，六十六军由三八线以北的金化一带出发，经华川，春川南下，向损城、砥平里以北地区集结。人民军三军团亦从三八线以北的金城一带南进至横城以东，会合人民军二、五军团展开于三巨里、大美洞、室来洞一线四十五公里地段上，掩护志愿军各部集结，并准备配合邓集团从左翼向横城实旅反突击。在此之前，为减轻汉江南岸防御阵地五十军和三十八军一一二师的压力，彭德怀司令员已指令三十八军一一三师提前于二月一日晚出发南渡汉江，集结于京安里、龙头里以北以东地区，准备向利川方向寻敌侧翼出击。并令休整驻地距横城方向较近的四十二军主力提前出动，于四日拂晓前进抵龙头里、砥平里地区，准备向文幕里及东南地区寻敌侧翼出击。同时，命人民军二、五军团于三日晚集结于横城以东地区，准备寻机出击。另外，为防止原州地区之敌配合西线之敌北犯，方便我邓集团主力出击，命六十六军于三日晚提前出动一九八师，以每夜七十里速度向南疾进，在敌之前控制洪川及以南地区有利地形要点……至此，我担任防御和反击的韩、邓、金各集团战役御势已大体就绪。然而，形势的严峻在于：我邓集团各部的集结尚需数日时间，而西线担任阻击的五十军和三十八军一一二师已历十余昼夜的顽强战斗，伤亡将半，战力大减。彭德怀司令员清楚地知道，西线的阻击和东线的反突击是一个相互影响的整体，西线的坚强防御和牵制敌人，将为东线的反击作战创造有利条件；而东线的反突击胜利，又可以打乱敌人布署，减轻敌人对西线阻击部队的压力。为此，联军司令部决定调整部署，针对五十军伤亡过大，正面防御阵地过宽，难以继续作纵深布防的形势，决定缩短五十军正面阵地，加强纵深抗击力量，调人民军一军团接替五十军沿浦场、果川至南泰岭公路以西阵地的防务。令三十八军在汉江南北两岸布置纵深降地，确保汉江南岸阵地，隔断敌人由西向东的增援，另为防备敌人一旦突破我西线防御，进占汉城后向三八线冒进，命九兵团第二十六军向三八线以南开进，在议政府、清平川一线构筑纵深防御阵地。

在西线调整部署的同时，联军司令部急于缓解敌人对南岸江以西五十军等部的巨大压力，决定在整个战役反击开始前，先动用已经到达预定出击位置的四十二军和人民军二、五军团，出击敌人。计划以四十二军及三十八军一一四师歼灭砥平里美二师之二十三团及法国营，得手后

向忠州以北推进；以人民军五军团、二军团歼击进入横城东南地区之伪五师及模城之美九团一个营。两处攻击时间力争不迟于六日晚。

二月四日凌晨，彭德怀司令员将此项出击部署并前线情况电告军委。当日子夜，军委复电彭德怀司令员，提醒其注意：……敌人此次进攻，虽以主力九个师旅放在西线作为主攻部队，但南汉江以东仍有美军两个师和伪军六个师作纵深配备，进行助攻，而沿海还有伪首都师、美陆战一师为之呼应，其特点为力求东西呼应，齐头开进，其弱点为东线伪军多战力弱，山多呼应难。我如能在东线歼敌一个两师，打开缺口，则西线敌人冒进可能被迫停止。但也须设想敌进占汉城后侦知我西线正面力薄，仍有继续攻进逼我东线后退的可能。“为防止上述不利情况发生，请令邓华集团在寻机歼敌部署中切忌仓卒应战……”

上述军委复电发至志愿军司令部后，引起彭德怀司令员的高度重视，立即召集作战部门人合综合分析战场形势。经慎重考虑，彭德怀估计到，占领横城之美军两个营和伪五、八两个师，仅由人民军二、五军团攻歼一夜难以解决战斗，而原州之敌则会驰援。四十二军正面有美二十三团全部兵力及法国和美二十四师备一个营兵力，相距不远，梨浦洞还可能有敌两个营的兵力，文幕里则有美九团，仅四十二军力量，估计一晚不能解决战斗，且缺乏足够打援兵力，出击不具备充分的把握。据此，彭德怀司令员断然变更出击部署，于二月五日子夜电令四十二军和人民军二、五军团，停止原定六日晚攻歼敌人的计划，代之以充分准备，等待三十九、四十、六十六和人民军三军团集结完毕后统一实施反击。

——彭德怀司令员上述出击部署的变更当然是相当及时的、正确的。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在南汉江以西方向上，敌主攻部队持续猛烈的攻击势头不减，至二月五日，战斗呈白热化状态。敌集中坦克二百余辆，飞机一百余架及猛烈的炮火配合，向我修理山、白云山、光轮诸阵地轮番轰击，多路猛攻。我扼守阵地的五十军、人民军一军团各部昼夜与敌激战，敌我双方肉搏已达数十次，多数高地几经反复争夺。至七日，敌已突破我二线防御阵地。为预防汉江解冻后我五十军和人民军一军团背水作战的不利情况，彭德怀指示韩先楚将五十军及人民军一军团主力撤至汉江北岸组织防御，只留少数部队坚守汉江南岸之桥头阵地。但是，为掩护东线邓集团各部的集结和战役反击，位于五十军防御阵地以东的三十八军仍需坚守原防御阵地，坚决顶住敌人，隔断敌人西线和东线的联络，保证东线能按时出击。为此，彭德怀司令员特别电示韩集团：三十八军基本部署仍应是坚守汉江南岸现防御阵地，隔断敌人东西

联络，掩护主力向预定地区集结，特别是三十九军须经杨平向龙头里集结。“三十八军稍有不妥，此役计划即将破坏，予我军以重大不利。务望深体此意。……”任何出色的战役部署，都要靠部队的顽强战斗去实行，否则军事统帅的种种计划均将无法实现……彭德怀、韩先楚都非常清楚，在五十军和人民军一军团放弃汉江南岸阵地撤至江北后，仍坚守在汉江以南阵地的三十八军右翼暴露，敌人必将集中强大兵力由南向北、由西向东合击三十八军阵地，我三十八军无疑将面临异常严峻的形势……在东线敌人冒进至砥平里、横城一线，西线我五十军等部后撤江北后，三十八军的防御阵地有如突进敌人西线和东线结合部的一只铁拳。那么，这只铁拳能否支撑得住，保证我邓集团主力出击时，西线敌人无法驰援，成为彭德怀司令员注视整个战局的焦点之一。

二

在志司取消原定以一一四师配合四十二军提前向砥平里之敌反击的计划后，奉韩指电令，为加强三十八军汉南岸防御纵深，一一四师立即由杨平西渡南汉江——至此，三十八军三个师全部集结在汉江南岸防御阵地。

……除夕之夜，朔风在南汉江的千里冻面上肆虐逞威，在杨坪里一带的江面上，一一四师的队伍越过冰封如镜的大江，疾速西进。队伍静悄悄地行进，马匹的蹄掌包裹着棉布防滑。从远处南边山峦一带，传来一阵阵枪炮声——那是一一三师三三八团在向迂回到山中里的美军十九联队实施反击，以保障防御阵地侧后方的安全……队伍越过汉江后，马不停蹄向洗月里、新华里开进……子夜时分，前卫三四一团即向洗月里南山之美二十四师一部发起攻击，旋即得手。之后敌人组织力量反冲击，双方展开激烈的争夺战。为策应洗月里三四一团守卫阵地，三四二团奉命准备出击。这个时候，三四二团团长孙洪道去沈阳集训尚未赶回，团政委王丕礼在接受任务后，即带领营连长在夜幕掩护下，翻山过岭勘察地形……当王丕礼又累又饿回到团指挥所后，却接到师政委李伟打来的电话，要他立刻到师部“王丕礼吗？你马上到我这里来！”李伟的口气非常坚决，毫无更改的余地。

王丕礼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准备出击的命令己下达，地形也看好了，又让我赶到师部去，谁的两条腿不是肉长的？

“我们刚看完地形，准备吃了饭就出击，哪儿还有工夫上你那里去？”王丕礼心里窝着火，口气显出对师政委的怠慢。

“让你来你就得来！”李伟提高了嗓门，“限你十分钟内赶到！任务有变化，来了再详细说！”

十分钟后，王丕礼带着两个参谋和团参谋长赶到师指挥部。当时，一一四师师长翟仲禹去沈阳集训尚未赶回，全师的政治工作和军事指挥都落在师政委李伟的肩上。李伟深感责任重大，清瘦的面孔显出严峻的神色，他摊开军用地图，向王丕礼介绍情况，话语急促而紧张。

“……三三四团从一月二十五号开始，已经坚守阵地十八天了，伤亡过大；三三五团将奉命接替三三四团的防务。军里指示，要我们师接下原三三五团的防务……。我们计划将三四一团留下，坚守刚刚攻克的洗月里南山阵地，归一一三师指挥，我们师的主力转至京安里、南月山、樊川里一线，接下三三五团的阵地。”李伟瘦长的身躯吃力地弯下，俯视着地图，“时间紧哪！军里要我们今夜接防完毕……你们三四二团要准备强行军，天亮前必须接下三三五团的阵地！天亮前如果不准备好，敌人一进攻，那就被动了……”

王丕礼半晌没吭声，他俯身看着地图——从三四二团现集结地洗月里到三三五团的防地京安里，有五十多公里山路，距离不近呀……而且，还必须提前赶到，以便在敌人进攻开始前枪修好工事……师部小屋外，北风呼啸着。从南边传来密集的枪炮声。三四一团正在洗月里南山与敌人进行激烈的争夺战。然而，三四一团已划归一一三师指挥，李伟更为关注的，是一一四师能不能按时到达指定的阵地……看到王丕礼半晌没开口，他有些焦急：“怎么样？有什么困难你可以提，我们尽量帮助解决！但是，天亮前必须接下阵地！”

是啊，师里嘛，师长不在位；团里嘛团长也不在位。现在是师级政委和团级政委在指挥调动部队，何况任务又是这么紧急……李伟紧皱的眉头形成了一个深深的川字。

“我有两个要求——”王丕礼终于从地图上抬起头来，看着李伟。“第一条，这条路线必须保证我们团行军……如果遇到敌情就麻烦了。我们争取凌晨三点以前赶到，如果天亮后打响，我还有两个小时修工事……”

“嗯。你们团只管往东插，别的可以不管。”李伟沉吟道，“师里尽量保证的你们行军不受干扰。”

“第二条，部队必须轻装，火炮、重机枪和后备弹药由后面运

送……”

“可以。”李伟点头道，“不过，不能跑步行军，距离太远会拖垮部队……要留着劲儿天亮后作战，肯定是恶仗……”

“我知道。”王丕礼镇定地答道，“放心吧李政委，我会把三四二团带上去的！”

——十几分钟后，王丕礼率领三四二团向东开进。为了保证行军速度，王丕礼亲自在前面带队。部队卸下辎重，轻装急行军。

山路崎岖。星光稀薄。寒风从北边峰峦一带袭来，刮得人脸生疼。洗月里甫山一带的枪炮声停歇了，只偶尔响起一两声冷枪。王丕礼走在前卫连的最前边——这位抗战初期入伍的青年指挥员迈着曾经南北转战过的双腿，虎虎生风。渐渐地，身上被汗水浸湿了，衣服紧贴着皮肉，但是寒风袭来，又把身冒出的热气变成冰霜，在眉毛、胡髭和帽檐上结了一层冰壳……虽说王丕礼下令部队不许跑步，只能大步急行。但由于前边走得快，时而爬坡越沟，后边队列难免出现奔跑跟队的情形。走了一阵，战士们已是气喘吁吁了，不少战士解开棉衣，让冷风吹着势气蒸腾的胸膛……一阵急促的马蹄在山涧轻脆地敲响，蹄掌击石溅出一溜火星——师政委李伟策马赶了上来。他对三四二团能否今夜接下阵地有些放心不下，从后边师指的队伍中催马赶上三四二团的队列。当他一看部队不时跑步跟进，一个个累得呼呼直喘，很有些担心：部队拖垮了怎么办？到了预设阵地不是去休息，是要作战！

李伟向一个营干部询问王丕礼的位置，回答说，政委在前边带队。李伟快马加鞭赶到前边，鞍马拦住队列：“王丕礼，你应该让部队休息一下，不能拖垮了！”

王丕礼一听就火了，心想：你布置了任务，我保证完成就得了，为什么如此不放心？他直通通地把李伟顶了回去：“这个你别管！完不成任务是我的事，你处罚我！休息不休息我们掌握。”

李伟深知王丕礼的为人：情格直爽，爱发脾气，急躁……不过，眼下也许王丕礼是对的，上级指挥员不应过于具体地干涉下级指挥员的安排……在众多战士的注目下，李伟承受了一个下级指挥员的顶撞，停马侧立路旁，看着王丕礼率队大步走过去。这时，他在此之前的不可避免的种种担心似乎都被王丕礼给“顶”跑了——王丕礼立了军令状：完不成

任务你处罚我！这句话显然是李伟愿意听到的……——凌晨两点四十分，比原定时间提前二十分钟，三四二团赶到了京安里。王丕礼察看了地形，命一营守卫京安里以北阵地，二营守备在岩月山一线，团指和作为预备队的三营设在岩月山以北阵地。部队进入阵地后，马上抢修工事，准备战斗。

天亮后，王主礼带着两个参谋上了岩月山，检查二营的工事。那时，东边天际已现出最初的朝霞，在生满松树的山峦后边，太阳已露出半个红桔似的脸。一片移动的乌云渐渐将太阳遮住，却有两束强烈的光线从云隙里射出，穿透晨霭，投向乌蒙蒙的森林。远远看去，那两条光束好似劈开云空、斩断森林的两柄长剑。

年轻的二营教导员向王丕礼报告，岩月山主峰由五连守备，六连在前沿，现在正枪修工事。

“前沿配备多少兵力？”王主礼问。

“六连二个副连长带一个加强排守在那里”，教导员眨动着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看得出来，由于彻夜的行军，他脸上的汗渍泥淤并不比任何士兵少些。

王丕礼举起望远镜向六连前沿阵地望去：灰蒙蒙的晨雾里，战士们正挥着小锹加修工事。四野似乎很静，几只灰褐色的山鸡扑噜噜从六连前沿谷地深处惊起，在晨空中啧啧鸣叫着。从静静的晨雾里，渐渐涌动起一阵尘埃……接着，轰隆轰隆的发动机声震碎了黎明的寂静。尘埃涌动着，升腾到半空——从尘埃中，一溜坦克冲出，直向六连阵地开来！

“坦克！”王丕礼叫道，“妈的，有五十多辆！告诉六连注意隐蔽！”

话音刚落，爆炸声轰鸣——几十辆坦克猛轰六连前沿阵地，阵地顿时笼罩在一片火光烟雾中，战士们刚刚修成的工事顷刻间被摧毁。硝烟里，一个战士被炸飞的胳膊连同步枪一起被抛到半空……“让这个加强排撤下来！”王丕礼命令道。

然而晚了——电话线被炸断。短短五分钟，一个加强排全部折损……王丕礼在望远镜中向六连前沿观察，已看不到战士的身影了，然而炮火还在持续地猛轰阵地，坦克肆无忌惮地开近前沿……王丕礼急得在地上团团转，骂着：“妈妈的，一个加强排报销了！一个加强排！”

这时，从前沿阵地山梁上下来两战士，一个是轻伤号，胳膊挂了花，另一个是前去送信的通信兵。那个轻伤在肩上扛着一只九零火箭筒，王丕礼看见，怒从心起，大喊道：　　“你们过来！”

那个战士扛着火箭筒摇摇晃晃走过来，在团政委面前站下，嘟囔着：“敌人坦克太厉害啦1我们工事还没修好就……”

“厉害个屁！”王丕礼骂道，“你扛着火箭筒怎么不打坦克？你还有脸下来？”

“我……”那个战士支吾着。

“胆小鬼！”王丕礼骂着，上去给了那个战士重重一耳光。

那个战士面对暴怒的团政委，又惊又愧，不知所措地用手捂着脸。

发火过后，王丕礼又感到后悔：敌人火力太强，又怪不得战士……几只九零火箭筒面对五十多辆坦克又能怎么样呢，王丕礼急于要到一营阵地检查工事——一营工事如修不好，在敌人坦克炮火猛轰下也会遭受同样的损失。他命令二营教导员，尽可能坚守岩月山主峰，在部队可能遭到很大伤亡的情况下，再撤向第二线阵地……然而，当天下午，当他从一营阵地返回团指挥部后，接到二营电话，禁不住又怒从心起。原来，二营在撤出岩月山阵地时，未能来得及处理烈士的遗体……王丕礼非常清楚，不妥善处理烈士的遗体，也就是说丢弃战友尸体，将会给部队士气造成无法估计的影响。从红军时期，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部队都有后运烈士遗体或就地掩埋的习惯做法，这几乎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除非在付出更巨大的伤亡的情况下，部队是绝不能丢弃战友尸体的……“你他妈没打过仗？”王丕礼在电话中向二营营长吼道：“为什么不掩埋烈士尸体？”

“情况危急……来不及……”对方解释道。

“你少给罗嗦！今天晚上你们组织反击，给我攻上岩月山，夺回烈士遗体！完不成任务我撤了你！”王丕礼叫道。

“是！今夜组织反击！”

……当晚，二营组织四连夜袭岩月山。副连长李茂率领全连踏着积雪悄悄摸上敌人阵地。敌人在酣睡中被枪声惊醒，乱作一团。战士们猛

打猛冲，将敌人从山头击退。一面组织防御敌人的反击，一面挖坑掩埋白天牺牲的战友。几个小时后，四连毙敌数十名，将战友遗体掩埋好，胜利返回二线防御阵地……在与牺牲战友分别之际，他们来不及悲痛与流泪，一切进行得是那么紧张而又匆忙，甚至不会掠起那种念头：也许下一次战斗，将轮到其他活着的战友来掩埋自己。在激烈残酷的战斗中，属于个人的瞻前顾后和伤感而来的怯懦与这些战士无缘。他们默默地为战友添好最后一锹上，之后头也不回地撤离，而那些捐躯的勇上们，便永远地长眠在了南朝鲜的土地上……——他们牺牲的日子是一九五一年的春节。

——历史将会铭记这些无名勇士们。

以后年复一年，冬去春来，当人们在和平的日子里，在彻夜不停的爆竹声中，为春节的来临而举起欢庆的酒怀时，从汉江南岸活下来的幸存者会忆起五一年春节那宛如鞭炮般密集的枪声和炮声，会为那些当年长眠在异国土地上的战友们默默祈祷……这个时候，他们会想到，那最后一坯投向死者年轻面庞上的泥土该是多么的冰凉……　　三——这是梁兴初等人从沈阳集训回来的第二天……在权作三十八军指挥部的那问低矮的民房里，聚集着该军的师以上主要领导同志。他们之中一部分是刚刚去沈阳集训而又匆匆赶回来的；另一部分则是一直留在前线指挥战斗的首长——这些人几乎都是军师的政治委员。

会议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了，室内烟雾腾腾，人们还在一个劲儿地喷云吐雾。

梁兴初背靠墙上悬挂的一幅汉江南岸防御作战地图，紧锁双眉沉思着……地图上用各种红蓝符号将敌我双方态势标示得一清二楚：从一月二十五日开始，我方的阻击阵地与敌人的攻击出发地；继之，我方退入二线防御阵地后的布势……现在，五十军与人民军一军团将于今夜撤至汉江以北，三十八军将重新部署防御阵地……敌咄咄逼人的态势一目了然——从南到西几个方向上伸出的巨大蓝色箭头逼指三十八军红色的防御阻击线……此刻，从梁兴初的正面看，——那弧形的红色阻击线正好在梁兴初的双肩上形起一个半圆，而敌方巨大的蓝色攻击箭头好似插向梁兴初肩膀和头颅的几柄利剑……这情景自然产生了一个问题：梁兴初那一副瘦削的双肩能否承担得起敌人重兵集团的巨大压力？

据刘西元政委汇报十几昼夜的战况，梁兴初等更感到压力之甚：我守卫一线防御阵地的一一二师从一月二十五日以来，顶住了美二十四

师、骑一师、英二十七旅等数倍于己的兵力的进攻……敌人在炮兵、坦克和空军的掩护下，由阳智里、利川，杨村里线以七路兵力向一一二师扼守的堂谷里、大岱里、揪谷里、支石里、松温村线攻击。双方经过反复争夺，激战六昼夜，一一二师始将第一线阵地堂谷里、泰华山、天德蜂等地放弃，转人二线固守，随后，为加强一一二师力量，志司命一一三师提前于二月一日南渡汉江，急结于京安里、龙头里以北以东地区，并以三三七团配属一一二师在东官厅、陶雄里、悦美里，外杜陵之线与北犯之美骑一师、美二十四师等部激战至今……在这十几昼夜的残酷战斗中，敌人飞机与坦克大炮的轰炸使阵地沦为一片火海，炮火犁松了山头每一寸土地——这给我方守备部队造成了极其惨重的损失。一一二师之三三六团、三三四团付出了巨大牺牲……后投入的一一三师亦损失很大。特别是，兵员无法及时补充……现在，接韩先楚电报，五十军和人民军一军团今夜将撤至汉江以北组织防御，由此，三十八军的防御阵地更加突出，敌人为策应西线，必将向三十八军阵地施加更大的压力……梁兴初意识到：有史以来，三十八军最为残酷，激烈的战斗已经来临了……梁兴初扔掉吸得已诀无法掐住的烟蒂，踱到窗前，一把推开窗户。寒冷的空气突然涌人，在室内弥漫的烟雾里象卷起一般激烈的旋风。太阳已升起很高，在稀薄的云层里，发出惨白的光线，似乎阳光毫无色彩……从南边方向和东部一带，传来持续不断的沉闷的爆炸声——部队仍在与敌激战……一发炮弹落在几百米外的山谷，轰然炸响，腾起一阵烟雾，随即有一般烧焦的树木的怪味儿彼风吹来。炮弹近距离的爆炸，使梁兴初又一次意识到军指挥所离前沿阵地很近，然而他想到的不是指挥所面临的危险，而是全军必须树立的决胜的信念：军指挥所就在你们的身后，全军将士决不后退！

在残酷的战斗进行中，指挥员的意志与信心直接关系到部队的士气。在这种关键的时刻，需要的是上下一致的决心和由之而产生的战胜任何困难的勇气，切忌埋怨、消极的情绪。梁兴初已察觉到，在部队伤亡惨重，弹药、粮食奇缺，兵员无法补充的情况下，已有一些指挥员开始叫苦，甚至提出是撤还是守的问题。有的干部发牢骚说：“上边还要不要咱们三十八军啦？把咱们四野的王牌主力全打光吗，哪有用主力部队与敌人拼消耗的？”也有的干部讲怪话：“要是林总指挥的话，哪能舍得这么使三十八军，把部队骨干全打没了……”

梁兴初警觉到：这种带有浓厚的山头主义色彩的牢骚话，如不坚决制止，势必象涣散部队士气的毒素一样蔓延……想到这里，梁兴初猛然从窗前转过身，清了一下嗓子，下决心说道：“……好了，大家反映的困

难我都清楚了，当然你们比我更清楚……我们需要的是冷静和信心！关于粮、弹运输问题，我已责令军工兵连限期修复被敌机炸毁的汉江大桥，把前沿急需的粮食弹药枪运过来……问题最大的是兵员的伤亡太重，无法补充。不过，要不了多久，在安东集训的补充兵员就会分下来……各师团指挥员要注意有意识地保存一些骨干，在阵地上战斗人员打光之前，尽可能从排长、副排长，连长、指导员和营长、教导员当中，抽一个下来……将来新兵补充进来，没人指挥了怎么行？但，无论困难有多大，也要守住阵地！咱们三十八军就是这样：上级交给的任务坚决完成，没有二话！为了保证东线部队胜利出击，三十八军就要血战汉江南岸：决心已定，在上级没下撤退命令以前，谁也不许再提撤字！……室内静悄悄的，南边的爆炸声不断传来，显得十分清晰，甚至小屋在爆炸中微微颤抖。梁兴初讲完上述话后，铁青着脸的瘦削的脸上颧骨好似两座凸出的山丘……军长的情绪显然感染与震慑了在座的军师指挥员们，大家一声不吭，面色冷峻而严肃，一种悲壮的情怀瞬间在每个指挥员胸中升腾：军长决心已下——这意味着一场更加残酷的大血战，意味着一种不惜血本的拼搏！

“……你们都知道，我是个铁匠出身……”梁兴初这次缓缓开口，若有所思，“我知道，打铁是怎么回事——这一回，部队可是放在铁砧上啦。是好铁，越打越结实；要是铁渣，越打越糟……下面让江副军长给大家讲讲调整各师团防御阵地的部署，还有防御战中应该注意的兵力和火力配备等问题……”

——在不断传来的爆炸声中，江拥辉副军长面对作战地图，简明而清楚地向各师指示调整后的防御部署：“……一一四师师指设下道马崎，三四二团重点扼守三五零点三高地；三四零团守道马峙、光池院、上山里……一一二师师指武甲里，三三四团武甲里山东北沟，三三五团指元团里北沟，三三六团新月里东高地、武早里南山与武甲山……一一三师师指圣德里，三三七团鹤谷里、石坪里……三三八团旺仓里、薄子峰，三三九团下品里、内杜陵里……”四“他娘的，老子得把二连的阵地夺回来！今天晚上就出击，夺回来！……”

——在三四二团一营扼守的三五零点三高地主峰一侧的营指挥所里，营长曹玉海用拳头敲着炮弹箱子上铺的地图吼叫着。这是个瘦高个子、麻脸的山东汉子，说起话来斩钉截铁。

……这天清晨到下午，敌人在坦克掩护下，从三面攻击二连守卫的前沿阵地，坦克、大炮和飞机将成吨的钢铁倾向二连阵地，轰得山头遍

布弹坑，没有一处完整的工事……到曹玉海下令让二连撤至三五零三点三高地主峰时，二连已剩四个战士，被炸断双腿的班长潘学仕宁死不让战士背下阵地，用机枪掩护其他几名战士撤下，最后拉响手榴弹，与冲上阵地的敌人同归于尽……曹玉海是个屡建战功的战斗英雄，是条不服输的硬汉子，他打定主意，亲自率领守卫主峰的三连出击，夺回二连阵地。

“夺回来！一定夺回来！”曹玉海阴沉着脸，再次低沉地喊道，有如一只受伤的猛兽，在电话机旁转来转去。

“二连工事全被摧毁了，”副营长冷静地分析道，“今夜夺回来，明天也难守住，只能增加伤亡……”

“不用你去！我去！”曹玉海吼叫着，“我亲自带三连反击！夺回来……”

“还是请示一下团里吧……”副营长提醒曹玉海。

——请示是必不可少的，但结果却令曹玉海意外。当他在电话里，向团政委王丕礼激动地陈述他即将实施的夺回二连阵地计划时，王丕礼——脾气急躁并不亚于曹玉海的团政委却告诫他要冷静，不能意气用事……“……曹营长，你听清没有，二连阵地不能恢复……”

什么？丢失了的阵地不用恢复？政委是怎么啦？曹玉海拿着电话筒直发愣、甚至怀疑自己听错了了。

“喂，喂，曹营长，”．王丕礼的声音在电话里传来，“明天敌人将大规模出动，向你们的主峰进攻，你得赶快部署一下……”

“让敌人送死来吧！”曹玉海愤愤他说，“我早就等得不耐烦了！”放下电话后，曹玉海从掩蔽部走出，登上高地主峰。主峰前边不远就是三连的阵地——距营指挥所不过五十多米。一般来说，营指挥所与连指挥所是有一定距离的，但是这次曹玉海一踏上三五零点三高地，就决定把营指挥所设在前边，以便在最紧急时刻亲自指挥三连作战。曹玉海非常清楚，在前几天的二营扼守的岩月山阵地失守后，他的一营防守的阵地侧翼暴露，显得更为突出。而且，三五零点三高地位置十分重要，距高地不远的山上就是利川通汉城、龙仁通汉城、水原通汉城的三条公路的汇合点。而对面京安里的守敌，是美骑一师。曹玉海深知，三五零点三高地绝不能丢，结局必将是历经血战而死守到底。他感到责任重大，不

敢有丝毫疏忽。他把营指挥所设在高地主峰上，那就意味着，营部将与守卫主峰的三连并存亡……曹玉海登上主峰后，倚在一处岩石后向前寻望，看见三连阵地上，战士们正在抓紧时间加固工事……他举起望远镜，向刚刚才失守的二连阵地望去。阵地上遍布弹坑，被炮火炸断而烧焦的树木还在冒着缕缕青烟……那些身材比较高大而显得笨拙的美军士兵正在修筑工事。还有一些敌兵聚在一起拖运着什么沉重的东西——曹玉海料到，那是敌人在拖运伤员和死尸……果然，山下公路上，停着几辆卡车，一个军官模样的人朝山上挥臂喊叫着……西南方向山谷里扬起一阵阵烟尘，伴有坦克轰鸣的沉重声响——显然，敌人正在调动兵力……阳光渐渐暗淡下来。西边的太阳象一团燃烧的火球向山峦后面跌落，同时将血似的光线泼洒在刚刚激战过的山头，阵地上蒙了一层暗紫色……“看明天啦……”曹玉海喃喃自语道，一放下望远镜。

是的，明天，明天将是血写的日子……曹玉海回到营指挥所，教导员方新也刚从一连阵地检查工事回来，正和副营长姚玉荣交谈着，神色十分紧张而严峻。

“都知道了吧？”曹玉海问方新。

方新默默点了点头。这是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年轻干部，白白的脸上带有几分书生气，做工作却非常扎实老练，不辞劳苦，曾被上级授予“工作模范”的称号。

“团里为加强主峰阵地，决定今晚从警卫连抽两个排补给三连……”方新告诉曹玉海，“刚才王政委又来电话，让三连抽下一个指导员，各排抽下一个排长和副排长……保存下来……以后……”

“照办！”曹玉海眉头二扬。

“营长，咱们得赶紧开一个营常委扩大会，研究明天的对策……”方新说。

“开饭喽——”警卫员一声喊，用一只铜盔端回了大米饭。看得出来，米饭毫无热气，显得冰凉。没有菜。

——每天的饭，都是炊事班在山下隐蔽处做好，然后送上来……冰天雪地把饭送上山，早已凉透了……警卫员把盛饭的钢盔在几块石头上架起，找些柴禾要热饭，却被曹玉海制止。

“别热了，就这么吃吧！”

“太凉了，营长……”警卫员有照顾首长的责任。

“阵地上，战士们都经常吃不上饭……”曹玉海摇头道，“有些战士把雪和炒面和在一起包在布里压扁，然后揣在胸前捂热吃，叫它是自制的热蒸馍……咱们得多想想战士呀！”

曹玉海、方新等蘸着盐末儿吃了这冰块般的凉饭……饭后，曹玉海抽着前几天团长孙洪道从沈阳集训回来时带来的“大生产”烟，教导员方新则开始烧毁一些文件、电报——火光映着方新的脸，显得平静而庄严。他们等待前来开营常委扩大会议的连长、指导员们……当晚，会议结束盾，方新赶到三连参加党员大会，并带领三连全体党员宣誓，那时，夜凤吹拂着战士们染满硝烟和泥渍的脸，低沉有力的宣誓声似重锤敲击着夜的苍穹……“……我们是钢铁的部队，我们是钢铁的英雄。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我们是共产车义战士。……三下江南，四保临江。血战四平。克锦州，打天津。广西千里大进军……我们的旗帜上永远大写着：胜利！胜利！……为了保卫新中国，为了保卫朝鲜人民，为了保持一营的光荣，誓与阵地共存亡！誓与阵地共存亡！！誓与阵地共存亡！！！”

……天刚蒙蒙亮，敌人便以排炮猛炸阵地。惊天动地的炮声把太阳震出了东山。阳光显得那么胆怯而柔弱——在连续升腾的硝烟，尘埃和随着爆炸崩起在半空中的石块、木桩，枪械零件和树枝的搅扰里，阳光失去了颜色。

隆隆炮声中，美骑一师以一个团的兵力，在五十多辆坦克、五十多门榴弹炮和二十多架飞机的掩护下实施对一营主阵地的攻击。

营指挥所里，三连连长赵连山大喊叫着向曹玉海汇报作战部署，然而他的声音在不断爆炸的炮声中还是显得很弱：“……一排二十几个人在东西两个山头背后，炮排的两门炮设在主峰后侧的小山上，二排做预备队……制高点放了监视哨——藏在石崖底下，监视敌人动向……”

……敌人几次进攻部彼三连击退，阵地前被击毙的敌人横陈竖卧……有二百多具……为减少人员损失，敌人再次动用榴弹炮、坦克和飞机，向三连阵地狂轰滥炸——铺天盖地的炮弹和炸弹倾泻在狭小的阵地防区，摧毁了一处又一处防御工事，给三连造成很大伤亡。

曹玉海在营指挥所里守着电话杨，狠狠地吸着烟，两眼充满血丝。三连连长赵连山向曹玉海和方新汇报阵地情况：“……伤亡太大，只剩几十个人……营长，得要求补充兵力！”

外边爆炸声不断，掩蔽部的洞子被震得直摇晃，随时都可能坍塌。土沫刷刷落下。曹玉海丝毫没理会不断下落在头上、肩上的土沫，一个劲儿地吸着烟。他知道，严重的时刻来到了，阵地上三连只剩几十个人，而全营也只剩半个班的预备队了，刚才团长孙洪道在电话里告诉他，二营、三营阵地也打得很激烈——这意味着，团里也很难抽出兵力支援一营……只能充分发挥现有人员的战斗力，集中使用所剩不多的弹药，击退敌人下一次的进攻。”

“赵连山，我把营里的预备队——半个班都配给你！”曹玉海声音沙哑地对三连连长说，“要尽可能依靠现有力量，坚守下去！”

“敌人和咱们拼钢铁，咱们就得凭意志和智慧……”方新叮嘱赵连山。

炮弹从掩蔽部上方尖啸着掠过——敌人的炮火已向我阵地后方延伸……“营长，教导员，我上去啦！”赵连山猫着腰从掩蔽部钻出。奔向主阵地。

敌人炮击刚一停，在山背面石崖下隐蔽的战士们便冲上阵地。敌人如黑压压的羊群分几路向山上围攻。赵连山调动兵力，采用正面反击和迂回敌人侧后突袭的办法，又一次将敌人的进攻击退……于是，敌人又一次用炮火猛轰三连阵地。几十辆坦克停在也下，不时吼叫着，向山上轰击，随着坦克的炮击，那庞然大物便全身猛烈地抖动，震起的尘埃弥漫在半空……山下公路上，美军汽车往来奔驰着，运送弹药和兵员……同时拉走伤号和死尸。远处内坡下，敌人士兵一堆堆围聚在一块儿休息，有的吃东西，也有的扬起酒瓶向口里倾倒威士忌——在坦克、大炮和飞机的轰炸中，等待着下一次进攻……阳光照在这些敌兵的头盔上，闪出一串串晃动的亮光。忽然，从一辆装备扩音机的坦克里，响起一个操“京腔”的女人浪声浪气的汉语广播：“中共士兵们，你们快投降吧……你们的老婆在家还不起账，你们却在外国送死……投降吧，联合国军优待你们……”

在隆隆的炮击声中，女人，播音时高时低，断断续续地传到三连战士隐蔽的背坡石崖下——阵地的防炮洞早已全被摧毁，战士们打退敌人

进攻后，便到石崖后躲炮，炮击一停，再冲上山头阻击进攻的敌人。

“美国佬从哪儿搞这么个会说中国话的娘们儿？只怕是从台湾的窑子里拉来的婊子吧？”一个战士抱着枪，笑呵呵地说，“有本事冲呀，叫个老娘们广播有个屁用！”

这个战士满脸被硝烟和尘土染得黑乎乎的，笑着说话时，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

“美国兵真熊蛋！咱的手榴弹一响，就象木柱似地往下滚，气坏了那些督战官！”三班长涂金开口道，他的身上几处负伤，全身染满血迹，活像一个血人。

靠在涂金旁边的另一个战士，小腿被子弹穿了个窟窿，他正从撕烂的棉衣上拽下一块块棉花捂盖伤口——鲜血汩汩流出，很快把棉花浸透了。他为了不让棉裤腿磨擦伤口影响作战，干脆拔出刺刀，把裤筒割开，让小腿露在外边。

其他战士们有的在互相包扎伤口，有的在检修机枪和迫击炮——在这残酷的战斗间隙，他们忘记了饥饿，忘记了死亡，人在阵地在的信念鼓舞着他们，怯懦、犹疑、恐惧在勇士们的心中没有一丝余地。

敌人炮火再次延伸后，三班长涂金大喊一声“走哇！”带头奔上前沿阵地。

——敌人的进攻又一次被击退了。

午后，团长孙洪道向梁兴初军长直接求援，希望能拨给三四二团一个营。梁兴初在电话中问他还有多少人，孙洪道说，全团只剩下一百多人了？在战斗最激烈的三五零点三高地，只剩下三十多人了。但是，梁兴初一时拿不出预备队支援三四二团，命令他们依靠现有力量，坚持到下午三点。孙洪道立刻给一营营长曹玉海打电话询问战况。

“团长，情况是很严重！”曹玉海沉着地告诉孙洪道，“阵地上人越来越少，不过请团长放心，只要我曹玉海在，就要守住阵地！”

正在曹玉海与孙洪道打电话时，营部通讯员突然跑进掩蔽部，上气不接下气地报告：“营长，敌已从后边迂回上来，包围了营部！”

曹玉海浑身猛地一震，他意识到，最后的时刻来到了。他匆匆向团长告别道：“团长，敌人包围了我们营部！我跟你告别了！团长！”

孙洪道顿时明白了即将发生什么事，他在电话里吼着：“曹玉海，你听着！实在不行你先撤下来，天黑以后我给你调兵反击！不能蛮干！”

“敌人离我们太近了，我走也走不开！再风啦，我的好团长——”曹玉海大喊了最后一句，扔下电话，冲出掩蔽部。

孙洪道听见电话筒掉落的哐哐响，一愣，连喊：“曹玉海！曹玉海！”却再无回音了。

曹玉海，这位解放战争后复员到地方工作的战斗英雄，在部队赴朝参战途经武汉时，闻讯找到部队，坚决要求随老部队赴朝作战……为了不牵累未婚妻，他甚至拒绝了武汉东湖疗养所那位女护士对他的一片痴情……想到曹玉海在武汉要求归队的情景，孙洪道这个身经百战的铁汉子，忍不住泪水横流，最后放声大哭！

“曹玉海——”孙洪道哭喊着，撂下电话，向团指挥部外边跑，被政委王丕礼拦腰抱住。

“你放开我！”孙洪道吼着，“我得亲自上三五零点三高地，放开我！”

“老孙，咱们的团的任务还很重啊……防御战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王丕礼死死抱住孙洪道……——曹玉海牺牲了。当他率领营部几个战士向黑压压涌上来的敌人反冲击时，不幸中弹……战士们高喊着为营长报仇的口号，再次将敌人压下山去。

阵地上暂时宁静下来。空中，几架敌人侦察机在盘旋。阵地上，只剩下教导员方新、三连长赵连山和二十几个战士了……他们抓紧战斗间隙，又掩埋了几位牺牲的战友：三班长涂金、八班长申德恩、六零炮手傅国良……他们把战友的遗体轻轻放在被毁的掩体里，用圆锹铲起被炮火烧焦的土将战友一一掩埋……十几分钟后，敌人再一次成群涌上山来。连长赵连山率领战士们沉着地向敌人投弹，射击……敌人倒下一批又冲上来一批……赵连山眼看阵地要被敌人占领，急忙命令通信员去把担任预备队的二排调上来支援。但是半天也不见人来，最后，只有二排五班长马喜才一个人从山后跑来。原来，二排战士们在向主峰运动时，被敌机发现，一阵扫射和轰炸，几十人全部阵亡，只剩下五班长马喜才

一人奔上阵地。

“打呀！二排同志上来啦——”看到五班长上来，战士们高兴地叫喊起来。

“你们二排都上来了吗？”赵连山问五班长，“人呢？在哪儿！”

“有我在！我有四颗手榴弹，我就代表二排！”马喜才不想把二排全部阵亡的消息告诉连长。

顿时，赵连山明自了。他什么也没说，从马喜才手里要过一颗手榴弹，走到教导员方新面前。那时，方新坐在一块石头上，默默无声。

“教导员，你快点下去吧！离开阵地……”赵连山声音颤抖着劝教导员撤离，“阵地上就剩最后几个人了，你快走吧……”

赵连山连说几遍，方新只是默默坐着，一言不发，好似什么也没听到。

激烈的枪声响起——敌人又冲上来了。

“教导员，你快下去！再见啦——”赵连山喊了一声，提着手榴弹弹冲上阵地前沿。

赵连山一走，方新立刻带着两个通信员和一个电话员上了前沿。当他刚刚跑上阵地，一颗炮弹落在他附近，他连忙卧倒，顿时觉得左腿披什么东西狠命一击，先是钻心的巨痛，稍倾便麻木了。他低头一看，大腿左侧靠胯骨部位被弹片击中，鲜血直流。

通讯员要背方新下去，方新执意不肯，一把将通讯员推开，挥枪向敌人射击——那时候，枪声似刮风，战士们一个接一个倒下……然而，方新什么也没看见、没听见，他的全部听觉和视觉都集中在蜂拥包围上来的敌人那里……敌人逼他越来越近，他将手枪最后一颗子弹射出，击中一个高个子敌兵——那个敌兵象一堵墙似地倒下去。之后，方新拣起一颗迫击炮弹，两手紧抱着炮弹飞身冲入敌群……敌人一个个惊得呆若木鸡，旋即，一声惊天动地的轰响，伴着阵阵敌兵的惨叫在血色黄昏中久久回荡……

一

在三十八军血战汉江南岸、阻挡美军重兵集团进攻的掩护下，担负东线反击作战任务的各部队正星夜兼程由休整地向预定出击地域开进。至二月十日，除人民军三军团因休整地距作战地域过远尚未赶到外，其余各部已大体就位。还在各部开进途中，彭德怀司余员就分别向邓华集团和金雄集团发出指令，鉴于汉江南岸之五十军和一军团已撤至北岸，敌西线进攻矛头已压向三十八军，该军坚守原阵地已历二十多天，伤亡甚重的情况，邓华集团和金雄集团各部决不能迟于十一日晚向敌发起攻击。

在此之前，二月七日，彭德怀司令员曾就反击横城一带敌人的作战部署方案征询各部意见，西线韩先楚电报认为，应先集中主力歼灭进至砥平里一带之敌，如横城、原州之敌南逃，则由金雄集团负责尾追……韩先楚认为此方案有以下好处：可使部队不致在横城运动时过分疲劳；避免主力分散作战；而且，砥平里紧靠近西线三十八军防地，东西两线战场可以互相依托，配合作战。东线邓华电报则认为应先打横城之敌，理由是：砥平里一带美二师两个团与二十四师一个团已靠近，不易分割，而横城一带伪八师正在运动中，另有伪五师及美空降一八七团、美七师一个团，敌虽数量多，但伪八、五两个师战力较弱，可以先打横城之战，吸引砥平里之敌东援，再以三十九、四十军主力从运动中歼灭之。

在韩先楚、邓华及各军对东线作战方案发来不同意见电报的影响下，彭德怀司令员举棋不定，于八、九两日两度变更决心：八日下午，彭德怀决定应先集中三个军主力首先歼灭砥平里附近地区之敌，但当日深夜，经再三考虑，又觉得先打横城地区之敌把握较大。九日晚在韩先楚再次来电陈述应先打砥平里之敌的影响下，彭德怀又决定还是先打砥平里。然而，东线作战毕竟由邓华负责指挥，邓华则坚持先打横城之敌……几个小时后彭德怀又于深夜给邓华发出如下电报：“两电具体部署有若干差别，究成如何打法，由你最后决定。”

于是，横城反击战拉开幕。

自十一日黄昏开始，在横城一带方圆百余公里的地域内，担任反突击和穿插堵截敌人的我邓、金集团各部队，经过短促的炮火急袭后，便踏着半尺厚的积雪，乘夜幕的掩护向横城之敌发起猛烈攻击。

担任主攻任务的我四十军一一八师以迅猛的动作突破敌前沿阵地，之后直捣敌人心脏，将伪八师的部署全部打乱。四十二军突破后，不顾一切困难向东发展。配属四十二军的三十九军一一七师一夜猛进七十公里，插至夏日、鹤谷里地区，将横城西北地区伪八师退路切断，造成围歼该敌之有利态势。在我一一八、一二零、一一七、一二四师构成对伪八师的严密合围后，共同向该敌发起猛烈突击，于十二日将伪八师三个团全部歼灭。金雄集团所属第五、第三、第二军团各部自横城以东突破敌阵后，迅速歼灭伪三、五师各一部，前出至横城东南地区，有力地配合了邓集团的反击作战。

但是，由于我方反突击作战准备仓促，事先未察明伪第三师已进至横城东北地区，所以，我第六十六军反击时即与伪三师发生遭遇战因而在红桃山、国士峰一线受阻，加之该军又未能集中两师兵力全力向横城以南预定方向突击，迟延了到达预定地域时间。同时，已进至回岩峰之第四十军一二五师未渡过蟾江阻截逃敌，致使横城地区之美二师一部，伪八师师部及伪第三师大部得以南逃……横城反击作战至十三日晨结束。我军一昼夜间即前进二十至三十公里，一举歼灭大量敌人并收复横城。此役共歼灭伪第八师三个团、美二师一个营、四个炮兵营及伪第三、第五师各一部，约一万二千余人。其中，生俘美伪军约七千八百余人。

横城反击作战的迅速胜利，使我方指挥部滋生轻敌观念，接到部队报告，石谷里农乐美二师九团撤退、原州一带李承晚军亦准备东撤，便判断为敌人将南逃，准备在敌人选跑时从运动中予以歼灭。因此，在攻击砥平里之敌作战时，未能集中优势兵力及增强打援的兵力，虽以四十军之一一九师、三十九军之一一五师、四十二军之一二六师共三个师将砥平里之敌包围并将其压缩在不足两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区内，但由于部队建制紊乱，攻击协同动作差，亦无强有力的炮火支援，致使砥平里的攻歼战未能奏效，与敌形成对峙…………二月十五日中午，在砥平里以北一个名叫桂亭里的小村庄附近山坡的树林里，三十九军指挥部诸位将领一个个焦虑不安。军长吴信泉、副军长谭友林等一个劲地抽着烟，神色激动地争论着作战问题。附近松树林的空地上架着电台，报务员头戴耳机紧张地工作。再远一点的沟岔里，军部炊事班正在支着行军锅，为首长们煮一点儿充做午餐的土豆……正午的阳光透过墨绿的松树枝叶射进林中空地。南边砥平里方向不断传来炮弹爆炸的巨响。由于炊事员们挖了几条散烟道，因而松林上方并未出现炊烟——在敌机不时盘旋寻找目标的情况下，任何一点疏忽都会遭致莫大的损失。小心，谨慎的军指

挥部白天为躲避敌机轰炸来到山坡松林里指挥作战，夜晚才进至没有灯火的小村庄。

“你看看这个行进中攻击的路线！”吴信泉用手敲着铺在炮弹箱子上的作战地图，不满之情溢于言表，“一一五师、一一六师先是奉命东进，到龙头里集结，还没有集结，又奉命南进，做横城战役的预备队；横城作战结束，又命一一五师西进，从东边攻砥平里……你看看，先向东，又向南。又向西，部队在大山里疲于奔波，绕了一个大圈子，拖都要拖垮喽！”

“三个师打抵平里，各打各的，没有统一的进攻指挥……三个师隶属于三个军，你打我不打，我打你又不打，这怎么行！”谭友林副军长摇头道。

的确，自从二月六日三十九军由议政府一带向预定集结地域开进以来，吴信泉一而再、再而三地对一些作战部署问题感到不可理解。当时部队白天隐蔽，晚上行军，一路坡高崖陡，甚至连马匹都丢在后边，只能徒身从没有路的山崖下“坐滑梯”似地往下滚。然而，就在开进当中，到底是先打横城还是先打砥平里却悬而未决，使他感到心中无数。原指示三十九军在龙头里集结，然而还未等一一五师、一一六师与军部和一一七师集结，十日黎明前，一一七师在行进间就奉命配属四十二军，担任向横城西北兵日、鹤谷里的穿插任务而继续东进。名义上一一七师归四十二军指挥，实际上又办不到。横城之战胜利后，邓华命四十军和四十二军各派一个师包围砥平里之敌——这两个师由北面和西面包围砥平里，而东面和南面则无部队包围，以至令一一五师长距离南进，又绕向东，从东面仓促攻进砥平里。而一一六师负责打骊州、原州向砥平里增援之敌，却在运动中与美二师在注岩里遭遇受阻，难以实施预定打援部署……本来邓集团指挥部规定十三日晚向砥平里发起攻击，但由于一一五师距离远，部队疲劳行军，绕至砥平里以东已是十三日深夜。一一五师攻击马山之敌时已经是十四日凌晨，当时部队以为已经到达砥平里，但当打下马山和望美山时，才发现砥平里还在西南方向。而此时砥平里西边和北边均无枪炮声——四十军一一九师和四十二军一二六师上半夜攻击受挫已暂停进攻。吴信泉很难理解战役指挥部为何不规定统一的进攻时间，以至形成各打各的，没有协同，力量分散。昨天整整一天，砥平里之敌为夺回马山制高点，集中重炮和坦克炮向马山不停歇轰击，并几次派部队向马山攻击。我一一五师始终坚持守卫马山，以利夜间向砥平里发起攻击。据报，一一五师守马山代价极大。三四三团二营王少白营长给团长王扶之打电话时流了泪，哭着说，他的营死伤三分之二，基

本打光了，要求撤离马山。吴信泉知道，二营王少白营长是个战斗英雄，很能打仗的……从报告中，吴信泉想象到战斗多么残酷。但是，没有上级的命令，只能死守——马山丢了，砥平里还怎么打？部队白天死守马山，夜里再组织向砥平里进攻，疲劳力弱可想而知。就这样，一一五师还是发扬勇猛善战的战斗作风，组织部队协同一一九师、一二六师于十四日夜再次向砥平里之敌进攻。敌人以坦克布置外围防守，火力集中而猛烈。一一五师反复冲锋，死伤无数，终于在凌晨二时左右一度攻进砥平里街内，但已近强弩之末。由于街内地形狭窄，敌火力兵力又很集中，我方攻击兵力却不易展开。而且，除近二二八高地敌人抵抗甚顽强，我一一九师三五九团经屡次攻击均未成功；一一九师虽曾一度攻占凤尾山，却因未很好利用工事，被敌人炮火猛轰后反击得手。这样，二二八高地和凤尾山高地敌人力对一一五师攻击砥平里街内部队威胁极大，激战至今天早晨，仍未能向砥平里腹部扩展战果，只得撤回马山防守。天一亮，敌人又集中飞机大炮和坦克向马山狂轰滥炸，阵地成为一片火海……现在，十五日中午，邓华指挥部发来电报，让三个师的攻击部队归四十军统一指挥——这又使吴信泉难以理解：邓指电报可以直接发三个师，完全可以统一攻击行动，为什么中途又授权四十军，何况打砥平里的四十军一一九师战力较弱，该师主力团打横城时配给一一八师，一时抽不回来，打凤尾山和二二八高地都是三等团——或是攻不下来，或是攻下来又守不住……正当吴信泉、谭友林等为此颇感不解之际，大约邓华指挥部亦考虑到战局僵持的严重性，再次发来电令，让各部队今夜和明天加紧准备，争取十六日晚上拿下砥平里……十六日晚能否压下砥平里？吴信泉为此踌躇不已，据一一五师审讯俘虏，得知砥平里之敌并非原先估计的不到四个营，而是计有美二十三团、法国营、炮兵营和一个坦克中队计六千余人，目前已形成地堡盖沟交通壕钢丝网地雷等据点防御工事构筑，我方用多建制的部队以野战方式进攻敌据点式防御工事是相当困难的，特别是我防火力弱，三个师共三个炮兵营，加起来才三十六门炮，临时再调炮兵又来不及：崎岖山路，火炮靠骡马牵引谈何容易！

“没有强大炮兵群协同，这仗怎么打？”谭友林将手中抽剩的烟蒂狠狠抛向空中，对吴信泉说，“我看给邓指挥发报，陈述意见！”

吴信泉默默抽着烟，一时没开口。从南边砥平里方向不断传来的爆炸声令他焦急万分：敌重炮和飞机坦克正在反复轰炸守卫马山的一一五师……谭友林的意见是对的，然而，在一般情况下，下级指挥员应该尽可能避免干扰上级作战部署的决心……可是，事实证明，对砥平里的攻

击准备过于仓促了，以我方步兵轻武器再与敌强大火力僵持下去，后果将极其严重。

“首长，开饭啦——”

一个满脸胡髭的老炊事员端着一盆煮熟的土豆走来。吴信泉拣了一个土豆。却并不觉得饿。咬了一口，觉得又脆又涩，难以下咽。

“这冻土豆煮不烂，难啃哟……”老炊事员摇头说道，含着一种内疚。

“给邓指挥发报……”吴信泉下了决心，喊来作战参谋，“讲明砥平里的敌清，陈述我们的意见……”

下午，接到一一五师报告，因一一六师与美二师在注岩里遭遇受阻，朱及时赶到曲水里打援，致使增援抵平里的美骑一师坦克营和骑五团已冲进抵平里西南……据称，当时一一五师三四三团团长发现远处大路上烟尘滚滚，初时还以为是老百姓的大军，他知道曲水里有一一六师打援，敌人过不来，却不知一一六师已被阻在注岩里，根本没有赶到。顷刻间，敌人三十余辆坦克隆隆而至，成群的敌兵尾随跟进。三四三团团长王扶之连忙率领团部警卫连阻击，战士们在山隘两侧以炸药包手榴弹和步兵武器英勇阻击敌人坦克的冲锋，在击毁敌人四辆坦克和一些步兵后，终因火力弱和兵力少被敌人冲了过去……——形势已无可挽回。当日黄昏，邓集团指挥部终于做出撤离砥平里的决定。在权作隐蔽部的一个菜窖里，邓华命报务员向彭德怀司令员紧急发报：“……敌已分路增援砥平里，骑五团已到曲水里……如我再攻砥平里之敌，将处于完全被动……乃决心停止攻击砥平里之敌……因时机紧迫决未等你回电即行处理毕。”

……十六日凌晨，当吴信泉率领他的部队趁着漫天鹅毛大雪撤离砥平里之际，这位身经百战的将领迎着风雪久久眺望砥平里方向，泪水爬上了眼脸。因情况危急，一部分牺牲战士的遗体未及抢回——他为此痛疚不已……近四十年后的某一天，这位早已卸职休养的老将军在电视新闻中看到一条消息：南朝鲜在砥平里一带建筑施工之中，挖掘出十几具尸体，据辨认，这些死者生前均系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战士……根据停战协议条款，这些遗体将交还三八线以北中朝一方安葬——这则电视新闻使这位年愈古稀的老将军激动不已，泪水沾满衣襟……　　二正当东线砥平里激战正酣之际，西线担负阻击任务的我三十八军已进入最残酷

的日日夜夜……连日来，军长梁兴初处于神经高度紧张状态：各主要守备阵地不断告急，部队损失一天天加重，兵员极端缺乏……整日整夜，梁兴初守在军指挥部电话机旁寸步不敢离开。刮风似的炮击震得他的脑子整日嗡嗡直响，缺少睡眠的两眼凹陷很深，眼珠布满血丝……他非常清楚，三十八军有史以来最残酷的战斗已进入关键的时候，为此不敢丝毫松懈……十四日上午，坚守五八零高地的一一二师三三五团告急，该团团长范天思在向师部请求援兵未果后，竟直接把电话打到军部，向梁兴初请求派兵支援——“军长。军长！我们团一营打光了！派三营上去，没一个小时又光了！现在团部右侧山垭口吃紧，我把警卫连都派上去了……军长，我求你再给我派点人来……”

梁兴初听着电话里传出的范天恩那嘶哑而焦躁的声音，狗心掠过一阵不安：“你范天恩可要注意！不要老实叫苦，伸手求援，昨天我已给过你侦察连了嘛！”

“侦察连进攻行，守阵地不行！”范天思大喊道，“军长，打得太苦啦！小小的五八零高地，敌人每天以榴弹炮两千多发、山炮、迫击炮、火箭炮三千多发，再加上十几架飞机整天不停地在头上轰炸……一夜做好的工事，白天不到一个小时就全给摧毁了，光震死就二十多人……部队伤亡太大，牺牲的人尸体都给炮火打翻的土埋起来了……山头上几寸厚的雪全被打光了，过去的树林，现在连一棵完整的树都找不见……军长，情况太危急……”

“那好，”梁兴初终于开口道，“我让一一四师给你派一个营去。”

下午一点多，一一四师三四一团三营营长刘保平和教导员刘德胜带着该营仅剩的几十余人，从四十余里外，气喘吁吁地赶到军部接受任务。由于他们一路跑步而来，个个满头大汗。军长梁兴初把这几十人带到一个高地上。从这里眺望五八零高地，可以看见高地上炮火的闪光和升腾的硝烟。

“看见了吗？前面就是五八零高地……”梁兴初心情沉重他说，“三三五团和三三四团伤亡很大，但现在还不能撤，必须守住它！这不仅关心到军部的安全，而且关系到东线兄弟部队出击的胜利。我要求你们再守三天……”

寒凤吹拂着战士们热气蒸腾的脸，他们都觉不出凉意，从军长沉重的话语里，他们都情量出了此去的意义……梁兴初走到教导员刘德胜面

前，拍着他的肩膀，嘴角掠过一丝微笑，旋即又是冷峻：“你是教导员，要带领党员们起骨干作用。……听说你作战一贯勇敢不怕死……”

“首长，我明白了，保证完成任务！”刘德胜非常清楚军长话语的含意，他凝视着军长，神色坦然，“我们人在阵地在，誓与阵地共存亡！”

……送走三营后，梁兴初回到军指挥部依然心神不宁，来来回回在掩蔽部里踱步。炮声隆隆不停，脚下大地被震得不时颤抖，土沫哗哗震落。

一个参谋在用黄豆记录敌人炮击数：每响一炮他就向一只钢盔里扔一粒黄豆。此时，铜盔里黄豆粒已快积满——这是敌人一天内向小小的五八零高地倾泻的钢铁。忽然，一阵排炮象刮风一样轰然而起，呜呜隆隆，那个参谋也分不清有多少炮弹了，忙得手脚不听使唤……“别数啦别数啦！”梁兴初朝那个参谋大声喊，“你去叫作战科李科长来！”

几分钟后，作战科长李光兮来到军指挥部，梁兴初命令他亲自上五八零高地去看看。五八零高地至关重要，能否守得住，梁兴初放心不下。

李光兮带着两个参谋上了五八零高地。

梁兴初似乎舒了一口气，开始坐在一个炮弹箱子上看地图。忽然电话铃响，他连忙起身去接电话，就在这时，一发炮弹啸啸而至，穿透掩蔽部，直落在他刚在看地图的地方——轰隆一声巨响，梁兴初还没来得及卧倒，气浪和泥土便扑下他满身满脸。爆炸过后，他竟安然无恙。看看刚才他坐着看地图的地方，已陷下一米多深一个大坑。

“老天爷不要我梁兴初命哟！”梁兴初拍打着身上的尘土，笑道，“看来五八零高地能守住！”

……半夜十一点多，作战科长李光兮和两个参谋摸到五八零高地附近的三三五团指挥所。那时，范天恩正在为摇不通电话向电话员发火，一见李光兮等人进来，又惊又喜，解释道：“你们来了就好！操，这电话线老是被打断！山垭口的一根电话线，电话兵一天换好几回，换一回给打断一回，他妈的美国军队大炮真不值钱，到处乱下蛋！”

“军长让我上来摸摸底，”李光兮对范天恩说，“问你们还能不能守下去，要是不行……”

“你这是什么话？”范天恩瞪着充满血丝的眼大声道，“告诉军长让他放心！我范天恩在，阵地就在！没有军长的命令，我的团指挥所不后退一步！”

……十五、十六两天，五八零高地的守备战进入最困难的日子，刚刚调上来的援兵三四一团三营也快打光了，营长刘保干壮烈牺牲。在最激烈的战斗中，刘保平抱起一挺机枪向冲上高地的敌人猛烈扫射，突然腹部中弹，肠子流出伤口处，他一手把肠子捂进伤口内，一手坚持扣动扳机向敌人射击……终因失血过多而訇然倒地——英雄的壮举足以惊天动地而位鬼神！……战至十六日晨，五八零高地虽然有三三五团一营、三三四团三营、三四一团三营和军警卫连诸多部队，但总共加起来也不过只剩几十个人了。范天恩命令三三五团一营营长负责，把几个营的干部战士组织起来，每人发两个反坦克手雷和一些手榴弹，准备与敌人决一死战。幸好师里派山炮营一百人来支援，让范天恩喜出望外。原来，山炮营的炮弹打光了，师长杨大易让他们上五八零高地支援三三五团。遗憾的是这些炮兵没有枪，范天恩便命令发给山炮营每人九颗手榴弹：“没枪不要紧，拼手榴弹，手榴弹打光了就扔石头！”

于是，这一百人带着九百颗手榴弹冲上了五八零高地。

范天恩以为这下可以喘一口气了，却不料这一百人上去没打一个小时，一营长又打来电话，告诉他，山炮营也打光了。范天恩又气又急，这五八零高地真让他伤透了心，上去多少部队都打光了，眼下又实在拿不出援兵，只得强硬地命令一营营长：“一定得守住！告诉大家，团部就在你们后边，我范天恩决心已定，敌人上来，团指挥所不撤，原地坚守！”

放下电话后，范天恩沉思良久，一阵阵枪炮搅得他心神不定。最后，他下了决心，吩咐警卫员让团部通信班集合待命。这个通信班一直紧随团指，范天恩舍不得动用：这是最后可以增援五八零高地的力量了，非到万不得已……团指掩蔽部外面，通信班已列成一排。这是一帮机灵的小伙子，武器是清一色的快慢机，枪法都好，每人配有二百发子弹。

范天恩走到队列前。

“你们立即去五八零高地。任务：一是警卫那里的营指挥所，二是和他他们一起守住阵地。你们是代表我们团部去的，要英勇顽强，不怕牺

牲……”范天恩停顿了一下，环视着大家，“身体有病的留下，没把握上去完成任务的也留下，我不勉强你们……”

一阵风袭来，狭裹着从五八零高地扬起的尘埃，吹打着战士们铁铸似的身躯，沙粒击打着他们腰里别着的快慢机枪管，发出细碎的响声。战士们注目他们的团长，眼神里显示出视死如归的气概。

没有人声。半晌，一个战士贸然开口：“团长，把你的子弹再给我二十发！”

这一声喊让范天恩为之一振：这就是士气！

班长张桂全狠狠地瞪了这个战士一眼：真没脑子！现在谁还能有多少子弹？怎么好向团长开口要？

“我给你！”范天恩从手枪里卸下弹夹，把子弹一一数给那位战士，“你就代表我范天恩上阵地，我代表全团谢谢你啦！”

泪水浸润了那个战士的眼睛。

“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战士们的吼声压过了铺天盖地的炮击声……日落前，敌人的进攻终于暂停了。五八零高地上弹坑密布，山头被炮火削成平地。敌我双方的尸体横陈竖卧。一处处被打断的树干燃烧着，向空中飘浮起一股股黑烟……团指挥所的电话铃急促地鸣响起来。范天恩一把抓起电话——是师长扬大易打来的。

“是范天恩吗？你听着，命令你的部队：今夜至明天全部撤至汉江北岸……”

“怎么？不打了？”范天恩一时不相信话筒里传出的声音。

“东线部队反击胜利结束，歼灭敌人两万两千多人，我们的阻击任务完成了，可以北撤了……喂，喂……”

当弄清这消息是事实后，范天恩还没接完电话，就哐啷一声扔了话筒，发疯似地向指挥部外边跑去，他边跑边喊叫着：“好消息——东线反击胜利结束——歼灭敌人两万多人——好消息——……”

突然，范天恩两眼一黑，咕咚一声栽倒在地——日日夜夜极度的疲劳和紧张终于使他昏倒。在这位英勇果敢的指挥员头枕大山昏睡的面庞

上，流露出十几昼夜激战以来的第一次微笑。

当范天恩从昏睡中醒来时，发现已被人抬回指挥所。团政委和民运干事冯子恩正在喊他。睁开眼后，他问团政委赵霄云：　“今天是十几号？”

“十六号……”

噢，十六号……范天恩微合双目，回想起他去沈阳参加联合兵种协同作战训练班，刚一报到，铺盖还没打开就又奉命返回朝鲜的紧张情景，回想起他的座车在开过安东不久就翻了车摔伤了他的膝盖的情景，回想起他赶回师部后，师长杨大易让他留下养伤，他坚持不肯，骑着一头骡子赶回三三五团指挥所的情景，回想起他拄着一根棍子，翻山越岭亲自察看阵地的情景，回想起激烈战斗中一次次接踵而来的紧张时刻……屈指一算，短短十几天时间，但此刻在他的记忆中好似渡过了一段漫长的时间……想到这里，他轻声对赵霄云说：“以后有人要问我什么日子显得最长，最难熬，那就告诉他：汉江南岸的日日夜夜……”

一

黎明前，民运干事冯子恩和通信员古建禄赶到了汉江岸边。一路没有遇到敌人。

昨天夜里，部队奉命撤到汉江北岸。出发前，团长范天恩和政委赵霄云吩咐冯子恩，要他负责把部队带不走的粮食分给附近的朝鲜老乡，处理完此事后再追赶队伍。接受任务后，冯子恩带着一个通信员摸黑到附近的山沟里找来朝鲜者乡，把粮食分给老乡们背走。忙完这件事后已经到了半夜了。他带着古建禄大步流星往汉江边上赶，一心想在天亮前过汉江。

当冯子恩二人走出最后一片杂木林后，弯月已西沉。刺骨的山风里，天色象一池浑水在渐渐澄清。朦胧中前方现出一条灰暗的带状空旷地，那就是冰封的汉江了。

顺山坡走下不远，天色变得灰白，江面愈显清晰了。朔风沿着江面扬起雪尘翻卷滚动着，好似疾驰着万马千军。江边山脚下有一条大路，此刻，路面上静静的，没有什么异常。

“哎呀，他娘的总算到了……”古建禄走下坡，长舒一口气。

“唉，这一夜累得够呛，我都快迈不动步了……”冯子恩摇着头，停下来解开裤子撒尿。他叉开两腿哗哗浇着山坡上的白茅草，一股热臊气被风唿卷起来，眨眼就无影无踪了。

“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冯子思撒着尿，竟然轻轻哼起了歌儿。“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是呢，朝鲜跟咱家乡是差不多哩，看这山，这栗子树、松树、这自茅草、酸枣棵、荆棵……咦！怎么有人？冯子恩系好裤带，睁眼再看，愣怔了半天！呀，从那边山脚后，公路上走来一队戴钢盔的美国兵，还有汽车……娘的，一泡倒尿出来一队美国鬼子！

冯子恩立即卧倒，隐蔽在草棵里。

糟糕的是古建禄对山脚下的敌人全然无觉，照旧刷刷地趟着茅草向坡下走。冯子恩不敢喊叫，怕被敌人发现，于是灵机一动“咕咕稟咕咕稟”，冯子恩学了两声鸟叫，古建禄却没反映。冯子恩又叫了两声，好，

古建禄意识到有情况了，只见他从坡下二十多米处停住，回头向他张望。

事情常常毁于瞬间，扑梭梭，惊天动地一般突然从附近飞出一群野鹌鹑！

冯子恩向古建禄扬起手臂向下压，示意他卧倒。古建禄一转头，发现了山脚下的敌人；与此同时，响起了枪声。

“哒哒哒……”清脆的枪声划破江岸黎明时分的寂静。

“向山上撤，我掩护”冯子恩大喊一声，迅速跃到一块凸起的岩石后，向敌人射击。

山脚下敌人队形乱了，一部分敌兵已经爬上坡来，不停地射击，子弹喂喂地掠过冯子恩头顶。

古建禄利用地形，三蹿两蹿就到了冯子恩附近，两人躬腰向山上树林跑去……古建禄腿脚利索，年轻有力，片刻间跪到冯子恩前边；冯子恩则疲劳不堪，两腿发软，一边奔跑着，还不时回身向敌人射击，以减缓敌人的追击速度。好了，古建禄钻进树林了，他躲在一棵大树后边向敌人射击，掩护冯子恩。

冯子恩踉跄着奔进树林，一头扑倒在地。他感到左腿股骨部位一阵刺心的的痛，心想完了，他非常清楚在敌后负伤意味着什么，何况是在众多敌兵的追击中。

古建禄赶过来架着他走，迅速很慢……枪声一阵紧似一阵，被子弹打断的枝叶薮薮下落。古建禄左手扯着冯子恩左手，斜搭在自己肩上，右手死死揽着他的腰，一个劲地奔跑……奔跑中，二人都明白，象这样他们是跑不脱的，最好的办法是藏，可是藏到哪儿呢？冯子恩环视四周，只是林中一棵棵高大的栗子树，有一棵很大的栗子树分开几根粗大的树杈，从而在树杈底部形成一个凸形。

“喂，古建禄，看那棵树，藏到上边去！”冯子恩呶呶嘴，示意他看那棵大栗子树。

古建禄连忙架着他奔到那棵树下，然后放下冯子恩，一个人先爬上去，嗬，树上好大一块地方。他靠着一棵树杈坐下，问冯子恩：“喂，试

试看得见不？”

冯子恩强撑着伤腿，绕树四周观察了一下，觉得可以，便说：“行，下边看不见……”

费了好大劲儿，古建禄总算连拉带拽地把冯子恩弄上树来，两人挤坐在一起，把两支枪平放好，同时将仅有的两颗手榴弹掏出来，准备着意外情况的发生。

奇怪的是枪声不知什么时候停了……天色早已放亮，林子里很静。二人相挤而坐，静静地等待着，一旦被敌人发现，他们只有在打完最后一粒子弹后，拉响手榴弹……无论如何不能让敌人活捉了去。

后来终于听到了脚步声，声音很轻，但皮靴踩踏地面的咔嚓声响警告他俩：狡猾的敌人在分散搜索……咯嚓，咯嚓……脚步声越来越近了。美国兵腿长，步子迈得慢……到了，到了，脚步声几乎到了眼前，噢，不对，是错觉，好象距离他们藏身的栗子树还有十几步远。

这时候，他们听见一个敌兵叽哩咕噜他说了句什么，却没人问答……是不是发现了他们留在林地上的脚印？还是……“咔啦”不是哪个敌兵拉了一下枪栓，冯子恩的心顿时提到了嗓子眼。他紧挨着古建禄，后背感觉到了古建禄的咚咚心跳声……可是，枪声却没有响起来。

“咯嚓，咯嚓”脚步又响了，而且似乎折向远去……那时，一阵热浪在冯子恩心胸里直翻腾，他们眼睛潮湿了，随即把脸颊紧紧地贴在栗子树粗糙而结实的树干上，闻着树皮散放出的好闻的气味儿：它和家乡的栗子树一模一样呵……　　二……阳光穿过栗树枝叶照射着冯子恩，他感到身上暖融融的。伤口愈加疼痛，左腿股骨部位好似有团火在烧灼着皮肉。那帮搜索的敌人过去后，古建禄扯下一块衬布衣为他包扎了伤口，之后古建禄坐了一会儿就睡着了，此刻他正头靠树杈，嘴半张着昏睡。冯子思长时间地凝视着他那一张因严寒霜雪和战火硝烟而过早苍老的脸，那张脸上渍着黑尘和汗迹，皮肤干燥皲裂，额头的皱纹象几道深深的犁沟。唉，这才是个二十岁的小伙子呀……自己连累他了，负了重伤，独自行动几乎是不可能的……让他多睡会儿吧，反正白天不能再行动了，树林外肯定遍布敌兵，只有到天黑再想办法了。只要夜幕一降临，漫长的江岸潜过两个人是毫无问题的。

也许是阳光刺眼，或者是因为两只黑蚂蚁爬到古建禄的脸上，正一

探一探地尝试进入他的鼻孔，古建禄打了个喷嚏，从昏睡中醒来了。他眨了眨眼，看看冯子思，又向四周林子里看看，接着又凝神听林外的动静，远处江边公路上，响起一阵马达声，可能是敌人的巡逻车。

“我下去看看……”古建禄站起来，伸了伸发酸发麻的腿脚，抱着树杈溜下了树。

“小心点！”冯子恩叮嘱道。

古建禄在附近侦察了一番，没发现什么情况。让他高兴的是，在一处底矮的断崖下，找到一小片结冰的水清。他用石片劈开冰，摘下棉帽兜了一帽兜冰块儿。

古建禄嚼着冰块回到大栗树下。他把盛冰块的帽子放在地上，仰脸招呼冯子恩。

“冯干事，下来吧，上边蜷着难受。”

“再有搜山的敌人来怕躲不及……”冯子恩探出头朝树下说。

“没事啦，美国佬搜了半天，早去歇着啦！咱们也下来吃点东西……那边有个朝阳的草坡，又隐蔽又暖和……”

冯子恩咬牙挪动着伤腿，在古建禄的帮助下从树上落了地……古建禄一手端着盛冰的帽兜，一手挽着他慢慢走到那处朝阳的草坡。那是山涧上一面斜坡，四周有山岩遮挡，还有枝条繁密的灌木丛，几乎没有风。不过他们在灌丛间的残雪上发现了一串均匀的小爪印，是狼蹄印，看来，这里曾经是狼群的休息地，现在它们被昼夜不停的炮火驱赶得不知逃向了何方。

古建禄打开粮袋，吞了几口炒面，又把袋子递给冯子恩：　　“吃点吧，老饿着不行。”

冯子恩摇摆头。

“吃几口吧，天一黑咱们还要赶路呢！得养一养劲儿呵！”古建禄大口吞着炒面，还咯嘣咯嘣地嚼冰块，腮帮子有力地蠕动着。

冯子恩也勉强吃了几口炒面。他口渴，但是伤口失血过多，又不敢过多的吃冰，只是含了一小块冰在嘴里润着，便干燥的炒面下咽。

“他娘的，要是能搞个美国罐头吃吃……”古建禄依旧大口吞着炒面，下意识地舔舔嘴唇。

“能喝口热菜汤也好呵。”冯子恩叹道。

“二次战役后，打扫战场，我弄了好些美罐头，有牛肉的，也有水果的，还有一筒甜桔子水儿，哎，吃起来真带劲儿……”古建禄摇头晃脑他说，“这美国军队打仗二五眼，后勤供应是顶吹牛皮呱呱……”

“不然怎么叫他们是老爷兵哩……”冯子恩说，“美国兵就是武装装备好，要论战斗力，我看还不如李承晚的军队能打仗……”

“嗡嗡嗡嗡”树林上空起了飞机声，不过他们光听见声音看不见飞机。

“是美国那‘油挑子’娘的，他们可忙活开了……”古建禄抬头望天空，“今天黑夜咱俩说啥也得过汉江！”

飞机过去，转而寂静。疾风驱赶着悬在半空的云朵，灰暗的云影飞速移动着。

“只伯我牵累你啦……我这伤腿……”

“快别说这个，我能过去，你就能过去！我背也把你背过去！”

冯子恩望了他一眼，再没说什么。俩人沉默了好一阵。

后来，不知怎么搞的，古建禄吃完炒面，扯断一根草在嘴里嚼着，两眼凝望天空，竟然哼起了一首歌儿来：　　道拉吉，道拉吉，道拉吉，　　深山里遍野的白色道拉吉，　　只要挖上一两棵，　　就能盛满我的小菜筐……

听到这歌儿冯子恩两眼一亮，问：“你也会唱这个歌儿？”

“跟一个朝鲜阿妈尼学的，在清川江那边，我们班住在她家……”

“唔。”冯子恩应了一声，陷入沉思。

“冯干事，你也会唱？”

“唔。”冯子恩又应了一声。

林外风声紧了，听见枯干的树枝相互碰拉发出的干裂声响。

“你是跟谁学的？”古建禄追问。

“一个朝鲜大嫂……”

“朝鲜大嫂？漂亮吗？”

冯子恩微合双目，再不回答。半晌，他睁眼，望着古建禄开口道：“小古。我求你个事，你要回到江北，打完仗后，你替我去看看她……”

“不，咱俩一起回江北，你能回去！”古建禄打断他的话。

“……她家在三八线以北，平壤以南，一个名叫兹劳里的小村庄，你就说是替我去看看她……”冯子恩自言自语地说下去，仿佛陷入久远的回忆中。

“二次战役后，部队向三八线奔袭……我得了重感冒，发烧走不动，掉了队……天快亮的时候，我赶到了那个小村子。房子让敌人烧了，我想找个人家歇歇，发现靠铁路隧道的山坡上有一排房子没烧，我就上去了。到了那房子跟前，听听里边没动静，喊了两声也没人应，我就推门，一进去看见一个女人跪在炕上，脖子上吊根绳子，一根木棍横担在南窗和北窗之间，那女人就把绳子栓在木棍上跪着上吊了。我一惊，身上也有了点劲儿，一步抢上去就放到了她，凑到她胸口一听，还有一丝气儿。我赶紧给她做人工呼吸，好一阵她才醒过来……“她醒来睁开眼，一看是中国志愿军救了她，她就流泪了。我说你可不该寻死呀，她呢，却说我不该救她。后来我一问，才知道美国兵把她的公公、婆婆、小姑子和她两岁的儿子都杀了，她是因为去河边汲水才躲过的……她埋葬了亲人以后，觉着自个儿活着没意思了。她丈夫是朝鲜人民军的排长，在洛东江那边作战时牺牲了，自己就寻了短见。“她不会汉话，我的朝鲜语也只会几句应酬话，不过，她还是弄明白了我的意思，知道了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是因为生病掉了队。她看我烧得厉害，就让我躺下休息，给我熬服了一种汤药。

“几天后，我的病大致好转了，她很高兴。分手那天早上，她给我蒸了白米饭，还端出了‘道拉吉’菜，酸不几的挺好吃。但是，这天吃饭时，

她再不给我唱那支好听的‘道拉吉’歌儿了，她愁眉不展。饭后，我收拾东西向她告别，她知道我要走了，泪水哗地流了下来。她送我到门外。我走下山坡，一回头，见她跪在地上眼泪汪汪地望着我，我心里一酸，又返回来扶起她，安慰她，我再次走下山坡，走出十几步，再回头，她又面向我跪在地上……我连扶起她三回，她又跪下三回，而且长跪不起……她一身白衣，泪流满面地跪在那里目送我，真让我心如刀铰……从那以后还没见过她，我真担心她以后再寻短见哪……所以，我向你提出刚才那个请求，要是你能活着回到部队，将来替我去看看她，她叫金顺玉……你答应我吧小古……”

冯子恩紧紧握住古建禄的手，眼神里充满着深深的怀恋……“不！你自己去看她！你一定能看到他，一定能！”古逮禄几乎喊叫起来。

三

冯子恩从昏睡中迷迷糊糊醒过来时，古建禄正用力推着他：“醒醒！醒醒！”

一醒来，冯子恩立刻感到浑身冰冷，浸透了血水的衣服早已冷却，象冰一样贴着皮肉。一动身子，伤口便烧灼似地疼痛。其时，暮色已经迅速降临，树林间已是一团昏暗。“咱们走吧，冯干事。”

“走吧。”冯子恩应道。他心中陡然升起强烈的愿望：一定要越过汉江，回到自己的队伍里！不知道是因为夜幕的降临给自己增添了信心呢，还是因为别的什么。总之，他特别渴望能活着回去。

他拽着古建禄的胳膊，忍着伤口的剧痛站立起来，在古建禄的扶持下，跌跌撞撞地迈开了步子。

他们走到树林边，又沿着灌木丛向山坡下走。一脚深一脚浅，不时被荆棘刺着手和脸。下到山坡中段以后，地势较为平缓了，灌丛也矮了些，这使他们的步子迈得顺当些了。冯子恩从地上捡了一根树棍，用手拄着，同时不要古建禄再架着他。

“我自己走吧。”

“能行？”

“试试看，两个人一起目标太大……”

冯子恩走了几步，腿一软便栽倒了。古建禄赶上去扶起他。他甩开古建禄，咬牙挺着继续走。两人相隔一段距离，慢慢奔向江岸。

冯子恩走得太艰难了，左腿一着地就一阵剧痛，因此，他几乎是一条腿在蹦，两手拄着树棍，一拄一蹦。快到了，再走一段就出了灌木丛了，前方就是江岸。他看了看右侧前方古建禄的身影，又注意向江岸一带观察，只有从西边一带夜空中偶尔亮起一束探照灯光，转瞬又熄灭。还好，没有什么异常。

“嗥儿、嗥儿”远山里传来野兽的哀号。什么家伙？大概是狼吧，冯子恩想，是狼饿急了，还是数十天激战的炮火赶得它们东游西荡无处安身所致？对于狼的哀号，他并木感到丝毫恐惧。

咦，不对，好象有狗叫！冯子恩朝西边江岸望去，正值敌人的探照灯束扫过江面，只见江面黑青一片。探照灯熄灭后，狗咬声听得更清楚了，但是看不见别的动静。

古建禄也听到了狗咬，只见他迅速卧倒了，卧倒前还迅疾地向冯子恩打了一个手势，一定是他发现什么了，他在前边。冯子恩也迅速爬到地上隐蔽。

狗咬声越来越响。冯子恩听出来了，这种狗不像是朝鲜者乡养的普遍狗，而是叫声与狼嗥相似，比狼的叫声短促些，俱却更是凶猛。他断定这是敌人的军犬，是那种极残忍凶狠的大狼狗。是过他一时还搞不清它为什么叫，是听到了远处的狼嗥声才叫的？还是因为……冯子恩痛苦地意识到：一是这狼狗的叫声冲他俩来的，那他们就难以脱身了……冯子恩摸了摸后腰上别的那颗手榴弹，弹体冰冷而结实；他又卸下弹夹，数了数子弹的数目，还有十几发，可以抵挡一会儿。

“嗷儿汪！嗷儿汪！”刺耳的狗咬声越来越近。冯子恩支起上身。爬到一块山岩后，向两边山脚了望：啊呀一溜人影直奔他们而来，已经离得不远了，如果是在白天会感觉到近在跟前！一个更小的黑影子一蹿一蹿地跑在前边，毫无疑问，是那条吼叫的狼狗，他娘的，看来先得准瞄它，最好一枪把它撂倒。

“喂，小古！”冯子思压低声音向古建禄卧倒的方向喊，“你跑吧，往东边去，我掩护你！快跑呀！”

“呜”呼啸的凤飞旋而过。没有古建禄的回答，也不见他的动静。没

听见？真急死人，情况明摆着，他怎么还趴在哪儿？

“喂，你跑吧，我掩护。”冯子恩又朝古建禄藏身的地方喊了一声。

嗬，这小子，真行！冯子恩忽然看见一团暗影蠕动着向山坡下爬着，动作十分迅速，犹如坡上蹿下去一只獾子，灌丛荆棘全无阻挡！

好了，他一定能逃脱！再过一会儿，敌人上来，他先瞄准那条狼狗，然后再……哎，怎么搞的？！他突然看见古建禄从远处灌丛里忽地跃身而起，顺山奔下，跑了一会儿，又折向东去。

哎呀！这个冒失的古建禄！

“哒哒哒……”枪声响了，是古建禄回身向敌人射击，射出一梭子弹后，他又向江岸东边猛跑。几乎同时，敌人的枪声也响了。冯子恩看见，那一溜敌人折转方向，直奔古建禄追去！

冯子恩狠狠朝自己太阳穴打了一拳，骂着自己：你真浑啊，居然没看出来，古建禄是有意暴露自己，把敌人引开，就为的是你负伤无法奔跑，无法躲过那狼狗的尖牙利齿……快些吧，你还等什么？他端起冲锋枪就朝坡下的敌人射击一梭子。

这帮愚蠢的家伙，在混乱的射击中，只顾盯着古建禄奔跑的方向……眼看着古建禄转到山坡那边去了，同时带走了狼狗的嗥叫和敌人的奔跑的脚步岸……冯子思想爬起来去迫，慌乱中却摸不到那根当拐杖的树棍了。他扎挣着撑起身，总算颤巍巍地站起来了，可一迈步就感到左腿股骨处伤口一阵剧痛，腿抖了一阵，便支撑不住，扑通一声跌倒在那块岩石旁，右腮撞到石棱角上，顿时他觉得天旋地转，眼前一黑便失去了知觉……　　四直到后半夜冯子恩苏醒了，那时寒风刮得更紧了。他感到身体将要冻僵。右眼似乎难以睁开，伸手一摸，原来整个右腮被石头擦破，肿起很高。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没有在昏迷中冻死过去。他活动了半天手脚，试着用双臂撑起上身，向荒坡四周寻望，只见灌丛的暗影在疾风中索索晃动，不见一丝人迹。敌人早已不见了；那么古建禄呢？他怎么样了？

他挣扎着用双臂支撑身体往上起，手臂一划，正巧触到他使用过的那根树棍，他连忙握紧那根树棍，一点点直起身……他成功了。当他在寒风中摇摇晃晃地站立起来后，不禁为自己感到了骄做：一个负了重伤快要冻僵的人居然靠着一根树棍用一条腿站了起来！

他开始拄着树棍往坡下走。他的伤腿不能着力，只是空吊着，只好双臂撑着树棍，用右腿向前挪动，走一步，挎在右肩的冲锋枪就沉要甸甸地晃动一下……他就这样一步一步地下了山坡，又折向东边，一步一步，丈量着汉江南岸的土地。迎面而来的寒风嘶叫着，卷起沙粒扑打着他的脸，弄得他两眼直淌泪水，难以睁开。要找到他，找到他……冯子恩自言自语着，竭尽全力和狂风搏斗，不让自己倒下。他呛着风，一公尺一公尺地顽强前进着……狂风不停不歇，一次又次从江北疾驰而来，扑向他孱弱的躯体，他一次又一次拼死顶住狂风的袭击。不能倒下，不能倒下呵……他双目淌泪，喃喃自语道：别刮啦，别刮啦，容我再走一程，等我找到他……呼隆隆，又一阵狂风卷着沙石和雪片劈头盖脸压过来，他连忙侧转身，以减少风的阻力，同时双手拄紧树棍，右脚牢牢踏死地面。哎呀！他太不幸了，咔嚓一声，那根赖以支撑身体的树棍终于断折了，他跌倒在地，后腰上的手榴弹狠狠地硌了他一下，痛得他紧皱眉头，嘴角抽搐不停。狂风依旧如乱马奔驰，从他身上掠过。他一动不动地倒在地上。有如被焊在了江岸的大地。

狂风的间歇中，他微微抬起头来，忽见距他十几公尺外地面上有一团暗影，好似一个倒伏的人，他一怔，便挪动着向前爬……真的是古建禄！他扑上去抱住他的歪置的头颅，双手感到了他脸部肌肉的僵硬种冰凉！他走收，这样匆匆忙忙，甚至没来得及与战友说一声再见……冯子恩凝望着他的遗容，这个不久前还活生生的年轻人，现在却这样倒卧在寒冷的江岸。他脸上血肉模糊，青紫一片。棉帽也不知哪里去了，头发被血浸过，凝成了一块一块的，两手紧握，胳膊向两侧摊弄。棉衣被撕开了，露出一团团凝着血迹的棉絮，胸口被近距离射击的子弹打得象烂蜂窝。靠近他的膝盖处，地上散落着几发冲锋枪弹，但是他的冲锋枪却不见了，手榴弹也不见了，大概是被敌人拿走了。

在古建禄遗体几步以外的地方还有一滩血迹，冯子恩断定那是狗血，因为他发现在那滩血迹旁边有狗蹄子蹬踹打滚的痕迹，而且血迹上还沾着一团团肮脏的狗毛。多样的古建禄，他打死了那条狼狗。冯子思突然明白了自己为何没有在昏迷后被敌人俘获。唉，古建禄，我的好战友哇！你临死前还想到不能奔跑的我，怕狼狗再找到我藏身的地方，替我除掉了它，而你却……唉，我的好兄弟，我得力你报仇！不过咱们得先耐心等一下，等我先把你的遗体安顿好，我不能让你这样暴尸荒野……冯子恩向四周望了一下，之后爬到一处土质稍显松软的地段，用手抠挖剑面，却有如摸到一块满是锈砂的生铁。他发愁了。但是必须尽快办好这件事呵，……他回转头眺望茫茫的汉江，汉江灰蒙蒙的，岸边

蒿草在寒风中刷刷抖动着干枯的茎叶。要是把战友的遗体沉到江里倒不错，等于是水葬了。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呵！

他估算了一下到江边的距离，直线大约二百多米。就这么办！他下了决心，就一点一点地把古建禄的遗体向江边推，象滚一段木头一样；好在通向江边的地势是倾斜的下坡，不多能推得动。

他爬到古建禄遗体旁，忍着伤痛跪起，将两手伸到死者身下用力向上翻。尸体死沉死沉，犹如冻结在地表。费了很大的劲儿才翻了一个过儿，原来是死者身上的血把衣服和地面冻结到一起了。接下来好翻一些了，因为尸体冻硬，象一段圆木，一翻一滚，向斜坡下滑动。

糟糕的是夭色不可逆转地渐渐亮了，附近地面的石块土块上已经发出白亮的微光。凛冽的北风猛烈摇撼着近旁几株云杉，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好在已经临近江面了，再加一把劲，一定要赶在天亮前把这件事办完；一旦在敌人巡逻队出现时还没到达江面，那就意味着前功尽弃……天蒙蒙亮的时候，冯子恩终于将古建禄运到了封冻的汉江冰面上。他趴在冰上喘息了一阵，之后从右肩取下冲锋枪，检查了一下准星和击发处，还行。好啦，这一回成功在枪！先安葬战友，再为他复仇！

他望了望江岸开阔地，那条灰白的道路以及那条路后面向坡上缓缓升起的稀疏的灌木丛，此刻显得静悄悄的。风减弱了，灰暗的晨雾在四处弥漫。奇怪，那些兔崽子们都缩到哪儿去了？他愤愤地想。好吧，现在先不管他们，一会他们会来的，一定会叫他们来！

冯子思歇了一会儿，又向江心推着古建禄的遗体，遗体在冰面上滑动着，推起来省力些。看看差不多了，他停了下来，借着晨光久久注视着战友的遗容，之后脱下自己的棉帽，为古建禄戴好，并且放下帽耳，护住他的脸庞。接下来，他又为死者把军衣抻抻展，看看他的鞋带儿开了，也去为他系好……一切收拾停当后，他从后腰上取下那颗手榴弹，小心翼翼地拧开弹柄后的盖帽……几秒钟后，手榴弹咝咝冒着青烟划一个弧形落到不远处的江面上。

他趴伏在冰面上，眼睁睁地望着那颗手榴弹在面冰上滴溜溜地划动，随即便轰然一响，碎冰块和弹片一阵雨似地哗哗落下来。

爆炸过后，前方冰面上出现一个窟窿，好象有缕缕水气向天空升浮着。冯子恩盯着那袅袅飘升的水气，一点点把战友的遗体推到冰窟前。

水很洁净，呈钢蓝色，汩汩地从冰层下流过。他伸手向冰窟里撩了些江水，擦试着死者脸上的血迹，同时感到冰凉的江水渐渐浸透了自己的衣服。然后他将古逮禄遗体头朝下，一点点送往水中……不一会儿，江岸边大路上便响起了咔咔的皮靴声，一队美军巡逻队追踪着手榴弹的爆炸声赶到江边。那时，冯子恩早已爬在冰上，双手握紧了冲锋枪。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好家伙，十几个人，一色的美式军大衣，一色的钢盔，没错，不折不扣的美国兵！来吧兔崽子们，尝尝你志愿军大爷的黑枣儿！

白蒙蒙的晨雾里，那帮端着卡宾枪的敌人一路跑步奔到江边，一个瘦高个儿的士兵向江面指了指，大概是发现了卧倒的冯子恩吧，唿啦一下，全部卧倒了。

冯子恩没有开枪。他纹丝不动地卧在冰面上，脸贴冰面，忍受着极度的虚弱和伤痛以及冰面上浸漫过来的冰凉的江水。

这样过去好一阵，双方都没有动静。

敌兵们不能断定江面上趴卧的是死人还是活人？到底出了什么事？如果那是个志愿军，刚才的手榴弹爆炸又是怎么一回事？谁投的？志愿军不会自己炸自己吧？

后来，那个瘦高个子敌兵试探着朝冯子恩打过来一梭子弹，“叭叭叭”，却不见反应。他们放心了，可能是具死尸。敌兵接着又乱放一阵枪，估计即便是活的也让这一阵乱枪打死了。他们一个接一个地从地上爬起来，小心翼翼地走到江面上。

冯子恩右肩中了一弹，大概锁骨被击碎了，鲜血急速流淌下来，在冰面上聚了一滩。其余的子弹都打在他四周的冰面上，打得冰屑四溅。他很瞧不起这帮美国兵，枪法大差啦！他依旧一动不动地趴在冰上，双手在怀里抱紧冲锋枪。其实不用他装死，他也差不多就要死了，血液将要流尽，体力早已耗完，唯有一颗心脏还在跳动……敌人成散兵线向他走来，皮靴踩踏着冰面，发出橐橐的响声……近些，再近些……冯子思用顽强的毅力又坚持了最后几秒钟，之后他缓缓地从怀中向前伸出冲锋枪。

“哒哒哒……”一梭子复仇的子弹从他的枪口呼啸而出。敌兵们惊叫着翻滚倒地。冯子恩痛楚地闭上双眼，知道自己没有射中一个敌人，他

的有肩负了伤，几乎无法握枪瞄准了，手指也冻得僵硬难以弯曲。冲锋枪在他的怀中乱跳，一串子弹打飞了。

一颗子弹也没有了。他拖过冲锋枪在冰上一推，送入冰窟窿。之后他挣扎着翻了两个滚，到了冰窟窿前。敌人开始还击了，子弹刮风似地从他四周掠过，他先将双脚和两条小腿探人江水中，上半身留在冰面上，顿时他感到江流向下拽动他双腿的力量，刺骨的江水浸透了他的腿骨……他知道，这已是他最后的痛苦了，再过一小会儿，他就什么也感觉不到了。他两手按着冰面，使自己的身体继续向江水里下沉。江水浸过了他的臀部，接着又浸过他的腰腹……就在他的头颅入水的一霎间，他抬头向天空望了最后一眼。

那时初升的阳光已从东山泻过来，碧蓝而辽阔的天空中有一只雄鹰在静静地盘旋。江岸高耸的山峰上，树林被阳光照亮了……“道拉吉，道拉吉，道拉吉……”一阵舒缓的歌声似从杳远的天际飘然而来，他的脸上忽然浮起一丝痛苦的微笑，这微笑只一闪便消失了，接着他闭上眼睛，按在冰上的双手一松，便滑入了江水。碧蓝的江水冒了几个气泡，打了一个旋涡，然后归于平静。

又过了好一会儿，那些敌兵才战战兢兢地从冰面上爬起来，围到冰窟窿前，望着江水上漂浮着的一枚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布质胸章，一个个困惑地摇着头。

一

几昼夜恶战过后，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遮盖了砥平里满目疮痍的战场。这天早晨，一架直升飞机的轰鸣在抵平里两侧盆地上空震响，直升飞机缓缓降落，机桨旋转的巨大气流把地上的积雪搅起，扬到半空，在雪沫象雾一样的包裹中，直升飞机落在一片冬日的稻田里。

舱门打开后，穿着环佩手榴弹的马甲，戴着一顶缀有三颗星徽的毛边帽、挎着手枪的第八集团军司令官李奇微威风凛凛地走下来，从容不迫的接受着前来迎接他的下级军官的敬礼。

砥平里激战刚刚结束，李奇微便迫不及待地飞来视察。

在中共军队和北朝鲜军队一个星期以来发动反攻的猛烈打击下，李奇微感受到沉重的压力，在横城附近作战中，南朝鲜第八师几乎全部覆灭，这些南朝鲜士兵似乎把中共军队看成了天兵天将，当脚踏胶底鞋的中共士兵突然出现在阵地上，总是把许多南朝鲜士兵吓得头也不回地飞决逃命。李奇微很难理解，费了很长时间重新整顿起来投入战斗的南朝鲜第八师，仅仅被中共军队一次夜间进攻便彻底崩溃。正是由于南朝鲜第八师的仓惶撤退，才使美二师翼侧暴露无遗，遭受重大损失，尤其是火炮的损失更为严重，一下子丢了四个炮兵营……然而，让李奇微感到如释重负的是，砥平里的死守成功了。在中共军队几个师的包围攻击下，弗里曼上校指挥的美二师第二十三团和蒙其拉尔指挥的法国营坚守年了砥平里防御圈，扼止了中共军队猛烈的攻势。

让李奇微感到万分庆幸的是，正是由于他面对下级指挥官的撤退建议而不为所动，凭自己的经验和判断下达了死守抵平里的命令，才防止了中共军队向原州以南纵深的攻进，二月十三日，第十军团军团长阿尔蒙德少将乘直升飞机抵达低平里，听取弗里曼团长关于第二十三团的瞥戒情况和故情报告。当时，团长弗里曼上校向阿尔蒙德建议：在中共军队几个师对砥平里形成包围的危险局势下，应下令二十二团从十四日开始向南撤退。阿尔蒙德少将也计划将第十军团的力量向原州方向集中，鉴于第二十三团页临的紧迫情况和应战能力，他接受了弗里曼上校的撤退建议，并于当日立即向李奇微报告。

李奇微接到阿尔蒙德的紧急报告后，经慎重思考，觉得砥平里是整个战线中的关键环节，如果放弃砒平里势必使西线美第九军团的右翼和

原州地区的美第十军团的左翼全部暴露，从而面临很大威胁。如果关第九军团遭受攻击，不仅使正在进行中的目标汉江以北的“雷出作战”收不到预期的效果，而且会招致全线龟裂，同时丧失反击的重要据点。中共军队为第四阶段攻势的成功，攻占砥平里是绝对必要的。因庇，美第二十三团为确保砥平里，应死守到最后时刻。于是，李奇微一面下达死守砥平里的命令，一面急忙调兵遣将，令美二师第三十八团从文幕里向砥平里增援；令位于美第九军团右翼的南朝鲜第六师和英第二十七旅向砥平里和文幕里之间转移，封闭美第十军团前面的间隙。当美二师三十八团十四日增援低平里受阻后，李奇微考虑原州第十军团正在强大中共军队的攻击下苦战而无力支援砥平里，遂急令西线美第九军团增援砥平里。根据他的命令，美第九军自军团长穆尔少将调美骑一师第五团向低平里以南的曲水里开进，为突破拦阻，又为第五团增调一个装有九零毫米火炮的坦克连支援。派骑一师第五团由梨浦里方向经曲水里增援低平里的成功，又使李奇微为之得意：中共军在曲水里以南的望美山和注邑山并未布置强大的打援部队，少数阻击部队火力也很弱。尽管中共军占踞了公路两侧有力地形，发射火箭筒、投掷手榴弹进行阻击，甚至不断有勇敢者抱着炸药包从丘陵一侧或小溪中间跳上坦克爆破，但由于他们缺少强有力的反坦克武器，甚至在坦克必经的隘路上也没有埋设反坦克地雷或是挖掘出防坦克壕，使得骑五团以损失一个连兵力的代价，终于由坦克纵队突破阻截，进主砥平里……现在，几昼夜激战过去了，中共军队被迫放弃了夺取砥平里的企图。李奇微亲自飞到砥平里视察战场。

前来迎接第八集团军司令官的二十三团长弗里曼在第一夜的激战中臂部被迫击炮弹片击伤，此刻，他挎着一只受伤的胳膊，昏昏欲睡的双眼充满血丝，似乎还未从那恶梦般难熬的夜战中清醒过来。在料峭的寒风里，他不住地咳嗽着，一边喋喋不休地向李奇微描述着刚刚过去的激战：“……十四日夜里战斗最激烈，日落后，敌军在刺耳的喇叭声和锣声的伴奏下，从四面八方向我阵地猛攻，至深夜战斗达到高峰，夜空布满照叼弹、曳光弹、飞散和信号弹和闪亮的钢花，景色极为壮观，然而在夜空下，却是一场无比凄渗的大混战。在敌主攻方向上，成群的中共士兵从望美山开始象山崩一样冲击过来，与我二营反复激战，双方多次白刃格斗，阵地上一片鬼哭狼嚎……中共军队和太平洋战争中的日军一样，冲锋时高喊着“万岁！”不惜一死，勇猛无比……到十五日凌晨两点，敌军攻占了我二营右翼阵地，当时全团面临一击即溃的危机状态，我紧急命令投入团和营的全部预备队增援，但敌军抵抗十分顽强，阵地没有夺回。黎明前，我命令该营后退二百米，编成阻击阵地……熬到天亮后，敌军终于停止进攻……在其它三个方向上，同样历经一夜苦战守

住了阵地……”

“好了，”李奇微打断了弗里曼的话，似乎对他不厌其烦地描述中共士兵的勇敢有些不耐烦。“我想听一听，在中共军几个师的围攻下，你们都采取了哪些明智的措施？”

“由于我们的兵力少，无法将低平里四周的高地联接，只好将环形防御阵地缩小到团的兵力所能控制的范围内。”弗里曼一边为李奇微引路，走向一处防御阵地，一边介绍着他的防御部署，“……尽管将环形阵地外沿缩小到最小范围，但其周长仍有六公里，以四个营的兵力防守还是很勉强，我只好减少预备队，团部只得留一个连，各营只得留一个排，其余兵力全部投入第一线，并将坦克连配置在第一线的外围，同时深挖堑壕，在阵地周围埋设防步兵地雷和照明雷，在各营连阵地接合部以自动火器形成交叉火力网以弥补间隙。我考虑到军团离师主力部队二十五公里被孤立包围，缺乏预备队和防御纵深，只好以加强火力来弥补这个致命的弱点。我们配属有一五五毫米榴弹炮一个连、一零五毫米榴弹炮一个营、高射火器一个连、坦克一个连和迫击炮五十一门等火力，在当夜激战中，全团火炮同时开火，在阵地周园构成严密的弹幕，每门火炮平均发射二百五十发炮弹……中共军队有少量小口径迫击炮，基本上靠步兵波状式冲锋，靠步枪射击极投掷手榴弹，在我团密集的火力拦阻下，他们成百上千地倒地而死……”

李奇微满意地听着弗里曼的报告，仿佛不经意地耸了耸双肩，脸上露出笑容。

“弗里曼上校，我应该感谢你和你的团队的英勇战斗，你们死守砥平里的成功，作为一个极好的战例，将对我们今后的作战行动产生重要的影响，它的意义并不亚于仁川登陆……我在想，今后面对中共军队的包围和进攻，我们完全可以凭借火力的优势而据守一点，只要坚守到天明，我们就可以借助飞机的轰炸和装甲纵队的突破来粉碎敌人的围攻……上帝在帮助我们，中共军队的武器装备太差了……”

李奇微在弗里曼等人的引导下，跨过稻田，走上一处丘陵地的堑壕，这时候，他们停住了脚步，看到在激战过的阵地前，横陈竖卧着一大片中共士兵的尸体，大约有数百具。

“这是尚未来得及掩埋的一部分，”弗里曼上校告诉李奇微，又补充说，“战斗结束后，下了一场大雪，把中共士兵许多尸体掩埋了，据各营

统计，倒在我团阵地前面的敌人尸体有两千多具……”

“在东京的时候，麦克阿瑟将军告诉我，中共士兵拿生命不当一回事，看来果真如此，这些中国人跨过自己伙伴的尸体，不断地扑向我们的火网，这种勇敢精神值得任何军人为之钦佩……但是战争就是你死我活……”李奇微望着地上的尸体，踌躇满志的说，“我正在计划发起另一次攻击，让敌军付出更大的代价，这次攻击作战的代号叫做‘屠夫行动’……说起来好笑，当我把‘屠夫行动’的代号通知五角大楼之后，乔？柯林斯马上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说‘屠夫’一词肯定会给公众造成一种不舒服的印象，这可能是团为共和党指控杜鲁门政府在朝鲜的目的就是屠杀中国人，为此，美军也会付出重大伤亡。我简直不明白，战争就是意味着杀人，对这一点还能有什么异议吗，他妈的真让入觉得好笑。军人应当按军人的法则行事，我决心已定：‘屠夫行动’，立即开始！”

让麦克阿瑟感到意外的是，第八集团经过李奇微的整顿，采取了一种稳扎稳打、齐头并进的战术，将战线从朝鲜半岛的三十七度线附近逐渐又向北推了回去。战场上形势的好转，却让麦克阿瑟落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不久前，他还一再渲染朝鲜战场的严重局势，给华盛顿当局施加压力，声言如果不立即采纳他的扩大朝鲜战争的计划，第八集团军将面临覆灭的危险。然而自李奇微指挥第八集团军从一月中旬开始发动进攻以来，他曾经预言的那种全军覆灭的危险似乎并不存在了，这一点让麦克阿瑟的面子多少感到些难堪。不过，麦克阿瑟对李奇微的这种消耗战的方针并不放在眼里，轻蔑地称之为：一场拉手风琴式的战争，嘲笑这种作战的公式是：前进，直到我们的补给线拉长，然后在敌方的进攻下后退，直到敌方的补给线拉得过长，如此进进退退。尽管麦克阿瑟这样说，但战局的好转却是显而易见的。于是，麦克阿瑟不动声色地将这一切归于自己的名下，难道不是自己首先提名由李奇微接替阵亡的沃克出任第八集团军司令官的吗？难道李奇微的进攻计划不是经他麦克阿瑟批准的吗？毫无疑问，在麦克阿瑟的努力下，朝鲜战场的严重局势开始一天天转好，既然如此，他的更大的雄心勃勃的战略计划为什么还不被五角大楼采纳呢？

于是，二月十一日，麦克阿瑟给华盛顿发去一个新的取胜计划。他断言，实现这个计划，就将有效地肃清朝鲜半岛上的敌人。根据他的设想，此计划将分三个步骤执行：一、对北朝鲜境内敌人后方的全部地区进行大规模轰炸，以造成混乱和动荡不安，切断公路和铁路交通；二、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敌增援部队跨过鸭绿江。如果仍然禁止轰炸鸭绿江和对岸地区，应在敌人的主要运输线上布设放射性废料，以切断北朝鲜

和满洲的联系；三、在北朝鲜东西海岸上端实施两栖和空降部队登陆，对敌人实行大包抄。那时他们要不然饿死、要不然就投降。

尽管华盛顿当局对他的取胜计戈何能依旧不予采纳，但这并不能动摇他在朝鲜战场彻底取胜的勃勃野心，相反，战场局势的改观，更加刺激了他的这种野心：如果第八集团军继续打下去，为什么不能横扫朝鲜半岛打到鸭绿江边呢？假如战场上咱们可能取胜，而政府首脑们却裹足不前，那在公众面前的形象究竟是谁更光彩些呢？是杜鲁门、艾奇逊和马歇尔光彩呢？还是他麦克阿瑟？

应当乘热打铁，乘胜前进！应当利用各种方式给政府施加压力！

从一月底第八集团军开始发动反攻以来，麦克阿瑟已经兴师动众地两次飞到朝鲜前线视察了，每次视察进向新闻界的大吹大擂一再表明着他的英明决断。现在，仅仅半个月左右时间里，麦克阿瑟又决定对前线进行第三次视察。

二月中旬旬末的一天上午，东京第一大厦笼罩在一片融融春日的照耀中。麦克阿瑟在他的办公室里吩咐有关人员电台第八集团军司令官李奇微，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于二月二十日下午飞抵第十军团设在原州的捐挥部，进行战地视察。之后，麦克阿瑟十分惬意地点起一根新制的欧石楠根烟斗，坐在圈手椅里喷云吐雾，等待着接见已经事先预约好的几位来访看。

上午十点钟，总司令部办公人员将那批来访者引到麦克阿瑟的办公室，这是几位从美国飞到东京来的高贵的太太，一个个衣着艳丽，雍容华贵，但是她们那精心化妆过的面孔上却笼罩着一片愁云。

双方握手寒喧过后，麦克阿瑟开口道："本司令官非常欢迎从美国本上飞到东京来的客人，尤其是象诸位这样漂亮的女士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去观赏一次上野的樱花？诸怔女士如果运气好的话，那些美丽的樱花也许还未凋落……"

"麦克阿瑟将军，"一位年长些的太太打断了麦克阿瑟的话，"您大概知道，我们这些人不远万里飞过太平洋，并不是为了来观赏什么樱花的！"

"我的丈夫正在朝鲜流血，那些黄皮肤的中国人正象围猎一样在捕杀他！我可没有兴致去看什么樱花！"一个生着满头绵密金发的女人叫喊起

来。

“我的儿子也在朝鲜，噢，可怜的约瑟，他最怕寒冷，见不得流血……”另一位太大则是满脸悲戚和感伤，用手划着十字。

“我知道，诸位女士们的儿子或者是丈夫正在第八集团军服役。”麦克阿瑟皱了皱眉头，淡淡地说，“和他们一样在前线作战的士兵有成千上万……我不明白诸位为什么来东京会见我？我想对于你们来说，麦克阿瑟并不比你们的丈夫或是儿子更可爱，还是去看樱花吧……”

“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们回家！”那位年长的太太犹如群花之首，率先点出了她们的实质要求，“麦克阿瑟将军几个月前就许诺，要让孩子们回家过圣诞节……现在，美国人都在议论您，说您是一个爱开空头支票的骗子！”

“第八集团军的任务是统一全朝鲜，”麦克阿瑟不动声色地继续抽着烟，“现在战争还在继续，如果想与前线的士兵亲属相聚，那要耐心等到他们服役期为止。”

“我们没有那么好的耐心，我们等不及了！”那位年轻的金发女人尖叫着。

“噢，您等不及了？”麦克阿瑟微笑道，“我想没有人阻止您在新泽西或是新奥尔良什么地方物色一位中意的情人，怎么样，另找一位？不必来如此遥远的东京，更不用见我这个者头子。”

“您的话真让我恶心！”年轻女人嚷道，没想到麦克阿瑟将军如此缺少同情心……”

“听说您要扩大朝鲜战争，还要在朝鲜使用原子弹，那样，我们的孩子们也会受害的！”年长的太大善于点中要害，“我们养育后代，并不是为了让他们到朝鲜那个遥远的鬼地方去送死，我们要求您下令休战，把孩子们送回美国……谁都知道，在朝鲜死了成千上万的美国青年，您身居要职，对于这些无辜死去的青年，您应该负责……”

“这位尊贵的太大的高见倒使我有了一个新的发现，”麦克阿瑟微笑他说：“如果不是我刚刚亲耳听到诸位的话，我还不知道你们是一群狗操的东西！谢谢。”

众女士顿时哗然。前所未有的羞辱使她们一个个涨红了脸，一时间目瞪口呆。

麦克阿瑟从圈手椅中立起，不动声色：“明天，我要亲自去前线视察，到时候，我不会忘记关照诸位的儿子或是丈夫，我会命令他们的长官，把他们也就是你们的儿子或是丈夫，统统派往第一线！让他们去冲锋！让他们去踩地雷阵！明白吗？”

二

按照预定时间，二月二十日上午，麦克阿瑟飞抵原州第十军团作战指挥所视察。照例，麦克阿瑟把这次视察搞得热热闹闹，十分张扬。编组战斗机队为他的专机护航，随行带领着庞大的东京记者团。

对于麦克阿瑟的这种作法，李奇微颇有些不满。二十一日第八集团军将发起他拟定的“屠夫作战”，而今天，麦克阿瑟不失时机地赶到了前线，为的是在大规模作战行动开始前，由他自己亲手打响发令弹。然而，这毕竟是麦克阿瑟多年以来的习惯做法，并且，这种举动尽管过于张扬，讲究排场，但毕竟是他职责范围内的事。麦克阿瑟愿意这么抛头露面，谁又能阻止得了呢？

因此，当李奇微在第十军团作战指挥所见到趾高气扬的麦克阿瑟时，依旧恭敬地向上司敬礼，言不由衷地说着欢迎总司令视察的话。

“马修，谈谈你的作战计划吧……”麦克阿瑟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开口道，“我想，你对中共军队的战术已经有了透彻的了解，他们运输困难，粮弹不继，一月底以来的攻势迫使他们打乱了休整的计划，应该再加一把劲才对。”

“正是这样，”李奇微点头道，随后递给麦克阿瑟一份标有“仅供参阅，不许抄录”字样的作战计划，“请看，这是你前两天夜晚亲手拟定的‘屠夫行动’作战计划。按照这个计划，明天，第八集团军将发动一次强大的有限目标的进攻，以两个师的兵力在汉城以东强渡汉江，切断敌人的补给线。

“敌情方面，有什么最新的报告吗？”麦克阿瑟接过那份作战计划，并没有马上阅看。

“据报告，位于平壤一带有中共四个军，实力、武器状况、士气以及

作战企图等情况尚未查明。不过，敌增援部队很可能源源不断南下，以加强我正面之敌。我的意图仍然是，尽可能给敌人以最大限度的杀伤，同时尽量减少我们的伤亡。现在，新调运来的许多野战重炮营已经编入第一军和第九军，这将大大加强我方的火力，便于步炮协同战术的运用。同时，我们将控制追击的限度，保持各部队的联系，避免贸然行动而陷入敌方的包围，被其各个击破。”

麦克阿瑟匆匆看完李奇微决定的作战计划之后，漫不经心地将它交还李奇微。

“据我看，虽然收复汉城并没有什么军事上的价值，但是可能使我们在精神上和外交上取胜……而且，夺取了汉城，可以重新使用金浦机场和仁川港，从而加强我们的空中支援，并减轻我们在补给上存在的困难……”

“您的意见很对，”李奇微点头道，“我已将您的建议考虑在作战计划之内……”

“我的设想是，收复汉城一线作为以后作战的基地。然后运用大规模的空袭的手段来肃清北朝鲜整个敌军后方。到那时候，如果仍然不准许我们攻击鸭绿江对岸集结的增援部队，或者不准去炸毁桥梁，那么我就在敌人所有的主要补给线上敷设一片放射性废料。切断满州与朝鲜的联系。中国军队在北朝鲜的补给品堆积所里充其量只有可供十天的粮食，他们的弹药也同样是有限的。如果我获准使用国民党中国军队，再加上即将开到的美国增援部队，那么就可以在北朝鲜东西海岸同时进行两栖登陆和空降登陆，扣紧一张巨大的罗网……”麦克阿瑟又滔滔不绝地演讲起他的宏伟计划，然而说到后来，一片阴云又爬上他的脸际，“他妈的，马歇尔是怎么给杜鲁门总统出的主意？对我多次提出的使用国民党中国军队的建议，总是一再搁置不理……如果可以的话，马修，你不妨以一个老朋友的身份给乔？柯林斯将军写封信，要口气坚决，要求他允许用台湾的国民党军队来增援第八集团军，你和柯林斯不是挚友吗？”

“我将马上做这件事，”李奇微道，“如果得到允许，那么就可以大大弥补我们兵员的不足……”

“好吧马修，祝你成功！”麦克阿瑟微笑道，“现在，让我们去见见那些记者吧，他们一定等得很不耐烦了。”

二人结束谈话，来到聚集在作战指挥所外边的十几位记者面前。

麦克阿瑟傲然走上前，叼着烟斗，做出一种姿式让记者们为他拍照，之后，他镇定地宣布道：“我刚刚命令恢复攻势。”

麦克阿瑟这句话虽是平淡而出，但在他身后的李奇微听来却有如一声响雷，什么？我刚刚命令恢复攻势？我？谁？妈的，他是说，他刚从东京飞抵这里，分析了战场形势，并且就此与下属进行了讨论，尔后才命令第八集团军明天发起进攻……天哪！这计划明明是我连夜亲手制订的，他麦克阿瑟远在东京联合国军总部，从未发布过任何有关这次作战的命令！现在一切都揽到了他的名下……在麦克阿瑟极有风度地回答记者们的提问当中，李奇微的脸由红变紫，涨成了猪肝色……这次大事铺张的视察结束后，麦克阿瑟回到东京，立即给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去如下电报：……对于前线的形势我完全感到满意。

敌军已在战术上遭到一次挫折。他们的伤亡可算是现代战争中最惨重的一次。他们现在要远离基地三百五十英里作战，与当初紧靠后方庇护所时的情况相比较，问题已完全不同了。敌人过去一直无中生有地大肆宣传他们已把第八集团军彻底打垮，而现在他们正在为这个幻想付出代价。我注意到斯大林元帅刚刚预言我军在朝鲜必被歼灭，但是证明他是个预言家他的伙伴们还得花好多力气哩。我的目的是要地面部队继续挺进，直到我们发现敌军的主要抵抗战线，或者是发现在三八线以南根本没有这样的抵抗为止……

一

二月十八日午后，彭德怀在君子里指挥部得知三十八军已于十六、十六、十八三天内分八批全部撤至汉江北岸布防的消息后，松了一口气。天气已逐渐转暖，汉江随时会解冻，一旦汉江解冻，三十八军背靠江水应付敌人的进攻，将是很危险的事。

面对敌人的二月攻势，我横城反击作战虽然取得了歼敌两万余人的胜利，但因准备仓促，穿插部队没有全部到达指定位置，放跑了一些敌人，使胜利有所减色。加上砥平里之战因轻敌而受挫，使我迟滞或迫敌停止进攻的战役企图难以实现。敌人完全可能乘势攻进，以至前出到三八线附近……对此形势，彭德怀已有预料。虽然从长远的观点看，我军后备兵源充足，背靠东北大后方，战略上于我有利。但目前第二番兵团一时赶不上来，第一番参战之十三兵团六个军已历四个战役，疲劳、减员过多，新兵补充没有跟上，参战部队正处于“青黄不接”。由此看，我方战役主动权的暂时丧失将是不可避免的。目前最紧迫的是：在敌人的继续攻进中，各部队应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精神，进行积极的运动防御，迟滞敌人的进攻，争取两个月的时间；再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就是尽快将第二番兵团调入朝鲜，以接替第一番作战部队。现在只有杨得志指挥的十九兵团昨日已由安东出动，开进朝鲜，其他如陈赓的三兵团、杨成武的二十兵团和董其武兵团以及四十六军现在还正在国内集结，最快也要四月份才能抵达三八线附近，而且这还是最乐观的估计。按照毛泽东主席二月上旬间的部署，陈赓指挥的三兵团于二月间完成准备，三月出动，四月才能由西南开赴河北一带集结，照这个时间表安排，恐怕要误事。应该尽快督促三兵团开赴朝鲜，以解燃眉之急。

现在，彭德怀越来越认识到，第三次战役打得早了些，如果当时不急于打三八线也没有什么不利，加以充分准备胜利会更大些。二月上旬，金日成又一次来君子里会见彭德怀，谈话中，彭德怀直率他讲道，根据现在的情况看，第三次战役打得太早，如能准备到今年二月打就会好得多，让敌人守三八线，使敌麻痹，以为我们仍会与他以三八线为界，待我们准备好时，一鼓作气，连续打两仗，即可能解决问题……我们经过三个战役连续胜利，从上至下都产生了轻敌思想，对敌人估计不足，以为敌人不可能这样决地向我们反攻，所以对第四次战役的作战前准备比较松……在那次与金日成的交谈中，彭德怀提出，目前我们的方针应是力争制止敌人前进，稳步打开战局，并从各方面加紧准备，克服急躁轻敌，对战争做长期艰苦的打算。

经过与金日成推心置腹坦诚相谈，双方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彭德怀对此感到宽慰。从那次谈话到现在，短短十几天时间，战局果然出现予我不利的状况。彭德怀对仓促发起第四次战役的担忧被证实了：我方反击受挫，敌人很可能进抵三八线。

假如在敌人突然大举进攻时，如彭德怀曾向毛泽东建议的那样，从原川南一线后撤十五至三十公里，并声明拥护限期停战呢？甚或暂时放弃汉城、仁川，主动进行战略撤退，待第二番参战部队开上来，进行充分准备后再与敌人决战呢？当然，后悔药是不能吃的，其它种种方案的结果只能是事后的推测。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第四次战役的反击作战从各方面看都甚为勉强，何况为保持汉城、仁川和有利东线的反击作战，担负坚守防御的五十军和三十八军又遭受很大伤亡。遗憾的是，毛泽东主席当时并没有过多考虑战场上的诸多困难、指示彭德怀要确保汉城七仁川及汉江南岸，并要求立即发动战役反击，突破原川，一直占领大田，安东——就是，不但要制止敌人的进攻，而且要我军从三七线再向南打到三六线去……看起来，自己应该立即赶回北京，亲自向毛泽东主席汇报战况，求得双方认识上的一致。彭德怀思前想后，觉得有这个必要。虽然毛泽东也曾指出过，朝鲜战争要做长期艰苦的打算，速胜的观点是有害的，但是从他对第四次战役的要求来看，却是脱离战场实际的。联想到我军收复汉城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要把敌人赶下大海去……“前进，向着釜山！前进，向着大邱！”国内还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庆祝汉城解放的游行——种种现象表明，志愿军连续三个战役的胜利，的的确确在我们上上下下的头脑中滋生了程度不同的轻敌、速胜思想。

“任何时候，头脑都不该发热哟！”彭德怀自言自语道，似乎是在提醒着自己。

彭德怀拿起茶缸子，喝了几口茶水，又习惯地用于指从茶缸子里捏出些茶叶来放在嘴里嚼着，一面又仔细审视着作战地图。他约略计算了一下，从横城和汉江北岸一线至三八线以北涟川、华川、扬口一线有一百多公里。汉江南岸，五十军和三十八军阻击敌人达二十多昼夜。以我部队的顽强精神，由西至东在整个战线上以邓华、乾先楚、金雄指挥的备集团阻击敌人，采取梯次防御，利用空间换取时间，坚持两个月之久，当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关键是，第二番参战兵团必须在四月上旬能开上三八线。昨天深夜，关于防御作战的方针和部署已经以彭德怀和朴一禹的名义电发志愿军和人民军各部。为实现此项命令，彭德怀还指示有关人员起草一封信，以志愿军党委的名义电发各军党委，要求各级

干部和党员克服一切疲劳和兵员不足等困难，尽量利用汉江、大山、隘路等天然屏障，迟滞敌人前进，消耗与疲惫敌人，以争取两个月时间，待第二番作战部队的五个军到达……“彭总！”有人兴奋地喊了一声，大步奔进作战室，倒让彭德怀愣了一下。

作战处长丁甘如拿着一个半导体收音机，脸上显出兴奋的表情。

“么子事情？”彭德怀问。

“斯大林元帅发表讲话啦！你听听彭总！”丁甘如把收音机音量开大。

收音机里响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清晰的广播声，播出的是《人民日报》当天发表的《斯大林就目前国际形势发表谈话》一文。

“听听，听听斯大林怎么讲的，”彭德怀从丁甘如手里拿过收音机放到桌上。铿锵有力的广播声在室内回荡着。

“……如果英国和美国最终拒绝了中国人民政府的和平建议，朝鲜的战争便只能以武装干涉者的失败而告终……这场战争在美英的士兵中是极不得人心的。的确，很难使士兵们相信：既不威胁英国又不威胁美国而且自己的台湾岛被美国人侵占了的中国是侵略者，而侵略了台湾岛并将军队推向中国边境的美国倒是自卫的一方。很难使士兵们相信：美国有权在朝鲜领土上和中国边境附近保卫美国的安全，而中国和朝鲜都没有权利在他们自己的领土上或在本国边境附近保卫自身的安全。因此，这场战争在英美士兵中是不得人心的。显然，如果士兵们认为强迫他们进行的战争是极端非正义的，如果士兵们因此而在前线敷衍塞责，不相信他们的使命合乎正义，情绪低落，那么，就是最有经验的将军和军官也要吃败仗的……”

“讲得好！斯大林讲得好！”彭德怀拍着桌子叫道，“他娘的联合国宣布我们中国是侵略者，真是贼喊捉贼！联合国让美国说了算，还算什么联合国！我们都是联合国哩，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归一，还存西藏、新疆、内蒙，更不要说世界领上面积最大的苏联，还有东欧、朝鲜……我们才是联合国哩，……我们宣布美国是侵略者！”

说罢，彭德怀得意地对丁甘如一笑。

“对，彭总，我们才是联合国哩……”

听罢广播，彭德怀沉思片刻，对丁甘如说："斯大林讲，朝鲜之战必以美国武装干涉的失败而告终，从最终的结果看必定如此，但是，仗是要一仗一仗地打，美国是纸老虎，又是真老虎，我们得认真对待哟！我打算回国一趟，向毛主席汇报，再向朝鲜调几十万大兵，跟麦克阿瑟他们认真较量一番！"

"是应该增兵朝鲜，现在我们第一线作战部队的兵力比敌人已经不占优势了……"丁甘如赞同地说。

"你赶快去给邓华指挥所发个电报，让邓华立即回君子里指挥部，在我回国期间，由他和朴一禹负责指挥作战……"

"是！"丁甘如转身就走，又被彭德怀喊住。

"还有一件事，我考虑应该把志愿军指挥部向前线方向移动一下，君子里距前线太远。要把指挥所向前开！在我从国内回来后，志司要设到三八线附近，最好在金化、上甘岭一带。总之，我从北京回来时，志司不能还留在君子里，要前移到第一线的军长们能当天赶到志司向我汇报情况，之后还能当晚赶回前线的位置上……"

彭德怀一边说，一边用手指戳点看作战地图——他的手指毫无顾虑地从君子里位置大胆地跃向地图上的上甘岭一带。

二

一九五一年二月下旬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北京西山仿佛还在一夜的沉睡中没有苏醒。蓝色的晨霭静静地笼罩着一处幽静的庭院。盘曲的公路上，一辆黑色轿车挟着寒风疾驰而来，停在西山脚下这座古典建筑的院落门前。

车门打开后，身穿一套棉军服的彭大将军从车上走下，大步奔进庭院大门。

……彭德怀从朝鲜君子里指挥部驱车向北，一路晓行夜宿，几天后赶到北京。进京后，彭德怀驱率直奔中南海，却不料毛泽东不在中南海，而在西山别墅。彭德怀又马不停蹄，即刻赶到西山别墅。

从去年十月离京赴朝参战，已历四个月之久，这一百多个日日夜夜里，朝鲜战局发生了世界为之震惊的巨大变化，而新中国的开国领袖毛

泽东主席正是这种巨大变化的主要策动者。身为中朝联军司令员的彭德怀，在战局出现错综复杂情况之下，风尘仆仆从前线赶回，急于向毛泽东主席述职，这种迫切之情可以想见。

然而，忠于职守的工作人员却拦住了彭德怀疾行的脚步“主席工作了一整夜，刚刚睡下……”

“不行！我要立即见主席！”彭德怀似乎还置身于炮火连天的朝鲜前线，心情急迫，话语带着一股火药味儿。说罢，迈步奔向主席居室。

工作人员再次阻拦：

“主席最不愿睡着后被人扰醒，还是等他睡醒后再见吧！”

“主席知道我要来，你快去通报！”彭德怀已经很不耐烦了。

“不行，没有特殊情况，我们不能影响主席休息……”工作人员并不敢做主。

彭德怀的性格本来就暴躁，面对再三的拦阻，不由地怒上心头，他伸出大手将工作人员一把拔开，喝道：“什么特殊情况？前线军情如火！走开，莫要拦我……你又不是太监，不让我见主席！”

彭德怀不由分说，大步闯入毛泽东卧室。

正在这时，卧室里响起毛泽东的招呼声：“我以为是哪个铜槌花脸在叫板哩，嗓门冲破天喽，原来是彭大将军来闯宫，我岂敢不见……快，请进，请——”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主席就养成了深夜工作的习惯，常常为了起草文件和撰写文章、著作以及思考某一重大军事、政治问题而通宵达旦，往往工作到天亮才休息。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党中央由西柏坡迁入北京。建国后，不少人从毛泽东同志的健康考虑，劝他改掉晚睡的毛病，但功效总是不大。前不久，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现任该校校长的周世钊先生还写信给毛泽东，劝诫他一定要改掉夜作而晨息的毛病，应当把这看作是一件大事情，而不是一件小事情。毛泽东听从周世刨的劝告，试着改正过去的习惯，但实行一段时间后，便又翻了过来，自己也奈何不得。昨天夜里，他开始修改一份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发给全党的情况通报，直至今日凌晨才改毕。之

后，又给湖南长沙两位故旧、亲友写了回信，一直忙到天快亮了，才照例服用两片安眠药，上床休息。然而，他却一时难以入睡。自从建国以后，毛泽东家乡的亲戚及他旧日学友、袍泽常有书信来，甚至直接进京找他，一则重叙旧情前来探望，二则少不得为了些个人工作、境遇及至柴米油盐诸事求到毛泽东主席头上……这些故人旧事的重提，常常使毛泽东回想起久以淡忘了的许多青少年时期的往事，尤其在夜深入静工作之余，思乡之情被唤起，时常难以入睡……屈指一算，从一九二七年搞秋收起义离开长沙，至今已历二十余载，南北转战，国事频忙，一直再未回到故乡……于是，故乡故人故事便时而翩然入梦——……哦，又是湘乡唐家，山脚下那块丈多高的巨石，它拔地而起，雄姿伟岸……曹雪芹因了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一块顽石，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有了那半部奇书……莫非这湘乡唐家的巨石，又是另一部《石头记》？

请问湘乡的石兄，一别数十载，风雨如磐，一向安然如故否？

无地造化，良然神工，必将形容久在……倒是你一介游子，离乡背井，失去了依靠，难保无恙……石兄此言差矣：神州华夏，哪里不是我的祖国？何谓离乡背井？至于依靠么，马列主义为天，人民为地，我顶天立地，何谓失去了依靠？

天为元，地为本；水有源、木有根。天地合一，水木相交，势必久长。你须追根溯源，不忘根本。要忘得湘乡唐家的石头，记得韶山冲南岸的两棵大纵树……石兄，你是说，要我常从天上回到地上？要我再给你烧香磕头一番不成？

缘分可结不可解。你可记得：母亲生你时是第三胎，头两胎你的两个兄长都夭折了。你母亲文七妹为了保住你，在你落地两个月后，便抱着你翻山越岭十几里，回到娘家湘乡唐家，把你寄养在你的外祖母家。湘乡的风俗是，给孩子取个贱名，或“狗伢子”、或“猪伢子”，越贱越容易养活。可你的外祖母聪慧过人：猪狗虽贱而易养，毕竟难以久长。倒是山脚下那块拔地而起的巨石已屹立千年不倒。何况这巨石下自有一般清泉长流不断……后来，你的外祖母把你领到这块巨石前，烧香磕头，为你取名“石三伢子”……那块巨石就是我，你说这缘分还浅吗？

石兄倒懂得辩证法：贫贱与高贵是互相转化的，由贱而贵，由贵而贱，并非一成不变。君不见，古来多少帝王将相企图龙种永传、社稷不倒，到头来“忽喇喇似大厦倾”，“落了个茫茫大地真干净”，而让我“石三伢子——一个农户的儿子成就了革命的大事业……因此，我想说：卑贱

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原因是卑贱者有了辩证法……不是，你刚才提到韶山冲南岸的两棵大机树，如今安在否，小时候，我与顽童们一起常常去偷食邹四阿婆家的枇把、桃子。邹四阿婆追打来，我们就爬上附近那两棵大纵树。邹四阿婆捉不到我们气得跳着脚骂我：“好你个石三伢子，又是你充头领！猴子一群偷我的仙果看打！”

……室外的一阵吵嚷声把毛泽东从睡梦中扰醒，仔细一听，原来是彭德怀。

“大将前方归，理当即召见。”毛泽东自语着，连忙披连衣下床。

三

就这样，毛泽东披着一件宽大的睡衣，彭德怀穿着一身显的臃胖肥大的军棉衣，二人相携进入客厅，开始了一次长谈。

“主席，对不起喽，影响你休息……”彭德怀略带歉意地开口道，“不过，前线情况确实紧急，我又是个急性子……”

“你来了我不睡觉也高兴，”毛泽东从茶几上拿起香烟点着，开始了喷云吐雾，“好多人劝我改掉晏睡的毛病，我也想按照太阳办事，不按月亮办事，可是旧习难改、顽固不化……老百姓唱，东方红，太阳升……岂料太阳升，我就要倒头睡下，东方红的时候，我两眼一合，一片漆黑哟……”毛泽东说着，竟自呵呵笑了起来。

“怎么样，前线战况如何？”毛泽东问道，不待回答，又问，“德怀呀，你的字是：石穿？”

彭德怀点头：“石穿！”

毛泽东笑道：“我有个乳名你可知道？”

彭德怀摇头。

“我的乳名曰：石三讶子。”

彭德怀疑惑地问：“我只知道毛泽民和毛泽覃是你的两个兄弟，却不知你还有两个哥？”

“母亲生的头两个男儿都未保住，我是她第三胎，为了保住我，外祖

母领我给一块大石头磕头烧香，取名‘石三伢子’……”毛泽东深深吸了一口烟，笑道：“你叫‘石穿’，我叫‘石三讶子’，我们同是两块石头嘛……”

“我岂敢与主席比，”彭德怀大手一摆，“主席是宝石，我彭德怀不过是一块冥顽不灵的顽石！”

“我也是顽石嘛！”毛泽东一挥手道，“我们两块石头，一块扔给杜鲁门，一块扔给麦克阿瑟……”

“主席，我可是要木棍进炮膛——直来进去喽！”彭德怀觉得室里暖气太热，随时解开棉衣钮扣，“我这次回来，一是向你汇报情况，二是谈谈我的意见，听不听由你！”

“你讲嘛。”

“要我说，第三次战役打过三八线，很勉强，部队连续打了两个战役，还未来得及休整，又发起强攻，准备不足。现在看来，当时不急于过三八线，也没有什么不利，准备得更充分些，连续打两仗，也许就解决问题了……结果三次战役追击敌人到三七线，部队粮弹、兵员补充不及，又被敌人反攻回来。而且，国内报刊一再宣传：要把美帝赶下大海……解放了汉城，首都搞了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将来丢了汉城又该怎么讲？其实，第三次战役之所以前进很快，是因为敌人并没有打算坚决守，汉城也是敌人主动放弃的……打砥平里，我们还以为一包围一攻，敌人会象以前那样很快退缩，却不料敌人凭借其技术条件，死守砥平里，使我们几个师攻击受挫。可见，敌人如决心守一点，凭借其优势的火力是可以办到的。我们不能轻敌，一定要从各方面多做准备……第四次战役，带有更大的勉强性，部队仓促调动，仓促出击……十三兵团经过连续三次战役，新兵还未补充上去，部队缺员，粮弹运输又极为困难。当初我意退几十公里，拥护限期停战以争取舆论和军事上的主动，主席却命令立即发起第四次战役，确保汉城和仁川，还要部队向南攻进一百多公里，这实际上是办不到的……主席，别怪我彭德怀说话不好听，你早就讲过，战争要作长期打算，可是你在实际指挥部署上，却是要我们速胜……”

听着彭德怀一番慷慨直言，毛泽东一语不发，一支接一支抽烟。彭德怀讲完后，毛泽东又凝神思虑良久，缓缓开口道：“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能强求……”

“我对主席讲的这些意见，前些日子也对金日成同志谈过了……”彭德怀说。

“金日成怎么看？”

“他同意我的看法，还承认，过去三次战役胜利来之太易，情绪上有过一时冲动……”

“噢，那个苏联驻朝鲜大夜史蒂科夫哩？”毛泽东问。

“此人不是极力主张一口气把敌人撵下大海去的吗？”

“听朝鲜同志说，斯大林要把史蒂科夫换回国内……”

“嗯，现在你们的部署怎样？”

“回国前我都作了安排——”彭德怀说，“以邓华、韩先楚和金雄三个集团兵力，在整个战线上采取积极的运动防御，争取一段时间，等第二番参战部队开上来，经过各方面充分准备，再与敌决战。”

“大约能防守多少时间？”毛泽东问。

“坚持两个月时间没问题……不过，第二番部队要尽快拉上去，早作准备，现在只有十五兵团已开过安东，还有宋时轮的九兵团在朝鲜休整后可参加春季攻势，这样第二番参战部队只有六个军，兵力不够，我意尽快让陈赓指挥的三兵团开上去，其他如扬成武和董其武兵团也要抓紧准备，随时出动……”

“嗯。让我考虑考虑……”毛泽东点头道。

“主席放心，据我青，我们的后备兵源充足，背靠东北；打得越久我们越强大。我们的空军、高炮部队也在进一步加强。而且，与敌军相比，我们部队的士气高涨，战斗力强，只要我们树立了艰苦长期的作战思想，就不怕敌人的技术装备优势，最终要打破它的优势！”

“看起来，在朝鲜与美军作战，比我们在国内打国民党军队不同，”毛泽东思考他说，“在国内我们尝到了打大歼灭战的甜头，而朝鲜地域狭长，不易大部队迂回，且筹粮困难，运输又难以保证，应当总结出适合朝鲜地域与敌人特点的一套打法……比如李奇微讲我们是一礼拜的攻势，是月圆攻势，那我们以后，可不可以敢于白天作战？部队自携

粮弹，攻击只能延续一个星期，那么，可不可以组织两番部队，第一批部队攻一个星期，第二批部队接上去再攻一个星期？”

“主席讲得对，在春季攻势中，我们要认真考虑……”彭德怀点头道。

……告辞前，彭德怀忽然想起该说说毛岸英牺牲的事，便开口道：“主席，我要向你负荆请罪，我没有照顾好岸英，他……”

“岸英怎么？！”毛泽东一惊。

彭德怀顿时愣住了：岸英牺牲后，自己很快给主席拍了电报，怎么他还不知道？看来是别人怕主席伤心，把电报压下了……这这这，我彭德怀成了亲口向毛主席讲这噩耗的第一个人了，我怎么就没有料到这一点！

“主席，岸英牺牲了……”彭德怀硬着头皮讲道，“二次战役开始前，敌机轰作志愿军总部，岸英没来得及从作战室跑出来，炸弹正好落到作战室，岸英被……”

“你莫要讲罗，莫讲罗……”毛泽东打断了彭德怀的话起身踱到窗边，向窗外眺望，将身子背对着彭德怀。

“主席把岸英交给我，我没有照顾好，对不起主席……”彭德怀感到非常痛心。

“你莫讲罗，”良久，毛泽东开口道，“打仗哪有不死人的？志愿军战士死了成千上万，不要因为岸英是我毛泽东的儿子，就当成一件不得了的大事……”

彭德怀离去之后，毛泽东依然站在窗前，久久凝望庭院那里萧疏的垂柳……岸英这孩子自一出生就历经磨难，刚刚九岁就和开慧一起被敌人抓进监狱。开慧牺牲后，岸英三兄弟被转移到上海。不久，上海地下党机关遭到破坏，三个孩子流落上海街头，卖报纸、拣破烂、擦皮鞋……一直到三六年，上海地下党才又找到岸英、岸青兄弟……开慧英年早逝，如今她留下的骨血岸英又牺牲在朝鲜……我毛泽东是不是太对不起开慧了？前几日，岸英新婚不久的妻子思齐还向我探问岸英的消息，这，可让我如何对她说？想到这里，毛泽东长叹一声。口中吟起一首《枯树赋》“昔年移柳，依依江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

人何以堪！”。

吟罢，他依然久久凝望着窗外的枯柳。在二月的寒凤里，那早已落尽黄叶的萧疏柳枝象乱凤吹动着的丝丝雨线……“开慧，岸英和你一样，是为革命，为人民牺牲的，人民将永远怀念你们……”毛泽东默默地自言自语。

几天后，毛泽东根据朝鲜战场形势，经慎重研究，及时做出了关于坚持长期作战、轮番作战的正确方针：一、从目前朝鲜战场最近进行的战役中，可以看出：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而要大部消灭这些敌人，则需要时间。因此，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至少我应作两年的准备。……二、粉碎敌人意图，坚持长期作战，达到逐步歼灭敌人之目的，我志愿军应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决定编组三番轮战的部队，即将现在朝鲜作战的九个军三十个师作为第一番志愿部队；将正从国内调去的六个军及现在朝鲜即将补充的三个军（有两个军现在元山、咸兴地区休整）共九个军二十六个师作为第二番志愿部队，约四月上旬可全部到达三八线地区，接替现在汉江前线的六个军的任务：将准备从国内调去的六个军及第一番志愿部队中的四个军共十个军三十个师作为第三番志愿部队，准备六个军调用。……三、根据一、二两月份的作战经验，我因有三个军在成兴以北战役中损伤较大，从事休整，致现在前线作战的只有六个军，减员甚大，未获补充。因之我无后备力量，在战役胜利时不能扩张战果，在敌人增援时不能打敌援兵。同时，我军南进，后方线长，供应很困难，还须留兵守备，故在敌人未被大量消灭前及我尚无空军掩护条件下，我如过早逼敌南退，反不利我分割歼敌。鉴于此种情况，在我二番志愿部队九个军于四月上旬到达前线以前，敌之陆军还较我占优势，我应避免进行战役性出击，而以第二番部队六个军及朝鲜人民军四个军在南汉江以北地区进行防御，迟阻敌人……在我第二番志愿部队九个军到齐后再进行有力的新的战役……总之，在美国坚持继续作战，美军继续获得大量补充并准备和我军作长期消耗战的形势下，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

一

李奇微指挥实施的“屠夫作战”行动并非象他自己设想得那样顺利，由于中国和北朝鲜军队的顽强阻击，第八集团军进展极为缓慢，从进攻发起日二月二十一日开始，半个月时间里，才勉强由汉江南岸向东经扬平、横城、芳林里至东海岸江陵战线拉齐。在此期间，中朝联军副司令邓华和副政治委员朴一禹曾考虑组织一次较大的战役反击，并为此发电北京，向回国述职的彭德怀司令员请示：“估计敌为要夺取汉城，必先攻取洪川、春川，以迂回汉城之侧背，为争取两个月时间，势必要在三月间组织一次较大的战役反击，有力地歼灭北犯之敌，才能停止敌人一个时期的前进。”彭德怀根据毛泽东主席刚刚做出的关于坚持长期作战和轮番作战的方针，分析了第二番志愿部队开进的日程和战场情况，认为三月间勉强发起较大的战役反击，胜算不可能，而且容易引起敌人过早注意中国第二番志愿部队，致敌不敢大胆越汉江向三八线推进。决定还是按原计划于四月初至中旬发起反击。如敌人大举北犯，可以主动放弃汉城洪川，逐步退至三八线以南的东豆川、抱川、着川一线防御。

由于中国和北朝鲜军队的坚强阻击，加之进入三月以来气候转暖，消融的冰雪使公路变得象泥泞不堪的稻田，阴雨天气亦影响空中作战，运输补给品极为困难，以及处于第八集团军后方的北朝鲜第十师的游击活动，致使第八集团军的“屠夫行动”名不符实。为了打回三八线，李奇微又策划了另一场攻势，代号为“撕裂者行动”，攻击开始时间定于三月七日。

让李奇微感到不悦的是，在攻击日前夕，麦克阿瑟又要亲自来前线视察了。得知这个消息后，李奇微几乎立即联想起“屠夫行动”开始前，麦克阿瑟将部下的功劳归于自已，向记者们宣布：“我刚刚命令恢复攻势”时的那副自命不凡但洋洋得意的神态。那时的情景虽然已过去半个多月，仍然刺伤着李奇微的自尊心。可以想象到，这一回，麦克阿瑟照例会带着庞大的东京记者团，一路张扬着飞到前线，照例会毫不客气地高举他那伟大军事统帅的手臂，打响总攻开始的发令枪。自然，所有的聚光灯都会照到麦克阿瑟的身上……这一回，李奇微也不客气了。

为了阻止麦克阿瑟在进攻发起前的视察，而又不致被当作是一种不欢迎上级的行为或是侵犯上级权利的行为，李奇微召集部下开了一次很长时间的会议，反复斟酌辞句，以最高司令官由东京飞到前线抛头露

面，会把即将发动进攻的情报很快传给敌人而使对方能够及时采取对策为主要理由，向东京联合国军总司令部发出了一份长长的电文。电文虽然很长，言辞又很婉转巧妙，不过实质内容无非是一句话：对不起，这回您别来了。

倒是麦克阿瑟对此表示了适度的谦虚，他接受了李奇微的建议——面对一个下级向他的权威挑战而给予容忍在麦克阿瑟的军事生涯中似乎是很少有的例子。不过，麦克阿瑟的这种让步充其量不过是把视察前线的时间后推一天而已。三月七日，“撕裂者行动”开始，第八集团军总攻发起后，麦克阿瑟的专机在偏组战斗机群的护卫下，于当日上午照样威风凛凛地抵达前线——总攻已经开始，最高司令官再怎么样抛头露面地视察，也不再有向敌方泄露什么重要情况之嫌了吧？

就在三月七日到前线视察之后，麦克阿瑟回到东京，立即举行记者招待会。

原来，看到第八集团军虽然缓慢但都是在不断地向北推进，战场形势有所改观，麦克阿瑟用武力统一朝鲜的野心又死灰复燃了，他接二连三地给华盛顿拍发电报，重弹老调：他的手脚被捆住了，不应该再对第八集团军施加更多的限制，应当允许他动用蒋介石的军队，在最要害的地段——沿鸭绿江两端的东西海岸登陆，给中朝军队以毁灭性的打击，应该让李奇微率领第八集团军越过三八线北进，统一整个朝鲜。

然而，麦克阿瑟的某些共和党朋友却从华盛顿传来消息，说杜鲁门无意批准麦克阿瑟的计划，甚至不打算进入北朝鲜。而李奇微以一个老朋友的口吻给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将军写去信，要求设法批准动用台湾国民党军队，这个努力也被明确拒绝而失败。也就是说，社鲁门不想干了，想从朝鲜战争中“脱身”了。

麦克阿瑟为此感到震惊：什么？难道仗就白打了？五万多美国士兵就这样白白送了命？

于是，麦克阿瑟把三月七日从前线视察回来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看作是对白宫政策的一次试射。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上，他用抱怨的口气强调说，现在朝鲜前线战局一天大好转，第八集团军正在发动新的攻势，在遇到敌方的强大抵抗线之后，战线将稳定下来，俪我们的危险在于陷入僵局。除非近期派出增援部队，否则敌人将再次发动反击，那就可能是一场前所末有的残酷大厮杀。必须尽快在“最高国际水平”一级上

对此做出决策。

从某种意义上讲，麦克阿瑟通过这次记者招待会向华盛顿的试射没有成功——华盛顿对此毫无反应。于是，麦克阿瑟便放出第二炮。

三月十五日，麦克阿瑟召见了合众社董事长休？贝利，由贝利对他作了一次专门采访，他在录音谈话中，再次批评了不准第八集团军越过三八线的命令。他们的口气非常强硬："今天，第八集团军再次恢复了汉城，正向三八线攻进，军事形势鼓舞人心……但是，那些惯于蹲办公室对战场发号施令的人却不让第八集团军越过三八线，就是说，要把北朝鲜让给共产党，这与联合国授予第八集团军的统一朝鲜的军事使命是相违背的，事实上，美国和它的盟友们早已放弃了这一使命……"

在此之后不久，麦克阿瑟又收到美国众议院少数派领袖乔？马丁三月八日写给他的一封信，这封与麦克阿瑟观点一致的信使他的信心受到鼓舞——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当前讨论外交政策和全面战略的过程中，我们中许多人感到苦恼的是，虽然欧洲方面己被大大地强调，却没有听到您作为远东司令部的总司令发表自己的见解。

我认为，对于我国安全和全世界安全都绝对必需的是，美国的政策应该尽可能也括最广泛的战略方针，而且在迫切要求保卫欧洲时不削弱我们在亚洲的地位。

附上我于二月十二日在纽约州的布鲁克林发表的一篇演说的抄件，其中强调这个要点的同时建议使用福摩萨蒋介石委员长的军队来开辟亚洲第二战线，以解除我军在朝鲜所受到的压力。

……如果您能在保密的基础上或通过其他方式把您对于这点的看法告诉我，我相信它将使我深受教益，钦佩你的人甚多，而您博得的尊敬是极大的。祝愿您在您所指挥的伟大事业中获得成功。

对于众议员马丁这样的信件麦克阿瑟当然不会置之不理。难道这不是一次向众议院宣传自己见解的机会吗？二十日，麦克阿瑟及时给乔.马丁写了回信——……某些人似乎不可思议地难以认识到下列一些事实，在亚洲的这块地方就是共产党阴谋家已经选择好作为他们想尽办法征服世界的场所，而我们对于由此而引起的关于战场的问题竟然展开了争论；我们已在这里拿起武器为欧洲而战，而外交家们都仍在那里进行舌战；如果我们在亚洲败给共产主义，则欧洲的沦亡就不可避免；打胜

了，则欧洲就很可可能避免战争而维护自由。不如你所指出的，我们必须赢得胜利。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胜利。

——麦克阿瑟写给马丁的这封信，向华盛顿政策宣战的含义非常明确：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胜利。为了胜利，第八集团军完全应该再次越过三八线北进。然而，麦克阿瑟还不知道，就在这一天，作为对麦克阿瑟向合众社休？贝利发表谈话的回击，一份经国务院和国防部精心构思、反复磋商的文件，以总统声明的形式，业经国防部长马歇尔最后批准电发东京的麦克阿瑟。

电报内容如下：

国务院计划由总统不久以后宣布，由于已将侵略者从南朝鲜大部分土地上赶出去，联合国现正准备讨论朝鲜问题的条件。联合国一直有这样一种强烈的看法，在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朝鲜问题做出进一步努力之前，不应该使用大部队向三八线以北发动进攻。判断外交上的反应和批准可能进行的新的谈判，是需要时间的……第二天，当麦克阿瑟在东京第一大厦他的办公室看到这份电报时，不由得怒火中烧。一月中旬的攻势开始以来，由于参谋长联席会议在他的压力下有所让步，并在此后向朝鲜派出了他所一再要求增援的几个国民警备师，这使麦克阿瑟认为华盛顿方面有可能在他的进一步敦促下采纳他的扩大战争的计划，而现在这份电报却告诉他：总统不想打了，要和共产党谈判了。这么说，由他麦克阿瑟指挥的同中国全面战争不会出现了？……麦克阿瑟觉得自己被华盛顿出卖了！

麦克阿瑟毕竟是麦克阿瑟，他当然不会就此罢休。华盛顿这份电报无疑是砸到他脑袋上的一块石头，他必须拣起一块更大的石头狠击回去。……麦克阿瑟象困兽一样在办公室里转来转去，一边狠狠地骂着：马歇尔！马歇尔！一切阴谋的策动者！正是他马歇尔把中国共产党人看作是一些土地改革者，才抛弃了蒋介石，把中国大陆让给了赤色分子，现在，他又要鼓励杜鲁门把北朝鲜也让给赤色分子了……麦克阿瑟想象着蹲在办公室里的马歇尔狡诈的面容，心中意识到：背水一战的时候到了……你们不是想停战吗？不是准备发出停战的呼吁吗？那么好吧，我麦克阿瑟抢先来办这件事，我要向中共方面发出停战声明，不过，这声明将是煽在中共脸上的一个耳光，将是一份最后通碟！

二

三月二十四日，麦克阿瑟在他又一次从朝鲜前线视察回来后，向东京新闻界发表了他的声明：战事仍按照原定的日程和计划进行。目前我们已基本上肃清了南朝鲜境内有组织的共产党军队。

较之我们战术上的成功更具有重大意大的是：事实已清楚地表明，赤色中国这样一个新敌人，它具有的军事力量是被人夸大和自吹自擂的，它缺乏足够的工业能力来为进行现代化战争提供必不可少的重要物资……最初，巨大的兵力优势也许可以弥补这一不足，但现在由于现有的大规模杀伤手段的发展，单凭人数优势已不足以弥补工业能力不足所固有的致命弱点……由此造成的力量上的悬殊，纵使他们以狂热的勇气或者不顾大批生命的损失也无济于事。

……因此，敌人此刻必须已经痛苦地意识到，如果联合国决定放弃我们力图把战争局限于朝鲜境内的容忍态度，通过把我们的军事行动扩展到它的沿海地区和内陆基地，赤色中国就注定有立即陷于军事崩溃的危险。弄清这些基本事实后，就朝鲜问题做出决定就不会有难以克服的目难了。但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这些问题要根据本身的是非曲直来解决而不是同诸如福摩萨和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这类无关紧要的问题搅在一起。

……在我作为军事司令官的职权范园内，不用说，我当然随时准备与敌军总司令在战场上举行会谈，真诚地努力谋求不再继续用流血方式实现联合国在朝鲜的政治目标……“这个妄自尊大的家伙！应该撤他的职！把他一脚踢进北中国海！麦克阿瑟以为他是美国政府的总督，可以他妈的为所欲为！……”——当麦克阿瑟的声明由新闻界通讯播发后，杜鲁门气得嘴唇发白，他的一双手捧着载有这一声明的报纸不住地哆嗦着。

他妈的，这家伙想干我这份差使！我已经准备好吁吁谈判的声明，他却发出了自己的声明！他是在告诉中共：不要理会华盛顿和联合国，来同麦克阿瑟谈判吧！不过，当你们来谈判时，必须爬着过来！这无异于给傲慢的中共脸上打了一耳光，还谈什么停火？他这是有意拆我的台！……杜鲁门越看这份声明越生气，颤抖的双手猛地把这份报纸撕个粉碎，一双藏在深度近视镜片后的眼睛直向外喷火。

第二天上午，杜鲁门召集艾奇逊和腊斯克研究此事，马歇尔因故未到——也许是猜测到总统要撤麦克阿瑟职而有意避嫌，他派了副国防部长洛维特来白宫参加这次会议。

看得出来，杜鲁门强压怒火，有意表现出镇静。首先，他口授了一份克制性的电报，为制止麦克阿瑟再发表类似的破坏性声明——参谋长联席会议发麦克阿瑟亲阅：总统指示，提请你注意一九五零年十二月六日参谋长联席会议电报命令。根据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日参谋长联席会议电报内容，你如欲发表任何声明，必须按十二月六日命令的规定行事。总统还指示，如果战场上的共产党军事领导人要求达成停火协议，你应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参谋长联席会议，以便得到指示。

口授完这份电报后，杜鲁门从桌上扬起一叠电报，愤愤地说："麦克阿瑟的声明等于扔了一颗炸弹，看看，世界各地我们的盟国纷纷发来函电询问：这是什么意思？美国的政策难道要改变了吗？麦克阿瑟是在有意对抗美国总统的政策！"

接下来，杜鲁门讲了一个发生在林肯和麦克莱伦将军之间的故事：当时，麦克莱伦将军对军事以外的一些问题不时发表政治的声明，有人问林肯，他将如何对付麦克莱伦？林肯答道：我想起一个骑马的人，他的马直踢后腿，还扭伤了他登在镫里的脚，于是这个人就对马说：你要是还继续踢下去，我可就要下马了。

谁都知道，当年林肯与麦克莱伦大闹纠纷，不过与杜鲁门和麦克阿瑟之间的矛盾正好相反：林肯要麦克莱伦进攻，麦克莱伦都按兵不动。麦克莱伦对战争应该如何进行，甚至国家应该如何治理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总统直接下令给麦克莱伦，而这位将军却置之不理。最后林肯还是被迫解除了这位联邦军队主要司令官的职权。那么，现在杜鲁门谈起了这件事情，就是说，他要决心撤掉麦克阿瑟了。

然而，杜鲁门考虑到解除麦克阿瑟职务之举非同寻常，几乎可以肯定会引起国内反对派的愤怒浪潮，此事还不宜立即就办，因此，在当天的会议上，他并没有就此做出明确的决定。

事情常常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四月五日，工和党国会领袖马丁将他几天前收到的麦克阿瑟于三月二十日写给他的回信，拿到众议院宣读，当即，各大报纸利用大字标题在头条位置上刊登了这则新闻，《国会资料》全文刊载了麦克呵瑟致马丁的信。

"麦克阿瑟通过众议院少数派共和党领袖乔？马丁投下了另一枚政治作弹。看来这是令人忍无可忍的事情了……"——杜鲁门在当日的台历页上这样写道，"极端的不服从的行径。去年夏天，他就向国外战争退伍军

人协会送了一篇冗长的声明——不通过最高统帅，而是直接送去！……？

杜鲁门再也没有耐心了——

翌日上午，社鲁门在白宫召集马歇尔、艾奇逊、布莱德雷和哈里曼等人开会。

“我想大家看过麦克阿瑟给马丁的信了，”杜鲁门怒气冲冲他说，请看看美联社的头题新闻‘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马萨诸塞州的马丁，今天告诉众院，麦克阿瑟将军赞成朝鲜战争中使用中国国民党部队’，这封信是一颗定时炸弹！它使我们陷入困境！大家都谈谈，应该怎样来处理麦克阿瑟呢？对他这种公开的抗拒上级命令的行为，我们能不能继续容忍？”

“总统先生，”杜鲁门的心腹——总统助理哈里曼首先开口道，“你去年八月间就曾遇到过这个问题，而你当时决定留待以后处理……”

“麦克阿瑟的这封信和他前不久在东京发表的声明，是对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蔑视，是对总统最严重的违抗行为”艾奇逊态度十分强硬，“我认为应该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但是，由于这一问题极其重大，需要取得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致意见……应该想到，如果您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就会引起您任总统期间的一场最激烈的斗争。”

“我想由于此事的非同寻常，我们是否暂缓行事？参谋长联席会议应就此事充分磋商。但是，柯林斯将军正在南方访问，星期六才能返回，而提前召回柯林斯可能会引起种种不祥的猜测……”布莱德雷审慎他讲了上面的话。一贯谨小慎微的布莱德雷这样想：麦克阿瑟是否象陆军条例规定的那样，在军事上犯了明显抗上的行为呢？以此为理由撤他的职是否站得住脚？会不会在法律上纠缠不休，而导致一场马拉松式的军事审判？再有几个月，布莱德雷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任期就将结束，在他结束公职生涯之际，支持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会激怒那些右翼代表人物，很难说不被种种野蛮攻击而搞得声名狼藉，就如同那些人攻击艾奇逊和马歇尔一样……“乔治，你对此如何看呢？”杜鲁门将目光转向一直沉默着的乔治？马歇尔。

马歇尔避开对麦克阿瑟是否撤职一事，开口谈起麦克呵瑟给马丁的信：“麦克阿瑟这封信使我们和盟国的关系处于一种非常严重的局面，这使他们更加捉摸不定我们要怎样行事。而就在总统提请他们注意某种事

情，谋求他赞同自己的行动之际，战地指挥官却出来操纵局势了。我认为，这使盟国失去了对我国政府领导的信任……”

“那么，你对他违抗总统命令的事实，认为该怎样处置呢？”杜鲁门直截了当地问马歇尔。

“这……”马歇尔敷衍道，“应该充分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再好好商量一下……”

马歇尔有他自己的考虑，这一点杜鲁门能够猜想到。众所周知，麦克阿瑟和马歇尔这两位资历同样深的陆军五星上将，多年来形成的对立情绪早已不是什么秘密。麦克阿瑟于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陆军参谋长时，曾故意不让马歇尔得到提升，并对马歇尔被任命为参谋长一事冷嘲热讽。他还指责马歇尔在太平洋战争期间中断了他的给养供应，嘲笑他是一个只会坐办公室的军人，是罗斯福的狗腿子，之后还要接上一句“当然不是我的朋友”。而且，在军界和新闻界现在流传着一种说法，认为由于二人之间的宿怨，马歇尔早就想迫害麦克阿瑟。那么现在如果马歇尔赞同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也许会被顺理成章地看作是一种报复行为……尽管杜鲁门知道此中奥妙，但鉴于马歇尔的态度将很重要一点，杜鲁门还是要让他直接表态。杜鲁门很清楚，参谋长席会议对此事将犹豫不决。布荣德雷这个人生来不善于对付桀骜不驯的部属，正如二次世界大战中多次证明的那样，当碰到象蒙哥马利或巴顿这种人的骄傲自负时，他总是本能地退避三舍，听任他们大吵大闹，直到他们不做声为止。在麦克阿瑟面前，他简直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声。而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将军本身就赞同麦克阿瑟的行事方式，他本人曾在太平洋战区指挥过“热带闪电师”——第二十五步兵师——而被人称作：“闪电乔”，他也是一个只想打胜仗而丝毫不管政治后果的武夫，还能指望他同意撤掉麦克阿瑟吗？惟独马歇尔的态度会影响布莱德雷和柯林斯。但是现在让杜鲁门气恼的是，他作为总统，已拿定主意要让麦克阿瑟下台，而自己信任的将军马歇尔等人却要他再等一等，不要仓促行事……“请注意！”杜鲁门作了一个用手指敲击桌面的动作，尖锐的目光逼视着马歇尔和所有到会者，“我们在讨论什么？麦克阿瑟将军违抗命令、和与己无关的人进行接触……作为一个军人，他似乎忘记了总统才是武装部队的总司令！”

众人沉默了一会儿。

马歇尔提出一个建议：

“是否可以把麦克阿瑟从东京召回，诚恳地交换一下意见呢？”

“上帝，这可万万不能！”杜鲁门和艾奇逊几乎异口同声叫喊起来。

可以想象到，趾高气扬的麦克阿瑟从东京回来，威风凛凛地驱车经过宾夕法尼亚大街，去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登台演讲，煽动议员们的一片狂热，支持他在远东鼓吹的好战事业。

“这样吧，”杜鲁门最后不悦地指示马歇尔，“请您回国防部办公室查阅一下麦克阿瑟和政府的来往文电，看看有多少证据能证明他一贯违抗历届总统的命令……等您查完档案，我再听取您的意见。

第二天上午，马歇尔再次来到白宫，这次他一句废话没说，告诉总统：他已查阅过麦克阿瑟和总统近两三年的来往电报和信件，结论是——“这个龟孙子两年前就该被撤职！”

“谢谢您，马歇尔将军，”杜鲁门不动声色他说：“您替我写一份解除麦克阿瑟职务的命令可以吗？”

“当然可以。”

一

四月九日，华盛顿是最高决策当局正式做出解除麦克阿瑟职务的决定。麦克阿瑟的职务将由第八集团军司令宫李奇微中将继任；范弗里特接替李奇微担任第八集团军司令。

那么，由谁向麦克阿瑟传达这一解职命令呢？经马歇尔和布莱德雷等人研究，建议由当时在朝鲜的国防部陆军部长富兰克？佩斯去办这件事，为了避免使用可能使麦克阿瑟感到难堪的陆军通信设施，杜鲁门要艾奇逊通过加密的通信系统向在朝鲜釜山的莫西奥大使发出命令，把指示传达给佩斯，由佩斯飞往东京亲自向麦克阿瑟传达总统的解职令。但是，国务院的密电发至朝鲜时，佩斯和李微奇一起上前线视察了。

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让华盛顿当局恐慌的事——四月十日夜晚，《芝加哥论坛报》驻远东的一名电台记者突然打电话告诉该报在芝加哥的总编辑，声称：据权威消息来源说，麦克阿瑟将军就要被解职了。该总编辑立即通知了驻华盛顿的记者特罗安。特罗安立即找白宫人士核对，并动员能干的驻五角大楼的记者诺曼四处探听消息。特罗安直接找到杜鲁门的新闻秘书肖特进行核实，肖特的回答模棱两可，这就使特罗安感到这件事准有些来头。同时，诺曼直接与布莱德雷将军的新闻副官克利夫德联系，也没有得到明确否定的答复。这样，特罗安立即给芝加哥打电话，告知总编辑他们了解的结果。但是总编辑却准备放弃这一条消息，原因是最早从远东打电话告知这一消息的记者，刚刚又一次打来电话，说这个消息可能是他搞错了。特罗安立即表示抗议，为放弃这一消肩是愚蠢的，他认为，尽管他和诺曼都没有得到确凿的证据，但是发表一条推测性消息的材料显然已经足够了。

就在特罗安在电话中与他的上司争执的时候，白宫已陷入一片惊慌忙乱之中。原因是布莱德雷的新闻副官克利夫德向他报告：《芝加哥论坛报》的记看来询问麦克阿瑟是否将被解职。这一来，布莱德雷感到非同小可，当晚急匆匆地赶到杜鲁门住处。

“糟糕，麦克阿瑟将披撤职的事情泄露给了新闻界，据可靠判断，芝加哥的一家报纸明天上午就要刊登这一消息！”布莱德雷告诉杜鲁门，并指示，“如果在正式撤职命令下达前，消息被泄露，麦克阿瑟有可能会当即提出辞职，以此给我们还击，那将十分被动！”

“立即准备举行记者招待会，发布正式消息！”杜鲁门断然决定，“我们不能向麦克阿瑟讲客套了，通知佩斯留在朝鲜，用不着去东京见麦克阿瑟……时间不允许啦，我们只好用象解除其他军官职务的同样方式给自高自大的麦克阿瑟下命令了。”

四月十一日凌晨一时，杜鲁门指示在白宫举行特别记者招待会。那些睡眼惺松的白宫记者们从睡梦中被召集到白宫，一个个惺惺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

“出了什么事，沃尔特？”一位名叫史密斯的记者问《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特罗安。

“他们要开除麦克阿瑟了。”特罗安准确地猜测出白宫紧急召开记者招待会的原因。

“什么？你疯了！”史密斯听到特罗安这样说，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几分钟后，杜鲁门的新闻秘书肖特匆匆赶来，向记者们散发了他刚刚发疯似地抢印出的总统声明和其它背景文件，并当众宣读杜鲁门的声明，使在场的记者万分震惊。

杜鲁门总统声明：

我深表遗憾地宣布，陆军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已不能在他所担任的职责事务上全心全意地支持美国政府和联合国的政策。根据美国宪法赋予我的特殊责任，以及联合国特别委托我的责任，我已决定更换远东的统帅。因此我免去麦克阿瑟的各项指挥权，并已任命李奇微中将接替他的职务。

对有关国家政策进行的全面而激烈的辩论是我们自由民主宪法制度的至关重要的因素。然而，军事指挥官们必须按照我们的法律和宪法规定的方式服从颁发给他们的政策和命令，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在危机时刻，这一因素尤其不能忽视。

麦克阿瑟将军已完全确定了在历史上的地位。国家应当感谢他在担任艰巨任务期间，为国家做出的优异而卓越的贡献。由于这一原因，我对不得不对他采取的行动再次表示遗憾。

正式解职令文本如下：

陆军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我深感遗憾的是，我不得不尽我作为总统和美国武装部队总司令之职，撤销你盟军总司令、联合国军总司令、远东总司令，和远东美国陆军总司令的职务。

你的指挥权将交给马修？李奇微中将，立即生效。你有权发布为完成计划前往你选择的地点而必需的命令。

关于撤换你的原因将在向你发布上述合命令的同时公诸于众。

——肖特将杜鲁门的声明和解职令宣读完后，在女记者们的失声惊叫和喧哗声中，人们紧张而迅速地冲出白宫，蜂拥四散……那位能干的记者特罗安以百米赛跑的速度穿越十一个街区，回到他在R街的家中。由于芝加哥与华盛顿的时差，当他用电话把这一消息传到编辑部后，刚来得及登在当天的《芝加哥论坛报》的最后一版。

四月十一日上午，杜鲁门在白宫召开了内阁会议——这是解除麦克阿瑟职务后的第一次内阁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杜鲁门问艾奇逊对眼前这场危机有何感想，这位国务卿却给总统讲了一个故事：一对夫妻带着一个十六岁的漂亮女儿住在一座陆军兵营旁边。妻子忧心忡忡，不断对丈夫唠叨，说他们的女儿挨那一帮美国陆军士兵这么近实在危险。一天，丈夫回到家中，看到妻子哭得很伤心。她声称，最糟糕的事情果然发生了，女儿怀孕了。丈夫听后却长舒一口气，说道：“感谢上帝，总算了结啦！”

然而，麦克阿瑟被撤职远不算事情的了结。就在杜鲁门和艾奇逊谈论这件事情的时候，随着当天各大报刊用大字标题发表杜鲁门的声明，一场轩然大波已经掀起。紧接着，愤怒责骂和声讨的浪涛滚滚而来。乔？麦卡锡嘲笑说，杜鲁门“撤换麦克阿瑟是在酒醉时决定的”。理查德？尼克松要求杜鲁门立即恢复麦克阿瑟原职。印第安纳州参议员威廉？詹纳炮哮不已：“我控告，我们的国家如今掌握在受苏联特务指挥的一个秘密的内部小集团手中。我们唯一的抉择是弹劾杜鲁门总统。”众议员乔？马丁打长途电话给麦克阿瑟将军，邀请他立即回国向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说。一时间，近乎群众性的歇斯底里笼罩了全国。在许多市镇和一些大学校园里，人们愤怒地烧毁了杜鲁门和艾奇逊的画像。据一次民意测验报道，公众舆论支持麦克阿瑟的占百分之六十九，支持社鲁门的仅占百分之二十九……不久，麦克阿瑟回国。百老汇大街五彩缤纷，

人们高举鲜花，狂热地向这位反共英雄致敬——麦克阿瑟俨然一副凯旋归国的神态，他挥动着手臂向人群致意，之后大步走进国会大厦，向参、众两院发表演说。紧接着，他被两院联合调查委员会召去作主要证人。这次调查名称为："关于远东军事局势及与撤销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这一地区职务有关事实的调查"。这次旷日持久的调查，从一开始就将国会"变成了一所把杜鲁门政府的臭袜子、脏衬衣和带血污的内衣裤抖搂一地，让人展览的中国洗衣店。"

倘若此时的社鲁门再问艾奇逊对于这场政治危机有何感想，恐怕艾奇逊再也没有兴致用幽默的语调去讲述那个"女儿住在美国兵营旁边"的故事了。

二

麦克阿瑟被撤销职务的当天上午，李奇微正陪同陆军部长佩斯在前线视察。那时，由新闻界播发的社鲁门声明尚未传人二人的耳中。由于第八集团军已近抵三八线附近，李奇微颇有些得意洋洋。尽管他所策划的这次"撕裂者行动"主要目的在于俘虏和消灭中朝军队的有生力量，但是中朝军队迅速北撤，只实施了阻滞战斗，使他发动的这次攻击作战没有获得预想的成功。然而，在他的指挥下，第八集团军毕竟收复了汉城，进抵三八线。要知道，这一切正是在参谋长联席会议和东京方面反复商讨何时将第八集团军撤出朝鲜半岛的困难形势下所开始进行的，谁能否认这是他李奇微领导下创造的军事奇迹呢？

尽管李奇微踌躇满志，但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此刻已经是联合国军总司令了。在陪同陆军部长佩斯前往第九三六野战炮兵营参观当中，一位战地记者突然问他："李奇微将军，您是否应当接受我的祝贺？"

听到那位记者的发问，李奇微感到莫名其妙。他猛然回头盯着那位记者，说：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那位记者笑笑，再没说什么。

站在李奇微身边的陆军部长佩斯也不知道已经发生的事件，他同李奇微一样，对那位记者的提问不以为然。一行人照旧在九三六野战炮兵营的阵地上参观。

当时，该炮兵营正准备向中共至队阵地实施炮击，看到将军们来了，为了表示礼貌，营长和几个连长邀请佩斯部长牵动拉火绳，发射首

发炮弹。几个士兵蹲在那发炮弹边，用粉笔在炮弹上画了一个粗大的男性生殖器。画完后，士兵们哈哈笑着让佩斯部长看。

“这是你们对中国人的问候吗？”佩斯笑着问，随即欣然接受邀请。

“轰隆——”巨响过后，佩斯退到一边，等待他亲手发射的这发炮弹的射击结果。这时，另两位陪同佩斯前来视察的将军赫尔和布鲁克斯决定与佩斯开个玩笑。

“您难到没有想到，”赫尔中将一本正经地对佩斯说，“按照有关规定，作为一名文职人员您是不应该开炮的吗？您破坏了军规！”

“这下子，您如果落到中国人手中，那就完啦！”布鲁克斯中将附合着。

顿时，佩斯惊愕了，有些不知所措。旋即，众人一齐大笑起来。

……几个小时后，李奇微和佩斯等人正在另一个陆军师的指挥部听取汇报时，美国驻南朝鲜大使馆派专使赶来，亲手递交给佩斯部长一封信。那是马歇尔的亲笔信，信中要佩斯不要执行先前发给他的前往东京会见麦克阿瑟的指令，而要他将麦克阿瑟被撤职一事告知李奇微，由李奇微继任麦克阿瑟原职，立即赴任。

佩斯部长匆匆看过马歇尔的信，连忙把李奇微带出指挥部。那时，室外正风雨交加，雷电轰鸣。

“麦克阿瑟被撤职了！”佩斯告诉李奇微：“刚刚接到的消息，您现在已是太平洋战区盟军最高司令官了……”

佩斯说出的消息同雨空中的炸雷一样在李奇微头顶震响，他被惊得呆若木鸡。

“怎么会呢？真难以置信，难以置信……”李奇微失声道“总统为什么要这么干？”

二人从最初的震惊后冷静下来。李奇微让佩斯谈谈他对此事的看法。佩斯耸耸肩说道：“有什么办法？三月二十四日，麦帅发表了那样一个声明——总统的政策是在朝鲜打‘有限战争’，而他却要彻底战胜中国……”

麦克阿瑟的遭遇无疑使李微奇警醒，他赞同佩斯的看法，说：“通过空军轰炸满州工业基础来迫使中共屈服，这是麦帅的想法，其实，这是办不到的。布莱德雷压根儿就不相信中国的工业基础那么容易被摧毁。而且，那样做将使我们的空军消耗殆尽。如果使用原子弹，牺牲者将数以百万计。况且，除非我们炸毁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否则，中国军队照样可以通过那条铁路接受苏联的军事补给。而炸毁西伯利亚铁路等于同苏联开战，这已经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还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那时，很难说我们的盟国能否跟着我们干……”

“按总统的想法干吧，马修。”佩斯这样告诫李奇微。

李奇微连连点头。

不知不觉，二人已在风雨交加的室外呆了好长时间，衣服被雨水淋湿，那份狼狈样子倒象被解职的不是麦克阿瑟而是李奇微。

“快看好你的手榴弹吧，”佩斯对李奇微说，望着李奇微挎在肩带上的一排真手榴弹，开玩笑地，“要是有一颗冰雹砸在其中一颗手榴弹上，那就需要再找另一位新的总司令了。”

三

麦克阿瑟被撤职的当天晚上，李奇微就飞到东京走马上任。出于对老上级的礼貌，李奇微坚决不住进麦克阿瑟所在的总部，直到麦克阿瑟最后离开东京。

李奇微到达东京的当天夜里，立即驱车前往美国大使馆麦克阿瑟的官邸进行礼节性的看望。那时，麦克阿瑟已从当日最初得知这一消息的打击下恢复了常态，十分镇静而有礼貌地接待了李奇微。

那天中午，无线电广播将杜鲁门的声明从华盛顿传到东京，东京新闻机构立即待以特急新闻的形式向全日本播了这一消息。当时，麦克阿瑟正在大使馆他的官邸招待几位来自美国的客人共进午餐。午餐正在愉快进行当中，麦克阿瑟的私人助手赫夫带来了不祥的消息——他满脸愁容，泪眼汪汪地出现在餐厅门口。看到他这副表情，麦克阿瑟的夫人琼妮悄悄离开餐桌，将赫夫拉到一旁，听他讲了这灾难性的消息。

之后，琼妮默默走到丈夫言旁，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俯身对他轻声耳语起来。那时，就餐的客人们发现麦克阿瑟的面部表情突然呆滞

了，象石雕一样的沉默了许久，终于，麦克阿瑟抬头看着他的妻子，用一种温柔的声音说道：“琼妮，这下好了，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

午餐继续进行着。

不久，正式命令通过陆军通信设施发到了，赫夫亲自拿着文件送给麦克阿瑟。

——这份简短的免职令呈杜鲁门签署的，并且用的是总统自感得意的花体字签名，但是齐克阿瑟毫不怀疑谁是这件事的罪魁祸首。

“乔治？马歇尔扣扳机了。”他暗自说。

……这天晚间，当麦克阿瑟接到李奇微前来看望的通报时，立即给予接见。在与李奇微的谈话中，他表现出了镇定自若。除了必不可少的对他的继任者谈了一些军事上的问题，以及许多表示友好地鼓励的话外，也谈到了杜鲁门总统，但语调非常平淡。

“……有一位著名的医生告诉我，他从总统私人医生那里得知，杜鲁门患有严重的高血压。思想上的糊涂和混乱是他那严重病情所表现出的典型特征。正由于此，他一会儿写信，骂海军陆战队是海军警察，从而引起轩然大波，一会儿又给音乐评论家写信，辱骂对方。知道那件事呀？麦克阿瑟问李奇微，不等回答便告诉对方，“杜鲁门的女儿搞了一次演唱会，音乐评论家保罗.休姆对他女儿的演唱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杜鲁门为此匿名写信给保罗？休姆，说：‘我刚才读了藏在次要版面上你所写的卑鄙下流的评论。看起来你好象是一个从来就一无所成的倒霉老头儿，一个全身长着八个烂疮的人……我从来没见过你，如果见到了，你就需要一个新的鼻子和许多生牛排，或许下面还要有一个护裆三角带……”看看，这就是我们美国的总统。你看，杜鲁门竟然愚蠢到用印有白宫字样的信笺写这封匿名信，结果惹得保罗？休姆拿着这封信到处出示，还登在了《华盛饭每日新闻》上，不久，白宫承认了这封信是杜鲁门写的。看，杜鲁门就是这样的人……”

麦克阿瑟向李奇微评论着杜鲁门，脸上露出蔑视的表情，最后又补充说：“据那位医生讲，杜鲁门活不过六个月了。”

李奇微对这个话题显然不愿插嘴，等麦克阿瑟说完，他才引转话题，问道：“回国以后，您有什么打算呢？”

“我离开美国十五年了，想回纽约定居。从三十年代以来，我就再没去过纽约……”说到这里，麦克阿瑟向李奇微暗示，他已经接到了各种邀请，“有一封邀请信提出给我十五万美元，另一封邀请信则提出付给三十万美元，撰写五十份演讲稿，大闹一番……还有一项邀请信提出给一百万美元……”

“祝您回国后一切顺利，”告别时，李奇微说，“您作为我的老上级和伟大的军事统帅，将永远赢得我本人的尊敬。”

几天以后——四月十六日，李奇微为麦克阿瑟在厚木机场举行了一个虽然简短但却隆重的告别仪式。由士兵组成的乐队和仪仗队整齐列队站立。麦克阿瑟的高级军事指挥官——马修.李奇微、海军中将乔治和空军司令斯特拉特迈耶将军及他们的夫人们，还有外交使团及日本国会的成员们静静站立一旁。

早晨七点，一辆凯迪拉克牌轿车徐徐驰来，麦克阿瑟夫妇走下车。

在军乐齐奏声中，麦克阿瑟检阅了仪仗队，他面孔呆滞地从年轻士兵的列队前大步跨过。此时，早已准备好的空军和海军的喷气式飞机编组从上空掠过，向麦克阿瑟致敬。按照惯例，他在结束这一仪式的检阅时，同仪仗队的指挥握了手，之后大步向等候在飞机旁的高级官员们走来，同这些人一一握手。当他走到李奇微身边时，握着李奇微的手微笑他说：“我希望当你离开东京时，你会成为美国陆军参谋长。如果我被允许选择我本人的继任者的话，我也会选上你的。”

“谢谢将军！”李奇微听到麦克阿瑟这告别时慷慨的话，非常受感动。

在军官夫人们的抽泣声中，琼妮也离开了告别的人群。麦克阿瑟搀扶她登上了飞机舷梯。这时，乐队奏起了《美好的往日》。九响礼炮的轰鸣响彻机场上空。

麦克阿瑟和夫人走到舷梯顶端，之后转过身来，最后向人群挥动着手臂，又一动不动地站了片刻，将伤感的目光投向人群。这时候，麦克阿瑟忽然感到一阵惆怅，没想到，自己半个世纪之久的军事生涯竟是如此结束的。……飞机轰鸣着升人云空，很决从人们的视野中消逝了。

彭德怀司令员回国向毛泽东主席述职后，于三月九日返回朝鲜前线，当时正值敌人“撕裂者行动”开始，全线发起进攻。彭德怀司令员按照毛泽东制订的“坚持长期作战、轮番作战的方针”，命令部队主动放弃汉城，采取运动防御，逐步向北撤退。不久，又将杨得志指挥的十九兵团和宋时轮指挥的九兵团主力作为第二梯队投入防御战斗，大量杀伤了敌人，最后将敌人的进攻势头阻止在开城、涟川、芝浦里、华川、杨口至杆城一线，完成了争取两个月时间以掩护第二番作战部队全部到达的任务。

四月中旬的一天傍晚，在志愿军司令部附近的一间茅屋里，聚集了二十多位战地记者，大家就着一盏马灯和几只蜡烛的亮火，各自摊开了采访本，等待着彭德怀司令员。

——应记者们的要求，彭德怀同意给大家讲一次话，开一个小型的战地记者招待会。

苍茫的暮色中，彭德怀身穿一身棉布军装，走向这座简陋的茅屋。站在门口的两个记者同彭德怀打了照面，举手敬礼。彭德怀点点头，走进茅屋。这些战地记者们都知道彭德怀的脾气，大家没有鼓掌，没有拥上去握手，只是原地站起，亲切地注视着司令员。

主持人向彭德怀简单介绍：来的大都是新华社的随军记者，还有宣传部和志愿军报社也来了几位。

“噢，都是我们军队的笔杆子嘛！”彭德怀说，“大家坐吧。”

在昏黄的马灯的蜡烛光亮中，彭德怀坐着一条长板凳，脸对脸地和记者们交谈起来，看去好像在叙家常。

“……党的记者，是政治指导者，思想指导者，要宣传和歌颂我们的战士，暴露美帝和李承晚。……要歌颂革命英雄主义和国际主义，重点表扬士兵群众，也联系表扬军事指挥员。比如张仁初和李耀文指挥二十六军，在扼守七峰山、海龙山战斗中，与敌人反复争夺十一次，代价较小，杀敌一千多名，还创造了一个班以反坦克手榴弹击毁敌人坦克九辆的战例，这就要既写战士的英勇，又写指挥员善于开动脑筋和灵活指挥。当然，写干部，着重写下层。还要写与战争有关的人员。有一个女同志，一个晚上背八九十个伤员上汽车，不简单，要表扬……不过，新闻报道要合乎事实，夸大了事实就不好。比如我们一个排歼灭敌人一个

排，是偶然的呢？还是别人已经流血？你这里没流血，正是因为别人那里流了血。片面写不流血，会引起轻敌情绪。为了说明战术的巧妙，却忘了另一面。敌人那样好打，还抗美援朝干什么？”

“新闻报道要严肃一些。不严肃的报道，不很多，也有。关于毒瓦斯的报道我就怀疑。中了毒，几个钟头就好了？个把炸弹损失小，政治影响损失大。这是常识，要闹笑话。我们的指挥员有社会常识，但缺乏全面的科学常识。记者们要分析，做出正确的判断……”

“举例，要举一般的。过去李太白喝酒，却不能说四川人都喝酒。说山西人会做生意，狡猾，哪个商人不狡猾？‘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武汉三镇，小陆码头，买卖人多，但只是湖北某一小部分人，不能代表汉口人，更不能代表三千万湖北人。这是看问题的方法。党的记者，不仅要有好人之心，而且要有科学态度……好，我先讲这些，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问。记者招待会嘛，我要招待招待你们。”

一位记者提问：朝鲜战争前途如何？会不会打第三次世界大战？

“我看，美国战争准备不充分，如武装日本，武装西德，和平工业改军事工业，都不够，害怕打，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局部战争，在一定时间内，对敌人还是有利，这一点过去看得不清，说得不充分……美国何以支持陆上战争？优势只有一点：装备、技术，这些不能忽视。马歇尔说，一九五一年可动员三百五十万兵力。从这方面看，战争带有长期性。它的主力还能和我们打，就不会和平。美国能相对持久，这和日本、德国不同。美国的资源比以往帝自主义国家都多。此外敌人都是缺点。非正义性，这是敌人发动战争的致命弱点。如果我们有敌人的装备，早就解决了。外电评论说‘中国人勇敢！’我看不一定，蒋介石的兵就不勇敢。列宁不是中国人，列宁就很勇敢。……我们是正义的，人民拥护，因此积极、勇敢。美国现在吹装备强，可是过去美国南北战争，北美装备比南美差，还是北美打败南美。可是杜鲁门要是这样想，就不会在朝鲜打了。”

另一位记者问：不久前杜鲁门撤了麦克阿瑟的职，彭司令员对此怎么看？

“首先是因为他打了败仗。仁川登陆后，杜鲁门怎么不撤他？还给他授勋？正是由于我们的胜利，促使美帝内部矛盾激化，才狗咬狗。”

有位记者问：美军能否登陆中国？战争会打多久？

“能否登陆中国，还要看，不能肯定。我们胜利越大，可能性越小，胜利越小，可能性越大。蒋介石打打游击是可能的。战争打多久，很难说，要立志长期，争取短期。敌人很多，不可能一下子消灭几十万人。我们没有大量飞机、坦克和炮，只能采取削萝卜的办法，一次搞掉他几万，不可能一网打尽……两年打不完打三年，两年能打完就不打三年。要稳，不冒险。如打得很疲劳，敌人来个登陆，还不是几个跟斗翻过来！咱不上当，当初汉城也是它不要才去占领的。”

有位记者问：我们将来去不去釜山？

“朝鲜是狭长的半岛，两边一夹，不能不回。我们没海军，空军也不行。超过美国——十年八年不要作这个幻想。前途是光明的，就是现在还不太好，将来吃西餐，现在还得吃小米，不吃就饿死，还吃什么将来的西餐？”

有位记者问：敌人会不会采取登陆作战？

“有可能，但不怕！在战略上没问题。在我们这一代把阶级打平好不好？美国要敢冒险我们就有拿破仑的雄心。中国从来没有今天这么强大，内部空前团结，比‘七七’事变不同，世界人民力量那时候是劣势，现在是优势。要中国亡国，这绝不可能！安南、朝鲜也不可能！现在朝鲜的作战部队，我从装备到人数是劣势，但这不会长，我们要增加。英法看到这点，怕战争扩大，陷在中国不行。苏联还摆在旁边。路透社、法新社叫得最厉害。我们有人看不出这一点，国内资产阶级也看不出，但是英国看得出：进攻中国就是战略上的失败。我们要加强信心，撤出汉城、放弃三八线是为了争取主动。资产阶级要怀疑，你不能强迫他不怀疑。你叫他不怀疑，他硬是要怀疑，我们不能强迫不怀疑，但是还是要说，叫他不怀疑。江西老表有句话：‘你不害怕我害怕！’这句话很深刻。党内领袖也是经过无数次怀疑才建立威信。总之，朝鲜战争很艰苦，困难很多，但前途是光明的，胜利要靠争取，没有便宜可捡。”

最后，一位记者问：第四次战役战果如何？

“现在还没有统计上来，不准确我不能说，过些天会公布的。不过，我知道一点是准确的，四次战役歼敌数，比前三次战役加起来的总数要多……当然，这是我们付出代价换来的，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不久，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了如下电讯稿：“新华社朝鲜前线四月二十六日电：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本月十一日至二十一日的作战中，又歼灭了敌军五千人以上，其中绝大多数为美国侵略军，约占四千五百名。至此，敌军从本年一月二十五日发动向北冒险进攻以来，在将近三个月中，损失的兵力已在七万人以上。”

后　记

经过断断续续八个月之久的写作，《汉江血》脱稿了。在此之前，我还经历了更长时间的采访及史料的收集研究工作。

《汉江血》与我的前一部描写朝鲜战争的《黑雪》一样，同属于纪实性战争作品。所不同的是，《黑雪》写的是出兵朝鲜之前的形势以及出兵朝鲜后志愿军打的第一、第二战役；而《汉江血》与《黑雪》内容衔接，写的是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进行的第三、第四次战役。

在写作《汉江血》过程中，我不只一次地产生一种联想：譬如我居住的房屋因处楼房的底层比较阴冷，加之冬日将尽，暖气供给停止，一段时间会感到非常不适。然而，四十年前在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战士又怎样呢？他们在零下二十多度的严寒下行军作战宿营，在寒风呼啸的冬夜里长时间潜伏在预定出击地域，千千万万人冻掉了耳朵，冻黑了手、脚……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在激励着他们如此顽强？他们靠步枪、手榴弹，“一把炒面一把雪”，和拥有海陆空三军现代化技术手段的美国军队较量，打出了中国人民的英雄气概——这种精神，难道不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吗？难道不值得被后人永远颂扬吗？

因此，我写了《黑雪》和《汉江血》。

当然，人类对过去战争行为的反思，应当建立在防止新的战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基点上。四十年前，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军朝鲜就是“为了和平”，这也同样是我今天写作《黑雪》和《汉江血》的宗旨。

一年多以前，《黑雪》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全国各地报刊电台纷纷连载、连播，并被译成少数民族文字、搬上话剧舞台，众多电影制片厂相继来电来函联系，愿意将《黑雪》搬上银幕。国内外学术界亦对该书十分关注。其中最使我受触动的，还是全国各地的读者写来的大量热情洋溢的信件。这些读者有工人、农民、大中学生、医生、教师、县委书记、科研人员、记者、部队战士，也有许多志愿军老战士和

他们的后代，其中包括一些离休的或仍然在位的我军高级将领。记得去年全国“人大”会议召开期间，某一个大军区的领导打电话，要正在参加会议的一位部队首长到书店代买《黑雪》；因未购到，这位部队首长派秘书辗转找到我的工作单位，要求我给该大军区党委常委领导每人一本《黑雪》——各个层面的读者对《黑雪》的欢迎程度，倒是我未曾预料到的事。

正是由于广大读者的热情肯定和支持，才使我终于承受住某些人对《黑雪》采取“上纲上线”的方式发表文章抡起的棍棒，而继续写这本《汉江血》。我愿借此机会，向全国各地的热心读者致以诚挚的谢意。由于时间的关系，我无法给来信的大批读者一一回复，请读者们原谅。在《汉江血》出版之际，我衷心希望备界读者对本书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实事求是的批评意见，以便将来再版时加以修订。这与某些“扣帽子”、“打棍子”式的批评完全是两回事。

最后我想提到，今年十月二十五日是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四十周年纪念日——在这个日子来到之前，我以这本《汉江血》和新近刚刚再版的《黑雪》献给中国人民志愿军。与当年那些牺牲的、后来病故、现仍健在数以百万计的志愿军英雄们创造的伟大事迹相比，我所写下的仅仅是九牛一毛而已。

伟哉——中国人民志愿军！

叶雨蒙

1990.5.7

第一章 入朝后，志愿军总部几次迁移都是由北向南，这次却是由南向北

一

一九五一年三月底四月初的那些日子，在三八线以南漫长数百里的战线上，联合国军继续向北推进，但已成强弩之末。在我志愿军邓华集团、韩先楚集团和朝鲜人民军金雄集团的顽强阻击下，敌军的攻进越来越滞缓，加之我第二番参战部队十九兵团和九兵团部队相继投入防御，终于使战线稳定下来。

与敌方缓慢的推进相比，我方则进入了大规模进攻战役前的紧张准备。连日来，新入朝的志愿军三兵团所属之十二军、十五军、六十军正日夜兼程向三八线开进。我九兵团和十九兵团主力也加速调往预定出击地域。

入夜，在三八线以北各条公路上，我方的部队和运送辎重的汽车、大车以及炮兵部队的火炮络绎不绝地由北向南开进。敌机在照明弹照射下，一批又一批地俯冲、投弹、扫射，企图将我运输线切断……在朝鲜战场，没有前方和后方——血与火的较量无处不在。

而且，战役与战役之间也没有真正的间歇。你要休整，敌方要进攻，不让你休整；而敌方的攻势疲惫了，我方的攻势早已在筹划之中。战争在按照它自身的规律进行。

一场大规模的残酷厮杀即将来临。这就是中朝一方酝酿已久的春季决战，也是敌我双方投入兵力最大的一次较量。

四月六日早晨，在金化东北方向几公里处的上甘岭，四野静悄悄的。山坡上，沟谷里，那些几经战火后残留下来的树木和灌丛已悄然蒙上一层淡淡的新绿。春日的和风轻轻拂过那些鱼鳞般遍布山野的炸弹坑和村庄的废墟，一如翩翩而来的天使，在用她那纤柔的手指和飘舞的裙裾抚弄着大地女儿躯体上的创伤……一九五一年的春天真是姗姗来迟呵……然而，这种宁静的早晨毕竟是短暂的，随着最初一批敌机穿越云层而来的轰鸣声，爆炸声又接续而起；而在金化以南，敌军攻进的炮火声已越来越近了。

——就在这几乎是接敌前线的上甘岭，在一座宽敞的金矿洞里，彭德怀正在主持召开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部署即将发起的第五次战役。

各路将领汇聚一堂：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李志民；三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副政委杜义德；九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宋时轮、副司令员陶勇。还有绝大部分志愿军参战部队的军长、政委们。

洞壁上方张挂着巨幅作战地图，那些经参谋人员标示在图上的红色圆圈、箭头和锯齿线，将我军各部的配置地域和攻进线路准确地显示出来。会场气氛十分活跃，新入朝的各路将领们都急欲在朝鲜战场一显身手，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彭德怀环视着与会的几十位高级将领们。这些人有些他很熟悉，但也有些不太相熟抑或是比较陌生。从红军初创时期开始，经过历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二十多年来，在南北征战的各个战场上，我军成长起一大批智勇双全、身经百战的高级将领，这些人几乎每个人都有一部传奇故事，而所有这些传奇故事相加，便构成了我们的革命战争历史。然而，由于彭德怀身居高位，且部队一再改编、合并、调迁，何况是在战事频繁的年代，将领们的擢升、调离亦很频繁，那种若干年前，还是彭德怀属下一个不知名的连长、营长的人，忽然已成为某个野战军的纵队司令员的事并不少见。所以，彭德怀对新入朝的一些部队将领并不相熟是很自然的。不过，不论这些面孔他是否熟悉，他却知道，一查“家谱”，这些将领们准和他有着这时或那时的隶属渊源。简单地说，彭德怀可能不认识与会的一些将领，而这些将领们却没有人不认识彭德怀的……现在，彭德怀环视着与会的几十位指挥员．从众人凝望着他的尊敬与信赖的目光里，同样生出一种亲切和信赖之情。

是呵，这些在座的诸位将领，便是我志愿军备个部队的灵魂、首脑。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而眼前猛将如云，战局的改观已可预见。

但是，彭德怀司令员此刻丝毫没有轻松之感。

自一月二十五日，敌人突然发动反攻以来，我方主动权逐步丧失。虽经横城反击一战，追敌停止进攻十几天，但砥平里受挫，汉江南岸我三十八军和五十军亦受重创，我军不得不采取运动防御，逐步撤向三八线以北。让彭德怀感到欣慰的是，我第一番参战部队各部逐山逐水英勇阻击敌人，以空间换取时间，掩护了第二番部队进入朝鲜，开上三八线附近，为春季决战创造了条件。

但时间非常紧迫，第五次战役迫在眉睫，按毛泽东和军委原作战方针，春季决战拟定于四月初旬或中旬。后彭德怀考虑三兵团和九兵团不可能按时到达集结位置；十九兵团虽可到位，但因补入新兵多，必须进行一段时间的战前训练；加之战役必须之物资难以运抵，因此彭德怀经请示毛泽东主席，决定将战役发起时间推到五月上旬。然而，战争是两种活的力量的冲突和较量。在考虑我方进攻发起时间时，必须相应考虑敌方的作战企图。目前，敌海军大大加强了对我元山、新浦和清津诸港的炮击，封锁和对沿海岛屿的侦察、袭扰活动。同时，敌人正在增调援兵，拟将两个国民警卫师调赴日本，准备增援朝鲜战场，南朝鲜至少有两个师约三万余人在日本加紧训练，装备美械。种种迹象表明，敌人在加紧登陆准备。登陆地点极有可能在东海岸的通州、元山地区，以配合其陆军的正面进攻……如此，我军的战役进攻发起时间宜早不宜迟，应抢在敌军登陆之前，破坏敌人的战略企图。

彭德怀决心将第五次战役发起时间提前到四月二十日左右，并且，他对这一部署的正确性毫不怀疑。

早在三月初，彭德怀由朝鲜战场亲自回北京向毛泽东主席述职后，中央便根据朝鲜战局的发展，制定了坚持长期作战、轮番作战的方针。毛泽东亲口对彭德怀说：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那么，究竟能不能速胜呢？中央对此并无明确意见。

按中央的战略方针："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那就是说，中央认为，朝鲜战争并非没有短期解决的可能。基于此点认识，毛泽东主席向志愿军提出如下任务："……我们计划在第二番部队到达后，在四月十五日至六月底两个半月内，在三八线南北地区消灭美军及李承晚建制部队数万人，然后再向汉江以南推进，最为有利。"现在，我第二番参战部队正在开上三八线，而敌军历经两个多月的进攻已很疲劳，伤亡还未补充，部队不甚充实，且后备部队尚未来到，抓紧这个时机向立足未稳之敌大举出击，消，灭敌人几个师的建制，以加速朝鲜问题的尽快解决……不然，我军动作慢了，坐失良机，等敌人援军开上来，加之海上两栖登陆，势必逼迫我军两面作战，让我处于不利境地。

——彭德怀的想法自有其道理，然而后来战局发展的结果证明，在敌人陆海空现代化装备的优势面前，我军过分乐观于敌军怕死、缺乏近战、夜战能力的弱点，而对我军的弱点研究重视不够，致使战事并未按照我方的预想发展。其实，在当时的条件下，我军尚不具备对敌人进行大规模歼灭战的能力。遗憾的是，这一正确认识却是在我军付出了惨重

的血的代价之后得出的，而不是在这之前。

现在——四月六日上午，在上甘岭志司驻地的金矿洞里，彭德怀面对各路高级将领一张张急切求战的脸孔，重重地咳了一声，用他那浓重而略带沙哑的湖南口音敲响了这次重要会议的开场锣鼓：“大家安静喽，会议开始。这是我们志愿军第五次党委舍。这次增加了不少新入朝的同志——三兵团的，十九兵团的。但有些同志因故未到会，比如陈赓在大连养病，还有六十军和三十八军的同志……到目前为止，我们四个野战军都有部队开上来了，各路人马来到，有一好比，比思想，比作风，比完成作战任务。大家知道，美帝搞了些仆从国来侵略朝鲜，号称联合国军。其实，我们志愿军才是真正的联合军，我们一个兵团驻的地区比它们中的一些国家地盘都要大。大家是从各地区汇集起来的，来之前，我们中不少同志是不认识的，各部队的作战特点也不一样。为了抗美援朝，我们走到一起，那就要真正地联合，不仅是形式上的联合，重要是思想上要联合，作战中要密切配合，协同一致……“这次会议主要研究作战问题，围绕这个问题解决一些其它问题，如后勤运输问题，三八线以南有三百里无粮区，这是一个大问题。还有敌后如何配合作战问题一一不是战略的配合，而是战役的配合……志愿军入朝已经五个月了，五个月以来，我们在不同情况下进行了四个战役……”

彭德怀司令员回顾了前四个战役的情况，并分析了敌情，得出结论：“……目前敌已全部进到三八线，如继续大进，对我最有利；如小进主力不进，对我现在有利；如敌停止不进，准备半月二十天，我们就要严密注意。依我看，敌人如七至十天不大进，我各兵团集结好了，就比较好打……要打嘛最好现在打，因敌很疲劳，后备军还未增上，但我方恐准备不及，事实上做不到。十五日不超过二十日打比较好，再迟就不太好喽……打法上准备分两步：第一步，由四十军抗击金化北五圣山线，以三十九军隔开东线敌向西的增援。九兵团二十军和二十七军从金化突击伪六师、英二十七旅，其次攻击土耳其旅和美二十四师。三兵团从朔宁向美三师突击，并钳制美二卡五师。十九兵团从现集结地出议政府、加平，最好歼灭伪一师和英二十九旅，如西线消灭敌两个师，东线敌可能退却。第二步，再以九兵团出横城、春川，以三兵团出利浦长湖院里，以十九兵团及人民军一军团出议政府、汉城……三兵团目前正在开进途中，一定要争取在一个星期之内集结完毕。怎么样王近山？能不能保证按时集结到位？”

“放心吧彭总，”王近山叫道，“十三号以前，保证集结完！”

“那好！”彭德怀又转对宋时轮和杨得志询问，“你们看，二十号左右发起攻击行不行？”

“三兵团都没问题，我们早入朝两个月，更没有问题！”杨得志回答。

“我们也没有问题，”宋时轮站起来，“二十号以前保证做好攻击准备！”

“好，那我们就这样决定了！”彭德怀大手一挥，“这次我们一定要胜利，要准备五万人的伤亡，消灭它几个师！一定要执行纪律，严格执行命令，负责干部必须严肃认真，不能马马虎虎，要上下一致，讲真话。我们之间感情的基础，就是你的工作做得好不好，做得不好，感情不好！……下面，大家对这个仗的打法上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谈谈。要利用时间对部队进行战术教育——这个问题请解方参谋长说说；物资的准备，如何克服三百里无粮区，请后勤周纯全部长说说；各兵团的作战准备情况，也请大家扼要讲一下；还有人民军五军团的准备情况，请金雄和朴一禹讲讲，让志愿军同志知道一下。大家可以畅叙己见，讲真话……”

二

会议结束时，已是黄昏时分。各兵团和各军的领导同志匆匆吃了点饭，之后星夜兼程赶回各自的部队。

傍晚时分，彭德怀登上了驻地一处高坡向南眺望。那时候，敌军已逼近金化以南十几公里处。前方炮声隆隆可闻，而敌军的探照灯那巨大的光柱，已射到上甘岭上空。

“他娘的，攻了两个多月还是这么张狂，气势汹汹呦！”彭德怀皱着眉头骂道：“有狗日的好看的！”

“彭总！彭总！”作战处长丁甘如气喘吁吁地赶来，“敌人逼近金化南边了，邓副司令他们让你快撤离……”

“急么子！”彭德怀不耐烦地挥了挥手，“让他们先走！”

“彭总，你若不走，他们都不肯走，”丁甘如劝道，“你老总是总司令，他们都担心你的安全，敌人的飞机太凶哟！”

”怕什么！哼，美国飞行员又不认识我彭德怀……”彭德怀继续向南眺望，“我倒是要亲眼见识见识联合国军的攻势……”

“唉，彭总，指挥部向后移，也不影响指挥嘛……”丁甘如有些为难。

“机关都转移了吗？”

“都转移了。”丁甘如回答，“政治部和报社前天就开始向空寺洞转移，司令部机关今天也转移了……就剩你们几个主要领导了——司令员、副司令员不赶去指挥，机关也不好开展工作呀，这边电台都转移啦……”

“那好，我们走！”彭德怀答应着，但就是不动脚步，两眼依然向南观察着。

“彭总，这条沟北边无公路，公路要过中下甘岭两个村子，从南沟口出去，再迟了，敌人一过金化，南沟口就被堵了……北沟口无法通车，那样，车辆辎重就会要丢掉了！”丁甘如焦急地说道，恨不得上前拉住彭德怀，将他拖走。

“我知道这些，”彭德怀叹了一声，“我是想，从去年入朝以后，我们志愿军总部搬了几次家，先是在大榆洞，后来又到德川以南的玉泉，接着又移到君子里，又从君子里前移到上甘岭……几次搬家，都是由北向南前进，就是这一回搬家，是由南向北喽……”

“唉，没有北就没有南，”丁甘如说，“这次向北，下次再向南……”

“那就要看我们下一仗打得怎么样了……”彭德怀道，“这次新入朝的部队求战心切，但也有的人对敌人估计过低，想着一筒牙膏用不完就可以回国，太轻敌……好，我们走，去伊川以北的空寺洞。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

——当夜，志愿军司令部领导同志全部撤离上甘岭。为了防止一旦发生意外同时牺牲，总部领导分批转移。

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是最后一批离开上甘岭的。那时已过子夜，寒气逼人，当他的吉普车驶过南沟口而调头折向西北的时候，他又透过车窗玻璃，向金化方向眺了最后一眼。

南边夜空已静寂下来，只偶尔响起一两声冷枪；只是那巨大的探照灯光束依然扫来扫去。邓华回身在车上坐稳，将披着的大衣裹紧。车身的颠簸更加重了他的疲劳，他眯合着双眼仰靠在座位上，试图休息一下连日来紧张过份的神经。

刚刚结束的志愿军党委会议应当说是开得很有实效的。第一番参战部队和刚刚开上来的第二番参战部队的高级将领们，在彭德怀司令员的主持下，回顾了前四个战役我军对敌作战的经验和教训，相互交流了情况，讨论并明确了下一战役的作战部署和战役企图，规定了各自的任务，并就完成任务的各种准备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大家摩拳擦掌，斗志高昂，试图在未来的大战中一显身手……然而，邓华心中还是感到不踏实，一种感觉时时袭上他的心头，而他却搞不清这感觉究竟从何而来。

是不是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进展，志愿军参战部队不断增多，已由最初自己率领的十三兵团，扩展为九兵团、十九兵团、三兵团和人民军几个军团的集群众兵团联合实体，而这些后入朝的兵团都各有着一批卓有实战经验的指挥员，特别是这些兵团司令员们，比如三兵团的陈赓，九兵团的宋时轮，十九兵团的杨得志，这些同志有的比自己资格老得多，也有的与自己相差无几，而自己做为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名义上却是这些兵团司令员的上司——是不是这种局面的出现令自己有些不安抑或是尴尬？记得抗战之初首战平型关时，邓华和杨得志同在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五团，那时杨得志为六八五团团长，邓华则担任这个团的政治委员。而在此后不久，邓华率部进军平西，与宋时轮支队合并，组成八路军第四纵队，宋时轮出任纵队司令，邓华则为政治委员兼党委书记……斗转星移，当年曾并肩指挥部队的老搭挡，想不到在和美国军队作战的朝鲜战场又遇到一起。仅仅是由于自己这个十三兵团司令员第一批入朝，又由于奉命将十三兵团指挥机关和志愿军司令部指挥机关合并，继而十三兵团司令员和几位副司令员都被任命为志愿军副司令员，因而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后入朝几个兵团司令员的上司吗？这是不是不太公平？

想到这些，邓华心里确实感到不安，他准备在适当的时候，把自己的想法和彭德怀司令员提一下。不过，这种局面委实是战争需要演化而成的，想来那些老战友们也不会在意，从他与宋时轮和不久前刚入朝的杨得志司令员在朝鲜初次见面时，对方紧紧握着自己的手，亲热的问候夹带着老战友之间的笑骂的情景中．邓华便感到一种释然：是呵，大家都是为了一个目标：抗美援朝。职务的不同确实是分工的不同，无非都

是彭德怀司令员的左膀右臂，都在协助彭总指挥作战，都听命于彭老总嘛……那么，那种时时扰上心头的不踏实的感觉从何而来呢？现在，邓华坐在吉普车上，长时间颠簸着行进，倒是有时间整理一下思绪了。这个时候，随着吉普车驶过一处坑凹而弹起，三个大字掠过他的脑际：砥平里……邓华突然明白了，那种时时搅扰他心绪不得安定的原因正是砥平里之战的失利。

砥平里呵……我志愿军三个师包围美军一个团，激战数夜竟未攻歼，这里边该有多少值得汲取的经验教训？不同建制的部队难以协同动作；对预设阵地之敌采用野战式进攻打法；白天无法作战而被敌机坦克的掩护突破包围……血的代价换来的教训如何被汲取？彭德怀司令员对自己指挥的砥平里之战的失和，并未给以过多责备，但正由于此，邓华愈感到不安。下一战役投入十几个军近百万兵力，自己身为志愿军副司令员协助彭总指挥，责任重大哟……倘若攻击中包围了敌人而久攻不克怎么办？倘若一星期后部队所携粮弹耗尽而后续不继又将如何？倘若我进攻而敌人主动后撤以疲惫我军该以何种对策？记得前几天，彭德怀征询大家对第五次战役怎么打的方案时，他和洪学智副司令员都提出一种设想：把敌人放到金化、铁原地区再打，这样有利于我军分割包围敌人，同时也可以使我仓促开进之部队多一些准备的时间。但是彭德怀从破坏敌军可能发起的登陆作战出发，主张战役尽早发起，坚持要在金化、铁原以南打。那么，如何能保证战而胜之呢？恐怕根据我军攻击时间难以持续很久的弱点，战役发起就必须要一猛二快：用勇猛的动作将敌人割裂，把战役分割和战术分割结合起来。只有将敌人分割成无数小股，才有利于尽快解决战斗，以避免形成砥平里之战那种胶着的局面。还有，应尽可能敢于白天作战。如只靠夜晚进攻，必然缩短我攻击时间……这些问题应该尽快和彭总谈谈，考虑安排得再细一些……吉普车疾速向西北方向驶去，已距平康不远了。公路上来往的车辆和部队越来越多——运送物资的车辆和赶赴集结地域的部队都在抓紧天亮前的时间尽快赶路。

“砰！砰！”忽听东边传来几声枪响——这是防空警戒哨发现敌机后放枪报警。

枪声一响，公路上人员向四处坡沟上散去隐蔽。警卫员问邓华：“首长，飞机来了，躲一下吧？”

“不怕，开吧！”邓华向公路上看了看，“趁现在公路上车辆少，加把劲猛开一阵……只要不开车灯，敌机发现不了……”

片刻间，敌机嗡嗡地飞过来了，好象有四五架，由于天黑，看不清敌机的型号，只听见嗡嗡的发动机声越来越响。忽然邓华觉得眼前刷地一亮，接着听见司机喊：“不好，敌机投照明弹了！”紧接着，爆炸声在前方左侧山谷响起来了。稍后又有几颗炸弹落在吉普车后边的公路一侧。

司机紧把方向盘，借着照明弹的光亮猛冲，想尽快冲过敌人照明弹的照射区。为了躲避敌机轰炸，司机将车子左拐右拐地开，吉普车不时落下弹起。

突然，车子猛一刹，邓华双腿重重地撞在车帮上。就在这时，一颗炸弹落在公路前方，轰然而响。几块被炸弹掀到空中的土块落在吉普车附近——好险哪！

爆炸过后，吉普车继续疾驶，很快冲出了危险区，拐入了黑黝黝的大道上。

天亮前，吉普车驶过平康，奔向伊川方向。

——志愿军司令部安全转移到了伊川以北的空寺洞。

三

（战地记者华山的日记）

1951年4月4日晚搬家，坐吉普，行程240里，目的地是伊川谷山间，过金化、平康两处封锁线。打前站的来信说：三日晚损失六台车。我们的司机昨晚刚回，通过平康小平原也是在白昼般的照明弹光下猛开20多里。这平原，宽40里，夜航机可以低空飞行袭击。公路坑坑洼洼，行军部队同各种车辆经常挤成疙瘩。敌人认定桦川——伊川——金化三角地带是我主力集结地带，封锁交通又比半个月前春川所见闹得凶了。上海记者组，北京作家，过往人等，见到我总有一段“平康历险记”好谈。司机们也说：不堵车没事，一堵车就“听它的”了。乍一上路，颇为紧张。特别是出口20来里，尽是稻田间的乱河滩、便道、小路，不打灯走不行。及至沿途防空哨的枪声一响，汽车关灯，停下，灭火，听准了敌机由远而近，到了头顶，汽车又猛开大灯，猛跑一气，尘土飞扬，好不痛快！

直到枪声又响，又停下灭灯，听准动静，又亮灯猛开——这样跑跑

停停，节奏感和安全感都跑出来了。就象突击部队冲过敌人的火力封锁带，冲得越猛，通过越快，危险越少。这司机有个楞劲！

防空哨也组织得好。

过金化，山边有火龙燃烧，是敌机打着了村舍蔓延开的。城市只炸剩几条崎岖马路。吉普安全通过，疾驰20余里，进入平康小平原。远山轮廓贴地。李部长的车坏了，另一辆一起停着，是车轴滚珠失灵。我们等了个把钟头，敌机过了几趟，前方扔了照明弹一枚，刚够照亮我们修车。山那边开始扫射。车修不好，决定转回。新华社车继续前进。公路又堵塞了，又是马车堵住了榴弹炮牵引车。

下车看路。几台马车停在下坡道上，同迎面停着的炮车错不开。往前走走：马车只要前进十几步，我们吉普就能开过去，给炮车腾出道儿，炮车一走马车也有路了。可是那位坐在车辕上的指导员，偏偏不肯动动，一口咬住死理："翻了车，谁给我掀？"那股子忠于职守而又不顾大局的偏狭执拗劲儿，能把你噎个半死！好象整个战场还不抵他一挂马车。这种场面不知见过多少回了。还不属你指挥。只好连说带劝地软磨硬顶起来："你们这些同志，总说翻车翻车！你们大车靠坡走还怕翻车，人家炮车靠沟沿走就不怕翻车？干部嘛，不想个办法，干坐车上，你就能等出条路来？总不能叫炮车开到沟里，让你走吧。汽车越来越多，呆会儿想走也不行了。马车翻了，顶多掀一掀，炸弹落下来你能扛住？你们也下来看看道儿嘛。坐在车上死着急，旁人讲话怎不吭，没点整体观念还行！一总算把那指导员拽下车来，让他下了命令。不多费事就把道路开通了。小生产的偏狭劲儿何时休呵！

又是疾驰。过了平康就上山。山大路宽，不尽盘旋，空袭没事儿。可是很怪，山间到处燃烧，火龙映红了荒山沟壑。据说山上有高射炮阵地。可是过了伊川，前进90来里，火光总在眼前。

出国以来还没见过这般大火。

凌晨二时到目的她。江边也是一片火光。循小路上矿山，行车五里，联络哨说新华社不住这里，住另一道沟，又迎火光出沟，走五里公路，进另一道沟，浓烈的焦土烟臭，打坏的汽车，燃烧的颓墙，茅舍的新塌废墟，从沟口烧到沟里三里来地。司机叫道："坏了！这条沟不能呆了。"一看光景是他来过，前天还好好的。

下车时，已凌晨四时。找人。果然是白天叫飞机搞了三趟，从九时打到下午四时半。先是发现三野一台炮弹车，打着了火，爆炸一气。敌机乱打开了，附近两条沟都打，六台汽车打中五台。

有一台已不见影儿，只银花花的散了一地金属碎屑似的东西。开头以为是炮弹碎片，一想不会这般密集呀？原来是一卡车纸烟打着了，连烧带炸，只烧剩片片锡纸。汽车一过，漫地飘动。

1951年4月5日

石沟边石岩缝里睡了半天。满耳泉水声，不见敌机来。想不到后面环境还不如前面。写东西成问题了。下午五对多，到另一沟找宣传部的人。赶二里公路，沟里也烧了几家村舍。据说分得八盘炕，没住先被打掉四盘。尽里头沟窄，正好碰上夏公然在盛饭。进门上炕，那两位女同志一起住。有酱鸡（大概是哪位宝贝闺女的父母千里迢迢寄来的吧），很欢迎我来，又吃一点饭，“同居”了。热情倒很热情。可是二女五男一盘炕，这点空间咋写稿呀？

1951年4月6日

在沟岔里找到了一个小天地：浅溪边，石岩下，落叶灌木丛里，靠岩有石坎可坐，右肘处紧挨着一角石台，拿净土填平坑凹，按压平整，铺上包稿纸的一方布片，正好写作。不用盘腿，不用躬腰，好不舒服：阳光漏过天然的伪装疏枝，洒遍石岩，通体暖和。

稿子有门！

这一带清溪灌木丛里，隐蔽着志政宣传部全体人员。稍高处有小空地，可坐四人，打扑克三缺一，找我凑数，难呀！好容易喊“开饭”了，乘机溜掉；又一次，飞机临头，分散防空，又“救了一命”。最满意的是这个“办公处”只能坐上一人，没人打扰。开始写《歼灭性的打击》。

回屋吃晚饭，通讯员说有鸡卖。出国时换了5000元朝鲜币，400：1，也没处花钱，只零星买过些大米、酸菜、栗子和做饭柴草等。现在70：1，管理科还不想要，一只鸡合600元。正好！买了好多只。抗战初期到太行，见长征同志拿残废金买鸡吃，总好笑；“艰苦奋斗还吃鸡？”不多几年，自己肥皂、牙粉都舍不得买了，每次反扫荡回来，津贴费都买了鸡吃。两毛钱一只，凑上三几只就炖上一大锅，十来个人饱吃一顿，好解馋！体力消耗就是大啊。这几天顿顿有鲜味儿了。今晚生炖

一锅，一人两碗有余，吃完就睡。

半夜居然没有人起床。美哉鸡汤！

1951年4月7日

写《歼灭性的打击》，顺手。还想解馋。傍晚宣告炖鸡“祝贺小生命”。一时杀鸡的，找咸盐生姜花椒的，烧火的……两位姑娘最积极了，晚饭也不多吃，空出肚子，还要开晚会，打百分。该不是又到了周末！白天不方便，出去转了一圈。回来炕上灯火辉煌，牌已分布好了，参战的严阵以待，观战的兴致勃勃，只等我上场，就开战。我拿起牌，就手理顺，碾开一角——喝！大鬼，小鬼，九张梅花。“一百分！”我叫了满分，拿起底牌，又补上一个红桃A，一个方块A，两张梅花！都要扣主牌了。还用打吗？我一摊牌，姑娘们立时欢叫起来：“真是红梅之喜呀！”真有意思。分明是分社同志凑趣儿，趁我不在，给我“埋伏”下一手好牌。自己一时间还“欣喜若狂”呢。真想不到战地还有这般乐趣！

普金来，都住一盘炕，更挤了。晚间谁也写不成。

第二章 风雨里露营，战士们只得将身子贴树干捆好，站着睡觉

一

志愿军第六十军军长韦杰离开三十八军军部的时候，已经是黄昏时分了。那时候，执行轰炸任务的敌机正处于白班和夜班的交替间歇，四野出现了短暂的宁静。随着夕阳最后一抹余晖被西边暗黝黝的山影吞没，夜幕便悄悄笼罩了朝鲜半岛的山峦与河川。

韦杰乘坐的吉普车从一条窄窄的供马车行走的小路拐过一座小山，奔上朝南的大路。还有一辆吉普车和一辆带篷的卡车相隔不远尾随着军长的吉普车南进。

入夜后，大路上渐渐热闹起来。从四处山沟树林里隐蔽了一天的部队和运输车队（包括汽车和马拉大车），以及火炮牵引车队纷纷拥上公路，挤挤挨挨向南涌动着。汽车喇叭声、马儿咴咴的嘶鸣和驭手的吆喝声、甩鞭声，以及部队行进的脚步声和吵嚷声混杂在一起，形成了朝鲜战地夜行公路上特有的交响乐。

韦杰坐在吉普车上，任由车子在凹凸不平的路上颠簸。他的脑子里仍然回想着刚才与三十八军的领导同志告辞时，军长梁兴初送他上车，握着他的手大声笑道："等着听你们的胜利消息啦！好好打啊！"

当时他是怎么回答梁兴初的，自己也记不得了。似乎是没说什么，只是笑着点头。那时他心里好象只有一种感觉在萦绕着：此次三十八军之行确有必要……入朝之初，韦杰在征得兵团首长同意后，率领几个师的参谋长和军机关一些同志奔赴三十八军军部，向有着与美军实战经验的部队学习。兄弟部队用鲜血换来的宝贵作战经验是志愿军的共同财富，应该为新入朝参战的部队汲取。三十八军非常好客，对六十军的同志来访热情欢迎。不但给他们腾出了几盘烧得热乎乎的炕，还尽可能地给他们搞了一顿丰盛的接风酒宴，餐桌上有肉罐头、墩鸡肉、豆腐和朝鲜辣白菜，还有白酒。韦杰知道，这些食物在历经数月战火的朝鲜已是很难得的了。当然更重要的还不是这些。接风的酒宴，热乎乎的土炕和主人的热情还不是最主要的，主要的是三十八军上至军长梁兴初，下至机关一些参谋、处长都尽可能详尽而不厌其烦地向韦杰一行介绍了他们同敌军作战的经验和教训——这些宝贵的经验教训虽然不是韦杰的经

历，战争还有待他和他的部队去亲身实践，然而，在听取了友军的经验介绍之后，韦杰还是觉得心里有些底了……也难怪，这与过去同国民党军队作战不同，与国民党军队打了几十年的仗，对于敌方装备、战术、士气一般说来了如指掌，而在朝鲜与美军和李承晚军队作战，那就真是“人生地不熟”了。

在酒宴上，韦杰曾借花献佛，向梁兴初等人敬酒，祝贺三十八军打了很多胜仗。韦杰说：“在国内，我早就看到了嘉奖你们的通报——。‘万岁军’，不简单哩，向你们学习，来，敬你们一杯！”

梁兴初喝了酒，用手背抹了抹嘴角，说：“哎，那是彭总对我们的鼓励，主要是二次战役打了个漂亮仗……其实你老兄有所不知，汉江南岸守备，几十个昼夜，三十八军虽说完成了任务，可是元气大伤喽……在撤离汉江南岸阵地时，我真担心哪，汉江眼看要解冻，背水作战，兵家大忌呀！老天有眼，我们军二月十七号撤到汉江北岸，二月十八号汉江就解冻了……朝鲜老乡说，志愿军是天神，老天爷在帮志愿军的忙哩……现在我想起来都后怕，再晚一天过江，恐怕就要全军覆灭喽……好啦好啦，总算按志司的都署，赢得了时间，你们第二番参战部队开上来了，这回我们可以喘一口气啦……”

“你们该好好休整一下了……”韦杰说。

“也休整不了多少时间，下面的任务是，西海岸守备，防止敌人登陆……””梁兴初又给韦杰倒上一杯酒，“不过，第五次战役我们军是参加不上了，这可是个大仗呀！”

“那就把你梁军长的用兵之道给我们好好传一传嘛，对付美国人，你们有一套办法。”韦杰点到了正题。

接下来，梁兴初、刘西元和江拥辉等人，一边吃饭喝酒，一边就他们所知，向韦杰等人介绍了美军和李承晚军队的作战特点和三十八军一些作战体会及教训。诸如，美军进攻时，总要长时间进行炮火准备，炮火停了才开始攻击；我方只要避过敌人的炮火，待敌人开始进攻时，再进入防御阵地，就可以减少损失。还有，美军害怕近战、夜战，我方应该设法接近敌人，发挥近战、夜战的长处。再有，就是注意在进攻时大胆穿插分割敌人，动作要勇猛。作战时要留有足够的预备队，非到必要和急需时不能轻易动用……梁兴初谈得很详细，甚至连一些具体的注意事项都告诉了韦杰，比如行车时要善于利用敌人照明弹的火亮，迅速通

过，切忌犹豫不定，更不能把车辆停在公路上或道路两侧，否则，连续不断的照明弹会在你周围打转，让你处在被动挨打的位置。还有，美军作战时，部队走到哪儿电话线就拉到哪儿，部队撤走了，电话线也不拆，这样，我方就可以利用敌人的电话线建立通讯联系，既省时间又省器材……——友军的经验介绍得很具体详尽，这固然可以使韦杰心里多少有些谱了，但他从多年征战的经验中得知，战争中敌情我情千变万化，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任何预料不到的事情都可能会突然发生，这就要求指挥员具有随机应变的处置能力。特别是，对于战争中可能会出现的危机应当提前有所觉察，尤其是我方相比敌方的弱点更不应忽视。韦杰记得在安东时，遇到前线回国办事的志司一位机关干部，那个同志在延安时曾与他相熟，据那位同志介绍，砥平里之战我方失利，三个师包围美军一个团，硬是没吃掉。问起原因，那位同志只说，敌人火力太强，加上我方白天无法作战，被敌人坦克强行突破增援……那么，砥平里之战到底有哪些教训呢？假如以后他韦杰也遇到类似砥平里的情况，又该如何处置呢？他将这些疑惑问梁兴初，对方也不甚了然，只说，大概攻砥平里的部队建制太乱，无法协同动作吧……现在，韦杰离开三十八军军部驻地，驱车南进，一路上仍在想，若是能有更多的时间，来容他把许多问题搞搞明白，更深思熟虑一下，才能有战胜敌人的把握。但是，从目前部队开进和即将投入战役的时间表看，显然过于仓促。按军委原订计划，三兵团四月上旬才开赴朝鲜，而现在时间提前一个月，四月上旬必须到达集结地，战役四月中旬就将打响。时间太紧啦，几乎已谈不上什么准备的时间。

回想入朝前前后后这一段时间，韦杰真感到紧张得喘不过气来。提前入朝的命令下达后，他还在南京军事学院进行短期的集中学习——那些日子他和即将入朝的一些师长军长们抓紧一点一滴的时间临阵磨枪，如饥似渴地学习合成兵种协同作战知识以及对付现代化装备之敌的防御和进攻组织手段。学习尚未结束，突然接到提前赴朝的命令，立刻打起背包回到重庆。那时，三兵团各部已开始向华北集结。由韦杰担任军长的志愿军六十军是由原六十军一七九师、一八〇师加上原六十一军一八一师合编而成。韦杰原为六十一军军长。西南解放后，六十军改为川西军区，而六十一军改为川北军区。部队正分散在四川、贵州一带执行剿匪和筑路任务。匆匆收回，匆匆整编，匆匆开赴华北改装，又匆匆开往安东，之后马不停蹄跨过鸭绿江，星夜急行军开上三八线。韦杰接到调任志愿军六十军军长的命令后，在与他的老搭挡、川北军区政委胡耀邦分手时，甚至连胡耀邦为他准备的一顿送行饭都没来得及吃，整日马不停蹄地安排军机关人员的配备落实，编制车运预算。好在六十军政委袁

子欣时部队情况较熟，袁子欣与韦杰一样，也是原六十一军的干部，只不过他比韦杰调到六十军早些，是在太原战役后，袁子欣就由六十一军副政委调到六十军任政委了。在六十军赴朝准备工作上，袁子欣和政治部主任李哲夫同志尽了最大努力。但是直到入朝后的行军路上，副军长还未配备到位。入朝前，听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讲，陈赓司令员打算从十四军为六十军调一个副军长来。为什么这么做，王近山也说不大清楚。解放战争时，韦杰曾担任二野六纵副司令员，而王近山是六纵司令员，以后王近山升任三兵团副司令员。对于韦杰这位老伙伴，王近山讲话也是开门见山："别管熟悉不熟悉了，反正上至兵团机关，下至各军、师，都是各处抽人凑起来的，抽的人都是优秀的！"

王近山说的是实情，不要说六十军的干部配备了，就是兵团指挥部也是各处临时调集来的。兵团政治部主任刘有光是从四兵团调来的，参谋长王蕴瑞是从十二军调上来的，据说二十兵团司令员杨成武已经要王蕴瑞去担任二十兵团参谋长，硬是被陈赓司令员给"抢"了过来。副参谋长李懋芝是从河南省军区副参谋长的位置给"挖"过来的……这样，兵团干部之间，兵团与各军之间，军与各师之间，各级领导匆匆调集到一起，还来不及熟悉，就开上了朝鲜战场。这使韦杰感到过份的仓促。他甚至对原六十军两个师的团以上干部有些连名字都叫不上来，心里真是没底。好在一八一师是原六十一军的，他熟悉，这个师的前身就是皮定钧指挥过的有名的"皮旅"。而六十军一七九师的前身则是有名的临汾旅，打收将的时候与六十一军曾并肩作过战，都是老部队了，在入朝开进的序列上，韦杰还是按一八一师、一七九师、军直和一八〇师的顺序安排的，究竟把一八一师放在最前边是出于对老部队的倚重还是因为熟悉而便于指挥，韦杰也说不清。

总之，这样做他感到放心。

然而，不论哪个师在前，哪个师殿后，几万名战士都得靠两条腿一步步走到三八线以北的集结地。在敌人的飞机轰炸下，部队夜行晓宿，在寒冷的野外露营，十几天走完两千里路程，艰难困苦可想面知。让韦杰感到担心的是：既要按照志司的命令准时开到预定集结地域，又不能把部队拖垮、拖散，在可能的情况下，还要尽力争取点时间，在战役进攻发起前，好让部队完成战斗准备……现在，韦杰坐在吉普车上，一路思前想后，心事重重。他决定到前方一八〇师宿营地看看，了解一下部队开进的情况，与师里的领导同志谈谈，以便使自己心中有数。

后半夜下起了雨，由小到大。风挟裹着雨点扑打着韦杰乘坐的吉普

车。公路上，部队顶风冒雨疾进。战士们披着雨布或斗篷，更多的是没有雨具的战士，他们尽可能地保护着枪支不被淋湿，还要背着背包、干粮带、子弹袋和手榴弹，浑身被雨水浸透，一步一滑地踩着泥泞的道路前进。

暴雨给部队的开进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但凡事有利也有弊，有弊也有利。由于暴雨，使敌机的飞行受阻，部队可以不担心敌人空袭了。风雨肆虐的道路上，夜行的汽车、火炮牵引车都打开了车灯。坑坑洼洼的泥泞公路上，蜿蜒的各种车辆在雨幕中闪烁的车灯好似一条蠕动的巨龙。

韦杰看了着手表，已是凌晨两点多钟了。上半夜遇到三起敌机的轰炸扫射，总算闯过来了。敌机的照明弹可真让人伤脑筋，象个灯笼似地悬在半空，发出耀眼的白光。看来梁兴初传授的经验还真管用。每当敌机飞临，投下照明弹，韦杰照例吩咐司机：“加大油门，闯过去！”在部队从公路上向两侧沟谷里卧倒隐蔽后，大路更好行车，司机借着照明弹的亮光一通猛开，左冲右闯，抛下了阵阵的爆炸声，一路好不惊险！

在第三次遭遇敌机轰炸的时候，跟在韦杰吉普车后边的另一辆吉普车翻了，大概是那辆车的司机为躲避一个弹坑，打了个急转弯，方向盘还没再打回来，就冲到路旁的稻田里。韦杰的吉普车冲过去以后，等了一阵，不见后边两辆车跟上来，警卫员和一个参谋去找，才知翻了车。好在只有两个人撞了胳膊腿，轻伤，而车子掀过来后，一试还可以开。

又赶了一程路，就下开了雨。敌机再没有来。然而由于道路车多、人多，十分拥挤，车子时快时慢，有时要堵一阵，甚至个把小时都走不了几里路。在一些岔路口和桥梁渡口，常常有几个军的单位挤在一起，争着抢行，秩序很乱。风雨更增添了这种混乱和嘈杂。大车和辎重车不时陷在泥泞里；马蹄打滑；徒步行军的人一个跟着一个地摔跤。

一路上，韦杰不时看到有仨一群、俩一伙的文工团员在路旁进行宣传鼓动。这些年轻的男女文工团员除了背着背包，还要带着各自的乐器，有的扛着沉重的锣鼓箱，挎着沉重的手风琴，和部队一样艰苦行军。不同的是他们多了一项宣传鼓动任务，时常停下来喊口号、打竹板，给部队加油鼓劲儿。过后，他们还要加快步伐，去追赶已经走远了的队伍。　　韦杰遇到一个年岁很小的女文工团员——大概是崴了脚，让两个人架着走，一走一歪。韦杰让司机停下车，自己下了车，让那个小姑娘坐车。姑娘却说什么也不肯坐。那个姑娘大概也只有十四五岁，

长得很秀气，雨水扑打着她那一双大眼睛。她用手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告诉军长："首长请放心，我一定跟上队伍，一定完成任务！首长快坐车走吧，您还要指挥部队哩！"

姑娘说什么也不肯上车。韦杰只好让警卫员把自己的雨衣给了那位文工团员。

……大雨一直下到天亮，依然不停不歇。韦杰一行问了好几次路，才在一处山脚下的村庄找到一八〇师师部宿营地。

那个村庄很小，仅有的十几间房子已被敌机炸毁了大半。雨水倾泻在一片废墟上，激起一片白茫茫的水雾。

哨兵把韦杰等人引到一处低矮的茅屋前。推开柴门，韦杰看到师长郑其贵正蹲在地上一个火盆前烤着袜子。这大概是一间存放杂物的屋子，没有炕，破烂的窗户在风雨中吱呀作响，雨水顺着窗沿淌下，在地上积了一滩。

由于没料到军长的突然到来，郑其贵脸上掠过一丝惊异的表情，他连忙从火盆前站起，向军长敬了礼："韦军长来了？我们刚到这儿，正要烧点水，待会儿给军长沏一碗热茶喝，驱驱寒气……"

"部队情况怎么样？"韦杰和郑其贵握了手，旋即也蹲到火盆前烤着手。

"还好……"郑其贵用一根树棍拨了拨盆里的炭火，"每天平均行军一百多里，可以按时赶到集结地。"

"掉队的多不多？"韦杰又问。

"不多……也不少……"郑其贵嘟囔着，"每个团都有一些，……太艰苦啦，白天露营，夜里摸黑行军，敌机又轰炸，吃不好，睡不好，非战斗减员增加……" 火盆上吊着的铝制饭盒里的水烧开了，热气升腾着。警卫员用两个大碗分别给韦杰和郑其贵沏了茶。

滚烫的茶水喝得韦杰肚里热乎乎的。

"要是宿营后，战士们都能喝上碗热汤就好啦！"韦杰自言自语道。

"难呀……"郑其贵摇着头。"到处都是湿漉漉的，连饭也没办法做，

部队宿营很困难，民房少，在大雨里……唉……”

韦杰透过缭绕的水蒸气，望着郑其贵。这是一个年近四十的长征干部。韦杰与他并不熟悉。只是在安东集结时，召集各师首长开会才认识的。韦杰知道，郑其贵以前是一八〇师的政治部主任，入朝前才被任命为师长的。对于政工干部担任军事指挥员，或是军事干部改任为政治委员这种事情，在我军是比较平常的。

韦杰知道，从红军初创时期开始，我军就有一批军政兼优的双料指挥员，随着形势的变化和革命的需要，这些人时而担任这项职务，时而又担任另一项职务，这是司空见惯的事。然而，对于眼前这位他不甚相熟的郑其贵，韦杰却觉得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似乎这个指挥员身上欠缺些什么：是军事指挥员特有的魄力与干练？或是仅仅是他气质上似乎多了些犹疑不定的东西？韦杰一时说不清。不过，艰苦的战争生活常常可以将一个平庸的人锻炼成一个出色的将才……谁能决然断定：一个普通人身上没有英雄和统帅的素质及潜能？而一个众口称赞的战将身上也常常暴露出普通人的弱点。既然如此，那么就让大家同心协力地迎接这场残酷的现代化战争吧。用中国人的俗话说，“是骡子是马，牵出去遛一遛。”……韦杰喝着热茶，继续和郑其贵谈着。这时候，郑其贵已从最初看见军长不期而至的紧张中松弛过来，尽可能详细地向军长汇报了各团开进的情况，并就掉队人员的收容问题和部队开进，宿营中的防空等事项听取了军长的指示。

韦杰是属于那种具有宽厚品性和长者风度的指挥员，在与下级干部的接触中，常常使对方感到亲切自然，象一位和善的兄长。他更多的是晓之以理和以身作则，并且常常表现出可贵的自责精神而不争功诿过。他是一个壮族人，生有一副清癯的脸庞和凸起的颧骨，一双清亮的眼睛有些细长，总是那么温和而善解人意。他也许缺少一般军事首长的威慑力，但其部属从他的冷静和智慧以及令人信服的分析判断中，同样可以感受到上级首长那坚定的决心，因而自觉地不打折扣地去执行他的指令。

现在，当郑其贵陪着军长一起蹲在火盆边喝完热茶，汇报了工作，听取了指示后，把军长送到风雨阵阵的屋外，正与军长敬礼握别时，听对方轻轻一句；“我要去最近的部队宿营地看看。”

郑其贵顿时强忍着瞌睡的神经和饥肠辘辘的肚腹，和军长一同上了吉普车。

“我也打算去看看，”郑其贵这样说。是呵，军长也一夜未合眼了，也一样疲劳饥饿，难道对自己师团的责任感，军长就应当比自己这个师长更多更重吗？

韦杰赞许地一笑，跨上了吉普车。随即，雨空里响起汽车发动的轰鸣声……几十分钟后，吉普车停在了一处无法再行驶的窄小的山路上。韦杰一行下了汽车，在随同郑其贵来的一位师作战参谋的引导下，蹬上山坡。

韦杰一行冒雨行走，一路泥泞，转过一片杂木林，看到山坡上一片高大的栗树林。一个营的部队在这里宿营。

韦杰的双腿顿时僵了一般立在风雨里——那时天色早已大亮。栗树林里，部队的宿营地一片凄风苦雨。战士们仨一群、俩一伙儿，有的撑起一块雨布，许多人躲在雨布下避雨，一个个坐在泥水里、树根上，背靠背打盹儿。也有的躲在避风的石崖下，裹着雨衣、雨布横躺竖卧……最让韦杰痛心的是：不少战士实在无处藏身，干脆互相用背包带或绳子把身体捆在树干上，就贴着树干站着睡觉……韦杰泪眼模糊了，雨水和泪水一齐从脸颊上滚落，甚至连被喊过来的营长向他敬礼，他都没有注意。

“昨夜赶了一百一十里路，”营长报告说，“掉队的有四十三名……雨大，早饭生火很困难，有的连队搞到了干柴，烧了热饭，有的搞不到，只好吃些干粮……不下雨的话，一到宿营地就挖防空掩体，可以在掩体里睡觉。一下雨挖了掩体就被雨水灌满，人没处躲，这不是，大伙儿就这么克服……首长放心，再大的困难，也难不倒咱们，只要两条腿不断，别说下雨，就是下刀子也得按时赶到三八线……”

“军长，你看，是不是让部队休整一天？”郑其贵看看一身雨水的营长，转过头来，迟疑地对韦杰说。

又一阵风雨刮来，韦杰浑身一阵瑟缩。他望着战士们的宿营地，半晌没言语。

“休息一天吧，军长……”郑其贵再次说。

“关键的时候，要看指挥员的坚定性……”韦杰对那位营长说，“替我向大家问好，就说，军长知道大家的艰苦，我谢谢大家，谢谢你们……”韦杰伸出大手，紧紧握着那位营长的双手。之后，他转对郑其贵

说：“既然大雨无法宿营，那就通知部队，稍事休息，继续前进！”

（文工队员任红举的回忆）

……入朝后的第一个考验就是紧急行军十八天——赶到向敌人发起新战役的集结点。我和在四川重庆一起参军的聂笃敬、陈小峰分到了某团一营二连，任务是在行军中鼓动宣传。那时，我们身上的负重量真不小，腰带上吊着两颗手榴弹，肩头上扛着一袋炒面烤饼，背包上插着一把铁锹，铁锹上还绑着两颗六〇炮弹（为连里的炮排分担重量），左右两胯除了坠着挎包水壶外，军衣口袋里还随时要取出使用的呱嗒板、笔记本、手电筒（偷偷带上的）。后来有人和我开玩笑，说我个子长不高就是那十八天行军中压矬的。我年龄不大个头小却非常好胜，在战士面前从不显孬，我不但行军跟得上战士们，还能把机枪副手扛的子弹箱接过来“互助”一番。有一夜快步行军一百三十里，站在路边催促部队前进的罗占华团长看到我时一愣，“哟嗬，小家伙真上来啦，文工队的娃娃嘴快腿也快呀！”我们怎能不快呢，脱离了连队，我们就失去了服务的对象和用武的阵地，若是掉了队就证明我们文艺兵没有资格上战场。

在行军路上最忙的要算我们了。我一边行军一边前后奔跑着收集各班的好人好事，收集好就蹲在路边写几句，写好再拔腿追部队，追上后要一个班一个班地给战士表演。有时要抄上一份快板交给聂笃敬和陈小峰，因为他俩都是西南人，对数来宝等曲艺形式不熟悉，我在北京读过书，写起来熟练些。我们有时还带领全连向并肩行军的兄弟连队拉歌或相互用快板鼓励，每当我们连拉赢了歌或是快板比兄弟连队说得流利有趣时，我们连的干部战士就特别喜欢我们，脚步走得也更快了，好像汽车才出加油站。起初，这个营的教导员是看不起学生兵的（特别是“演戏”的），他在没出国之前曾在全营集合时操着山西话嚷嚷：“这些重庆自（知）识疯（分）子，打什么仗啊，给鹅（我）蒙（们）部队造（找）麻粪（烦）嘛！”紧急行军十天之后，他来到二连对我们说：“真想把你蒙（们）留下来当子（指）导员！”他对文艺兵看法的改变是有几件事情促成的。

第一件事情是：有一天他把全营隐蔽在树林里动员，意思是要坚持走到战役集结地。他刚讲完话，我们三个文工队员就用文艺形式演唱出来了，疲劳之极的部队为之一振，情绪十分高昂。我看见这位教导员第一次当着文工队员的面笑出了声。

第二件事情是：我一路打呱嗒板儿，手腕子酸疼得不得了，几夜下

来肿胀难忍，我就想了个点子，把竹板的一面插进背包带，另一面叫它活动着，这样走起路来背包一颠一颠的，竹板也一碰一碰的，我既可以甩开胳膊行军，又能轻松地为连队说快板，教导员看见了，悄悄对二连指导员郭忠义说："小知识分子就是聪明！"这是老郭告诉我的。

第三件事情是：在一个夜晚，我们快速行军一百三十里后，部队黎明前在一个大山沟里宿营，我刚挖好单人防空掩体，就渴得嗓子冒烟。全班谁都没有水了，我就到其他班去找水，好不容易才发现六班长的壶里还"哐啷哐啷"的响，我拨开塞子咕嘟咕嘟喝了大半壶，谁知这是一壶擦枪油啊！这是六班长怕每人自带的玻璃瓶擦枪油（苏制）难保管，而集中到自己水壶里的。我喝饱之后，腹痛、呕吐、眩晕起来了，最后连苦胆汁和血都倒了出来。这次教导员是营里最先跑来看我的干部，他还哭了，一个劲地喊我"小北京"……

第三章 三登被炸，似乎给彭德怀乐观的心情投下层阴影

一

四月中旬，志愿军总部驻地空寺洞的大山上已是一派新绿。

山坡上、沟谷里、松树、栗树、杂木林、白桦、杉树和各种灌木都生出茂盛的枝叶，使得那些随处可见的炸弹坑和被炮火烧焦的树木被绿色浸染，变得不那么刺目了。然而，整日不停的敌机飞行的轰鸣声和不断响起的炸弹爆炸声，依然在疯狂地敲击着战争的琴键。

联合国军继续以坦克、大炮开路，向三八线以北推进。我军在顽强阻敌的同时，几十万大军已集结到位，开入攻击出发阵地。大反击的各项准备正在几百里战线上紧张地进行着。

与此同时，在空寺洞后山一座潮湿的金矿洞里，志愿军总部正加紧工作，争分夺秒地完成战役发起前的各项准备。无数的电报、电话从各个兵团、军指挥所及各参战单位飞向空寺洞；无数的指示、命令又从这里发往前沿部队。无数的请示、指示，无数的分析和判断，无数的信息、敌情，无数的电报、电话，以及无数的争论，无数的调查，无数的发火甚至失眠，无数个神经高度紧张的时刻……战役总攻的序曲正在一声声地被弹奏着。

在这众多的拨动战争琴弦的乐手中，最高指挥部的几位首长尤为重要——他们决定着未来乐曲的主调。

四月九日，毛泽东主席给彭德怀司令员发来如下电报：我尚在休养对朝鲜战况不甚清楚，请将你对敌情的估计和我方企图撮要见告。关于十三兵团的任务，在新的战役中，除一部位于元山咸兴防敌登陆外，主力（应补充新兵）似宜位于战场附近担任歼灭敌可能降落的伞兵，协助各兵团作战，待战役完结该兵团始进入正式休整……接到毛泽东主席电报后，彭德怀于次日将各部集结位置、战役企图及具体部署以及战役发起的时间和面临的困难向毛泽东主席发电请示。二天后，毛泽东主席回电给予肯定的答复：（一）完全同意你的预定部署望依情况坚决执行之。（二）以防敌人从元山登陆，似须以四十二军主力位于元山城内及其附近，确保元山，请酌定。

——战役企图和具体部署已经确定，总攻时间早已拟定于四月二十日左右。这些安排已经军委最高统帅毛泽东主席予以批准。但是，浩繁的准备工作依然在日日夜夜地紧张进行。

这天午后，彭德怀司令员在阴暗的矿洞里，召集各路志愿军负责同志开会，对参谋长解方主持司令部人员依据首长决心和敌我双方力量对比而拟定的战役和战术的指导思想要点进行商讨。

昏黄的瓦斯灯光下，解方参谋长有条有理地阐述着："下一战役是改变战局的重要关键的一仗，为打好这一仗，在战役指导和战术思想方面应坚持以下几点：一、根据敌人齐头并进、稳扎稳打，但并无很大战役纵深的特点，我们要掌握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二、强调各级首长要作到周密准备，深入指挥；三、组织好步炮协同、步兵和战车的协同；四、组织专门部队，集中力量打敌人坦克；五、研究解决排雷问题……"

在解方对以上各要点逐条进行了具体阐述后，彭德怀、邓华、洪学智、韩先楚等人对此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讨论，并各自发表了很有见解的补充意见。

"我最担心的是两种情况，"彭德怀皱着眉头说，"一是分割不了敌人，反把敌人赶到一堆，啃不动……再就是白天不能作战，缩短我们的攻击时间，丧失战机……"

"一定要提醒各部队善于动用坚强的部队，从敌人侧翼突破穿插……"邓华抽着烟，思虑地说。

"要组织精干的侦察部队，渗透到敌人后方去，"韩先楚补充道，"就象二次战役三十八军打德川那样，用一个侦察大队袭入敌后，搞乱敌人……"

"还有，需要提醒一点，"彭德怀从茶杯里捏了一撮茶叶扔进嘴里嚼着，"不要忘记我们多数炮兵部队和战车部队是新上战场，临时配属，仓促投入，而且在数量上也不占优势。这就需要集中火力于主要方向，切勿分散火力。另外，包围了敌人，要不失时机发起勇猛冲锋，注意发挥近战威力，先用猛烈炮火压制敌人，不要不顾一切以密集队形乱冲一通，那样就会招致很大伤亡，还不能解决战斗……"

"这一点，彭总讲得很对，很必要。"邓华赞同地说，"砥平里失利，

就是吃了这个亏。我想，应该组织专门的部队，集中力量打敌人坦克。敌已抓住我缺乏打坦克火器的弱点，进攻时，敌使用密集坦克掩护步兵向我侧翼迂回，甚至抵近我阵地轰击；防御时，用坦克作活动堡垒，使我啃不动、嚼不烂；突围时，又可以用坦克冲开逃路……”

“号召各部队群策群力，想办法制服敌人坦克！”洪学智说，“把各种打坦克方法都用起来，反坦克雷、炸药包、爆破筒，还有美式枪榴弹、战防炮、火箭炮……还可以用六〇、八二迫击炮抛送炸药打坦克！”

“白日作战问题应督令各部讨论执行，”邓华说，“能不能大量歼灭敌人，在于我全军能否坚持白天作战……为了达到白天作战的目的，就要组织有效的对空射击，有奖有罚，对于低空俯冲的敌机不敢迎头射击者应给予处罚，击落敌机者战场立功……”

“这个问题很重要，我看可以专门为此向各部发一个电报。”彭德怀点头道。“大家看，还有什么问题要提？”

“后勤补给问题，我还得说一说，”洪学智开口道，“入朝以来，我们已损失汽车三千四百多辆，夜间抢修，翻车事故太多。桥梁又被炸毁，公路经常堵塞。为了保障下次战役的供给，应提倡部队缴获利用敌人的汽车和物资。可以战前组织一批司机，也可以利用敌人的司机。缴获的东西，首先满足自己的需要，但需要及时上报，上面好统一调配，不要临撤退才上报，使上级也无办法，造成很大损失。如这次仁川敌人遗弃八千万斤粮和无数弹药，一军团根本不上报，后来又让敌人拿走……目前，战役需要的物资正在加紧抢运，但制空权没有，桥梁时炸时修，只靠火车、汽车运输不行，是否考虑增补些推拉的人力车和大车，以保证战时急需……”

“你说的对，”彭德怀道，“汽车损坏太多；道路堵塞；要多想别的办法，人拉肩扛。靠友邦订购的汽车，一时到不了货。火车的机车也缺乏。苏联卫国战争，用火车运送物资，列车进到前线将物资卸下后，连机车带车皮一起推倒路旁，然后再进后续列车……这个办法我们打不起。现在我们全国大约只有八百多台机车，自己还不能生产。我们只好用点原始的办法……”

“我算了一下，”洪学智扳着指头说，“按每个团补发拉推人力车五十辆，大车十辆，即可携带五至六天的粮食，加上战士每人携带三至五天粮，就可以解决八到十天的粮食……下一战役我共有步兵团一百一十三

个，加上直属队和炮兵、战车等部，总数有一百五十个团。需要增补七千多辆人力车和近两千辆大车……”

“这个数字相当大哟，”彭德怀沉思地，“发电给军委，转总后杨立山和东后李聚奎，让他们困难中设法解决，时间又紧，争取四月底以前补到前方。”

“还有一个问题，”解方参谋长说，“毛主席电报中提到，让三十八军、四十军移近元山附近防敌登陆……”

“这个不急，”彭德怀挥手道，“这两个军正补充新兵，需要整训恢复疲劳，不宜过早移近海岸，妨碍休整……”

二

——就在志原军总部为发起第五次战役进行各项准备工作的紧张时刻，令彭德怀震怒的消息却接踵而来。

先是三登被炸的消息。

三登位于平壤以东、咸川以南，是铁路沿线上一个比较隐蔽的小车站，也是志愿军后勤一分部库存物资主要的卸车点和转运站。在即将发起的第五次战役中，一分部担任着供应第三十九、第十二、第十五、第六十六和第六十三军一部的艰巨任务。从二月初到四月上旬，三登一线共卸粮食、被服、副食品等物资七百二十一车皮。被炸时，三登还存有一百七十四车皮未被运走的物资。其中有一百五十车皮物资堆放在三登北、西两面约十五里的山脚处和沟岔里。由于隐蔽不严，被敌机发现了目标。四架敌轰炸机从早晨六时轮番轰炸到下午四时。一百五十车皮军用物资，被炸着火的有九十车皮。当时，整条山沟里形成一条火龙，浓烟蔽日。部队冒险抢救，最后抢出来大约有六车皮物资。总共损失八十四车皮物资。计损失生、熟口粮二百六十万斤，豆油三十三万斤，单军衣和衬衣四十万八千套，还有大量其它物资。

“犯罪！这是犯罪！”彭德怀气得脸色铁青，他对前来报告这件事的政治部主任杜平说，“你兼军法处长，去追查责任，为什么不把物资及时疏散、隐蔽？杜者蘅、张明远他们怎么搞的！查清楚谁的责任，要军法处置！”

杜平一时没说什么。他非常清楚三登被炸所造成的严重损失将会对

下一战役产生不利影响。这次事故的当事人理应按军法从事。但杜平也了解到，三登被炸也有客观原因。一分部本身没有足够的运输能力，难以及时疏散物资。而且缺少防空手段，连起码的高炮掩护也没有，一旦被敌机发现，只有被动挨炸。同时，杜平考虑到后勤供应归东北军区前方后勤指挥部直接领导，此事还是由东北军区调查处理比较合适。所以，杜平待彭德怀怒气稍退后，向他谈了自己的想法。彭德怀同意了杜平的意见，亲自给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等同志拟写了电文，“请立即派得力干部组织检查团，彻底追究原因和责任，严格执行纪律，教育全体人员。否则，朝鲜战争将要遭到严重危害。”

这件事刚过去两天，又出了一件事，让彭德怀感到焦急不安。战役总攻就要开始了，六十军却从前线发来电报，说该军已进入战役发起前的待机地域，可是有的部队已断粮了，开始用衣服换粮食、搞饭吃，请速补给。

六十军的电报让彭德怀怒从心起，他让人叫来洪学智，把电报扔给洪学智：　　“你看看六十军的电报！”

“怎么回事？”洪学智发现彭德怀脸色不对，忙拿过电报。

“你这个洪学智怎么搞的？仗还没打就让部队饿肚子，怎么得了！”

“他们有粮食，”洪学智看过电报，很有把握地说，“这个电报情况反映不准确。”

“哼！六十军那边明明缺粮食，部队都开始拿衣服换粮食吃了，怎么不缺粮？总攻马上要开始了，你说这个仗还打不打？你误了我的军机呀！”

“彭总，他们粮食有保证，没有问题……”洪学智扳着指头，告诉彭德怀一共分几批给六十军发去多少粮食，粮食发到了什么地点。

彭德怀仍是将信将疑。

“老总，可以派人调查，如果真有问题，你拿我是问！”洪学智拍着胸脯说。

“当然要调查！”

洪学智随即派了一个参谋去六十军了解情况。但彭德怀不放心，他怕洪学智派去的参谋回来报假情况，又把自己的秘书杨凤安也派到六十军去调查。

杨凤安连夜从志愿军司令部出发，在吉普车里颠簸了一整夜，第二天拂晓赶到六十军军部，找到了军长韦杰和政委袁子欣，说明来意。

“彭总发火了，”杨凤安说，“让我来调查，你们到底缺粮没有？”

韦杰和袁子欣一愣。说实话，偌大一个军，粮食供应已几乎谈不上储备。部队已进入待机地域，然而粮食却只有几天的。加之运输情况很糟，有的部队粮食不能及时运到也是实情。现在仗还没打，粮食就已紧张；如果战役开始，部队在运动作战中，粮食补给肯定更为困难。因此，他们向志司发电，要求迅速补粮。免得仅有几天的口粮耗尽，而又来不及补给。却不料，此举引起彭总的极大不安。现在，彭总派人前来调查，想来已引起高度重视。

粮食的补给当不会有大问题了。但摆在眼前的问题是这件事该怎么了结？如果说六十军已断粮，显然不准确，何况可引起彭总对有关负责同志的误解和责难呢？

“请转告彭总，”韦杰一脸歉意地对杨凤安说，“我们还有三天的存粮，电报反映的情况不准……”

“有的单位出现了用衣服和毛巾换朝鲜老乡的鸡和酸菜吃的事情，我们是担心粮食少了，部队违犯纪律，才给志愿军司令部发了电报。”袁子欣解释道。

——当天，杨凤安就从六十军给彭德怀发去电报，把他了解的情况如实汇报，彭德怀这才放了心。事后，彭德怀用纸包了一个梨子，送给洪学智，笑道：“我错怪你了，赐给你一个梨！吃梨，吃梨。我给你赔个梨（礼）！”这场风波虽然是个误会引起的，误会查明后风波自然过去，但彭德怀却不能不引起高度重视。自古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何况与现代化装备的敌人作战，后勤补给工作愈显得重要呢！打仗就是打后勤；这次仗如果打胜了，后勤占一半功劳——这些话，彭德怀在各种场合不知讲过多少遍。确确实实，在入朝后历次战役的前前后后，后勤补给问题始终让彭德怀萦系在心！

眼下，在三登被炸损失大量作战物资的严重形势下，面对敌机的昼夜狂轰滥炸，运输补给又时断时续，后勤保障遇到极大困难。那么，战役发起时间是否还按原计划提前到四月二十日左右呢？

彭德怀的回答是肯定的。

在战役发起前向部队发出的政治动员令中，彭德怀、邓华这样鼓励部队："……我们要力争战争时间缩短，因为它是符合中朝人民利益的。我们要力争这个仗打胜，因为它有胜利的条件，这个条件是我军入朝作战六个月来已取得了四个战役的胜利，歼敌十二万，特别是在最近三个月的阻击战中，敌人始终被我拖住，兵员装备受到极大的消耗，得不到休整，部队十分疲劳，士气低落……援兵还未赶到，现在兵力不足，以至在我迭次严重打击下，敌内部矛盾增长，因此，麦克阿瑟被迫撤换，敌人矛盾困难是无法克服的。我们增加了新的强大的生力军，战斗情绪饱满，兵力占优势……"

——就在这项攻治动员令下达的同一天早些时候，东线九兵团还给志司发电，呈报战前部队的几个具体问题：(1)三十九军、四十军（配属九兵团）主要是粮食困难，现在部队都吃稀饭，该军干部均在担心粮食能否得以解决。

(2)二十六军老兵二十日才能补到部队，新兵需二十五日才能到达。

(3)二十、二十七军主要是粮食及弹药问题，如弹药按志司规定数目尚缺一半，因此各负责同志对此次作战反映一为吃饭问题，一为弹药问题。

……当九兵团上述反映问题的电报发到志司时，距战役发起的时间只剩短短三天了！

这就是第五次战役发起前我军困难状况的若干反映。

三

（战地记者华山的日记）

1951年4月9日

终于搬家了。住到沟口小土岗上一家独立屋里，离公路更近。敌机

袭击准先打它。

天明上山。沟岔很浅，有一小段倒很窄，空树枝毛也多。找到一块石岩，斜立在小路一边，比人高出半截，岩根堆着乱石，泉水漫过石缝，岩头围着乱丛。钻进去开辟开辟，得一小方空地。拿碎石片垒个坐位，就地挖开一条巴掌大的小渠，石缝水位立时下降，脚下露出一片清沙。铺上干草，叉腿坐下，屁股不觉潮湿。手边又垒个石台，压上一方石板，摆得下十六开稿纸一张半，好不开心！站起来拽过周围乱枝，结成防空网罩，整个“写字间”上午都是阳光了。

四下看看：南北都是陡坡，东面是沟口土岗，西面直上山脊，都扫射不着。不暴露目标，没事儿！

1951年4月10日

“写字间”什么都好，就是不挡雨。偏偏闹了一天雨雪。早起细雨迷蒙，露天穿件风雪雨衣，身上倒还将就，稿纸可洇得写不成了。赶紧装进皮挂包里，跑回住屋。十来个人挤了一炕黑压压的：编辑记者要写稿，机要文书要抄稿，译电员也要译稿，都怕挡了光线，碰了胳膊；通讯员也不能淋着。办不成事。忽然想起沟里有个席棚，老百姓临时搭的。跑去一看，果然没人。只是窄点。

钻进去趴在地上，支起两肘，跟前摆个挂包，垫着稿纸，行啊！可得勾起两腿，不叫淋着。不想一阵暴雨，横扫进来，稿纸全打湿了。赶紧坐起，连挂包掩到风衣怀里。冰雹又打来了，席棚到处漏水，头上沥沥拉拉，地上一塌糊涂。安心避雨吧！还是回到屋里：炕上暖和。四点多了。天刚收雨，绽出一线阳光，“黑寡妇”（敌侦察机）又低空飞来。

1951年4月15日

《打击》压了又压，还是七千多字。本拟邮寄，普金要电发，说新闻台有空，三天可发完。

这几天是怎么过的！十一日大晴天，一早奔“写字间”来，才发现工兵在沟里挖了一个隐蔽部，还没加盖，新土敞着个朝天大口，正是敌机爱搜寻的。只好打了三天游击。住在公路跟前，晨五点就上山，晚六点才进屋。夜间又是夜航机的轰炸航线。过路的部队还多。半夜总有人来敲门问路，打听队伍，寻锅做饭，找炕借宿，整夜睡不安生。白天又是敌机的活动半径，一是打南面的伊川桥，一是打北面什么目标。每次轰

炸扫射，我们头顶都是俯冲的起点或是从目标翻身爬高的终点，机关枪的空弹壳经常掉到我们跟前。不由你不注视敌机动向。思路往往被打断了。“写字间”真帮了大忙！

1951年4月25日

小石台上又出来两篇，都超出五千字。

这十来天，大中断两回，吃上了“山珍”。

一是炮兵隐蔽在沟口，叫六架飞机打了几个钟头，俯冲半径翻江倒海，就在我们头上，小伙房的房檐被打崩一块，机关炮弹壳掉了好多下来……敌机猛打沟口，这里倒没事了。无非是绕着石岩，遮住身子，避开流弹，麻痹不得。倒发现了遍地好多野菜。

二是山火袭击。“写字间”周围，三面坡打着了火。正埋头写作，耳边噼噼啪啪，抬眼一看，可了不得！山火下来了。烧到沟里，烧掉树毛乱丛，还有活动空间！把半截稿子，连同文稿挂包，塞到石头缝里，剥掉风衣，撅上一把树条，就上山打火。是起了偏北风，南坡大火裹着草皮，迅速蔓延，来势很猛。就一面奋力扑打，一面呼叫。总分社的同志都闻声来了。奋战了个把钟头，终于扑灭。一个个成了黑脸周仓。到水边洗个痛快，好不高兴！两位女同志的头发都烧糊了……后晌正写，又扑火一回，没让我去，说是火势不大。傍晚回屋，炕上堆了好多野菜，都是救火后采的，可认不准，让我鉴定。

野葱野蒜好认，洗净了就可以吃；苣荬菜、灰灰菜，也好认，拿开水烫了，榨掉苦水，保险可吃。开了个美国牛肉罐头，同野菜烩了一锅，人人叫好。出国以来还没吃过这么多的叶绿素。从此每天晚饭，都有野菜可吃，或凉拌，或素调，或烧汤，一概赞曰“山珍”！

第四章 昏黑的夜色中，傅崇碧和徐信亲自到临津江边探查水情

一

志愿军第十九兵团指挥部驻地笃庄洞。

这是市边里以南的一个小村庄，四周群山环抱。村庄背倚一座树木茂密的山岭。村东南不远处有一条小河，河岸绿草如茵，河水清冽透明。只是岸边和周围山上的树木，被敌机屡屡轰炸，烧成大片大片的焦木枯桩。

在笃庄洞村后山上的一个大掩蔽洞里，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和政委李志民正召集各军的军长政委们进行战役部署。

掩蔽洞里高悬着巨幅作战地图，映衬着杨得志结实的身躯。

他双眉紧锁，语调低沉而有力："目前敌军各部的位置：经我志愿军数月的防御阻击，现各路敌已分别进至开城、高浪浦里、涟川、芝浦里、华川、杨口、麟蹄、杆城一线……美一军团部至议政府；伪一师开城、汶山至高浪浦里地区；英二十九旅高浪浦里、麻田里之间临津江南北地区；美三师涟川以北及西北地区；十五团位汉城，一八七团位东豆川，美二十五师涟川以东铁原以南地区；土耳其旅涟川东北地区；美二十四师芝浦里地区；英二十七旅由场岩里撤至加平；伪六师济宁里以北；美九军团部春川；陆一师华川以西；骑一师及伪陆一团华川、九万里地区；美十军团部洪川；美二师杨口；美七师杨口、麟蹄之间；伪五师麟蹄；伪三军团部下珍富里；伪三师县里以北麟蹄以东；伪七师由苍村里增至县里以西地区。伪一军团部位襄阳；伪首都师襄阳以西及西北；伪十一师襄阳杆城一线；伪九师襄阳移至江陵地区……以上敌兵力共计十五个师三个旅另两个团，约二十四万人。据志司分析，敌人在进攻布势的基础上，因发现我第三和第十九兵团二番部队到达，略加调整即转入防御，企图扼守汶山、涟川、芝浦里、华川、杨口、元通里、杆城地区。其主要兵力、兵器配置在涟川、东豆川里、华川、芝村里地域内，企图抗击我军反突击，争取时间掩护其在我侧后登陆的准备。另为加强纵深防御，又在议政府至春川地区建立第二防御地带；在水原至原州地区建立第三防御地带……"

杨得志概述了敌军的布势和企图后，环视诸位将领，稍顷，他那激动而沉着的湖南口音又在掩蔽部里回响了："昨天，志司的战役部署已下达，很鼓舞人心哩，要打一个大仗！我们要集中三个兵团和人民军几个军团的兵力，形成兵力对比上的绝对优势，决心以歼灭北汉江以西美军三个师，英、土三个旅，伪一、六两师为目的。首先集中力量歼灭伪六师、英二十七旅、美三师、土耳其旅、英二十九旅、伪一师，然后集中力量会歼美二十四师、二十五师……"

接下来，杨得志将志司对各个兵团的部署作了介绍，之后转入对十九兵团任务的安排："大家看看地图——我十九兵团在右翼，三兵团在中路，九兵团在左翼。我兵团从右翼突破向左穿插攻击，九兵团从左翼突破向右穿插攻击，形成一把巨钳，加上三兵团中路攻进，将敌人会歼……规模很大哩！志司对我们十九兵团的部署为：以一个军迅速击破临津江西岸之伪一师后，即由高浪浦里附近强渡临津江，以最勇猛迅速行动直插议政府进行战役迂回，切断敌退路，阻击援敌，得手后；以一部向汉城推进，相机占领之。兵团主力由高浪浦里、麻田里、无等里等段渡江，首先歼灭英二十九旅，得手后向东豆川、绀岳山、琴洞里、旺方山、抱川由西南向东北攻击，会歼美二十四师、二十五师……好了，对志司的战役部署，大家还有什么不清楚的没有？"

"有！"一个大高个子指挥员应声站起，"我们军的具体任务不清楚，请杨司令赶快下令吧！"

杨得志一看，是六十三军军长傅崇碧。杨得志知道，这是一员文武双全、骁勇善战的将领，性格豪爽，脾气有些急躁。

"你急什么？心急吃不得热豆腐………"李志民在一旁笑着插嘴道。

"仗有你打的，傅崇碧！"副司令员郑维山说，"就怕你过不了临津江哟！"

"谁说过不了？"傅崇碧一捋袖子，"把突击任务给我们军，你让我子时过临津江，我拖不到寅时！不能按时突破临津江，我提头来见！"

"好！"杨得志以掌击桌，叫道，"你傅崇碧敢立军令状，我就点你的将——兵团的具体部署是：六十三军为第一梯队，从石湖以东至无等里地段强渡临津江，直插绀岳山，切断英二十九旅和美三师的联系，除以一部向东豆川方向阻击美三师西援，主力直插西南协同六十五军歼灭英

二十九旅……明白了没有？”

“明白了！”傅崇碧满意地搓着双手，与政治委员龙道权相视一笑。是呀，在兵团入朝第一次攻击作战中，六十三军能作为兵团第一梯队参战，使这两位军政一把手感到高兴。

“曾思玉、王昭！”杨得志转对六十四军军长和政委开口：“你们六十四军的任务是，由高浪浦里一线强渡临津江，攻占长坡里、高士洞一线，以勇猛动作直播议政府，实施战役迂回，断敌退路，阻击援敌。得手后，以一部向汉城推进，相机占领之……注意，你们军的任务是穿插，一定要按时插到位置，才能切断三兵团攻击之敌的退路。动作要勇猛迅速，要选好突击部队，象一把尖刀……”

“是！”曾思玉、王昭接令。

“肖应棠、王道邦！”杨得志又对六十五军军长和政委说，“你们六十五军作为兵团第二梯队，把炮三十一团配属你们指挥。打响后，由新岱戌滩浦渡江，由敌左翼向东突击，协同六十三军歼灭江南地区之敌。战役将于四月二十二日黄昏发起，打响后，兵团指挥部前移到元通山……”

在杨得志司令员向各军部署了作战任务后，兵团政委李志民开口道：“各部都明确了作战任务，回去后要拟订实施的具体办法，要群策群力，集中各级指挥员的智慧。这是我们兵团出国第一使、要确保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大家不要以为前些日子麦克阿瑟被撤了职就可以松一口气了。麦克阿瑟走了，但侵朝美军又增多了。现在，李奇微接替了麦克阿瑟；而接替李奇微第八集团军司令职务的是范弗里特。此人也是美军中将，年届五十九岁，西点军校毕业生。据说他与艾森豪威尔同时拿到毕业证书。二次大战期间，范弗里特在欧州指挥过不少战役，是很有些作战经验的。对于我们这个新对手，大家切不可掉以轻心。要研究美军作战的特点，随机应变，制定对付敌人的办法。不但和敌人斗勇，也要提倡和敌人斗智。智勇双全才能战胜敌人……”

“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的粮弹只有一个星期左右，这就要求我们动作要勇猛迅速，不能拖泥带水。”郑维山插话说，“志司曾经专门发过一个电报，要求各部队敢于在白天作战。要提倡部队用轻武器打敌机……不要怕白天作战，只要和敌人搅到一块儿，近战拼刺刀，敌机干看着也没办法轰炸……”

“好，各部回去好自为之，各司其责，想方设法圆满完成任务！”李志民干脆利落地结束了他的简短政治动员。

“哪个军出了问题，拿你们军长政委是问！”杨得志道，“打好这一仗，回来摆庆功酒！”

二

会议结束后，杨得志和李志民等兵团领导同志把各军的军长政委们送走，又召集作战处有关人员起草了电报，向志司报告了十九兵团的作战部署。之后，杨得志看看离晚饭还有一会儿时间，便吩咐警卫员找人来给他理发：“快去，把刘师傅找来，我要搞搞卫生。”

——大战之前理理发，刮刮胡子，精神抖擞，干干净净地迎接严峻的时刻；条件允许的话，还要摆一盘象棋，厮杀一阵，松弛一下神经，这是杨得志司令员的习惯。

警卫员把理发的刘师傅找来了。杨得志让警卫员从掩蔽部里搬出一把椅子，就放在掩蔽部外边的空地上。

“司令员，还是到掩蔽部里边理吧？”警卫员担心首长的安全。

“不怕，敌人飞机来了我们再进洞也不迟。”杨得志坐下，“外边空气好嘛……”

刘师傅从工具箱里拿出理发工具，给杨得志围上一块白布围裙，开始工作。

太阳将要落山了。暮色中，笃庄洞的村舍若明若暗。西南方向吹来的晚风夹带着一股焦糊的味道——不知又是哪里在燃烧。自从二月份开进朝鲜以来，似乎天天都离不开炸弹和硝烟，到处都是燃烧的火光……确确实实，在朝鲜战场分不出前方和后方，不论在哪里危险都一样存在，连彭老总的指挥部都概莫能外……杨得志记得，十九兵团入朝的第一天，兵团指挥部就险些“全军覆灭”……那还是二月中旬，朝鲜正是一派冰天雪地。兵团指挥部机关乘坐的列车轰隆隆地开过了鸭绿江大桥。与此同时，六十三军和六十五军分别从鸭绿江大铁桥两侧的浮桥上浩浩荡荡开过鸭绿江，六十四军则从大铁桥上开过去。鸭绿江南岸白雪茫茫，一派空旷。所有的村镇都是断垣残壁、一片瓦砾。而敌机则三五成群来往不断，将成吨的炸弹一批又一批投到公路和村庄上已经反复轰炸

过的目标。

在扑面而来的战争气息中，兵团指挥机关的四节列车车厢被火车头拉进定州南边的一座隧道，之后，机车摘钩开走，到另一隧道隐蔽，兵团指挥部为躲避敌机轰炸，决定在隧道里隐蔽到傍晚，再趁夜色开进。

车进隧道，一片漆黑。从车厢里听到外边空中敌机来来往往的轰鸣，炸弹爆炸声不时轰然震响，连隧道里的车厢都微微颤动着。

车厢里，杨得志往来巡视一番。看见同志们三三两两围坐交谈。也有的捧着地图仔细查找什么目标，还有的在写日记。看见司令员，大家都关心地问："司令员，我们还不走吗？等到什么时候？"

"开吧，司令员，到了朝鲜还躲在山洞里，多窝囊呀！"

……终于等到了傍晚。要出发了，火车头隆隆驶近的声音使大家非常兴奋。突然，"哐当"一声，车厢缓缓而动，渐渐滑出隧道。杨得志一愣：好象车厢不是被车头拉着向前走，而是向后退！

就在这个时候，车速骤然加快，车身向前倾斜，小桌上的茶缸、军用水壶直往下滑，叮当乱响。有人喊："怎么回事？"

"糟了，我们的车厢没有车头了！"作战科副科长余震急匆匆跑来向杨得志和李志民报告。

杨得志不由一惊，一手扶着靠背透过车窗向前后观察，果然列车无头，正顺着山势由高向低急速滑下，有如脱缰的野马！

"拉制动！"李志民喊道。

几个人奔向车厢一头的制动闸，使劲扳拉，但是坡度大，车速快，制动闸已无济于事了。

车窗外，山崖、树木倏然而退，车厢风驰电掣一般飞滑，势不可挡！而车厢里，除了兵团负责同志之外，还有指挥机关的全部人马！

"怎么办？"李志民望着杨得志和郑维山。

"跳车！组织跳车！"郑维山回答十分干脆。

“不行，车太快了！”杨得志赶忙制止。

很快，车厢便驰到了定州车站。远处迎面停着一辆货车。一旦相撞，必是车毁人亡！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从月台上箭一般奔来一个男孩子，迅速扳开了道岔。

几节车厢掠过货车，缓缓停到另一条铁轨上。杨得志、郑维山跑下车，向小男孩道谢。

那是一位十三四岁的少年，穿着破烂，小脸和小手冻得通红。胸前斜挎着一支比他本人矮不了多少的冲锋枪。战争使得孩子早熟，他的面孔完全是成年人的神态。

双方语言不通，互相打着手势。幸好过来一位会些汉语的朝鲜老汉，告诉杨得志：这里的成年人都上前线了，这个孩子是替哥哥在这里当扳道工，还兼车站的警卫……老汉一番话，说得杨得志对这老练、机智的孩子肃然起敬。他让警卫员给孩子拿来一些饼干、罐头，孩子大大方方地收下了，对老汉说了句什么。老汉向杨得志翻译：“孩子说，谢谢志愿军东木（同志）！”顿时，杨得志感到眼眶里一阵潮湿：孩子救了一个兵团的指挥部，还要说：谢谢……杨得志一把将孩子揽到自己的怀中！

——事后得知，车厢滑动是因为机车挂钩时没挂上，反把车厢撞击了一下，使得车厢顺山势滑跑了。

以后每当提起这件事，杨得志都感到后怕：倘若这次真的与货车相撞，那就等于敌人不费一枪一弹端了十九兵团指挥部的“老窝儿”。

从入朝第一天的“险情”开始，直到现在，两个多月的日日夜夜里，危险一直伴随着他。为此，在兵团领导同志乘车开进时，杨得志和兵团其他领导同志从来不同乘一辆车，免得遭遇轰炸时一同“光荣”。就在十多天前，他和李志民去君子里参加志司召开的党委会，返回时，因遇敌机轰炸，司机闭灯抢行，与迎面而来的一辆大卡车相撞，使他的吉普车被撞翻，他本人被甩出十多米，摔昏过去。那次撞伤的腿，直到现在还隐隐作痛……让杨得志感到欣慰的是：大仗终于来临。几个月来的紧张准备为的就是这一仗，如果仗还没打就因意外事故而“光荣”了，那才让人真会死不瞑目呢！想想去年十二月部队由西北开赴山东兖州集结时，

朱德总司令亲自到兖州来慰问、送行，并给兵团每个师的干部赠送一册刘伯承翻译的苏沃洛夫的名著《兵团战术概述》时的情景，想想部队北上在天津停留时。他和李志民奉令进京受到周总理的接见，周总理非常信任地对杨得志说："你们十九兵团，还有杨勇、杨成武指挥的两个兵团，都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我曾经说过，要把你们'三杨'拿出去，叫做'三杨开台'！"那热情鼓励的话语，直到现在仍回响在他的耳边……想想千千万万祖国亲人的嘱托和希望，再想想入朝第一天遇到的那个扳道岔的男孩子……杨得志感到胸中热血在涌动：这一仗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杨司令员！"理发的刘师傅一声唤，将杨得志从沉思中唤回，"我以为你睡着了，小心让风吹着……"

"老刘，"杨得志问道，"你可知道'三杨开台，是什么意思？"

"三羊开泰？"理发员摇摇头，"说不准，大概是个吉利话儿吧？司令员，你问这个有啥用？"

杨得志一笑，随口附和地：

"对，就是个吉利话儿……"刘师傅见司令员很有兴致，也打开了话匣子："司令员，我给你说个新鲜事儿——我前天收到军邮送来一封信，是我媳妇找人代写的，她不识字，……她信里告诉我，我们老家河北唐县小官屯出了个新鲜事儿：五姐妹报名参加志愿军。五姐妹，五个仙女呀，怕不让上朝鲜打仗，都剃光了头，女扮男装……真乃当今花木兰哪！"

"我也给你讲个新鲜事，"杨得志想起前些天收到爱人申戈军从后方写来的信，"在丹东后方留守处，我爱人申戈军遇到这样一件事：有一天，留守处来了两个牵马的人，一个四十多岁，一个二十多岁，都是皮帽长袍马靴，马背上还驮着鼓鼓囊囊的包裹。我爱人问了半天，才弄明白这俩人是从内蒙大草原来的，是来报名参加志愿军的。说他们那个牧区有六十名青年骑手参加了志愿军，他们叔侄二人外出放牧没有赶上，是骑马从内蒙后追来的……你说说，人民群众抗美援朝的积极性有多高？"

"司令员，"刘师傅边理发边说着，"听说国内正在给咱志愿军捐钱买飞机大炮，只要咱飞机大炮和坦克上了前线，那美国鬼子就该卷铺盖卷

儿回美利坚老家啦！”

“是呀，”杨得志说，“我的老战友，天津市市长黄敬来信说，天津很多作家、教授捐献了他们的稿费版税，有一位家庭妇女刘凤英把女儿作陪嫁的一百二十两银子捐了……我还听彭总和杜主任讲，内蒙一位僧人一下子捐了八千块银元；喇嘛库仑庙捐献了一百个元宝；新疆有位一百零三岁的维族老人，把拾麦穗和纺线换的钱全部捐献……”

“祖国人民都是盼咱们打败美国鬼子呀！”刘师傅动作熟练地给司令员理完头发，正用毛刷清理司令员脖子上的碎发屑。

“老刘，你说说看，这临津江，咱们能不能迅速突破？”

“只要你司令员一下令，没问题！”刘师傅说，“谁不知道你就是当年强渡大渡河的红一团团长，小小的临津江何足挂齿！”

“唉，好汉不提当年勇嘛！”杨得志笑道。“突破临津江，要靠下级指挥员的英勇机智，靠战士们的勇敢冲锋……好，搞完了卫生，清清爽爽，晚上兵团指挥部前移！”

三

四月二十日夜里，在临津江北岸的崎岖山路上，一行人匆匆奔向江边。六十三军军长傅崇碧带领担任突击任务的一八七师师长徐信和几个团长前去江边勘察水情。

是上半夜，星光稀薄，夜路黑黝黝的。谷雨时节的风从临津江上吹来，清凉而咸腥。傅崇碧跟在一个带路的朝鲜老汉后边走着，迈动着一双长腿，显得干练而敏捷。

突击的任务交给了一八七师，他是放心的。师长徐信虽说刚提拔不久，但这个人指挥作战爱动脑筋、想办法，有勇有谋，是个将才。又加上四次战役末尾让一八七师赶上了——这个师在临津江以北阻敌二十天，初步熟悉了美军的作战特点。可以说，这二十天的防御战让一八七师练了兵，对马上开始的攻击作战大有好处。

本来，按彭德怀原定的计划，六十三军的防线在临津江以南。二月下旬，六十三军在开进途中，遇到彭德怀司令员，彭总是准备回国向毛主席汇报朝鲜战事的，途中与六十三军相遇。当时，彭总命傅崇碧带领

六十三军在议政府、东豆川一带设防，以加强二线纵深配备，准备迎击敌人。接受任务后，傅崇碧带着各师师长，乘车先行，到议政府一带去看地形。议政府一带是朝鲜人民军一军团的防区，傅崇碧准备先与一军团取得联系。那天，他带着几个参谋乘着吉普车向汉城方向前进，一路寻找一军团指挥部。正行进间，突然传来隆隆的坦克声，南方卷起滚滚烟尘，空中有十几架敌机超低空扑来，傅崇碧大吃一惊。这时，恰好遇到几个朝鲜人民军一军团的战士，傅崇碧让翻译小金上前询问，才知道情况有变，一军团已经撤退了，敌人正在反扑。说话间，烟尘滚滚，敌人坦克已快到近前了，傅崇碧等人处境十分危险，只好当机立断，跳下车来，由一军团战士领路，由小路上山，安全转移，弃车脱险……由于敌人迅速向北推进，六十三军未及时赶到预定防御地，于是就在临津江以北、市边里一带集结，日夜紧张构筑阵地，阻住了北进的敌人。敌人发现了我新入朝部队主力，随即停止进攻，在临津江以南就地防御……现在，大反击即将开始，六十三军担任右翼十九兵团的突击任务。这次要给敌人一个突然反扑，以报上次险入虎口、不得不弃车而逃的一箭之仇，打出六十三军的威风来。

……夜空寂静。江岸方向传来一阵阵的浪涛喧哗。一行人的脚步声在山路上嚓嚓作响。

转过一道山弯，临津江宛如一条银色绦带出现在眼前。江风更猛烈了。

傅崇碧等人隐蔽接近江边，在茂密的苇草中向对岸观察。

江北岸山势险峻。江流湍急。淡淡的星光下，江流似银色的液体旋转着流动。傅崇碧觉得这一地段恐怕难以徒涉，一旦部队被深流阻于江中，对岸隐蔽的敌人火力点可就逞威风了。

朝鲜老汉非常肯定地告诉傅崇碧：“这一段江水浅，没问题，最深也就是一米多些……看着有浪，实际上不深……”

“军长，我带人蹚一遍！”徐信说着，带着几个团长和参谋猫腰接近江水。

——朝鲜向导提供的情况相当准确。经过实地探查，这一地段几百米内均可徒涉。

一个小时后，实地探查圆满结束。对岸敌人毫无察觉。当徐信几人

一身水淋淋地站在傅崇碧面前时，后者大为感动：有这些身先士卒的指挥员，敌阵何愁不破？

“标记作好了吗？”傅崇碧问。

“没问题，”徐信答，“东边从那棵老槐树起，西边到一个山豁口止，这一段都能徒涉。”

“要争取在总攻开始前，让连排指挥员都实地蹚一遍，熟悉地形和水流……还有，朝鲜老乡说，后半夜江水会涨，江面会宽出几倍，总攻发起后，要不惜代价，迅速突破，抢占滩头阵地。”傅崇碧叮嘱道。

“我保证十分钟突破临津江！”徐信向军长保证，“我想，在总攻发起前，就让突击团隐蔽埋伏在江北岸，缩短渡江时间，增强攻击的突然性……”

“好！”傅崇碧望着徐信那刚毅的脸庞，赞同地说，“这个办法好，要注意不被敌人发现，夜里埋伏在江边，白天隐蔽好……你们师的行动至关重要，兵团首长把突击任务交给咱们军，军里又把突击任务交给你们师，成败攸关哪！”

“请军长放心！”徐信和几个团长异口同声。

第五章 英二十九旅准备的圣乔治日祝祭场变成了血肉横飞的战场

一

四月二十二日黄昏，在三八线附近西起开城、东至鳞蹄的数百里地段上，我军万炮齐轰敌阵，第五次战役打响。

左翼，我四十军迅速向敌纵深猛插，至二十四日晨突入敌纵深三十公里，先头到加平以北沐洞里地区，割裂了敌人东西之间的联系。第二十六、二十七和二十军至二十三日突入敌纵深二十公里。

中路突击集团在十五公里正面实施突击，但队形密集，动作迟缓，未能迅速突破；突破后虽曾在炭洞、栗隅地区包围美三师一个团，但因未能大胆实行分割迂回断敌退路，致使敌人大部南逃。

左翼突击集团的战斗尤为激烈：二十二日夜，临津江面被炮火映得一片通红。我六十三军、六十四军成多路向敌突击，强渡临津江。战士们冲破江水中设置的铁丝网和江岸的地雷区，前仆后继；一批又一批战士倒在江水中，但大批战士似潮水涌上江南岸。

一八七师由于事先准备周密，突袭成功，仅十分钟就突破临津江，直插绀岳山，割裂了英二十九旅与美三师的联系。第五六一团攻占绀岳山，之后命第一营向沙器幕方向渗透，命二、三营向神岩里推进……突破临津江第二天傍晚，五六一团一营二连战士刘光子站在江南岸绀岳山上一颗被炸弹削去半边的老松树下放哨。四月的天气在朝鲜北部还是春寒料峭，刘光子仍然穿着棉衣，上面沾着斑斑点点的黄泥。这是一个相貌极普通的战士，紫红的脸膛，笑起来眯成一道缝的眼睛，粗壮的身材，胸前挂着一支自动步枪。

山上山下散发着一阵阵树木烧焦的烟气，远处响着忽紧忽慢的枪炮声。北边临津江上雾气沉沉，敌人的远射程炮兵群依然不停地轰击着江岸渡口。敌机则沿江投下一串串的照明弹，并盲目地投下一堆堆的炸弹。江面上，不时掀起灰白色的巨大水柱。江南岸，山头、树林、村庄，都被敌人用凝固汽油弹打着了，到处是一片浓烟烈火。

从昨晚到现在，突破临津江到攻占绀岳山，似乎只是一个反冲击就

过来了，仗打得不解气。这使得刘光子心里憋闷，眉头拧成疙瘩。他盯着山下看，几辆被打着的敌人坦克和汽车还在燃烧着，紧一阵慢一阵的枪炮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也愈响愈靠南了……这时，刘光子听见背后草丛里响起刷刷的脚步声，一回头，看见班长刘忠过来了。刘忠本是六班长，因为二排正副排长负伤了，就由他代理排长，同时兼六班班长。此刻，刘忠脸上泥一道汗一道，他来到刘光子跟前，蹲在一块石头上，抹了一把脸上的汗，说："刘光子，听见没有？响声愈靠南了，兄弟部队的尖刀插进去了，连长说了，上级命令咱们连一直往里插，插向沙器幕，从英国的二十九旅插进去，占领空防洞北山，切断他们逃跑的路……"

刘忠边说边用手指着西南方向。

刘光子顺着班长指的方向，目不转睛地盯着沙器幕一带黑忽忽的山岭，恨不能插翅飞向那里，痛痛快快打一仗。

"什么时候行动？"刘光子焦急地问。

"马上开个班务会，把上级的要求研究一下就出发！"

……黄昏，二连兵分两路，一路是由连长带着的一排和三排，顺绀岳山西南的山梁向西直插；一路是由代理排长刘忠带着的二排，顺山梁的东面向西南方向搜索前进。刘光子的战斗小组走在全排的前面。

刘光子在前，张宏军在后，徐立堂在中间，他们离开排的主力二十多米，顺着山梁的西侧向前搜索前进。这时，西南方向，各种口径的轻重武器轰响声连成一片，震得山谷如滚滚雷鸣——兄弟部队围攻雪马山的战斗打得正激烈。刘光子等人夜路疾行。

一路上深一脚浅一脚，炮弹打断的树杈子，翻起的石头块，磕磕绊绊。

远处，睁眼闭眼都是一样黑。天阴了，看不见星星，也看不到高山。只是枪炮声一阵阵传来。刘光子等人加快脚步，穿过。一个又一个山坡……正走得急，刘光子不小心脚下一绊，身子向前一冲，失脚落进一个弹坑里，把弹坑边的碎石踩得哗哗滚落。就在这时，山梁东面突然响起一阵枪声。枪声有些出奇，子弹好象就在头顶飞过似的。"有敌人！"刘光子心里一震，连忙吩咐张宏军和徐立堂卧倒，自己趁势蹲在弹坑边上，把自动枪伸了出去。

随着激烈的枪声，听得出来是一排的战士们在喊：　　“提活的！”

“快来抓活的！”

刘光子心想，一排既然是由左侧向里插的，刚才的枪声和喊声刚好在那个方向，十有八九是一排打响了。看来，应该冲过山梁，兜住敌人屁股，配合一排歼灭敌人。

正在这时，班长刘忠也赶到了，他把刚才的情况和自己的判断向班长报告。班长同意了他的决定。但是，当刘光子带人爬到山腰时，枪声没了；爬到山顶，人也没了，只在一块石头边发现了两具敌人的尸体。看来，敌人逃走了。刘光子二话没说，带人又向山下奔去。

……他们插到空防洞北山，已是次日拂晓。

按营长命令，刘光子的战斗小组被布置在空防洞北山最东边的山头上。他们的任务是控制山下的公路，不让雪马山的敌人从这里逃跑。

这里已是敌人的后方。站在这个山头往西北看，才是雪马山的主峰。那里，五六〇团正与敌激战。敌人的八架F-84战斗机正绕着雪马山乱转，不断地向山北面俯冲。从雪马山上发射出来的炮弹爆炸声，显得杂乱。看样子，敌人是慌张极了。

脚下的山头，树木野草很多。山坡向阳面，有敌人支过帐蓬。成的棺材形的长方坑子，遍地是丢弃的空罐头盒、纸烟盒、碎纸片。这些迹象表明，不久前敌人还在这里驻扎。

敌人没有来，阵地上很安静。张宏军憋不住，问刘光子：“你说今儿个咱们能见着敌人不？”

“能，还得抓活的哩！”刘光子随口说了一句，话音刚落，刘忠带领排的主力赶到了。刘忠向他交代了一下情况和任务，带着部队到后面的山梁上去了。

班长刚走，公路上隐隐传来坦克和汽车的马达声。渐渐地声音愈来愈大。路面上飞腾而起的尘土也愈来愈清楚了。张宏军扯了一下刘光子的衣襟，压低嗓子说：　　“组长，敌人上来了！”

说着，张宏军哗一声拉开了枪栓。

“别打，等敌人再靠近点。”刘光子伸手按住张宏军的枪。

这时，刘光子看见右下方约有八九个敌人正往上爬。那些敌人都垂着头，大背着枪，背上都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黄布包……忽然，这几个敌人钻进树丛里看不见了。

刘光子又仔细观察了一下，树丛里还有动静，只是看不见目标。他判断：这些敌人可能是逃跑来的，也许是派出来警戒的，但从敌人毫无戒备的样子看，可以断定他们没有发现山头已被我们占领了。刘光子想活捉这几个敌兵，就让张宏军和徐立堂掩护，他提着手榴弹下了山。

刘光子小心翼翼地穿过树丛，快贴近敌人了。八个敌兵正缩头缩脑地靠在一堆儿。他端着枪继续向前摸去，忽然脚下一滑，被一棵倒在地上的小树绊了一跤，哗啦一响，惊动了敌人。“哒哒哒……”敌人打过一梭子弹。刘光子就势倒下一滚，在树丛里隐蔽起来。他摸摸身上，没有负伤，只是棉裤腿穿了个窟窿。他想：敌人已经发觉，一个人蹲在这里是会吃亏的，但如何处置这几个敌人，他一时拿不定主意。因此他就利用杂草的遮蔽，向班长的位置爬去，想和班长商量一下再作处理。快到山梁的时候，碰上了机枪四班的班长郭全喜和另一个战士。他们是班长刚才听到枪响以后派来支援刘光子小组的。郭全喜把他们的来意一说，刘光子觉得还是先回去商量一下再说，于是，他们三人就从小松树丛里钻了回去。

到了山上，张宏军直埋怨刘光子不该一个人去冒险。刘光子抹着脸上的汗，又朝那藏着敌人的地方看去。敌人还在原地未动，只是伸着脑袋惊慌四顾。他估计刚才敌人打枪，是听到动静瞎打的，其实并没有发现他。他悔恨刚才不该一直接近敌人，不该不小心滑倒。郭全喜是个急性子，他一看到敌人，就嚷嚷着要用机枪把那几个敌兵撂倒。刘光子一想，这些吓毛了的敌人，枪一响准跑掉，这里地形复杂，很难全消灭他们，再说，上级也一再强调多捉活的呀。所以，他拦住郭全喜。

“别用枪，咱还是去捉活的！”

“你怎么捉呀？”郭全喜问。　　“你看那块石头！”刘光子用手指向那块象条大黑牛卧在杂草中的大石头，解说着他的作战方案：“鬼子不是怕迂回包围吗？咱就来个小迂回，绕到石头后面去，先打倒他几个，再捉活的就容易了。”

“那好，我掩护你。”郭全喜观察了一下表示赞成。

有了刚才的经验，加上战友的支援，刘光子信心更足了。他向徐立堂要了颗手雷，向张宏军要了两个压满子弹的自动枪梭子，就拨开步子向大石头那里迂回前进。

他弯腰跑了一阵，就卧倒匍匐前进。爬到了那块黑黝黝的大石头背后。石头上长着毛茸茸的绿色水秀草，周围尽是密麻麻的矮松树。他轻轻地折了一把松枝，插在岩石的一边，隐身望去，八个鬼子正要坐下来休息。大概敌人没发现什么动静，已经松弛下来了。

他侧身贴紧石头，把冲锋枪的梭子夹在一条小石缝里，把手伸出去握住冲锋枪，右臂贴着身子紧握着那颗手雷。他眯着眼，瞄准敌人，“哗——”一梭子弹狠狠地扫了过去。六个敌人中了子弹，在地上滚动着。另两个敌人吓得神经错乱，把帽子也丢掉了，披着乱蓬蓬的黄头发，吱哇吱哇地乱叫乱嚷。

可是敌人并没逃跑，反倒向大石头这边扑过来了。

刘光子刚要换梭子，意外的情况发生了。就在大石头下方，呼呼噜噜地又站起一大群敌人。刘光子这才明白了：原来没被打死的两个敌人，是向这一群凑过来了。

敌人非常混乱，大叫大嚷，有的胡乱打枪。一个军官模样的家伙扬起手枪，好容易才把大家的骚动压住，自己领头向刘光子走来。十分明显，那个敌军官看见石头后只有刘光子一人，也想捉活的。刘光子用力一扣板机，糟糕，子弹打光了。他心里一沉。谁料就在这时从两旁的树底下又站起来一大片敌人。有一个军官模样的家伙，举着手枪边跑边喊，其余的敌人也端着枪朝他跑过来。

几十个黑洞洞的枪口，一步步逼近刘光子……距离最近的几个敌人，枪口对准他的胸膛，只要刘光子稍稍一动，几十颗子弹就会同时飞过来。

刘光子和敌人眼瞪眼地相峙着。他已打定主意，稳稳地趴在岩石上，右手却在暗暗地抽出手雷的保险针。

一个敌军官壮着胆子上前，他一手拿枪，蹬上岩石，眨眼间，敌军官毛茸茸的手抓住刘光子的右肩膀。刘光子往后一缩，就在这一刹那，

他想：不能只消灭眼前这几个人，还要保存自己，消灭更多的敌人！

刘光子使劲把手雷往石下一推，就势向后一滚。“轰——”一声震天的巨响，烟、火、石子、尘土一齐飞起。刘光子被震昏过去。

山头上，郭全喜和张宏军一伙人，起先听到石头附近响了一梭子自动枪，以后又见树丛里的敌人摇摇晃晃走过来，大家想开枪，又怕伤着刘光子，只好等一等。后来听到一声手雷，就象发出的信号，步枪、机枪一齐开火。

刘光子苏醒过来后，听见山头上机枪声正响得欢，他吐出嘴里的砂石，起身要去追击敌人，但他一睁眼，却象掉进烟筒里，眼前一片漆黑。头也发晕，耳朵嗡嗡直响。他稍微停顿片刻，擦了擦眼睛，看见眼前的敌人不见了，大石头下面只有乱七八糟的肢体和皮靴，再往远处看，敌人满山在乱跑。

刘光子跃上石头，端着换上梭子的自动枪猛扫，一打一个扇面。敌人在两边火力夹击下，拼命逃跑。刘光子看见敌人已丧失战斗力，端起枪就往敌人群里冲。

大群的敌人从山坡上没命地向西南山沟里跑。地上到处是美式的卡宾枪和英军的自动枪。

刘光子一步紧一步地追赶着，摔倒了又爬起来，遇到沟坎就纵身跃过，遇到敌兵死尸，就从他们身上踩过去……一心想多捉几个敌人。最后，他终于及时插到山沟尽头，迎面挡住了一大群敌人的逃路。

前头一个提着机枪的大高个子敌兵，正弯腰向前猛跑，忽听刘光子大喊一声：“站住！”吓得扑嗵一声跪下了。还没等他抬头看一眼，刘光子就一个箭步扑上前，夺过敌兵手中的机枪，朝着迎面奔来的敌人大声喝道：“站住！谁动就打死谁！”刘光子端着机枪，横挡敌人逃路。敌兵们一个个放下枪，举起了双手。

刘光子用逼人的目光扫了一下，看到敌人的枪支都已放下，就把手一挥，让敌人退到后边的空地上集中。这时，远处树林里还有敌兵在逃命，刘光子一边挡着眼前这群敌兵，一边又用机枪朝树林里猛扫一阵。吓得眼前这群敌兵浑身打颤，一动不敢动。

刘光子怕跑回去的敌兵喊来援兵，就想尽快把俘虏带走。可是，地

下还有这么多枪呢？要想连人带枪都押走是很困难的。干脆，要人不要枪。他打定主意，就大喊：　“走，往山上走！”　可是敌兵都干瞪着眼，不敢动弹。他才意识到敌人不懂中国话。怎么办呢？他忽然想起过江前上级发给的专门给俘虏看的英文传单。于是他伸手掏出一把传单，撒到俘虏群里。敌兵们拾起传单看了看，好象不太惊慌了，却仍然没有要走动的意思。他想，干脆喊朝鲜语，也许有的敌兵能懂。于是，他就手指连队占领的山头，用力大喊：“巴利卡！巴利卡！”

“巴利卡”就是快走的意思，刘光子这一喊，敌兵都明白了他的意图，一个个都站起来，举着双手，排成两行向北开步走了。刘光子在后端枪押送着这批俘虏。

郭全喜、张宏军他们在山头上一打响，班长刘忠也从后山坡赶来了。起初，他们朝大石头附近的敌人猛烈扫射，后来，敌人愈跑愈远，目标消失了，便停止了射击。

等了好久时间，不见刘光子回来。大家很着急。下去找吧，可上级交给的任务是守住这个山头，防止雪马山的敌人从这里逃跑。后来营部又来了命令，让他们转移阵地，可刘光子还没回来。刘忠正打算派人报告上级，忽然听见山坡上的树丛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他向下一看，从树丛里出来一大群敌兵。郭全喜端起机枪喊：“敌人上来了，打！”刘忠急忙按住他：“别打，你看——”

大家仔细一看，敌兵们一个个举着双手，有的头碰破了，一脸血；有的手被打伤了，扯开军装挂在脖子上；有的丢了鞋，光着脚一跛一跛地走着。“怎么回事？”大伙儿正纳闷，只见刘光子端着枪从后边上来了，嘴里还不停地喊着：“巴利卡！巴利，巴利卡！”

大家高兴地上前围住了刘光子，只见他的脸上被爆炸的烟火烧得黑一块，黄一块，身上、肩上，尽是挂破的窟窿和血点子……一个战士清点了刘光子押回的俘虏，一共六十三个，都是英二十九旅格洛斯特营的。

“我六十三军一八七师全歼雪马里英二十九旅格洛斯特营，共毙敌一百二十九人，俘敌四百五十九人，缴获各种炮二十六门，坦克十八辆……”

“五六一团二连战士刘光子一个人俘敌六十三名；全连共毙伤俘敌一

百八十余人……”

“五六一团三营坚守三四九高地、四二四高地，打退敌人一个营的多次增援进攻，敌人动用坦克二十多辆、飞机十余架……”

“我八连六班打得只剩张根德一个战士，仍然坚守阵地，杀伤敌人三十余名……”

“我一八八师五六三团三连仵风岭九组以反坦克手雷和炸药包毁敌坦克两辆，毙敌三十余人，生俘敌十九人……”

……令人振奋的好消息不断从六十三军指挥部传到兵团指挥部，然而，却并没有给杨得志司令员多少宽慰。尽管六十三军突破顺利，进展很快，但是，由于六十四军渡江后，在长坡里、高士洞一线受阻，战况并不乐观。

在低矮的掩蔽部里，杨得志、李志民、郑维山等人焦虑不安。

六十四军担任穿插议政府的任务．以会同三兵团歼敌，这是志司统一部署的，如完不成任务，将影响战役全局。现在，六十四军在临津江南岸长坡里、高士洞一带被敌人缠住，美一军坦克群陆地封锁和航空兵的狂轰滥炸使六十四军进展缓慢……，为此，兵团于二十三日晚和二十四日两度向六十四军发去电令催促。二十四日电令尤为急迫与严厉：（一）、江南之敌为英二十九旅、伪一师全部仅两万余人，虽有工事、火力强，飞机疯狂轰炸，但散布于四五十里宽的正面。

（二）、我军主力已停于江南狭小背水地区，如不坚决攻击等于死亡，势必遭到不必要的损失，会造成更大的困难。

（三）、各军师本日（二十四日）晚应按原定任务不顾一切牺牲，组织火力密切协同主动配合坚决攻歼该敌。六十四军各师如不猛插进到目的地完成战役任务时，会要遭到革命纪律的制裁。

兵团加紧督促六十四军突破的同时，志司亦非常关注右翼集团战况，屡次来电催促：“你们必须继续努力，组织火力与运动相结合的作战，勇猛的向议政府及其南北线挺进，否则，正面之敌将节节抗击，退至汉江南岸，增加渡江开展战局的困难，望深体此意，坚决执行之。”

情况紧急，必须当机立断，采取措施。杨得志等十九兵团领导决

定：立即派出第二梯队六十五军两个师增援六十四军，并直接与六十四军军长曾思玉通话，命其以一部兵力钳制敌人，另以一部兵力迅速突破向纵深穿插，一定要不惜任何代价完成志司交给的穿插迂回任务。

遗憾的是，混战中，只有配属六十四军的兵团侦察支队和五六八团三营得以突破，挺进敌后一百二十里，占领了威胁通往汉城交通要道的制高点道峰山，并在此坚守，激战几昼夜。而六十四军大部攻击东文里受挫，与渡江增援的六十五军两个师左冲右突，难以前进。致使我五个师的六万余人拥挤在临津江南岸约二十平方公里的狭长地域里，遭敌炮火和航空兵的猛烈轰炸，……苦战三昼夜后，方始勉强突破敌阵，向议政府方向挺进，但为时已晚……与此同时，我左翼九兵团和中路三兵团方向的攻击亦未按预料进展，敌人且战且退，我部或为平推前进，或是小部包围敌人而难以全歼，敌往往在坦克和飞机的掩护下突破我包围而撤走。加之担任战役迂回的六十四军未能穿插到位，使这次进攻形成击溃战，而未达成大的歼灭战。

二十八日，敌人在我各路部队连续突击下，将主力撤至汉城以南及北汉江、昭阳江以南组织抵抗，美骑兵第一师亦西调汉城，在汉城周围组织了密集的火力控制地带，企图诱我攻城，予我以大量杀伤。鉴于在汉江以北歼敌之机已失，加之我军各部粮弹将尽，彭德怀司令员遂于二十九日下令全线停止攻击，实施有组织的撤离。

战斗结束后，彭德怀立即令有关人员起草电报，严厉追究六十四军的责任：一、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你军任务为突破临津江迅速插至议政府及其以南断敌南进退路，为什么没有完成任务？原因何在？必须严格追究责任。

二、军（兵团）侦察支队及一九〇师五六八团三营能迅速插至道峰山，途中电台打掉，据说还能派人返回联络，证明是可以插过去的。为什么师主力不能继续跟进？军亦不严加督促。该侦支与三营打得很好，全体同志都值得记功表扬。请即将该两部负责干部姓名报来，——以便通报全军嘉奖。

以上两项到二十四小时答复。

二

（联合国军方面的有关记载）（4月22日）……下午，军团炮兵侦察

机报警：敌攻势迫近。于是，军团在现战线紧急转入防御，加强阵地。日落时分，预料中的敌之所谓四月攻势第一波冲到临津江岸……这一天，英二十九旅为了第二天（4月23日）纪念圣乔治日（守护神日），在阵地上进行清雅的祝祭仪式准备。晚六时，中共军第六十三军一八七师开始围攻北岸的比利时营……晚九时，该旅受到敌之全面进攻。

（4月23日）夜间，敌开始向军团发起全面进攻……土耳其旅一部夜里被包围。展开一场恶仗。昨日夜半，敌从该旅右侧第二十四团结合部突破，向南迂回包围右翼部队。这时部署在指挥所附近的旅属炮兵彻夜实施炮击，共发射二千五百余发炮弹，粉碎敌之包围。第一线营打开血路，黎明开始撤退……敌之进攻重点是突破第三师左腰部。因此，美第三师全力以赴固守英二十九旅正面，以致临津江畔顿时变成尸山血海。

右翼菲律宾第十营和土耳其旅从昨夜开始受敌进攻……营长和营部人员甚至炊事员均投入战斗，至三时，实难支撑，开始撤退……英二十九旅陷于危急，该旅准备的圣乔治日祝祭场，变成了血肉横飞的战场……硝烟中迎来残酷的一天，终日展开激战……左翼格洛斯特营遭到中共军第六十三军主力的集中攻击，展开苦战。午夜一时，敌边吹号角边渡临津江攻打积城正面，其第一波强袭积城南面的A连，连部被歼，连长安格少校被打死，连通信兵都空手参加搏斗，情况十分悲惨……黎明，敌突破营西侧高地和东侧绀岳山绝壁处，在后方雪马岭切断积城至广水院公路。中共军以一个团继续攻击营正面，营补给所被歼，同旅商的有线通信线路被切断，陷入前门拒虎、后门进狼的困境。这时，该旅以无线电命令格洛斯特营坚守阵地，并令第四十五炮兵营支援该营。该营在炮火支援下，继续与敌进行搏斗。炮营每门炮发射一千发以上炮弹，炮弹耗尽。下午，该营几乎弹尽粮绝。这时：美空军出动，轰炸包围该营之敌，空投补给品。由于敌我混战，空军支援未能奏效……（4月24日）敌军投入增援部队中共军第一八八师，向左翼英二十九旅正面施加压力。左翼格洛斯特营因后方公路被切断，处于被围困状态，但他们浴血奋战，死守阵地。该营A连在昨日积城南侧战斗中几乎被歼灭。B连只剩下一名军官和十五名士兵……这一天黎明，菲律宾营受英二十九旅指挥，七时三十分开进广水院接受突破雪马岭的任务，目的是同格洛斯特营会合。十时，该营A、C两个连于公路两侧展开队形并进。英第八营以一个坦克连为先导试图突破雪马岭。十一时接近雪马岭前方两个高地，因敌依托高地进行顽强抵抗而受挫。公路上的坦克遇到敌军两个团的抵抗，前头M-24坦克被敌反坦克炮击中，瘫痪在狭窄而险要的公路上……下午，该营同比利时营一部和第六十五团波多黎各人部队掩护坦

克再次沿公路突破，敌凭借险要地势顽强抵抗，突破再次受挫……离格洛斯特营只有两公里，始终未能会合……（4月25日）……左翼英二十九旅在与敌激战过程中，黎明接到撤退命令。遂令右翼富基利俄和阿尔斯它两个营首先返回议政府。这两个营在第七团掩护下（伤员搭乘坦克），经东豆川向议政府移动，途中受敌攻击，坦克上的伤员虽遭惨祸，但三分之二以上兵力得以逃生。

然而，左翼格洛斯特营仍陷于敌包围中。六时虽接到撤退命令，但已失去突围良机。当时连伤员在内已减员到三百人，弹药严重不足。因此，敌接近我阵地十五米以内时，才允许开火。八时营长召集各连连长研讨撤退事宜，但没有什么办法，只能请求炮兵和空军提供支援，掩护撤退。十时三十分后，全旅已撤至“德尔塔”线（抱川、东豆川、德亨里一带），所以旅部通知：“炮兵无法提供支援”。这时，营长作出悲壮决定，要求以连为单位分散突围，到议政府集结，伤员留在阵地上。各连立即编组，A、B、c连向南侧雪马岭南下，D连沿着临津江方向逆流北上。营长卡恩中校、军牧戴维斯、军医希基上尉和若干卫生兵同伤员留在阵地上，目送战友们撤退。

向积城方向北撤的D连没有遇到敌人，到达高地北端，然后向西经杳无人烟的山地进入到韩第一师战区。该连在马智里向南迂回，突破坡平山中间的峡谷时，遭到来自一八〇高地西南峡谷两侧的敌之集中射击，在老里川溪谷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恰巧，前出到峡谷南侧的美第七十三坦克营一个连救援了他们。该坦克队配属韩第一师正支援第十二团二营，用火力牵制峡谷两侧敌人，使D连连长为首的三十八人突围成功。而向南突围的A、B、C三个连没有一人到达友军阵地，在突围过程中全部丧生。D连的三十多人是格洛斯特营六百二十二名中仅有的幸存者。该营坚守阵地六十个小时，几乎全部丧生。

第六章 六十四军没有完成穿插任务，军政委两次痉挛，痛苦异常

一

滴嗒、滴嗒……从潮湿的洞壁上方渗出的水整夜不停滴落，有如冥冥中，一位时间使者在分分秒秒地计算着战争进行的时间……在洞顶滴水声中，彭德怀睡醒了。那时天还未亮，洞口灰蒙蒙的一团。以往打了胜仗，彭德怀总要睡一个好觉，可是现在他却醒得很早，看看手表，还不到五点。想起来吧，又担心过早惊动其他同志，再躺一刻吧……滴嗒、滴嗒……洞内滴水的声音在彭德怀耳边清楚地响着。这个洞子太潮湿了，从君子里搬到这里来，住了二十多天洞子，脸色变得灰白，腰也酸痛……原来以为是这个洞子不好，为什么君子里的洞子就不潮湿？其实不是别的原因，天暖和了，雨水也勤，洞内岂有不返潮之理？为了指挥机关的安全，不得不住进洞子。敌机太猖狂了，稍有不慎就要出问题。司令部一个参谋，夜里点着蜡烛在洞口起草电报，被敌机发现了亮光，朝着洞口猛扫一阵机关枪，结果那个参谋牺牲了。刚从君子里搬到空寺洞的时候，彭德怀、邓华、洪学智等人都住在山下几间空房子里，头一晚就让敌机给轰炸扫射了，幸亏事先挖好了防空洞，敌机一来，躲得及时……从那以后，大家都住进了矿洞。按彭德怀的本意是不愿住矿洞的，想在矿洞外搭棚子住，但是那样一来，又会搞得很多人为他的安全担心……可是，二十几天洞子住下来，机关很多年轻同志都受不住了，有些人已开始到洞口外搭简易草棚住了，而彭德怀还在洞里坚持着。每早睁开眼，他都觉得腰背酸痛，伸手摸摸被子和衣服，感觉湿漉漉的。也亏了他彭德怀从小吃苦惯了，而且生就一副雄壮的体魄，才有这种吃苦的耐力。何况，自从搬到空寺洞以来，繁重的战役准备工作的进行，以至战役发起后连日来的紧张操劳，使他早已将矿洞潮湿的环境置于脑后。毕竟，与前方浴血奋战，时时有死亡伴随，且风餐露宿的战士们相比，这个矿洞还算是安全舒适的。

筹划已久的春季决战刚刚告一段落，彭德怀不但没有些许轻松，心情反而更沉重——那种想尽可能争取大的胜利以缩短战争时间的考虑时时压迫着他的神经。遗憾的是，这次战役筹划虽然早，但由于其间敌人突然反攻，我方被迫投入第四次战役以掩护第二番参战部队开进，使得这第五次战役的准备依然十分仓促。特别是昼夜兼程从国内赶赴三八线的三兵团，还有匆匆结束休整后开赴前线防御阵地、之后又匆匆转移攻

击出发阵地的九兵团，几乎谈不上什么战役准备……说起来，似乎战役的计划也很圆满，步骤安排得也很得当，该考虑的问题，该注意的事项，该研究的敌情，也确实都有安排、布置，一份又一份电令，一次又一次指示，通过通信系统，无一遗漏地传达到各级指挥所。然而，战役并未按预先的设想发展。也就是说，中间突破，两翼迂回包抄，大的战役分割和小的战术分割相结合，争取歼灭敌人几个整师的计划没有实现。在这一个星期的攻击作战中，虽然总计歼敌两万余人，但这个数字只是个概略的统计。彭德怀当然明白，这是由各部队汇总统计的数字，不会很准确。只有扎扎实实地成建制地歼灭敌人才能有效地减弱敌方力量。然而，这一阶段作战中，只有几处歼灭敌人一个整营和整连的战斗，虽然包围敌人整师、整团的情况也有，但不是由于敌人火力强就是我方担任穿插堵截的部队兵力太少，最终被敌人在坦克飞机的掩护下成功的突围撤退。彭德怀知道，战争中，规律往往会转换成巨大的力量。违背规律或无视规律常常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而规律有时是重复出现的现象，有时则是以突然或意外的情况表现出来。能否看清规律而因势利导是指挥作战的重要一环……想想看，我们提出了要敢于以轻武器打敌机，敢于白日作战，这次战役就收到了实效。十五军和六十三军在打敌机方面就很出色，甚至一个连队就击落好几架敌机……问题是，我方的攻击力，只能持续一个星期左右——在没有制空权的运动作战的情况下，粮食和弹药要想源源不断地补充到部队该是多么困难的事。那么，怎样来弥补我军在攻击作战上难以持久的弱点呢？是不是应该连续作战？

彭德怀想起，昨天晚上与空军司令刘亚楼和炮兵司令陈锡联谈了好久。这两个新军兵种的司令员是来朝鲜了解作战情况研究配合步兵作战问题的。彭德怀当然希望有空军、装甲兵和炮兵作战。但他更清楚，我方能参战的特种兵和空军数量极为存限，与敌相比暂时很难形成力量均衡，更谈不上优势。下一步的着眼点，还是充分发挥现有步兵的作用，让新参战的各兵团好好施展一下。加上祖国又派了慰问团来，借着慰问团带来的春风和祖国人民的嘱托，抓紧时间补充粮弹，不给敌人以喘息时间，再发起一次进攻，争取打个漂亮仗……滴嗒滴嗒……洞顶渗水的滴落声清晰响亮。警卫员搞了一个洗脸盆接水，几个小时就可积聚一大盆。这水很清凉，可供彭德怀洗漱用。彭德怀住的洞子是大矿洞里面的一个小洞，经工兵连的同志扩展修整过。机关的同志们则住大矿洞里，狭长的大矿洞里有一条水沟，一股流水似小溪潺潺不断。大家只好在水沟之上搭起木架住宿。这条水沟的水虽然可供大家就地洗洗涮涮，但过度的潮湿加上紧张的工作和营养不良，使许多人患了夜盲症、皮肤病和

小便失禁……彭德怀倒是经常提醒大家，注意抽早晚空隙到洞外晒晒太阳，呼吸呼吸新鲜空气，不然人都要发霉长毛了……彭德怀躺在行军床上又看了一次手表，快五点半了。矿洞里已传来值班机要人员收发报的声音，还有人走动的脚步声口矿洞口已透进些亮光。彭德怀起了床，穿好衣服，走出矿洞。他习惯早晚抽时间出去走一走，呼吸一会儿洞外的新鲜空气。

太阳还未出山，但东边已泛红。大山里静静的，沟谷里飘浮着一层淡蓝色晨雾。树林里各种鸟儿叽叽喳喳地叫着，空气清甜而湿润。敌机尚未光顾之前，这战地之晨分外宁静，容易使人联想起久已疏远了的和平生活。

离矿洞口几十米远的坡上，树林间掩映着一座木板和草席搭就的棚子。彭德怀知道那是总部机关的厨房。一个士兵正从坡下挑来一担水；另有两个人在炉灶边忙碌着。在厨房下边是一道几百米长的山沟，沟里分散住着总部一些直属连队。在矿洞口附近的树林里，零零落落地隐蔽着一些简易草棚，一些机关的同志忍受不了洞里的潮湿缺氧，开始在洞外住宿。

彭德怀信步在山坡上走着。一丛丛野草挂着晶莹莹的露珠，转瞬被彭德怀有力的脚步声震落……在山坡东边一道崖口，彭德怀和在那里值勤的哨兵闲谈了几句，就向山上走去……过了二十多分钟，彭德怀又从矿洞西边上方的山坡绕回。

在距矿洞口左上方几十米处有一个小草棚，彭德怀走到这个草棚前停了下来。

“丁甘如！”彭德怀一声喊。他知道，司令部作战处长丁甘如住在这个小棚里。

“到！”丁甘如闻声从棚里钻出，两手还系着上衣的领扣，见到彭总，自然有些紧张，笑问道，“彭总起得好早哇！”

“我听说你生了皮肤病，”彭德怀背着双手站在丁甘如对面，“没么子要紧，就是在洞子里捂的……搬出来住也好……”

“彭总，我倒不是不怕死，”丁甘如笑道，“实在是洞里没法住，浑身的皮都烂了……”

“住外边也不一定就很危险……我也想搬出洞子，他们都坚持不许……其实，美国飞行员也不认识我彭德怀，哪能就一定炸到我？”

“彭总，你的安全最重要，”丁甘如说，“不过，也得多出来晒晒太阳才好，彭总的身体可千万不能垮了。”

“我一个人的身体不垮算么子？要大家身体都好才能抗美援朝嘛！”彭德怀说，“我告诉你个好法子，管治你的皮肤病……”。

“什么法子？偏方？”

“很简单——你躲个安全地方，把衣裳脱光，晒太阳，晒上几天管你病好……”

“脱光腚？”丁甘如笑着摇头，“那怎么行？总部有不少女同志……”

“我让你找个‘安全’地方嘛！”彭德怀笑道，忽然发现丁甘如穿了一身新洗过的军装，就问，“哎，你衣服怎么这样干净？”

“彭总，你忘啦？今天要欢迎祖国慰问团！”

“对喽，应该应该。”彭德怀说，“慰问团来了好些天了，正赶上我们打仗，几个分团都下各兵团慰问了，总团先去平壤见金日成。现在，战役告一段落，我们总部该好好欢迎慰问团了……今天开大会，晚上看文艺节目……”

“太好了，大家都该高兴一下喽。”丁甘如兴奋地说，忽然想起一件事，就问彭德怀：“彭总，我们有祖国人民的支援才能打胜仗，可是我听说，国内有人写信要参加志愿军的儿子回国，怕战死？可有这个事？”

“是有这回事。”彭德怀说，“总政治部转来一份报告，是新疆有一对维族老俩口，一个独生儿子在志愿军当兵，担心有风险，就给总政写信，说‘按斯大林宪法，独子不当兵’。我倒没听说什么斯大林宪法……不过，独子不当兵是对的，毛主席也对此有批示：再说，志愿军志愿军，抗美援朝要志愿嘛……我让政治部查找，找到这个维族战士让他回国……”

“可是彭总——”丁甘如担心地，“战争这么激烈残酷，个别战士从前线撤下回国，会不会影响士气……”

“这是个别情况嘛，再说，我们还应该执行政策，这是个老传统。”彭德怀说，“你不知，毛主席对这事看得很重。以前，黄公略告诉我，一九三〇年冬天，在永丰，毛主席的弟弟毛泽覃搞‘扩红’，两个红军战士抓了一个老太婆的独子当红军，老太婆哭哭啼啼追赶，正巧让毛主席碰到了，问明情况，就让把那个独子放了，还给老太婆。为这件事，毛主席狠批了泽覃一顿，差一点要揍他。后来，毛主席还让弟弟给人家专门去赔礼道歉……记住，我们是仁义之师，是志愿军，流血牺牲都凭觉悟和志愿，这是个严肃的政策问题，不得马虎。”

“明白了，彭总！”丁甘如答。

“彭司令员，请您接电话！”——矿洞口有人在向这边呼喊。

二

电话是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打来的，内容是向彭德怀报告对六十四军没有完成穿插任务的处理情况。据杨得志讲，接到志司追究六十四军责任的电报后，他和政治部主任陈先瑞火速赶到六十四军，参加他们召开的紧急党委会议。曾思玉、王昭和担任穿插任务的两个师的主要领导心情非常沉痛，检讨很深刻，都流了泪。通过检查分析，认为这次没完成任务的主要原因是对穿插和分割的战术学习不够，甚至错误地认为“敌在配备上有空隙可插方能穿插”，而无空隙时，则不坚决突破，犹豫不前，以至失掉战机；当遇敌顽强阻击或突袭时，缺乏机动灵活的指挥，依然采取国内战争平推的战法，还出现了指挥机关与部队脱节的严重问题，因而进展缓慢，造成拥挤。虽然部队打得很英勇，但未能达到歼敌目的，反遭到很大伤亡。没有很好发挥我炮火的威力，也是一个原因。

“彭总，”杨得志在电话中报告，“我们兵团党委研究决定，给六十四军两个先头师的师长、政委以降级和通令警告的处分；给打得好的兵团侦察支队和三营的同志记功……彭总，我们兵团领导对六十四军的失利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请首长批评……我们决心，在下一仗中将功补过，请首长把重要任务交给我们十九兵团，一定不辜负首长的期望……”

“接受了教训就好嘛。”彭德怀说，“志司发给你们的那个追究责任的电报，是经我亲自修改的，我是生了气的嘛！打得不好，就是要严肃批评、处分，打得好就要立功受奖……”

“彭总，下一阶段什么时候打？”杨得志在电话中急切地问，“我们都希望好好打一仗，这一仗没打好，不过瘾……”

“你们先抓紧休整，仗是有你打的！”

彭德怀刚刚放下电话听筒，就听到洞外响起沉重的爆炸声，甚至脚下都感到了微微的震动。一时间，洞里洞外人来人往，脚步杂乱。

“怎么搞的？让敌机发现了目标？”彭德怀大声向洞外跑进的人发问。

一个参谋跑到彭德怀跟前报告：“来了八架敌机轰炸……一颗炸弹扔到丁处长住的棚子里，棚子炸飞了……”

“丁甘如？刚才我还跟他谈话哩，”彭德怀焦急地问，“他人怎么样？”

“肯定炸死喽，我亲眼看见，那颗炸弹，不，有好几颗，炸中了他的棚子……”

“唉，怎么搞的！”彭德怀急急向洞外走。

这时，爆炸声远些了，似乎在山坡下的沟里爆炸。彭德怀刚走出矿洞，迎面就撞见丁甘如带着一身泥土，惊魂未定地走来。

“他们告诉我，说你炸死了，这不是还活着嘛！”彭德怀松了口气，又问，“怎么样，负伤了吗？”

“没有伤着，”丁甘如摇着头，笑着说，“差一点把我给报销了。”

“彭总正要去看你。”旁边的参谋插言道。

“看起来，还轮不到你去见马克思。……”彭德怀伸手为丁甘如拂了拂背上的土，“走，去看看。”

原来，是炊事员做早饭时，冒出的一股青烟被敌机发现了，一架飞机连续向下发射了四枚火箭弹，没有打中厨房，却打到了丁甘如住的棚子。当敌机临空时，丁甘如急忙收拾小桌上的一叠电报和文件，爆炸声轰然响起，丁甘如连忙卧倒。一刹时，硝烟呛得他透不过气来。被炸弹炸翻的泥土将他的身子埋住，使他幸免于难。当时，几颗火箭弹的落点

近的离他头部只有一米多，远的也只三四米，草棚被炸得烂成一团，而他却连一点伤都没有。

“啊呀，真够危险的，”彭德怀看着现场的弹坑说，“算你命大，你可以当皇帝喽！”

“这是碰巧了……”丁甘如摇头道。

“按老百姓的说法，能在危险中幸存的人就是命大。皇帝就是命大，才叫万岁爷。你这回能不死，可见命大，不是可以当皇帝了吗？”彭德怀说罢哈哈大笑起来。

彭德怀又问丁甘如，近旁住的警卫班的同志有没有伤亡，丁甘如说，他刚才看过了，都很安全。

“那好，”彭德怀高兴地说，“飞机没炸到我们的厨房，我们照常开饭，走，吃早饭！吃过早饭，欢迎祖国慰问团！”

——四十年后，当年的作战处长丁甘如已是一位年愈古稀的老人，且身患绝症，但是当他谈及在朝鲜的日日夜夜，忆起彭总的音容笑貌，依然十分动情，唏嘘不已。

三

（战地记者华山的日记）

1951年4月30日

祖国慰问团来。廖承志的团长，陈沂的副团长，下有九个分团。志司晚上开欢迎会。见刘亚楼、陈锡联入座。两个新兵种的司令！下一段出动飞机？恐怕相对优势也不会有，打打游击可以，给敌一点混乱，振奋一下士气。对空射击，情绪很高，四月份击落击伤敌机108架。前线打，前勤打，司机拿步枪也打落一架。给敌机威胁大，在前线飞得很高，再不敢“钻山沟”了。

欢迎会的会场在作战室。洞子不大，光线弱，用洋蜡帮助电灯。只来了师级以上干部，也坐满了。演出了好些精采小节目。高元钧的山东快书《十字坡》最轰动。侯宝林的相声《语言艺术》了不得。彭总都很开心，坐在长板凳上，听得津津有味，孩子般笑。赴苏杂技团也来了几

位。鼓舞了部队，也教育了来人。只是深入前线演出很困难。三亿元（旧币——编者注，下同）慰劳金，买了大批物品，每个战士发二万元。各个阶层各个民族的代表都有来的。看看彭总的苍白脸色。住住洞子，也可以稍为了解前方的艰苦。

彭总有关节炎，一向不愿意住洞子。也是中央军委下了命令，强迫住的。我们在太行，普金在西北；都知道他这脾气。在大榆洞，毛岸英就叫炸了。干部们对彭总的安全负责，要他进洞，挨了好多骂。副政委，副司令员，参谋长都拿他没办法。最后向党中央打了报告，由中央下命令：所有人员，都到隐蔽部工作，任何人不能例外。敌机头天来侦察，彭总说："明天都进洞去！"他自己却不进。同志们说："不是任何人不能例外吗？"他自己说了，只好走。刚出门十几步，房子被炸平了。刚搬到空寺洞时，他住大房子，早晨让敌机扫了一梭子，打在他房子里，他刚从床上下来跑了。

1951年5月4日

在矿山住了六天，和志愿军报社一起。白天在人工洞里。石洞狭长、渗水，八个人对坐两侧，腿交叉，膝上办公。我在尽里头，光线微弱，进出不便。穿大衣，睡着浸凉。稿子没写成。浑身象失了弹性。出洞来，人惊讶："你的脸色怎么这样坏？"普金在里面七八里的大金矿洞里，上流水，地象河滩，脸色也是惨白的。司令部几个二十来岁的小青年，晚上已"尿床"。关节炎增多。没有阳光，空气不好，人的神经也失去控制能力。

1951年5月5日

临时通知：今晚去十九兵团，同兵团政委一道，政治部派小吉普送，配备通讯员王明友、《东北日报》记者王坪同车。

伊川浮桥，白天炸，晚上修，到时车少，顺利通过。上了岸，找不到路。前面响炸弹，不带啸声，也无飞机声。是定时炸弹！前车却停下问路。见路上横着树作标志，表示危险。寻车撤走，前面又炸起黑色土柱，只百来米远，响声沉闷。是定时炸弹区！白天飞机扔到坝子上的。越迂缓，越可能碰上。必须迅速通过。又来了十一台卡车。喝令司机猛开。又炸一枚。"不管它！快！"一两分钟开过河坝，后面又爆炸了。战场就是这样，到处都有死神，可整倒个活人还真不易哩。

市边里也是封锁线。前方临津江九化里方向好热闹：亮彻了夜空的照明弹光，闪光炮在高空迸发的闪光，炸弹群映红了黑云的阵阵金光……跟前却静得出奇。

只走一百五十里。到元通山住下，是兵团警卫团驻地，离临津江七十里。已晨二时半。

1951年5月6日

白天睡，下午六时半出发，从高浪浦里附近过临津江。天未黑，公路分明，猛开三刻钟。黑了又有照明弹了。摸黑到江边。岗哨过来问：“过江吗？赶快过，有浮桥！”江面二百多米宽；连河滩引桥，桥长三百来米。吉普飞快，桥身平稳。对岸来了大卡车黑影。“开灯干！”过了河滩，沿江走，大队空卡车来了。江水受海潮影响，能起落二米，现在是后半夜涨潮，河滩被水淹没，敌机也是下半夜封锁得紧。

前车走错了路，又不让打灯。吉普撞进个小坑，把几个人从身后摔到车前头，还以为王明友叫车压了，只见他从车轮下抽出右手来。小腿骨碰得好疼！又走，仰首冲上小桥，糟了！左轮踏空，没有桥板，向左猛翻，身子掀出车座，凌空左滚——得！人一着地，也咬紧牙关，准备要命的一砸。没砸下来，我可滚开了，正好砸到身旁，四轮朝天！原来车子侧身停了停才扣过来。翻身爬起，看不到人。都扣住了！扳车，扳不动，钻出来几个，不见王坪。“都来扳车！”车身动了动，底下说话了：“同志们呀，怎么搞的呀！还不快扳车，压死我了！”使劲扳，抱出来，满脸血。敌机正折腾，找个桥洞把他安顿好了，检查，右额角伤了半寸多长。听呻吟声，神志清醒，不象压坏了脑子——松了口大气！

王坪没上过战场，忽然伸出手来，悲壮地说：“李政委，我和你握握手……”“没关系，不要心慌！”李志民政委让警卫员找来了急救包，看着给他包扎。王坪又伸过手来：“华山同志，握握手吧！”“别扯淡啦！死不了，不要胡思乱想！”“你们不要扔掉我呀！”“怎么会呢，兵团就有医院，安心躺着。”“我不是怕，是心里慌得很，不能工作了。”“没事儿，你说话清楚，头脑清醒，根本没伤着脑子。关键在养好伤，在医院就能采访，住院的战斗英雄有的是啊……”

车没摔坏，别无伤亡，很快到了驻地。

1951年5月8日

这次反击，西线突破临津江，六十三军打得比较好，过江后猛插纵深，截住英二十九旅，歼敌两个团三千余人，除炮兵团外，步兵团和坦克团都歼灭了。七十辆坦克的团，击毁和缴获六十八辆（内有美三师的），跑了十几辆。主要靠短促突击，反坦克雷显出威力。英国坦克是有名的，最重七十吨。打坦克通常用飞机，我用步兵，而且无战防武器，了不起，关键在穿插作战。

打击仆从国的武装，意义很大。他们是“捡洋捞”来的。打痛了，敌内部就分化。荷兰俘虏说：“我们借了美国的钱，不出兵不行。可也出不多。来了一个营，就打一个营，打掉一个人就补充一个朝鲜人，现已补充二百个。什么时候打光什么时候完。”

可是别人流血得来的经验，自己体会总不深刻。穿插作战，都知道好：伤亡小，战果大，做起来就不易了。六十三军突破后，六十四军打纵深，没有插到议政府，切断敌退路，受批评。整个战役只歼敌四万人（要求七八万人），力量对比没有根本改变，敌还有兵力发动进攻，组织登陆，战争长期化已成定局。师长们说：“早知道这样重要，拼死也要插过去！”军政委王昭两次痉挛，其痛苦可见。

第七章 彭德怀令十九兵团西线佯攻，令九兵团和三兵团夜行晓宿，挥师向东

一

五次战役第一阶段结束后，我军由原三八线以北的涟川、芝浦里、华川一线，压到三八线以南的议政府、加平、春川一线，比战役发起前南进几十公里。然而，攻击作战结束后第二天，敌人即开始以一部兵力向我军发起进攻，企图破坏我军的进攻准备，查明我军动向，掩护其主力调整部署。我方一面以防御部队抗击敌人的攻进骚扰，一面积极准备再战。各兵团指挥员众口一词，要求再打一仗。根据敌我双方布势，彭德怀等领导同志决定以十九兵团（附人民军一军团）于高阳经议政府至清平川之宽大正面寻敌目标，集中兵力歼灭之，以积极钳制美军主力于西线。我九兵团、三兵团和人民军金雄集团隐蔽东移，乘敌人错误判断我可能于中路发起进攻，因而将美七师西调楸谷里、龙头里，伪二师西调禾也山、鼎排里的机会，集中优势兵力于东线，向李承晚军队的六个师发起攻击。

五月六日，在我第一阶段攻势结束一个星期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发出准备第二阶段攻势的指示。在此之前，我十九兵团已于西线积极活动，作出准备强渡汉江攻击汉城的姿态，以吸引美军主力，而九兵团和三兵团则夜行晓宿，向东部开进……　　空寺洞志愿军总部。

晚饭后，彭德怀和邓华漫步走上矿洞后面的山坡。

夕阳冉冉坠落。云蒸霞蔚中一轮落日恰如一只硕大的红桔被缓缓抛落云端。山野被夕晖镀上一层暖色：向阳坡上，金达莱已开出最早一批花朵，这里那里，象燃起一束束火苗。

“闻说朝鲜的金达莱好，果不其然哟。”邓华弯腰从草坡上折了一枝金达莱。

“这个金达莱，我看跟我们湖南乡里的杜鹃很相似嘛！”彭德怀边走边说，“朝鲜和中国江河相连、山脉相连，许多东西都相似，文化也有渊源流长的关系……我们入朝以来，看得不少朝鲜老年人写得一手汉字，而且张口便是‘之乎者也’……”

“薛仁贵征东，据说是到了朝鲜。”邓华说，“现在朝鲜人都知道薛仁贵……”

“现在朝鲜人都知道志愿军嘛！”彭德怀笑道，“我们与薛仁贵不同，一个是‘征’，一个是‘援’……”

“古人云：‘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我们今天是，‘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只两仗就解放了北朝鲜……”邓华望着暗云低垂的南边天际，话语透出强烈的自豪感。

“不可能总是过五关斩六将。”彭德怀摇头道，“你看，不知不觉，金达莱花都开了，我们从秋战到冬，从冬战到春，现在不是还在三八线附近吗？仗还要一仗一仗地打，没有便宜可拣……这次战役第一阶段打得就不理想，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彭总，就是你说的：仗是要一仗一仗地打。我们一仗吃掉敌人几万人，这样一仗一仗吃下去，美国佬哪里受得了？”邓华望着彭德怀，话题自然扯到眼前的战事上。“目前，我九兵团和三兵团已进到攻击出发地域，正抓紧最后的准备工作……十九兵团方面正做出姿态，积极捕俘，向居民公开调查汉城情况、汉江情况，摆出要渡汉江强攻汉城的架式，而主力隐蔽东线，出其不意发起猛烈突击……”

“前几日十九兵团李志民来这里，我与他谈了，一定要钳制美军主力于西线，这对于东线歼灭伪军极其重要。”彭德怀说，“我们要密切注意西线情况，随时掌握。”

“彭总，东线方面，宋时轮、陶勇来电，提议金雄集团控制紫阳田、加里峰前沿线。而金雄集团三军团难以守住。宋时轮认为：九兵团已南进华川、杨口一带，如因人民军后辙，而将九兵团十几万人忽然北移，恐怕影响部队士气，暴露我们的企图……”

“东线敌人正猛烈攻进，估计三军团很难坚持数天。”彭德怀考虑了一下说，“九兵团不一定北移，如认为某些出击要点需控制，那就让二十军出一部兵力予以控制，但要告诉他们不能被敌捉去俘虏以免暴露我企图引起美二师过早东援。另外，可让十九兵团立即以一部兵力向议政府东西线进行袭扰，以迷惑西线之敌。”

“好。”邓华沉吟道，“东线方面，有金雄集团，还有三兵团，应该考虑由九兵团为主统一指挥，以协同动作……”

“这个有必要。”彭德怀赞同道，“以前你建议的，增补几个兵团司令员为志司副司令，我看的确该考虑一下。这样，可以方便志司对各兵团的直接指挥，有利于志司与兵团上级的沟通。”

“对，很有必要。”邓华点头道，“我还想，十三兵团指挥部是否恢复？我仍回十三兵团兼司令员……”

“十三兵团机关既然已与志司机关合并，就不要再搞了，下属各军仍归志司直接指挥，必要时配属其他兵团使用……倒是可以考虑增补三兵团陈赓和九兵团宋时轮为志司副司令。”

“彭总，”邓华诚恳地建议，“陈赓能征善战，资历和水平都在我邓华之上，我觉得应该由陈赓任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宋时轮任第二，我任第三……此点请彭总考虑，我是真心的。”

“你邓华不要想卸担子嘛！”彭德怀道，“具体安排你不要管，由军委任命……眼下倒是该好好抓一下后勤。四月下旬，我让洪学智回国汇报，主要谈后勤供给问题和成立志愿军后勤司令部一事，这个事关重大哟！”

“洪副司令已来电，他今夜赶回空寺洞。”邓华说，“这次他和甘泗淇一同来。陈赓在大连养病，还要过一段时间才能来，五次战役他是赶不上了。”

……夕阳已渐渐隐入远方山峦。最后一抹余晖照映着山坡上彭德怀和邓华的身影。在他二人身后，几束金达莱在余晖中燃烧着。晚风轻拂，带着一股松树和灌木丛的气味儿。大战之前的黄昏，显得出奇的静谧。这时，从南边天际传来隆隆的声音——几架敌机渐渐飞临。顷刻间，随着敌机投弹的巨大爆炸声响，又一个残酷的战争之夜降临了……　　二第二阶段作战开始前，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和新上任的志愿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甘泗淇风尘仆仆赶回志愿军总部。

五月十四日夜晚，在空寺洞山坡下的一座木板房里，彭德怀司令员召集邓华、洪学智、韩先楚、甘泗淇和解方等同志开会，专门研究志愿军后勤司令部的机构设置和干部配备问题。

随着战争时间的延长，参战部队陆续云集在朝鲜的狭小战区，加之敌机占有制空权，战争越来越残酷，志愿军的后勤补给困难就更加突出。成立志愿军后勤司令部以加强后勤工作的组织领导已成为当务之

急。

当初十三兵团入朝，由于时间紧迫，来不及为数十万大军组织一个志愿军后勤部，因此，毛泽东主席决定由东北军区负责志愿军的后勤供应。这样，东北军区抽调了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张明远和东北人民政府农林部部长杜者蘅带领部分人员组成东北军区后勤部前方指挥所，随志愿军总部出国，负责作战地区后勤供应。现在，几个战役之后，到四月中旬，我参战部队已由最初十三兵团几个军增至十六个军，还有七个炮兵师，四个高炮师，四个坦克团，九个工兵团，三个铁道兵师和一些直属部队，总兵力已达近百万人，比刚出国时增加了三倍多。特别是由于技术兵种增加，弹药、油料的消耗大幅度增加。这样，后勤的任务更为艰巨。显然，百万大军的后勤供应，只靠东北军区后勤部来代管，已经相当困难。特别是三登被炸，损失了大量物资，更使彭德怀为后勤问题担心。看起来，成立一个志愿军后勤司令部，以统筹安排纷繁庞杂的大量后勤工作，对于战争的胜利显得越来越必要。为此，彭德怀让洪学智专程回国向军委周恩来副主席汇报这件事，又在稍晚些时候总后勤部长杨立三和空军司令刘亚楼等来前线时，向他们谈了这个意见，并请他们将此建议转报毛泽东主席等军委领导。现在，中央军委已同意这个建议，决定“在安东与志司驻地之间，组织志司的后方司令部”，并要求由志愿军一位副司令兼任后勤司令。

会议开始后，彭德怀先说道：“有一个事情，咱们得先定一下。中央决定成立后方勤务司令部时，说明是要志后在志司首长的意图和指挥下工作。现在中央又给我发来电报，要求由一名志愿军副司令兼任志后司令。现在我们就先定一下，谁来兼这个后勤司令。”洪学智一听这话，望望彭德怀和其他人，没有开口。但是，当他发现众人的目光都转向自己时，就预感到，这个后勤司令十有八九得要他来兼任了。事情明摆着，部队入朝后，后勤事务一直是由他兼管。现在一共有四个副司令，朴一禹是朝鲜人不能兼，邓华和韩先楚也都没有分管过后勤，他洪学智不兼，谁又能兼？

但是，从洪学智内心讲，他是不愿意兼这个后勤司令的。其原因，一是他长期以来在部队一直是做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的。解放战争时期在四野任六纵司令员，指挥部队打了不少硬仗。相比较他对军事工作更熟悉。二是朝鲜战场的后勤工作太难搞。现代化战争打仗打的是后勤。难怪彰总多次提到：仗打胜了，全体指战员一半功劳，后勤一半功劳。如果后勤搞不好，或是因为后勤跟不上影响了作战，没办法交待！可是，他不愿兼，又不便提由别人来兼，就闷在一旁不吭气。

“我看还是让老洪兼吧，前一段他一直兼管后勤，摸出了经验。”邓华开口提议。

“对对，老洪兼！老洪兼！”

“老洪搞后勤有办法，别人都不如他合适。”

“就老洪兼挺好嘛，很现成。”

韩先楚、解方、杜平等人你一言我一语，都赞成由洪学智兼后勤司令。

洪学智闷头沉默了一会儿，终于憋不住了，开口道：“我不能兼这个后勤司令。”

“为什么不能兼？”彭德怀不解地问。

“前一段让我管，我就没管好。现在再让我兼这个后勤司令，还是怕弄不好呀！”洪学智认真地说，“我旁的什么事情都可以干，就这个事不能干，还是让别人干吧！”

“你不干，谁干？”彭德怀见洪学智是真不想兼，有些不高兴。

洪学智看了邓华一眼，随口道：“让邓华同志兼嘛，他水平高呀！”

“哎，不能不能，”邓华连忙摆手道，“我又要协助彭总管作战，还兼着副政委，也管政治工作，再兼后勤司令，怎么兼得过来嘛？我又没有三头六臂。”

“那就让韩先楚兼吧！”洪学智又提出了韩先楚。

“我一直往前面跑，到一线督促检查，若兼个后勤司令，怎么干？我不能兼！”韩先楚马上提出了反驳理由。

沉默了一会儿，洪学智又提议：　　“那就让后面派人来嘛！”

“后面派谁来?”彭德怀皱起了眉头。

“李聚奎、周纯全都可以嘛！”洪学智答。李聚奎当时任东北军区后勤部政委，周纯全是东后的部长。

彭德怀听罢摇头道：

“不行，后面任务也很重，他们主要管那头。”

“那可以让杨立三另派人来嘛，我可以当副手。”洪学智紧接着又提了个主意。一看洪学智如此固执，彭德怀火了，拍着桌子喝道：“你不干？行啊！你不用干了！”

“谁干呢？”洪学智问。

“我干！你去指挥部队吧！”彭德怀吼了起来。

看到彭总发了这么大的脾气，洪学智口气软了下来：“老总，你讲这个话，可是将军的话了。”

“是我将你的军，还是你将我的军？啊？！”彭德怀依然在火头上。

“老洪，还是你干吧，你一来朝鲜就一直兼管这事。现在让别人管，也插不上手呀。”邓华适时开口劝洪学智。

“我管是管过，可是没管好呀！”

“你看看，你又来了！”邓华也有些生气了，大声说，“你没管好，别人就能管好吗？”

洪学智知道此事难以推掉了，再推下去非搞僵不可。于是开始讲条件了——“这个后勤司令我可以兼，但是得有个条件，允许我这个条件，我就兼。”

“什么条件呵？”彭德怀一看洪学智态度转了，语气马上缓和了。

“第一，我要是干不好就早点撤我的职，换别的能干的人；第二，我是个军事干部，愿意带兵打仗，抗美援朝结束，回国以后，不要再让我搞后勤了，还让我搞军事！”

彭德怀听罢洪学智讲的两个条件，笑了。

“我当是什么呢，就这个条件呀？行！同意你的意见！”彭德怀又问邓华等人：“你们几个看行不行？”

邓华等人连忙表示同意。

于是，洪学智就由志愿军副司令员兼任了后勤司令。

五月十九日，中央军委做出《加强志愿军后方勤务工作的决定》，该“决定”命令：着即成立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负责管理朝鲜境内之一切后勤组织与设施（包括铁路、军事运输在内）；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直接受志司首长领导；凡过去配属志愿军后方勤务之各部队（如工兵、炮兵、公安、通信、运输、铁道兵各部队、工程部队等）；其建制序列及党政军工作领导、指挥与供给关系等，今后统归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负责；中央军委任命洪学智兼任志愿军后勤司令员，周纯全为政治委员，张明远为副司令员，杜者蘅为副政治委员……——从此，洪学智将军更直接地统领了志愿军的后勤工作。他从志司带了刘洪洲和赵南起两个参谋前往后勤司令部，随即根据战场后勤工作的许多问题，深入军师团部队调查研究，甚至奔赴许多前沿阵地进行实地考察，尔后提出了一种分区供应与建制供应相结合的供应体制方案。这种供应体制在朝鲜战争中充分显示了优越性，故而被我军一直沿用至几十年后的今天。而洪学智将军在最初同意兼任志愿军后勤司令时提出的回国后还干军事工作的条件，却因革命工作的需要而未能实现。一九五二年四月初，彭德怀司令员奉令回国，将要担任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志愿军司令员一职由陈庚同志代理。分手之际，彭德怀问洪学智还有什么事没有，洪学智踌躇再三，还是向彭德怀端出了心里话：“彭总，你要是不问我，我也不说了。你既然问我，我就说一句，你要走了，我别的事情没有，就是希望你对我许下的诺言，别忘了。”

“什么诺言呀？”彭德怀似乎想不起来了。

“去年你亲口答应我，我在志愿军搞后勤，等抗美援朝结束了，回国后，就不搞了。就是这话，当时党委讨论过的。”

彭德怀想了想，开口道：

“你不提这事倒罢了，你既然提了，我倒要批评你呢！一个共产党员，党叫干啥就干啥嘛！告诉你，回国后，我要是做了总参谋长的话，你跑不了做后勤工作！”

彭德怀说完，在场的几人都笑了，彭德怀也笑了，却唯独洪学智没有笑。

——几十年领兵打仗的将领，当他预感到今后有可能不再统兵作战，而将长此以往奔波于后勤工作中的时候，他又怎么能笑得出来呢？

众所周知，在历经劫难后，洪学智将军又出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长——在这个当初他并不情愿干的工作上熬白了自己的头发。

三

（战地记者华山的日记）

1951年5月9日

军首长开完会，白天走，六十三军一百一十里，他们空身走，我带行李，给一匹马，怎么跟！兵团宣传部长李希庚，不同意我走：十一日部队就行动，去了也不能工作，不如先在兵团收集歼英二十九旅材料。

一科很忙。伪一师过了高阳二十里，还可能前进。下午四时同李去司令部，杨得志司令员正打电话部署调动，要打该敌，再引敌北进二十里，予以围歼。到下午五时半开饭，电话还没打完。

我很怀疑敌会孤军深入四十里。尽管敌已认定，我攻势只能持续七八天，下次攻势又得准备一两个月，但它不敢重蹈横城覆辙。

1951年5月10日

黄昏，到河沟里洗澡，水深。见杨得志、李志民走来，要去看陈先瑞主任，他打摆子。有时间探病，准是仗没打成。果然，兵团决定按计划向东移动。敌可能在东海岸登陆，如能增加十万人以上，还可能东西海岸一起登陆。我有准备。

1951年5月11日

沙器幕——东豆川——纸洞里午后一时出发，向东，二十几人拉开距离走。过山林还好，到沙器幕公路上就不行了。坦克压出的大道，可跑大卡车，盘桓山野间，糟蹋了多少麦田！这是歼灭英二十九旅的战场。去冬烧毁的山林，盖满了新绿，橡树最青葱，松树却是一派愤怒的红色……东豆川，看不到房子了。上回路过，还见老大一片废墟，现在废墟也认不出了。坦克碾压过的路迹直通杰山里——四十军前指住过的地方。

不长的两处独木桥，堵住两小时，正过一个团。翻过大山，五里地走一小时。到纸洞里，树很多，进屋睡。四时起床，找隐蔽处。

防空洞很多，有的很好，有野战锅灶遗址。

1951年5月12日

抱川——金柱山下午四时多出发。走一里多，过公路。走十五里就翻了三座山。晚六时又到另一条公路。一直向东，抱川公路，横过丛山。没向导真难。终于摸过了一座石砬子大山。碎沙砾石陡坡，白茫茫的，上还好办，下山总收不住脚。看表；凌晨一时半！祖国睡得正甜啦！

到金柱山，又找不到路进去。看地图，是顺河沟向北，现在却是一条大公路。五十里路走够七十里。凌晨三时多摸到了正在起火的金柱里。敌机还在活动。汽车灯到处明灭。大车停在大骼上。周围是山，当中好大一片平地，原来是到了金矿来了。

1951年5月15日

这条大沟，在抱川公路东侧，从万世桥进来，矿洞很多，驻有兵站、医院等单位。兵团政治部住在北山上六个洞里。我们的洞子，口子隐蔽，象条交通壕。弯腰进洞，象煤窑的掘进坑道，深十五米，就是太窄，打横不够睡，顺着勉强睡下三人。住二十几个就罗嗦了。两个人并排睡，要睡十来对，没路进出。光线只能从洞口射进来，谁一站起，里面全黑。五个人开饭，得有一半人坐在小炕桌上。点蜡烛照明，空气又不够，烛光眼看就缩小，暗淡了。更不能抽烟，呛得不行。偏偏人是动物，不动不行：小便得走出走进，开饭得端进端出，警卫员总要为首长做这做那，自己也要吃炒面，安置武器、弹药、挂包。主任，两位部长，一位朝鲜全权代表，加上记者本人．都要动笔写写，都要安静、空气和阳光，谁个一动便统统被打断了——没了光线！地上有铺草，岩洞也不算潮湿，可是清晨总要冻醒，没有盖的。除了陈主任，所有的行李都没有来。来了也铺不开。人挤人的怎么铺？就是写这十几行字，光线就隔断了七八次，拿笔的手也叫碰过三四次了。“这还行！抗美援朝，简直是来蹲监牢。”部长们好嚷嚷，主任也憋得呼吸困难。都想往洞口挤挤。敌机打来一梭子机枪子弹又撵回来了。

一连三天，飞机从早到晚，总在扫射脚下村子，打火箭弹，扔炸

弹。飞机刮的阵风把洞口树头都撼动了。气浪冲击，洞子颤动，一阵跟着一阵，整整折腾一天……隐蔽在村里的驮马，又叫打散了几匹，有的还往山上跑。洞口扔个汽油弹才热闹呢。好容易憋到傍晚，可以出洞“放放水”，活动活动，深深呼吸了。沟里村子已经五处大火。老百姓哭声阵阵。夜航飞机又来了，也不盘旋，炸弹群便纷纷落下，炸到沟口。不多会又炸南山。地方也怕出名啊！敌人不仅知道，还到过，怎能放过这个兵站仓库所在地？伤员在洞里挤不下，进了房子，亏得有人抢背出来。我们一来，就有特务打讯号，这矿山早成了敌机袭击的重点了。

矿山工人多，树木也少，山头光秃秃的。白天不好出洞，晚上也不安生。“一见这沟，我就发愁！”陈先瑞不知道说过多少回了。电话一架起，他就同司令部通话。笑得好开心，简直不是诉苦，而是在娱乐！“这洞呀，不是来办公，是来蹲监狱呀！我一泡尿憋到现在，还放不出去！刚走到洞口，扣子还没解开——（敌机）就来了”。“你们那里也不见得舒服一点吧：是谁想到这样出名的地方！咱们这些人，就是住不起出名的地方，还是搬家好。”

人们嚷嚷一天，我也睡了一天。躺着，贴近地面，空气也好些。只是背后踩来踩去，穿着皮大衣，不理他，也睡着了。本想晚上到村里，点上灯开夜车，又炸个不停。一颗红色曳光弹打到前坡，一串炸弹跟着爆炸。沟里到处火光，汽车灯光，马车鞭响，兵站转运繁忙，炸弹说来就到。还是回洞里睡吧。晨三时睡到午后五时，晚九时躺下又睡到晨六时，总睡不够——不是疲劳，是缺氧，半休眠状态，大概再睡一天也可以不醒。

十四日晚下雨，更糟！谁进出一趟，都带进一脚泥水。晨三时醒，闹肚子，雨下得正欢。不出去不行，出去又淋一身水，回来更冷，不更闹腾？还是摸了手电棒，出去，蹲了二十分钟，皮大衣毛领全打湿了，好冰人！不亮灯，回不去。飞机却象木炭汽车，总走不远，你急它不急。不能陪它淋雨。拿手巾蒙住手灯头，照回洞子，解放了。一步步踩着地上人缝走。想起延安睡通铺，半夜起床回来，铺位挤没了。楔进缝儿坐下，拿布擦擦毛领，竖起裹住面门，湿得难受。侧身睡下，缩成一团，让呼出的热气撩着脖子，嘘着脸蛋，湿濡濡的毛领顷刻暖烘烘的，睡着了。晨七时才醒。总算没闹痢疾。蒙头睡还是英明的。多想睡一宿热炕！

第八章 当志司将收兵回撤的电令发往各部之际，巨大的阴影已然降临

一

五月十六日黄昏，五次战役第二阶段的攻势在震天动地的炮火声中开始了。当晚，东线我三兵团和九兵团突破敌阵，插入敌人纵深。与此同时，西线十九兵团和人民军一军团在汉城方向和汉江下游实施攻击，钳制美军主力。至十七日上午，我二十七军会同六十师在上南里地区将伪第五、七师击溃，歼其五个营。

我二十军和人民军五军团将伪三、九师包围在县里地区，至二十日将被围之敌大部歼灭，缴获了敌两个师的全部重装备。我第十二军在自隐里以三十四师两个团向美二师二十三团和法国营发起进攻，激战六小时，歼敌千余人。我第十五军四十四师直捣美三十八团，歼敌一千八百余人。

然而，东线正面之伪军对我军的攻击实施了有准备的撤退，而我军动用兵力过多，兵力密集，穿插中，部队拥挤，互相交叉，向纵深发展非常困难。加之朝鲜东部山脉全为南北纵向，因而只有几条纵向公路，而缺少横向道路，致使我军极难横向迂回包围敌人。我第二十七军和十二军主力只好顺纵向公路向南直插，无法兜住敌人予以围歼。

战至二十日，西线敌军为减轻我对美第九、第十军的压力，开始以美一军三个师又三个旅的重兵向我发起进攻。我十九兵团转入防御。而东线之敌已逐步撤至九城浦里、仁邱里一线布防，美十军两个师又东调驰援。我军连续激战数日，部队疲劳，且伤亡很大，仅十五军即伤亡三千余人．在此情况下，九兵团宋时轮和三兵团王近山等兵团领导联名给志司发电，声称：“据当面情况美军已东调，伪军溃散后缩，特别是我们部队粮食将尽，个别单位已开始饿饭，因此我们认为，如整个战线不继续发动大攻势，而只东边一隅作战，再歼敌一部有生力量，我们亦必须付相当代价，如不能搅出一个大结局，则不如就此收兵调整部署，进行准备，以后再斗。如全线继续大搅，则我们仍可继续作战。如何速示。”一部队已经饿饭，兵团首长亦无心恋战。恐怕只得鸣金收兵了。

五月二十一日夜，彭德怀给毛泽东主席发出电报，提到：……以前各役携带五天粮，可打七天。因就地方筹部分补充之。现在携带七天

粮，只能打五天至六天仗。因战斗中耗损，就地不能筹补。洪川敌顽抗不退，使我东线部队无法运输补给。美三师东调，堵塞洪川、江陵间缺口。五次战役西线出击（四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八日）伤亡三万。东线出击（五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伤亡一万出头。为时一月，进行东西两线作战，部队有些疲劳，需恢复和总结战斗经验。战斗发起后，第一线运输极端困难。待人力运输团到后，可能得到若干改善。

且雨季已接近开始，江河湖沼尽在我军之后，一旦山洪爆发，交通全断，顾虑甚大。此役未消灭美师团建制，敌夸大我之伤亡，还有北犯可能。根据上述，我军继续前进，不易消灭敌人，徒增困难。不如后撤，使主力休整，以免徒劳……五月二十一日，在彭德怀给毛泽东发出上述电报的同时，亦下令部队停止进攻，命各部抽出部分兵力阻敌，掩护各兵团主力后撤休整。却不料，正在这项命令由报务员按动电键，从空寺洞志愿军总部嘀嘀嗒嗒地拍发到各部队的时候，巨大的阴影已然降临……傍晚时分，夕阳在隆隆的爆炸声中缓缓下落。华川以南几十里的一座山坡上，树林茂密，光线黯淡。三兵团指挥部设在山坡上。在一片林间空地挖些坑，埋些树栅，搭起棚子。指挥部里，人们心情显得急躁，空气愈发沉闷。参谋长王蕴瑞凝神望着小桌上的地图，不断地摇头；而副司令员王近山则不停地走来走去。指挥部的几位兵团领导神情压抑，似乎预感到将有什么不测发生，但又理不出头绪。

志司的撤退命令已下达。让六十军于加平、春川地区阻击敌人，掩护九兵团和三兵团主力后撤。然而困难的是，配属九兵团的十二军插入敌后太远，已进到三十七度线以南，而且联系不上。敌人却已按预先的计划，在我主力尚未转移之际，便集中了四个军十三个师的兵力，向我大规模猛力反扑。敌人利用我军行动缓慢补给困难的弱点，改变战法，各师均以摩托化步兵、炮兵、坦克组成“特遣队”，在航空兵和远程炮火的支援下，沿着公路向我纵深猛插，割裂我军各部的联系。主力则从正面推进，使得我大兵团后撤非常困难。

“十二军插得太远了，到了三巨里以南。”王蕴瑞望着地图，忧虑异常。

“妈的，十二军要是被阻在敌后回不来，我找宋时轮算账！”王近山气哼哼地说，“为什么让十二军插那么远？”

若干天以来，军事进展不顺利，使王近山本来焦躁的脾气更变得火爆异常，甚至抓起电话讲不了几句就要骂娘：“奶奶的，你怕死！想当人

精！”

“给老子冲，突不过去有你好看的！”

“老子撤了你！”

现在，参谋长王蕴瑞望着骂骂咧咧的王近山，虽然觉得发火于事无补，但也能理解王近山的心情。

王蕴瑞当然了解，王近山是二野一员猛将。在担任二野六纵司令时，东征西伐，战功赫赫。他与陈锡联同被称为四方面军的两朵花。此人打起仗来勇敢不怕死，有一股发疯的劲头，因而有个绰号：王疯子。这次陈赓受命组建志愿军三兵团时．点了他王近山的将也是很自然的事。奉命入朝之际，陈赓腿伤发作，不能率部入朝，三兵团的指挥之责就落到了副司令员王近山的肩上。

然而，王近山以副司令员之名行司令员之职，入朝之初，却并未感到将面临的战争的艰险与残酷。有什么可担心的呢？上有志司和彭德怀司令员的指挥，下有英勇善战的部队。尤其是，志愿军入朝后一连打了几个大仗，不是已将美国人从鸭绿江边赶到了三八线以南吗？因此，在兵团指挥部乘坐着从沈阳开往安东的列车上，王近山就显得踌躇满志，一副将要旗开得胜、马到成功的样子。王蕴瑞记得，一路上，王近山十分健谈，不断地向别人发挥他的见解：“美国兵怕死，武器好也没什么了不起！咱们人多呀，集中优势兵力，三个打一个总可以吧？”

“美国在朝鲜才有多少兵？加上李承晚的，凑起来也抵不上咱一个军区，还不够咱一个淮海战役打的呢！”

“现在朝鲜已经有十三兵团先期入朝的六个军，九兵团三个军，十九兵团三个军，咱们三兵团再上去三个军，后边还有杨成武的二十兵团……哼，够美国人喝一壶的……过去常讲：杀鸡不用牛刀。咱刘伯承老总打仗有发明：杀鸡就用牛刀。牛刀杀鸡，你们想想……”

当时，持有王近山这种心态的人相当普遍。志愿军几个战役的伟大胜利，恐美、崇美病的扫除，国内报刊对志愿军胜利的一再渲染，使得相当多的人产生了轻敌速胜的思想——“美国兵怕死，不敢拼刺刀，怕近战夜战……”

“只要一抄美军的后路，喊一声‘缴枪不杀’——美国兵吓得乖乖举

手……”

“三个战役一打，就打过了三七线，咱上去再打两仗，还不釜山见了？”

“咱们第二番参战都队春天开上去，打完仗正好赶上回来吃西瓜……”

——正如对敌人的重视与畏敌如虎不同，必胜的信念与轻敌速胜的思想也是两回事。但事实经常是二者相互联系。正所谓：真理再过一点儿就是谬误。讲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是真理，但是，一味讲美帝是纸老虎的一面，而看不到或是对美帝是真老虎、铁老虎的一面强调不够，那么就会从真理滑向谬误。

现在，五次战役两个阶段的攻势宣告结束，王蕴瑞意识到，入朝之初兵团从上到下过于乐观的情绪实在缺乏根据。新入朝的部队本来就没有与美军作战的经验，对这个新对手缺乏更直接的了解，却一味只讲美军的弱点，看不到或是没有认真去分析敌人的长处，诸如敌军的空中优势，猛烈的炮火，先进的通信手段，部队机动性强……没有针对敌人的长处和我军的短处来设想战争中可能会出现的种种不测。现在的战场形势，危机四伏——恐怕要为战前那种过于乐观的估价付出血的代价了……第二阶段的攻势，三兵团担任中路突击。满以为兵力优势，三个打一个，可以歼灭敌人成师成团的建制部队，却不料一打起来很难接近敌人。在敌人猛烈密集的炮火下进展缓慢，只是随着敌人的后撤而前推……一阶段打得不理想，本想再好好打一仗。

整顿了部队，撤换或是处分了一些团以下指挥员，补充了粮弹。

然而，二阶段的作战指挥却由九兵团为主，三兵团为辅。而且，将三兵团主力部队十二军配属九兵团，担任了最远的穿插任务；而十二军正面却是美二师，火力密集，部队攻不动，召来宋时轮电报的催促与责难，结果，二阶段又是个击溃战。

王蕴瑞担心的是，眼前面临的危机态势如何化解。显而易见的是：由于已令十二军提前后撤，美二师会很快推近到富坪里，控制道路，这样，就势必会阻挡十二军回撤……必要的话，只有让十二军绕道东路……而六十军则奉志司命令将于加平、春川一线阻敌，如达此目的，六十军势必南渡北汉江。但危险的是，十二军撤走，敌人将进到六十军

左翼，而六十军右翼的十九兵团六十三军也将奉令后撤，六十军以北的兵团预备队三十九军且已接志司，为避免部队后撤时过于拥挤，提前撤走……这样，六十军再南渡北汉江，很可能三面受敌，而后路是北汉江。背水而战，兵家之大忌呀……王蕴瑞踌躇再三，觉得还是应向王近山提出建议：在目前形势下，将六十军再投入北汉江以南恐怕将遇不测。想到此，他对王近山说：“十二军的回撤我看够呛，可给曾绍山发电，一旦被阻，可绕道东路，从杨口折回……问题是六十军再进北汉江以南，恐怕危险……”

王蕴瑞将自己的分析判断和盘托出。

王近山走来走去，双眉紧蹙：“不行呵，志司有令，不能不执行。唉，北汉江六十军那里尚有兵团八千多伤员，可让部队加紧抢运伤员，令一个师再南渡北汉江……”

“六十军的部队如仍留江南，势必三面受敌，而且背水屯兵，兵家大忌呀……”王蕴瑞仍在尽力履行自己的参谋长之责。

“有什么办法？伤员不运不行，阻敌任务不执行不行。就这么办吧，给六十军发电！”

王近山话一出口，王蕴瑞就知道，事情只能这么定了，再说什么也没有用了。参谋长有的只是建议权，采纳与否决定于主要指挥员。他向一旁的副参谋长李懋芝和政治部主任刘有光看了看，几个人都没再说什么。只听见远处传来敌机投弹的爆炸声……“首长，开饭啦——”炊事员端着一盆冒着热气的稀面糊走进指挥部。

夕阳已跌入西边山谷。树林里一片灰暗。成群的乌鸦被不时响起的爆炸声惊得飞来飞去，呱呱聒噪，不肯栖息。

“首长，将就喝点糊糊吧，是用炒面打的，水是干净的……”炊事员无可奈何地说，“机关干部们断粮两天了，没法子，只好用开水煮树叶，加点盐……唉，这美国飞机真凶，炸成一片，没个前方后方，连兵团指挥部都断了粮……都说美帝是纸老虎，唉，纸老虎，纸老虎，离几十里都能咬你一口……”

“咬个屁！”王近山恨恨地骂道。

炊事员一见首长神色不对，连忙住了口。

二

五月中旬开头那几天，六十军军长韦杰感到燠热难当，似乎突然间跌入热浪翻滚的盛夏。军指挥部所在的山沟里，林木茂密，早晨的凉爽转瞬即逝，阳光毫不吝惜地倾泻到这狭长的山沟，将树林晒出一片紫色的烟雾。空气似乎凝住了，让人呼吸起来都感到艰难。

——五次战役第二阶段的攻势已结束，我全线开始向北转移。然而，韦杰却丝毫没有感到攻势停止后的间歇，似乎这一仗才刚刚开始，他心里的紧张程度甚至超过了攻势发起之前的时候。

韦杰长时间地、一遍又一遍地观看军司令部绘制的作战地图——一切都明明白白。在这张图上，每天都不止一次地被标上各种新的符号和线条，用以表明敌我双方部队的位置、作战和调动情况。面对这幅地图，好似面对一幅战争全景画，从中可以看到敌军烟尘滚滚推进的坦克，甚至可以闻到硝烟的刺鼻味道。

地图上原有的符号新填的标记在韦杰眼中渐渐融合在一起，它无言地说明，在我东线各兵团和西线十九兵团的攻势已成强弩之末后，敌军则以十三个师的兵力向我发起猛烈反扑。目前，在六十军左侧，美七师逼进春川；在六十军右侧，美二十四师正向济宁里方向攻进。要不了几天，美军就可进至三八线以北的华川，从而逼指金化、铁原……困难的是，六十军担负在加平、春川一线阻敌任务，但左翼十五军已回撤，而右翼是十九兵团六十三军，也已北撤，致使敌人可从六十军两侧包抄。而我六十军一八〇师为掩护转运伤员，尚隔于北汉江以南……韦杰看到，整个战线上，似乎敌军的突进势头难阻挡。危机似一片浓重的阴云压上他的心头，而且预示着，很快就会雷鸣电闪，暴雨倾盆……这形势是怎么发生的？一切又是怎么一回事？韦杰似乎不明白，又似乎隐隐约约早有预感。

从部队入朝，夜行晓宿向三八线开进起，一直处于一种匆忙的状态。匆忙的开进，急行军十八天；到达伊川后匆忙的整补，只有七天；之后接替二十六军，在朔宁郡与铁原郡之间的高台山、甘水峰、天德山一线组织防御，抗击敌人的猛烈进攻；数日后战役第一阶段打响，六十军又匆忙向敌发起攻击，战至四月二十九日结束；第二天六十军便回撤，之后又东移加平、春川以南，匆忙进行第二阶段攻势的准备……一切都是匆匆忙忙的，就连副军长查玉升都是在第一阶段攻势发起前匆忙由国内赶来上任的。

第一阶段战果并不如战役前预想的那样大。由于十九兵团穿插部队没有及时到位，中路突击都队也只正面平推，打了几个小仗，算是击溃敌人。本想第二阶段好好准备，打个大胜仗，可没有料到六十军却被兵团拆散了：十二军配属九兵团打穿插，六十军的一八一师则被配属到十二军，归十二军指挥，而一七九师又被配属给十五军。剩下个一八〇师则被兵团作预备队。第二阶段作战中，六十军根本没有掌握部队，军机关只带了一个工兵营三百余人……直到一个星期后，二阶段攻势结束，我军主力开始后撤，六十军才接到兵团指挥部命令，要六十军担任阻敌和护送伤员的任务。当时在北汉江南北一带，三兵团尚有八千多名伤员未后送。

兵团的电令虽然下达了，六十军也收到了，但韦杰和袁子欣看着电文，四目相对，感到非常棘手。任务要靠部队完成。部队在哪里？调归十二军指挥的一八一师离军指挥部一百二十多公里，要走几个晚上才能归建；调归十五军指挥的一七九师在北汉江南岸；而一八O师担任兵团预备队，在加平方向……这就是说，六十军的三个师无法在短时间内归建，兵团交给的布防任务无法实施。

但是，命令就是命令，必须执行。韦杰等分别向一七九、一八〇、一八一师发出迅速归建、执行防御任务的电令。

一七九师在师长吴仕宏的率领下，由春川方向北撤，最早归还六十军建制。部队刚刚赶到，军长韦杰即命令该师在马铁里以北的丘陵地带控制春川到华川、东海岸元山港这条公路。事实证明，韦杰这一措施的临机处置是非常及时的。一七九师的部队刚刚在阵地上布置好，敌人坦克部队便掩护步兵沿这条公路向北攻来。战斗进行的异常残酷、激烈，战士们以血肉之躯抵御着敌人铁甲之师，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但是迟滞了敌人的推进，为兵团主力部队的后撤争取了时间。

但是，按军的指示，一八〇师正准备渡过北汉江，北移至春川西北地区组织防御，部队已将渡北汉江，开始后撤，却于五月二十三日夜收到兵团电报，电令一八〇师仍于汉江以南阻敌，掩护转移伤员。无奈，韦杰只得电令一八〇师重回北汉江以南，执行兵团给予的任务……在按照兵团指挥部电令，让一八〇师仍留北汉江南岸阻敌的这天夜里，韦杰感到心神不宁。战事一天数变，敌情我情纷乱如麻，难以理出头绪。在这个关键当口，韦杰军长奉行了多年养成的习惯：执行上级命令。但是，他隐隐约约感到，形势的发展将使一八〇师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不过，他心中仍寄希望，二七九师的阻击可使敌人缓进，以保一八〇师

左翼；而右翼我十九兵团六十三军虽撤走，但敌人自西东进，距离较远。遗憾的是：敌人的攻进、穿插异常猛烈、迅速，韦杰遂决定二十四日夜，一八〇师撤回北汉江以北，但为时已晚。

战争就是在于对时机的把握，这是成败的关键。一八〇师在北汉江以南停滞的一天一夜，等于让自己投入了敌人的陷阱。此举虽说是执行了兵团的指令，却让韦杰一生为此懊悔不已……　　三　　（文工队员张一壮的回忆）……一天拂晓，队长马季良把我们几个人从刚挖好的防空壕里叫出来，说："前天部队突破汉江后，在一个山沟里集中了一些伤员，等野战医院上来后转运，上级要我们和卫生队的同志马上过江护送这批伤员。"一听这个情况，我们立即忘记了疲劳，决定打破只能夜间活动的常规，立即过江。

朝鲜五月的清晨，还是有些寒意，江水更是冰冷刺骨。当我们蹚到江中心时，江水已没到胸口，站都站不住，随时有被卷走的危险。多亏了几位老同志，才把我们文工队几个小鬼和女同志架过了汉江。

伤员们隐蔽在一个大山沟。山谷里盛开着一簇簇粉红色的金达莱花，每一朵花瓣上都沾满了露水，在晨风中婀娜多姿，象是欢迎我们的到来。这时候谁顾得上欣赏这战地的黎明？我们径直往山沟奔去。卫生队的同志们见到我们又高兴又焦急地说："战线不断向南挺进，伤员不断增加，药品和粮食都不足，伤员们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大家多盼望你们带来粮食。"

这是意想不到的问题，怎么办？望着我们自备的那一点炒面和几个罐头，马队长代表大家向卫生队的同志表示："放心吧，就是我们不吃，也不能让伤员饿着！"

我和小金、马蕾、朱竹筠四个人负责给伤员同志做饭。所谓做饭，其实很简单，炒面搁上点泉水，搅一搅就成了。难办的是炒面太少，眼看就吃光了，怎么办呢？大伙商量了一下，决定先开几个罐头，拌上炒面，让伤员们饱饱地吃一顿再说。这时，马智提议："伤员们又疼又饿，咱们烧点水，做一顿热面糊糊，让伤员们吃了增加热量。"我们立刻找来一堆干树枝，还找来几个钢盔，洗干净后倒进水，放在几块石头上点火煮。没想到，马队长气呼呼地跑来，一脚把火踩灭，操着河南口音大声问道："谁叫你们生火？没看见'老汉奸'在头上转吗（老汉奸，是我们给敌人校正机取的外号）？"队长发火，吓得我们几个不敢申辩。后来当他知道我们是出自好心，想让伤员吃口热的，才缓和口气说："光有好心也

得看客观条件中不中。真要生火，就到汉江那边去，把饭做好抬回来嘛。”队长的主意太好了，我们立即跑到一里外的汉江边上做饭，然后又小心翼翼地端回来。当我们看到伤员们吃着喷香的热炒糊糊时，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我们十几个工作人员虽然把皮带勒了又勒，忍着饥饿，但大家情绪高昂。后来伤员知道我们饿着肚子，纷纷表示要绝食，有的伤员还假装伤口剧痛，说越吃伤越疼。我们只好安慰大家，说晚上医院的汽车一到粮食问题就解决了。

天黑了，夜风冷嗖嗖，我们这些十几岁的文工队员二十多天来除了吃过两个肉罐头，再也没吃过别的带油水的东西，这天又饿了两餐，实在有点受不了。午夜过后，公路上突然有动静，我们以为是医院的车来了，到那一看，原来是一支兄弟部队开赴前线路过此地，他们身上也没有带多少炒面。

天亮后，队长提出采野菜充饥，我们立即行动起来。附近漫山遍野有不少灰灰菜、野蒜头和地菜，我们把采来的野菜同米袋里残余的炒面合在一起加上大量的水，煮了一锅分给伤员们每人半碗。随后队长又决定派出几个小组，有的沿汉江找部队，有的返回江北找野战医院，我和小金到一个被美国飞机炸毁的村庄去，任务是找粮食。

这是一个没有人烟的村子，只有地边稀稀疏疏残存一些青菜，我和小金看了很高兴，正想摘一把带回给伤员们吃，猛然想起应该“爱护朝鲜人民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于是打消了念头，转身离开村子。

当我们走出村子时，突然看到公路边散落着好几粒黄豆，这一定是兄弟部队的炮兵喂马时撒下的。我俩如获至宝，赶忙一粒一粒地把黄豆拾起来。没想到走一里路，竟拾了半帽子黄豆。虽说这些黄豆平均每人只能得三五粒，但总比没有好。走着走着，又发现一堆马粪里有一粒粒黄豆。小金说：“这是马吃了没有消化拉出来的。”

一听说是马拉出来的，我感到太脏了。小金说：“马是吃草的，豆不臭，洗洗可以煮着吃。”

回去后我们把情况向队长汇报，队长决定把新鲜黄豆留给伤员吃，马拉出来的黄豆工作人员吃。于是我们把拾来的两钢盔马粪里的黄豆，洗了几遍，然后烧水煮……当伤员们知道我们在吃马粪里的黄豆时，紧紧握着我们的手，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傍晚，野战医院的车子真的来了。当我们把伤员抬上车时，一个伤员挣扎着坐在坡地上。大家都发

愣，不知他要干什么。这位伤员从坡上摘了几朵金达莱花，感激地放在我们的手上。他没有说什么，但是眼里流下了晶亮的泪。我捧着这束芬芳的金达莱花，目送载着伤员的车子远去，远去……

第九章 最严酷的时刻来临了——年轻的军长遇到从未有过的沉重压力

一

日头当顶的时候，傅崇碧率领的六十三军指挥部和一个警卫连过了北汉江桥，向南进发。

那时候，南边禾也山方向，枪声炮声一阵紧似一阵。公路被炸弹毁了，到处是巨大的弹坑。吉普车无法行驶，傅崇碧等人只得弃车步行。他们也象警卫连战士一样，戴着一顶用树枝编成的帽圈，套在头上，既可防空，又可遮挡烈日。一路上，他们走走停停。沿途村庄被炮火和炸弹悉数毁尽，村民都躲了，难以找到向导，军指挥部只得不断查看地图，修正开进路线。

天气格外炎热，山路崎岖难行。几个警卫连的伤员被驮在马上，一路呻吟着。傅崇碧拄着一根树棍，迈动着一双长腿。热汗浸透了他的军装。肚里无食，步子显得委实艰难了。这时，前边探路的一个参谋跑回来，报告傅崇碧；“军长，拐过前边的山弯，有个村庄，还有几间房子没炸掉……”

“好，去休息一下。”

……拐过一座生满杂木林的山弯，果然看见一处村落静静地卧在山脚下。炎阳下，房舍烧的烧、塌的塌，一缕缕青烟在炽烈的阳光下缭绕着。没有鸡鸣，没有狗吠。仿佛一个频死的伤者卧在草莽里，那些从灰烬上冒出的缕缕青烟一如频死者最后的微弱呼吸。

村头有一所青砖房子，整齐未损。傅崇碧等人走进去，发现这是一处伪公所。

也许是村公所人员逃离匆忙，屋里零乱不堪，纸张、杂物乱弃一地，几张旧式桌椅翻的翻，倒的倒。墙角还堆着一些空酒瓶。

“看来这是个伪公所嘛！”军政委龙道权弯腰从地上捡起一张公文纸看了看。

“管它是什么公所，铺地图！”傅崇碧吩咐道，“铺开地图，这里就是

军指挥部。”

参谋人员在桌上铺开了地图，报务员和译电员也到另一间屋里打开收发报机，开始工作。

傅崇碧拭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便俯身在桌上查看地图。

地图上，虽然各种符号和线条密密麻麻，但在傅崇碧眼里却非常清晰，一目了然。

西线十九兵团和人民军一军团担任助攻，以牵制美军主力，不使其东援。六十三军正处于十九兵团至三兵团临界点，位于十九兵团最东段，紧靠三兵团六十军。六十三军以西依次是六十四军、六十五军和人民军一军团。据兵团通报：人民军一军团进攻高阳以南梧琴里；六十五军向议政府以南美骑一师突进；六十四军则直指金谷里和磨石隅里，遭到土耳其旅和美二十四师的抵抗，阵地反复争夺。而六十三军强渡北汉江后，相继攻占禾也山、罗山、凤尾山和佳日里，逼视砥平里。在十九兵团战役助攻方向上，六十三军向南攻进最深，而且唯有六十三军在北汉江和洪川江以南背水作战。当然，兵团这样部署的用意不言自明：以强有力的军团阻止敌军由西向东的增援。让傅崇碧感到担心的是，在助攻方向上，我兵力较弱，而面对美军主力。在昨日一八八师攻下禾也山并挺进天安里、罗山一线，一八七师攻渡洪川江占领吉谷里、石山里一线，一八九师向佳日里、小理山和并川里线推进后，今日，战况愈加激烈。据报，各师接报前沿均遭到敌军强有力的反扑，许多高地历经反复争夺。这种情况令傅崇碧警觉：或许是敌军为缓解东线的压力，而在我助攻方向上集中强力军团实施反攻？在此种情况下，一旦六十三军以西的地域被敌人推过来，而又迅疾扑向东部，那就将使六十三军背水作战的部队孤立无援、腹背受敌……傅崇碧俯在地图上，皱着眉头陷入沉思，以至叼在嘴上的一支香烟早已熄了火都不觉得。

开饭了。警卫员端进来一盆汤菜，绿乎乎的叶子漂在黄色的汤水里。军部已断粮了，炊事员没办法，只得就近捋些桑树叶子，烧一锅水煮一煮，加点盐巴。

傅崇碧喝了一口汤，略带苦涩。为了充饥，也只得将这桑树叶子汤喝下肚去。

“老傅呵，”军政委龙道权嘴里咀嚼着桑叶，摇头道，“这一断粮，补

给跟不上，恐怕再难发展攻势了，我看得早做打算……”

“这仗真难打，几百里无粮区。”傅崇碧叹道，“补又补不上，筹粮又无处筹……亏得是春夏时候，还能搞点野菜，树叶……怎么办？我们助攻方向是起牵制美军主力作用，打到什么时候撤，要看上边的统一安排……不过你说得对，我们应该有准备。万一敌人从西包抄过来，我们的位置很不利，你看……”

——军长和政治委员就这样嚼着桑树叶子，讨论着战局。

这时，屋外传来一阵吵嚷声——“不能吃！这是纪律！”

“饿着肚子怎么打仗？”

“不动朝鲜人民一针一线，毛主席给志愿军规定的……”

“为了帮助朝鲜人民打败美帝，就该吃！”

“吃了就是违犯纪律！”

“那就问问军首长，该不该吃？”

——几个机关干部和警卫人员被叫进屋里。其中一个人抱着一只坛子。龙道权问明缘由，才知道是有人找到了十来斤黄豆。

那位抱着坛子的干部，将那一坛子黄豆放在桌上，小心翼翼，似乎抱着一颗随时会引爆的地雷。

“首长，这是在隔壁屋角地下埋的，我看见砖缝松动，一敲声音发空……不知道该不该吃……”

龙道权和傅崇碧面面相觑。

片刻，傅崇碧扬手一挥：

“他妈的，吃！吃！让炊事班把它炒熟了，给大家分了。”

“要先保证电台报务人员，多给他们分点，还有伤员……”龙道权吩咐。

——问题解决了。

不一会儿，黄豆炒熟了。按照军首长的指示，先给电台人员和伤号分了，其他人，包括军首长在内，每人分到一小把。

傅崇碧将自己分到的一小把黄豆，一粒一粒扔到嘴里细细咀嚼着……直到四十年后，他回想起当年在朝鲜的北汉江南岸曾经吃过的这一小把炒黄豆，依然连声赞曰："香得不行！香得不行！"

一小把黄豆还没吃完，一八九师就报来了紧急军情：敌人已从一八九师东侧抄上来了。而且，该师在与敌人争夺五〇八点七高地的激战中，伤亡惨重。

"怎么可能呢？这么快？"傅崇碧得到这个报告，有些不相信，便吩咐，"告诉一八九师，让他们捉敌人俘虏，审阅清楚，敌人的企图是什么，不要这种没头没脑的报告！"

当晚，一八九师又来电：按军长指示，已捕获敌俘，审讯结果：从一八九师东侧包抄上来的敌军番号是美七师。据敌俘供认，敌一路由六十三军以西占领磨石隅里，将从外水入里渡江东进，一路以坦克搭载步兵沿汉江西岸向清平川西进；杨平之敌正分路向北进攻。目的是想将我过江部队的退路切断，实施南北夹击。

情况十分危急。很显然，敌人侦知我西线助攻方向力量薄弱，为减轻东线压力，开始动甩几个师的美军主力向我压来。那么，是打还是撤？打吧，容易使部队陷于敌人反扑后的南北夹击；不打吧，志司和兵团都没有撤退的指示。到底怎么办？军指挥部意见不一。

正在这时，一八七师师长徐信来电，请示下一步行动。该师现已进到罗山以南，敌阵已设有数道铁丝网。一八九师攻了一天一夜，伤亡很大。一八七师是否继续攻进，请军里指示。

"不打了，撤！"傅崇碧下了决心，"告诉徐信，赶快撤退，我们在洪川江边等他们！"

"没有上边的指示，这……"政治部主任黄振堂担心擅自行动的后果。

"撤！命令各师留一个团掩护，主力北撤。"傅崇碧断然决定，"不能打了，将来志司追究责任，我来负责，要处分就处分我！"

“军党委共同负责！”龙道权说，“赶快给志司发电，报告敌情和我们的决定……”

二

一八八师五六三团突破北汉江后，乘夜幕攻占禾也山，之后相继攻占五九一·一高地及沙器幕一线，在打退敌人十余次反扑后，进至梅谷山北侧与敌对峙。这时候，团指挥部接到撤退的命令。

团长马兆民和政委刘炎田正在研究明天的进攻方案，却接到师长张英辉的电话，要五六三团撤守禾也山阻击美二十四师，掩护师主力向北汉江以南退却。

“怎么搞的，才打了四天就收兵回撤？”马团长抽着烟不住地摇头。

“也许是敌情有变。整个战局我们也不是全部清楚……上面让撤肯定有撤的道理……”刘炎田政委同样抽着烟，一个劲儿地喷云吐雾。

临时构筑的掩蔽洞空间窄小。几只炮弹箱子拼在一起，上面铺着地图，放了一架电话机。掩蔽洞就在一处山坡下，从洞口可以望见外边茂盛的灌木丛。敌人的飞机不间歇地在空中掠过，爆炸声四起．在隆隆的爆炸声和飞机俯冲的尖啸声中，可以听到一阵阵密集的枪声，这是团警卫班的战士们在用轻武器向敌机开火。一股烧焦的茅草的气味儿和硝烟扑进洞来，呛得二人直咳嗽。

刘炎田将吸得只剩一小截的烟头捏在食指和拇指间，又狠狠吸了一大口，才扔掉它，之后借着洞口的光亮看了看手表，时间是下午三点多钟。

“撤吧老马，”刘炎田对马兆民说，“要撤就得迅速些，还要担任阻击任务……”

“撤！到禾也山抓紧布置防御阵地！”马兆民抓起了电话机。

在马兆民用电话向各营下达撤退命令的时候，刘炎田和警卫员收拾着公文杂物。

“首长，怎么这么快就不打了？”警卫员收拾着东西，不解地向刘炎田发问。“任务完成啦？”

“难说呀，”刘炎田叹道，“恐怕不这么简单，也许大仗在后头呢！”不知为什么，刘炎田此刻心里模模糊糊起了一种感觉，似乎多年征战的经验告诉他，作战中，情况的突然变更，往往预示着战局出现危机。

二阶段攻势开始不久，团参谋长张礼瑞就触雷牺牲。那天夜里，张参谋长跟随二营突破北汉江。部队在山炮、野炮集中射击后，冲过了三百米长的北汉江桥，攻占了江南岸的山头。捷报传来的同时，也报告了参谋长牺牲的消息。随后，在团指挥所向北汉江南岸跟进时，敌人使用飞机和远程炮火封锁江面，一颗又一颗炸弹激起几丈高的水柱，江水和弹片扬在半空，如暴雨骤降。

江南岸便是敌人布设的雷区。团指挥所通过雷区时，看到工兵连已将探明的地雷用大米粒和炒面一圈圈的围起来，做好了标志。刘炎田清楚，这些地雷大都是跳雷，脚踩住后不能抬起，一抬脚，雷就会跳起爆炸。也许是张参谋长只顾跟随二营迅速攻进，不幸触雷身亡。唉，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哪……过江后，团指挥所设在一个水泥石头洞子里。通信兵连忙架好电话。从先头部队的报告得知，敌人防御很狡猾，主力放在后边，前沿只放个把营连部队。哪里出现危机，主力部队就随时向哪里机动。加之炮火很猛，又有坦克防御，使我方攻击时不得不付出很大的代价。部队一路向前攻进，团指挥所也不断前移。所幸团部炊事员老孙会找粮食，到了村镇，总是用一根铁棍在屋里崖外到处戳，十有八九能找到埋藏粮食的地方。团指挥所算是没挨饿。可是战斗部队的粮食就难以保证了，工兵连甚至把口粮都当做白灰做了地雷标志。说是后方补给，但在这炮火遮天蔽日的战场，部队忽东忽西，今天在这个山头，明天又到另一个山头，粮食、弹药如何供应得上？指望缴获敌人的粮弹吧，却不容易。敌人随打随撤，让你很难接近。你不打了，他却又猛攻上来……看起来，上级命令撤出战斗的确是必要的。在我方粮弹不继，机动性差，又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敌我呈胶着状态，很难拣到多少便宜。

马兆民打完电话后，通信员开始拆除电话线。十几分钟后，团指挥所向北转移。

黄昏时分，五六三团指挥部安全撤到禾也山，又设在第一天过江后住过的那个水泥石头洞子。紧跟着，几个营也相继撤了下来。

马兆民和刘炎田在各营连的防御阵地之间往返奔波，检查工事的构

筑和兵力的配备。那时候，禾也山各个高地被几架敌机轮番轰炸着，漫山坡和沟谷间不时腾起一道道爆炸的火光，硝烟四起。

在敌机轰炸的间歇，团长和政委登上一座山坡，用望远镜观察北汉江沿岸。

在禾也山以北，是清平川渡口。一八八师正是从清平川渡口突破敌防御，进到北汉江南岸的。而现在，师主力还要从清平川渡口撤到江北，五六三团阻敌后撤时，也要势必从清平川渡口过江。因此，保护清平川江桥至关重要，此刻，师负责守卫江桥的高炮分队正严阵以待，随时向炸桥的敌机开炮。而在禾也山以西，北汉江绕了一个弯流经这里，已由在清平川的东西流向为南北流向。敌军在占领磨石隅里后，正疾速开向外水入里，企图渡江东进向我夹击。此刻，北汉江上空，几架直升飞机盘旋往返，正在运来架浮桥的器材，一批一批向江岸空投。在望远镜里，隐隐绰绰看到敌人工兵部队正在紧张架设浮桥，而在北汉口以西的道路上，卷起了滚滚烟尘。不用说，这是美军的坦克和装甲车正向江边逼近。

“看起来，明天有一场恶战……”马兆民自言自语。

“如果敌人从九谷里沿北汉江西岸直取清平川，那就抄了我们的后路……”刘炎田放下望远镜十分担心地对马兆民说，“不知道六十四军的阻击部队能不能顶住敌人。”

“六十四军顶不住不行，我们这里顶不住也不行，清川江桥失守更不行……拼死一搏吧！”马兆民深知情况的险恶，话语阴沉，透出一种决死的气概。夕阳的光晕罩在这个冀中汉子粗壮的身材上，有如铜浇铁铸。

第二天一早，震天动地的炮声，惊呆了东山上刚冒头的太阳。西边山峦上方，硝烟和尘土混沌一片。敌人在飞机掩护下，驱动十几辆坦克，向二营阵地发起猛攻。无数的炮弹和炸弹倾泻到二营阵地上。随着一处处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泥土、石块和弹片腾上天空，又哗哗飞落，树木被炸弹连根掀起，枝干连同战士的军帽一起被气浪冲上天空。战士们连夜挖掘的掩体很快被一一炸毁。

打到十点钟，二营营长余小水看到部队伤亡太大，吃不住劲了，打电话到团指挥部。“喂喂，马团长吗？部队伤亡太大啦……敌人火力强，兵力多，顶不住哇……”余小水在电话里喊着。

马兆民握着电话筒，听见话筒里余小水的喊叫声被一阵又一阵爆炸声压过。显然，战斗是残酷的。连余小水这个打起仗来有点二百五劲头儿的营长都怯阵了，阵地上的情景可想而知。可让马兆民恼火的是，仗才刚开始，还没守上两个小时呢，就吃不住劲了，这全团的阻击任务怎么完成？

“告诉你余小水，顶不住你也得给我顶！咱们团要守不住，影响了师主力的转移，你我都吃罪不起！”马兆民斩钉截铁地回答。

“团长，到底叫我们守到什么时候？总得有个时间呀……”余小水还在电话里发牢骚。

马兆民顿时火起，在电话里骂道：“守到什么时候？让你守到什么时候就守到什么时侯，没有命令谁也不许撤！你他妈的余小水今天怎么草鸡了？你要是怕死就明说，我立马撤了你的营长！告诉你，今天你要给老子丢了阵地，你就别活着下来！……”

马兆民骂了余营长一通，又交待了些注意事项，诸如兵力配置注意前轻后重，在敌人炮火准备时注意隐蔽保护等等，听听余小水情绪稳住了，才放了电话。

事情常常是这样：在战斗最危急的关头，下级指挥员的决心动摇之际，上级指挥员斩钉截铁的决心，不容置疑的命令，甚至一通严厉的责骂，往往可以在下级指挥员心中产生一种积极的效应。可以使对方明白：犹豫和踌躇是无济于事的，下定决心，破釜沉舟，战斗到底吧！完成任务——这是唯一的选择。

在二营阵地告急的同时，一营和三营的阵地也遭受到数倍于已的敌人的猛攻：炮声越来越密，炸得地动山摇，暴风骤雨一般鸣响，好长一段时间没有间歇，只二连三排的阵地前，敌人就出动了三十八辆坦克和一个营的兵力。战斗呈白热化状态。

打到日头当顶的时候，团指挥所的电话铃又一次响起，是杨得志司令员亲自打来的。杨得志询问马兆民，能不能白天把部队撤下来。马兆民听了一愣，连忙问：“杨司令员，你是说，我们五六三团的阻击任务完成了？可以撤了？”

“你们打得很顽强，很好！你们师的主力已经全部撤过北汉江了。我是问你们，白天撤过江有没有把握？”杨得志发觉马兆民有些迟疑，又补

充道，“如果你们认为白天撤把握不大，那就今晚上撤，我派六十四军一个团在江北掩护你们！”马兆民放下电话后，和刘炎田商量。考虑良久，二人还是觉得晚上撤好。白天撤退，暴露在敌机的轰炸、扫射中，加上敌人乘势追击，弄不好会被敌人赶得放了羊。无论如何，应该坚守到天黑，等敌人进攻停止，再暗中撤退。

于是，五六三团继续与敌人激战，一直打到太阳落山。就这样，从早晨的炮声把太阳惊出东山，战至黄昏，枪炮声又把太阳送下西山。整整一天，太阳从早到晚，目睹了这一场血战。山头上，树木东倒西歪，烟熏火燎，巨石被炸得粉碎，土地被炮火翻了一遍，敌我双方的尸体横躺竖卧……天黑以后，敌人的进攻停止了。团指挥所通知各营连，就地掩埋好牺牲的战友，组织人员抢运伤员，部队隐蔽向江北转移。

转移前，马兆民和刘炎田到阵地上检查。一些战士们正在用铁锹挖坑掩埋烈士，动作迅速而匆忙。山坡下土路旁，几个伤员躺在地上呻吟不止。一个大个子老兵腹部被炮弹片击中，双手捂着肚子抽搐着。还有一个战士被凝固汽油弹烧了，伤痛难忍。

马兆民和刘炎田一边安慰伤员，一边检查掩埋烈士的情况。

他们的心情十分沉重，眼里含着泪水。他们知道对待烈士、对待伤员，是对部队一种最实际、最有力的动员。于是刘炎田吩咐道：“告诉各营连，就说团长政委下了死命令，一个烈士掩埋不好也不能走！一个伤员也不许丢下，只要还有一口气就得给我抬回去！”刘炎田铁青着脸吩咐道。

各营连正在组织抬伤员后撤之际，三营指挥所却向团里报告：守卫在西北前沿阵地的七连没撤下来，敌人已从七连阵地两翼包围上来，隔断了七连的退路。团指挥所接到报告后，马兆民和刘炎田当机立断，决定派距离七连阵地最近的二营四连去接应七连突围。　　四连连长已负伤，指导员孙辰良接受任务后，率领四连两个排，乘夜色摸上敌人阵地，突然开火，猛打猛冲，撕开了包围圈，之后两个连战士迅速撤出。七连战士们发觉被敌人包围后，知道形势危急，却又没接到突围撤退的命令，已经抱定明日与敌同归于尽的决心，现在被四连接应下来，转危为安，百感交集，不禁与四连战友们紧紧拥抱，甚至不少战士们互相抱头痛哭！

当晚十点多钟，五六三团撤至汉江以北。

三

六十三军指挥所退至汉江北岸等待一八七师过江的时候，军长傅崇碧着实捏了一把汗。

那时候，傅崇碧、龙道权等军首长隐蔽在江北一座山脚下的树林边缘，用望远镜向北汉江面上观察。

江面上翻滚着黄色的波涛——由于连日大雨，山洪冲入江中，使江水变得浑浊。敌人侦察机和轰炸机不断从江面上掠过，由南向北飞去。在北汉江西南方向，枪炮声隐隐传来。那是一八八师的阻击部队在与东进的美军激战！

一个参谋前来向傅崇碧报告，说电台已与一八七师指挥所沟通联络，传达了军首长的指示，要该师指挥所率领部队迅速撤向江北。

“注意保持与一八七师的联络，必要时直接和徐信通话！”傅崇碧吩咐道。

正是下午四点多钟，天空、阴沉，江面灰蒙蒙一片。从望远镜中，隐约看到江南岸的苇丛在风中剧烈地摇摆着——傅崇碧知道，那并不是江风吹动苇丛，而是徐信带领一八七师指挥所和师直属队隐蔽接近江边。

果然，苇丛中摇出了人影，远远看去，象一个个活动的黑点……队伍散开，进入江水，向江北徒涉……人形的小黑点越来越大，渐渐看出了军装和他们肩着的枪械……一架侦察机从北飞来，在江面上盘了两圈，又向南飞去。此情景让傅崇碧很担心：如果敌侦察机发现了一八七师，然后引来轰炸机和战斗机，那一八七师将面临惨重损失。

还好，大约是那架敌人的侦察机把过江的一八七师当做南朝鲜伪军了，敌机再没有来。

“不好！”傅崇碧忽然惊叫一声，“敌人的船！”

傅崇碧惊叫的同时，龙道权也发现了敌情。在一八七师过江部队的东侧几百米处，十几艘敌人的舟船也在波涛上颠簸起伏着向江北驶来。从望远镜中，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船上敌兵的钢盔！

“赶紧通知徐信他们！”龙道权说。

“先别慌！”傅崇碧说，“敌人好象没注意他们……”

江面上，一边是一八七师徒涉过江的队伍；另一边稍稍靠后些，行驶着满载美军的船队，各走各的路，互不干扰。

“让警卫连作好战斗准备！”傅崇碧命令道。“非到万不得已，不要惊动敌人。”

……敌人的船队行驶着，没什么异常情况。一八七师徒涉的部队显然没有发现他们侧后几百米处敌人的船队。而敌人很可能把这些大摇大摆徒涉江水的部队当做与他们一同在追击中国军队的韩国部队了……双方相安无事。

傅崇碧没有让报务员通知徐信他们，担心他们知道情况后一紧张慌乱，反而引起敌人的怀疑……一八七师指挥所就这样在敌人眼皮底下平安撤到江北。

……傅崇碧原来担心的事情没有发生，他果断决然地命令六十三军主力北撤的做法，后来证明是及时而正确的。他在做出这项决定后，向兵团指挥部报告，得到了兵团指挥部的认可。在未得到兵团下达的撤退命令之前，傅崇碧下令让各师后撤，是要承担后果的，弄不好，会受到军法处置。但是，在作战危急的关键时刻，一个指挥员将个人私利置于脑后，根据变化了的敌情做出果断的决定，常常可以使战局转危为安。而能否这样做，反映了一个军事指挥员优良的素质和能决善断的本领，同时，需要具备超出常人的气魄。遗憾的是，在六十三军北撤之际，由于情况紧急和局面的混乱，未能将与三兵团六十军相邻的一八九师留作阻敌部队，而一八九师后撤时又未能及时通知一八〇师，现使六十三军与六十军之间出现巨大空隙，使美七师和伪六师乘虚插入，一八〇师的处境便愈加孤立。这件事的本身，反映了我军大兵团作战时，各兵团友邻部队之间缺乏沟通联络，无法进行有效的协同，使得危急的战局出现更加剧了混乱的情况。

一八七师过江后，傅崇碧再次与十九兵团联络，请示后撤休整地点设于何处。很快便得到兵团指挥部的指令。形势已很危急，西线敌人集中美骑兵第一师、伪陆战第一团、美第二十四师、伪二师、美二十五师等部近五万人，在大量空军、炮兵和坦克部队掩护下，实施昼夜连续突

进。而中路敌人以美七师、伪六师、美陆战第一师和美二师疯狂北进，将我三、九兵团许多部队隔断。

东线美三师和南朝鲜几个军的部队也日夜向北逼进……从敌人进攻态势和目前敌我双方的位置看，十九兵团所属各部只有铁原方向一条退路……兵团指示六十三军迅速向铁原方向撤回，以六十五军在议政府、涟川一线防御阻敌，掩护兵团主力后撤。

于是，六十三军各部以一八七师断后，开始向涟川、铁原方向撤退。

不用说，在敌人重兵集团的追击和敌人航空兵的轰炸下，撤退的行动是异常艰难的。部队一般为白天防御阻敌或隐蔽休息，夜晚向北开进，边打边撤……部队指战员忍饥挨饿，几天几夜没有睡觉，疲劳力乏可想而知。

军指挥部和各师团一样，没有车辆和马匹，完全靠徒步行军后撤……在行军的路途上，傅崇碧精疲力尽，被几个警卫员架着走。一路上遇到美骑一师密集的远程炮火拦阻……一排炮呼啸而来，爆炸声山摇地动，转瞬间，几亩地方圆的树林就被炸成平地……这情景的残酷程度让傅崇碧想起抗日战争时期日寇的“五一”大扫荡，相比之下，现在的艰难严酷比当年日本鬼子的铁壁合围还厉害得多。

这天下午三点多种，六十三军指挥所从一座陡峭山崖上顺小路下到了机山里。过了机山里，来到十九兵团指挥部驻扎过的一条山沟。兵团指挥部刚刚撤走，一些掩蔽部里还留有许多未及运走的食品和零星杂物，有香烟、饼干，甚至还有人找到一袋冰糖。傅崇碧军长在几个警卫员的搀扶下，艰难地下到山沟。那时，他腹内空空，连汗水也已流尽，于是一屁股坐在地上，朝大家挥了挥手：　“休息一下，不走啦！”

大家开始狼吞虎咽，吃着饼干、冰糖……正当这些人大吃大嚼之际，有人一声惊呼：　“敌人上来啦！”

傅崇碧向沟口一看，从南边腾起滚滚烟尘，轰隆轰隆的声音愈响愈烈——敌人的坦克开上来了！离他们仅有几百米的距离！

“快！警卫连赶快展开，占领有利地形！”傅崇碧大声命令道。

“军机关赶快撤！警卫连掩护！”

傅崇碧身上又来了力气，他拔出手枪，大喝一声：“跟我走！”随即带领指挥部人员向北撤走……一行人哗啦哗啦淌过一条河沟，钻入另一条灌丛茂密的山沟……军部再次脱险。

……军指挥部快到汉川江边的时候，天已将晚，傅崇碧命令队伍停下，让报务员给一八七师发电。

很显然，这一股追击上来的敌人坦克部队已将一八七师切断，二八七师如仍按原定路线北至涟川已经不可能。傅崇碧让报务员发电给一八七师师长徐信，命该师避开北面敌人，向东北迂回，之后再折向西，到涟川集结。

一八七师师长徐信面对该师被敌隔断的情况，按照军部指示，沉着机智应付敌情，率领部队寻找敌人的空隙，及时改变原定路线，几经周折，终于将一八七师带回了涟川附近……二十九日下午，六十三军各部全部开到涟川一带。当晚，大雨如注。各师团均已损失减员达三分之一以上，部队历经十几天作战、行军，急需补充休整。但是，情况发生突变：担任在议政府、涟川之间阻敌十五天任务的六十五军，在敌人的猛烈攻击下，伤亡惨重，难以坚持，仅四天即被敌人冲破防御阵地。至二十八日，美第一军所属部队已进至金谷里、永平和汉滩川以南，逼近涟川，企图进占铁原；而美九军所属各部已进占芝村里、史仓里一线，企图占领金化，截断我三、九兵团各部退路。

瓢泼大雨中，刚刚赶到涟川的六十三军指挥部，人们还未来得及换下被雨水淋得透湿的军装，兵团指挥部和志司的急电便相继发来；命令六十三军加强第一九四师，接替六十五军的防御，在涟川、铁原之间，东起古南山、西至临津江畔，纵深二十公里，正面二十五公里的地域组织防御，阻敌前进。

掩蔽部里，傅崇碧看着兵团和志司的电令抄件，感到情况极为严重；以六十三军几个历经一个多月作战而缺编减员的师团，要在如此宽大的防御正面，顶住敌人重兵集团的凌厉攻势，且需半月之久，谈何容易！傅崇碧眼前浮现起倾盆大雨中艰难跋涉的队伍……这些疲乏已极的战士们，已经浑身衣着破烂，泥水淋漓，好不容易开到涟川，马上又要投入残酷的战斗……但是，上级的命令十分严厉、明确而坚决。透过这电令的字里行间，傅崇碧仿佛看到彭德怀司令员和杨得志司令员焦灼的脸庞……是呵，傅崇碧非常清楚，保住铁原对于稳定战线的重要性，铁原是后勤物资集散中心，又是三兵团后撤的通路……三兵团现在被隔于

春川一线，如铁原被敌占领，三兵团将被切断退路……还有，铁原一带集结着我军大批伤病员等待后运……“不惜任何代价……”——电令中这句话似一把重锤敲击着傅崇碧的心脏。

最严酷的考验来临了——傅崇碧这样想。这位年仅三十五岁的军长感受到从未遇到过的压力。

四

（战地记者华山的日记）

1951年5月20日

东海岸包围的五个师，前晚电报说：“有把握歼灭！”昨晚说是“四个师”。又说已跑两个师，有两个正受歼灭性打击。今晨电话：“敌已跑，共歼敌五千人，俘虏两千，毙伤三千。”打装备优势之敌，全歼就是高度的军事艺术。伪军也不能全部吃掉，真是一场长期的战争。

西线又跑了一个被围的营。昨晚又包围住一个营，以五个营打，不知能否吃掉？

美联社广播：共军正准备在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周年纪念日以前赶走美军。他比咱还急！

敌机在新溪兵站线上扔化学地雷、定时炸弹、三角钉……阻滞我行军和运输，花样越来越多。必须加强运输战线的斗争，同作战摆到同等地位。

《真理报》记者在司令部说：“大家都盼望飞机。不是没有。中国是有飞机的，许多和伟大中国有着伟大友谊的国家是有飞机的。现在还不是耐候。”飞机要吃汽油，如果用朝鲜战场现有的运输力量来供应，一切军需弹药都得全部停运才行。一台汽车从莫斯科运到沈阳还得一个半月，而且要先期定货。何况其它！

不教育战士依靠自己力量，是无法坚持长期战争的。

1951年5月23日

第五次战役已结束。一阶段打西线：以十二个军，四个炮师，攻击临津江以南，北汉江以西，议政府南北地区为目标，歼敌共二万三千余

人。二阶段打东线，以六个军，同人民军三个军团猛攻县里地区，歼敌共一万七千余人。由于供应困难，以及战役未能歼灭更多敌人，不便继续展开攻势。以此期间进行休整，放六十五军迟滞敌人进攻，掩护主力。

现在部队对长期战争认识仍模糊，必须明确认识，朝鲜战场，不在于几年几月才能打败敌人，而在于能否连打几个歼灭敌人三五万人的战役。

资本主义不是封建主义，敌人对战术是很重视的，研究我非常细心。我摸到敌人的底，敌也摸到我们的底了。第五次战役，我突破，敌即组织所有火力，阻挡杀伤；我穿插，敌就拼命后退，本来预备放弃汉城，估计我粮食只够七八天，看了看，不退了。等我后撤时，又组织炮火攻击。而且，出现了敌整团整营步兵攻一个山头，出现了夜战，出现了迂回。用老一套眼光看敌人，不在战术上力求进步，不仅消灭不了敌人，而且会被敌撵出朝鲜。

飞机扔照明弹封锁沟外万世桥，搞了个把钟头，此刻安静了。到晚上九时一刻，月亮出，吉普车出发。此行十余里，上东西公路。过永平里，东面又挂五枚照明弹，封锁议政府——铁原公路。西面山那边也亮天灯，是封锁涟川的临津江渡口。敌已发觉我后撤，二十日就开始猛攻，几乎把北汉江以南一个团切断。兵团一千多伤员还待今晚去抢运，金柱山兵站要出四十台车。为了攻击，敌二十日晚开始封锁临津江的高浪浦、麻田、金谷里、涟川；中线的铁原——抱川、金化——春川等运输干线。明晚主力开始北移，就热闹了。

江边有一段公路隧道，口子崖壁凹进去一块，是火箭炮机关炮反复打的。里面可隐蔽二十三台卡车，飞机每天都来打一气。一台卡车把我们吉普车挡住了。下车步行，隧道好湿，烂泥盖到脚背，穿的棉胶鞋，还好没湿透。洞壁水声沥啦。吉普进洞，开大灯才能走。

只走五十里，在金谷里——永平里公路南侧住下。没房子，只有稻草临时搭的几个马架，却有暖炕。午夜，敌机更活跃，照明弹慢慢西移过来，打这条路了。“黑寡妇”式的双肚轰炸机，飞得好低！映着月光，水平扫射，在公路上空转了一个钟头。吉普车司机在坡上骂：“你把咱中国人看成什么了！老子就在这儿，你打吧！”

飞机一走远，公路上的汽车又活跃起来，轮带上的防滑链条咔哒咔

哒地、顽强地响着长途跋涉的伴奏声。

主任要上山住。夜雾迷蒙，月亮透过松林和鲜嫩的橡树叶丛，层次分明，露天躺下，别有情趣。睡到夜三时却冻醒了。满坡露水好重！选了个碎石小坑，拿脚踢平，铺上个草袋，裹紧大衣，侧卧身子，两腿缩到肚子上，脑袋缩到皮领里，袖起两手压住膝头，又睡着了。只是不能翻身，醒来半边身子胳膊好酸疼，也不知是压的还是潮气弄的。已四时，天明，太阳未出，很凉，公路上浮游着浓雾。五时来四架飞机，打抱川山北公路，搞了一个多小时。

政治部大车已来，队伍却没来，昨晚叫飞机压在照明弹下，翻山走了，可能离这儿四五里路。司令部队伍也没来，可见敌机疯狂。

睡在三八线上的公路边，仿佛上半天没断过扫射。只是这山头，林木稠密，三面有沟，哪边扫来都好掩住，美美地享受了半天阳光。金柱洞以来算过了一天初夏。

1951年5月24日

白天没断敌机，是打公路隧洞和哨城里仓库，晚六时四十五分出车。通过涟川封锁线，准备紧张一场，出乎意料的顺利。

……进涟川街，废墟无人，也没有焦土味儿，平静多时了。去朔宁，我记得公路直穿南北街，李希庚（十九兵团宣传部长）说是向西拐。找人问路，不是不懂话的朝鲜人，就是不认道的志愿军。“别问了，走错了也有防空哨！”果然，北去五里，路分两岔：西北去铁原，山那边亮六枚照明弹；东北去朔宁，亮光斜射过来，辙印明显。有时路拐弯，强光迎头，反而不见路了。公路左临河谷，是临津江支流，江流直，山势平，夜航机可水平低飞。南下时在这里叫迎头扫了一梭子。现在还早，不到高潮。离朔宁十余里，沟口有哨兵，说兵团司令都住里面，政治部还住前面，“见沟右拐”。前进，见沟口有桥，进沟路宽，汽车压开的。一个广东兵说，里面七八里有村子，已烧毁，昨晚这儿让敌机猛搞一气，打着了一辆汽车。到底是北朝鲜，老百姓带路找防空洞，很热情。山无沟壑，树又少，洞子潮湿，干脆住房子，天明再进深沟。

行程七十里，十二时半才睡下，大队今晚来不了，大车也难到，不上百人的队伍，就掉成了几摊子。

第十章 郑其贵明白了：从此，做为师长的他，连同身后丢下的万余官兵，将不复存在

一

天黑以后，志愿军第三兵团指挥部沿着通往铁原方向的盘山公路向北撤退。

副司令员王近山乘坐的美式吉普车打头，后边跟着兵团其他首长乘坐的苏式吉普车和几辆卡车。卡车带帆布篷，拉着兵团部的无线电台和一些其它器材、物资，此外还乘坐着一些参谋人员、警卫人员等。

时值五月下旬，公路边的树木早已阔叶茂盛。空中阴云低垂，空气潮湿而凝重。从东南方向吹来一股股带有海洋气息的风，撩拂着乘坐敞蓬吉普车的军人的单衣，使人感到阵阵凉意。

兵团部的车队拉开车距，沿着依山的公路向北转移。无论是乘坐吉普车的首长还是乘坐大卡车的机关干部、战士，人人脸上笼着一层阴云，相互不苟言笑，默默地随着车子行进的颠晃而摇动着身子。唉，三兵团在战役第二阶段没打好，沉重的心情加上断粮几天只能用树叶野菜充饥，空腹饥肠踏上回撤的路程，情景可谓悲凉。

在兵团指挥部，上上下下都是一种压抑不快的心境，参谋长王蕴瑞尤其感到不是滋味，那种没着没落七上八下的心情更是他多年未曾感受过的。此刻，王蕴瑞乘坐在车队中间一辆苏式吉普车上，正襟危坐，两眼直视前方，连日来的艰苦战地生活使他显得脸庞瘦削，神态略带疲惫。但是即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他还依然保持着军容的整洁。无论是风纪扣，还是军帽戴的是否端正，或是胡须头发是否杂乱，从外表看一切如常，无可挑剔。但是，他内心深藏的焦虑不安却并不能被这正规的军人仪表所完全掩盖。

吉普车在漆黑的夜路上颠簸着，王蕴瑞的思绪犹如滚动的车轮，跳动不宁。

按照他以往的经验和他熟知的军事理论，王蕴瑞十分清楚，战争中，庞大兵团在强敌之前回撤是一件非常困难而复杂的事情，更何况我志愿军没有制空权，疲劳饥饿……一旦组织不好掩护阻击，被敌人尾随

反击得逞，那我军的撤退就有可能演成溃退。让人焦虑的是，我参战各兵团建制多，单位杂，且打乱建制使用，给统一指挥的实施带来很大麻烦。而且，敌情时时变更，常使我军部署的调整显得迟缓。常常是，一项命令刚刚下达，部队还未实行，这项命令就已经需要更改了。譬如六十军一七九和一八一师在二阶段战役发起后，被加强配属给十五军和十二军，而攻势停止后，又电令这两个师归还六十军建制，担任阻敌任务。两个师距六十军防御地域很远，如不能及时赶到。六十军虽接到兵团的任务，却也无可奈何。更令王蕴端担心的是：一八〇师尚在北汉江以南。六十军左翼十五军已北撤，而该军右翼十九兵团第六十三军也已北撤，如果六十军一七九和一八一师不能及时归建，与一八〇师协同作战，并肩防御，一八〇师处境将很危险……还有，配属给九兵团的十二军穿插很深，且已与三兵团失掉联系。十二军能不能顺利撤回来呢？王蕴瑞忧心如焚。

这时候，王蕴瑞自然想到了兵团司令员陈赓。在遭遇挫折和困境的时刻，下级指挥员惦念主帅的心情可想而知。况且，听说陈赓病体已经痊愈，也许不久会亲临三兵团指挥。风闻陈赓可能会被任命为志愿军副司令员，倘若果真如此，那说明陈赓赴朝的日子不会太久了。三兵团将士都盼陈赓前来指挥作战，这种信赖感当然是跟随陈赓南北转战屡战屡胜打出来的。甚至有的同志说，如果这一仗由陈赓指挥就不会打得这么窝囊。结果，九兵团和三兵团协同作战，由九兵团宋时轮为主统一指挥；如果陈赓司令员在的话，那肯定是陈赓为主统一指挥。仗打得不顺手，干部战士们产生各种各样的想法，出现这样那样的牢骚，是很自然的事。而王蕴瑞想到陈赓时，心中却怀有一种深深的内疚感。

王蕴瑞当然记得，去年冬天，正在组建中的志愿军三兵团和被批准加入志愿军序列的二十兵团都在紧张地调兵遣将、筹备入朝参战的各项事宜。当时，王蕴瑞在川东军区任参谋长。也许是战争年代他曾在杨成武麾下任参谋长，使得杨成武旧情难忘，因而身为二十兵团司令员的杨成武给中央军委打了报告，要求将王蕴瑞由川东军区调二十兵团任参谋长。杨成武的报告很快被批准，王蕴瑞即将调往二十兵团任职。当杨成武与王蕴瑞见面时，二人畅叙旧事，瞻念前程，推杯交盏，一醉方休。正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杨成武如愿以偿。

事情偏偏凑巧了，就在王蕴瑞即将赴二十兵团上任之际，陈赓找上门来了。原来，陈赓受命筹建志愿军三兵团，已看中了王蕴瑞，决意调他到三兵团任参谋长职，却不料被杨成武捷足先登。陈赓当然不愿放走王蕴瑞，心想：杨成武到我的眼皮底下来挖墙角还行？要别的人可以商

量，要王蕴瑞不给！

“我马上要带三兵团入朝参战，你跟我当参谋长去吧？”陈赓开门见山。

王蕴瑞感到为难：已经答应了杨成武，而且马上就要去二十兵团上任了。他对陈赓说：“我的任命已经下到二十兵团了……”

“命令下了不要紧，还可以重新下嘛！”陈赓口气很坚决，“三兵团先入朝，你还是先跟我走吧。”

“这……”王蕴瑞苦笑道，“唉，这就有些对不起杨成武司令员了。”

“哟嗬，你就不怕对不起我吗？”陈赓手臂一挥，“我已经跟周总理讲了，你还是到三兵团来吧！”

——王蕴瑞又被重新任命为三兵团参谋长。

陈赓、杨成武都是我军威震四方的战将，王蕴瑞被这两位战将争夺之事足以看出他的份量。然而，现在王蕴瑞想起这件事却没有丝毫得意之感。相反，内疚之情却萦系于胸中：三兵团仗没打好，自己这个当参谋长的负有责任。陈赓司令员对我如此信任，我却有负重托了！现在唯一的愿望是能将三兵团所属各部顺利撤回而不敢遭受太大的损失……为达此目的，就必须不间断与各军师指挥部的通信联络，出现紧急情况能迅速妥善处置，敌变我变…………三兵团指挥部的车队在昏暗的夜色中，继续向北行驶。午夜时分，车队将近铁原。

铁原、金化、平康三镇犹如一个等边三角形座落在朝鲜半岛中部三八线以北地区。由于这里是朝鲜南北东西的交通枢纽，是我军供前线作战物资的重要集散地，故而敌人以航空兵和远程炮的猛烈火力日日夜夜封锁这“铁三角”的各条道路。我军无论南进还是北撤，无论是运输车队还是作战部队，在通过这一带的敌人火力封镇线时，都要历经艰险危难，时常付出重大的代价……为了尽可能避免过大的损失，通过封锁线一般都选在夜晚……远远望去，铁原方向火光冲天，爆炸声时而轰鸣。在北面地平线上火光燃烧的映照下，夜空的星星变得灰暗了。三兵团指挥部的车队加速冲过铁原。

……车过铁原，看到公路两侧有燃烧的汽车和树木，远近的村舍房屋也在燃烧。敌机不时投下照明弹。从南边敌人阵地上，射来巨大的远

程探照灯光束，那光束似一条宽宽的火的河流，在夜空中扫来荡去。敌机投下的炸弹和发射的机关枪，加上敌人炮兵阵地发射来的远程炮火，将铁原一带形成巨大的拦阻火网。三兵团指挥部的车队冲进火网地带，犹如一支小小的船队驶入波涛汹涌的大海，随时都有被惊涛恶浪吞没的危险。

副司令员王近山首当其冲，他真不负“王疯子”的绰号，在他的命令下，司机毫不减速，反而加大油门猛冲。炸弹、火光、坑坑凹凹纷纷闪到他的座车后边……他的吉普车有如一头疯狂的猛兽冲入火阵，一路咆哮向前……冲过铁原后，天亮了，他也不休息，不隐蔽，让警卫员和司机在吉普车尾部挂上许多树枝，然后发动汽车，向前猛开。吉普车尾部的树枝割着路面，扬起一阵漫天的尘土，敌机从空中看去象是一列车队在行驶。这样，炸弹纷纷落到他的座车后边。实在被敌机跟踪上，难以甩脱，他就命令司机停车，将车停在一边，让警卫员和司机隐蔽，他自己则往路边山坡上一躺，望着敌机俯冲扫射，破口大骂：“打吧，炸吧，你有本事把我能炸了？”敌机射下的子弹在他身边溅起一溜碎石泥土，他躲也不躲。等敌机弹药耗尽，他就又爬起来，一拐一拐走上吉普车，照例让司机加大油门，一路猛冲……王近山的座车率先冲过了封锁线，但是整个兵团指挥部的车队却无法跟上。当夜经过铁原封锁线时，兵团指挥部的七八辆吉普和卡车的车队被敌人炸弹和炮火轰得七零八落，互相之间无法联络，只得各自为战。

……王蕴瑞乘坐的吉普车冲入铁原封锁线时，前面的车辆已不见了。也可能是为躲避敌机轰炸而找地方隐蔽起来了。他命令司机只管把紧方向盘，又让警卫员观察敌机动向。吉普车在他的指挥下冲过封锁线。那时候，他觉得四处和空中都是燃烧和爆炸的火光，而向北望去，似乎更炽烈的火光还在前边……爆炸的气浪被风卷来，带着一股刺鼻的味道。公路边燃烧的汽车和树木发出一种呛人的臭气……空中不时响起敌机俯冲的尖啸声，随着敌机向公路上扫射来的弹雨落地，便听见被打中的战士发出一阵阵撕裂人心的喊叫……吉普车冲过铁原后，遇到了先撤下来的十五军的队伍。于是，兵团指挥部的汽车便混入了十五军北撤的队伍中。公路上顿时拥挤起来：汽车、马拉的大车和担架队，还有艰难跋涉的步兵，互相争抢道路，一片混乱，敌机整夜不停地轰炸扫射，远程炮火一个劲儿地向这边袭来。爆炸声、汽车喇叭声、伤员的呻吟声、骡马的嘶鸣声、人们的争吵声……整夜不停地向王蕴瑞的耳朵里灌。

……黎明前，公路又一次堵塞。王蕴瑞上前查看，原来是后勤派出

的运粮大车，正满载着粮食向南运送，与向北撤退的队伍相遇，挤在了一起。

“推掉！把大车推到路边！”王蕴瑞不由分说，命令将运粮车推到路边，疏通了道路。真是乱成一锅粥了！大部队已经奉命北撤，运粮的车又开上来堵路……道路疏通后，天色已放亮了。王蕴瑞上了吉普车，开了一程，又听见了嗡嗡嗡的飞机声音。从东边山峦后，四架敌机由发亮的云层中钻出。

“飞机来了，快隐蔽！”不知是谁喊了一嗓子，接着又听到几声枪响。

王蕴瑞让司机将车子停在路边，把两边车门敞开，将吉普车伪装成毁坏的车辆，好象已无人管，丢弃路边。接着，便和司机警卫员秘书等几人迅速爬上附近一处山坡，找到几棵小松树，隐蔽在松树下。

敌机又是一阵疯狂的轰炸、扫射，发泄之后远去了，留下山谷里滚滚的浓烟……王蕴瑞等人折腾了一夜，饥肠辘辘，疲困异常。但是这里还是敌人封锁地带，不能久留，必须尽快赶到预定宿营地，以尽快沟通与六十军和十二军的联络。王蕴瑞一行又强打精神，走下山坡。就在他们刚刚走下山坡，正越过一片杂草丛的时候，看到兵团指挥部两个机要参谋和一位报务员蹒跚而来。那个报务员臂部负了伤，用纱布缠裹了伤口吊在脖子上，鲜血还在从纱布里渗出，滴滴嗒嗒……“你们的车呢？”王蕴瑞连忙问。

“被炸了。”一个机要参谋回答。

“电台呢？”王蕴瑞急了。

“被炸了……”报务员低下了头。

“什么……”王蕴瑞顿时愣住了，脑袋里嗡的一下，好象被什么硬器重重一击。他晃了晃身子，差点晕倒。

电台被炸，意味着兵团指挥部与各部队通讯联系的中断！意味着兵团指挥部无法指挥部队的撤退行动！在敌重兵尾随追击反扑的严峻形势下，兵团指挥部与所属各军师失去联络，这将会产生怎样的严重后果？王蕴瑞身为兵团参谋长，当然知道这件事的严重性。

“唉——”王蕴瑞站在山坡下的杂草丛中，仰天一声长叹。

二

就在三兵团指挥部仓促转移，且与各军师失去联络的几日内，隶属该兵团之六十军第一八〇师陷于极端危险的处境。

当时，敌人乘我各兵团停止进攻向北后撤之际，集中四个军十三个师的兵力，以其摩托化步兵、坦克、炮兵组成的“特遣队”为先导，沿汉城至涟川、春川到华川、洪川至麟蹄公路两侧地区，向我实施迅速而猛烈的反扑。我各兵团最初所规定的机动防御线尚未形成即被敌突入……面对此严重形势，志司虽一再采取补救措施，电令各兵团、各军须有计划的掩护撤退，强调阻击沿公路突进的敌摩托化部队，注意破坏隘路，布置反战车雷区，并加强纵深防御，配置二线甚至三线防御……志司迭次发出的电令虽然很正确，但由于我各兵团对敌人的反扑毫无准备，部队疲劳松懈、粮弹不济，使得志司的电令无法实施。在由西到东的整个战线上，敌人多路坦克向纵深猛插，割裂了我各部的联系，打乱了我防御部署，……而其中，我三兵团六十军一八〇师的位置在整个防御线上最为突出，当该师二十四日夜奉军部命令开始向北汉江以北后撤时，美二十四师已进占加平、济宁里、城隍堂，伪六师进占江村里，美七师一部已进至春川，实际上已使一八〇师陷于弧形包围……二十三日上午，在北汉江南岸一八〇师指挥所，师长郑其贵被该师防御阵地右翼突然响起的激烈枪声所震动，立刻让作战科派出侦察小分队前去探察究竟……这一天，郑其贵心神不宁。从早晨到现在，该师防御阵地前方一直没什么动静。从指挥所掩蔽部的敞口望出去，白花花的太阳光洒在山峦沟谷里，晒得山坡上的灌木丛冒出一层淡淡的蓝烟……正是这氤氲不散的蓝烟使阵地呈现出一种不祥的寂静。

现在，突然而起的枪声似乎加剧了这种不祥的预感。郑其贵知道，一八〇师右翼是六十三军一八九师指挥部所在地，那里响起激烈的枪声，是是一八九师已经后撤了？

果然，侦察小分队回师部报告：右翼一八九师师部已不知去向。小分队与伪六师一部遭遇后，打退了这股敌人。返回时，遇到六十三军一八九师一个侦察班——那一阵激烈的枪声正是这个脱险的侦察班与敌遭遇时双方打响。

一八九师的后撤，说明一八〇师右翼已经空虚……然而不久，该师

五四〇团又从江北急电告知：伪六师一部已渡过北汉江。几小时后，一八〇师左翼上来美军一支快速特遣部队，与该师五三八团打响，又很快撤离，似乎是一种侦察行动。

……形势很明显，一八〇师已三面受敌，而背后则是北汉江。当即，师指挥部向六十军指挥部发电请示：是否可以撤过北汉江？军指挥部的答复是：已接兵团指示，令一八〇师在北汉江以南就地防御，掩护伤员后撤。

由政治部主任的岗位战前提升为师长的郑其贵，显然缺乏军事指挥员应有的干练与决断，缺乏临机处事的能力，但是，党的政治工作干部特有的准则在他身上发挥了作用；上级的命令就是一切，违背上级的指令是决不允许的。

于是，一八〇师耽搁了或许可以使该师摆脱困境的最宝贵的一天。

直到二十四日下午，地处一八〇师侧背的城隍堂失守，依然没有使郑其贵的头脑从一种坚定而又犹豫、混沌而又明白的状态中惊醒。

当时，师指挥所处于一种沉闷与烦躁的气氛中，城隍堂失守的消息传来后，师指挥所里众人目瞪口呆，呈现一片死寂！

防守城隍堂的炮兵营阵地被美二十四师的坦克夷平……战斗过程极其悲壮……当炮营营长命令弃炮撤退时，爱炮如命的连长华银贵心如刀绞。他最后的誓言是：“我是共产党员，要扔炮，那就先扔我华银贵！"这位连长迎着烟尘滚滚压过来的敌人铁甲，毫无惧色，命令炮手装填炮弹，面对敌坦克，在数百米，甚至几十米的距离内平射……一时间，城隍堂阵地上炮声隆隆，烟尘滚动，在一片混战中，山河为之颤栗不止！

……似乎是城隍堂那英勇悲壮的一幕感染与震慑着郑其贵。尽管大家都明白敌人已进到该师侧背，完成了对一八〇师的弧形包围，但师长仍坚持要将最后三百多名伤员运走，才能向江北后撤。这时候，郑其贵的执着精神，使他只看到了不执行上级指示而擅自撤退将面临的后果，而忽视了一旦全师被包围而导致全师被歼灭的最严重的后果。

二十四日夜至二十五日晨，一八〇师终于接到军指挥部令该师北撤的命令，他们派一个团协助转运最后的几百名伤员，接着命令后勤撤退，继而炮兵部队撤退，师部最后撤离。所有的火炮无法运过江北，只

得将炮弹向南边发射，最后留一发炮弹在炮膛内自爆……在不得已自爆火炮的时候，那些辛辛苦苦将这些笨重的火炮弄过江南岸阵地的炮手们，听着夜空中发出的一声声炮膛爆炸的声音，似乎听到自己心爱的大炮在与部队永别的悲愤的呜咽……北撤渡江的情景更是一幅悲壮惨烈的图画：夜色中，成千上万的人们徒涉北汉江。头上，敌机在照明弹的光亮中轰炸、扫射；胸前，是北汉江清冷湍急的江水。马儿的嘶鸣加上人们的相互呼喊，更使紧张的气氛加剧……照明弹的光亮下，北汉江水泛起一片片血红，时而卷走溺水者饥饿疲惫的身躯……一切为时已晚。就在二十五日上午一八〇师北移江北后，美二十四师已由城隍堂进占间村，挡住了一八〇师北退的道路……二十六日，美七师又突破一七九师到五三六团的防御阵地，攻占了梧口南里、马坪里，将一八〇师与一七九师分割，而伪六师已进入芝岩里地区……一八〇师已被敌四面包围。

师指挥所用报话机向军指挥所几度紧急求援，军首长得知一八〇师被围后，指示该师坚决向西北方向突围，并决心以一七九师一个团向芝岩里出击，一八一师由华川以东出发，向芝岩里及其以西方向出击，接应一八〇师。遗憾的是，一七九师担任接应任务的五三六团有两个营被敌穿插割断，无法执行接援一八〇师的任务。而一八一师于二十六日晚九点多接到军部令其接援一八〇师的指示，但该师与各团的电话联系已断，只好以通信员冒雨徒步传令。大雨泥泞，各团驻地又分散，等各团接到命令出发时，已迟至第二天凌晨。而此时．敌人已占踞华川及原川里、场巨里一线，使一八一师已无法正面攻击包围一八〇师之敌。六十军接援一八〇师之计划遂告失败。

……一八〇师陷于弹尽粮绝、进退维谷的境地。部队断粮数天，指战员们只得靠野菜充饥，不少人误食有毒的野菜、蘑菇而口吐白沫、气息奄奄。一万多人的队伍开始混乱了，已有三三两两的战士开小差……还有一些从国民党起义部队收编过来的战士持枪投敌……全师面临不战自溃的局面。

在与军指挥部电台联络后，师指挥部决定分两路突围。二十六日黄昏，该师由师直、五三八和五四〇团为一路向北突围，当晚经驾德山、蒙德山，到次日拂晓进至鹰峰以南。另一路是五三九团，该团经纳实里、间村、红迹岭，至次日上午九时许在鹰峰以南与师主力会合。两路突围部队均因敌炮火封锁，部队拥挤，且饥饿疲劳，惊慌混乱，沿途掉队失散甚众。到二十七日上午两路突围部队又被阻在鹰峰以南时，全师已仅剩千人，重机枪以上火器及通信工具全部遗弃，仅剩一部报话机……师指挥所勉强组织部队向鹰峰发起攻击。占领鹰峰后，又决定向

史仓里方向突围。当即打乱建制，抽出若干强壮的战士、班长和排长，组成三个连，实施突围。但这三个突击连偏偏走错了路，误至滩甘里，中途又返回，折向西北方向突围。突破敌人三个阵地后，终因疲劳力弱，寡不敌众，被阻于一二八·六高地下……这天下午，师指挥所坑道上空阴云密布。敌人的炮火猛烈轰击封锁着一八〇师向北突围的通路。一架敌侦察机在空中盘旋逡巡，飞机上载着一八〇师的被俘人员，反复广播着劝降的演说："我是一八〇师五四〇团的，原属国民党九十五军，成都起义过来的……一八〇师现在已被联合国军四面包围，无论如何逃不出去。大家投降吧……联军这边有面包、肉罐头……继续抵抗是没有用的……"广播声一遍又一遍地回响着。师指挥所的坑道里空气将要窒息。全师团以上干部正在这里参加最后一次党委会……会议开了近一个小时，却拿不出什么好办法。最后，师党委只得做出分散突围，到伊川、铁原集结的决定。

"大伙儿饿得走不动了，怎么突围？干脆，杀战马给战士充饥……"有人提议。

"不行，战马是我们的战友！"有人当即反对。

于是，数百匹战马被饥肠辘辘的军人们解开缰绳，放进深山。

人们开始焚烧文件、密本。最后一部报话机也在与军部联络后毁掉。这次联络等于通知军部：一八〇师将分散突围、各自为战。一八〇师有组织的行动至此结束……黄昏时分，大雨滂沱。在司号员最后一次吹响呜咽的军号后，一八〇师官兵们自动解体，分成许多小股向各个方向"自寻出路"。

师长郑其贵和副师长段龙章等带着几百人选择东北方向突围。夜色随着不停不歇的冷雨愈来愈浓，饥寒交迫的军人们勉强支撑着疲惫的身子，挎着他们的枪支，一步一步攀着陡峭的山路。求生的欲望和毁灭的恐惧同时在他们心头奔突着。他们瑟缩着被雨水淋得透湿的身体，一步一滑，走过一座光秃秃的小山包……在一处绝壁前，队伍停下了。悬崖下黑蒙蒙一片，雨水击打着岩壁发出沙沙的声响……警卫班的战士向崖壁下放了一条绳子，人们一个接一个抱着绳索向悬崖下滑，不知是滑向不见底的深渊还是使生命出现转机的坦途……两个多小时后，队伍全部滑下悬崖——混乱中摔伤踩伤数十人。

郑其贵被警卫员保护着安全下到悬崖底，崖底是一条东西向的深

沟。队伍又开始在这遍布乱石荆丛的深沟里摸索着向东行走……不知是郑其贵率领着这支队伍还是这支队伍挟裹着他，总之，师长和每一个士兵一样，跌跌撞撞地前行。究竟前方等待他们的是什么命运，郑其贵和大家一样一无所知……黎明前，雨渐渐停了。队伍已将至沟口。忽听前面传来几声零乱的枪声——前卫班与一小股敌人遭遇，双方匆促交火后，敌人隐去。队伍走出了沟口。不远处有一条小河，黎明的晨光中，河面上浮动着一层乳白色的雾气，似乎静悄悄一切如常……人们朝着小河边跋涉，晨光照见这支衣衫褴褛的队伍，每个人都一身泥水，落魄不堪……强烈的生还欲望支撑着他们挪动着脚步。或许，涉过前面这道晨雾飘动的小河，再走一段路就可以脱离险境……突然，一阵低沉的隆隆声响打破了小河边的寂静，也击碎了军人们的幻想。眨眼间，从小河边的白雾中钻出了十几辆坦克！那乌黑的坦克炮塔和嘎嘎转动的履带在薄雾中显得分外狰狞可怕。隆隆声震天动地……还未等疲惫的队伍反应过来，红光闪烁，坦克便开炮了……轰隆——轰隆——在敌人坦克的咆哮声中，队伍象羊群一般被赶散。人们惊叫着四散奔逃。

郑其贵等人被几个警卫战士保护着冲入附近一片茂密的灌丛，接着便疯狂地拨开灌丛奔向小河边……他甚至没有来得及回头看一眼，在河岸那片开阔地上，骄横的坦克左冲右闯，恣意追赶碾压着他那些失去抵抗力的士兵……而就在郑其贵和段龙章拼命冲过小河时，甚至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身后，几个忠诚的警卫员向敌人射出一串串子弹，吸引着敌人的注意力，掩护了自己的师首长……郑其贵等人终于脱险了。在那狼狈脱逃的险境中，屈辱感重压着这位老红军战士的心。他来不及回味导致这一场恶梦般的失败是怎么发生的……一种本能在模模糊糊告诉他：从此，做为一八〇师师长的他，连同他身后被丢掉的一万余名官兵，将不复存在……　　三　　（文工队员罗乐的回忆）……那是往北撤退的第四天，我们在一条狭窄的山沟里，碰上了一〇一团高机连。从他们那里，知道了部队在前一天已经从杨口撤出去了。目前敌人想切断我们的后路，强占杨口，把我们包围在华川地区。为了争取时间，我们跟着高机连迅速向杨口方向奔去……天渐渐暗下来，路上的人也渐渐多起来了，还有那驮着八二炮的牲口，也夹杂在人群中。我们在狭窄的山道上挤来挤去，又和高机连走散了。于是，我们文工队八个人互相招呼着，紧紧跟在一起，绝不能丢掉一个人。我们急促地走着，我的脑海里又翻腾起来了：在那追歼敌人的战场上，战士们一个个象出山的猛虎，喊杀声惊天动地，多么豪壮！今天我们却这样默默地往回走，道路显得那样漫长……突然后面的人飞快地朝山边跑去，同时伴着拉动枪栓的声音，我们意识到有情况，随即一声叫喊：“快上山，后边敌人过来了！”我们

朝山上爬去。不一会儿，公路上传来了汽车马达声和坦克轰鸣声，敌人哇哇地叫喊着，卡宾枪和自动枪不时地射击着。我们全都伏在地上，屏住了呼吸，透过夜幕注视着山下的动静。这时才发现，敌人朝着杨口方向去了。

真糟糕，敌人抢在了我们前头，看来要冲过杨口已经太晚了，我们放弃了往西的路线，直接翻山往北。当我们刚爬上一座山岗的时候，便看见前面有一个人牵着一匹白马，我们快走了几步，追了上去。真巧！这个牵马人是我们文工队的理发员。战役开始前，他便调到了教导大队。我们急切地向他询问情况，他回答说："我准备过华川湖，翻过山阳里大山，穿过人民军的防线，就可以找到师部了。"我半信半疑地问道："你这是哪儿来的情况？"他说道："在水原的时候，我们教导队担任师部的警卫，临撤退前，师指挥所传达了命令，如果杨口的退路被切断，就走这条路线，我们二分队刚过去不久。"听他这么一说，我们心里这块石头才算落了地。于是我们这一行人中，又多了一位战友和一匹白马。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总是不停的走。白天敌人的飞机挨着山沟扔炸弹，到晚间又不断的扔照明弹。天上挂满了天灯，还有那吊死鬼的广播飞机，飞得低的好象要撞上你的头一样，不停地叫喊着："中共的官兵们，你们不要跑了，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圆圆的月亮爬上了山岗，整个大地开始亮起来了。我的头猛地撞在前面一个人的背上。"怎么不走了？"我轻声地问道。"嘘——别出声！"仍然是轻声的回答。这时，我听见两面山头上都有镐头敲击石块的声音。我心里不由地高兴起来，干吗这么大惊小怪的，这不正是友军部队在修筑防御工事嘛。这时袁时让我和他一起去摸情况。我们俩顺着左边山梁摸过去，大家隐蔽在山坳里。我们俩借助月亮的亮光，向前望去，那些挖工事的人，头上都戴着钢盔，还咕噜咕噜讲外文。我的心一下子揪成了一团。我们俩赶紧返回去，通知大家立即从山沟往外突。当时李仲群同志患疟疾正发高烧，我们便用背包绳系上他的腰，拉着他就走。我们只用了十多分钟，硬是从敌人鼻子底下钻出去了。眼看天就要亮了。如果不能在天亮前翻过前面这座山岗，我们就会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后果不堪设想。大家用跑代替走，那匹讨厌的白马，在这关键时刻总是不停地喷鼻，马蹄踏着石头还一个劲儿地冒火星，我们都捏着一把汗，好在敌人没有发现，真是万幸。

天边出现了鱼肚白，黎明已经来到。为了减少目标，理发员决定牵

着马先走，我们在后面拉开距离跟上。过了一条小溪，就听得前面传来一声巨响，这是地雷的爆炸声，我们都十分小心地向前走去。坐在山坡上的理发员，正在用纱布捆扎他左腿上的伤口，那匹白马躺在草丛里，一动不动。理发员见到我们，懊丧地说："这匹马真讨厌，非要吃草，我拉它走，它就一个劲儿往草堆里退，把地雷弄响了。"不知是谁接了话碴儿："干脆割点马肉，好几天没吃上东西了。"理发员一听急了："你长的什么心哪？它死了我心里已经怪难受的，它服役的时间比我参军的时间还长，参加过淮海战役，它是有功的。"说到这里，理发员已泪流满面，谁看了都感到心酸。我们默默地向这匹战马告别，含着悲痛离去。

我们都感到愈来愈疲劳，说实在的，我是一点劲儿也没有了，只感到两眼一发黑，便一头栽倒在地上，嘴里直冒酸水。这时我似乎听见有人在告诫我："站起来，往前走，不能躺下，要走出去，寻找我们的部队。"我挣扎着站起身来，身体直摇晃，朱守仁走过来搀扶，并把他干粮袋里仅有的一点炒面送到我的嘴里，还给了两粒盐，让喝了两口水，我才觉得稍好一些。

下午两三点钟，太阳偏西，我们终于来到了华川湖。那清澈的湖水倒映着葱绿的丛林，犹如一幅动人的油画；要不是那震耳的炮声和枪声，真是一个天然公园。湖边上可以见到一些零散人员在洗澡。我们进到只有十几间草屋的小村子。阿巴基和善地把我们请进了屋里，用半通的汉语，兼用一些汉字，给我们介绍情况。形势是紧迫的，华川大桥已被封锁，这个地区已经在敌人的包围圈里，唯一的出路就是走山阳里翻大山冲出去。不一会儿，游击队长带人回来了。他的汉语讲得很好，他讲的情况和阿巴基讲的差不多，至于山阳里的情况如何，目前尚不清楚，还要等他的侦察小组回来才能弄明白。我们几个人凑在一起分析了形势，现在唯一的退路只有山阳里了，如果山阳里也被敌人控制，那我们就无法出去了。袁时同志问大家："假如情况真这样，怎么办？"大家几乎异口同声地说："打游击！"我们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游击队长，他很感动，但不同意我们这种行动。他说："你们语言不通，不能留下来，我们一定尽力把你们送出去。那些牺牲的志愿军同志，他们的鲜血已经留在朝鲜的土地上，而你们还是应该回到自己的母亲身边，中国妈妈在日夜盼望你们哪！"这充满深情的话语，字字句句打动着我们的心。

天快黑了，侦察小组带来了好消息，山阳里方向没有敌人。我们决定马上出发。阿妈妮用菜叶为我们每个人包了一个大团饭，还有两个煮熟的土豆。阿巴基撑着一条小船，在湖岸等着我们。乡亲们含着泪在岸边同我们握手告别……在朝鲜同志的帮助下，我们终于回到了自己的部

队。

第十一章 灰蒙蒙的雨空中，被炮火掀起的碎石泥土哗哗飘落，一如降下漫天的黑雨

一

五月底的一天晚上，暴风骤雨席卷着朝鲜北部历经战火的大地。沉闷的雷声隆隆不断，似乎天的穹窿之外有无数的巨斧在猛劈，迸出一道道闪电。普天而降的大雨给我军后撤转移的疲惫之师带来无法想像的困难。

在楠亭里志愿军后勤司令部的一个潮湿阴暗的矿洞里，刚刚来此上任的后勤司令员洪学智正就着一盏小油灯，批阅着厚厚一摞各类电报和文件，思索着朝鲜战场上的后勤供应问题。这时候，电话铃声急促响起——“是洪学智吗？”话筒里传来彭德怀司令员那沉重而略带沙哑的声音。

“彭总，有什么事吗？”洪学智问。

“当然有事。你马上回来，有重要事情。”洪学智一愣，心想：昨天我刚从志司赶到楠亭里，怎么今天又要我回去？莫非有什么紧急军情？

“彭总，我昨天晚上刚到这里，许多事情还没来得及处理……有什么紧急情况吗？”

“你别问了，”彭德怀不耐烦了，话语显出十分焦躁，“让你回来你就回来，马上回来！”彭德怀撂了电话。

随着彭德怀撂下电话的声音，洪学智心中咯登一下，一颗心顿时被悬了起来。他立刻喊来警卫员，吩咐司机发动汽车……几分钟后吉普车载着他冲进了茫茫夜雨中。

楠亭里距志司驻地空寺洞一百多里，一路上翻山过河，加上山高路险，河水暴涨，大雨瓢泼，行车非常困难。直到半夜两点多洪学智才赶到空寺洞。

……在等待洪学智到来的这个晚上，彭德怀没有一点困意，闷热的矿洞里，他独自一人打着赤脚，穿着一条短裤，在矿洞里走来走去。一支劈剥燃烧的蜡烛映着他淌汗的面颊……战局突如其来的逆转令他焦急

不安……唉，大意失荆州呵！只注意到我方攻势停止后撤时，敌人还会与我保持接触，还会像以往那样齐头并进，缓慢前推，却没料到这一次敌人采用了我们的穿插分割战术，集中兵力利用机械化优势向我后撤的部队疯狂追击、截击，而我三、九两兵团撤退时均未注意沿公路堵击的敌机械化部队，致使敌人进展很快，将我许多部队隔断。粮食送不上去，伤员运不下来，部队伤亡很大，且相当混乱。

二十七日夜间，彭德怀曾就目前严重局势给毛泽东主席发去电报，请求志愿军第三番参战部队提前入朝。电报对目前局势作出极不乐观的判断——……原拟逐渐放弃金化、杨口、麟蹄、金城、铁原地区，相机保持淮阳、平康、洗浦里、安边地区（铁原至元山较平坦无大山），现在情况，均有被迫放弃的可能。元山亦难保存……根据以上情况，第三番部队请提前入朝，以便防止局面恶化……邓华同志已去金首相处商谈甚洽，本日去安州，然后到京面报各项。惟便于联系各野战军，志司似应增加陈赓为第二副司令，宋时轮为第三副司令，妥否请考虑。

——彭德怀确实遇到了入朝作战以来最困难最棘手的局面。敌人防守反击的得逞，势必将逼我方退至五次战役第一阶段攻势发起前的防御线，甚至还有可能北移……连日来，彭德怀食不下、睡不宁。各兵团不断报来损兵折将的消息……他早些时候已派韩先楚副司令员回国请求援兵，紧跟着又派邓华副司令员带第一批入朝的几个军长回京向主席面报情况……现在，邓华和韩先楚两位副司令员都不在志司，洪学智副司令员又去后勤司令部上任，但战局不断恶化。先是受命在议政府一线阻敌的六十五军顶不住敌人的进攻。原拟让六十五军在议政府、清平川地区阻敌十五至二十天，以确保铁原、涟川一线，掩护三、九兵团转移，却不料六十五军打了四天就顶不住了，部队伤亡极大，已后撤至汉滩川以北。这一情况令彭德怀恼怒万分：六十五军在议政府至清平川一线失守，完全可能会危及全局。彭德怀当即严厉责令十九兵团速派六十三军火速增援，以确保联系。紧接着，又传来六十军一八〇师被隔于敌后的消息，三兵团和六十军都发来电报，声称已与一八〇师失去联络……一个整师呵！彭德怀心急如焚，便打电话给洪学智，要他连夜赶回志司，以商量应付危急局面的办法。

随着一阵急促而有力的脚步声，洪学智高大的身材晃进彭德怀的矿洞。

“彭总！我回来啦！下雨河涨水，吉普车在河里灭了火，差点让洪水冲走……好险呀！”洪学智边说边揩着脸上的汗水。

“你来看！”彭德怀走到桌前，拿起一份电报给洪学智，“看看吧，从来没有过的事情都出现了……"“怎么回事？”洪学智问道。

“六十军出问题了——一八〇师同军部和三兵团都失去了联络……电台怎么也呼不通。韦杰昨天说，这个师还在行军，往回撤，可派部队去找，又找不到。”彭德怀边说边连声叹气，急得眉头凝成了一个疙瘩。

“派部队去接应！”洪学智说。

“唉，现在让哪个军去接应？有的军离一八〇师不远，可是电台不通，接也没法子接了……”彭德怀摇头叹道。

洪学智匆匆看过电报，是三兵团和六十军发来的，报告一八〇师失去联络的消息。

“我们各兵团都在后撤，敌人正在跟踪追击……联系不上，会不会出问题？”洪学智也急了。

“还得想办法继续联系，整整一个师，不能就这么白白地丢掉！”彭德怀断然道，又说，“我刚才又给他们发了一份急电，让他们立刻派部队紧急救援一八〇师！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得到一八〇师被消灭的消息，二十七号还有两个营袭击美军指挥所，说咱一八〇师还在战斗嘛……我们如再延迟，必将严重损失……”

洪学智没再说什么，眼下也只能如此了。

“这事先这样吧，”彭德怀说，“现在邓华、韩先楚都不在，你回来了，我们一起研究一下，看看下一步怎么办。”二人来到洞壁上悬挂的地图前。

彭德怀在地图上指点着说：

“你看，敌人正分几路向北进攻，进展很快，金化、铁原这边敌人也攻上来了……”

地图上，金化、铁原正南出现一个缺口。六十三军的阻击地域在铁原以西，而铁原正南没有我方部队防御，如敌人长驱直入，必将危及位于铁原以北六七十公里处的志愿军司令部！看到这个情况，洪学智感到非常焦急。

“彭总，得赶快调部队到铁原前面来，守住空寺洞以北这个缺口，不然，空寺洞的司令部就危险啦！”

“各军师都正在一边阻敌，一边后撤，伤亡都很大，调哪个部队呀？”彭德怀摇头道，“不好办哪！”

“不好办也得办！”洪学智说着，仔细察看地图……最后，他的目光停在空寺洞后方一百多公里处阳德那个小红圈上——四十二军已撤至阳德休整，“干脆，不要让四十二军休整了，让他们开上来！”

彭德怀沉思片刻，说：

“算了吧，他们也是刚刚到阳德，就不要让他们再上来了。”

“刚到也得开上来。”洪学智坚决地说，“我通知他们，让他们全军来，连夜来！”

“来也可以吧……”彭德怀见洪学智如此坚决，就同意了，“不过，让他们来一个师吧，不要全军都上来了。

“一个师太少，来两个师吧，让他们军部带两个师上来。”洪学智说。

“也好，就这样吧。”彭德怀不再坚持了。

洪学智副司令员当即草拟电报发给四十二军。

——四十二军接到志司电令，立即星夜兼程赶到铁原以南，构筑工事，准备战斗。就在该军到达防御阵地的第二天，北进的敌人也赶到了。敌人发现前方已有我军扼守，便停止了推进。

二

……凄风苦雨摧打着北汉江边一八〇师失散的官兵。沿着一八〇师北撤的路线，山坡和沟谷里随处可见一群一伙的伤员：在鹰峰以南的一条怪石嶙峋的山沟里，横躺竖卧着数百名伤员和各营连官兵，淫雨不停地洒落在他们身上，一个个瑟缩不已。十五岁的女文工团员吴静也混杂在这群人中。她靠着路边一棵被炮火掀去树冠的栗树，身上裹着一件雨衣，坐在泥水里发抖。由于几天断粮，她面带菜色，下巴愈显得尖凸，上下牙不停地打战。

此刻，她想起了军首长，想起了韦杰军长。正是韦军长在入朝后向三八线开进的路上，把这件雨衣，披在了她这个小文工团员的身上。这是首长的关怀，是革命队伍里感受到的温暖。她应该以加倍努力的工作，来报答韦军长……入朝作战以来，她不论是下部队演出，还是帮助抢救伤员、运送弹药，都不甘落后……她不理解的是，部队怎么落到了现在这样狼狈不堪的处境……她本来是随一些文工团员，帮助一八〇师救护伤员的。但是，一个多星期的战斗下来，到昨天，听说已被敌人包围，让大家分散突围。于是，一群东北招募来的担架队民工，轰一声散了，她急得乱叫乱喊，拦住这个那个又跑了，气得她直哭。

后来，她和几个文工团员搀扶着一些轻伤员向北撤退。走过一片树林，遇到敌人一次猛烈的远程炮火袭击，十几个人死了一多半，侥幸活着的也跑散了。她藏在一块大青石后边的水沟里，躲了半天……炮击过去后，山沟里又安静下来。她又困又乏，很想找个地方合眼睡一觉．，但是极度的回归感强使她支撑着困意。

她从水沟里爬出来，拄着一根棍子慢慢向北走，实在走不动了，就坐在路边喘息一阵，……她又想起了韦军长，心里念叨着：“军长呵，你在哪里？为什么没人接我……"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吴静咬咬牙，挣扎着在附近山坡上采了些野芹菜，边采边吃。野芹菜带有一种苦涩的味道，她麻木地咀嚼着，咽下那苦涩的浆汁和嚼碎的野菜茎叶……吃得嘴角溢出绿色的泡沫。

后来，她又站起，到一棵阔叶灌木丛前，顺着叶片滴下的雨滴喝了些雨水……便又抱着树棍，踉踉跄跄走上北撤的路……下午，她走过两道山梁，拐过一处洼谷，便看见眼前的山沟里，这里那里坐了一片一八〇师的官兵。可以说，他们都已精疲力竭。不然凭他们冲过枪林弹雨、越过重重险阻、马不停蹄北撤的毅力和行动，是决不蹲卧在冰冷的泥水中，任凭雨鞭抽打的。

人多了似乎也增加了一些安全感，至少可以使吴静免却孤独的恐惧。她默默地加入到人群中，怀着侥幸和企盼的心理，在等待着……。

忽然，人群嘈杂起来。有人说：　　“吴主任！吴主任来了！”

吴静抬起困乏的头，看见一八〇师代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吴成德被人们围住了。吴主任牵着一匹马，跟着几个警卫人员。他是到后勤安排突围的事情，返回时师部已经撤离了。

“你们怎么还在这里？见到师部了吗？”吴成德问。

“师部早走啦。”有人回答。

“你们为什么不赶紧走？”吴成德问。

——吴成德被许多人围上来拽住，还有人正从地上爬起来，一点一点艰难地向他移近。

望着眼前那几百双寄希望于他的眼睛，吴成德内心痛楚异常。他沉默了一会儿，这一会儿有如历经生死般的漫长。眼前这几百人，大都是病残伤员和没有作战经验的新兵。他一个人怎么能将这数百人的队伍带出去？……吴成德心如刀绞，眼睛模糊了——雨水和泪水一齐流下面颊。入朝前，难道不正是他吴成德站在这些人连同全师指战员面前，慷慨激昂地向大家发布政治动员令吗？抗美援朝，保家为国！英勇战斗，不怕牺牲！官兵齐心，同生同死！……现在，面对这些累、饿、病、伤的战士，望着一些人因食野菜中毒而肿胀的脸，那一双双期望和信赖的眼睛，吴成德心里升腾起一种新的力量。

“同志们——”吴成德大喊道，“我带领你们一起突围！”

在伤员和散兵的注目下，吴成德拔出手枪，“当当当——”连放数枪，打死了自己的战马。之后，他开始将这些人重新编组。他挑选了十几名干部，将这几百人分编为十个突围小组。

“现在，我们虽然被敌人包围，但是大家不要害怕，不要慌乱，团结一心，互相帮助，一定要冲出包围！”吴成德大声说道，“谁要是想叛变投敌，就开枪毙了他！我负责任！”

……在吴成德的率领下，这支数百人的队伍开始了艰难而悲壮的突围。大家勒紧了裤带，你搀我，我扶你，跟着前边的战友，向北跋涉着。这时候，文工团员吴静不知怎么，身上似乎又生了力气，她拒绝了一个战士的搀扶，一个人抱着树棍，冒雨紧跟着队伍……入夜，枪炮声愈加密集了。敌人的探照灯交叉在夜空，大炮和机关枪封锁着每一条路口。这支疲惫的队伍左冲右突，付出了巨大的伤亡。

吴静先是跟着队伍向西北方向突围，到沟口时被敌人火力阻挡。前方一百多米的开阔地被敌人的照明弹和探照灯映得白昼一般。对面两侧山头上，敌人机枪子弹拖着一道道火光交叉倾泻……战友们在奔跑中一

个接一个被敌人子弹击中，几乎没有人能冲过火网……　　后来，有人喊了一声："咱们向东走吧，东边是汉江，能过了汉江就是胜利！"

人们从泥水中爬起又折向东方……漆黑的夜，山路崎岖，人们一走一滑。在翻过一座陡峭的山崖时，不少人失足跌进深谷，那一声声惨叫在夜空中回荡，让人为之心惊肉跳。

……天蒙蒙亮时，队伍行至一片洼谷。洼谷里已汇集着数百名一八〇师的散兵……人们正在互相商量究竟从何处突围的时候，突然有人惊叫起来："坦克！敌人的坦克！"果然，从北边沟口，响起了轰隆轰隆的声音，有如火山爆发岩浆迸出的声响，紧跟着，滚动的白雾中钻出了敌人的坦克，先是长长的黑色炮筒，接着是圆圆的炮塔，辗压着碎石泥土的履带，一辆、两辆、三辆……人们起初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他们很难接受这历经艰难困苦充满希望后遭遇到的致命打击！

吴静随着人们的脚步向山上奔跑，胸口似被一团烂棉絮塞住，喘不上气来……忽然，她的右前方十几米处一颗炮弹爆炸，气浪一下将她摧倒，接着，碎石泥屑便纷纷落到她的身上。

爆炸过后，她看见一个战友被弹片炸裂的躯体：半边身子被炸烂，一条胳膊已不知去向，鲜血在他身旁流成一个红色的圆……吴静忽然嚎啕大哭起来……泪流满面的她哭喊着，眼睁睁看着洼谷里敌人的坦克冲来，追赶碾压着失去抵抗力的战友们……沟口，停着的几辆坦克，不停地抖动着庞大的身躯，向四处山坡上发射炮弹……一发接一发的炮弹在吴静身边的山坡上爆炸，巨大的爆炸声冲击着她的耳鼓……忽然，她觉得四周安静下来，她什么也听不到了，只觉得双耳一阵刺痛！她两手捂住耳朵，拼命缩在一块岩石下，两只惊恐的眼睛望着灰蒙蒙的雨空……那时，被爆炸的气浪掀到空中的碎石泥土和草木碎屑从空中哗哗飘落，飘落，如同一阵久久不散的黑雨……　　三阴雨没完没了地飘飘洒洒，间或停一会儿，还没等人们把脸上的雨水擦干，又沥沥拉拉地下开了。

在通往伊川方向的崎岖山路上，蹒跚着一支队伍——六十军指挥部和一些军直属单位。

军长韦杰和政委袁子欣走在司令部的队伍中。他们一身雨水，两脚泥浆，军裤挽起至膝盖以上，一步一滑，迈动着沉重的脚步……年届四十的韦杰军长脸庞清癯，高高的颧骨和宽阔的额头显出一些壮族人的特征。和众多默默行走的军人一样，韦杰的脸上也满布着阴云，一如头上

阴霾的雨空……从南方，远远传来隆隆的炮声。附近的沟谷里，山洪奔腾着发出吼叫……雨水依然不停不歇，下得让人心烦意乱。

一八〇师的官兵们现在都怎么样了？身为军长的韦杰时刻放心不下。昨天下午，得知一八〇师师长郑其贵和少数人突围回来，但上万名官兵却被丢在了敌后。这些断粮数日仅靠野菜充饥的军人，在敌人猛烈火力的封锁下，各自为战，结局会怎样，是不难预料的。

事情的开始和结束令韦杰感到从来没有过的懊丧和莫名其妙……让一八一师接应一八〇师突围，一八一师却与各团失去电话联络，冒雨徒步传令，加上部队作出发准备，已经耽搁一天一夜。兵贵神速，如此慢慢腾腾，还谈得上什么接援？后又派一七九师向史仓里方向攻击，接应一八〇师突围，却因山高路远，被敌隔断，在指定的时间内，一七九师到达史仓里仅有一个营——第二次接援计划又未实现。此后一八〇师毁了最后一架报话机，烧了密码，再无信息。又派几名侦察干部化装深入敌后，寻找一八〇师，还是没有结果。到三十日为止，仅有师长郑其贵、副师长段龙章和一些零散人员归队，不足千人。一八〇师一万多名官兵啊，整整一个师，损兵折将何至于此！

从一九二九年韦杰在广西平马参加了韦拔群率领的红七军第三纵队，到现在为止，韦杰历经大小战斗五百余次，多次负伤，战绩卓著，由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纵队司令员、军长，而今天，在对美国人作战的朝鲜战场上，他竟遇到如此的厄运——被敌人歼灭一个整师，这在我军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呀！身经百战二十余年，想不到如今结结实实地走了一回麦城。怪谁呢？怪部队仓促入朝，准备不足？怪部队新兵和国民党起义改编部队的成分太多，战斗力弱？怪部队入朝前不是完整建制，上下之间缺乏了解？怪兵团指挥不当？怪我军没有制空权，后勤供应跟不上？怪三十九军撤得早，六十三军撤得快？怪敌人的反扑太快，太突然？怪我方对敌人的反击缺乏应有的准备？怪一八〇师领导指挥突围不坚决，右倾动摇，分散突围？……似乎这些都是失败的原因，但又都不完全是。到底教训在哪里？韦杰思前想后，一时理不出头绪来……不过，韦杰心里很清楚，对于一八〇师的被歼，他做为一军之长，是负有指挥责任的。看起来，今天一到宿营地，就应该起草一份电报，上报兵团和志司，将一八〇师损失的情况向上级做出汇报和检讨。

天黑以前，队伍涉过一个浊流滚滚的浅河滩，之后离开大路，拐过一片树林，到山脚下一个百十户人家的村庄宿营。为了防空，军指挥部没有进村，在山坡上的栗树林里搭了几个掩蔽部。警卫员找了些干柴，

点起了篝火。

夜幕垂落，阴雨依然飘洒着，雨点落在茂密的栗树林叶片上，发出一片密密麻麻的声响。掩蔽部里，篝火熊熊燃烧着，松柴发出劈剥的炸裂声，溢出一股清香的松脂气味儿。只是一缕缕青烟在掩蔽部里萦绕，显得空气十分压抑。

袁子欣已换了干衣服，蹲在篝火边，将湿衣服用树棍搭起烘烤着。而韦杰依然没脱那身湿透了的军装，闷着头在地上走来走去。

“老韦，快换衣服吧！小心闹病……”袁子欣关切地对韦杰说。

“查副军长怎么还没到？”韦杰突然问。

查玉升副军长带领军侦察连、工兵营和一七九师一部在史仓里以北阻敌后撤下，还没有赶到军指挥部。

“估计他们还要一会儿才能到。”袁子欣答，“你快点换换衣服嘛！”

“我不冷！”韦杰继续散步，一脸的焦躁不安，“老袁，你说这是怎么搞的？一个整师被敌人搞掉……是我的麻痹、轻敌和骄傲？我们军领导的责任到底在哪里？有人反映，说失利的原因是兵团主力后撤太快……我看，打了败仗，不怪天，不怪地，怪我们自己！怪我们自己不聪明，不客气地讲：愚蠢！为什么没有想到敌人会反扑？为什么让人家杀了个回马枪，反咬一口？”

“行了，老韦！”袁子欣打断了韦杰的话，“这问题有的是时间研究，现在这种当口，我们应该冷静一些。黄泥巴掉进裤档里，是屎也是屎，不是屎也是屎……至于责任嘛，我这个当政治委员的是第一份！”

“怎么你是第一份！军事上失利，我当军长的自然首先负责。”韦杰说，“我倒不是考虑这个，军法、责任，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我这个军长或降或撤都可以，问题是我想不通，这种局面是怎么导致的？”

韦杰说着，踱到行军床前，开始换湿衣服。他赌气似地一把扯开军装衣扣，脱了上衣、裤子……又一件件把警卫员拿来的干衣服换上。这时候，他看见了扔在行军床上的那把小手枪。他下意识地打开枪套，抽出这把左轮手枪，放在手掌上掂了掂。他当然不会忘记，这把精致漂亮的手枪原来的主人……那是一九四七年四月，他指挥二野六纵打汤阴

时，活捉了国民党整编第三纵队司令孙殿英后，从孙殿英手里缴获的……当年活捉那位曾盗过慈禧墓伪军阀孙殿英的情景，连同他二十多年来打过的大大小小的胜仗，一齐涌上心头……唉，如今成了败军之将…不过，败在哪里？原因何在？即使他因此而被撤被降，也应该弄个明白呀……作战科一位参谋走进来，向军长和政委报告：查玉升副军长已经到了。

“快请他来！”韦杰说着，将手枪放回枪套里。

“查副军长住在山下的村里，他累了，不想上山了……”那位参谋选择着词语，“我已告诉副军长，军长和政委在等他吃饭……他说，他已经吃过了，就在山下民房里休息了……”

“那就算了吧。丹韦杰挥了挥手。

——查副军长避而不见，是有气？还是……韦杰心里也明白。查玉升原是十四军的一个师长，是陈赓的老部下，部队入朝后，他才从南京军事学院匆匆赶来上任。这个人作战勇敢，个性很强。五次战役开始后，让他分管六十军后勤保障，他心里不乐意。加上仗打得不痛快，二阶段又一再失利，他心中肯定牢骚不少……但是，牢骚也罢，窝火也罢，怨天怨地也罢，韦杰早已想通，除了部队该汲取的教训应当好好总结之外，说到责任，应该自己承担！

“老韦，”袁子欣开口了，“查玉升不上山，就算了……我看，对一八〇师的损失经过，我们应该尽快向上作出汇报和检讨……”

“嗯，是该马上起草一份电报。”韦杰思虑地，“就以我个人名义检讨吧。”

“不，以我们俩的名义！责任你不必抢，首先是我！”

韦杰转过身来，停下脚步，望着袁子欣。一刹时，他的心头翻起一个热浪，双眼在篝火的映照下，闪着点点泪光。

……夜深了，韦杰依然在掩蔽部里的蜡烛光影里，一字一句修改着电报草稿。从这时起，他便开始了对五次战役一八〇师受损失之经验教训的认识、检讨过程。这种自觉的、主动的认识再认识的过程，一直跨越了漫长的三十多年。直到韦杰从大军区副司令员的岗位上退居二线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后，这位年逾古稀的老将军在临终前，依然用颤

抖的手，继续书写着“关于抗美援朝五次战役一八〇师遭受重大损失愿因的回顾”，目的是为了借鉴历史，警醒后人……

第十二章 阿尔蒙德说：你让这些战车尽管向前冲，直到你碰上第一个地雷！

一

配属九兵团的十二军担任东线主攻方向的右翼远距离穿插任务。自五月十六日晚战斗打响以后，进展不顺畅。由师长赵兰田率领的三十一师两个团，在突破敌岱谷和洪川岘阵地后，向纵深猛插。午夜，在自隐里北侧三巨里地区，遭美二十三团及坦克集群拦阻。师长赵兰田当机立断，率部北绕院巨里，天明后进至于口村洪杨公路。敌炮火封锁严密，并出动大批飞机轰炸扫射。该师为争取时间按时到达指定位置，在白天冒着炮火边战边进……至釜峰时，又遭伪三十六团阻拦，由于缺乏炮火支援，连攻数次未克，与敌相持终日，已不可能按时到达兵团指定位置长水院。

由师长李德生率领的三十五师经顽强战斗，攻克加里山主峰。继而又于白日作战，冒着敌人密集炮火，连续冲杀，不顾伤亡，前仆后继，经过终日苦战，于十七日午夜攻占扇坪，完成了切断洪杨公路的任务。该师遭受很大损失，力量削弱。副师长蔡启荣、作战科副科长李超峰和一〇五团副团长赵切源等牺牲。但该师在李德生率领下，不顾伤亡和疲劳，连续作战，继续攻占泉寺里北侧无名高地及毛老谷高地，扼住了自隐里美二十三团和法国营的退路。与此同时，由尤太忠师长率领的三十四师亦攻进至自隐里西北之三巨里地区。如此，造成了攻歼自隐里之敌的有利态势。

十二军军长曾绍山、副军长肖永银等鉴于自隐里歼敌战机极好，但考虑三十五师经过连续突击力量大为削弱，仅三十四师两个团难以全歼自隐里之敌。而三十一师主力当时已不可能按时到达预定位置，不如留三十一师合力聚歼美二十三团及法国营。十二军首长遂发出电报，建议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副司令陶勇改变原定计划，抓住时机聚歼自隐里之敌。但九兵团宋陶复电：三十一师仍执行原任务，仅将一〇〇团留下。然而因通信不顺畅，一〇〇团未及时接到命令，已向南攻进。在此情况下，曾绍山等毅然决定以三十四师两个团向自隐里之敌发起攻击，三十五师担任堵截。经终日激战，歼美二十三团及法国营各一部，俘敌副团长以下二百余人，击毁和缴获坦克、汽车计二百五十余辆。可惜兵力不足，未形成四面包围，使残敌在航空兵掩护下，向东南方突围……

在十二军攻进的同时，九兵团主力和人民军金雄集团对县里地区之敌发起了猛烈的突击。经我连续五昼夜突击，东线敌军于二十日撤至和成浦里、丰岩里、下珍富里地区布防。美第十军团主力迅速沿战线逐次东靠，美三师急驰清凉里、下珍富里地区，堵塞了战役缺口。至此，敌已形成东西相接的完整防御体系。十二军由于粮弹已尽，无法补充，遂决定按志司命令，以一部兵力控制长水院、自隐里以南一线，掩护兵团主力撤离战场，向金化地区开进，归还第三兵团建制。

正当该军转移之际，敌开始了疯狂反扑，以坦克、摩托化快速部队，在航空兵配合下，突破我军阻击线，于二十四日进至于论里地区，将十二军三十一师和三十四师等部隔断在洪杨公路以东地区，切断了北返的道路。其中，尤三十一师的情况最为严重。

束沙里附近山脚下，炮声呼啸而过。一间矮小的民房里，三十一师指挥所的人们面对作战地图，神情紧张而冷峻。炮弹在附近爆炸的声音一阵接着一阵，好似大海涌动的澎湃浪涛。作战地图的圈圈点点和红蓝色箭头，将敌我态势标示得一清二楚。不言而喻，三十一师在我军整个战线上向南突出太远，孤立在三八线以南。不久前，二十七军和人民军的部队派人来通报，他们已接令向北撤退。现在，一旦敌人向该师反击，该师孤立无援，容易被敌切断退路，情况十分严峻。而与军里的电台联络已中断——很可能军部已经转移，最为困难的是，该师主力九十一团正越过原洲通往下珍富里的公踣，向南攻击前进，孤军深入敌后。而束沙里一段公路已被东援之敌火力控制，切断了该团的退路。如何使该团脱离险境的难题，围绕着三十一师指挥所的人们。

师长赵兰田个子不高，身材短小精悍，脸上的神情非常严峻。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两眼盯着地图，沉思良久。

“怎么办？战役结束了，二十七军和人民军友邻部队都后撤了……”师政委刘宣愁眉不展，焦虑异常，“与军部联络不上……现在九十一团等于是钻到敌人肚子里去了……”

“我看，东援之敌在未与下珍富里之敌会合之前，不大可能立即对九十一团采取行动。”赵兰田思虑地说，“我们应该等九十一团脱险后，师指挥所和九十三团再北撤。”

经过诸位师长和作战科长讨论后，赵兰田果断做出决定：一、命令九十三团牢牢控制束沙里以西的外立石、小都市里、双屯里阵地，坚决

阻止向下珍富里增援之美军继续前进，使两敌不能会合，为九十一团撤出险境争取空间和时间。二、第九十一团从敌后撤出可采取两个方案：第一，迅速回头，沿原路返回归建；第二，抓住敌人尚未查明我军行动意图的时机，由下珍富里以南向东再向北迂回，利用敌人的间隙，沿东海岸山地寻路北返。

决定作出后，赵兰田当即让参谋长林有声给九十一团首长写信，告知敌情和师里的决定。并派作战科副科长枫亭带信立即出发，前往九十一团送信。

临行前，赵兰田紧紧握着枫亭的手，话语不多，饱含着深重的嘱托："路过敌人炮火封锁区……很危险。但是，一定要把信送到……整整一个团呀！"

——枫亭没有辜负赵兰田的信任，他带领两个警卫员，夜闯敌炮火封锁区，追寻九十一团指挥所……两个警卫员相继牺牲。枫亭历尽艰险，终于把信件送到九十一团指挥所。

二

二十一日凌晨，下珍富里以北的九十一团指挥所里，团长李长林正准备布置攻歼下珍富里以南的南朝鲜军第三军团部，师作战科副科长枫亭气喘吁吁赶到了。

"你怎么过来了？敌人炮火封锁很厉害呀！"李长林看到枫亭，又惊又喜。

"妈的，美国人炮火太凶，两个警卫员都牺牲了……"枫亭说着，掏出带来的信件交给李长林。

"昨天半夜，我们一营攻占了下珍富里以南的射南山；二营占领了兄弟峰，切断了敌人南逃的后路。"团政委张士诚对枫亭说，"我们正打算攻击伪三军团的指挥部呢！"

"不行啦不行啦！"枫亭连连摆手，"敌情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美三师向东边开过来了，已与伪三军团取得联系；被九兵团主力压过来的伪四、六军团残帮已到下珍富里，共有三万多人……你们一个团不行，上级命令赶快后撤转移。"

李长林看过信后，又交给团指挥所其他人。大家一一传阅过枫亭带来的信件后，紧张的气氛顿时笼罩在小小的掩蔽部里。一刹时，大家明白了形势：大部队均已后撤，九十一团孤军独处敌人腹地，已接近了三七线。目下敌我兵力对比是三十比一，撤退中稍有不慎，必将全团覆灭。

李长林召集政委张士诚、参谋长刘玉声和政治处主任孙坚与枫亭一起研究撤退方案，大家围着地图，设想着撤退中种种可能发生的不利情况，力图从中选择一条最佳路线。

人们的看法几乎一致：从原路北返这是绝不可能的——美第七团已逼近束沙里，那一带到处是敌人，跟随枫亭来的两个警卫员都牺牲了，千余人的队伍要冲过去几乎不可能；从西边美军阵地内插出去，即使能杀出一条血路来，伤亡肯定小不了，而且伤员也无法带回；在原地坚持到天黑以后再撤也不行，因为九十一团的位置已经暴露，又处在三条公路之间的三角地带；东边是密林、高山、大海，也有敌人……在大家议论之际，李长林咬着下唇，紧张地思考着……全团的安危就在于这瞬间的决定，这使得身为一团之长的李长林此刻格外冷静与慎重口经过深思熟虑后，李长林开口了：“现在从哪个方向返回都很危险。我看只有先向东南挺进，出其不意，之后转移到南汉江以东的大山里，那边是敌人的后方，防守薄弱……再从东面插出去，只要过了广川，问题就不大了。那边即使有伪军阻拦，硬打也能打出一条路来……”

“好！向东南方行进，就是向东海沿岸敌人的大后方绕道前进。出敌不意，变被动为主动！”枫亭很支持李长林的意见。

正在这时，报务员惊喜地喊叫起来——“首长，师指挥所叫通了我们！师指挥所！”

政委张士诚一个箭步奔到报话机边，拿起耳机，随即听到师长赵兰田的四川口音：“九十一团吗？我是赵兰田……你是张士诚吗？快告诉我：枫亭到你们团没有？到啦？太好了，这我就放心喽！”

张士诚从耳机里听出赵师长很激动，便立即把团指挥所剐刚研究的撤退方案报告了师长赵兰田。

“好！好！你们很灵活机动！”赵师长激动地喊道，“一路上千万要机智灵活！我率领九十三团顶住敌人，掩护你们向东南去……要注意随时

和师电台保持联络……”

全团开进前，李长林向各营指示：部队白天在敌后行军，一定要严密警戒，随时准备战斗。现在部队必须去掉防窒伪装，尖兵排把缴获敌人的钢盔戴上，以整齐的队伍迷惑可能突然遭遇的敌人。

上午十点，李长林亲自带领一个侦察班来到南汉江边，分段探测水情；选定涉渡点后，命全团开始徒涉南汉江。队伍动作紧张有序，千余人顺利东渡，进入内新基以北的茂密山林里隐蔽休息……夜幕降临后，队伍继续前进。

李长林带着警卫连走在最前面。队伍一鼓作气爬上一座高山，又一路小跑奔下山岗……行进间，突然后边的队伍减慢了速度——李长林正带着警卫连向回走，一个连一个连地交待：警卫连刚才捉到敌人一个哨兵，说前面一路上村子里都住满了敌人。经过村庄时一定要肃静，不许任何人抽烟，以免敌人发现火光。如果遭遇到大股敌人，不要理睬，敌人若盘问，由翻译回答。如果遇到少数敌人插进我们的队伍，就把敌人捉起，捂住嘴，下了枪，押着一起走。没有命令，谁也不许开枪！

李长林安排好后，队伍又加速前进了。

一阵阴风过后，漫天飘起了冷雨。警卫连按照团长的命令，用雨衣遮住头部，冒雨疾行，有不少人戴着缴获敌人的钢盔。从表面上看，这支队伍很象是一支追击志愿军的南朝鲜军队。

在进至元卜洞，即将涉过前方一条涨水的小河时，果然遇到一小股敌人。敌人以为是自己的队伍，就插进来一起冒雨赶路……过了小河，走了一里多路后，侦察排按照团长的安排，一个战士盯住一个敌人，突然间向敌人一齐猛扑过去，一个抓一个，一枪未发俘敌九人……以后一路上又陆续擒获一些敌人。从被俘敌兵的口供中，李长林得知，敌人在合围射南山、兄弟峰扑空后，发觉九十一团已东渡南汉江，便急调三个师来堵击，并以第十七联队抢占元卜洞以南高地，断我退路。所俘获的九名敌人就是敌先头部队的一个班。根据敌情，李长林命令一连留下，抢战元卜洞以南高地，准备掩护；团队继续向北疾进……在一处交叉路口，因敌我双方设置的路标被战士急匆匆的脚步塌倒而相混，致使断后的二营和一连走错方向，与团队失去联系。

……翌日拂晓，团主力经一夜疾进，越过广川，进至间坪里以南地

区，遇到了朝鲜人民军一支侦察队。李长林得知，人民军前沿阵地在五台山，从西山方向再走不远就可到达——这使李长林松了一口气。但是，失去联系的二营和一连还不知去向。李长林命部队先休息，同时派由侦察股长带领几个侦察员寻找二营。

天亮后，雨停了，李长林爬到山顶上，用望远镜向东南方了望……八点多以后，忽然听到东南方响起密集的枪声。李长林估计二营和一连可能被敌人包围了，正在边打边走。李长林命令部队改变从西北方向直奔五台山的路线，而挥师向北，接应二营和一连。

队伍继续前进……山高路滑，乱石荆丛密布，部队抬着伤员、押着俘虏，行走非常艰难。直到午夜，队伍才爬上一座大山。

那时，李长林借着星光，已看到东北方向的茫茫大海。夹带着咸腥气味的海风吹来，令李长林焦虑万分。他命令部队在山沟里隐蔽宿营，以等待二营。

这天天亮后，到十点多，二营和一连终于被找回来了。原来他们走错方向后，转行到剑山地区。天明后被敌人发现，边走边打，冲了几十里才突破敌人的堵截，并歼敌一个连与一个排，还俘敌六十余人。看到二营和一连化险为夷，李长林大喜，随即命令部队折向西北，翻越海拔千余米的铁甲山，到达五台山，找到人民军的防御部队，将全团一路上俘获的一百一十九名俘虏交给了人民军。

之后，李长林率领全团，沿县里、麟蹄、杨口艰苦跋涉。队伍忍饥挨饿，以野菜树叶充饥，顽强行进……又历经六天的长途行进，终于在二十九日到达文登里，与九十一师师部和师主力部队会合。

当率部历经艰苦跋涉，克服了难以想像的重重困难，先期到达文登里的三十一师师长赵兰田和李长林相见时，二人紧紧相抱，激动的泪水流在沾满硝烟泥土的脸上。

三

金化西北不远的黄龙洞。三兵团指挥部驻地。

掩蔽部里，缭绕着烟雾。人们都在抽烟，辛辣的烟草气味儿和人们身上的汗味儿混合在一起，使得空气显得异常憋闷。

王近山拼命地吸着烟，在地上走来走去。日前，十二军曾绍山来电，称该军已撤回。三十一师位于文登里，三十四师位于芝村，三十五师在金化以西的榆谷里……十二军虽然归建，却并没有给王近山多少宽慰。据报，该军主力在过昭阳江时，与九兵团友邻部队挤在一起，千军万马在敌人航空兵和远程炮火的轰炸封锁中，从江中一条水到公路抢道而行，被炸死、淹死者不计其数。三十一师则绕道东海岸，忍饥挨饿十多天才回到文登里。更让王近山恼火的是，六十军一八〇师，整整一个师被打散，归队的没有多少。让王近山等兵团领导不解的是，为什么在自隐里出现歼灭美二十三团和法国营的极好战机时，九兵团首长却让三十一师继续南插？按照三十一师被指定到达的时间和地点看，在没有任何敌人拦阻的情况下，也必须以每小时十一华里的速度才能到达，何况敌机、坦克节节封锁？结果自隐里之战因兵力不足，形成击溃；而三十一师历尽艰险，穿插到位后，仗还没怎么打，就接到收兵回撤的指示，又千方百计从敌人肚子里往回钻……若非三十一师果断机智，恐怕也将遭遇一八〇师的厄运！

“这仗打得真窝囊！”王近山愤愤地骂道。

“通信联络是个大问题，”参谋长王蕴瑞说，“兵团转移时，电台被炸，与各部中断联络三天；而即使电台不炸，往往下达的电令各部迟至一两天后才能收到译出，这太可怕了！”

“志司有电报，说毛主席很关心一八〇师的情况。”政治部主任刘有光，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后，一双发暗的眼睛满布忧虑低声道。“主席电报询问：‘六十军一八〇师情况如何？甚以为念。’现在，韦杰他们已撤到伊川附近。”

“让作战处派去六十军调查情况！”王近山对王蕴瑞说。

“好，那就让作战处长王振夫带人去吧。”王蕴瑞答道。“六十军要有检讨报告，我们兵团也得向上写检讨报告。”

“这次三十一师脱险是个奇迹，”刘有光从一八〇师又联想到三十一师，“昨天，三十一师师长赵兰田来兵团部，汇报了情况。我真没想到他能活着回来……”

“把三十一师的情况和一八〇师相比较，可以得出一些教训。”参谋长李懋芝说，“除了部队的素质有差异外，还有师、团领导的决心是否坚

定，这很关键。”

“嗯，三十一师是个老部队，能打，”刘有光说，“李长林带的九十一团是个红军团。六十军一八〇师成份复杂，国民党起义收编过来的人占比重很大。另外，干部的抽调配备也有问题，还有建制也乱……十二军是由原十一军一个师和十二军两个师合编的；六十军是由六十一军一个师和六十军两个师合编的。只有秦基伟的十五军是原来的完整建制。”

“部队建制打乱了，干部从各处调配来，互相也不熟，作战习惯和战术方法都不太一样，给指挥上带来许多问题。”王蕴瑞点头道。

正在兵团首长谈话间，刘有光的秘书李霞走进掩蔽部，说有人找刘有光。

刘有光走出兵团指挥部作战室，迎面就撞上了六十军副军长查玉升。查玉升原是十四军的师长，是他的老部下，但是资历却比刘有光还老些。

查玉升不知为什么穿了一身士兵服，带着一个警卫员。他敞着怀，一脸怒气。

“噢，是老查呀！”刘有光亲热地招呼道。“走，到我住的掩蔽部谈谈。”

几个人走进刘有光的掩蔽部。屁股还没落座，查玉升就骂开了——“娘的，老子不干啦！我要回十四军！”

“别急嘛，有话慢慢说……”刘有光知道查玉升脾气暴躁，也估计到他是为一八〇师失利的事窝火。

刘有光的秘书李霞在一旁帮着劝解：“查副军长，你消消气，今天兵团小灶吃饺子，你正好赶上……”

“还吃什么鸡巴饺子！老子就是不干啦！六十军这个部队不行，打的什么鸟仗！哼，我打了多少年仗，没见过吃这种败仗，一个师让人家给歼灭，我军历史上都没见过……”

“问题已经发生了，埋怨也没有用。”刘有光耐心劝导着，“兵团已派人去你们军调查情况，你不要急嘛……”

“反正我是不干啦！”查玉升仍旧气呼呼地，“韦杰让我抓后勤，他指挥作战……怎么指挥的？我带一七九师一个营在史仓里，二十九号还听到南边有枪声，不好好组织接应，要是全力以赴，一八〇师可以接出来！”

“情况会搞清楚的，你不要急嘛。你这个人就是脾气大，好啦，消消气吧……”

“我找你，就是要回十四军，六十军没法干啦！你要是不同意，我就去找陈赓司令员！反正我是打定主意了！”

“你的意见我们可以考虑。”刘有光说，“关于六十军的干部调配，过一段兵团领导要重新考虑，现在，你先回去，帮助军里一起总结一下一八〇师失利的教训……千万不要互相埋怨，不管怎么说，你也是六十军的副军长嘛……”

刘有光苦口婆心，劝导了查玉升好一阵，才使他怒气渐消。

之后，刘有光让李霞给查玉升安排地方休息。

“饺子还是要吃的，”送走查玉升时，刘有光说，“仗还要继续打，饭总得吃嘛！”

四

（联合国军方面的有关记载）自五月十六日起，共军发动了他们的第二次春季攻势。最初他们的收获是很惊人的，尤其是在第十军防区的东翼上，可是几天后，攻势的激烈程度就开始减退。一星期后，敌方已伸展过度，感到补给缺乏，而人员的损失更为严重……这时，阿尔蒙德将军开始拟定了一个反攻计划。

五月二十二日黄昏，阿尔蒙德（美第十军军长）将军看到扩张战果的机会就在手边，于是他把第一八七空降团配属给第二步兵师，命令该师师长，立即用这个团沿着洪川到麟蹄的公路，向北作迅速强力的突击。为了急于加速攻势行动，阿尔蒙德将军又在五月二十四日上午命令第二师从一八七空降团中派出一个特遣分队，速去昭阳江上占领架桥位置，并沿途尽量杀伤共军。

……预定的出发时间过去了，特遣分队还未组成。一直迟至午时，

才勉强准备就绪……这时，格尔哈特上校来了，发出了他的指示：命令工兵排和情报搜索班，前进搜索路上的地雷，同时又从第三步兵师借来一个战车连，准备随同特遣分队一同前进。格尔哈特上校告诉各级指挥官，如果要想获得空中支援时，只要将白磷弹向任何目标射击就行了。接着他就命令战车出发，时间大概是下午一时。

四辆战车向北滚动，排长格地勒尔中尉乘第一辆战车，而牛曼少校乘第二辆战车……在行驶两公里后，战车赶上了工兵排和情报搜索班。又前进了一公里，就到达了友军设在高岭镇里的一个前哨。于是暂停下来，等待工兵的地雷侦察班向前探索路线。

一架直升机降落下来，第十军军长阿尔蒙德将军从机上走下来。他质问牛曼少校：为什么停止前进？牛曼少校解释道，只是暂时停一下，以便工兵用侦察器去检查道路。阿尔蒙德将军感到很不耐烦。他说：“我根本不管什么地雷不地雷！你让这些战车尽量向前冲好了，直到你碰上第一个地雷为止。你要以每小时二十公里的速度一直向前！”他一面说，一面向牛曼少校挥舞着他的手杖。

牛曼马上命令部队继续前进，叫战车长们把排档换成第五档——大约相当于每小时二十二公里的速度。

阿尔蒙德将军飞回到一八七空降团指挥所。第七十二战车营的斯班少校正站在指挥所帐篷外边。他是布鲁贝尔克中校留下来等侯后续部队的。阿尔蒙德将军立刻问他属于哪个单位，为什么战车不行动以及第七十二战车营营长的姓名。得到斯班的答复后，他立即说：“你告诉布鲁贝克尔马上率领战车纵队前进．不管它有没有步兵的支援！”

……特遣队碰到阿尔蒙德将军后，战车就一直换了第五档向前狂奔。他们发现了四、五处可疑的敌人阵地，就用战车炮或机关枪射击。在一座断桥附近，战车排长发现有两个人正在摆弄火箭筒，战车向前滚动时，那两个人丢弃了火箭筒，从河床上向西北方向逃走。格地勒尔中尉用五〇机枪把那两个敌人打死了。

接着引来敌火反应——步枪和轻机枪，大致是在七百米以外发射的。

因为战车还在吸引敌人轻兵器的火力，所以战车兵们就把他们所有的兵器向射程内的一切可疑点射击。邻近与公路平行的洪川江岸边的孤

洞中，跳出十几个共军士兵。战车兵打死了其中的五六个。

特遣队继续前进，一路向一切可疑的敌人阵地发射。以后在五月二十五日上午，有一个猎取胜利纪念品的美国兵，在一个洞里找到了七具共军的尸体。又向北前进一段后，发现前方公路上有一群共军士兵，大约二十人左右，这些共军士兵似乎很友好地向战车招手。战车兵用机枪扫射，他们马上散开了。

特遣队在山路上行进……在东边一座小山丘上，有两挺敌人的机关枪向队伍后段射击。押尾的吉普车上的士兵用机枪还击……正在这个时候，一架联络机飞过，先投了一颗绿烟弹以引起注意，接着扔下一颗装着通信的手榴弹。情报搜索班的人员找到了这封通信，上面说在公路东面的一个小山上有大批共军，并且说如果他们希望对敌人作空中攻击，只要向敌人发射两三颗白磷弹即可。牛曼少校不想等侯空中攻击，率队向大龙里前进……一小群敌人在公路西面的山脊上出现，但战车不屑于为他们停车，只有战车兵用机关枪向他们射击而已。又前进了一会儿，领先的战车越过一道水沟。

格地勒尔用无线电告诉牛曼少校说："你最好看看右面的水沟，里面好象有很多的玩意儿。"

因为第二辆战车上的无线电坏了，牛曼少校改坐到第三辆战车上。当他坐的战车刚开到水沟边，他就去寻找格地勒尔所向他提出警告的东西。他发现了几个用木材掩盖的掩蔽部，同时又看见大约有一排敌人，从公路的东边跑进这个水沟。牛曼少校命令情报搜索班进入水沟，向那里的任何敌人射击……情报搜索班用步枪和轻机枪，向沟里似乎有大批敌人的位置射击。班长跑回来向牛曼少校报告说，有好几百敌兵正从水沟的东端逃走……在再度要求下，B连其余战车尽快跟上来后，特遣队先头部队进到了沙底里，遇到差不多有两百多名共军，从公路两边的小山上向战车射击。战车停在小村外边还击，而情报搜索班再度展开，向村庄实行搜索——有三十多个敌人投降了。这时，牛曼作出决定，从工兵排中派出四个人，监护着所有的俘虏。

过了沙底里一段距离，又遇到一群敌人，人数大约八十到一百人，所携带的武器有步枪和冲锋枪，还带有二十多匹驮兽。当战车接近他们时，敌人停止下来观看，似乎怀疑这到底是友军还是敌军的战车。战车便停下来，从二百米以外用机枪和火炮向他们射击。当吉普车和卡车上的人们跳下车来，寻找掩蔽物时，战车兵已经打出大约二十发炮弹和十

箱机枪子弹。敌人被击散了。

十分钟后，战车继续前进。这次走了不到一公里，才碰上敌军，人数比上一次又多了一倍。他们是从西北面向公路上前进，也带着驮兽。经过十五到二十分钟射击，敌人就被击溃了。战车兵相信至少杀伤一半敌兵。

后来，战车继续前进，没有再遇到敌人的抵抗。战车队拐了一个弯，驶到一座小山顶时，看见另外一个敌军纵队向南对着战车走来。有一些敌兵在公路西边的一个干河床中走着，其他的敦军就沿着公路走，他们也带着驮兽。

一架联络机又在头上出现，投下了一封通信说："大约在一公里以北的公路上，差不多有四千名敌军留在那里，有两批喷气机正要出动向他们作空中的攻击。"通信上警告战车暂停，等到飞机投完了燃烧弹之后再前进。格地勒尔把这封通信送给牛曼看。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格地勒尔问道。

牛曼毫不迟疑地回答："我们一直向前去攻击那些敌军！不然回头又会碰上阿尔蒙德将军了。"

他们沿着路边排成散兵线，战车立即向敌军的纵队开火，其距离不比五百米更远。几分钟后，喷气机来到了。它首先投掷汽油弹，接着就向敌军纵队扫射，飞行得那样低，使战车兵都可以感觉到飞机引擎里的热浪。

当敌军遭受到空袭，正在混乱不堪之际，格地勒尔就急于想冲向敌人。于是他的战车领头，所有的战车都跟上来了。飞机还在继续扫射。敌军四散逃走，丢下了补给、驮兽和从美军方面抢来的车辆。现在特遣分队距昭阳江已经不到两公里远。战车在混乱地区猛冲，发射他们所有的一切兵器。道路附近有几所房屋正在焚烧之中，沿着路边都是敌方人兽的尸体，其中有的是汽油弹烧死的，有的是战车打死的。战车兵看见敌兵离开了公路，正向两边的高山上爬登逃命，就向着他们射击。

大约到下午四点半的时候，战车一面还在射击，一面已到达了一个空场，在那里已经可以望见昭阳江了。除了南岸还有些零星的共军逃兵外，战车兵也可以看见在河川北岸，有敌军部队正沿一条公路行进，他们也就向这些敌人射击。

当牛曼少校的兵力到达河岸不久，格尔哈特上校所分别派遣的B连第一、第二两排也随着赶了上来。晚六点三十分，格尔哈特特遣部队的主力才到达。他们在路上也遭遇到一些反抗。那天夜里，特遣部队都在昭阳江的河岸上构成了他们的防御工事。

第十三章 为坚守铁原，彭德怀破釜沉舟，不惜将六十三军打光

一

就在三兵团六十军向伊川、谷山一带后撤休整之际，我十九兵团六十三军则展开于铁原以南、涟川以北，东西正面约二十五公里的防御地域，开始了著名的铁原阻击战的日日夜夜。

六十三军在向北转移途中接到任务，军情火急，部队一开上去就与敌人交了火……各项防御准备工作都是边作战边进行。连日来，军长傅崇碧和政委龙道权往返奔波在第一梯队各师团阵地之间，了解情况，布置任务，并向兵团指挥部发去电报，将他们完成阻敌任务的兵力部署和战术实施计划等一一汇报。

与傅崇碧和龙道权一样，十九兵团指挥部深知六十三军面临的困难。自该军突破临津江以来，已经连续作战月余，弹药给养供应严重不足，部队战斗和非战斗减员也相当大，而且地处朝鲜，部队减员不能随时补充，在六十三军的防御正面，有范弗里特指挥的四个师近五万人，平均每公里地段敌人有七百多人；而六十三军全军仅剩两万四千余人，平均每公里地段上只有三百七十多人。在武器装备上六十三军更处于劣势，全军不要说没有坦克和飞机，就连火炮也少得可怜，把六〇迫击炮算在内才总计二百四十余门；而敌人则有各种火炮一千三百余门，坦克一百八十余辆，还有空军的支援。六十三军要将装备、火力和兵力占明显优势的敌人阻挡在铁原以南，阻击时间不是一天，两天，而是整整半个月！形势严峻可想而知。

面对这种情况，十九兵团杨得志司令员和李志民政委等兵团首长对于六十三军能否完成此项阻敌任务没有把握，他们曾给志司发电，陈述困难："敌先头坦克和汽车部队已进到涟川附近。东边敌已到文岩里向芝浦里侦察，芝浦里是否有三兵团部队请告。原令六十五军在涟川以南地区阻敌半月至二十天，该军未能完成任务，仅四天将敌放至涟川附近，使六十三军来不及准备。虽已令该军迅速布置，但可能难以完成志司给予的任务。"

志司的回电很快来到，口气坚决，不容置疑："你们应令一八七、一八九两师各一部迅速向南挺进，坚决顶住敌人。该两师主力争取时间在

预定地区抢修工事外应令军直和一八八师一部在铁原西北志司指定的地区和内外石桥西北地区抢修工事以防万一，并令一八八师在朔宁及东南地区作坚决战斗的准备。”

接到志司回电后，兵团指挥部立即向六十三军发出电令，并给六十五军发电，责令该军配合六十三军的行动。十九兵团指挥部发给六十五军的电令措辞相当严厉：“敌人并未增加新的力量，你们将敌人很快放进涟川地区，既如此你们应立即组织力量打击敌人侧背阻滞敌人前进，便于六十三军抢修工事，否则铁原失守你们应负责任。”

这天午后，十九兵团指挥部作战室里，气氛相当紧张。闷热的天气加上掩蔽部又不通风，使得兵团首长们热汗淋漓……他们一个劲儿地抽着烟，不时用胳膊抹一把额头的汗水。六十三军的防御部署和战术安排的报告已经用电报发来，兵团首长们正在仔细研究。

一个小时以前，指挥部接到彭德怀司令员亲自打来的电话，询问六十三军防御部署的安排。杨得志司令员从话筒里听出彭德怀司令员的焦灼不安，彭总用沙哑而沉闷的声音对杨得志说，“就是把六十三军打光，也要坚守铁原十五至二十天！”

事关全局，看来要破釜沉舟了。身经百战的杨得志司令员当然清楚六十三军所负任务的极端重要性。“将六十三军打光——就是说，不惜一切代价，也要以局部的拼死坚守换取整个战线的稳定。”——这是志司的决心。问题是，以六十三军的力量阻敌十五至二十天，并不只是有拼到最后一个人的决心便能解决问题。仗怎么打？如何尽可能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则需要各级指挥员头脑冷静、机智而清醒……现在，兵团首长们研究着六十三军的报告感到稍许的宽慰。不用说，这是一个详细周密而又合乎实际情况的安排——在兵力部署上，六十三军决定采取纵深梯次配备的方法，少摆兵，多屯兵，以减少敌密集火力对我杀伤。并以战斗小组上前沿与敌纠缠，使敌不能过早迫近我主阵地。在火力组织上，注意充分发挥各种火炮和短兵火器的威力；在战术运用上，采取正面抗击与侧翼反击相结合，并在夜晚派出小部队去袭扰敌人……“看来，战争锻炼了我们的指挥员，”杨得志司令员满意地说，“仗虽然越打越大，可是我们指挥员的指挥却是越来越细了……”

“傅崇碧他们没有提出什么困难呀！”副司令员郑维山以指节敲着桌上六十三军的报告，话语透出担心——如果六十三军对困难估计不足，思想上缺乏准备，事到临头恐怕会吃亏。

“这个问题我们要主动问他们一下，”杨得志说，“我看，傅崇碧他们是有意不向上面提什么困难，因为他们也了解兵团的情况……”

“他们不提，我们要主动问，”李志民说，“要帮助他们具体解决困难……政治工作方面我和陈先瑞抓一下，关键是要树立大家的信心，首先要从思想上顶住，思想垮下来，队伍就很难坚持……”

“还有后勤方面问题也不少。”郑维山思虑了一下说，“现在兵团后勤部已撤销，人员都充实到志愿军后勤司令部和新成立的几个分部了。我们十九兵团的供应由三分部负责，但是，后勤工作量大、复杂、困难，单靠谁也不行。兵团组织了一些运输小分队，也要求军里组织一些小分队……”

“要给三分部打电话联系，让他们了解我们的任务和后勤方面的困难。”杨得志说。

“我来找他们！”李志民说，“彭总早就讲了嘛，这次仗打胜了，全体指战员的功劳算一半，后勤算一半——这一半的功劳是那么容易得到的吗？”

“说实话，目前六十三军最大的困难，我看还是兵力不足……”杨得志说，“我看兵团应该给他们一些最实际的帮助——从兵团直属队里抽些人出来增加六十三军的力量……”

——杨得志等十九兵团首长的这一决定确实给了六十三军很大鼓舞，当杨司令员通过电话，在一八九师阵地上找到傅崇碧后，把兵团领导这一决定告诉他时，傅崇碧非常激动……“傅崇碧吗？你们六十三军担负的阻击任务很艰巨，彭总很关注你们的情况……我们想了解一下，你们都有些什么困难？”电话中，杨得志先这样询问。

“困难是一大堆呀！”傅崇碧笑道，“但是我们军领导研究过了，大家意见一致，一条也不提！”

“你说一条也不提，实际上提了一大堆嘛！”杨得志揶揄地说。“告诉你，我们研究过了，决定从兵团直属队里抽五百战斗骨干给你们！”

听到这话，傅崇碧愣了一下，好一会儿没有说话。

杨得志接着讲道：

“……给你们五百人，我告诉他们了，要尽可能多抽一些有战斗经验的老兵给你们。”

傅崇碧激动了，在电话里喊了起来：“感谢兵团的支援！我们马上把兵团的这个决定传达到每一个战士！请首长放心吧，我们一定完成任务，不让范弗里特前进一步！”

悲壮而惨烈的铁原阻击战开始了。

六十三军以一八七、一八九师为第一梯队，沿涟川至铁原公路两侧构筑梯次纵深防御阵地；以六十五军第一九四师在铁原以西玉女峰、内洞、朔宁一带防御；以一八八师为预备队，在铁原以西驿谷川、楸屯里地域集结，并组成反敌人空降部队……五月三十日，敌人发起试探性进攻，以多路部队向我各前沿阵地攻进，均被我击退。

从六月一日起，敌人集中兵力，开始了全面的猛烈进攻……连日来，涟川至铁原一线成了一片火海。敌人密集的炮火把山上的树成片成片地炸光……滚滚的浓烟遮天蔽日，阵地上的天空整日笼罩着硝烟……敌人将成百辆坦克列开，远远望去似一道城墙……我军指战员在阵地上挖掘一米多宽的交通壕，敌人坦克上来了，战士们就爬到沟里隐蔽，坦克开过去后，战士们便从壕沟一跃而出，扔出一颗接一颗的反坦克手雷，将敌坦克炸毁……在这人与钢铁较量的战斗中，我军指战员以气壮山河的英勇气慨，坚守着他们脚下的阵地。

战斗最紧张的日子里，彭德怀司令员一天数次打电话到六十三军指挥部，要该军不惜任何代价，坚守十五天……志司驻地空寺洞距六十三军防御阵地一百多里，彭德怀时常登上山坡，遥遥望着涟川至铁原一线的冲天硝烟，关注着铁原阻击战……一八九师首当其冲……头上，盘旋着敌人的飞机；面前，是敌人的坦克群；炮火铺天盖地倾泻到阵地上……敌人在强大火力掩护下，逐次增加兵力，多方面、多梯次向我阵地轮番冲击……有的阵地被敌占领，之后又被我组织力量收复；之后敌人再次攻占，我们再次恢复。一天之内反复争夺可达数次，战斗异常激烈。

坚守三天三夜之后，一八九师遭受重大伤亡，有的营连已经打光，一些阵地相继被敌人突破……在这种情况下，傅崇碧、龙道权决定由一八八师接替一八九师防御，将一八九师残部撤下，缩编为一个团，师长当团长，团长当营长，补充粮弹，做为军的预备队。

在一八八师开上去之前，杨得志司令员特意打电话给傅崇碧，提醒他，六十三军的任务是防御阻击，而不是固守某一阵地。应当允许部队有失有得，得而复失……要注意保存力量减少牺牲，关键是从总体上阻住敌人进攻的势头，迟滞住敌人向铁原方向的逼近。

“是，我们明白上级的意图，”傅崇碧回答道，“不管采用什么办法，只要挡住敌人就行！请首长放心，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　　二六月二日夜晚，一八八师五六三团由铁原东南的栗枝里向涟川方向开进，目标：高台山以南，接替一八九师防御阵地。

大雨倾盆，山路泥泞不堪。战士们冒着大雨翻山越岭。幸好，敌人的探照灯不时在夜空中扫来扫去，让战士们不少“借光”。

为了让战士们互相跟紧，不致掉队迷路，团领导让各营连将当地一种夜里能放出磷光的树剥了皮，每个战士背后绑上一块……崎岖的山路上，一溜放着磷光的活动目标在险路上攀援跃动。大雨中，后边的战士盯着前边战士背后的那块发亮的树皮，艰难地跋涉……大雨一夜未停，队伍的脚步也一夜未停。由于雨大路滑，行军路线不熟，加之山路陡峭，到达指定地域时，已是六月三日早晨……其间，有一次险些误入敌人阵地，多亏遇到一八九师阵地上的几个战士拦住了他们。

队伍到达防御阵地后，团长马兆民和政委刘炎田找到一八九师指挥所，那是山岩边的一个洞子。虽是早晨，但阴雨使得天色昏黑……洞外雨水飞溅，洞里也很潮湿，洞顶和洞壁到处渗水，滴滴嗒嗒……马兆民和刘炎田赶到一八九师指挥所的时候，师长许诚等人正在吃早饭。说是早饭，不过是弹药箱子上放着几碗用炒面煮的糊糊，外加几块压缩饼干。军参谋长杜瑶华也在一八九师。由于一八九师防御地段承受压力太大，傅崇碧特意让军参谋长亲自到一八九师指挥。这样，可以使军里更便于直接掌握情况；何况，入朝之前，杜瑶华曾经担任过一八九师师长，对部队很熟悉。

指挥所里，气氛紧张而压抑。人们默默地吃着简单的早餐，看到马兆民和刘炎田走进洞子，人们也没表现出意外或是惊喜。——或许，他们认为五六三团早就该开到了，为什么一直拖到今天早晨？不过，刘炎田政委还是从师长许诚的一声不为人注意的叹息声中，感觉到对方似乎如释重负了。

简单的寒暄之后，迅速转入正题——战场上不需要多余的罗嗦和客

套。　“你们五六三团全上来了？”军参谋长杜珏华问。

“下大雨，走了一夜，都成了泥人啦！”马兆民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点头称是。

“说是全团都来了，其实部队打了一个多月，减员很大。”刘炎田告诉杜珏华。

“哦。”杜珏华并未在意，似乎减员缺编是很正常的事情。

“现在，我们团的情况，人数多的连队也就有一百一二十人，少的连队只剩几十人了。”刘炎田补充道，又说，“人虽然少些，但是交给我们团的任务坚决完成，不打折扣！”

“仗很残酷呀，你们要有准备……”师长许诚说，话语带有一种劝诫，“你们一八八师五六三团是个很能打的团，这我们知道……但是不能硬拼，尤其是敌人炮火准备的时候，千万要隐蔽好，减少伤亡……我们上去这两个团，几天打下来，所剩无几喽。”

“这样吧，”杜珏华打断许诚的话，干脆简洁地交待任务，“你们团立即开上去，构筑工事，接替一八九师五六七团的防御……估计五六七团能坚持到今天中午十二点，十二点以前你们要把阵地接下来……另外，你们团先上去，明天，你们一八八师要全部开上来，接替一八九师——我已接到指挥部的通知……”

接受任务后，马兆民和刘炎田立即赶回团指挥所，召集各营营长开会，布置任务，划分防域地段，命令各营连立即进入阵地，接替五六七团的防御。

团指挥所设在一条干河滩里，河滩满是沙砾和巨石。由于沙石渗水，所以尽管连日大雨不断，河滩却无积水……散会后，警卫员们找来些柴禾，架几块石头，用罐头盒烧水。机关干部们也来来往往，处理一些事务……这时，雨已渐渐停歇了。从东边飞来一架散侦察机，嗡嗡嗡嗡，盘旋而过。这种情况大家都已司空见惯，并未在意。却不料十几分钟后，突然轰隆轰隆几声巨响，敌人向沙滩里发射了几发炮弹——炮弹爆炸后，腾起了滚滚的黄烟，直冲天空！这是敌人为给炮兵指示目标发射的烟幕弹。

“不好，敌人放毒气弹啦！”副团长杨玉明喊了起来，“毒瓦斯！赶快

用湿毛巾捂住鼻子，别吸了毒气！”

人们乱成一团，各自找毛巾蘸水；水没有了，干脆就解开裤子朝毛巾上尿了一泡，之后捂住口鼻，以防毒气……顷刻间，一排接一排炮弹呼啸而至。河滩里落下炮弹——轰隆轰隆，响成一片。一颗炮弹正好落在烧水的警卫员身边，随着爆炸的声浪，罐头盒连同警卫员的帽子被高高地抛到空中……惨叫声四处可闻。

团长马兆民和政委刘炎田迅速躲在河滩的巨石后，看见团指挥部人员四散躲避，被炸中的战士倒卧在河滩上，断肢残臂，鲜血殷红……爆炸声停止后，人们清理现场——警卫员和通信员一共被炸死八个！其中包括跟随刘炎田已经一年多的一位贴身警卫员！

在掩埋这些烈士遗体的时候，团首长们阴沉着脸，一声不吭。他们在向这些朝夕相处的战士们告别之际，顾不上流泪和感伤，他们心中很清楚：这突如其来的灾难已经告诉他们，等待着五六三团的，将是多么残酷的日日夜夜！

……就在团指挥所遭敌炮火轰击受损后，刚刚转移到河滩以西的一座小山坡上，便传来紧急情况——一营营长李寿昌向团指挥所报告：该营一连二排在打退敌人一个营的几次进攻后，已被敌人的两个营分路切断，将二排包围在一座孤立的高山上。

“告诉二排，要沉着应战！晚上我派人去解围！”马兆民对一营营长说。

团指挥所西南方向，一营阵地上，枪炮声密如炒豆……二排阵地比较靠南，而且被敌人两个营的兵力切断包围，形势相当严重。

“直接跟二排联络！”刘炎田对一个参谋说。

好不容易要通了二排的电话，接电话的是副排长李秉群。

“请团首长放心，人在阵地在……”话筒里传出李秉群的声音，转瞬又被一阵密集的枪声淹没。

“你们排现在还剩多少人？喂！喂！还剩多少人？”刘炎田大声喊着。

“排长牺牲了……加上我，还剩八个人！首长，敌人又攻上来了，我去参加战斗啦！”李秉群在电话里急切呼喊起来。

“你们要想办法拖到夜里，到时候我们派部队去接应你们突围……”刘炎田正讲着，猛听得话筒里传来轰的一响，接着便再无声息。

刘炎田又将电话机摇柄转动着，但话筒里毫无声息：很显然，电话线被炸断了……李秉群怎么样了？二排这八个人能不能坚持到夜间？

……二排八勇士被敌重兵包围的情况，引起了团、师、军领导的关注，甚至兵团司令员杨得志也为之牵肠挂肚。

午夜后，兵团司令部参谋李大权向杨得志报告：五六三团一营二排坚守的山头上，依然有火光和枪声……八勇士还在与敌拼搏……“六十三军派去解围的部队呢？”杨得志关切的询问。

“唉，几次派出接援部队，都没能靠上去……”李大权叹道，“下雨，山高路滑，敌人火力封锁很严密……”

这一夜，淫雨不停。淅沥淅沥的雨声敲击着杨得志司令员的心，使得他彻夜焦虑不眠。

拂晓时分，雨停了。五六三团的报告传到兵团指挥部：二排阵地上枪声停了。阵地前到处是敌人尸体……敌人也撤下去了。

但是，阵地上不见了八位勇士的踪影……“赶快派人继续寻找！”杨得志命令道。

一个多小时后，六十三军向兵团指挥部报告，已找回一位负伤的班长和两位负伤的战士，并将八勇士与敌搏斗的情况简要告知一这一夜，八勇士击退敌人多少次进攻，谁也记不清了。他们只记得敌人每次进攻前，都有二十分钟至半个小时的炮击……炮弹象一阵阵冰雹砸在阵地上，碎石泥土连同大雨漫天倾泻，压得战士们抬不起头来。敌人几度冲上山头，都被他们打了下去……午夜过后，他们八个人总共剩下十五发子弹，然而敌人还是一个劲地向山上冲。他们只得用刺刀、枪托和石头、木棍与敌人搏斗……最后一颗子弹打光后，他们仅剩下几颗手榴弹。在危急关头，副排长李秉群对大家说：“现在，我们已被敌人三面包围，与上级也失去了联络；要突围，我们只有八个人，不可能；要打，又没有子弹；和敌人面对面的拼，他们人太多，搞不好我们会被敌人捉

了俘虏……我们是‘钢铁营’、‘特功排’的战士，不能给英雄部队脸上抹黑！更不能给中国人民丢脸！我提议跳崖！宁死不当俘虏！”

——李秉群的提议得到七位战士的赞同。于是，勇士们在敌人冲上来的时候，把最后几颗手榴弹扔向敌群，在身后敌人被炸得鬼哭狼嚎之际，勇士们一个接一个，跳下了几丈高的悬崖……事后，六十三军几次派人寻找李秉群等人都没有找到。勇士们跳下的悬崖有五丈多深，除了侥幸生还的三位战士外，其他人可能都牺牲了。

听到八勇士的这些情况，兵团政委李志民禁不住流泪了，他激动地说：“让六十三军政治部赶快把这八位同志的名字报来，要整理他们的事迹，为他们记功！”

从此，八位勇士的英名连同他们那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便被永远地载入了十九兵团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光辉史册。他们的名字是：李秉群、翟国灵、罗俊成、侯天佑、贺成玉、崔学才、张秋昌、孟庆修。

三

（战地记者华山的日记）

1951年5月28日 银房洞-远云里昨晚到六十三军，行程七十里，吉普车走通宵。

市边里——铁原公路上，遇开阔地，水稻田，一里多地泥泞，车辆顶牛。从晚九时堵到晨二时，才见汽车东来，已在小房里睡了两小时。西侧有特务打信号弹。到沟口，找不到路，敌机开始活跃，东、西、南三面挂灯。好在不是干线。否则重榴弹炮、野炮团，汽车大车，步行队伍，都麻烦。三时天已亮，在公路隐蔽车，步行进沟十五——二十里，到银房洞，住远云里。到时五时，太阳已出二十分钟。

敌上午到涟川，下午缩回麻田、金谷里。

敌东线已过襄阳，中路到春川附近，西线到永平里、东豆川、绀岳山一线。是乘我后撤时，衔尾猛击，进展甚快。碰到打击会停下。只是休整成问题了。必须在铁原——涟川一带坚决抗击。这一带工事好，有利于杀伤敌有生力量。采访可得加紧了。

1951年5月29日

敌在中路集结重兵，迅速前进，以铁原、金化、杨口为目标。仅铁原正面，从高浪浦到金谷里、永平里一线，沿汉城——铁原铁路北犯的就有美骑一师、英二十八旅、美二十三师等……命令：六月二十日以前不能放弃铁原（东西交通必经枢纽）。

这里地形开阔，公路铁路网，便于敌坦克活动，又无好山，一场恶战在意料中。

去不成一八八师，向导带错路，赶不上汽车。明晚该师即向铁原西北转移。到新驻地再去更好。

1951年6月1日

铁原正面敌攻得紧，连日排炮沸腾，听不出个儿。只一八八师留在后面。

部队减员。以这力量守阵地，很苦，经过动员还是很有信心："地形是可以改造的，只要修筑好工事，敌人上不来！顾虑：没鞋怎么办？弹药粮食能否供得上？""只要上级给一双鞋，给吃饱饭，保证完成任务！"地形开阔，对坦克有顾虑。战士孔令喜的阵地在路口河滩上，没信心："守是没问题，就怕坦克上来，把工事碾平，压扁了。"大家给他出主意：在阵地前沿预埋拉火雷，反坦克雷，"打坏前面的坦克，后面的就上不来，你的机枪就发扬火力了。""你在旁边挖个预备阵地，压坏一个，还有一个！"多好的战士！在炮火下，都知道挖工事，打洞子，非常积极。关键在动员教育，树立长期作战思想，横下条心修筑工事。会出奇迹！

晚间去一八八师，二十里，向东南，小丘陵，住下。

1951年6月2日

晨到师指挥所。谈了许多线索，突破临津江的宝贝多啦。又去五六三团，过好几道铁路公路，到铁原东南栗枝里。

团政治处在公路边小梨园里。白粉墙的房子，柜台上倒放着盖满灰尘的座钟，穿衣镜，园主人在和平日子里的生活看来满不错的。现在梨树没有剪枝，没有培土追肥，地毯式的炮轰在西南三十里处开了锅。今秋就算不受风雹虫灾，也难免炮火摧残了。我们住在公路路基下的洞子里，护顶是椽子架着洋铁皮，土层覆盖，里墙衬着隔扇和薄板，过火炕

铺着草垫，洞子一头挤着房东一家七口，一头挤着主任、我、三个采访对象和电话机。每晚淋雨行军，身上从没干过，黎明往往冻醒，现在突然坐上热坑，真是妙不可言，浑身的毛孔、神经，脉络、血管都舒展开来，人也软了，融化了，叫你困乏，沉沉入梦，只好拼命睁大眼睛，竖起耳朵细听，奋笔记录，不让瞌睡捣乱。而谈材料的，一个谈着，两个都呼呼睡了，这个叫醒那个，接下去谈，自己也呼呼睡了。飞机贴地皮过，打脑门飞，也吵不醒。

去三营，晚七时才能动身，因为要沿公路走，通过开阔地，穿过铁原城。中午睡着了。醒来倾盆大雨，公路上烟雨飞溅。晨三时开饭，披上雨衣，出门一百余米，下截湿透。在过道吃饭，冷嗖嗖的，又要发烧，闹肚子。想趁早赶到三营，争取晚上睡一觉。团长马兆民，政委刘炎田都不让走。正争辩，来电话，命令五六三团马上集结队伍，出发执行任务。时晚上六时。敌四个团攻下两座山头，从涟川东北沟楔入，威胁一八七师侧后。一八九师两个团守备三天，杀伤敌一千余人，自己伤亡六百余人，已失去战斗力。要五六三团赶去参加反击，或固守。团长马兆民顿时神色庄严，打电话给一、三营，说情况，行军路线，进入位置。然后，“警卫员，雨衣！叫张参谋跟上我，先到一八九师指去！”

石岩下没有遮拦，雨水顺着雨衣流过手背，团长手里正捻动着一支卷烟，几回停手打着电话。新买的烟草，破报纸裁的卷烟纸。我们的团长临上火线也抽不上一支纸烟啊！这两天，小灶有几枚松花蛋和咸肉下饭，就喜笑颜开了。看着卷烟在水淋淋的手指间从容滚动，一阵辛辣涌上鼻尖，我说不出话，从挂包里掏出几盒烟来，往他口袋里塞：“你打仗，阵地上抽吧。”这是从北京寄到志司，又随身带来的，有日子了。“哪有这道理，”他闪开身子，“抽客人的烟！”“以后你好好招待我，今天抽我的，我很多！”我让他的警卫员把烟装起，他愣住了，拍着后脑勺想，“我送你什么呢？”“不要，什么也不要！你要送我，等这仗以后有了胜利品！”“你胡子多！给你一把刮脸刀！”“我有！你留着用；还是东北战场缴获的美国刀子。”“那不同！那是你的，这是我送你的——英二十九旅的：磨茶山歼灭战的胜利品。”此刻拒绝，徒伤感情，只能紧握对方的手。“祝你成功！”他一转身就消失在大雨中，只雨衣象翅膀张开一闪……

第十四章 队伍撤离的脚步匆忙而杂乱，人们再没有向后回头

从六月四月拂晓，一八八师全部开上一线，接替一八九师防御阵地。师以五六二和五六三团为第一梯队，五六四团为预备队。一八八师右翼为一八七师防御阵地，左翼为三兵团第十五军防御阵地。

其中，五六三团的防御阵地由于紧靠涟川通往铁原的公路和铁路，扼守着敌人攻取铁原的重要通道，因而敌人集结重兵，不惜损兵折将，志在必得。双方展开了一场殊死较量……继该团一营阵地告急，三排剩下八勇士，历经血战，击退敌人多次进攻而舍身跳崖后，三营阵地又频频告急。其中，八连防御地段经历的战斗最为激烈。要知道，在这个连的防御正面，美骑一师动用了整整一个加强团的兵力！

……这天早晨，天刚蒙蒙亮，四野的山峦刚刚显出模糊的轮廓，远方就响起了隆隆的炮声。八连战士们除了担任警戒的以外，都在掩体里和衣而睡。连长郭恩志却几乎一夜没敢合眼，他倚在放着电话机的子弹箱旁，注意倾听着越来越近的炮声……后来，他看看手表，已是五点多了，心想，派出去的侦察组也该回来了，便站起身来，走出掩蔽部。

天色渐渐亮了。山岗上，被昨天炮火削掉树冠的松树干已染上一层金黄色的霞光……沟谷和洼地上方，飘浮着一层淡蓝色的晨雾。附近一道道堑壕里，战士们抱着枪蜷缩在掩体里打瞌睡，一夜的露水打湿了战士们破烂而泥泞的军装……“都醒醒，醒醒，起来活动活动！”郭恩志喊着，“敌人快上来啦，咱们得给他们预备早饭！”

这时，从阵地主峰左下方，副连长带着侦察组的几个人上来了。

“连长，敌人离前边的洼地不远了！一副连长向郭恩志报告，“有两个连！”

“通讯员，”郭恩志大声命令，“通知二排作好战斗准备，一排隐蔽好，不要暴露火力点！”

郭恩志话音刚落，便听见头顶“啾——”响起炮弹飞过的声音，紧接着，“轰——”炮弹在山坡上炸响了，松林里腾起一股烟柱……成排成串的炮弹接二连三地飞来，轰隆——轰隆——阵地被炸开了锅。浓黑的烟雾顿时笼罩了山头……炮弹爆炸声中，战士们迅速在防炮洞里隐蔽

好……十几分钟后，炮火停了，战士们又从防炮洞里钻出，各自来到阻击位置。

远处洼地里，敌人象一群蝗虫一样出现了……敌群涉过了一条小河，又钻入了河边的松林。过了一会儿，敌人从松林以北钻出来，离八连阵地更近了。有的背着枪，有的扛着沉重的子弹吭哧吭哧地向山上爬。

“嗬，敌人送礼来啦！”四班副班长冯贺两臂向前一伸，将机枪口朝下，对准敌人。

等敌人进到我方射程以内，随着连长一声令下，枪声大作，敌人顿时乱了阵脚。战士们嗖嗖地投出手榴弹，呼隆呼隆——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冯贺打得性起，呼地一下跃出工事，端着机枪朝敌人嘟嘟嘟嘟一个劲猛扫……敌人被打得四处乱蹿。紧接着，指导员苏文禄命令六〇炮开火。嗵！嗵！嗵！一串六〇炮弹在松林边成一条线爆炸——撤退到这里的敌兵正碰上炮弹爆炸，一下子被炸倒十几个。

“打得好哇！打得好——狠狠地打狗日的们！叫他们来得回不得！打呀——”郭恩志在山上跳着脚喊。他的嗓门特别响，从东喊到西，又从西喊到东。在连长的大嗓门鼓动下，战士们打得更起劲了。

敌人被打退后，郭恩志钻进掩蔽部，拿起电话向营长张洪报告——“报告营长，刚才把敌人打退了——你听见枪响了吧？跟炒豆似的，消灭敌人有五六十个！”

“好！打得好！”张营长鼓励道，“不过，你们连人数太少，要多动点脑子，敌人还会进攻……”

郭恩志当然清楚八连面临的巨大困难——经过一个多月的连续行军作战，八连全部集合起来只剩四十多人了，而敌人恐怕不只两个连，很可能是整营、整团……“敌人炮火很猛，你们不仅要大量杀伤敌人，也要注意保存自己！”张营长继续叮嘱。

“营长你放心，敌人就是来一个团，我们也有办法治它！要能保证供给我们子弹和手榴弹！”

郭恩志放下电话，过了不一会儿，敌人又开始向八连阵地发射炮弹了。哐——哐——炮弹一发紧接一发落在八连阵地上。这一次炮击，敌

人整整打了一个多小时！

炮击过后，阵地上雾气腾腾。一时间，四处显得格外寂静。这倒让郭恩志有些不安。他走出掩蔽部，站在断崖边向下观察……嘿，前面不正是敌人吗？他们正猫着腰，利用山脚的阴影隐蔽向上运动，企图偷袭一排的阵地！

郭恩志二话没说，招呼上六〇迫击炮手和重机枪手，匆匆赶到一排防守的无名高地，立即着手组织火力。他对六〇迫击炮班长宋乃成说："等敌人上来，你们听见我打第一枪，就向敌群密集的地方各放六发炮弹，前一发，后一发，打成梅花形，把敌人朝中间赶。"

又对机枪手王森茂说："炮打过后，就轮着你们啦！等我第二枪一放，你就往中间扫，把敌人再往两边赶，知道吧？这样，敌人也就剩不下多少了。"说着，郭恩志又瞅了副连长滕俊英一眼，"紧接着，我第三枪一放，你就带两个反击小组出击，狠狠揍兔崽子们！"

……说话间，敌人已转过无名高地的山脚，成散兵队形爬上来，距离只有五六十米了……"叭！"郭恩志抬手，打响第一枪。迫击炮班长宋乃成立即发炮——轰！轰！轰！几声巨响，敌人群中腾起梅花形爆炸烟雾。敌人被炸得东倒西歪。"叭！"郭恩志又打响了第二枪。机枪手王森茂早已憋足了劲，他食指扣紧扳机，对准敌人嘟嘟嘟嘟，一气打了一百五十发，在密集的敌群中扫开一个豁口……这时，敌人避开机枪火力，分左右两路向山上冲来，一路嗷嗷叫着。

"叭！"郭恩志打响了第三枪。

"冲啊——"副连长滕俊英一跃而起，带领两个反击小组冲出堑壕。在震撼山谷的喊杀声中，勇猛扑向敌人，子弹象冰雹似的向敌人卷去，手榴弹一个接一个在敌群中炸开花……剩下的几十个敌人被反击小组追得满山乱跑……——敌人的进攻再次被粉碎。

"进洞，进洞，抽支烟，听听敌人打炮！"郭恩志估计敌人被击退后，肯定会用炮火来报复，便命令反击小组撤回，躲进防炮洞里。

郭恩志的身子刚刚挪进洞口，就听见一发炮弹呼啸着飞来，落在离洞口不远的一棵松树前，轰隆一声巨响，合抱粗的大松树被炸成两截！接着，数不清的炮弹从空中纷纷砸下来，在阵地上刮起一阵摇天撼地的飓风……直到黄昏时分，炮火才渐渐平息。

夜幕降临了，敌人停止了进攻。郭恩志却不让敌人休息，他派出一个五人战斗小组，带足了子弹和手榴弹，偷偷摸到露营的敌人阵地上，一阵痛快的扫射，把正在作梦的敌人打得吱哇乱叫……五个勇士把带的子弹和手榴弹全部打完扔光后，每人捡了几支敌人的自动枪返回了阵地。

第二天，恼羞成怒的敌人开始了疯狂的报复。一清早，公路上就出现了敌人的坦克。三辆并排的坦克后边，是黑压压的一溜望不到头的步兵。远处，还有数不清的人影在晃动着。

郭恩志立即调整了兵力，把三排分成两部分，充实到一排和二排的阵地上。

……战斗开始了。双方子弹似刮风一般扫来扫去，四处横飞。浓密的硝烟吞没了阵地，松林在燃烧，山峦在震荡……二排阵地上，战士们打红了眼。有的战士干脆脱掉上衣，光着膀子打。四班副冯贺在阵地右侧露出半截身子，端着轻机枪同对面四十多个敌人猛扫；弹药手把压满子弹的梭子一个接一个递给他。忽然一发炮弹落在二人身后，泥土扑了冯贺一身，弹药手负了重伤，鲜血染红了裤子。就在冯贺换梭子的时候，敌人乘机冲了上来。弹药手强忍伤痛，端起自动枪向敌人扫射，子弹哗哗地喷出枪口……一排阵地上战斗更为激烈，敌人踏着死尸，一批接一批向上冲来，倒在王森茂机枪前面的敌人就有几十个……敌人一心想炸掉王森茂这挺重机枪，炮弹接二连三地向他砸来，直打得土块石头没头没脸地落下，将王森茂连人带机枪埋住。王森茂翻身从土里爬出，扫掉机枪上的土，朝冲到跟前的敌人又一阵猛烈射击……敌人蜂涌似地冲上山来，阵地上到处是弥漫的硝烟、炮火。碎石、木屑夹杂着子弹和炮弹片，吱吱乱飞……阵地上空灰蒙蒙的，不见天日。异常严重的时刻来临了。

“喂！我们还有五万发子弹，争取一枪打一个呀！”一排长王永义喊了起来。

听到一排长的喊声，郭恩志吃了一惊。按照事先规定的暗语一算，就是说一排只剩下五十发子弹了。他急忙扯开嗓子吼叫起来：“同志们，用石头砸呀！把敌人砸下去！”

战士们立刻把垒工事的石头搬下，连滚带推地向山下的敌人砸去。战士孙风起抱起一块几十斤重的大石头，高高举过头顶，向冲上来的敌

人用力砸下，正好砸在一个敌兵的钢盔上，那个敌兵一声惨叫，倒在地上。孙风起接着又抱起一块石头……敌人从侧面高地和正面山下两路冲击，情况万分危急。电话线也被炸断了，与营部联络不上。郭恩志把军装一脱，端着自动步枪，从一排打到二排，又从二排打到一排，一边打一边鼓动战士……终于，又一次把敌人压到了半山腰……敌人聚集在半山坡，黑压压一片，密密层层将八连守卫的山头包围，到处是晃动的钢盔。八连的勇士们还剩下二十多个，大家默默拔出枪上的刺刀，准备和敌人刺刀见红！

我们是人民的好战士，

我们在战斗里成长，

只要战斗打响，

我们就打个歼灭战……

硝烟弥漫的山头阵地上，响起了八连勇士们悲壮的歌声……　　二

战斗激烈进行当中，五六三团指挥部又一次通过电话，找到三营营长张洪，了解八连阵地防御情况。

“张营长吗？你们营现在怎么样？八连顶得住顶不住？"马兆民问。

“顶不住也得顶，顶得住也得顶！”张洪在电话中说，“团长，你就放心吧！现在正打得来劲哩，你听听，机关枪响得跟开了锯一样，多热闹……”

大概是张洪把电话听筒伸到了营指挥所掩蔽部外面，马兆民听到话筒里传来的鞭炮齐鸣般的枪炮声。

“怎么样，团长？够劲不？哈哈，这仗打得才叫过瘾哩！”张洪对马兆民说。

马兆民皱着眉头，转过脸来朝着一个劲儿地抽烟的刘炎田说：“妈的，张洪这小子还笑……老刘，你来听听，三营那边打得够凶的！”

刘炎田摆了摆手说：

“告诉张洪，让他们注意与各连排阵地的联络，及时掌握好情况，发现问题随时向团里报告。”

半个小时后，张洪来电话向团指挥所报告阵地上出现异常。大概是电话线被炸断后，接头没接好，话筒里传来的声音很小，而且时断时续——“马团长，八连阵地上枪声稀了……电话联系断了……派人去侦察，发现敌人一个连占了八连侧后的制高点，切断了营部和八连的联系……喂！喂！马团长……”

马兆民和刘炎田等迅速研究了方案，通知三营派九连接应八连突围。

……黄昏到来前，张洪兴冲冲地报告：在九连派出一个排的接应下，郭恩志已带领八连剩余的二十多名战士突围成功，回到了营指挥所……几天打下来，八连四十多人共伤亡十六名，但是打垮敌人一个加强团的十三次冲锋，毙敌伤敌约八百余名！

“了不起呀！了不起呀！”听到张洪的报告后，团政委刘炎田一个劲儿地赞叹不已，“要再次通报嘉奖他们！要为八连请功，为郭恩志请功！……”

——胜利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形势越来越严峻：全团战斗力不断被削弱，敌人攻势越来越猛，不少阵地已被敌突破占领……当晚，团指挥所接到命令：北撤至第二线防御阵地，凭借高台山险峻的地势继续阻击敌人。

高台山之战，五六三团度过了最难熬的日子。战斗最艰难的时刻，各营连阵地频频告急。最后的预备队也拉上去打光了……无奈，便将打光了炮弹的迫击炮连开上去增援；迫击炮连上去不久，阵地又被敌人突破，团指挥所又把高射机枪连调上阵地当步兵使……最后，团里又把一些机关干部组织起来，一部分充实到连队作战，一部分负责抢救伤员，搬运牺牲烈士的遗体……到后来，五六三团营长、教导员一级的干部也都操起了冲锋枪，亲自进入战壕阻敌…………大雨又没头没脸地浇下来。高台山后侧靠近公路的山坡上，五六三团指挥所的人们淋着雨，守在报话机和电话边……大雨中，敌人的进攻暂时停止了，但炮击却更猛烈。轰隆轰隆的炮声震得大地痉挛不已，眼见得高台山上成片的树林被炮火炸平……团长马兆民和政委刘炎田各自裹着一件水淋淋的皮大衣，坐在雨水飞溅的山坡上，内心焦灼不安：阵地上的战士怎么样了？又牺牲了多少人？各营连阵地还能坚守多久？一旦部队伤．亡太大而后援不继又该如何？这些问题一个接一个涌上心头，缠绕着他们的神经……风大雨猛，想抽烟无法点火，刘炎田熬不住，便揉碎一截纸烟，把烟丝扔

到嘴里咀嚼着。日日夜夜露宿山林，没有粮食，靠野菜充饥，风雨时时摧打着饥饿的人们——这些都不算什么，最让人痛心不已的是一批又一批战士的牺牲，而这些牺牲能否最终换来铁原阻击战的胜利，却让他心里没底——由此带来的内心痛苦的熬煎，在刘炎田这位三八年投身革命战争的指挥员的经历中，是最难忍受的一回……在整日刮风般的枪炮声中，他不知看过多少次手表。但是秒针似乎被磁石吸住了，总是停留不动。他盼望日头落山，盼望夜的来临，盼望今天残酷的血战迅速成为过去……从此，他深探地品尝到了度日如年的滋味…………刘炎田嚼着辛辣的烟丝，也嚼着这残酷的日子。明天将会怎样呢？他想到最严重的结果：一旦指挥所前方的阵地被突破，那么就意味着一切都将结束。那时，他和团长都必须抄起压满子弹的冲锋枪，带领团指挥所的全体人员，迎向敌人的炮火和子弹……想到这里，刘炎田瞥了一眼身旁的一株小油松——被雨水浇得翠绿的油松显得格外鲜嫩，油松的枝杈上挂着两支冲锋枪——那是他和团长给自己准备的。

“老马，”刘炎田转脸望着马兆民大声开口道，“咱们得有最坏的打算呀！”

马兆民正透过迷蒙的雨帘，望着山上炮弹爆炸掀起的烟雾，双眉紧锁口听到刘炎田的话，一扬头说：“还剩几百人，守十五公里长的阵地，粮弹运不上来，减员得不到补充……最后的结果无非是拼呗……反正没命令就得死守着不能撤！”

马兆民说的是实情。二人沉默了。只听得雨声飞溅，炮声隆隆……“唉，要是我这一百多斤不扔在这儿，回去以后，先喝它一大盆热乎乎的小米粥……”马兆民叹道，“一想起热乎乎的小米粥，战这心里就跟小猫爪子在挠似的痒痒……你呢，老刘？你想干什么？”

“打完仗，我就想找个热炕头，睡它一天一夜。”刘炎田说，“没热炕头也行，只要是块干燥的地方，裹着大衣一躺，什么也不想，痛痛快快地睡一大觉……”说到这里，刘炎田不由地想起从北汉江撤向涟川的路上，有一夜，他困得忍不住，就胡乱倒在一个炮弹坑里裹着大衣睡了一觉，醒来后才发觉身旁不知何时被炮弹炸死了两个战士，自己跟两具血肉模糊的尸体躺在一起……这两位团长和政委希望得到的东西原本是极简单而自然的人生基本需求，但在眼前这严酷的战场上却显得近于奢侈……正当他们为此而生发出憧憬与渴望之际，置于弹药箱上的电话机响起了急促的铃声！

是师长张英辉打来的电话——奉上级指令：六十三军铁原阻击历经十二昼夜，迟滞了敌人的疯狂进攻，掩护了东线部队的转移……任务已经完成，可以撤往伊川地区休整……听到这个消息，刘炎田不知怎么来了力气，腾地一下从地上蹿起……开始还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当确信这消息属实后，他抬起头来，向着茫茫雨空发出一声长叹，随即便感到浑身散了架一般，软得没有一点力气，咕咚——一屁股坐在泥水里！

……当他被两个警卫员架起来，一步一步踏着泥泞北撤的时候，他的两眼直冒金花，漫天飘落的雨线在他的眼里变成了黑蒙蒙的颜色……入朝之初，五六三团兵力总计两千七百余人，而在历经五次战役和铁原阻击战之后，全团指挥所加上各连队，共剩二百六十六人！

这二百六十六人的队伍，在风雨如磐的暗夜中，蹒跚着离开了高台山，离开了铁原……身后，留下了他们那无数长眠的战友。

三

在六十三军指挥所从位于铁原西北方向不远处的于青洞向伊川地区转移之际，军长傅崇碧最后一次登上附近的山岗，向铁原至涟川一带久久地眺望。

十多个日日夜夜，这位身肩重任的军长数不清接到彭德怀司令员和杨得志司令员多少次电报、电话，记不清各师、团阵地有多少次告急，一次次的决断，一次次的化险为夷，使他熬得双目通红，脸颊凹陷，浑身上下瘦得皮包骨头一般。

但是，最重要的是胜利了！上级交给的阻击任务完成了！尽管这胜利是以无数指战员的鲜血和生命为代价换取的。

此刻，傅崇碧眺望着涟川至铁原一线十几公里绵延的战火狼烟，心中升起一种强烈的自豪感，为那些英勇无畏的战士，为那些机智果断的各级指挥员，为自己率领的这支经受住了残酷战争考验的英雄部队！

在与敌人的坦克、大炮和集团冲锋的无数次较量中，为了全局的利益，战士们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是，犹疑和胆怯在那些勇士们的心中没有位置，机智和果敢伴随着他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严峻的日子……傅崇碧不会忘记，在骑一师重点进攻方向上，一八八师付出了怎样的牺牲——五六三团损失最重的四连打得只剩下四个人，危急时刻，一八八师炸毁了铁原东北方向的一座水库。大水汹涌，

浪涛激溅……敌人进攻的出发阵地，转瞬形成一片泽国！如此阻挡住敌人的坦克。但是，两天后，大水退去，敌人又卷土重来，涌向一八八师阵地……为缓解一八八师的巨大压力，军部炮兵群配属一八七师，由师长徐信组织部队向敌人发起反冲击。一线配备迫击炮，二线配备喀秋莎。入夜，骑一师在几百辆坦克围成的城墙堡垒里，搭帐蓬休息……夜半，一八七师炮火齐发，暴风骤雨般席卷敌人营地。被打着火的汽车和帐篷升起十几丈高的烟雾……突击部队乘势袭击敌人营地，打得敌人乱成一团！直到第二天，熊熊大火还在敌人的营地燃烧，硝烟遮蔽了半边天空……现在，当这一切终于成为过去，部队奉命撤离铁原的时候，傅崇碧望着这一片被战火烧焦了的土地，望着他们曾经激战了十数个日日夜夜的战场，悲壮的情怀中竟掺杂着一丝莫名的惆怅——他竟然有些不情愿迈动离去的脚步……是的，战争的血与火，便是军人的证明。而与军人的证明形影相随的，始终是死亡的存在。在那些烟熏火燎过的山岗上，匆匆掩埋了无数年轻指战员的尸骨——在与这如此众多的牺牲者永别之际，人们的脚步又怎能不沉重？或许，生还者将从此不再踏上这片土地；若干年后，这一带洒满鲜血、双方弃尸累累的山岗上，将遍开鲜艳的花朵，爬满茂密的长青藤。到那时，人们还会知道在脚下绿草如茵的地方，曾经埋葬了无数个年轻人的梦吗？

应该知道。

……傅崇碧率领着六十三军指挥部离开了于青洞，离开了铁原……队伍行进的脚步匆忙而又杂乱。人们再没有向后回头……六十三军各师团残部刚刚撤到伊川地区，彭德怀司令员便风尘仆仆地赶到该军军部，亲自来看望这些刚从第一线阵地下来的战士们。

战士们持枪列队欢迎彭总。

那是怎样一种难以形状的军容呵！战士一个个面带菜色，头发和胡须很长，且沾满灰尘，名副其实的“蓬头垢面”。军装已不成其为军装——子弹穿，炮火烧，荆棘扯，条条缕缕在风中飘动。还有些战士光背赤脚，只剩下一条短裤……彭德怀来到战士们面前，拍拍这个的肩膀，摸摸那个的头发，眼睛湿润了。

“你们打得好！打得很好！你们吃了很多苦！牺牲了许多好战友！祖国和人民感谢你们！我彭德怀也感谢你们！”

听到彭德怀司令员的话，战士们顿时激动得相互抱在一起，有的甚

至痛哭失声！

——在最残酷的日子里，面对着身边战友一个接一个倒下，他们没有流泪；甚至在打退敌人的冲锋，匆匆掩埋战友遗体之际，他们也没有流泪……而现在，他们流泪了。

“祖国万岁！”

“一切为了祖国！”

——他们这样用哽咽的声音高呼口号。

告别之际，彭德怀司令员问傅崇碧有什么要求。傅崇碧说：“别的没什么，就是部队减员太严重，有些连队打光了，每个连最多剩下一二十人……”

“给你们补！从西北给你们调补两万人！”彭德怀说。

“有兵就什么也不要了！”傅崇碧笑了。

“不，还要给你们发新军装，新装备！”彭德怀说，“这次给你们每个连两瓶茅台酒、七八条好烟，以后，很快给你们运来大批慰问品——犒劳你们！”

……由于铁原阻击战的胜利，迟滞了敌人的推进，保证了我东线主力部队的后撤布防口至六月十日，终于将敌阻于汶山、高浪浦里、三串里、铁原、金化、杨口一线，使战线趋于稳定。

第五次战役遂告结束。

四

（战地记者华山的日记）

1951年6月3日

昨晚步行回一八八师。二十里泥泞，中午才到。睡下不久，肚疼。团队没吃上饭就行动，更苦了。

白天在洞子睡。下午师副政委李克忠来，说他们晚上行动，一八九

师两个团要下来，到这儿休息。军政治部今晚也有行动。

有电话叫我回兵团，说是总政调我即回北京。战争长期化方针定了。晚间拟和赵部长同行回国。

1951年6月4日

连日淋雨行动，雨季到了！没件雨衣，也没块雨布，行动中还好，停下就冷。一连几晚都行军，连夜采访了一个指导员。

又转来志司电话，还是总政调令。凌晨摸到寺后洞。兵团今晚有人去志司开会，正好同车。

1951年6月5日

黄昏到公路上等汽车。又是嘎斯，开得又猛，想起翻车。不久才发觉司机很熟练，错车又稳又快，踏实了。凌晨二时到空寺洞矿山下房子住，进屋睡。

1951年6月6日

在普金洞里呆了几个钟头。进洞得摸黑几百步，水帘洞式。洞里石窟有电灯，只是太挤，住不下。下午四时半下山到志愿军报社去，我到闫吾那里住。小杨说起有我一封信，在白糖中，吓了一跳。五日晨到兵团时，天已亮，送来了包裹，当时一摸是两条纸烟，一包白糖，以为有信，拆开布包却失望了，让通讯员收起，倒头就睡。赶紧检查，原来是姑娘们有意放在白糖中，缝好，意思是甜中甜，偏我粗枝大叶。现在好，都送礼啦。

总社寄的雨衣，家里寄的雨衣，志政发的雨衣，都没收到。前线寄点东西真难呀。

1951年6月7日

有汽车，晚上走。到伊川桥前，道路很拥挤，又是马车堵桥：赶车的蹲在车上，也不说话，也不动动。忽然想到春旱秋涝的农民，蹲在屋檐下，口衔烟袋锅，吧嗒吧嗒地，两眼望天，光着急不动一动，回天无力的样子。不象汽车司机，野战部队，一堵路，就前跑后颠，想方设法，一齐动手，三下五除二就过去了。今后同小生产方式打交道的日子

多啦！

新溪和遂川间，重型炸弹群把公路破坏了十来里地，汽车乱跳，一陷好深，曲里拐弯也就过去了。到社仓里，已四时，天大亮，又没隐蔽处。沟里矿山住宅区的轮廓倒很整齐，没大破坏，大卡车就停在路边，房前屋后。大概有高射炮阵地，空袭不严重。

赶到朝阳里，十五里，过大山，阴云破，出蓝天。赶紧进沟，房子也满整齐。车停屋前，正要卸行李，野马式出现了，就在社仓里方向，好近！一旋就到了头顶，兜了几圈，司机王大海把车开到屋边，盖上秫秸。好在目标是社仓里的汽车群，高射炮不会让它低飞。

去找洪学智。他们住小公路边的矿洞里，五时到，未起床，给安排地方休息。在洞口平房里，睡到十时。

1951年6月8日

“华山！”门口来了个人，“我是谁？”“你在这儿！”十二年不见，一听声音就认出了。李导！安吴堡青训班的同学“李大刀”，一两千人开大会总爱“拉拉”他出来指挥《大刀进行曲》：先齐唱，再二重唱，又四重唱，一声“杀”喊出四声“杀”来，象回声阵阵，地动山摇。却不搞艺术，搞了军事，想不到还搞后勤！他说，这里物资堆积如山，什么都有，就是前面卡脖子，上不去，前线还得战士自己背负，只够“七日攻势”。运输线成了攻势焦点。关键在树立长期观点，同前线摆在同等地位，通盘解决，彻底改观。

洪学智找去吃饭。在东北战场采访，跑六纵最多，他是纵队司令员，现在是志后司令员，很亲切。正好有个文件，要我带回北京，面交总政肖华。今晚安排车去安东，当晚可到。谈到运输形势。朝鲜半岛狭长，山脉纵贯南北，交通干线夹在中间，等于只有一条，是日寇占领期间所建，专为进攻中国，直叩东北大门。江流则是东西方向，桥梁多，枢纽多，空中好封锁。斗争可歌可泣，群众创造丰富极了，彭总评价很高：前线的胜利，有后勤百分之五十一的功劳。我们的战士太可爱了，有饭吃，有弹药，就打胜仗。东西上不去，等于犯罪！要好好总结，把兵站线，从祖国摆到最前沿，到处都有避弹仓库、汽车隐蔽部，到处都好错车，随炸毁，随修复，就是要建成一条炸不断的运输线……沿着熟悉的公路北行，过大同江，清川江、大宁江……飞机照样盘旋，照明弹照样封锁江面，来往汽车总没停过。还多次碰上火车南开。多少朝鲜妇

女和东北民工在运土铺路！

猛看见江那边的城市灯火，热泪都夺眶而出了。

前线的艰苦，换来祖国的平安，不就是战士最大的幸福吗？

第十五章 从三八线开始，在三八线结束——历史完成了一个螺旋形的圆

一

一九五一年六月上旬的一天上午，在北京中南海丰泽园的菊香书屋里，毛泽东主席接见了刚刚从朝鲜前线回到北京的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同志。

“邓华同志，你瘦多了嘛！”毛泽东伸出宽厚的大手迎接走进门来的邓华，“劳师远征，保家卫国，辛苦辛苦！”

毛泽东随和地说笑寒喧，使邓华在刚刚进入毛泽东办公室前的拘谨顿时冰释。

“主席统筹全局，国际国内，诸事如山，比我们累多了。”邓华笑道，“我们倒是单纯，只管打仗……”

“打仗可不简单，特别是跟美国军队在朝鲜作战，国际战争呵！”毛泽东说着，请邓华就坐，一边从桌上拿起香烟，请邓华抽烟，他自己也取一支烟点燃。

邓华此行是奉彭德怀之命，率领第一批入朝的几个军长回国向毛泽东主席汇报前线战况的，昨天由沈阳到京后，刚在北京饭店住下，邓华就接到毛泽东主席秘书的电话，通知他今日上午向毛泽东主席汇报。

此刻，邓华坐在毛泽东主席对面，抽着烟，心绪如潮。敞开的窗户送进初夏的阳光和院里带有松树气味的清风。他打开写满密密麻麻字迹的本子，按照事先的准备逐条向毛泽东主席汇报……诸如对志愿军与美军作战形势的分析，对战争发展状况的估计，以及改善装备、改善后勤供应和轮换作战部队等。

毛泽东抽着烟，注意倾听邓华的汇报，不时拿起铅笔，在一张白纸上记几个字。

“好，你谈的情况很详尽、具体。”邓华谈完后，毛泽东点头道，随即站起身来，在室内来回踱步。

……二阶段作战开始后，毛泽东十分关注战况，不时让军委作出汇报。尤其是得知一八〇师受损的消息后，更为焦虑不安，立即让军委给志司发电报，询问一八〇师的详细情况。五月下旬，解方曾来京向毛泽东汇报情况，谈到五次战役的实践证明，包围敌人后，必须集中优势兵力当夜消灭敌人，否则，第二天敌人便会借助大量飞机的支援，或拼死固守，或突围逃走，使我很难吃掉敌人。因此，歼灭战的胃口不能张得太大，不可能一口气吃掉敌人几个师的兵力……“邓华同志，”毛泽东停下脚步，转身对着邓华发问，“你看我们下一步该如何打算？”

“根据敌我力量对比，战争极有可能长期。”邓华说，“关于长期作战的思想，主席早有电报指示，我们领会得不深，因此，五次战役口子张得太大，想打大歼灭战，结果被敌人反击得手……”

“欲速则不达。”毛泽东沉吟道，“你是说——持久战？”

邓华点了点头。

“嗯。持久战是我们战胜日本侵略军队的法宝……在以劣势装备对优势敌人的作战中，特别应当注意扬我所长，避我所短……持久，持久……消耗敌人……打法上轮番作战，可以‘零敲牛皮糖’。我们一个军每次以干净彻底地消灭敌一个营为目标，积少成多，逐步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使其知难而退……”

“‘零敲牛皮糖’？”邓华惊喜地，“好哇，主席，就是用这个战术……用这个战术搞敌人，让他没办法应付！”

“现在，我们要教育部队树立长期作战思想，和敌人边打边谈……”毛泽东说。

“要谈判吗？”邓华听到主席这样说，非常敏感。

“是的……美国人在五月底，通过外交人员接触了苏联的马立克，提出了愿意与我们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问题……前几天，金日成来北京，我和恩来与朝鲜方面就此进行了讨论。当然，我们如能再歼灭敌人更多的有生力量再谈，更为有利。但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是我们历来的主张，如果能以‘逐步撤退外国军队、包括朝鲜的前途等问题’为条件来谈判，我们也不宜拒绝。中央也开了会，研究下一步怎么办？多数同志都主张我军宜停在三八线附近，边打边谈，争取谈判解决问题……是啊，南北朝鲜以三八线为界，现在把敌人从朝鲜北部赶出去的目的已经达

到，停在三八线，恢复战前状态，各方面都不丢面子。如果继续打下去，我们虽然可以逐步改善装备，增加力量，改变敌我双方力量对比，但是困难也不小……不过，美国方面提出愿意谈判也可能又是缓兵之计，或是为了争取国际舆论。因此，我们必须有长期作战的准备，边打边谈……”

“中央的决定很正确。”邓华点头称是。“我们立足于打，作好长期打的准备，同时争取谈判解决问题。”

“关于你刚才还提到的几个问题——装备的改善——我们向苏联订购了一百个师的装备大部已运到，高炮部队正在训练，不久可入朝；关于志愿军的后勤供应问题，我们已经买了几千辆汽车，交通改善了，供应也会好起来，还有轮换作战的问题，这个我早就考虑过。现在杨成武的二十兵团正在准备向朝鲜开进……”

“有中央的支持，我们就有决心坚持到胜利！”邓华听着毛泽东主席的一番话，心里感到很踏实了。

“和你一同回国的还有几个军长？”毛泽东问。

“是第一批入朝的十三兵团的几个军长，”邓华回答道，“三十八军的梁兴初，三十九军的吴信泉，四十军的温玉成，四十二军的吴瑞林……现在都住在北京饭店。周总理和聂代总长已让作战部长李涛来看望过大家，还给每个人发了二百元钱，让大家买点吃的，补补身体……”

“好嘛，好嘛，”毛泽东笑道，“让他们到处看看，玩玩，休息休息，也可以给即将入朝的部队作作报告，介绍介绍对美军作战的经验。我看，该谈的你今天都谈了，他们几个军长就不要再谈了，但我要见见他们。明天中午，请他们到我这里来，我请你们大家吃—餐便饭，四菜一汤，家常便饭……”

“他们一听主席请吃饭，会兴奋得一夜睡不好觉！“邓华笑道。”他们早就盼着见见主席哩！”

“他们从前线回来，劳苦功高，我当然该请他们吃饭嘛！”毛泽东呵呵笑了。

二

邓华一行在京逗留的一个星期内，不但毛泽东主席亲自接见并请大家共进午餐，肖华、肖劲光、刘亚楼、钟赤兵等领导同志还分别代表总政、海军、空军、北京军区、中国民航宴请他们，吃了北京的名菜涮羊肉、烤鸭、谭家菜，还游览了京城各处名胜古迹。其间，杨成武司令员还专门把他们接到二十兵团指挥部驻地天津，热情招待，并由邓华同志向二十兵团团以上干部作了报告。杨成武还陪同邓华等人参观了当时天津有名的跑马场。

在这短短一周时间里，最忙最累的要数邓华了。前线军情时时牵动着他们的心，毛泽东主席对战争如何继续进行所制订的战略方针和战术思想又令他彻夜不眠，反复思索、理解和消化。在每日紧张的活动和应酬之余，他便在北京饭店的寓所，摊开笔记本，提起钢笔，凝神思索，将自己的体会写成文章，题为《论朝鲜战场之持久战》。朝鲜战争爆发已近一年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已历时八个月，经过了五次大的战役。这中间确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认真加以总结……邓华一支接一支地抽着香烟．在北京饭店的一个个不眠之夜；倾注心血起草着这篇文章。在这篇不久后在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上宣读的文章中，邓华将志愿军入朝作战分为两个阶段；从第一次战役到第三次战役的胜利为第一阶段；第四次战役到刚刚结束的第五次战役为第二阶段。文章分析了两个阶段作战的胜利原因和存在的问题，指出了朝鲜战争为什么不能速决的原因，提出应遵照中央指示，长期作战，稳扎稳打，并就如何实行持久的作战方针谈了许多很有见地的设想。文章对我方的困难条件和有利条件一一加以分析对比，指明了朝鲜战场的持久战必将以我胜利而告结束的前景……文章脱稿后，邓华感到身心顿时轻松。自他协助彭总指挥作战以来，他时时自责，生怕当不好彭德怀司令员的副手。现在，他为能更好地贯彻中央关于朝鲜战争持久作战的方针而扎实地做了一件事，心里自然感到高兴。

返回朝鲜前线的日子到了——邓华等人早已归心似箭。这天下午，邓华又一次将这篇文章细细地修改、推敲……工作人员已经将他的日用物品收拾好，准备离京返回朝鲜。正在这时，林彪却要人打电话来，召邓华去他家。

邓华看看手表，离火车开车的时间已很近了。但是林彪召见，想必有重要急事．他立即收拾好笔记本，吩咐几位军长到火车站等他，便匆匆驱车赶到林彪住处。

六月中旬，北京酷热而干燥。从敞开的车窗口，吹进一股股带有城

市下水道气味的热风，邓华浑身燥热，满脸沁出汗珠，一边摘下军帽扇着风，一边催促司机加快速度。

十多分钟后，车子开到林彪宅坻。

邓华有好长时间没见到林彪了。自从十三兵团接到赴东北组建东北边防军的命令后，邓华便一直在东北，后又到朝鲜。其间，林彪到苏联养病，由彭德怀率兵赴朝……此次来京，邓华因忙于各种事务，没有多少闲暇，所以没有去看望林彪。过去，邓华曾两度在林彪手下工作，为期长达十年之久。对自己的老首长，邓华是了解的。在战争年代，他与林彪曾几度因为作战问题有过争吵和冲突，彼此心存芥蒂。邓华知道林彪指挥作战有办法，动脑筋，带领四野打了很多大胜仗。但邓华在与林彪长期共事中，也深知此人城府极深，寡言少语，从不轻易对人吐露心事……现在，林彪突然召他见面，肯定有什么急事。

然而事出邓华预料之外，当他急急忙忙走进林彪家的客厅，与林彪握手寒喧后，对方却让警卫员摆出糖果点心，沏上茶，东拉西扯地与他闲聊起来。

“你很忙吗？”林彪坐在沙发上，两眼望着茶几上的一盆文竹，仿佛心不在焉地随口问。

“这些天事情比较多，主席让汇报前线情况，又带着几个军长出席了很多招待会、报告会，还去了一趟天津……一直没顾上来看林总。怎么样，林总身体好吗？”

“嗯。好，好。”林彪点点头，“我不请你，你邓华就不登我的门嘛。”

“实在是分不开身，”邓华歉意地笑了笑，“又连日赶写一篇文章，夜里也加班……主席和彭总都让我们尽快赶回朝鲜……”

“嗯，嗯，彭总好吗？”林彪抬眼看着邓华。

“他年纪大了，老住洞子，吃不消……洞子潮湿，不见阳光……”

“你替我向老彭问好。去年十月间，我生病，病很多……”林彪慢吞吞地说道，“你们打得不错……五次战役不大好……中央开了会，决定以三八线为界，和敌人边谈边打，这个对。我看，和八年抗战一样，在朝

鲜也要熬，熬得敌人熬不住了，问题也就解决了……我叫你来，想听你谈谈前线的情况。”

林彪说着，从沙发上站起建到宽大的写字台边。写字台上已经摊开了一幅朝鲜前线作战地图。林彪指着地图，向邓华问东问西，意欲了解前线的作战态势和对美军作战的经验。

邓华看看手表，火车开车的时间马上要到了。他心急火燎，对林彪的问话不免有所敷衍……林彪看到邓华频频抬起手腕看手表，便问：　　“怎么，你有事吗？”

“林总，实话说吧，我得马上到火车站，火车就要开了，我们得赶紧赶回朝鲜前线去。下次来京时，一定当面向林总详细汇报……”

林彪挥了挥手，不悦地：

“你走嘛，你走嘛。”

……邓华匆匆告辞，驱车直奔火车站。他担心去北京站赶不上火车，于是让司机加大油门，直奔丰台火车站。

火车总算没误——邓华在丰台赶上了那趟列车。但在列车行进中，他内心一直忐忑不安，脑中总是浮现出与林彪告辞时，对方眼睛里露出一丝令人不易觉察的冷冷的目光。邓华担心：林彪会不会是认为自己借故拒绝，不愿向他汇报？这可就伤了他的面子啦……若干年后，邓华因彭德怀冤案受牵连，被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指使人一再批斗，后被贬到四川，离开军界……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他的脑海中不时浮现出当时林彪那冷冷的目光。他明白，大约从那一刻起，他就被林彪划为彭德怀的人了。

三

六月中旬，夏日的热浪席卷了朝鲜的山川大地。我志愿军各部在积极的阻击防御战中大量杀伤与消耗了敌军的有生力量。在我主动放弃铁原、金化后，敌人亦停止攻进：转入防御：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

这一天午后，在志愿军总部空寺洞驻地，有各军军长政委和各兵团主要首长参加的高干会议正在进行……山坡上的树林里，一间用圆木搭成的很大的掩蔽棚，橱顶盖着松枝，以防敌机发现目标。掩蔽棚里，气

氛紧张而严肃。无论是军长政委，还是兵团、志司领导，脸上都没有那种打了胜仗后的愉悦表情。人们闷头吸着烟，思虑的神情加上因闷热而沁出脸上的热汗，使得会场的气氛愈加紧张……彭德怀司令员正在讲话，他那粗重而洪亮的声音似重锤一般敲击着与会人员的心——“我们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进行的是正义的事业，人民向着我们，拥护我们。我们每个成员都是有政治觉悟的，我们能够迅速的接受新鲜事物，使我们的觉悟不断提高，战术与技术不断提高，在统一的步骤下动作……这些就是我们勇敢与胜利的主要因素。但我们的部队为什么又有强弱之分呢？这主要决定干部是否善于组织、领导与其作风好坏。组织、领导的好，作风好，这个部队自然就会强，反之就会弱。但我们每个同志必须清楚认识：强中更有强中手，切不要自己封王！切不要骄傲自满！要知道谁要自己封王，不求进步，必然遭受损失！永远不封王，不骄傲，就永远跌不死！”

“……一八〇师的问题上，三兵团和六十军要很好检讨，吸取教训。韦杰来了吧？你讲讲，你那个一八〇师，是可以突围的嘛，你们为什么说被包围了？敌人就是从前面过去了，晚上还是我们的天下嘛！！为什么要说被包围了？哪有这样把电台砸掉，把密码烧掉的？命令部队撤退时，你们就是照转电报，为什么不安排好？”

会场鸦雀无声。人们面面相觑。坐在棚边角落上的韦杰一个劲儿地抹头上的汗，彭德怀的声音在他耳边轰响着——“为什么？为什么？”自己日日夜夜，心绪不宁，不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吗？原因当然很多，主观的，客观的……韦杰觉得有一肚子话要说。但是，身为一军之长，手下的一个师没有了，还能解释什么？一刹间不知为什么，韦杰脑海里忽然浮现出韦拔群的形象——那位他非常景仰的出类拔萃的红七军将领，不是早已壮烈牺牲了吗？做为一个跟随“拔哥”走上革命道路的后来人,他该对“拔哥”说些什么？解释些什么？还有，他那土地贫瘠的广西东兰县家乡，人们长年累月躬耕劳作，在田头喝着用竹筒盛的稀饭——终年不舍得吃一顿干饭……漫长的冬日里，人们合家只盖一床破絮，冻得睡不着，便光着腿（没有长裤穿）蜷缩在火塘边烤火取暖——日子久了，人们膝盖以下的腿部都被火烤成了蛇皮一样……自己就是在这穷乡僻壤里走出来的苦孩子，在风风雨雨的战争岁月里，告别了多少长眠在各地的战友，他做为一个幸存者，成长为革命队伍中的一个军长……现在折损一个师，他又该说些什么？想一想一八〇师近万名失散的官兵吧……韦杰双目湿润了。他默默地承受了彭总的批评。

“那个一八〇师的师长负有直接责任！”彭德怀继续讲道，“丢下部

队，自己跑回来，这样的师长该枪毙！军法从事！……我是很生了气的睐！要不是考虑到我们志司在指挥上也有一定责任，我是轻饶不了这个师长的！危急关头，师长就是灵魂嘛，部队都看你的决定嘛！你师长灵魂出窍喽，部队还能不散？十二军三十一师有一个团脱离大部队一百多公里，孤军深入，比一八〇师更靠南，为什么这个团能完整地撤回来？就看干部是不是坚强有力！”

“刚才我讲了，志司在这次战役的部署上，存在一些问题。胃口张大了些，企图一次歼灭敌人几个师……口子开大了，部队进得远了些；没有料到敌人反扑那样快，那样猛……通信联络不畅通，各部队回撤和防御出现混乱局面。还有兵员补充不上，粮弹供应无法保证……”

“后勤供应不上是个大问题，”六十五军政委王道邦插话道，“二阶段撤下来，让我们在议政府、涟川阻敌，部队无粮无弹，怎么打？现在我们军减员太多，希望尽快给补充……”

“哼，你王道邦不说倒也罢了，你既说，我还要问你哩！”彭德怀瞪起了眼，“让你们六十五军守半个月，为什么打了四天就把敌人放过来？六十三军为什么能顶十来天？你说？你只讲客观原因，怎么不讲讲主观原因？防御为什么没有纵深布置？你还有理，我还没跟你算账！听说六十三军的部队从铁原下来，遇到你们六十五军的部队正在包饺子，人家火了，把你们的饺子给掀了！该掀！谁让你们打得不好！”

王道邦低下头，再不敢吭声了。

彭德怀继续讲道：

“……刚才讲了，我们志司领导上有缺点，对新来的兵团没有采取各种有效的办法，帮助其了解朝鲜战场的情况。虽派有顾问组去，但未采取更多办法帮助。对新来部队的情况不了解，如干部抽调过多且弱，战士身体坏，没有训练以及战术习惯了解不深刻，战术水平不高。把自己熟悉的东西，以为别人也熟悉了。二阶段撤回来，没有三令五申的严防敌人出击，防止敌人反咬一口。我军转移时，必须要控制公路，破坏公路，防敌坦克冲击。各部多没有这样做，将公路让开，使敌坦克横行无阻。加之三兵团的部署违背了志司的命令，使春川、洪川形成了一个大缺口。我们原将三十九军为三兵团预备队，兵团将三十九军调走没有立即发觉和制止。这些是我想到的缺点，可能还有未想到的……”

“现在中央决定了持久作战的方针，很正确。打法上采用积小胜为大胜，毛主席把这个办法叫做‘零敲牛皮糖’——看来，主席还没有忘记我们湖南家乡的牛皮糖……对美英帝国主义这块牛皮糖，就是要零打碎敲！战争将是长期的，但究竟鹿死谁手？肯定地说，胜利一定是人民的，是我们的！所谓敌人的优势，这与打蒋介石不同，与打日寇也不同；今天敌人放出风来愿意和我们谈判停战，是因为敌我力量旗鼓相当。”

“……至于长期多久呢？这不能如算命先生算八字，而主要决定于我们的努力。在朝鲜战争是要经过几次大规模激战，才有可能使敌人知难而退的。朝鲜战争胜利，第三次世界大战就可能推迟！但是不管怎样，我们总是要准备打，唯有充分的准备打，才能应付自如，不致措手不及……”

“美国出兵朝鲜，是错误估计了我们。认为我们的政府成立不到一年，不可能出兵，而没有认识到我们已经有了一支经过几十年战争锻炼的军队，也没有认识到现在的中国政府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一个新型政府，是与人民血肉不可分的。比如今年发动的抗美援朝捐献活动，比去年发行公债容易得多，人民都很踊跃捐献，比去年发行公债的数目还大……”

“我们目前技术装备差，掌握技术的技能与军事学术还低，甚至有不少的中级指挥员还不会看地图。这就要我们各级干部努力学习，少犯一些过失，精细研究情况，使决心能很好的与客观情况相吻合，不错过战机。只有这样，我们的效能才会更提高，自然也就缩短战争的时间……”

“轻敌思想一定要彻底打掉，速胜论要不得……还有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的思想也抬头，应该整肃纪律，提高战斗力。”

“……五次战役，我们歼敌共八万二千余人。但是，对敌人方面损失的统计，可能有水份。比如一个排，战斗过后统计，歼敌四五十人——四十还是五十？很可能上报的数字是五十。这就是说，歼敌数字的统计有些是概略的。但是，我们还是要看到胜利，看到光明！敌人有可能和我们谈判，我们要与敌谈，也要准备打，准备大打。边打边谈，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

——就在彭德怀召集这次军事会议之后不久，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便奉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指令，于一九五一年六月三十日，通过新闻媒介向中朝军队一方发出声明：本人以联合国军总司令的资格，奉命与贵

军谈判下列事项：因为我得知贵方可能希望举行一停战会议，以停止朝鲜的一切敌对行为及武装行动，并愿适当保证此停战协议的实施。我在贵方对本文的答复以后，将派出我方代表并提出一会议的日期，以便与贵方代表会晤。我更提议此会议可在元山港一只丹麦伤兵船上举行。

七月一日，金日成、彭德怀回复李奇微的声明：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你在六月三十日关于和平谈判的声明收到了。我们授权向你声明，我们同意为举行关于停止军事行动和建立和平的谈判而和你的代表会晤，会晤地点，我们建议在三八线上的开城地区。若你同意，我们的代表准备于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至十五日和你的代表会晤。

从此，朝鲜战争结束了大的运动战时期，而代之以边打边谈、谈谈打打的僵持阶段，这个阶段一直延续了两年之久。战线基本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其间历经了大大小小无数次的防御和反击作战，包括最著名的上甘岭防御战役和一九五三年夏季的金城反击战……至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敌我双方终于达成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署了停战协议文件口敌方联军总司令克拉克说：“美国上将在一个没有打胜的停战书上签字，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第一次。”这场从三八线上爆发的战争，在历经三年多之久，终于又在三八线附近绪束。

历史在前进中完成了一个螺旋形的圆。

1989年8月-1991年4月

于北京六里桥

编后 琐忆

杨剑鸣

初次见到叶雨蒙时，我觉得他如一条枪栓——一条真诚的枪栓。

待彻头彻尾地认真读过他的“黑雪系列”——亦即出兵朝鲜纪实三部曲后，更坚定了我的信念，认定他的确是一条不可多得的优质枪栓。于是，在相当一段日子里，任何人都不能修正我对他的这种直感。

四十年前的一场战争，随着《黑雪》、《汉江血》、《黑雨》的相继问世，又重现人们面前。在一种所谓“纯文学疲软”的现状下，黑雪系列”却能打动读者且一版再版并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何以如此？只有

待你读过并细嚼慢咽这部五十余万字的鸿篇巨制后，不难发现，除了那场令人不能忘怀的战争本身外，再就是作者这条真诚的枪栓在起作用。

将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后参加的五个大的运动战放在世界风云背景下以战争文学的形式给予全景式的反映，可以想象在作者创作初衷的众多成份里含有一种锻打自己的坚毅与真诚。

为完成这部鸿篇巨制，其勇气、胆识乃至采访的难度和搜集资料的工作量，对叶雨蒙来讲，都将是空前的。

令人欣慰的是，他做到了。

一部“黑雪系列”，既关照着世界的大背景，又着意对战争起着潜移默化作用的世界风云人物进行了多角度、多侧面的刻划；但作者并未停留在此点上，由于这场正义对非正义的大战因双方武器装备悬殊以及种种原因而显得异常残酷，故作者不惜大量泼墨，极力表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上至高级将领、下至普通士兵那种慷慨赴死以赢得战争胜利的大无畏精神。由此，伟大的胜利与惨烈的悲歌便形成了这部大书的又一主题。

昂扬和刚烈是“黑雪系列”的明显艺术特色，隐现出一种扶摇直上的雄风之势；但在其悲壮的情节中，又描述得尤为细腻感人，使读者热泪盈眶……“黑雪系列”重现这场战争，其艺术表现力与艺术感染力着实值得称道。

叶雨蒙在该书的采访和写作过程中，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才使他产生了一种深沉的历史感和责任感并能够站在一定的历史高度，对这场战争在宏观和微观上有一种较为准确的把握。

无疑，一部“黑雪系列”放在眼前，如静静地躺着一个雷霆，只有待你打开扉页后，那厮杀声、枪炮声和战火硝烟以及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人物便随之而出。

再次见到叶雨蒙时，他说：写罢“黑雪系列”的最后一部时，如同从炼狱中走了出来。

尔后，他又声称：在我终于搁笔之际，我却并没有为这件对于我来说无疑是一项大工程的竣工而感到多少轻松，相反，似乎我自己也终于从那硝烟弥漫的残酷厮杀后胜利归来一样，心中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沉重

感。

毫无疑问，在重现那场战争的浩大文学工程中，叶雨蒙也是实实在在地以自己的真诚在战火硝烟中锻造了一次。

当他跳出后，便令人对他有了一种物理的感觉；一如对文学生命的锻造，物理上一种质的别致而由此产生。

感悟到一种质的别致，实属不易。

时下常有人把悟到文学的真谛喻之为拿到了“金钥匙”。我对此不以为然，似乎过于豪华和庸俗了。

我喜欢枪栓，喜欢比“金钥匙”美丽而别致的枪栓。

叶雨蒙不要当“金钥匙”，他是我们军事文学作家群中一条优质的枪栓。

这便是结论。

1991年酷夏于济南